# 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

#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



－－－－－传播汉语文化，重拾民族精华！－－－－－

出品：四月桃物工作室/ 开发设计：风凉子/ 电子书版源：老广旅版

## 第一回 客路忽闻闺阁讯　良宵初访玉人来

乱世姻缘多阻滞，水远山遥，难寄相思字。露白葭苍心事苦，宝钗光黯凭谁护？频年踏遍天涯路，侠骨柔情，要向伊人吐。喜有东风吹暗雨，月斜风定鸳鸯起。

——调寄蝶恋花

“我这支是龙钗，她那支是凤钗，这龙凤宝钗本来是一对的。

“我是她的丈夫，她是我的妻子，我们这夫妻名份，是一出生就定了的。

“唉，但我怎么对她说呢，莫不成我一见她就说：我是你的丈夫。所以我现在找你来了！不成，不成，这话儿我说不出口，她听了也会骂我是个狂徒。我又从没见过她，怎知她欢不欢喜我，要不要我这个丈夫？

“唉，这种羞人的事真是难办，但是我父母的遗命，我不去也不成！

“她知道了这件事么？倘若是已经知道了，那还好办，我就叫她拿出凤钗来和我的一对，这两支宝钗是一式一样的。可是对了之后又怎么说呢？嗯，我真傻，那时候还用说吗？不说她也该明白了。

“但以后又怎么样呢？我没有胆量说，难道她就有胆量说：对了，那么咱们今后是夫妻了？

“夫妻是注定了要在一起的，从早到晚，都要对着的。她的脾气怎样？我会欢喜她吗？

“唉，倘若她不知道这件事，那又怎办？我要硬着头皮给她说这对龙凤钗的故事了，故事说完了，我才告诉她。我就是故事里那个男孩子，你就是那个女孩子。但是，我是一个陌生人，她肯耐烦听下去吗？听了之后又肯相信吗……

“唉、唉、唉——总之、总之是伤脑筋！”

段克邪捧着一支玉钗，在客店的小房间里走来走去，心事有如乱麻，不时的发出自言自语。

他今年已经是十六岁了，安史之乱，反复了好几次，前后经过了八年，现在也终于平定了。像母亲一样照顾他的夏姨（南霁云的妻子夏凌霜）说战乱已过，他又已经成年，所以就打发他上潞州来了。因为他的未婚妻，正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养女。听夏姨说，这薛嵩霸道得很，严禁家人泄露他养女的身世，因此只怕他的未婚妻子，事到如今，还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。

所以段克邪是去会一个从未见过面的未婚妻子，而且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的未婚妻子！

十五六岁正是初懂人事，见到异性就会面红的年纪。何况是要他单人匹马去会从未见过面的未婚妻！所以他越近潞州，心里就越发慌乱，羞怯、好奇、兴奋、盼望……种种情绪，交错心头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，当真是“伤透了脑筋”！

就正在段克邪“伤透脑筋”的时候，忽地有一股异香从窗子透进来，他本来已经有点隐隐作痛的脑袋，这时更突然闷沉起来，昏昏欲睡。

段克邪暗地叫声：“不好！”这刹那间，他忽地想起日间遭遇的一件事情，有一个短须如戟的粗豪汉子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就一直在背后跟着他，在路上他不便施展轻功，他故意放慢脚步时，那汉子也放慢脚步，他加快一点那汉子也亦步亦趋。段克邪一身武功，虽然怀疑那汉子是个坏人，却也未曾将他放在心上，不过，终是觉得有点讨厌，后来，待到路上没有其他行人的时候，段克邪就故意显露一点功夫，一掌劈下一株粗如几臂的树枝，用来

挑包袱，那汉子就不见了。

段克邪正在想着，“莫非这汉子乃是一个强盗，他在路上不动手，现在却来用闷香暗算我了。”就在这时，“啪哒”一声，一颗石子从窗外丢进来。

这是“投石问路”，是用来试探屋内的人还是否醒觉的。段克邪的师兄空空儿是天下第一神偷，他当然懂得这种伎俩，心里暗暗冷笑，“原来只是一个未入流的强盗。倘若是个高明的，根本就无须使用投石问路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他怎样偷我的东西。”

“ 的一声，那支玉钗从段克邪的手中掉下，跌在桌子上，而段克邪也伏桌打起了瞌睡来。

房门轻轻的推开，有一个充满了惊异的声音叫道：“咦？你瞧，这、这一根玉钗！”

奇怪，是个女子的声音！而且强盗偷东西，本来是极力避免声响的，她却禁不住惊叫起来。

那男子道：“是呀，的确是意想不到的运气，我有一个相熟的珠宝商人，不愁脱不了手，咱们有了几万两银子，就可以找一个偏僻的地方躲起来，安安静静的在家里享福了。”

那女的道：“茂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那男的道：“哦，不是这个意思，那你有什么打算？”那女的道：“躲躲藏藏，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，总不是办法！何况大帅已颁下搜捕文书，躲也未必躲得了。依我之见，不如把这支宝钗拿去献给小姐，这恰好可以和她的配成一对，小姐一定喜欢。我再请她向大帅求情，说不定大帅一高兴，不但免予追究，你还可以弄到个一官半职呢？这岂不是好！”

随即有个粗浊的声音说道：“别那么大惊小怪，你现在佩服我的眼光了吧？我早瞧出这小子的身上有宝气外露，不过却还想不到是这样的宝贝，哈，单单嵌在这钗上的夜明珠，就可以值得几万两银子！”

那女子的声音道：“值钱倒在其次，我奇怪的是这支玉钗，和咱们小姐的那支玉钡，竟似一模一样的！”

那男子道：“怎么，你的小姐也有这样一根玉钗？”

那女子道：“是呀，不过花纹不同，我小姐那支玉钗是雕着一只展翅欲飞的彩凤！哈，茂哥，你的运气来了。”

那男的道：“你有把握请得小姐求情？”那女的道：“小姐素来喜欢我的，这次要不是为了你的原故，我还舍不得离开她呢。我去向她求饶，九成她会答应，何况还有这份大礼。”

那男的道：“倘若她问你这支宝钗是怎么来的，你如何说？，，那女的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显然她给这个问题难住了。

那男的道：“不如索性直献给大帅，你不知道咱们的大帅本来也是绿林出身的，只要得了宝贝，他才不会管你是偷来的、抢来的呢！小姐就不同了，唉，不过这支宝钗我越看越心爱，说实在的，我真还舍不得便宜了大帅呢！”

那女的道：“既然你摸得透大帅的脾气，还是献出去以求免罪吧。嗯，我想起来了，下个月十五就是小姐大喜的日子，正好趁着这个机会送礼。咱们给她锦上添花，大帅还会不高兴吗？喂，喂，你干什么？”

那男的道：“这小子懂得武功，我一刀将他劈了免得他事后追究，你不要拦阻我呀！”原来那男的正要一刀向段克邪劈下，却给那女的托住了手肘。

那女的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咱们不可这样没良心，偷了他的东西就罢了，

怎能再伤他性命？听我说，放过他吧！你若不依，我今后也不敢再跟你了！”

那男的道：“你怎的这样心软，好，依你，依你！谁叫我喜欢你呢！好，你把主钗给我，咱们快走吧。哈哈，这真是宝贝。”

那男的刚推开窗子，想跳出去，笑声未绝，忽地身躯一震，突然变成了泥塑木雕一般，再也不能移动半步，“ 啷”一声，那宝钗也掉到地下。就在这时，段克邪陡地跳了起来，拦住了那个女的！

原来段克邪虽然只有十六岁，但他的内功造诣却非比寻常，一觉有异，就运用了“闭息换气”的上乘吐纳功夫，这种江湖上下三门所用的“鸡鸣五鼓返魂香”如何能迷得倒他？他刚才不过是假作中毒昏迷，静观其变而已。

那女的大吃一惊，扑将过来，却给段克邪一把揪住，那男的连忙叫道：“不关她的事，你放了她，要杀杀我 1”原来他给段克邪以“隔空点穴”的功夫，点中了麻穴，身子不能动弹，但却还能开口说话。这也是由于段克邪江湖经验不足的原故，匆促出手，一时间忘记了还要点他的哑穴。

本来是做强盗的最怕声张，但现在段克邪志在盘问他们，却反而生怕强盗声张了。段克邪急忙再补点了他的哑穴，这才放开了那女的，微微笑说道：“你不要害怕，我看在你刚才替我求情的份上，我也不杀你的丈夫便是。但这支宝钗是我家中之物，却不能给你们拿去。”

那女的怔了一怔，裣衽施礼道：“多谢相公宽洪大量，我们如何还敢要你的宝钗，请高抬贵手，让我们走吧。”

段克邪笑道：“要走也容易，只要你肯说实话。听你刚才的言语，你似乎是官宦人家的丫鬟，你的小姐是谁，快快说与我听！”

那女的满面通红，迟疑了片刻，说道：“言之有愧，我实是潞州节度使小姐的丫鬟。”段克邪道：“哦，原来你是薛嵩的女儿薛红线的丫鬟吗？既然如此，你为何又与强盗合伙，来偷我的东西？”

那女的听见段克邪一开口就说出了她小姐的闺名，心中更是惊疑不定，只得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是背主私逃。他、他是薛大人的卫士，我、我、我们……”

段克邪道：“哦，原来如此，你喜欢了他，所以便私逃了。是么？”那女的低垂粉颈，面红过耳。

段克邪道：“晤，你这个男人也还不错，看来他是真心欢喜你的。我就饶了他吧。”

那女的正要拜谢，段克邪却又说道：“且慢，你刚才说要拿我的宝钗去给小姐送礼，你们的小姐有什么喜事啊？”

那女的道：“下月十五是我们小姐出阁的日子。”段克邪呆了一呆，说道：“什么？你们小姐出阁？”那女的以为他不明白，说道：“不错，出阁就是嫁人，我们的小姐要做新娘子了！”

段克邪听了这话，不觉口张目呆，讷讷说道：“她，她要嫁人？”就在这时，忽听得锣声大作，有人叫道：“有强盗来啦，快起来捉贼呀！”登时人声、脚步声响成一片。原来这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客店，雇有更夫守夜的，给这里的响声惊动了，他一人不敢过来捉贼，所以鸣锣呼喊。

那女的花容失色，一叠声的催促道：“求求你、你、你高抬贵手，放、放了他吧！”段克邪也慌了，无暇再问，便连忙给那男的解了穴道，他们二人便从窗口跳出，上了屋背，一溜烟的走了。那更夫看见屋顶有人，吓得瑟缩一团，过后才叫道：“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强盗走了。”

段克邪拾起宝钗，盖头便睡，过了不久，店家来拍门查问，问是不是他这里闹贼，有没有失了东西，段克邪故作惊讶，假装不晓得，他的行李很简单，当下便检查了一下，便回说并无失物，那更夫得意洋洋他说道：“幸亏我发觉得早，把贼人吓走了。”说罢，向段克邪讨赏，段克邪赏了他几钱银子，这才把他们都打发出去。

这一夜段克邪再也睡不着觉，不住在想，“她要嫁人，嫁什么人呢？可惜刚才来不及问。”“这是薛嵩的主意，还是她自己也甘心情愿呢？”“唉，既然她就要做新娘子了，那么我还要不要去见她，说明这对宝钗的故事？”“我的父亲和她的父亲，生前乃是八拜之交，即算不是为了婚约，我也应该向她说明她的身世。”“对，就是这样，见了她暂且不提婚约的事好了。”段克邪打定了主意，心中宁静了些，胡乱睡了一觉，第二天一早，便即登程，仍然往潞州走。

走了一程，忽听得前面杀声震天，段克邪赶上去看，转过一个山拗，只见在松林外面的官道上，有两帮人正在展开厮杀。看他们的服式，一帮是官兵，另一帮人马服式杂乱，不问可知乃是强盗。路上一长列的摆有十几辆大车，车夫们都双手葛举，搭在头上，蹲在车旁。这是表示不敢抵抗的意思。照黑道上的规矩，赶车的和跟车押货等人，只要不抵抗，那就不会被杀害。

松林里出来的强盗越来越多，官军众寡不敌，已落下风，这时，强盗们正要把那十几辆大车赶走。段克邪心道，“这条路上的强盗真多，白日青天也这么大胆，公然在路上抢劫饷银。嗯，若给他们抢去，等着粮饱的士兵岂不是挨饿了？”要知段克邪在十岁那年，曾随着父亲助瞧阳太守张巡守城，曾目睹过士兵缺粮的惨状，印象深刻，至今未忘。

段克邪踌躇片刻，心里想道，“我也不杀这班强盗，只把他们赶跑了便罢。”主意打定，飞奔过去，大声叫道：“青天白日，你们怎可在大路上打劫官银，赶快给我都散了吧！”

群盗哄然大笑，哪里将他放在眼中，纷纷喝道：“哪里来的乳臭未干小子，也敢来管闲事？”“赶快回家吃奶去吧，当心我们的刀枪不长眼睛，误伤了你！”

那盗魁却有点见识，见段克邪身法奇快，禁不住心中一凛，说道：“这小子不可轻视！”话犹未了，段克邪已似旋风一般扑到战场。

段克邪对群盗的讥笑也不回骂，他一声不响，拔出他父亲遗下的宝剑，便在群盗丛中，左穿右插，挥舞起来，只听得叮叮哈喳拿声，不绝于耳，群盗哗然惊呼，地下满是折断了的兵器，不论刀枪剑戴，碰上了他的宝剑，就短了一截！

盗魁大惊，将两柄流星锤抛掷过来，要打落他的宝剑，段克邪一个闪身，将第一柄流星锤接住，迅即反手掷出，恰好碰上了第二柄流星锤，但听得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震耳欲聋，两柄流星锤都飞上了半天，段克邪一手接锤，一手执剑，仍是不停挥舞，又把四根长矛，三口大刀削断了！

段克邪这才再次大声叫道：“你们再不散，我可就要伤人啦！我这把宝剑也没长眼睛，你们可得当心，还是早早跑了为妙！”

那盗魁抽了一口冷气，朗声说道：“好，多谢阁下留情，绿水青山，他日再来讨教！”一声令下，群盗有如潮水一般，来得快，退得也快，片刻之间，都跑得干干净净了！

带队的军官忙不迭的过来道谢，段克邪笑道：“些许小事，不值挂齿。”

说完便要走，那军官道：“小英雄，你立了这样大功，就不想图个富贵吗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我年纪还小，不想作官；我也不缺银子使用，不望赏赐，告辞。”那军官怔了一怔，翘起拇指赞道：“当真是豪杰襟怀。喂，小英雄，且慢，且慢，我还未请教你的姓名，要往何处？”段克邪胡乱捏了一个名字，说道：“我是要赶到潞州去的，恕不奉陪了！”那军官哈哈笑道：“我们也正是要到潞州去的，真是巧遇了，咱们一道走吧。哈哈，段小侠，你可知我们往潞州是为了何事吗？”说话之时，兵士们已把一面倒了的旗子扶起，只见那上面写着“魏博节度使田”六个大字。

段克邪笑道：“我怎会晓得？”军官指着那面旗子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们是给魏博节度使田大将军送聘礼到潞州去的。”这个“田大将军，”即是安禄山当年的护军统领田承嗣，他和薛嵩二人本是安禄山手下的哼哈二将，薛嵩投降了唐朝之后，他见疑于安禄山，不久，也就跟在薛嵩的后面投降了唐朝，现在，也像薛嵩一样，做到了割据一方的“节度使”了。他的辖地比薛嵩略小，但也频年招兵买马，兵力却比薛嵩更强。

段克邪心头一震，问道：“哦，你们是送聘礼到潞州的？他们两位节度使要结成亲家了吗？”那军官道：“正是，田将军替他的大公子下聘！受聘的便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爱女，他们下月十五便要成亲了。两家是老朋友了，而今又同是朝廷方面的大员，所以女方的嫁妆和男方的聘礼都极为丰厚，长官大办喜事，我们这些做下属的，就只好替他们跑腿了。”

那军官又道：“我们在路上已杀退了两股强盗，想不到今天碰见的这一股特别厉害，幸亏遇见了你，鼎力帮忙，保住了聘礼。要不然我们这许多人，只怕一个个的脑袋都要搬家！段小侠，你现在明白了你给我们节度使大人立了多大的功劳了吧，哈哈，倘若你想图个富贵的话，不论什么官职，什么赏赐，只要你一开声，田大将军都会给你。”

段克邪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当初还以为你们押解的是饷银。”那军官笑道：“这个可比饷银还重要得多。如今你既然是要到潞州，咱们一路，正是最好不过！”段克邪心里暗暗好笑，“有我给你们做保缥，你们当然是最好不过，你们却怎知道，我这是替别人送聘礼给自己的未婚妻！”

不待段克邪再说，那军官立即叫人给他备马，与他并辔同行。段克邪一瞧，整整有十二部骡车之多，心里想道，“这笔聘礼不知要耗尽多少民脂民膏！用来作军饷，不知可养多少军士！”

走了一程，段克邪正自心思不定，忽听得“呜呜”声响，又是两支响箭从松林里射出来，那军官有段克邪在旁，胆壮许多，下令列队迎敌，只见一队马贼，从林中奔出，为首的是个面白无须、相貌温文的中年汉子。

那军官见这队强盗人数不多，更为胆壮，“哼”了一声，对段克邪道：“不知死活的强盗又来了，段小侠，我看你这次要杀鸡敬猴才行，别再手下留情了，最少也得杀掉几个盗首才成！”

段克邪拍马迎上前去，那中年盗魁打量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刚才给这班奴才们保驾的可是你么？”

段克邪道：“我刚才是适逢其会，保驾二字，实谈不上。请问寨主有何见教？”

那盗魁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你可知道他们押运的是什么东西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是魏博节度使田承嗣送到潞州去的聘礼。”那盗魁道：“着啊，你既然知道，何以还给田承嗣卖命？这种不义之财，人人可取。他们是田承嗣的奴才，

受了主人的命令，又想升官发财，不得不尽奴才职责，看你阁下，一副大好身手，本该是个少年英雄，难道也不知自爱，去做奴才的奴才？”

段克邪眼光一瞥，见那盗魁的后面，有个人擎着一面大旗，旗上用金线绣出一只昂首振翅的雄鸡，段克邪心中一动，问道：“你们是金鸡岭的好汉么？请问辛寨主可好？还有一位铁大侠、铁摩勒，你可认得？”

那盗魁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啊，你这把宝剑是哪里来的？”原来这盗魁已认出了段珪璋生前所用的这把宝剑。

段克邪道：“这是我爹爹的家传宝剑！”那盗魁更惊，道：“你，你是……”段克邪道：“不错，我是我爹爹的儿子。我决不会坠了我爹爹的名声，你放心。请问寨主你高姓大名？”

那盗魁道：“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金剑青囊杜百英便是。你爹爹生前和我等于兄弟一般。”

段克邪道：“原来是杜叔叔，请受小侄一拜。”那军官见他们当场认起了叔侄来，不由得魂飞天外，颤声叫道：“段，段小侠，你同我们说，说个情。”

杜百英道：“贤侄不用多礼，请问今日之事，如何处置？”

段克邪道：“叔叔请袖手旁观，小侄代叔叔发放了吧。”

段克邪倏的回转身来，宝剑一指，向那军官说道：“田承嗣搜刮来的民脂民膏，当作聘礼送人，我看你们也实在不值得为他卖命。我的杜叔叔说得对，这种不义之财，人人可取，你们就搁下来吧！”

那军官浑身颤抖，呐们说道：“段小侠，这个、这个……”段克邪道：“你们不用惊慌，你们把东西搁下，我给你们说情，决不会伤害你们一人。杜叔叔，这些人都是身不由己的，请你准了我的情吧。”杜百英道：“好，看在你的份上，我决不动他们一根毫发。怎么，你们不愿领情，还要动手么？为何还不散开？”

官兵们都见过段克邪的手段，何况金剑青囊杜百英在江湖上又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，他们哪里还敢动手，那军官哆哆嗦嗦地说道：“好汉虽然肯饶了我们性命，但我们失了长官的聘礼，回去还是要活不成的呀！”

段克邪道：“你们不用害怕，我敢叫你们把东西搁下，这担子我当然也要替你们挑起来。田承嗣若敢追究此事，我就叫他的脑袋搬家！”顿了一顿，又回头对杜百英说道：“做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，杜叔叔，我想向你借点银子，再做一个人情。”

杜百英笑道：“反正是田承嗣的，你要多少，尽管拿吧！”当下叫喽兵搜索车辆，果然搜出一辆是专载金银的。段克邪叫搬出十“杠”银子来，堆在地上。

唐朝的官库，库银都是铸成了元宝，装成一“杠”一“杠”，利于收藏，也利于搬运的。其法乃是用一段木头，中间挖空，里面塞五十个、每个重十两的元宝，两头密封，称为一“杠”，所以每杠银子即是五十个大元宝，相当于五百两纹银。

杜百英冷笑道：“你看，都是有烙印的库银，田承嗣竟然把官库作为私库，用官银当作聘金了。

段克邪叫喽兵将银“杠”劈开，说道：“我送掉你们的功名，打烂你们的饭碗，实在过意不去，我刚才已经点过数了。你们官兵一共是一百人，现在不分是官是兵，每人都拿五个元宝，好歹也可做个小买卖的本钱，想图富

贵是谈不上了，但却胜过提心吊胆跟你们的大帅过日子。”

士兵们个个满意，军官们心里也想，“打又打不过人家，反正是不答应也得答应的了。能逃得了性命已算运气，至于这少年的话是否可靠，田承嗣是否真的不会查究，以后的事，只有以后再走着瞧了。”

当下，官兵们都一个个的领了银子，称谢而去。杜百英哈哈笑道：“贤侄年纪轻轻，办事倒老练得很，恩威兼施，确是令人心服。”段克邪道：“叔叔谬赞了。小侄刚才就糊里糊涂，把田承嗣的聘礼当作了饷银呢，真是惭愧得很，得罪了绿林的朋友了。”

杜百英道：“刚才那一股是饮马川田麻子的手下，我给他送一份去，并代你解释，也就是了。你不用心烦。”

段克邪与金鸡岭的头目们重新见过礼，再问铁摩勒的消息，杜百英道：“有件喜事教你得知，铁摩勒就要作绿林盟主了。”段克邪道：“是么？啊，我记起来了，我师兄曾说过要把王伯通留下的绿林盟主的金印和符信送给他，想必早已经送到了。”

杜百英这才知道段克邪是空空儿的师弟，心道，“怪不得他武功如此了得。”当下说道：“金印和符信铁摩勒是早已收到了，不过空空儿也带来了你爹爹的一句话，为了这句话，铁摩勒迟迟不欲作绿林盟主，直到如今为势所迫，才不得不出来。”

段克邪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杜百英道：“令尊当年曾托空空儿捎话给他，说是这绿林盟主，做不做也罢。他本来已决意遵从令尊的遗命，再也无心在绿林中争胜称强的了。无奈他不做别人要做，这几年来，绿林大豪，为了要争夺这盟主之位，曾引起过好几场自相残杀。另一方面，又不断有人要向他索取绿林盟主的金印符信，他既然不愿付托他人，就不能避免许多争斗，实是不胜其烦。因此他义父的旧部便劝他出山，他为此曾和我们商议多次。结果是听我们之劝，愿意做这绿林盟主了。”

段克邪道：“怎么你们要劝他做呢？”杜百英叹口气道：“贤侄有所不知，这是此一时彼一时，当年我和令尊都以为讨平了安史之乱，天下便可太平。哪知乱平之后，藩镇纷封，每一个节度使割据一方，都有像土皇帝一般，虐民扰民，比前更甚，民不聊生，被迫做强盗的更多了。与其让一个坏人做绿林盟主，不如由他做吧。我们已商议好，由辛寨主出面，邀请各路绿林好汉，在今年的端午节，在金鸡岭开会，到时就准备推戴他作盟主。”

段克邪道：“今天是二月初八，距离你们端午之会，差不多还有三个月。我或者可以赶来凑凑热闹。”

杜百英道：“怎么，你现在不和我们同往金鸡岭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小侄有点小事在身，要办妥了，才能来拜见列位叔伯。”

杜百英道：“哦，对了，你刚才答应了那些官兵，是该到魏州去走一趟，给那田承嗣寄刀留简。不过，这事情很容易办，何须等到端午才来。”

段克邪道：“除此之外，我还要到潞州去访一位朋友，总之，小侄尽快赶来就是。”

杜百英道：“很好，你到潞州去，可以顺便给我们打听打听，薛嵩的嫁妆何时运去，我们再发他一笔横财。潞州也有我们的人，你到潞州可以住在这个人的家中，打听了消息，也可以请他送讯。”说罢将一个地址交给段克邪，并将联络暗号告诉了他。给金鸡岭在潞州做坐探的人名叫张伯龙，他本身又是潞州丐帮的副帮主。

当下，段克邪辞别了杜百英，便匆匆赶往潞州。到了潞州，按地址找到了张伯龙，便住在他的家中。

张伯龙是个老地头，他陪伴段克邪，用了一天工夫，带段克邪认路，并在节度使衙门附近勘察了地形，第二天晚上，段克邪便换了夜行衣，到薛嵩的节度府去。当然他对张伯龙只是说去打听嫁妆何时起运的消息，而不敢说是去偷访未婚妻。

就在段克邪偷进潞州节度府的时候，潞州的节度使薛嵩，却正在为了女儿的婚事，和妻子在密室之中争吵。

薛嵩的妻子曾受了红线的生母卢夫人临死之前的重托，应诺过卢夫人两件事情，一是照顾她的女儿，二是要成全她女儿与段家的婚事。薛夫人一向害怕丈夫，虽然很想对红线说明她的身世，但却一直不敢说。现在事到临头，听说田承嗣的聘礼已经派人送来了，她又是着急，又是内疚，因此迫得鼓起勇气，与丈夫争论。

薛夫人道：“红线的终身早在她出生之时，就由她的父母作主，许配给段珪璋的儿子了，你怎么可以将她改嫁别人？”

薛嵩道：“红线的父母都已不在人世，珪璋也早在睢阳战死了，她许配给段家之事，你不说谁人知道？”

薛夫人道：“一个人总得顾住良心，段珪璋当年曾救了你一家大小，你却把他家的媳妇送到别个人家去，问心何安？再说红线的生父史逸如，堂堂一个进士，当年被安禄山所害，将史逸如捉来的，就是你和田承嗣，虽说当时你身为下属，奉命而为，不得不然，但总是对史家不住……”薛嵩大怒道：“你要将这些事情都告诉红线，让她把我当仇人吗？”薛夫人道：“我哪有这个心意，我只是想——”

薛嵩又打断她的话道：“我固然对不住史逸如，但我收留了他的妻女，现在又替他的女儿找到了一门好亲事，比段家胜过百倍千倍，史逸如在九泉之下，只怕还要感激我呢！”薛嵩还当真害怕妻子泄露秘密，所以在威吓之后，又想以“理”服之，口气和缓了许多。

薛夫人道：“话不是这么说，卢夫人屈身在咱们家里当奶妈，直到她死，母女还未能相认。咱们倘若违背她的临终重托，她死不瞑目。再说，当年除掉安禄山，也是全靠她的计谋，煽动严庄，唆使安禄山父子自相残杀的。你今日得以做到节度使，她也有一份功劳。段珪璋和卢夫人对咱家都有大恩，今日正是你报恩的时候，依我说，不如将田家这头婚事退了吧！”

薛嵩面上一阵红一阵青，咬牙说道：“你只知道报恩，你可知道若不是将红线嫁到田家，我的性命难保！”薛夫人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这不至于吧，田将军是你的好朋友，难道会因为你退亲而杀了你吗？你也不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人！”薛嵩道：“你一个妇道人家，怎知军国大事。田承嗣想并吞咱们的潞州，那是已非一日的了。他近年患了热毒风，一到夏天，就发作得特别厉害薛夫人诧道：“田承嗣患了热毒风，这也居然和什么军国大事有关么？”薛嵩道：“唉，夫人，你有所不知，正因为他患的热毒风，到了夏天，就发作得特别厉害，所以他就有意并吞咱们的潞州。有人告诉我，他曾对人言道，说是嫌魏州太热，有意移镇山东纳凉。山东可正是咱们潞州节度府的辖地啊。”

薛夫人道：“这分明只是一个藉口。”薛嵩道：“不错，但他既然有此心意，没有这个藉口也会有第二个藉口。我已探听得清楚，他近年招募了勇

士三千人，号为‘外宅男’，就是想用来对付咱们的呀！”

薛夫人道：“哦，所以你想巴结他，把女儿送给他做媳妇，免得他兴兵打你。但倘若他果是有心吞并潞州，结了亲家，他就不会打么？”

薛嵩苦笑道：“结了亲家，他总不大好意思吧？而且咱们一向把红线当作女儿对待，她嫁到田家去，心里也总还是向着咱们，她并不是一个寻常的女子，……”

薛夫人截断他的话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是想要红线作你在田家的坐探。怪不得你这么怕我泄漏她的身世，怕她知道了你不是她的生身之父，就不会死心塌地的帮你了。”

薛嵩道：“当然，我也不是全倚仗这个丫头，另外我还要和滑州节度使令狐彰联婚，由我出头，促成三镇的结盟互保。这样彼此都有顾忌，就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了。只是令狐彰的女儿和咱们的儿子都还小，这婚事要缓一步，目下最紧要的还是快快把红线嫁到田家去。”

薛夫人叹口气道：“你现在做了高官，有了厚禄，但成天勾心斗角、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，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。依我说，你不如就告老归田，田承嗣要吞并山东，就让给他好了。这头婚事，还是把它退了吧！”

薛嵩怒道：“真是妇人之见，我好容易挣到个节度使，你却要我拱手让人。哼，哼！失了官位，还哪来的富贵？”

薛夫人道：“可是段珪璋的儿子将来问你要人，你怎么发付？段珪璋到底是曾对你有过大恩的呀！而且，这事情总不能瞒了女儿一世，我不说，段珪璋的儿子来了，也会说的。她将来知道了，也会怪你的！”

薛嵩板起了脸孔，透出了一股杀气，大声说道：“段家的小杂种敢来问我要人？他敢来我就把他杀了！”

薛夫人大惊道：“将军，这是伤天害理之事！”

薛嵩怒道：“什么伤天害理？我这才是真的为女儿打算呢！”薛夫人道：“你要杀她的丈夫，怎么还是为她打算？”

薛嵩冷笑道：“你只知道段珪璋是个好人，你却不想想他是什么身份？”薛夫人道：“他生前人人都称他作段大侠！”薛嵩道：“大侠值多少钱一斤？何况这些什么‘大侠，‘小侠’，戳穿了，还不都是江湖上的人物互相吹捧出来的？其实不过是不务正业、浪荡江湖的草莽匹夫而已！”薛夫人道：“你可不能这样低毁段大侠，就算你忘了他的大恩，你也该记得他曾助张巡守过睢阳，是有功于国家的人！”

薛嵩大笑道：“夫人，想不到你这么迂腐！在这种乱世，能猎取功名富贵的就是豪杰，讲什么忠义？说什么廉耻？张巡是个大忠臣了，至此仍然只是个小小的睢阳太守，我投唐之后，从没有打过什么硬仗，但我知道要抢地盘、招兵马，如今却是个独当一面的节度使了！”

薛嵩得意洋洋的接着又道：“就算段珪璋的确是个忠勇双全，货真价实的大侠——‘大侠’又怎能比得田承嗣节度使的身份？何况他又早已死了，他的儿子没爹没娘管教，只怕早已变成了个小流氓啦！哼，哼，咱们的女儿放着个门当户对的节度使的公子不嫁，难道要嫁个小流氓吗？哼，哼，他若然敢来，我为了女儿打算，就定然要杀了他！”

薛夫人又是生气，又是害怕，但在积威之下，她却不敢反驳她的丈夫，只是讷讷说：“将军，你只知富贵，看不起好人，却不见得女儿也是和你一样心肠！”

薛嵩哈哈笑道："她一直把我当作生身之父，对我的话是无不依从，怎会不与我一样心肠？不信，我就将她叫来，我要她亲口大骂段珪璋给你听！"

薛嵩做梦也料想不到，他所骂的那个"小流氓"段珪璋的儿子段克邪，就正伏在他的窗外。

但段克邪也没有听到薛嵩夫妇的全部对话，他来迟了一刻，只是听到了后半段，也就正巧是薛嵩骂他父子的那些说话！

段克邪禁不住无名火起三千丈，几乎就想闯进去一剑将他刺杀，但随即想道，"我杀了他不打紧，他到底是史若梅的养父，看在这点情份，我就暂且饶他一命，看他以后如何？""天下做大官的，大抵都是这样的势利心肠，我又岂能杀得了这许多？我父亲生前也曾不念旧恶，救过他的阖家大小，我是要学我父亲的样子做人的，岂可没有宽大胸怀？"想到这里，怒气平了好些。

但他随即又想到，"他说若梅与他一样心肠，不知是真是假？哎呀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她有这样的父亲，只怕当真也会看不起我这个'小流氓'了！不错，她现在乃是节度使小姐的身份，要讲门当户对，当然应该嫁节度使的少爷！"

想至此处，段克邪更多了一重忧虑，"我千辛万苦的来找她，要是给她歪着眼睛，噘着嘴儿，一副看不起人的样子，将我臭骂一顿，那才真是自讨没趣呢！"他胡思乱想，想象着未婚妻以高傲的姿态，出现在他的面前，叉着腰、指着他骂道："呸，哪里来的小流氓？居然敢乱编一套故事，冒充是本小姐的世交，哼，这也罢了，还居然敢自称是我的未婚夫，哼，凭你这小流氓也配？"

段克邪的思路给薛夫人呼叫的声音打断，原来她正在将一个丫鬟唤来，吩咐叫她去请小姐。段克邪心里想道："我正愁没人带路，正好跟这丫鬟去探望她，看看她到底变成个什么样子？哼，要是她当真已受薰陶，变得像她父亲那样，我也干脆不理她好了，好，就是这样！"

段克邪的轻功虽还未及师兄那么出神入化，但也到了来去无踪，飞行绝迹的境界，他静悄悄地跟着那个丫鬟，那丫鬟丝毫也没发觉。

那丫鬟在一间雅致的房子外面停下来，房内有烛光透露，纱窗上现出一个少女的倩影，段克邪心头"卜通""卜通"的乱跳，他第一次见到他的未婚妻了。

段克邪以绝顶轻功，一闪闪到纱窗后面，藏在花树丛中，纱窗半掩，他放眼偷窥，只见里面一个娉娉袅袅、齐齐整整的姑娘，长得果然十分俏丽，但脸上却似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哀愁。

只见她手上拈着一根玉钗，也果然是和他那根玉钗一模一样。段克邪又不禁心头一跳，"她为什么也对着玉钗凝思？难道她也知道了玉钗的来历？"

只听得那少女自言自语道："咦，奇怪，我妈为什么要我将玉钗找出来，要我以后都插上它，不可离开。她还对着玉钗流泪。难道她也在思念着卢妈，卢妈是令人思念，但她毕竟是个下人，我妈为什么对她所送的东西这般重视？"她说话的声音很轻，但段克邪却已听见。心里便不禁想道，"果然是一副小姐的派头，看不起下人。"殊不知薛红线是根据常情推测，其实她对她的奶妈却是一向像母亲一样的爱着的。虽然她并不知道这奶妈便是她的母亲。

就在这时，传来了那丫鬟的敲门声，薛红线道："是春梅么？这么晚了，

你来此何事？”

那丫鬟进了房间，说道：“小姐，你真是个重情义的人，卢妈死了这许多年了你还在惦记着她。你又在对着她留下的玉钗伤心么？呀，你别伤心了，我来给你报喜来了。”这丫鬟劝小姐莫伤心，她却忽然自己伤心起来，叹了口气，接着说道：“唉，要是卢妈还活着，她不知要多么高兴呢。”薛红线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你这丫头疯言疯语的，我有什么喜事？”

那丫鬟笑道：“小姐还不知道么，人家的聘礼已经在路上了。”薛红线道：“什么聘礼？”

那丫鬟道：“魏博节度使田将军送来的聘礼啊，老爷已经把小姐许配给他家的大公子，听说下个月十五就是小姐大喜的日子了。”

薛红线低垂粉颈，杏脸通红，心里暗道，“怪不得爹爹最近常常和我提起田将军的公子，说他将门之后，少年英俊，武艺不凡。只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那丫鬟笑道：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何况门当户对，正是璧合珠联，小姐，你也用不着害羞了。快点和我走吧，夫人在等着你呢！”

薛红线道：“妈叫我吗？”那丫鬟道：“正是。我看夫人就是要和你说这头婚事的。小姐，我是第一个给你报喜的人，我可要向你讨赏呢！”

薛红线道：“赏什么，赏你一个嘴巴！”那丫鬟格格笑道：“哎呀，这可不成！你赏罚不明，我向夫人说去！”她们两主仆在里面开玩笑，外面的段克邪心中却是隐隐作痛，暗自想道，“听来她对这头婚事，也似乎并不反对呢！”其实段克邪却没有想深一层，要知当时儿女的婚事，都是听凭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薛红线根本不知道田承嗣的儿子是好是坏，更不知道自己一出世就有了未婚夫，对这头婚事当然是无可无不可了。

薛红线忽地问道：“咦，你和谁同来，她为什么不进来？”原来段克邪因为心情动荡，触动花枝，发出了轻微的声音。

那丫鬟大为奇怪，说道：“就是我一个人，还有谁呢？”话犹未了，薛红线倏的便推开窗子，急不及待便从窗口跳出，娇声叱道：“什么人，鬼鬼祟祟的躲在这里？”

段克邪从花树丛中现出身来，冷冷说道：“恭喜小姐，嫁得个好人家！但只怕你的生父生母，在九泉之下，也要痛心！”

薛红线骤然看见一个陌生的男子，站在她的面前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连忙拔出佩剑，喝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你是谁，为什么三更半夜，偷入人家？我看你定然不是好人，非好即盗！”

段克邪仰天大笑道：“我不是好人？我非好即盗？哈，哈，随你高兴，爱怎么骂就怎么骂吧！我告诉你吧，我是段珪璋的儿子！”薛红线双眉一竖，骂道：“果然不是好人，小贼，看剑！”正是：

夫妻见面不相识，只缘身世未分明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　情天却有疑云布　身世方知爱意生

段克邪心道，“好呀！叫我做小贼，小贼比小流氓更坏。”他避开了薛红线的连环三剑，气呼呼地问道：“大小姐，你凭什么说我不是好人？”

薛红线冷笑道：“龙生龙，凤生凤，强盗的儿子是贼种！”段克邪大怒道：“你侮辱我也还罢了，你竟敢目无尊长，骂你的……哼，骂我的父亲！”他几乎就要冲口说出“骂你的公公”这几个字，话到口边，一想不妥，这才临时改了。

薛红线也生了气，心想，“这小贼真不是个好东西，一开口就要占我的便宜，把他的死鬼强盗父亲，说成是我的尊长。”当下更大声说道：“乱臣贼子，不该骂吗？我偏要骂你的强盗父亲，你怎么样？”

段克邪哪里知道，薛红线骂他的父亲是强盗，骂他是“贼种”，这并不是没来由的。原来薛嵩就是怕段家有人来提婚事，他不但隐瞒事实，而且故意在“女儿”面前捏造事实，他常常和女儿讲一些江湖大盗的故事，把段珪璋说成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强盗，后来被官军击毙了的。而薛夫人因为害怕丈夫，从来不敢向“女儿”提起“段珪璋”三字，薛红线所知道的“段珪璋”都是从薛嵩那儿听来的，她对“父亲”的说话，当然深信不疑。

段克邪气得七窍生烟，大喝道：“你再骂，我就打你的嘴巴！”突然以迅捷无伦的身法，倏的欺身直进，一巴便掴过去，薛红线大惊，收剑遮拦，已来不及。

段克邪正待掴下，心里忽地想道，“不可，她与我虽没成亲，到底是有着夫妻名份，婚约尚未解除，依礼不可打她，何况她纵有千般不是，我也该念着史、段两家的上代交情。”

薛红线亦非弱者，段克邪稍一犹疑，她已一剑削了回来，要不是段克邪缩手得快，指头几乎给她削断。

薛红线见段克邪双手空空，初时还并不想伤他性命，只是想把他拿下，交父亲发落。待到险些给他打了一记嘴巴，大惊之后，又羞又气，心想，“大盗的儿子，果然厉害！我真糊涂，对强盗怎能手下留情？我若不伤他，给他挨上了一点，就是一生也洗不掉的耻辱了！”薛红线的剑法已得妙慧神尼的真传，这时羞怒交加，招招都是指向段克邪的要害，段克邪的轻功极其了得，但他屡次施展“空手入白刃”的功夫，却也无法夺取薛红线的青钢剑，只能保住自己，不至于受伤而已。他本来有一肚皮的话要说的（包括临时想起解除婚约在内），但他所要说的事情，都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，在薛红线招招紧迫之下，哪有机会容他细说？

激战中段克邪蓦地一个翻身，挥袖一卷，薛红线使劲一削，削下了段克邪的一幅衣袖，但她的佩剑也已被那幅衣袖裹了两重，未曾解开，急切之间，那是不能伤人的了。

段克邪松了口气，哈哈说道：“小姐，你错了！”薛红线正怕他乘势反击，却见他忽然停下说话，不觉一怔，说道：“我怎么错了？”

段克邪道：“你说有什么样的父母就生什么样的子女，这话根本不对，你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！”薛红线越发奇怪，不禁问道：“你这话怎讲？”

段克邪道：“你的生身之父是个饱读诗书，深明大义，高风亮节，笑傲王侯、超迈俗流的人物。当真称得上是个富贵不能淫、贫贱不能移、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！你是他的女儿，却为何没有学他的模样？”

薛嵩受封藩镇，手握重权，馅媚他的人自是不知多少。那些盈耳的奉承说话，薛红线也早已听得厌了，但她却从未听过有人这样的称赞过她的“父亲”，心里想道，“我爹爹是个武人，读书甚少，我幼年所读的诗书，还是卢妈教我的。他身为节度使大官，每日里门庭如市，也似乎谈不上清高二字。你这番说话，用来称赞一个淡泊名利、隐居田园的高士倒还可以。用来称赞我的父亲，那却是不合身份了。”同时又暗暗惊讶这个“小贼，”的谈吐居然不俗，好奇心起，又禁不住问道：“你说我不像我的父亲，那么在你的眼中，我是何等样人？”

段克邪道：“你么？唉，你受了薛嵩的薰陶，依我看来，已差不多变成似他一样的势利小人了。要不然，你就不会等着做节度使的少奶奶，也不会骂我是小贼！”薛红线面红耳赤，大怒道：“你简直是语无伦次，刚才还称赞我的父亲，现在又反口骂他！”段克邪道：“不错，我称赞的是你的生身之父，骂的是薛嵩！你刚才不是骂我的父亲吗？你骂我父是乱臣贼子，其实这两句话正好奉送给薛嵩！他曾奴颜婢膝的称安禄山作主子，而且又是货真价实的绿林大盗出身！”

薛红线怒不可遏，不待他把话说完，就大骂道：“一派胡言，你不是发了疯，就是诚心来羞辱我们父女的。看剑！”使劲一抖，把缠着剑锋的那一幅衣袖抖开，又刺过去，段克邪一闪闪开，高声说道：“你还不明白吗？你是认贼作父！你再这样糊涂下去，你的父母死不瞑目！”

这是段克邪第二次对她提及她的生身父母已经死了，第一次是刚见面的时候，那时，她骤然见着一个陌生的男子，便立即慌忙拔剑，对他说些什么，根本就没有理会，这一次却是听得清清楚楚，不禁心头一震。又是吃惊，又是愤怒，又是奇怪，一剑刺去，便骂他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你胆敢诅咒我的爹娘！”段克邪冷笑道：“你是认贼作父！”

薛红线哪肯相信他的话，气愤之下，剑招有如暴风骤雨，段克邪忙于应付，又不能够和她细说了。

忽听得薛嵩的声音大喝道：“咄，是什么人？这么大胆，竟敢偷进我的节度府来？”原来薛嵩等了许久，不见女儿到来，便跑过来看。他见薛红线持有兵刃；仍是只有招架之功，不由得暗暗吃惊。

薛红线叫道：“爹，你快来呀！这是一个疯于，他自己说他是段珪璋的儿子！”

薛嵩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，他本来也是个剑术好手，但近年养尊处优，功夫已丢荒了不少，这时听得是段珪璋的儿子来了，心中先自气馁，他慌里慌张的拔出剑来，却不敢跑去迎敌，只是大呼小喝道：“来人呀，快来人呀！”

段克邪笑道：“不必着忙，来了，来了！”蓦地一个转身，向薛嵩奔去，薛红线衔尾急追，连刺三剑，都没刺着，段克邪的身法快如闪电，转眼之间，已把薛红线抛在后头！

薛嵩一剑横披，身向后退，意欲且战且走。其实他若是鼓勇奋战，最少还可以抵挡个十招八招，等待女儿到来。他如今未战先怯，剑法露出了老大的一个破绽，要跑又如何跑得过段克邪，他这一剑刚刚削出，已给段克邪一把托着手肘，用力一捏，冷冷说道：“薛大将军，你不是要杀我吗？怎不动手呀？”

薛嵩被他用分筋错骨的手法一捏，半边身子登时麻木，颤声叫道：“是我不对，段、段公子，你，你饶命！”

段克邪劈手将他的长剑夺下，“呸”的啐了他一口，骂道：“你这个忘恩负义、猪狗不如的东西，杀了你也污了我的手！”左右开弓，噼噼啪啪，打了他几记耳光！

薛红线见父亲受辱，急怒交加，双足发力，箭一般的射来，大叫道：“小贼，我与你拼了！”

段克邪打了薛嵩，怒气稍消，被薛红线这么一骂，又再升起，回骂过去道：“好，我任凭你认贼作父，我是小贼，你是小姐，以后你别再理我，我也不再理你了！”将薛嵩的长剑一掷，身形一起，宛如大鹏展翅，倏的便飞过了墙头！

只见那柄长剑插在太湖石上，剑柄兀自颤动不休，薛红线大吃一惊，慌忙飞跑过来，喊道：“爹，你怎么啦？”只听得薛嵩大叫一声，扑通倒地！

薛红线弯腰扶起薛嵩，只见他面颊浮肿，气息甚粗，有如老牛喘气一搬，但已失了知觉。薛红线固然气愤，却也放下了心。原来她虽然不懂医理，但却看得出她的“父亲”。并没受什么伤，他的面颊虽给打得红肿，那只是浮伤而已，并无大碍。敢情他是平素受人奉承惯了，如今突然被个“小贼”噼噼啦啦的打了几记耳光，羞辱难堪，一口气咽不下去，因而晕倒了。

薛家的家人闻声赶来，有的在嚷捉贼，有的便献殷勤来抬薛嵩，有的更哭喊起来。薛红线怒道：“贼人早已去得远了，你们还闹些什么？快去唤个大夫来！”

薛夫人随后也到，她听得哭声，吓得面无人色，慌慌张张的挤进入丛，尖声叫道：“什么事情？哎呀，老爷怎么啦？”薛红线道：“妈，你别急，爹只是一时晕倒，已经有人去请大夫啦。”薛夫人一探丈夫的鼻息，发觉并未断气，这才稍稍放心，问道：“怎么会晕倒的？”

家人七嘴八舌他说道：“刚刚闹贼，贼人给小姐赶跑了。”“老爷和那贼人打了一架，怕是用力过度了。”薛夫人又惊又怒，骂道：“你们都是饭桶，强盗进来，你们怎的都不知道？要惊动了小姐和老爷！”

薛红线道：“妈，这也怪不得他们，那贼人厉害得很！”薛夫人道：“什么样的贼人，这么大胆，你还记得他的相貌么，叫一个巧手画师进来，画图缉捕！”

薛红线道：“这小贼是段珪璋的儿子，武艺高强，来去无踪，画图缉捕也是没有用的！”话犹未了，只见薛夫人有如患了发冷病一般，浑身颤抖，脸色苍白，颤声叫道：“他，他果然来了，真是报应，报应！”

薛红线连忙扶着薛夫人，心中惊疑不定，问道：“妈，你说什么？”薛夫人定了定神，这才发觉自己惊惶失言，心想：“这事情可不能当着家人谈讲。”便道：“没什么，是我一时慌得糊涂了。你爹爹近年手握兵符，杀得人多，我是怕有冤鬼缠身，受了报应。快将你爹抬回去救治吧。”

节度府中养有供奉医生，即呼即到，医生诊了脉息，说道：“这是一时火气攻心，不要紧的。但要让大人好好静养。”当下开了一服安神的方子。薛夫人见大夫说的和红线相同，更是放心。当下遣开家人，只剩下一个伶俐的丫鬟服侍薛嵩，然后对红线道：“你到内房来，我有话要和你讲。”

薛红线惊疑不定，随薛夫人进了密室。薛夫人关好房门，便悄声问道：“段珪璋的儿子可曾向你说了些什么话么？”

薛红线道：“他和我说了许多话，都是奇奇怪怪的疯言疯语，妈，你不听也罢。”

薛夫人道：“不，既然事情已经闹了出来，我也不怕听了，他说什么？”

薛红线道：“他说，他说你们并不是我的亲生父母，我的亲生父母早已死了。妈，难道，这、这是真的吗？”

薛夫人咬紧嘴唇，面色沉暗，蓦地抓牢了薛红线的手，支持着自己，毅然说道：“这是真的！”

薛红线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尖声叫道：“这是真的？妈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我的生身父母是谁？几时死了？”

薛夫人缓缓说道：“我会告诉你的。但你可得先告诉我，段公子还说了些什么？”薛红线听薛夫人称呼那“小贼”作“段公子”，不禁又是大为奇怪，心想：“他打了爹爹，妈还对他这么尊敬！咦，这里面定有文章。”这时她虽然知道了薛嵩夫妻不是她的亲生父母，但仍是把他们当作父母看待，心里头想的和口中说出来，都还用“爹爹、妈妈”的称呼。

薛红线想了一想，忽地脸上一红，说道：“妈，他骂我——”薛夫人道：“哦，他竟会骂你，骂你什么？”薛红线道：“他骂我、骂我……骂我等着做什么节度使的少奶奶。妈，爹爹是当真将我许配给田伯伯的儿子么？”薛红线虽然武艺高强，颇有男儿气概，但谈起婚事，却也不由得满面通红。

薛夫人不先回答她这句问答，却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怪不得段公子气恼，你爹爹实在是做得不对。好在咱们现在还未曾接下田家的聘礼。”

薛红线听得话里有话，不由得再问道：“妈，女儿并不想嫁人。只是，这和那姓段的却有什么相干？”

薛夫人诧道：“他还没有告诉你吗？”薛红线道：“告诉什么？”薛夫人自言自语道：“对了，他是和你同日生的，也不过是十七岁，脸皮还嫩，怪不得样样事情，他都和你说了，这件大事，他却未曾敢说。”

薛红线大为着急，再催问道：“妈，究竟是什么事情？”薛夫人道：“这件事正是与段公子相干，段公子就是你的丈夫呀！”

此言一出，薛红线大吃一惊，害羞、尴尬、着急、诧异……种种情绪，霎时间都涌上心头，险些也晕了过去，心里想道：“糟糕，他竟然是我的丈夫，我刚才却骂他作小贼！”

薛夫人微笑道：“线儿，你和他已经见过面了，你还欢喜他么？”薛红线道：“妈，孩儿现在没有心情谈论这个，请你先告诉我，我的生身父母究竟是谁？”

薛夫人缓缓说道：“好，现在也是应该告诉你的时候了。你的父亲姓史，名叫逸如，是个大唐进士；你的母亲，就是你自幼吃她的奶，跟她读书的那个卢妈！”薛红线从未见过父亲，这次还是第一次听到父亲的名字，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；卢妈却是她小时候最亲近的人，听说就是自己的母亲，不由得又惊又喜，叫道：“怪不得卢妈这样疼我，呀！她既然是我的母亲，为什么又一直瞒着我？这、这——”

薛夫人道：“她瞒着你，也是为着爱你的原故。嗯，你妈留给你的那支宝钗呢？”薛红线道：“卢……不，我妈给我的宝钗，不就是插在头上这支吗？你没认出来？”薛夫人道：“你拿下来给我。”

薛夫人接过玉钗，用小指仅在凤口轻轻一拨，将一根纸条挑了出来，薛红线诧异不已，道：“原来这玉钗造得如此精巧，里面还藏有机关。”薛夫人道：“我目力不好，你自己拿去看。这是你母亲的亲笔，纸上写的，就是你的身世。你若有不清楚的地方，我再给你解说。”

薛红线一面读一面流泪，那一小片薄纸写满了蝇头小字，虽然简略，读了之后，亦已略知大概。薛夫人又从旁补充，把她母亲没有写出来的，也都告诉了她。只是隐瞒了薛嵩曾经奉安禄山之命，去捉过她的父亲那一段。

薛红线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事情：段珪璋不是强盗，而是大侠；他的父亲史逸如果然是个高风亮节、富贵不能淫、贫贱不能移、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；她的母亲是个既有节操，又有智谋的巾帼须眉；又是怎样为了她的原故，不辞茹苦含辛，忍辱负重的到薛府来作奶妈，终于为国尽忠、为夫尽节，同时她也知道自己的名字是叫做史若梅。

这种种事情，都是惊天动地，可歌可泣！史若梅这才知道世上果然有她所不能想象的崇高人物，而这些崇高的人物，还是她最亲最近的人。她的眼界突然扩大了，她的胸襟突然开展了，她在悲伤，她在骄傲（为自己的父母和公公而骄傲），同时她也第一次的感到了自己的渺小。她在心中自言自语道：“怪不得他、他骂我是父亲的不肖女儿！”她抹了眼泪，插好玉钗，就打开房门走出去了。薛夫人心底叹了口气，她知道从此要失掉这个女儿，但也感到欣慰，从今之后。她是不用再受良心的责备了！

且说薛嵩昏迷了一阵，不久就醒了。他一张开眼睛，就看见站在床前的史若梅。薛嵩又是气恼，又是担忧，问道：“那小贼跑了没有？你妈呢？”

史若梅道：“妈在后房。爹爹！孩儿不孝，请恕我不能奉侍你了。，，薛嵩大吃一惊，跳起来道：“什么，你说什么？”史若梅道：“孩儿特来向爹爹告别。”

薛嵩急怒交加，大叫道：“你要跟那小贼跑么？他对你胡说了些什么？线儿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的话！”

史若梅缓缓说道：“爹爹息怒，孩子并不是要去跟他。但他也不是小贼，爹爹，孩儿都已经知道了，请你不要再这样胡乱骂人了。”

薛嵩气得发抖，但他正要倚靠这个“女儿”，却又不敢对她发怒，颤声问道：“线几，你知道了些什么？”

史若梅道：“过往的不必谈了。爹爹，我知道你目下正在为一件事情担忧，你是怕田伯伯要来并吞潞州，是么？”

薛嵩道：“哦，你妈已经把你的婚事告诉你了？你知道了也好，线儿，你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但这么多年来，我待你总还不错吧？我是一直将你当作骨肉看待的。现在我有危难，正要仗你分忧，你嫁到田家，一来可以两家修好，消祸患于无形；二来你也好。田承嗣好坏也是个节度使，你的丈夫是他的长子，待到田承嗣百年之后，这魏博节度使的位子当然就要由长子继承，那时你就是一品夫人了。荣华富贵唾手可得，线儿，你不可三心二意！”

史若梅忍着气，耐心听薛嵩啰啰嗦嗦的说了一大遍，然后淡淡说道：“孩儿正是为了身受爹爹多年养育之恩，无以为报，所以特来为你分忧……”

薛嵩喜出望外，史若梅话犹未了，他便抢着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是愿意答允这头婚事了，好，你真是我的好女儿！”

史若梅道：“不，给你分忧和答允婚事，还是两件事情。爹爹放心，我自有办法叫田伯伯不敢觊觎潞州。请借你的节度使金印一用。”

薛嵩不禁又是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你要我的金印作什么？线儿，我待你不薄！……”

史若梅拿出了一封信来，说道：“孩儿正是为了替爹爹解此危难，所以要借你的节度使金印用在这封信上。”薛嵩道：“这是什么信？”史若梅道：

“这是孩儿擅自用爹爹名字写好了的给田伯伯问候的一封普通书信。你要不要我读给你听？”薛嵩莫名其妙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给他去一封问候信？”

史若梅道：“一封普普通通的问候信，倘若是由你的差官送去，那当然是毫无意思；但若是由我送去，这又不同了。”

薛嵩究竟是从绿林出身的，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哦，原来你是要玩寄刀留简的把戏？”史若梅道：“只是留简，不必寄刀，也可以吓破田伯怕的胆子了。不过，爹爹你倘若认为不够的话，孩儿还可以见机行事，给田伯伯一点颜色瞧瞧！”薛嵩连忙摇手道：“不，不，这使不得吧？你、你……”他想说的是“你已经是田家的人了。”只是史若梅已是神色凛然，正容说道：“爹爹，你同意我这么办也好，不同意我这么办也好，总之，我是绝不会嫁给田家的了。我已经明白了自己的身世，今后怎样做人，孩儿自有主意。不劳爹爹你为我打算了。”

薛嵩当然深知“女儿”的本领，心里想道：“她倘若要一走了之，我又有什么办法拦得住她？如今她来与我商量，可见她确实是还没忘了我的恩德，还当我是她的爹爹。只是，这样得罪了田家，弄得不好，可要搞出祸来。”转念一想，“但倘若不这么办，女儿走了，田家来向我要人，我又如何发付？一样要弄出祸来！唉，糟糕，听说田家的聘礼已在路上，只怕这一两天就要到了。”

薛嵩正在左右为难，踌躇莫决，忽听得房门外似有吵闹之一声，他仔细一听，那是他节度府中一个“管事”的声音说道：“我有紧要的事情，要马上禀报大帅，你为何拦阻？”看门的丫鬟“嘘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大帅今晚受了惊吓，正在养神，你莫大声说话，惊吵了他。”

薛嵩大声说道：“我已经醒了，什么事情，唤他进来。”当下低声吩咐史若悔道：“你暂时藏在屏风背后吧。”心想：“管事的深夜前来报事，只怕凶多吉少。”

心念未已，那个管事已由丫鬟带了进来，他行过礼后，说道：“小人本来不该来惊吵大帅，只是这事情太过意外，关系重大，不敢不报！”薛嵩皱了眉头，斥道：“你别哩唆了，干脆说是什么事情？”

那管事结结巴巴他说道：“田将军送来的聘礼，在路上给人劫了。”薛嵩大惊，间道：“是在什么地方？”管事说道：“是在咱们潞州境内！”薛嵩道：“是什么人劫的？”管事的道：“据说是金鸡岭那股强盗，还有一个少年，听说是段珪璋的儿子……”薛嵩大怒，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又是这小贼！”那管事的莫名其妙，继续说道：“田将军派人前来知会，说是在咱们境内失的，请大帅负责缉拿；他还说，大帅若然不够人用，他有‘外宅男’三千人，愿意尽数开来，协助大帅。”

薛嵩面色铁青，挥手说道：“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！”

你道薛嵩何以面色铁青？原来田承嗣招募有武士三千人，编为了军，号为“外宅男”，他说要把“外宅男”尽数开来，那就是立下心肠，借端生事，要并吞薛嵩的潞州了，薛嵩焉能不又气又惊。

史若梅从屏风背后出来，掩盖不住脸上的喜悦，说道：“爹爹，这事好得很啊！”

薛嵩气恼之极，说道：“天大的祸事来了，你还说好？你不听见那管事的说，田承嗣要把他的外宅男尽数开来吗？”史若梅笑道：“他送来的东西

被人劫了，这不正好吗？你没有收到他的东西，说来退亲就易办得多，不必将礼物抬来抬去，女儿也走得安然。”

薛嵩给她弄得啼笑皆非，半晌说道：“线儿，你不愿嫁到田家，也不该对我说这些风凉话。你不为我想想，他现在失了聘礼，怎肯与我干休？他说要与我会同捕贼，这分明是一个藉口，捕贼是假，想并吞潞州是真，他把外宅男开来，你叫我如何应付？”

史若梅道：“正因如此，爹爹，你就不怕得罪他了。何不让女儿去试一试，说不定可以饵祸患于无形。”薛嵩心意已动，想道：“这也说得有理，事若成功，可能吓得田老大不敢动手，事若不成，最多送了红线的性命，反正她又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”当下，取出了节度使的金印，假惺惺道：“田承嗣的节度府武士如云，你此去可得当心。唉，倘有他法可想，我也不忍要你冒险。”史若梅在信上盖了印，说道：“孩儿自会见机行事，爹爹放心。多年养育之恩，请受孩儿一拜。”一拜之后，便即飘然而去。薛嵩心头鹿撞，患得患失，他也知道从此要失去这个“女儿”，但却也不无欣慰，“这孩子倒还厚道，她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仍未忘记要给我报恩。”想起从前自己是怎样对待她的父母，不觉脸上有点发烧。

史若梅出了节度府，顿觉海阔天空，“从今之后，我也是江湖儿女了。”喜悦、怅惘交织心头，“以后倘在江湖相遇，他大约不会再看轻我了吧？”自从她知道了段克邪是她的未婚夫婿之后，她心里头翻来覆去的想着的就是他！她一时欢喜，一时忧愁，“他人品好，武艺高，相貌也很英俊。这样的男子确实是世间少有。”想到这样的男子可能就是她的丈夫，她不由得满面红潮，心底暗暗欢喜；但一想到甫相识便决裂，“这夫妻的情份只怕就此断了！”心里又不禁暗暗愁烦。

史若梅兼程赶路，七日之后，到了魏博（今河北大名县）。唐代的社会风气，对于男女间的关防并不如后来的重视（据史学家陈寅格考证，李唐源流，本就是出于夷族，故闺门失礼之事常见。“男女授受不亲”这一套封建礼法，是宋代中叶以后，经过一些理学家的提倡，才成为社会风气的），尤其在北中国，汉胡杂处，通都大邑，妇女出游，更是常事。史若梅扮成了一个卖解女子，到了魏博，虽是单身一人，倒也没有引起什么特别注意。

当晚，史若梅换上了夜行衣，便去夜探田承嗣的节度府。她虽是轻功超妙，剑法高强，但毕竟是初次“出道”，心中总是有点忐忑不安，“我夸下了海口，倘若铩羽而归，那才真是丢脸呢。”又不禁暗自好笑，他偷进我爹爹的节度府，我骂他作小贼，想不到如今我也偷进田怕伯的节度府，作个小贼了。”

史若梅翻过墙头，进了节度府的后园，园中静悄悄的，竟没发现有守夜的武士走动，待了一会，甚至连打更的声音也没有听见。史若梅暗暗奇怪：“素闻田伯伯的节度府防卫森严，外宅男三千人轮流入府值夜，却怎的给我如入无人之境，难道是传闻失实？看这样子，他府中的防卫比我爹爹的还不如！”

史若梅放大了胆子，从园中的花径直走进去，走了一会，忽地发现有两个武士在假山石旁，一边一个，好似泥塑木雕一般，动也不动。

当史若梅最初发现这两个武士时，虽不惊慌，心中也自提防，正在打不定主意，是突然出去将他们点了穴道呢，还是绕路避开？但只过了片刻，她己发现了那两个武士神情奇异，不似是偶然站在那里的，因为他们的姿态一

点也没有变动，一个人举起长矛，一个人举起铁锤，就似石人一般，摆在那里作个样子的。

史若梅心道：“这是真人呢，还是假人？”上去一看，这才知道，原来他们早已被人点了穴道了。史若梅不禁又惊又喜，“原来早已有人先我而来，这是谁呢？”

不久又陆续发现了十几个像这样被点了穴道的武士，史若梅越来越觉得奇怪，“倘若这都是一个人干的，这人的身手敏捷，岂非不可异议？我师父常说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这话当真不假！看来这人应该是田伯伯的敌人，大约不会与我为难。”

田承嗣的节度府比薛嵩的更为宏伟，房屋星罗棋布，高高下下，重重叠叠，总有好几百间，史若梅正愁不知要花多少工夫，才找得着田承嗣的住处，哪知“得来全不费功夫”，事情竟然出乎意料的容易。

她上了正中的一间屋顶，居高临下，正在观察四方地形，忽听得有“呼呼”“区区”“琳淋”“咽咽”的各种声音，混合成一种怪声，从一个方向传来。史若梅跟着发音的方向，到了一同连着院子的大屋，从屋顶上望下来，不觉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。

展开在她的眼前的是一幅非常古怪而又有趣的图景，只见院子里和两边房廊，横七竖八的，这里一堆，那里一堆，全都是熟睡如泥的武士，那些怪声，就是这些熟睡了的武士所现出的鼾声。史若梅心道：“这一定又是那个先我而来的异人所干的妙事了，却不知他使的是甚神通，竟把这么多的武士，一个个弄得熟睡如死。有这许多武士在此值夜，不问可知，这当然是田伯伯住的地方了。”

史若梅蹑手蹑脚地穿过房廊，尽力避免不触及那些武士，果然找到了田承嗣的寝室。那是一间很大的房子，里面的景象更为可笑。只见蜡炬光凝，炉香烬偎，侍女四布，燕瘦环肥，总有十几名之多，有头触屏风鼾而睡者，有手持中拂，寝而伸者，有手捧冰盘，垂首胸臆，前俯后仰者。形形式式，都是令人忍俊不禁的睡态！史若梅心想：“田伯伯真会享福，连睡觉都要这么多丫鬟姬妾服侍，荒淫如此，是应该给他一点教训了。”

史若梅是认得田承嗣的，揭开床帐，只见睡在床上的果然就是田承嗣，头枕文犀，髻包黄縠，枕前露一七星剑，剑前仰开一金盒，盒内书生身甲子与北斗神名。原来田承嗣甚为迷信，这是作为攘解灾星的。复有名香美珍，放覆其上。史若梅心想：“我正好将这金盒取去，交给养父，作为凭信。”她取了金盒，却把盖有潞州节度使薛嵩金印的那封书信，放在金盒原来的位置。

史若梅做好了手脚，正要退出，眼光一瞥，忽见在一张扎檀木的几案上，有一封信，用一柄长约七寸的匕首钉住，几案的位置，正在屋中当眼之处。史若梅心道：“原来那人与我一般，也是来寄刀留简的。”一时好奇心起，走过去将那匕首拔起，书信打开，一看之下，不由得又惊又喜，几乎呆了！

原来那封信上只有六句二十四个大字，写的是：“擅将库银，充作聘礼，不义之财，人人可取，若敢追究，取尔首级。”这六句也还罢了，后面还有三个字的署名，这三个是：“段克邪”！

史若梅心头鹿撞，又惊又喜：“原来是他，原来是他！不知他走了没有？我是见他呢还是不见？”

正在心思不定，忽听得有“嘟嘟”的号角声，随即有人大叫道：“不好

了，有贼人偷进来了！”片刻之间，人声如沸，议论纷纷，有人叫道：“啊呀，这里有两个人被点了穴道，我不会解，快请师父来！”“哎哟，有鬼，有鬼，怎么这些人都睡着了，叫也叫不醒！”“傻瓜，这是着了人家的道儿，中了迷香啦！”“暂时不要理这些人，快去保护大帅吧！”

史若梅藏好金盒，心道：“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”把剑一挥，立即破窗而出。那些武士正向着这边跑来，哗然惊呼：“贼人来了！贼人来了！”有的赶快跑进去保护他们的大帅，有的便追上来，袖箭、飞嫖，各种暗器纷纷发射！史若梅展开了“八步赶蝉”的轻功，几个起落，便飞过了三座假山，暗器在她身后纷落如雨。连暗器也迫不上她，更不用说那些武士了。

那些武士但觉微风飒然，月色朦胧之下，恍惚只见一条黑影，瞬息之间，便在眼前消失，根本就没有看清贼人是男是女。纷纷扰扰，互相询问：“贼人跑向哪边？贼人跑向哪边？”

史若梅暗暗好笑：“田伯伯养的三千‘外宅男’原来都是饭桶！”心念未已，忽听得一声喝道：“贼人在这一边！”呼的一声，一支飞镖便射了过来，史若梅听得这飞镖破空之声，甚力强劲，迥非刚才那班武士所发的暗器可比，不敢轻视，回剑一拨，将那支飞镖打落，紧接着第二支，第三支飞镖又相继打来，史若梅心中有气，还以颜色，一闪身，让过了第二支飞镖，却抓着了第三支飞镖，反手一掷，将那支飞镖打回去。那个人正要发第四支飞镖，蓦见寒光一闪，躲闪不及，竟然给自己的飞镖从额角擦过，头破血流！这还是史若梅无意伤人，否则他焉能还有命在？

那人大叫道：“贼人厉害，师父，你快来呀，在这一边，在这一边！”随即有人应声道：“你们不要慌张，我来了！”声音初发之时，似在很远的地方，转瞬之间，便似来到了近处，那声音铿铿锵锵，恍如金属敲击，刺耳非常。

史若梅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心道：“这个老魔头怎的却会在田伯伯府中？糟糕，我可不是他的对手。”原来史若梅认得这个声音，这匆匆赶来的人不是别个，正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大魔头，许多年前，曾做过安禄山的大内总管，人称“七步追魂”的羊牧劳！

史若梅不但识得他的名头，而且见过他的本领。她十岁那年，那时她的养父薛嵩还是安禄山手下的一员大将，有一次安禄山在骊山行宫大宴群臣，并兼招待藩邦使节，极尽铺张之能事。薛嵩和他的副将聂锋也在被招赴宴之列。史若梅则和聂锋的女儿聂隐娘，乔装打扮作男孩子，跟随当时绿林盟主王伯通的女儿王燕羽混入行宫，去看热闹。就在那次宴会之中，发生了铁摩勒大闹骊山行宫，王燕羽出手助铁摩勒，大战羊牧劳的事情。她和聂隐娘不识厉害，也助王燕羽作战，她们刺伤了安禄山的好几名卫士，却差点遭了羊牧劳的毒手。她的养父薛嵩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的牵累，而不得不反叛安禄山的。

史若梅听得羊牧劳的声音自远而近，正是在她对面的方向传来，不由得心中一凛，“倘若给这老魔头碰上，只怕难以逃脱。”前无去路，后有追兵，史若梅人急计生，趁着羊牧劳未来到，急忙翻过一个墙头，躲进园中的一间房子。心想：“这节度府里有几百间房子，他们未必一搜就恰好来搜这间，我且暂避一时，或可相机逃走。”

忽听得屋子里有个女人的声音说道：“大公子，你还不快快起来，你听外面闹得这么凶，像是出了什么事啦！”一个懒洋洋的男子声音说道：“管

它出了什么事情？你陪我再睡一会。咱们难得聚在一处。”那女的叫道：“不好，你听听，他们在喊捉贼呢！”那男的笑道：“若是失火，我倒有点担忧；闹贼，哪有什么可怕的？我爹爹有‘外宅男’三千人，最近又请来了江湖上大名鼎鼎的七步追魂羊牧劳，一两个小贼，还不是手到擒来。媚娘，我的亲娘呀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，好不容易才把你偷上手，你却催我起身？”那女的“啐”了一口，妖声妖气地说道：“真是前世欠了你的债，今生注定要受你拖累。倘有人来搜贼，我这个面子搁到哪里？你老子知道了更不得了。你叫我亲娘我不敢当，但好歹我也是你的姨娘呢！”那男的笑道：“你既然怕给人瞧见，那么更应该躲在屋子里了。好姨娘，你放心，我不放他们进来，谁敢来搜？”

史若梅一听，这才知道屋内那个女人乃是田承嗣的姬妾，那个男的，则竟是田承嗣的宝贝儿子，也就是薛嵩满口称赞。要她嫁给他的那个“田大公子”。史若梅无意窥破奸情，不由得心头作呕，又是厌恶，又是害臊，心想：“真是一双不知廉耻的狗男女。幸亏我早早打定了主意，没有上他们的当。要是嫁了这样的衣冠禽兽，真是不如死了还好。”

史若梅心念未已，只听得那妖里妖气的女人又在怪声笑道：“我的心肝宝贝乖儿子，你现在迷恋老娘，待到新人到来，你心里还会有我吗？”那男的道：“我若忘了你，就教我不得好死！我也不是怕老婆的人。”那女的道：“你还是别把话说满的好，你可知道，你的新娘子是薛节度使的小姐呢！”那男的道：“节度使的小姐又怎么样？我不也是节度使的公子吗？”那女的笑道：“可是听说这位薛小姐的武艺高强，你呀，你不是人家的对手。”那男的道：“胡说，你休要看轻我，我也是文武全才，那小妞儿大约跟薛嵩学过几手剑法，别人就把她夸赞得了不得，我才不相信一个小妞儿能有什么武功。好，你放着眼瞧吧，我娶了这位薛小姐，她一进门，我就先给她一个下马威！”那女的笑道：“你真舍得第一天就打老婆？”那男的道：“你瞧吧，我不把她打得服服帖帖，我就不算是男子汉、大丈夫！”

史若梅听得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心道：“这对狗男女，我若不惩戒他们，不知他们还要说些什么污言秽语，污了我的耳朵。”当下一剑削断窗格，便从窗口跳了进去。

田承嗣是绿林大盗出身，他的儿子也懂得几手功夫，可是却怎比得史若梅？他“啊呀”一声，刚从床上跳下，拳头还未曾打出，就给史若梅一把揪住，点了他的穴道。

那女的哆哆嗦嗦，叫道：“这是公子迫我的，不是我甘心情愿的。”她以为是田承嗣察破奸情，特地派人来捉奸的。在黑暗中，她根本就不知道进来的是个女子。

史若梅怕她叫嚷，给外面的人听见，迅即点了她的穴道，指头触处，只觉滑腻腻的，原来那女的上半身毫无寸缕，史若梅不觉羞得满面通红，心里暗骂：“真是一双恬不知耻的狗男女！”将她一脚踢得滚入了床底下。

史若梅正想再炮制田承嗣那宝贝儿子，忽听得外面羊牧劳的声音大喝道：“小贼，往哪里跑？”史若梅大奇，“难道他的眼睛看得穿墙壁？”

就在这时，只听得一个少年的声音哈哈笑道：“老贼，我本来要跑的，你在这里，我却偏偏不走了！老贼，你睁大你的独眼瞧瞧，还认得我吗？”史若梅心头狂跳，说不出的又惊又喜，原来这正是段克邪的声音。她把田承嗣那宝贝推倒地上，拿他当作垫脚，踏着他的背脊，刚好与窗口齐肩。

只见两条黑影捷如飞鸟的各从一方“飞”来，撞个正着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右方那个高大的黑影蹬蹬蹬的连退数步；左方那个较为瘦削的黑形却凌空打了一个筋斗，姿势美妙，飘逸异常的落下来！那高大的汉子大吼道：“好呀，姓段的小贼，老夫正要找你！”

原来羊牧劳那只瞎掉的眼睛，就是因为在七年之前，有一次与段珪璋父子遭遇，被段克邪剜掉了眼珠的。如今正是仇人见面，份外眼红！”

段克邪笑道：“老贼，你不怕双眼全盲，就上来吧！”

羊牧劳大吼一声，喝道：“小贼还敢逞强，拿过命来！”呼呼声响，双掌齐发，隐隐带着风雷之声。

羊牧劳气恨之极，但他经过了刚才那一撞，深知段克邪的功力已是今非昔比，虽然动怒，却不浮躁，这一掌攻守兼备，端的厉害非常。

段克邪冷笑道：“只怕你没有这个本领，且看是谁要了谁的命？”倏的亮剑，剑光一闪，便踏正中宫，欺身直进，剑刺羊牧劳前胸的“璇玑穴”。

武学有云：“刀走白，剑走黑。”意思是说，用刀的宜于正面劈杀，用剑的则宜走偏锋。但段克邪恃着自己的身法轻灵，刚才那一撞又并不吃亏，所以放大了胆子，一出手便以凌厉的剑法欺身直进，竟然不把羊牧劳放在眼内。

羊牧劳号称“七步追魂”，在掌法步法上实有过人的造诣，在功力上也还要比段克邪稍胜一筹。段克邪刚才那一撞没有吃亏，那是因为他用了巧劲的缘故。

羊牧劳这一掌攻守兼备，全看敌人的来势而加以变化，可以在刹那之间全变为攻势，也可以在刹那之间全变为守势，当真是变化莫测，神妙无比。

段克邪这一欺身直进，正合他的心意，他陡然间退了一步，将掌力全撤回来护着前胸，段克邪一剑刺去，忽觉一股无形的潜力，挡在面前，俨如碰着了一道铜墙铁壁，剑势受了阻拦，就差那么一两寸，剑尖刺不到羊牧劳的心口，剑招已经用老。

羊牧劳趁他剑招用老，陡的又是一声大喝，双掌平推，掌力有如排山倒海，尽发出来！

这时已有许多武士赶到，还有不少手执松枝火把，在园中进行搜查的家人，史若梅靠窗遥望，看得虽然不很清楚，但也可以分辨得出是谁攻谁守，谁占上风。

她见段克邪轻敌进攻，旁观者清，已自觉得不妙，这时骤见羊牧劳双掌齐发，段克邪因为招数已经用老，距离又太近，全身都已在对方掌势笼罩之下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险些就要叫出声来。

幸亏她没有失声惊喊，就在那电光石火的刹那之间，忽见段克邪使出了超卓妙绝的轻功，身形平地拔起，竟在间不容发之际，让过了羊牧劳的一掌！

只听得轰天雷似的一片爆炸声，原来羊牧劳一掌扫过，没有击中段克邪，却把一块太湖石击碎了，碎石纷飞，有如连珠弹发，竟把田承嗣的好几个“外宅男”伤了。这些武士知道插不上手，远远避开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段克邪一个鹞子翻身，脚未沾地，宝剑已是凌空刺下，疾刺羊牧劳的“玉枕”“明夷”“山陵”“阳谷”“维乔”五处大穴，羊牧劳滴溜溜一个转身，长袖一挥，伸出三指来扣段克邪的脉门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剑光过处，羊牧劳的半条袖子给削了下来；可是段克邪的宝剑被他衣袖一拂，剑势也就不能按照原来的方位刺出，结果是一处穴道也没刺中。

段克邪身形一晃，避开了羊牧劳那一抓，只觉脉门上有点热辣辣的作痛，段克邪不禁心中一凛，“这老魔头的掌力果然厉害，我倒不可轻敌了！”

两人再度交手，段克邪使出了师传的“袁公剑法”，轻灵迅猛，兼而有之，端的是进如猿猴窜枝，退若龙蛇疾走，起如鹰隼飞天，落如猛虎扑地，进攻退守，盘旋如风，起落变化，倏忽如电，但见四面八方，全都是他的影子。

羊牧劳的功力虽然要比段克邪稍胜一筹，但段克邪的轻功委实高明，羊牧劳的掌力仅能将他的剑点震歪，却无法击中他的身体。双方的功力既然相差不远，羊牧劳只是凭着劈空掌力，那就伤不了段克邪。因此在双方都使出了浑身本领的时候，竟是段克邪占了上风，稳握攻势。

但羊牧劳守得甚稳，他脚踏九宫八卦方位，以雄浑的掌力护身，以奥妙的步法趋避，段克邪虽然占了八成攻势，一时之间，却也难以攻破他的防御。

史若梅看得心花怒放，暗自想道：“他也不过与我一般年纪，竟怎的这么了得，当真令人钦佩！”又想道：“原来他那晚与我交手，已是暗暗留情。最多只不过使出五分本领。可惜我不知好歹，却反而骂了他。”想至此处，又是高兴，又是后悔。高兴的是夫婿英雄，后悔的是自己当面错过。想得忘形，不觉用力一踩，她是把田承嗣那宝贝儿子当作垫脚的，这一踩把他踩得死去活来，他被点了穴道，叫又叫不出声，只是喉头呜呜作响。

史若梅正在胡思乱想，忽听得那些观战的武士欢呼之声大起，纷纷叫道：“寇统领来啦，寇统领来啦！”两边闪开，一个豹子头的彪形大汉，大踏步走来，原来这个人乃是“外宅男”的统领寇名扬。那些“外宅男”因为今晚吃了大亏，又被羊牧劳轻视，心中怀恨，便有人故意说道：“寇统领，你来得正好，这小贼厉害得很，羊老先生只伯对付不了呢！”

寇名扬“哼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一个使迷香的下三流小贼，能有多大本领。你们站过一边，且看我的手段！”当下大模大样的走上去，朗声说道：“羊老先生休要着慌，我来助你一臂之力！”

原来段克邪藏有他师兄空空儿所赠的秘制迷香，空空儿是天下第一神偷，他所制的迷香，也是独步天下的迷香，比起江湖上常用的“鸡鸣五鼓返魂香”之类的迷香，不知要胜过多少倍，段克邪因为田承嗣的武士太多，他想避免多所杀伤；另一方面，他也多少带点小孩子贪玩的心情，想试试师兄的迷香的效力，因而就用上了。这在他本来是一片好心，却不料反而给寇名扬骂作“下三流小贼”。

史若梅所见的那班熟睡如泥的武士，就是给段克邪的迷香弄得昏迷的，这里面便有一个寇名扬，但他功力深湛，受了迷香，身体自然生出抗力，故此最先醒转，气冲冲的立即赶来。

羊牧劳和他的七个弟子，在田府乃是客卿身份，无须给田承嗣值夜，因而也就没有受到迷香。所以最先发现段、史二人的便是羊牧劳的弟子，其后才是从外面赶来的“外宅男”和田府的家丁。那些本来负有守夜之责的“外宅男”，除了寇名扬一人之外，都还未醒，反而无人到场。

段克邪大怒道：“好呀，你骂我作下三流的小贼，哈，我若是下流，你早就没命啦！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用迷香，我就是怕你们吃了田承嗣的饭，不得不给他卖命，倘若你们是清清醒醒的，你们就不好意思不和我动手，我的宝剑没有眼睛，也就难免误伤了你们。谁知你这个大傻瓜，竟然不识好人心，又要冒充好汉，你虽然醒了，也可以装假未醒呀，为什么要来凑这个热闹，

陪老魔头送死，真是愚不可及！”

段克邪不过是个十六七岁的大孩子，他心中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这一下可把寇名扬气得七窍生烟，仰天大笑道：“你这黄口小儿，竟敢胡吹大气，你有什么本领可以伤我？好，我也不要你的命，先拿你打三百大板！”倏的欺身便进，一出手便是分筋错骨手的功夫。

寇名扬也是个武学行家，他看了几招，也未尝不知道段克邪剑法精妙，但一来他是自恃过甚，他的分筋错骨手天下无双，而且又已练成了混元一炁功，近身搏斗，从未败过；二来他已知道段克邪与羊牧劳斗了相当时候，羊牧劳掌力的雄浑他又是深知的，心想段克邪年纪轻轻，纵然剑法精妙，与羊牧劳斗了这些时候，也该累了。故此放大了胆子，要在羊牧劳面前逞能。

寇名扬之所以要在羊牧劳面前逞能，这里面有个原故，他是妒嫉羊牧劳的名气比他大，妒嫉田承嗣更看重羊牧劳，害怕羊牧劳抢了他的位置。

哪知羊牧劳也是抱着同样心思，尤其对他刚才的说话更为着恼，心里想道：“你寇名扬是什么东西？居然敢小视于我。好，我冷眼旁观，看你如何出丑？”

本来他们二人若是同心合力，虽然未必能活擒段克邪，但却是决计可操胜算。如今羊牧劳立心要令寇名扬出丑，便故意虚发一掌，等于袖手旁观，这就大大便宜了段克邪了。

段克邪也在恼怒寇名扬的出言无状，见他欺身进击，正合 心意，大喝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宝剑一挥，左掌随发，寇名扬也真不弱，侧身一闪，施展分筋错骨手法，居然一把抓着了段克邪的肩头。

哪知段克邪的内功已得藏灵子的真传，自成一家，与中原的武学宗派都不相同。肩头的琵琶骨本来是内功最难练到的部位之一，琵琶骨倘若被人拿住，功夫就使不出来，而藏灵子的内功，却可以把琵琶骨练得似钢条一样，寇名扬用力一捏，反而把自己的手指震得隐隐作痛。

两人的动作都快到了极点，几乎就在同一时候，段克邪的 左掌也已与寇名扬的右掌碰个正着，只听得“蓬”的一声，寇名扬翻了一个筋斗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段克邪大喝一声：“着！”如影随形，剑光一闪，在他的大腿上划了一道伤口，这还是段克邪手下留情，要不然这一剑就能削断他一条腿。不过，段克邪也暗暗叫了一声：“侥幸！”原来寇名扬的功力实在与他旗鼓相当，倘若单打独斗，段克邪仗着超妙的轻功，赢面较大，可是也决不能赢得如此容易。如今，由于寇名扬轻敌躁进，一下子便给他刺伤了。

段克邪心目中的大敌还是羊牧劳，他一击倒了寇名扬，手底毫不迟缓，立即便向羊牧劳冲去。羊牧劳正在得意，段克邪的剑招已似狂风暴雨般的袭来。羊牧劳暗暗后悔，“不知寇名扬伤得如何。他毕竟是自己人，唉，我忍不住一时之气，反教这小贼得了便宜了。”

寇名扬伤得并不重，但他以“外宅男”统领的身份，一交手便给人家打得四脚朝天，而且是当着羊牧劳的面前，这面子往哪里放？所以他虽然心知肚明，知道段克邪已是对他手下留情，但仍然禁不住气得哇哇大叫，七窍生烟。一个“鲤鱼打挺”翻起身来，又向段克邪展开攻击。

他领教过段克邪的厉害，不敢近身搏斗，改用兵器，于是在腰间解下了他的独门兵器虬龙鞭。这条虬龙鞭抖了开来，长达一丈有多，鞭上满是倒须。抖起了虬龙鞭，一出手便是连环三鞭，“回风扫柳”，段克邪展开绝顶轻功，身法比寇名扬的长鞭还快，虬龙鞭未到，他已双肩一晃，身子随着鞭梢直转

出去，虬龙鞭就差那么几寸，连他的衣角也未沾着。

可是旁边还有一个羊牧劳，羊牧劳趁他在闪避虬龙鞭的时候，唰地一窜，快似飘风，双臂箕张，向外一展，一招“苍鹰展翅”，便来擒拿段克邪的双腕，段克邪倏然转身，疾用“斜挂单鞭”式，左掌斜削，猛切羊牧劳的脉门，右手长剑一挥，又荡开了寇名扬再次攻来的一鞭。

但羊、寇二人毕竟是一流高手，在武功上都有独到之处。段克邪靠着超卓的轻功，最初二三十招还可以从容应付，五十招之后，气力渐渐消耗，身法就比不上初时的轻灵，应付对方的攻势，也就越来越感到困难了。

丰牧劳挣回了面子，又灭了寇名扬的威风，尽管他和寇名扬之间还有心病，但此时此际，他已是一改袖手旁观的态度，出尽全力来与寇名扬联手合斗了。段克邪有好几次想先突破较弱的一环，向寇名扬突袭，都给羊牧劳挡住。

羊牧劳叫道：“寇兄，对，就是用你目前的打法，不必贪功。咱们一个近攻，一个远袭，这小贼插翼难飞！”寇名扬这时知道羊牧劳的武功见识都比自己胜过一筹，不得不对他帖服，于是收起了争功之念，服从他的指挥，在两丈开外，挥鞭远袭。

他虽是比羊牧劳稍弱，但那九九八十一路虬龙鞭法也非比寻常，使到疾处，只见鞭影翻飞，稳如沉雷，疾如骇电。几乎是贴着段克邪的身形飞舞。羊牧劳展开了“七步追魂掌法”，如影随形，向段克邪追击，每一掌都是劈向段克邪的要害。

史若梅看得惊心动魄，正在暗暗为段克邪担扰，忽听得又有欢呼之声，有人叫道：“好了，聂将军来了！不怕这小贼三头六臂，也决难逃脱了！”

只见一个戎装佩剑的将军，大踏步走上前来，史若梅又惊又喜，原来这个将军不是别人，正是聂锋。

聂锋是薛嵩的表弟，在魏博与潞州之间的博望城做镇守使，归田承嗣管辖。这个安排是薛嵩的主意，因为他要讨好田承嗣，所以把聂锋的兵力和地盘都划归田承嗣，同时他也可以利用聂锋来监视田承嗣，等于在田承嗣的内部安下一枚棋子。这次正是因为田、薛二家联姻之事，田承嗣将聂锋请来，由于聂锋和男女两家都有关系，准备请他陪同新郎到潞州迎亲的。

薛嵩未做节度使之前，和聂锋比邻而居，聂锋的女儿聂隐娘与史若梅情如姐妹，自小一同玩耍，一同习艺。所以史若梅一见是聂锋来了，便不禁又惊又喜，心里想道：“聂表叔的剑术高强，倘若他也出手，唉，这，这小冤家只怕有性命之忧！”又想道：“不知道隐娘姐姐来了没有？聂表叔是个好人，隐娘姐姐对我更好，不如我跑出去见他们，请他们看在我的份上，将他放了。想来他们是定会依从我的。”“可是，我却怎好意思开口？人又这么多，我怎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夫妻相认？”

史若梅正在心乱如麻，踌躇未决的时候，聂锋已走近“战场”，他见段克邪不过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，“居然与羊、寇二人打得难分难解，不禁大为惊诧，便停下脚步，向段克邪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父兄是谁，为何偷进田大人的节度府？”

段克邪早已从夏姨（夏凌霜）口中知道聂锋的为人，也知道聂锋与他的父亲有过一段交情，当下便朗声答道：“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父段珪璋，我名段克邪。只因田承嗣搜括民财，将库银充作聘礼，故此我将它劫了，今晚特来寄刀留简的。听说你做官还算比较有良心，难道你也要来助纣为虐

么？”

聂锋听了，大吃一惊，“原来竟是段大侠的儿子，段大侠一生解困扶危，且又是为国尽忠的烈士，天下同钦，我怎能伤害他的儿子？”“可是，我若袖手旁观，那就得拼着与田承嗣翻面了，怎生想个法子，可以暗中助他才好？”义利之念在心中交战，登时也是心乱如麻。

史若梅正要不顾一切的跳出去，忽又听得有人大叫道：“还有一个贼人在园子里！大帅有令，决不能让他们逃跑！”

原来田承嗣已得部下解救，他首先发现史若梅放在他枕头下的那封书信，接着又发现金盒已经失去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！那封信是用薛嵩口气写的问候信，他并不知道送信人就是史若梅，只道是薛嵩派来的高手。

段克邪用匕首钉在桌上的那封信，早已给他部下发现了，连匕首一并呈上，田承嗣看了，更是吃惊，段硅璋的儿子名叫段克邪，他是早就听得羊牧劳说过了的，当下想道：“这两封信的字迹不同，不知是否一伙的？听羊牧劳说，这段克邪的武功委实不弱，倘若他只是一般强盗的首领，劫了我的聘礼，到此寄刀留简那也还罢了；倘若他竟是给薛嵩收罗的武士，那么这事就更严重了。”要知他的后一想法若是事实的话，那就证实薛嵩也在收罗各方好手，处心积虑的谋他，他焉得不惧。

不久，又有武士进来禀报，说是贼人已在园中发现，羊牧劳与寇名扬正在与贼人交手，看来可操胜算。田承嗣听了稍稍放心，但因为他发现两封书信，怀疑薛嵩派来的高手不止一人，因此又传令下去，叫部下加紧搜索贼人的党羽。他心中打定了主意：若是贼人都给他的手下擒获，他就要向薛嵩大兴问罪之师；倘若是给贼人逃走，那即是说薛嵩派来的高手比他的手下人都强，那么他就只好向薛嵩求和了。

史若梅正在心乱如麻，踌躇莫决，不知是出去的好还是仍然躲藏的好，忽听得外面人声步声嘈嘈杂杂，已走进了院子。

这些人并非已知道有贼人躲在这里，他们是来向田承嗣献儿子献殷勤的，有人便叫道：“大公子，外面发现了刺客，你不要出来，我们来保护你。”他们听不到回答，好生惊诧，议论纷纷，“外面闹得天翻地覆，大公子怎的还是熟睡未醒。”有人侵来拍门。

史若梅一把将田承嗣的儿子提起，忽地打开了房门，沉声喝道：“谁敢上前，我便把他一剑杀了！”她一手揪着田承嗣的儿子，一手握着短剑，剑锋抵着他的背心。

这些人中，有一个是跟了田承嗣多年的老护兵，田、薛二人以前同是安禄山手下的将领，两家时有往来。这老护兵依稀还认得史若梅，不禁大骇，颤声叫道：“你、你不是薛家大小姐么？”

史若梅道：“不错，你快去向田承嗣说，叫他马上传令要寇名扬和羊牧劳退下，否则我就要他儿子的性命！”那老护兵道：“薛小姐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下个月就要过门来作田家的少奶奶的啊！”史若梅大怒道：“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就把你也一剑杀了！”那老护兵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飞奔去禀报田承嗣。正是：

彩凤焉能随俗子，芳心早有意中人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回 无奈芳心遭误解　忍教好梦总成空

史若梅把心一横，“反正我已给他们发现了，还怕什么？”当下一声喝道：“闪开！”就押着田承嗣的儿子出去。

聂锋踌躇了片刻，忽地拔出剑来，喝道：“姓段的小子，你休要挑拨离间！我聂某人只知道服从长官，你在别处胡为也还罢了，你擅闯田大人的节度府我焉能不管！”

段克邪心头火起，想道：“原来一做了大官，好人也都变坏了。”见聂锋提剑奔来，忍不着气，“哼”了一声，冷冷说道：“我爹爹当年识错了人！”一个“盘龙绕步”，闪开了羊牧劳的一掌，唰的一剑，便向聂锋刺去。

寇名扬瞧出有机可乘，长鞭一挥，倏的就从左翼攻到，这时正面有聂锋，右面有丰牧劳，段克邪身法再快，也决难同时闪开三个高手的攻击。

段克邪向聂锋刺出的那一剑，剑势十分凌厉，但以聂锋的本领，若以全力招架，也总可以挡得一两招，聂锋却似被他这凌厉的剑势吓住，“啊呀”一声，忙不迭的便向后退。

他这一退，恰巧挡在寇名扬与段克邪之间，聂锋在魏博的地位乃是田承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将军，寇名扬那一鞭刚刚扫出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生怕误伤了聂锋，这一瞬间已不容他思索，他的武功亦已到了收发随心的境地，心念一动，长鞭疾的收回。

但高手比斗，争胜只是在瞬息之间，哪容得有些许犹豫，错失良机？寇名扬的长鞭收得快，段克邪的身法更快，他身形一起，早已从聂锋的头顶飞过，寇名扬的长鞭还未来得及再抖开来，只见光芒闪烁，已是有如黑夜繁星，千点万点，飞洒下来，寇名扬吓得魄散魂飞，哪里还来得及招架？段克邪剑尖颤动，一剑刺下，在他身上戮了七处伤口。

羊牧劳大惊失色，连忙赶上，连发三掌，才挡住段克邪的攻势。寇名扬也才得保住性命。

寇名扬在地上打了几个滚，离开了段克邪数丈之遥，他的手下才敢过来将他抬起。寇名扬身受七处剑伤，虽非要害，却是疼痛难当，忍不住呻吟呼叫，声声凄厉，连羊牧劳听了，也不禁动魄惊心。

聂锋那一闪恰到好处，饶是羊牧劳老奸巨滑，也看不出他是故意的，只是在心里暗骂聂锋胆怯，错失良机，累人累己。段克邪身受其惠，却己心知肚明，知道了聂锋暗助自己，暗自想道：“在聂锋的处境，他岂能不故作姿态，与我作对。”

段克邪本是个聪明人，一明白了聂锋的心意之后，战略也立即因人而施。当下使出了精妙的剑法，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当真是静如处子，动如脱兔，变化万状，疾似雷霆。表面看来，他攻向羊牧劳和攻向聂锋的剑招都是同样凌厉，其实攻向聂锋的都是虚招，攻向羊牧劳的才是杀手。但他以极迅疾的身法使出极复杂的招数，其中虽是有虚有实，除了身受者可以感觉得到之外，旁人哪里看得出来？羊牧劳被他杀得头昏眼花，更是难以觉察了。

羊牧劳连遇几记险招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“想不到这小子如此厉害，看来我今晚是决难取胜的了！”但也有点奇怪，想起自己单独一人和他交手的时候，他还未能着着进攻，如今有聂锋联手，反而给他迫得步步后退。不过羊牧劳既然不能觉察段克邪攻向聂锋的乃是虚招，便只能有一个解释，那就是段克邪初上之时，还未曾拿出全副本领，而是保存实力，准备对方有高手

陆续到来。羊牧劳心里有了这么一个想法，禁不住更是怯意大生。

段克邪正在杀得高兴，忽见有一大群人从前面一间屋子里出来，与此同时，那些在四方观战的武士，纷纷移动脚步，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指指点点，现出一片骚动的情形。段克邪隐隐听得有人说道："咦，那不是薛节度使的大小姐吗？""她还未曾过门，怎么却与咱们的公子同在一起？""她是几时从潞州来的，怎么咱们都不知道呢！"

史若梅是用短剑抵着田承嗣的背后心，将他拖出来的，花园里虽有火把，到底不似白天明亮，远远望去，就只能看出史若梅是和田承嗣的儿子并肩拖手，却看不见史若梅笼在袖子里的那柄短剑指着田承嗣儿子的背心。

段克邪的目力本来超过常人，但他在与羊牧劳恶战之中，也不容他留心注视，史若梅那一副好似是法官押解着囚犯的形状与神情，他远远一瞥，当然也是看不清楚的了。

这一瞬间，段克邪又是生气，又是伤心，心中想道："只见荒田生败草，几曾砂土拌黄金？这两句俗谚确是不错。她是在节度府中长大的小姐，当然是他们这一边的人了。我对她岂还能存什么指望？"又想道："她等不到田家迎亲，已先过门，想必是因为她已预料到我抢了她的聘礼之后，会到她公公的节度府来生事，因此她就不顾颜面，先来通知夫家了，对，一定是这样，所以田承嗣在外宅男之处，又预先埋伏了羊牧劳这样的高手！"

段克邪本来人很聪明，但他对史若梅先有了偏见，就难免处处误会。误会丛生，也就不肯再用心思从另一方面思索了。

段克邪受了这个刺激，禁不住心情激荡，高手对敌，哪容得稍许分心？丰牧劳的本领与他本是在伯仲之间，甚至功力还比他稍高少少，一见有机可乘，立即反守为攻，段克邪一不小心，肩头已给他的掌锋沾上，幸而闪避得快，但半条衣袖却已给羊牧劳撕了下来。

史若梅一出来就见段克邪遇险，禁不住失声惊呼，其时羊牧劳的几个弟子也正在给他的师父喝彩，史若梅的叫声混杂在彩声之中，虽然男音女音可以分别得出，但那惊惶的情绪，在欢腾的彩声掩盖之下，却是难以令人感受到了。段克邪听出彩声之中有史若梅的声音，更是伤心懊恼，心里想道："她竟如此狠心，恨不得羊牧劳将我打伤，为羊牧劳这一掌喝彩！"可怜史若梅对他一片关心，竟然给他当成恶意。

就在这时，忽见一道火光，在空中一闪，接着又是"蓬"的一声，一团火光在空中爆炸开来，守卫园门的武士哗然惊呼，叫道："不好了，外面有大批强盗，你们快来呀！"

原来杜百英与段克邪分手之后，已知段克邪要到田承嗣的节度府寄刀留简，怕他有失，因此亲自带了十几名精悍的喽兵，早两天前就混进了魏博城，藏匿在靠近节度府的民家，早晚注视着节度府中的动静。

这一晚他们听得节度府中的厮杀之声，知道一定是段克邪已在里面闹出事来，他们只有十几个人，要杀进有三千"外宅男"防守的节度府，那当然是以卵击石，智者之所不取。但杜百英颇有计谋，他早已准备了许多火箭，一发现节度府中有变，立即便率领喽喽兵，占据了节度府对面的城墙，在墙头上居高临下，一支支的火箭射进来。守卫园门的武士但见墙头上黑影幢幢，哪知人数多寡，只当是大批强盗来攻。

火箭纷纷射进，扑灭了里面的火头，西面的火头又起，有两个马厩是用木板搭起来的，更已着火焚烧。

园子里一片混乱，段克邪心想：“我的事已经办妥，何必还在此恋战？唉，还是早早走了吧，免得与她对面，更惹自己生气！”他逃走之念一起，聂锋只是假意周旋，只羊牧劳一人，如何拦阻得了？但见他身形疾起，捷如飞鸟，就在武士们的头顶飞过，他身法大快，园中又到处是人，连弓箭手也怕误伤了自己人，不敢发射。

眨眼之间，段克邪己飞过了墙头，那些武士才大声呐喊，乱箭射去，明知射他不中，只是虚张声势罢了。

史若梅见段克邪已经脱险，又惊又喜，猛地想道：“不好，他已经走了，我也得赶快脱身！”她究竟是经验太少，本来她已经拿着了田承嗣的儿子，正好作为人质，掩护自己；但她却计不及此，一见段克邪已经脱险，由于她对田承嗣的儿子憎厌已极，一时无暇思索，便将他一掌推倒，自己一人冲了出去。

那些武士知道她是薛嵩的女儿，田承嗣的未过门的媳妇，一时之间，谁也不敢自作主张，上去拿她。

田承嗣听得那老护兵的禀报，说他的儿子竟给薛嵩的女儿用剑指着，还用来要胁他，要他放走段克邪，不禁又惊又怒，急急忙忙的走出来。

他走到园中，只见园子里正乱成一团，有人忙着救火，有人在大叫追贼，有人在大叫救人，又有人上来向他报告，说是那“小贼”已经跑了，薛节度使的小姐已把公子打伤，也正在逃跑，要不要追？

田承嗣又气又怒，大叫道：“不管是谁，将她拿下。”史若梅心中着恼，想道：“好呀，你不顾情面，我又何必对你的手下人客气？”她本来是不想伤人的，这时一着了恼，运剑如风，谁追到身边，便给谁一剑。

她的剑法己尽得妙慧神尼的真传，出手如电，每一剑刺出去，都是指向对方的关节要害，那些“外宅男”本来武功就不如她，而且虽有田承嗣的命令，究竟不无顾忌，更不是她的对手，转眼之间己有十几个人中剑倒地，嚎叫如雷。

羊牧劳大喝道：“薛小姐，你还不回来，请恕我无礼了。”他迈开大步，不消片刻，就追上了史若梅，伸开蒲掌般的大手，一手向她抓下。

哪知就在他的手指刚刚要触及史若梅的时候，忽地有两枚梅花针不知从何处射来，正中他膝盖的环跳穴。本来以羊牧劳的武功，若有防备，那是绝不会受人暗算的。只因段克邪已经逃走，他心目中的敌人就只有一个史若梅，史若梅又在他的前面，倘使发射暗器，他当然会察觉，所以他根本就想不到需要提防。哪知另有一个敌人藏在人丛之中，趁着一片混乱，向他偷发暗器，所发的又是无声无息的梅花针，他冷不提防的就着了道儿，膝盖一麻，险些就要跌倒！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史若梅已是反手一剑，疾削过来。史若梅情知不是羊牧劳的对手，这一剑竟是用了最凶险的招数，拼着两败俱伤的！

这一剑削来，正是羊牧劳膝盖中了梅花针，摇摇欲坠的时候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史若梅这一剑又在他的大腿上添了一道五寸多长的伤口，羊牧劳大吼一声，左足横扫，踢了个空，独脚难支，“卜通”跌倒。他的武功也真个高强，在中了梅花针之后，居然能够还了一招，吓得史若梅不敢再刺第二剑。

史若梅只道是侥幸成功，还怕羊牧劳再来追她，慌忙逃跑。羊牧劳在地上打了几个滚，他更怕史若梅乘此机会，再来给他补上一剑，正是避得越远越好，哪里还能够去追史若梅？

田承嗣见羊牧劳也受了伤，一面是生气，一面又是害怕，心里想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我只好死了吞并潞州的这条心，向薛嵩求和了。这门亲事，那也只好算了。”

园子里人多手众，不久就把那几处火头扑灭，往外面“捕贼”的“外宅男”也已回来，报道：“对面城墙上有一股贼人，火箭就是他们从城墙上射进来的。我们追出去的时候，他们已与那姓段的小贼会合，见我们追来，纷纷翻过墙头逃跑。我们怕他们还有埋伏，不敢轻进，特地回来请示大帅，要不要加派骑兵去追？”其实他们是怕了段克邪，只出园门张望了一下就回来的。

田承嗣怒道：“你们都是脓包，这么多人，连两个小贼也拿不着，还追什么，给我滚开。”田承嗣生了一会气，记挂起儿子，问道：“大公子呢？”

田承嗣的儿子给史若梅点了穴道，不能动弹，也不能说话，那些武士，只懂得弓马武艺，却不晓解穴，还以为他是受了伤，但又不见伤痕，正在纷纷扰扰，无计可施。

田承嗣过来一看，他是绿林大盗出身的，看出了儿子是给点了穴道，但史若梅用的是妙慧神尼的秘传点穴手法，田承嗣也不会解，连忙吩咐手下道：“快去看看，羊先生受的伤重不重，请他过来解穴。”一面叫人将他的儿子抬回房中。

羊牧劳内功深湛，中了梅花针之后，就立即封闭了穴道，不让梅花针再往里钻，这时已把梅花针剜了出来，他随身带有金创药，中的剑伤也不算很重，敷上了伤，仍然可以行走，当下应召而来。他见了田承嗣甚觉惭愧，但一想到寇名扬比自己伤得更重，又觉聊可自慰。

羊牧劳本领非凡，虽然不懂妙慧神尼的手法，也依然能解了穴道。田承嗣正在欢喜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咦，这床底下似乎有人。”

田承嗣也听得悉悉索索的声响，喝道：“什么人？拖他出来！”那老护兵一弯腰看见两条雪白的大腿，嚷道：“咦，是个女贼！”一拖拖了出来，看清了面貌，登时有如触电一般，慌不迭的放手，吓得呆了。

他拖出来的正是田承嗣心爱的姬妾，这时房子里挤满了人，人人面面相觑，做声不得。田承嗣的儿子浑身颤抖，叫道：“爹爹，饶命！”田承嗣气得面色铁青，一巴打去，喝道：“畜牲，畜牲！你，你，你干得好事！”一口气涌了上来，登时晕了过去。

田承嗣晕倒自有他的家人救他，不必细表。且说史若梅逃脱之后，翻过墙头，前面只有一条大路，心想：“他大约还未走得远吧？”心里又是羞怯，又是兴奋，可是她一直走出了十多里路，还是未见段克邪的影子。

史若梅好生失望，不禁自思自想：“难道他刚才没看见我？不知道我是在暗中助他么？怎么不等等我？”正在胡思乱想，忽听得背后有脚步声追来，回头一看，只见是个少年男子，却不是她所想望的段克邪。

史若梅觉得这人似曾相识，呆了一呆，手按剑柄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，追我作甚？”那人“噗嗤”一笑，说道：“红线妹妹，你不认得我了么？”

史若梅一喜非同小可，叫道：“隐娘姐姐，原来是你，你怎么扮成了个俊小子了。”

她和聂隐娘自小至大，都在一起，且又是同一个师父习技的，当真是情逾姐妹，只因他们的父亲都做了封疆大吏之后，这才分开的。如今史若梅与她意外相逢，自是高兴之极。

聂隐娘笑道：“ 你别忙着问我，我先要审一审你。 ”史若梅道：“ 咦，我做错了什么事？要劳姐姐审问。 ”聂隐娘道：“ 你为何不待人迎亲，便先过门了？ ”史若梅嗔道：“ 姐姐，别作贱我了。你刚才既在园中，难道不见我是怎么对待那个癞蛤蟆吗？ ”聂隐娘笑道：“ 我还当你未曾出嫁，便要先立下马威呢。 ”史若梅扑上去要撕她的嘴，聂隐娘道：“ 别闹了，别闹了，算我说错了话，我向你赔罪。他是个癞蛤蟆，你是只天鹅，癞蛤蟆怎配吃天鹅肉呢，怪不得你不欢喜他了。 ”史若梅道：“ 你别只管抓着人家的碴儿好不好？我不是自高身份，但田承嗣的儿子确实不像个人。 ”当下将她刚才为了逃避羊牧劳的追赶，闯到田承嗣的房中所见，说给聂隐娘听。聂隐娘听得面红耳热，又忍不着哈哈大笑。

聂隐娘边笑边道：“ 我明白了，你不欢喜姓田的癞蛤蟆，敢情是爱上了姓段的傻小子？ ”

聂隐娘本是随口和她开开玩笑，只见史若梅却突然满面通红，低下头来，问道：“ 姐姐，你可有发现他的踪迹么？我今晚的行事，正都是为了他的。 ”聂隐娘怔了一怔，庄重说道：“ 啊，原来你是真的喜欢他！ ”

史若梅道：“ 姐姐，你我虽然不是一母所生，实胜似同胞骨肉。我的事情，不愿瞒你。他，他，他实在是我的未婚夫婿。 ”聂隐娘大为惊诧，问道：“ 你是几时和他定了婚的，既是和他定了婚，为什么你的父母又将你许配田家？ ”

史若梅道：“ 正是我的亲生父母，在我出世的第一天，就许配了给他的。我现在的爹娘，并非我的生身父母。我原名叫史若梅，薛红线这个名字，从今之后，是不再用了。 ”

当下史若梅将本身曲折离奇的身世，原原本本，详详细细的说与聂隐娘知道。听得聂隐娘时而眉飞色舞，时而短叹长嗟，时而低声饮泣，终而兴奋欣悦。

聂隐娘道：“ 怪不得我爹爹时时会提起段珪璋段大侠，说他是侠义可风，世间少有。又说段大侠有个儿子，可惜不知去向，屡次动念，想派人去查访他的行踪。而每次当他说起了段大侠父子之后，又总是有意无意的向我问起你来。这次他听到薛表伯将你许配与田家的消息，郁郁不乐了好几天，原来其中有这个原故。 ”

史若梅喜道：“ 原来你的爹爹也是给段大侠说好话的。 ”聂隐娘道：“ 段大侠本来就好，何须人家帮他说话？段大侠是我爹爹最佩服的一个人。 ”史若梅暗暗嗟叹，“ 如此看来，我的义父实在不是好人。可怜我给他瞒了这许多年。 ”

聂隐娘笑道：“ 想不到你们竟是夫妻，这真是最好不过了。我父女俩今晚暗助你们夫妻脱险，更值得高兴了。 ”

史若梅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 原来你爹爹是故意败给他的；那老魔头给我刺了一剑，想必也是你暗中相助的了。 ”

聂隐娘道“ 不错，我趁着混乱，藏在人丛里射了他两枚梅花针。 ”原来聂隐娘听说田承嗣招她父亲前往魏博，乃是要他陪伴新郎到女家迎亲，她又知道父亲对这头婚事，郁郁不乐，她与史若梅情逾姐妹，当然更是关心，因此突然起了一个古怪的念头，心想：“ 我爹爹好像不大欢喜线妹嫁给田家，莫非田承嗣的儿子并非佳偶，不如我随爹爹前往，先替线妹察看新郎的人品，倘若真是很坏的话，我就去告诉她，叫她逃婚。 ”聂锋离开驻地，单身到魏

博去，也有点害怕田承嗣心怀叵测，藉辞暗算他，因此也便答应了女儿所求，叫她乔装打扮，当作自己的一个从人。

聂隐娘笑道：“我在田承嗣的节度府已经住了两天，还未曾见着他那个宝贝儿子，想不到你今晚已自己来了。好啦，现在是不用我给你操心啦。”

史若梅道：“多谢姐姐关心。”神情仍是闷闷不乐。聂隐娘道：“咦，你还有什么心事？”史若梅轻舒裙带，默然不语。聂隐娘笑道：“待我猜猜看，你一定是惦记着你的段郎，他也真是的，为什么不等等你？”

聂隐娘想了一想，忽又说道：“线妹，不，现在该改称梅妹了，梅妹，你是不是很想见他，我倒有个法子。”

史若梅顾不得害臊，说道：“请姐姐指点。”聂隐娘道：“好，你现在就随我来。”史若梅诧道：“你知道他的去处？”聂隐娘道：“我带你到一个地方，先见一个人。”史若梅道：“见什么人呀？”聂隐娘道：“你不必问，总之我不会骗你就是。”她说话时微带笑容，颊上也微泛红晕，神情颇为奇异。

史若梅满腹疑团，说道：“我什么都告诉你了，你却藏头露尾的，不肯对我说实话。”聂隐娘道：“我总会告诉你的，你急什么。来吧！”

史若梅只好怀着疑团，跟着她跑，聂隐娘带她上了一座高山，史若梅道：“咦，三更半夜，你带我来这座荒山干嘛？难道你要我见的人就在这里，你是和他早已约定的了？”

聂隐娘笑道：“你看我扮作男子，似也不似？”史若梅见她答非所问，甚感奇怪，随口应道：“很像，很像，我刚才也几乎看不出来。”聂隐娘道：“你还未知道，我和你分手之后，这几年来，时常打扮成男子，到外面游玩，我爹爹不大管我的。你说我扮得很像，可是有一次却给别人识破，呀，好危险，那些人还是金龙帮的坏人呢。”

史若梅道：“喂，你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？我问你的话，你一句不答，却自顾自的说起故事来了。你的故事，我当然欢喜听的，可是迟些再说也行呀。唔，你坏，你作弄我，急死我了。”

聂隐娘笑道：“树有根，事有由，我不从头说起怎行。好，你既然着急，那么就先见了那个人再说吧。”她仰头望望前面的山峰，说道：“明亮已过中天，他大约已经来了。”史若梅道：“他、他、他，他到底是谁呀？”聂隐娘忽地发出一声长啸，片刻之后，就从山峰上传来一声回啸，聂隐娘的啸声峭跋清越，传来的这一声回啸则是雄厚高亢，当真是有如龙吟虎啸一般。史若梅道：“咦，这人内功非凡，不在克邪之下，你要我见的，可就是这人？”正是：

海外仙山多异士，翩然一剑到中原。

欲知此人是谁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回　自有雄心图大业　只凭一剑斗群豪

聂隐娘道：“不错，就是这人。”忽地俯伏身躯，耳朵贴地上，史若梅道：“姐姐，你这是干嘛？”聂隐娘道：“他的对头已来了不少，所以不能来迎接咱们了。”史若梅诧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聂隐娘道：“他今晚约了几家对头，在这北芒山相会。现在还未曾动手，咱们正好赶上这场热闹。”原来聂隐娘常走江湖，经验比史若梅丰富得多。她已学会了“伏地听声”的本领，听出了山峰上大约有七八个人正在吵闹。

史若梅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啊，敢情这人是你的朋友，你是要我来给他助拳的？”聂隐娘笑道：“不，他从来不要别人相助，哪怕对方来了一百人，一千人，他都是一个人抵挡的！”

这晚月光皎洁，史、聂二女跑了一会，远远望去，山峰上的情形已经隐约可见。只见一个长身玉立的少年，面向月亮，在他周围黑压压的围着一堆人，史若梅一数，共有八个之多。聂隐娘跳上了一块圆如明镜的大石台，笑道：“这地方正合适，咱们就在这里观战吧。”史若梅道：“刚才以啸声和你招呼的就是这少年人吗？”聂隐娘道：“就是他了，你不见那些人都在围着他吗？”言语之间，似乎很为那少年骄傲。史若梅心念一动，暗自笑道：“这回大约没有猜错了，隐娘姐姐准是从心底里喜欢了这个少年。哈，原来她也有了心上人了。”但见聂隐娘已在聚精会神，准备观战，史若梅也就不便与她取笑。

忽听得一个人喝道：“姓牟的，你约好了多少人来助拳，等他们到齐了，咱们再动手。免得你说我们恃强凌弱，以众欺寡。”

聂隐娘道：“这个人就是我所说的那个金龙帮的副帮主了。那次我给他瞧出是女扮男装，他就要抢我，他们人多，我打他们不过，幸亏这个姓牟的少年解救。”

那少年淡淡说道：“我倒要问你们的人来齐了没有？”那金龙帮的副帮主道：“你是何意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我并没有约人帮手，不过有位朋友，大约想来看看热闹，你们不必担心。”那人冷笑道：“我们担心什么，担心给你逃跑吗？哈，谅你也插翼难飞！”那少年道：“我再问一次，你们的人到齐了没有？”那金龙帮副帮主道：“来齐了又怎样？”那少年笑道：“来齐了才好动手呀，免得我一个个打发，那多麻烦。哈，倘若你们人还未齐，我还可以再等一会。”此言一出，登时把那些人激得暴跳如雷。

一个高个子大喝道：“你这小子胆敢目中无人，口出大言，待老子来教训教训你。我也不要别人助拳。”那高个子还没有跳上去，又有两个身材、服饰一模一样的汉子拦在前头，高声说道：“杨大哥，请你先让一场，我们太湖帮的人与他仇深似海。”这两人各亮出了一支判官笔，说道：“在座诸位都知道我们秦家兄弟的规矩，不论对方是一个人或一百个人，我们两兄弟都是并肩齐上，言明在先，免得你说我们以二敌一。咄，姓牟的小子你听着：只要你在我们秦家双笔之下过得五十招，我两兄弟给你磕头！”那少年侧目斜视，既不拔剑，也不回答他们的挑战。

金龙帮的副帮主道：“两位哥儿别争，谅这小子怎能在你们双笔之下过得五十招，只怕三十招就没命了。他一命呜呼不打紧，我的这口闷气可不能出了。还是请你们让我先来吧。”

蓦地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物大踏步走上来，声如洪钟，喝道：“你们是些

什么人，都不许争！这人是劫了御马的钦犯，我要将他解回京师去的，怎容你们争夺？都退下去，我一人拿他！”

史若梅悄声说道：“我识得这人，他是虎牙都尉尉迟南，当今天子的禁卫军统领——龙骑都尉尉迟北是他的哥哥。他们两兄弟都是一身好武艺，名闻中外，两人的脾气也差不多。”聂隐娘笑道：“朝廷的将领竟与江湖上的帮会首领同在一起，同向一人寻仇，这倒出奇了。不过，听这尉迟都尉的口气，他与这些强人，似乎是不期而遇的。”史若梅道：“唉，可惜，可惜。”聂隐娘道：“可惜什么？”史若梅道：“尉迟南是一条好汉子，以他的威名地位，和这些人同在一起，纵然是不期而遇，也总失了身份。”

不说这两姐妹在窃窃私议，且说那一群强盗被尉迟南一喝，都不觉一怔，那高个子也是个性情暴躁的人，他又并不知道这个黑脸军官就是尉迟南，当下便骂出来道：“你这黑炭头在这里摆什么官架子，到了这里，便要依照我们江湖的规矩，你们衙门里的一套收起来吧！惹翻了我，教你先吃一拳！”

尉迟南大怒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你是什么东西？”更不打话，唰的一鞭就扫过去，金龙帮副帮主识得尉迟南，大吃一惊，连忙抢快一步，把那高个子推开，赔笑说道：“尉迟将军，你别生气。咱们今晚是同仇敌忾，有话好商量，好商量。这位杨兄弟不懂说话，你担待一些，担待一些！”

幸而金龙帮的副帮主把那个高个子拉得快，没有给尉迟南打着。尉迟南那一鞭打中了一块大石头，“吧”的一声响，大石头四分五裂，那高个子看在眼里，触目惊心，虽然性情暴躁，也不敢多说一句了。

那少年忽道：“诸位别闹，请听我一言。”看他的神气，竟似不把面前这些人当作仇人，反而给他们劝架了。

尉迟南也觉出奇，说道：“好，且听你这小子要说什么？”那少年道：“尉迟将军，我劝你还是让他们先来和我交手的好。你应该排到最后。”尉迟南怒道：“这是什么道理？你这小子偏袒他们。”

那少年指着“秦家双笔”道：“你们说与我仇深似海，我倒有点糊涂了，咱们结的是什么仇呀？”那两兄弟“哼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这小子装佯！也好，我就说出来，不是说给你听，是说给这里的几位大哥听，你们听了，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争着先上了。”

秦家老大顿了一顿，继续说道：“上个月我们与海阳帮的人争码头，这小子是外人，偏要来多事，帮海阳帮打败了我们的人，把我们设在太湖滨的十七个分舵都毁了。这不是仇深似海么？”秦家老二补充道：“当时我们两兄弟都没在场，以致本帮吃了大亏。本来我们该先向海阳帮报仇的，但事后我们一查，本帮帮众，十有八九，都是给这小子打伤的，所以我只好把海阳帮搁过一边，先和这小子算账。”

那少年道：“事情的经过你大致说得不差，但你却把与海阳帮殴斗的原因漏掉了，待我来补说吧。海阳帮是太湖沿岸渔民自组的帮会，你们太湖帮却要勒收渔民的行税，渔民纳给官府的税已经重了，哪禁得你们百上加斤，海阳帮为了保护自己和你们打起来，我不帮海阳帮难道反而帮你们欺压渔民吗？”

那少年又道：“做强盗也应该不失豪杰本色，哪里不可以找饭吃，偏要去抢升斗小民的口中之食，你们羞也不羞？所以我让你们太湖帮的人每人都挂一点彩，一来是为了渔民兄弟出气，二来也好让你们牢牢记着这次教训。我没有打死你们一个人，已经是客气了，你们还敢说我作得不对么？”

秦家兄弟又羞又怒，正要发作，尉迟南忽地大叫道：“说得有理，做得对！”

秦家兄弟本已老羞成怒，但被尉迟南这么一说，却也不便马上发作。那少年又指着高个子道：“你呢？我和你该说不上是仇深似海吧？”那个高个子道：“虽比不上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但也差不多了。我们要劫的一支镖，已经是到口的馒头，你这小子为什么横加干涉，将那支镖救了？”那少年道：“你老兄大约还不清楚，那支镖是治河总管李阳请长安镖局给他押解的一批饷银，劫不得的。”那高个子道：“为什么劫不得？”

那少年道：“那批银子是要发放给民工的。这姓李的官儿我也打听过了，还算是个好官。”那高个子道：“管他是好官坏官，拿银子来怎么用，总之我只认得白花花的银子。咱们干黑道营生的，不抢银子，难道你要我们喝西北风？”那少年笑道：“老哥此言差矣，若是贪官的赃款，你老哥下手，我决不敢道半个不字。但你抢了这批银子，不但民工要饿肚皮，黄河的缺口不能合拢，更会有千万人家妻离子散。你们不劫这支镖银，不见得就要喝西北风，但那千万人家，可真的是喝西北风了。我知道你也是穷人家出身的，怎能只顾自己呢？”那高个子是个戆汉，敲了敲脑袋，说道：“咦，听你所说也似乎有点道理，但却与我们绿林历代相传的规矩不同，你且等我再仔细想想吧。”那少年道：“好，那你就想想吧。”尉迟南听得这少年保护了治河总管的镖银，不禁刮目相看。

金龙帮副帮主喝道：“咱们是来打架的，不是来评理的，啰哩啰嗦干吗？来，来！来！咱金龙帮三位香主再来领教你的剑法。”他是副帮主兼刑堂香主，另外还带了两位香主同来，听他语气，似乎并不坚持以一敌一了，而是要三人同上。

尉迟南忽道：“听他说的倒很有意思，听他说说何妨？”

那少年蓦地一声长笑，指着金龙帮的副帮主道：“你怕我说，我偏要说！你在潞博道上，要强抢一个少女，但又打人家不过，于是你就纠众拦劫，又暗地里偷放迷香，你这行径，乃是贻羞绿林的下三流行径，我只削了你半边耳朵，就是盼你悔改，你竟然还不知感激，还要向我寻仇？”众人一看，那金龙帮副帮主的右耳，果然只剩下半边。

尉迟南大怒，喝道：“好，你这下流贼先吃我一鞭！”那少年衣袖一拂，将尉迟南的长鞭带过一边，说道：“尉迟将军，你不要管我的事，他们是冲着我来的，要打架我自会奉陪他们。而且你和我也还是对头呢。”尉迟南蓦地省起，道：“不错，我也是要和你打架的。”那少年道：“好，你现在该知道我为何要将你安排到最后的原因了吧？”

尉迟南也是个戆直的人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当下不加思索，便即说道：“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怕为我所擒，那就是没有机会再打他们了。这也不要紧啊，我，我，我——”他想说的是：“这些人都是混蛋，我可以替你教训他们。”但他忽然粗中有细，蓦地想道：“不对，我这么一说，这班混蛋强盗只怕都要跑个精光了。”

那少年笑道：“你不必说，我已经知道你的心意了。可是尉迟将军，你估量你准能赢得了我么？”尉迟南一想，他刚才随便将衣袖那么一拂，就能把自己的长鞭带过一边，这份功力，也确实不容小觑，于是说道：“这个么，恐怕要打过方知。”

那少年道：“着啊，你没有把握打赢我，我也没有把握打赢你，怕只怕

不论是谁胜了，都会精疲力倦，那时再要大打一场，就力不从心了。”尉迟南一想：“这话也说得对，莫要我和他拼个两败俱伤，反便宜了这班强盗。”

那少年淡淡说道：“尉迟将军，你倘若想打赢我，只有一个法子，就是和这些人一拥而上，或者多少有点希望。”尉迟南大怒道：“咄，你把我尉迟南当作什么人了，我岂能与这班混蛋强盗联手？”他沉不住气，终于把“混蛋，”“强盗”等字眼骂了出来。群盗怒目而视，秦家兄弟道：“尉迟将军，待我们打发了这小子之后，再请教你的鞭法。”

那少年道：“很好，你已经知道他们是些什么货色了，既是不愿泾渭同流，那就先站过一边吧。”尉迟南不懂“泾渭同流”即是“清浊相混”的意思，但那少年叫他“先站过一边”，这话他是懂的。他搔了搔头，忽地又说道：“唉，还是有点不妥！”

那少年道：“你不用给我担心，这些人么，再多几个，也还不放在我的心上。我打了他们，还可以奉陪你再打一架。先打你嘛，再打他们，虽然还可以赢，那却有点吃力了。”尉迟南给他一捧，转怒为喜，大叫道：“对，你说得有理。好，那我就排在最后吧！”

那些强盗听他们一唱一和，个个动怒，但除了金龙帮的副帮主见识过少年的本领之外，其他的人，个个都是在江湖颇有地位，甚为自负的人，那少年要他们齐上，他们倒有点踌躇。金龙帮的两个香主忽道：“有外人躲在那边，只怕是这小子的党羽，待我们先去将来人打发了。”原来他们己发现了聂、史二女在那大石上观望。

金龙帮这两个香主说是要去捉拿敌人的党羽，其实还有另一层心意。他们深知这少年的厉害，所以藉故跑开，想等待秦家兄弟这一些人和那少年动手之后，他们再看风使舵。

哪知他们还未跑出几步，忽觉腿弯一麻，“咕咚”一声就摔倒了。那少年笑道：“你们跑不了的，回来吧!我说过要你们一齐上，你们没有听见吗？”

秦家兄弟见那少年忽地一指戳出，不知他是在用“隔空点穴”的功夫去对付那两个金龙帮的香主，只道他是突然发难。他们早已是聚精会神，如箭在弦，准备动作，这时不假思索，两兄弟一左一右，两支判官笔就横插过来。那高个子也大吼一声，喝道：“妈巴子的，老子还未动手，你就动手了吗？”原来他也以为那少年在发暗器，不由分说，一拳就打过来。

那少年双指疾弹，铮铮两声，把秦家兄弟的判官笔弹开，反掌一按，又把那高个子的拳头按住，笑道：“你急什么，等你们的人都来齐了，你再打也还不迟。我现在先让你一招，免得你说我不顾前言。须知，你们的人未齐，你就动手，那是要大大吃亏的。”

那两个金龙帮的香主爬了起来，又羞又怒，只好再跑回来，与众人一道，围攻那个少年。

那少年单掌一送，将那高个子推开，笑道：“好，你们的人齐了！再来，再来！”群盗见这少年武功如此神奇，这时哪还顾得身份，果然一拥而上。

少年，一个盘旋，长剑倏的出鞘，只一剑就把一个强盗的链子锤削断，再一剑又把一柄单刀磕飞，身形一晃，就到了那个高个子身旁。

那高个子叫道：“不好！”剑光耀目，知道无可躲避，索性闭了眼睛，大喝道：“我与你拼了！”双拳高举，有如牛角，弯腰就冲过去。哪料这少年忽然将他扶住，在他肩头上一拍，说道：“你想清楚了没有？你刚才答应过我，要好好想一想的啊！”

那高个子双眼一睁，只见那少年早已从他身边掠过，与金龙帮的副帮主相斗了。那高个子呆了一呆，大叫道：“你的确是有点道理，我服了你了，不和你打了！”一转身，飞跑下山。那少年笑道：“好，杨大哥，我交了你这个朋友了。咱们金鸡岭再见吧！”

金龙帮的副帮主一杖打来，那少年笑声一收，蓦地喝道：“至于你这个淫贼，我却难饶你了。留你一命，废掉你的武功吧！”话犹未了，唰的一剑，就穿过了他的琵琶骨！

群盗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尤其金龙帮那两个香主更是吓得魂魄不齐，要知道这位金龙帮的副帮主并非泛泛之辈，他的武功在帮中名列第三，仅在崔长老与史帮主之下，一套虬龙杖法，在江湖上也颇有声名，哪知他的杖法还未施展到第三招，就给这少年一剑戳穿了琵琶骨，群盗焉能不惊？那两个香主均是如此想道：“原来他上次削掉了马副帮主的半边耳朵，还当真乃是手下留情，副帮主尚且不堪一击，我们还打什么？”

这两个香主不约而同的丢下了兵器，正想按照江湖规矩求饶，那少年已自笑道：“姑念你们乃是从犯，且又悔悟及时，从轻发落了吧！”“嗖嗖”两剑，削掉一人的左耳，一人的右耳，说道：“让你们稍稍受点痛苦，以后也好记着，走吧！”那两个香主不至于像副帮主那样被废掉武功，已属喜出望外，哪里还敢再出怨声，连忙扶了副帮主逃下山去。

秦家兄弟的武功要比金龙帮的副帮主高出一筹，他们平素又是骄傲惯了的，这时虽然心里吃惊，却不肯学那两个香主所为，向敌人乞怜求饶，两兄弟心思如一，都拼着豁出性命，展开了两败俱伤的打法，与那少年近身肉搏，一对判官笔招招都是指向对方的要害穴道。

他们两兄弟自小一同习技，心意相通，彼此呼应，配合得丝丝入扣，紧密非常！只见两支判官笔交叉穿插，恍如凤舞龙翔，在这少年的身前身后身左身右，穿来插去，端的是惊险万状，令人咋舌。

史若梅看得紧张，悄悄问道：“你这位朋友为什么只守不攻？他分明可以有余力攻击敌人的。”聂隐娘笑道：“他的行事每每出人意表，我也不知他打的什么古怪主意，想来总有他的道理。”

忽听得那少年朗声道：“你们欺压渔民，论罪本来不小，但你们的人品，却似比那金龙帮的副帮主稍胜一筹，倘若也将你们的琵琶骨戳穿，我也觉得似乎刑罚太重；嗯，待我想想，要怎样处置你们才最恰当？”他自言自语，自己和自己商量，竟似丝毫不把那两兄弟凶狠的攻击当作一回事。

秦氏兄弟气得七窍生烟，但他们碰到的是有生以来从所未遇的强敌，用了全副精神，兀自提心吊胆，因此纵然有气，也不敢骂出来。生怕分了心神，给敌人乘虚而入。

那少年忽地叫道：“有了，有了！我记得你们刚才自己说过的，倘若我接得你们的五十招，你们就向我磕头。现在大约有五十招了吧。”尉迟南叫道：“早已过了五十招了！”正是：

豪气干云斗群盗，英雄原是重英雄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回　无敌神鞭逢敌手　多情红粉访情郎

那少年道：“啊，原来早已过了三十招么？你们说的话算不算数，磕头不磕头？”秦氏兄弟哪肯磕头？闷声不响，攻得更急。那少年冷笑道：“做强盗的除了要讲一个‘义’字，还要讲一个‘信’字，你们不知道么？”尉迟南笑道：“原来做强盗也有这么些讲究。但他们既能欺压渔民，显然不是上流的强盗了。你和他讲信道义，这不是废话么？我看，除非你把你们打得屈膝，否则他们是决不肯向你磕头的了。”

那少年道：“对，你这两个自甘下流的强盗不肯磕头，那我只好施用武力了。”蓦地倒提青锋，剑柄一撞，秦老大“哎唷”一声，双膝跪地，秦老二大吃一惊，未及躲避，那少年飞脚一踢，正中他的膝盖，秦老二也不由自己的跪倒了。这两兄弟跪倒的时候，由于冲力太大，头颅都触及地面，虽然随即仰起，看起来已似是给他磕了头了。

那少年哈哈笑道：“你们既然磕了头，我就免了你们的刑罚吧。下次倘若再敢恃强凌弱，撞在我的手里，我就不单是要你们磕头，还要穿你们的琵琶骨了。记着这话，滚吧！”

泰氏兄弟爬了起来，满面羞惭，只恨爹娘生少了两条腿，连忙逃走，其余的强盗，也都一哄而散。

转瞬之间，群盗都已跑得无影无踪，只剩下了尉迟南和那少年。尉迟南翘起拇指赞道：“打得好，打得妙！姓牟的，你也算得是一条好汉了！”那少年笑道：“多承将军夸奖，愧不敢当。”

尉迟南蓦地圆睁双眼，叫道：“可惜。可惜！”那少年也道：“可惜什么？”尉迟南道：“可惜你虽是一条好汉，我还是不能不将你拿解上京！”那少年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尉迟南道：“你又可惜什么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我将你安排在最后，心里本来在想，我你这场架可免则免了吧，但你现在既然定要拿我，没办法，我只好和你再打一场了。心与愿违，这不可惜么？”

尉迟南皱了皱眉，说道：“你和那几帮强盗结的怨，听来都是你有道理，曲在彼方……”那少年插口道：“我做事素来都讲道理。”尉迟南道：“好，那我倒想听听你的道理，你为什么纠众截劫皇上的马匹，而且是三百匹之多！那是康居国进贡的大宛良马，皇上是准备配给羽林军用的，你知道么？”那少年笑道：“我事前已经打听得清清楚楚。”尉迟南怒道：“你既知得清清楚楚，为何还要下手？这又有什么道理可说呢？”

那少年道：“现在的羽林军统领是龙骑都尉秦襄将军么？”尉迟南道：“不错，正是秦襄大哥，你问这个干吗？你也知道他么？那就更不应该劫这批御马了。”那少年道：“听说秦将军善于相马，他自己的坐骑就是一匹千里马。”尉迟南叫道：“喂，我叫你拿出道理来，你为何老是和我说一些闲话。”

那少年笑道：“将军稍安毋躁，就要说到正题了。秦将军既然善于相马，他统辖下的羽林军想必都是人强马壮的了？”尉迟南道：“这个当然。羽林军的人马都是千中挑一的。人是健儿，马是骏马，绝不含糊！”那少年道：“羽林军只有三千，听说拥有的马匹倒将近四千，这是真的？”尉迟南道：“咦，你这小子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？”

那少年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是真的了？好，我的道理来了。你说过这批御马是要拨给羽林军用的，但羽林军并不缺乏马匹啊，他们还有多呢！我

拿了他们的三百匹马，谅他们也不在乎。”

尉迟南恼道：“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你管羽林军的马匹是多是少，总之这是进贡给皇上的马匹，你就不该动它。”

那少年大笑道：“你是受皇家俸禄的，皇上的东西那自是不能动了。我的身份和你不同，想法也就不同。我只问于理该不该拿？却不管他是皇帝的还是百姓的。”尉迟南道：“好吧，就不管这三百匹马是谁的吧。你劫了人家的东西，怎么反而是你占着理呢？”

那少年道：“羽林军马匹很多，这三百匹马拨给羽林军用处不大，甚至可以说是糟塌了好东西，但我们拿了，用处可就大了。我们也有的是健儿，但却缺乏骏马。”

尉迟南叫道：“啊，我明白了，你也是个强盗头子？”那少年笑道：“这话说对了一半。”尉迟南道：“是就是，非就非，怎么却是对了一半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我现在还未正式开窑立寨，算不得强盗头子。不过，我是准备入伙做强盗的。实不相瞒，就在最近，便将有一个绿林大会，各路豪杰，准备推戴铁摩勒作盟主，这三百匹马，已经给我拿去给铁摩勒当作见面礼了。尉迟将军，你是要不回来的啦！”

尉迟南虽然性情豪爽，到底是朝廷的军官，闻言不禁怒道：“原来你们是与朝廷作对的强盗，这我可更不能放过你了。”那少年笑道：“将军，你的话又只说对了一半。”尉迟南道：“怎么又只对了一半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我们是做强盗，但却不一定和朝廷作对，最少现在不是如此。我劫了这批御马，甚至可以说对你们的皇上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！”尉迟南诧道：“你这说法倒新鲜得很，好，我再听听你的道理。”

那少年道：“请问在这魏博地方，谁的权力最大？”尉迟南道：“这还用说，当然是节度使田承嗣了。”那少年道：“在潞州呢？”尉迟南道：“那就是薛嵩了。”那少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田承嗣之在魏博，薛嵩之在潞州，也就是等于皇帝一般了。”尉迟南道：“也可以这么说，他们是这两个地方的土皇帝。”那少年笑道：“依我看来，在他们管辖的地区，他们的权力实在比皇帝还大得多，老百姓只怕节度使，并不怕皇帝。”

尉迟南默然不语，那少年笑了一笑，又道：“朝廷的羽林军只有三千，田承嗣招募的勇士号称“外宅男”，人数也不下三千，编制一如你们的羽林军，这本来是不合法度的啊，朝廷为何不管？”尉迟南道：“这个，这个，你管这个干么？你又不是宰相。”

那少年道：“你这话又说错了，皇上都管不了，何况宰相？再请问，朝廷有律例，田赋有定规，但那些节度使，有哪个是依照律例治民的？有哪个不是贪污枉法、残害百姓的？魏博所定的赋税，比朝廷的规定超过三倍有多，最近田承嗣给儿子定亲，送的聘礼都是从官库支出的，这些事情，你知道么？你说我不该管，皇帝总该管了吧？”

尉迟南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也像你一样愤慨，但这是无可奈何之事。他们都拥有兵权，所以，所以……”那少年笑道：“所以朝廷就管不了，只能管管像我一类的盗马贼了，是么？”尉迟南道：“你扯到哪里去了？咱们还是回到正题来吧，你是要向我讲你劫御马的道理的，何以无端端的骂起节度使来？”

那少年道：“你还听不明白？这就正是我的道理所在啊！试想现在是藩镇割据，节度使专权，说老实话，你们皇上的号令实在是不出都门。我们是

替天行道的强盗，对你们的皇帝有什么损害？要说是有人受到损害，那只有各个地方的节度使，和他们属下的官吏，这不是反而对你们皇上有益么？他的羽林军不敢去打节度使，我们敢打。我劫了皇上的那三百匹马，现在已经用来与魏博潞州的“官军”作对了。间接来说，也就等于给你们的皇上，削弱田承嗣与薛嵩的实力了，你们的皇上倘知真相，还应该感谢我们呢！”

尉迟南呆了片刻，说道：“你讲的话也有点歪理，但我可不能将你的话转奏皇上。我只是奉了秦大哥之命来拿你的。”那少年道：“好，你承认我有道理就行。至于咱们终于不免一战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”尉迟南忽地叫道，“喂，我有一个法子，咱们可以不必打架的，你肯听从我的话吗？”

那少年道：“愿聆将军高见。”尉迟南道：“你不如带领你的手下，投顺朝廷，岂不甚好？我愿意给你们穿针引线，请秦大哥将你们编入羽林军中。这样，那三百匹御马，就当作是拨给你们的，不用追究了。将来皇上要讨伐强横的蕃镇，你们也可以出力。”

那少年仰天大笑道：“你看我是做官的料子么，想当年，铁摩勒也曾与你的兄长尉迟北及秦襄二人共事，也做到了散骑都尉之职，结果他还不是因为受不了奸臣的鸟气，跑了出来？我这个人自在惯了，比铁摩勒更受不住气，将军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！”

尉迟南呆了半晌，铁摩勒的故事他是知道的，当下不敢再劝，叹了口气说道：“我有心和你交个朋友，但可惜我是奉上面差遣，又不能不拿你，说不得咱们只好动手了。请亮剑吧！”

那少年反而把长剑插回鞘中，笑道：“我对我所痛恨的敌人，才动用宝剑。你是有心和我交朋友的，我焉能用剑对你。我空手陪你玩两招吧！”尉迟南道：“喂，这可不是玩耍的事啊！”那少年道：“我知道，你只管施展，将我伤了、擒了，我都不怪你就是。”

尉迟南不由得有点生气，心想：“你既然知道我不是玩的，还要用空手对付我的长鞭，这不是小视我么？”

尉迟南怒气一生，便道：“好吧，那我就看你空手入白刃的功夫。”唰的一鞭打出，但虽然如此，他到底有惺惺相惜之心，这一鞭实是未用全力。

那少年身形一晃，掌背微托鞭梢，双指一带，说道：“久仰将军家传鞭法，何以不使出来。”这一带把尉迟南的身形扯动两步，尉迟南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这小子确实本领非凡，我倘再留情，那就要有损我尉迟家神鞭的威名了。”

那少年双指尚未松开，尉迟南长鞭一扬，那少年也觉把握不住，连忙一个“倒踩七星步”，避开了尉迟南的一鞭，心中也是微微一凛：“尉迟恭所传下的鞭法，果然是非同小可！”

尉迟南是唐朝开国元勋尉迟恭（敬德）的后人，尉迟恭当年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南征北讨，一条水磨钢鞭不知曾打了多少英雄豪杰，尉迟南的武艺不减乃祖当年，展开了六十四路水磨鞭法，盘、打、拉、转、推、压、圈、扫，一招一式，都是稳若沉雷，疾如骇电。聂隐娘远远望去，只见鞭影翻飞，随着她心上人的身形飞舞。聂隐娘虽然深知这少年的本领，对他极有信心，却也禁不住暗暗吃惊。

殊不知尉迟南吃惊更甚，只听得那少年不住口地赞道：“好鞭法，好鞭法！”但他的水磨钢鞭，却是连对方的衣角都没有沾上。

尉迟南祖传两项绝技，一是水磨鞭法，另一项就正是“空手入自刃”的

功夫。他的祖父尉迟恭当年曾在跳马涧，以空手夺了瓦岗寨骁将单雄信的铁搠，救李世民出险，而驰名天下。尉迟南因资质较钝，这一门家传的绝技，还未练到化境，比不上他的哥哥尉迟北，但却也是个大行家。所以当这姓牟的少年说要以空手对付他的钢鞭的时候，他最初还暗暗好笑，笑这少年有眼不识泰山，简直是“班门弄斧”。

哪知十余招一过，尉迟南这才知道“天外有天”。这少年不只是仗着身法轻灵，巧于趋避而已，而且还在他的暴风迅雷般的鞭法之下，乘暇抵隙，着着进攻！这少年的“空手入白刃”功夫，有许多手法，竟是连他也未曾学过的，看来决不在他的哥哥尉迟北之下。

尉迟南心想：“哥哥每次在用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和我过招的时候，大约都是在五十招左右，可以夺了我的钢鞭。但他曾指教我一个秘诀，在危急的时候，可以诱敌人从中路扑进，然后使出“八方风雨会中州”的这招杀手鞭法，不论对方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如何厉害，只要他不是尉迟家的人，就决不能化解！”但随即想道：“不过我倘若使出这一招杀手神鞭，只怕这姓牟的少年不死也要重伤，他可也是一条好汉啊！”

尉迟南存有惺惺相惜之心，一时间踌躇莫决，但这少年越迫越紧，转眼间又已过了三十余招，尉迟南暗暗惊慌，心中想道：“不好，就快要到五十招了，这小子的功夫在我哥哥之上，我若不用此招，钢鞭一定要给他夺出手去，唉，真是令我为难，用呢还是不用？”

那少年见尉迟南竟然支持到四十余招，鞭法依然毫无破绽，心中也确是佩服。忽见尉迟南脚步一个跄踉，中路露出一个老大的破绽，这少年人极精明，倘若对手是另一个人，他决计不会轻敌躁进，但他已深知尉迟南是个有勇无谋的莽汉，哪想得到这莽汉也会使诈，当下便立刻从中路扑进，准备以极巧妙的手法，夺下他的钢鞭，而不致令他丝毫受伤。

心念方动，尉迟南陡地喝道：“小心了！”钢鞭疾扫，登时卷起了千重鞭影，将这少年的身形罩着。一条六十四斤重的水磨钢鞭，刹那之间，竟变作了一条可以化为“绕指柔”的软鞭，一圈圈的作波浪推进，而又柔中有刚，刚中有柔，当真是变化莫测，神妙无方，这一招正是尉迟家的杀手神鞭——“八方风雨会中州”！

这一招乃是尉迟恭晚年所创，专用来破敌人“空手入白刃”的功夫，不在水磨鞭法六十四招之内。说起来有段故事：原来当年尉迟恭以空手夺搠，活擒了瓦岗寨骁将单雄信之后，有一次功臣宴上，秦琼（叔宝）问他道：“你的水磨鞭法，风雨不透，别人倘然也会空手入白刃的功夫，能不能夺了你的钢鞭？”尉迟恭道：“那是决计不能！”秦琼又道：“你的空手入白刃的功夫，当世无人能够胜你，你是否可以随心所欲，不管对方用何兵器，你都可以夺得下来？”尉迟恭道：“你是我的大哥，我不敢瞒你，这门功夫，也许目前无人能够胜我，但我却也未练到化境，碰到了武艺当真高明之上，我就未必夺得下来。比如你老兄的双锏，倘若真个和我相打的话，我就不敢只凭一双肉掌对你。”秦琼又问：“好，倘若你精益求精，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呢？”尉迟恭道：“我这门功夫，世代相传，奥妙无穷，倘若真练到化境，不论敌人多强，一定可以夺下他的兵器。”秦琼笑道：“好，倘若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，有一个是精通‘空手入白刃’功夫的，有一个是精通你的六十四路水磨鞭法的，这两个人打起来，是水磨钢鞭被夺呢？还是只凭空手的那个人被钢鞭打死？”尉迟恭呆了半晌，道：“这我倒没有想过。”

这一席话以后，尉迟恭就殚心竭智，要解秦叔宝给他出的这个问题。终于创造了这一招“八方风雨会中州”的鞭法，由于他本身是个“空手入白刃”的大行家，因此所创的这一招已考虑到对方可能用的各种不同手法，对方倘若不知机急退，就定然不死也要重伤。也正是因此，所以尉迟南迟迟不愿使出这一招来。

那姓牟少年一时大意，轻敌躁进，猛然间只见鞭影千重，如山压下，他大叫一声：“好鞭法！”就在这刹那之间，他也使出了绝顶轻功，身形平地拔起，尉迟南的长鞭一圈，正好把他的右腿圈住，把他从半空中硬拉下来！

尉迟南喝道：“倒也，倒也！”那少年忽地笑道：“不见得啊！”身子悬空，陡然间竟然飞出左脚，直踢尉迟南的手腕，尉迟南怎也料想不到，钢鞭已经缠了他的一条腿，他还能够发力踢人，冷不及防，手腕寸关尺处，被他脚尖一踢正着，登时一条手臂麻木不灵，钢鞭脱手！

那少年带着钢鞭，在半空一个筋斗翻了下来，平平稳稳的站在地上，面不红，气不喘，笑嘻嘻的就解下了这条水磨钢鞭，双手递还给尉迟南。

尉迟南接过钢鞭，黑脸泛眨，呆了片刻，蓦地叫道：“姓牟的，我这回是真的服了你了！”那少年道：“多谢将军手下留情，要不然我这条腿早已跛了。咱们这回只能算是打个平手。”尉迟南心直口快，说道：“不然，我的水磨钢鞭缠上你的时候，固然是未尽全力，但即算那样，你的另一条腿还是踢得出来，你是足下留情，没有踢伤我的筋脉，我也是知道的了。我不会和你说客气话，哈哈，倘若咱们刚才各存敌意，那就将是两败俱伤，但我一定比你伤得更重。所以我是真的服你，向你认输。”

那少年道：“谁输谁赢，那何必计较？咱们不打不相识，这才值得欢喜呢！”尉迟南叫道：“对，我交上了你这样一位好朋友，心中确是欢喜得很！我为你贬官三级，那也是毫无怨言的那少年笑道，“哦，秦都尉差你出京的时候，是这样说过么？但你不必担忧——”尉迟南道，“我担忧什么？牟兄弟，你也忒小看我了，做不做官，并不放在我的心上。不过，我家是功臣之后，世代受朝廷之恩，不能跟你做强盗就是了。”那少年笑道：“我不是说的这个，我也知道你并不贪图富贵功名。但依我看来，秦都尉不见得便会执法如山，奏明皇上，将你贬官三级的。”尉迟南道：“何以见得？你哪知道，我这位秦大哥是铁面无私的人？我这次辱命而归，他焉能不处罚我？”那少年说：“你可知道你的兄长和这位秦大哥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，就是铁摩勒，你回去不必隐瞒，依实对秦都尉说，我劫了的这批御马是送给铁摩勒的，他纵然铁面无私，也一定不敢奏明皇上。”尉迟南道：“哦，你是说他要顾全与铁摩勒的交情？”那少年道：“还不只这样。倘若他奏明皇上，皇上定然要着落在他的身上，要他去剿铁摩勒，皇上也是知道他与铁摩勒有交情的，他不怕皇上猜忌么？那时，他就进退两难了。所以只要你向他实说，他为你掩饰还来不及呢，又怎会降罪于你，官场上总不外一个‘拖’字诀，现在盗匪如毛，他说一时查不到劫马贼的人是谁，你们的皇帝又有什么办法，这点小事，日子一久，也就忘了。”尉迟南如梦初醒，拱手说道：“多谢指教。告辞了。几时你来长安，我和你痛饮一场！”旋即又哈哈笑道：“不过，你又怎能到长安来呢？我几乎忘记你是强盗了！”那少年笑道：“世事难以预料，说不定我也会到长安逛逛的。那时一定拜访将军。哈哈，只要你不害怕我连累你就行。”大笑声中。两人拱手道别，尉迟南独自下山去了。聂隐娘与史若梅也就走了出来。

那少年迎上前来，笑道：“多谢你赶来给我捧场，我一直不见你来，还只道你是受到令尊的阻拦呢。”又问道：“这位小妹是谁？”

聂隐娘道：“我爹爹从不管束我的，今日迟来，是因为田承嗣的节度府中闹出了大事。”那少年问道：“出了什么事情？”聂隐娘道：“待会儿再告诉你。我先给你引见，她就是我常常和你说起的那位红线妹妹，但现在她已改了姓名，叫做史若梅了。”接着对史若梅道，“这位大哥姓牟，名叫世杰。他是虬髯客的第四代弟子，他的叔叔牟沧浪前几年曾到过中原，和段克邪也颇有一段渊源。牟沧浪现在是扶桑岛的岛主。”

两人行过了见面礼，牟世杰道：“史姑娘和段少侠是相识的吗？”聂隐娘笑道：“岂止相熟，他……”史若梅杏脸飞红，偷偷的捏了她一下，聂隐娘一笑之后，改口说道：“岂止相熟，他们还是很要好的朋友呢。实不相瞒……”史若梅怕她口没遮拦，正着急，聂隐娘已说下去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不是来给你捧场的，我是为了若梅妹妹的事情，来求你帮忙的。”

牟世杰道：“请说，只要是我做得到的，自当效劳。”聂隐娘道：“这事不必费你吹灰之力，我只是要向你打听一个人。”牟世杰道：“什么人？哦，就是段少侠段克邪吗？”聂隐娘早已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不错，就是段克邪。”牟世杰微露诧意，心想：“你们既然是和他相熟的，何必还向我打听。”

聂隐娘似已猜到了他心中所思，笑道：“你怎的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若梅妹妹是个女孩儿家，她虽然认识段克邪，却也不好在江湖上逢人打探啊。”

牟世杰道：“哦，原来你们是不知道段少侠的地址，要我帮忙寻访，可是？但实不相瞒，我和段少侠是闻名已久，却未曾见过面的。”史若梅大失所望，牟世杰却又笑道：“不过，这事情也易办得很。大约还有十天，绿林群雄要在金鸡岭开群英大会，准备推戴铁摩勒作盟主。段少侠和铁摩勒是两代交情，听说还沾点亲戚关系，到时自必去的。你们上金鸡岭便能见到他了。”

聂隐娘道：“可是这绿林大会，我们不方便去啊！”牟世杰道：“这有何难？你们女扮男装，到时委屈你们当作我的手下，那就可以进去了。”聂隐娘道：“倘若给人发觉，不打紧么？”牟世杰道：“按说黑道上是有许多避忌，其中之一就是怕给公门中的人混进。不过你是我的朋友，史姑娘是段克邪的朋友，就给发觉，铁摩勒也决不会撵你们走的。说不定还要多谢我给他带来了两位贵客呢。不用顾忌，但去无妨。”

聂隐娘笑道：“妹妹你看这主意好么？”史若梅一直没有说话，这时方始说道：“好是好，但还要请牟大哥帮忙。”牟世杰道：“不用客气，请说。”史若梅红着脸道：“我决意依计而行，但请牟大哥代守秘密，不要说与外人知道。”聂隐娘笑道：“连段克邪也不让他先知道么？”史若梅道：“最好不要让他知道，待我见了他，我，我……”聂隐娘笑道：“对了，你和他两人间的事情，当然只有你单独和他才好说话。”牟世杰“哦”了一声，明白了几分，当下也便笑道：“史姑娘放心，我这人最不好乱说话。我只负责带你们进去，以后的事情，那就是贵客自理了。”

牟世杰又道：“我叔叔非常夸赞段少侠，我到了中原之后，本来就想找他的，只因不知他的住处，故此搁到如今。将来在英雄会上见面，还要请史姑娘给我引见呢。”

聂隐娘道：“可惜你今晚没有到田承嗣的节度府来，要不然倒可以助段

少侠一臂之力。”牟世杰道：“哦，你刚才说田府今晚闹出大事，可就是段少侠干的么？”聂隐娘道：“是呀，他跑去寄刀留简，和羊牧劳大斗一场。”当下将事情经过约略说了一遍，听得牟世杰眉飞色舞，说道：“我早已听得田承嗣送去潞州的聘礼给绿林好汉劫了，却原来就是段少侠干的，真是大快人心！”聂隐娘笑道：“你还有未知道的呢，田承嗣给儿子下的聘，就是要下给我这位妹妹的。”当下将史若梅的身世说了出来，牟世杰惊异不已，说道：“史姑娘对节度使的富贵毫不放在心上，志行高洁，真是难得。”

史若梅道：“我还要回潞州一趟，将金盒交与义父，然后才能和你们到金鸡岭去。”牟世杰道：“那么就在会期的前一天，我在金鸡岭下的符离集等候你们如何？在这几天中我也有一些事情要办。”

约定之后，各自分手。聂隐娘送了史若梅一程，在路上再把自己和牟世杰相识的经过，详细的补述了一遍。史若梅这才知道，原来聂隐娘之所以要到魏博，除了卫护父亲之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想见牟世杰。牟世杰和那些人在魏博附近的北芒山约会，是早就告诉了她的。聂隐娘并没对她掩饰，她和牟世杰早已是情意相投了。

史若梅心有所感，说道：“牟大哥这次带咱们到金鸡岭去，倘给发觉……”聂隐娘道：“他不是早就说过了么？倘给发觉，他就对铁摩勒言明，我是他的朋友，你是段克邪的朋友，包保无事。你何以还要再提？”史若梅苦笑道：“他当然认你是朋友，但克邪却不知肯不肯认我呢？”

聂隐娘笑道：“你和他更是不同，你们不只是朋友，你们是一出娘胎就定下了夫妻的名份的，他怎会不认你呢？妹妹，你放心，你这个如意郎君，乃是煮熟了的鸭子，飞不走了的啦。”史若梅心想：“你哪里知道这小冤家对我是误会重重？”但她是个好强的人，却不肯把段克邪曾辱骂过她的事情，向聂隐娘说聂隐娘送了一程，约好了史若梅先到她父亲的府衙相会，然后才一同到符离集去会牟世杰。当下，史若梅怀着满怀心事，与聂隐娘分手，独自赶回潞州。

史若梅将盗自田承嗣床头的金盒交与薛嵩，便即告辞。薛嵩得了金盒，欢喜无限，对史若梅的去留也就不怎么放在心上了。倒是薛嵩的妻子，对这个“女儿”依依不舍，临行分手之际，又大哭了一场。史若梅改口称她“义母”，答应将来回来看她，好不容易才劝得她收了眼泪。

薛嵩将金盒密封，叫记室（书记）给他写了一封信，盖上了他的图章，信中写道：“昨有客从魏中来，云：自元帅枕边获一金盒，不敢留驻，谨却封纳。”便叫快马送去。田承嗣收下金盒，心惊胆战，从此不敢再图谋吞并潞州，反而与薛嵩多方结纳，这是后话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史若梅到了聂锋的府衙，聂锋亦已从魏博回来，并已从女儿口中知道了一切。他生平最佩服的是段珪璋，听说史若梅现在离开了薛嵩的节度府，为的就是去寻找她的未婚夫，而她的未婚夫又正是段珪璋的儿子，也很为史若梅高兴，毫不阻拦，便让女儿与史若梅同去。他还告诉了史若梅一个消息，羊牧劳已养好了伤，而且找了几个帮手，正准备去搜查段克邪的下落，叫史若梅转告段克邪知道，请他小心，另外还有一个消息，那就是田承嗣已把儿子的婚约取消，失去了的聘礼，也不敢追究了。史若梅听了也是十分欢喜。

聂隐娘替史若梅乔装打扮，史若梅是毫无经验的，但她心窍玲珑，一点即透，跟聂隐娘学了一会，对男子的神情举止，居然也学得似模似样，两人并肩一站，就恍如一对玉树临风的美少年，逗得聂锋也哈哈大笑。

史若梅在聂锋的府衙住了一晚，翌日一早，姐妹俩便即同行，她们算准了路程，果然恰好在会期的前一天，赶到金鸡岭下的符离集，牟世杰早已在那里等候他们了。

牟世杰所带的从人甚多，气派甚大，到了金鸡岭，寨主辛天雄对他也似特别尊敬，亲自打开大门，出来迎接，对他的从人，也一一殷勤垂问，礼遇有加。

聂隐娘从他们的谈话之中，这才知道，原来牟世杰这些从人，差不多都是黑道上成名的人物，其中有几个甚至是一寨之主。聂隐娘听了，芳心好生惊喜，“他来到中原不过一年，就收服了这许多英雄好汉，本事真是不小。”

辛天雄道：“请恕小可眼拙，这两位似乎未曾见过，”牟世杰道：“这两位乃是小弟新结交的朋友，这位史兄和段小侠也是相识的，他们都未曾安窑立柜，是初次参加绿林的英雄会的。”辛天雄连忙拱手道：“幸会，幸会。天下绿林是一家，两位仁兄虽是初来，但见了面就是好朋友了。请不必客气。”心里想道：“绿林中这样的人物却是少见，看他们一派温文，长得又这么俊俏，倒像读书人家的哥儿，只有书卷气，哪有江湖味。”不过，因为是牟世杰带来的，所以辛天雄也没有起疑。

史若梅听得牟世杰提起了段克邪，以为辛天雄必会接下去说的，哪知因为客人太多，辛天雄忙于应酬，竟没有再谈及段克邪，史若梅好生失望。

各路英雄陆续而来，济济一堂，其中许多都是闻名已久的，彼此各道仰慕之忱，气氛极是热闹。只有聂、史二女，除了牟世杰之外，其他的人，一个也不认得，被冷落一旁。史若梅留心注视，始终没有见到段克邪。

忽听得有人说道：“听说段克邪大闹了魏博节度府，真是年少英雄，怎的还未见到？”史若梅连忙凑过去听，只听得又一人说道：“听说他单人匹马会黄河五霸去了。不知能否如期赶至？”又一人道：“诸位放心，段少侠对我说过，他不在今天也在明天，一定会赶回来。”这人三绺长须，飘逸不凡，牟世杰过来和他搭话，史若梅这才知道，原来此人就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金剑青囊杜百英。

有人道：“黄河五霸的硬份也不小啊，段少侠单人匹马前往，不嫌有点托大么？”杜百英笑道：“我这位贤侄的本领可说是世间少有，依我看来，只怕比他的老子还强，莫说黄河五霸，就是十霸，他也对付得了。他说可以赶来，那就一定能来！”有些人还未知道段克邪是什么人，纷纷打听，听得他就是当年名震四海的段大侠段珪璋的儿子，人人赞叹夸奖，都说段大侠有了后了。杜百英又把段克邪和他截劫田承嗣的聘礼一事，加油添酱的说了出来，听得绿林群豪更是眉飞色舞，人人都想见这位年少英雄。史若梅听得这么多人夸赞她的未婚夫婿，芳心大悦，自是不在话下。不过她暗暗留心，也发觉有好几个人，似乎露出了妒忌的神情。

众人正在闹哄哄的各自交谈，忽听得有人大声说道：“铁寨主来了。”只见一个浓眉大眼、虎背熊腰、英气勃勃的汉子走了进来，一进门来，便朗声问道：“哪位是牟大侠？请恕俺铁摩勒来迟了。”

聂、史二女好生惊诧，原来铁摩勒以前曾在聂锋家里养过伤，当时他化名王小黑，得聂锋之助，冒充薛嵩的同乡，薛嵩信任聂锋，也不去仔细查问铁摩勒的来历，就糊里糊涂的要铁摩勒充当他的卫士，以致后来在安禄山大宴群臣的盛会上闹出了一场天大的风波，薛嵩怕安禄山见罪，这才背了安禄山投顺朝廷的。

那时史若梅不过是十岁的女孩，她和聂隐娘几乎天天都要铁摩勒陪她们练武，这时忽然在此重逢，心中都是又惊又喜，想道：“原来铁摩勒就是他！早知是他，我们不必求人带引，就可以径自来访他了。”

铁摩勒与牟世杰久已闻名，却还是第一次见面。牟世杰道：“小弟就是牟世杰，大侠二字，万不敢当！”铁摩勒大笑道：“做了强盗就不能同时作侠客么？牟兄，你在绿林中异军突起，种种行事，都令人刮目相看，虽是强盗，却无愧侠义二字！小弟端的是佩服得紧！”又道：“你送我那笔厚礼，我才愧不敢当呢。”牟世杰劫御马之事，早已震动绿林，这时大家才知道原来是牟世杰拿来给铁摩勒作见面礼的，免不了又给二人道贺一番。

牟世杰道：“说起这批御马，我还因此交了一位朋友，说起来也是铁兄相识的。”当下将尉迟南和他打出了交情一事，说与铁摩勒知道。铁摩勒也哈哈大笑。

铁摩勒问道：“听说有两位少年英雄与牟兄同来，是我段贤弟的朋友。不知是哪两位？”牟世杰招手叫聂、史二女过来，说道：“就是这两位。”铁摩勒见了，觉得好生眼熟，但他一时之间，怎想得到薛嵩、聂锋的女儿会女扮男装，到他的山寨来。

聂、史二女胡乱捏了一个名字，与铁摩勒行过了见面礼，铁摩勒道：“咱们以前是会过的吧？”聂隐娘道：”铁寨主大约认错人了。我们是初出道的晚辈，若非今日的盛会，我们哪有福气得见铁寨主的金面？”铁摩勒道：“哎，你们两位太客气了，你们是我段贤弟的朋友，也就是我的朋友了。哪来的什么前辈晚辈的称呼？”接着又道，“我也有多年未见到克邪了，你们是怎样和他认识的？”史若梅脸上泛起一圈红晕，铁摩勒不禁又是暗暗奇怪，心想：“这个人怎的羞怯怯的像个女子，未曾说话，先就面红？”正是：

侠气又添脂粉气，焉能辨我是雄雌？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回　异议交腾推首领　同声相应属何人

聂隐娘年纪稍长，又有江湖经验，老练得多，当下就编了一套谎话，代史若梅答道：“ 我们和段少侠相识，不过是十多天事情。那一天我和史兄弟在潞博道上，忽然碰到田承嗣的武十，盘问我们的来历，一言不合，打将起来，他们人多，我们看看抵敌不住，幸亏段少侠路过，将那班武士都打跑了。说起来我们才知道田承嗣是因为他的聘礼被劫，所以派出许多武士，在潞博道上，穿梭来往，碰到陌生的人，便要盘问。我们与段少侠一见如故，他还对我们说，田承嗣的聘礼，正是他和金鸡岭的好汉劫的，他要赶到田府去寄刀留简呢。可惜我们因为有别的事，未能帮的忙。 ”

段克邪到田府寄刀留简之事，铁摩勒是早已知道了的，因　此对聂隐娘的说话也就毫无怀疑。牟世杰道：“ 段少侠大闹田府之夜，我也正在魏博，可惜我那晚与尉迟南有约会，过后方知此事。听说羊牧劳在田承嗣的节度府中，那夜就曾经与段少侠过手，颇吃了点亏。 ” 段克邪大闹田府之后，就赶往别处，未曾到过金鸡岭，因此他大战羊牧劳的详细，铁摩勒也未曾知道。铁摩勒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 原来这魔头还没有死。他是我的杀父仇人，我正要找他算帐。 ” 他和牟世杰谈起了羊牧劳，把话题带过，也就无暇再问聂、史二人了。

山寨大张筵席，招待各路英雄，宴会过后，各自息。牟世杰带来的从人颇多，寨主辛天雄特别拨了十个上房，给他安顿。牟世杰也特别照顾，让聂、史二女合住一间，其他的房间却都是四五个人合住。那些从人都以为聂、史二人来头不小，对她们另眼相看。

这一晚史若梅翻来覆去，哪里睡得着觉？才到五更，牟世杰已来拍门，叫她们起身，聂、史二女草草梳洗，走出房间，聂隐娘道：“ 天还未亮呢，英雄会这么早就开了。 ” 牟世杰道：“ 辛寨主请大伙儿先去观日出，日头一出，大会便开。 ” 史若梅心里暗笑：“ 看那辛寨主甚是粗鲁无文，却原来也懂得风雅，招待一大群强盗去看日出，这也真是妙事。 ”

会场是山上一大片大草坪，聂、史二女到时，草坪上已黑压压的坐满了人，这时已是月亮西沉，晓霜隐现。过了片刻，只见一团团白云，紧聚一起，云中闪发白光，东方天色由朦胧逐渐发红，只听得鸡声四起，有人喝道 :“ 一啼天下白，大地尽光明！ ” 转眼间一轮红日冉冉上升，顿时泛起半天红霞，下面的云彩，在霞光辉映之下，也幻出各种色光，奇丽变幻，美妙无俦！史若梅这才知道辛天雄请群雄观日出的用意，原来乃是取个采头，贴切他 “ 金鸡岭 ” 的命名的。

史若梅心道：“ 一啼天下白，大地尽光明。这口气倒是不小。既道出了胸中的抱负，又占着了金鸡岭的身份。 ” 心念未已，只见辛天雄站了起来，向四方作了个罗圈揖，朗声说道：“ 多谢各位大哥赏面，驾临敝寨，我是个粗人，不会说话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对与不对，还请各位指教。 ” 群盗轰然大笑道：“ 辛大哥，你几时学会了客气啦？咱们都是刀尖上讨活的好汉，有话尽管说，何必学娘儿们的腔调？ ”

辛天雄道：“ 自从王伯通死后，这十年来咱们绿林中就少了个头儿。老实说，在王伯通做头儿的时候，我辛某就是第一个不服他的。他恃强凌弱，欺压同道，行事不公，最不该的，他还要咱们绿林好汉给他抬轿，捧了他做头儿还不算，他还想封王，勾结了安禄山妄图荣华富贵。这些旧事，大伙儿

都是知道的，现在也不必多说啦。不过，王伯通做得不对这是一回事，咱们该不该有个头儿，那又是另一回事。依我看来，还是有的好。这十年来，因为没有头儿，官兵打来的时候，你不帮我，我不帮你，吃亏不小。而且正因为大家都是在刀尖上讨活的，有时候就难免争地盘，争赃银，你不服我，我不服你，像这样的事情，也发生了不少。不但坏了义气，还让官兵坐收渔人之利，说来实是痛心，这都是因为没有个头儿的缘故。所以我想趁今天的大会，大家推举出一个头儿来，做咱们绿林的盟主。不知各位大哥，意下如何？”有许多人喊道：“辛大哥，你这番话说得倒是不错，只是这位盟主可是难选啊，弄得不好，又出来个王伯通，岂不糟糕？”这些人自由自在惯了的，心中实在不愿有这个头儿管束，故此大泼冷水。跟着又有许多人喊道：“这虽是可虑，但到底不能因噎废食。头儿是应该有的，咱们慎重推选，也就是了。”“辛大哥既然出头召集咱们到来商议，想必他心目中早已有了适当的盟主人选，就请他先说出来吧。”这些人是拥护铁摩勒和辛天雄的，所以纷纷发言，把反对的意见压了下去。

强盗们的集会，自是不懂得讲究什么“秩序”，但既然没有公开反对要选个头儿的，推举盟主之事便成了定局，于是大家都把眼睛望着辛天雄，嘈嘈杂杂的声音也就渐渐静止了。

辛天雄道：“不错，咱们是要挑个合适的人。依我想来，这个人一要大公无私，二要威望素著，三要武艺高强，第四还要讲究门第。诸位别笑，我所讲的门第不是指世代为官作宰的那种门第，而是指强盗世家的门弟。我心目中有一个人，这四个条件他都具备，这个人就是铁摩勒，我愿意推戴他作咱们的头儿！”

金剑青囊杜百英接着说道：“不是我偏心帮我这位贤侄，在绿林中他虽然还是个晚辈，但侠义之名，久已闻于天下，为人正直，那是有口皆碑的。他的师父以及长辈，如磨镜老人和已去世的段珪璋，也都是一代大侠，他的本事，得自这二人所授，武艺高强，那也是人人知道的了。至于他的家世，那更无需多说，谁不知道他的父亲铁昆仑的名字？当年铁昆仑叱咤风云，虽未曾做过绿林盟主，但名气之大，实不在王、窦二家之下。辛大哥所说的这四个条件，我这位铁贤侄是样样俱全。而且他又年富力强，正足以担当盟主的重任！”

铁摩勒交游广阔，金鸡岭的一班头目又都是拥护他的，所以当辛、杜二人说话之后，欢呼拥戴之声就从四面八方响了起来，可是也还有不少人在窃窃私语。

忽地一个紫脸膛的汉子站了起来，大声说道：“还有一样杜朋友漏说了，这也是人人知道的。铁摩勒还是已故的绿林盟主窦令侃的义子，确实说得上是绿林世家。可是在座诸位也都知道，王、窦二家乃是世仇，王伯通虽已去世，他的部属也还不少。虽说王伯通在生之时行为不当，但当时他是盟主，依附他的人也当然不少，这些人并不见得个个有罪，而且事过境迁，重算旧帐，也只是有害无益……”他的话未曾说完，辛天雄就站起来道：“并没有人说要重算旧帐呀？咱们今日之会，就正是要大家尽弃前嫌，结在一起，你提这个干嘛？”

那紫膛脸汉子说道：“辛寨主且别着恼，请听小弟把话讲完好吗？我提这个正是大有关系。凭良心说，我也认为铁摩勒作盟主是适当的，可是各位请再想想，若是他当了盟主，即算他处事公平，那也是后来方见。王伯通的

部属，心里却先就有了疙瘩了！”

此言一出，拥护铁摩勒的纷纷反驳，铁摩勒心里则颇为难过，原来他早已想到了这一层，不过却未想到有人公开提出来，这就足见王伯通的潜力确然也还不小。心中萌了退志，正想起立推辞，人丛中忽地有一个人过来，将他按着，这人不是别个，正是王伯通的女婿展元修。他和他妻子王燕羽也都来了。

展元修按住了铁摩勒，王燕羽就站起来说道：“我是王伯通的女儿，家父临终之际，我一直侍奉着他。他亲口对我说的，他对自己一生的行事甚为愧悔，坚嘱我们做后辈的要与窦家的后人化解前仇。现在我以王伯通女儿的身份，在此表示，我也赞同辛寨主的主张，愿意推戴铁摩勒作盟主。”

史若梅心想：“原来王姑娘也来了。有了她这番话，想来当没有人反对铁摩勒了。”

史若梅究竟是太天真了，事情可没有这样简单。王燕羽表明了态度，虽然把反对铁摩勒的声浪压下了不少，但也并不是就此太平，全无异议。

只见那紫膛脸的汉子又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王伯通临死之言，只有王姑娘听到。我不敢说是不信，但各人有各人的想法，我却不敢担保王伯通的旧部，人人都能够释然于怀，解开疙瘩。推举盟主，不能只论交情，甚至不能只谈声望，需要面面顾到才行。辛、杜二位大哥推举铁摩勒，我不反对，但是不是可以多推出几个人来，让大家选择？这样或者可以选得更适当的人。”王燕羽和铁摩勒的交情，好多人都是知道的，这汉子的说话，分明是讥刺王燕羽感情用事，王燕羽愠怒于心，却不好发作。

辛天雄道：“今日之会，就是要各位畅所欲言，好推出一位德才兼备、大伙儿都能心服的盟主。这盟主的人选，并不是说了话就算数的，韩大哥你属意哪一位英雄，尽说无妨？”有人更大声叫道：“对啦，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，何必忸忸怩怩，吞吞吐吐。”

这紫膛脸汉子冷静阴沉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对这些粗言恶语更不放在心上，当下说道：“那么我现在就提出一个人来，铁拐李、李大哥的名字响遍大江南北，想来大家都是知道的了？”史若梅悄悄问聂隐娘道：“铁拐李是谁，你知道吗？”聂隐娘摇了摇头。旁边有个人听见她的问话，甚为奇怪，说道：“铁拐李你们都不知道吗？他就是冀北七处山寨的总头目李天敖。他以七十二路乱披风拐法称雄绿林已有二十余年了。两位想必是初出道的吧？”

史若梅笑了一笑，向那人点首道谢。只见那紫膛脸的汉子歇了一歇，看了一看大众的反应，又接下去说道：“辛寨主刚才所说的那四个条件，李大哥合了三条。他做七寨的总头目多年，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银，从来没亏待过兄弟，对同道也都是以义字为先，可以说得是大公无私威望素著，至于他的武艺，七十二路乱披风拐法，打遍大江南北，谁不知名？不必兄弟来给他揄扬。

“只有一样，他的祖父、父亲都未干过没本钱的买卖，称不上是绿林世家。他在绿林中的地位，是凭着他这条铁拐打出来的，并非靠祖宗的遗荫。不过，依小弟的浅见，选盟主嘛又不是皇帝选驸马，要讲究什么家世。是不是绿林世家，似乎不太重要。我说错了话，请辛寨主海涵。”

他以皇帝选驸马相比，比喻生动，既驳倒了辛天雄所提的这一条，又暗暗贬低了铁摩勒。群盗未曾仔细体会，只听他说得有趣，便都大笑起来。

辛天雄涨红了脸，正要起来说话，杜百英在他耳边悄悄说道：“辛大哥

忍着点儿，别伤了和气。”

原来这铁拐李李天敖乃是王伯通一党，而且是王伯通的换帖兄弟，不过在王伯通依附安禄山之时，他却没有跟随王伯通，这并非他大节凛然，而是他想待时而动。他比王伯通高明，当时他已看出了王伯通这一失足，势将招致群雄不满，绿林盟主之位必不可保，他颇有“取而代之”之意，因此便依然做他的七寨总头目，独霸一方，对官军、对伪燕（安禄山之“国号”）两边都不帮。但虽然如此，在安禄山势力最盛之时，他也曾和王伯通暗通消息。

他梦想当绿林盟主已有多年，这次前来，乃是志在必得。那些领头推举他的人，其实都是他授意的。

辛天雄早知他的底细，本想揭穿他和王伯通的关系，杜百英和他友好，熟悉他的脾气，知道他想说什么，是以先行劝阻。辛天雄瞿然一省，想道：“不错，我刚刚还说过不应再算旧帐，怎能因为他是王伯通的换帖兄弟，便据此来反对他？何况他当时没有跟随王伯通，恶迹也未昭彰。我要是反对他，别人定以为我有派别之见，对铁摩勒反而不利。”

但辛天雄不说，别人也有知道铁拐李底细的，当下议论纷纷，站起来欢呼的都是铁拐李的手下，比起铁摩勒的声势那是大大不如了。”

寥寥落落的欢呼之声过后，又一个人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我也推举一个人，我推举的是咱们绿林中德高望重的铁臂金刀董老爷子！”

一个精神瞿铄的红面老头站了起来，哈哈笑道：“阳老弟说笑了，我是早已金盆洗手的老头儿了，怎么推我出来？”

那姓阳的说道：“姜是老的辣。正因为你老早已金盆洗手，和窦家王家都没沾上关系，做事便担保可以公平正直。各位大哥，请原谅我说句老实话，我看呀，今日黑道上的朋友，实是人心不齐，只怕很难推出一位大伙儿都诚心爱戴的人。既然如此，不如请一位老成持重的人做咱们的头儿。”

铁臂金刀董钊的人缘极好，这姓阳的说话也很有道理，因此有许多人鼓掌欢呼，表示拥护。不过董钊的年纪毕竟是老了一点，也有不少人想到，倘若是由他作了盟主，只怕他未必有精神应付，可能受人把持，成为傀儡。故此推拥他的人虽多，声势仍是稍稍不如铁摩勒。

董钊在欢呼声中一再推辞，但被他的门人弟子再三相劝，他一想若然能息纷争，做做也无所谓，便笑道：“好吧，那就听随大伙儿的公意吧。我自己是觉得铁摩勒挺合适的。”

众人议论声中，忽见一个身高七尺的魁梧大汉站了起来，声如洪钟地说道：“我也推举一位。”众人看时，认得这人是长江南岸的绿林领袖盖天豪，都吃了一惊，心里想道：“盖天豪心高气傲，素来不肯屈居人下，以前王窦二家做绿林盟主的时候，他也是不卖帐的。却不知他要推举的是哪一位奢拦人物？”

只听得盖天豪说道：“我推举的是少年英雄，新近才在江湖露面的！”众人听了，不禁又是一怔，均想：“怎的盖天豪要推举一位新出道的晚辈？”

盖天豪似是已知众人心里所思，朗声笑道：“诸位不必猜疑，此人虽然在江湖上露面不过一年，但已干下许多惊天动地的事业。”此言一出，有许多人已猜到是谁，也有许多人未曾猜到的纷纷叫道：“到底是谁？盖大哥你快说吧！”

盖天豪笑道：“这位少年英雄姓牟，大名世杰。列位素来知道我姓盖的不肯轻易称赞人，但我今日却要郑重的说，这位牟兄弟的确是名副其实，当

世之杰！

“这位牟兄弟是虬髯客的第四代弟子，又是扶桑岛主牟沧浪的侄儿，他们虽然远处海外，却称得上是绿林世家。”

虬髯客是隋末唐初一位绿林怪杰，当时隋扬帝无道，群雄纷起，据说虬髯客本来也有意与群雄逐鹿，自立为王的，后来听得他的好朋友李靖盛称李世民的才能，说李世民雄才伟略，气度非凡，未来的天子恐怕非他莫属。虬髯客听了，遂与李靖入太原（李世民是当时太原留守李渊的儿子），他在太原也有一位好朋友名叫刘文静，是和李世民相识的。虬髯客就请刘文静约李世民来见一面。在李世民未来之前，他和太虚观的道士黄衫客下棋等候。这黄衫客也是一位世外高人，恰好也正在刘文静家中作客。

不久，李世民至，不衫不履，褐裘而来，意态扬扬，貌与常异，长揖而坐，便来观棋，神清气朗，满座风生，顾盼　如！黄衫客一见，落子茫然，登时推枰而起，说道：“此局输矣，输矣！于此失却局，奇哉，救无路矣！知复奚言！”虬髯客也神沮气丧，退入后堂，对李靖道：“此真天子也，难与抗矣！”于是遂把他平生所积的钱财扫数赠与李靖，叫他好好辅助李世民。而他自己则听黄衫客之劝，远走海外，在扶桑称王。（作者按：唐人杜光庭有“虬髯客传”。本段所写，大致根据此传。）因此绿林中有虬髯客让天下与李世民之说。虽然事隔百年，但绿林英雄对虬髯客还是一致尊崇的。几乎可以说虬髯客在绿林中的地位，就等于孔子在儒家的地位一般。

因此，群雄听说这牟世杰乃是虬髯客的第四代弟子，都不禁刮目相看。盖天豪哈哈笑道：“如今藩镇割据，各苦生民，眼看又是个群雄并起，天下纷乱的局面。当年虬髯客把江山让给李世民，哪知他的李家子孙没有出息，这江山看来他是保不住啦！”

群雄听他说得意气风发，都提起了精神，用心听他说话，广场上再也没有半点声音。只听得盖天豪在大笑声中，接下去说道：“处此乱世，我以为咱们绿林好汉，也应该有点志气，放大眼光，不能只是争地盘、分赃银的那样没出息啦，做绿林盟主的，也不单是外抗官兵，内解纷争就算做好了。咱们还要保护百姓，铲掉强藩。若然天下更乱，咱们就更轰轰烈烈的干它一场！哈哈，俗语说得好，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，到时风云际会，咱们也未必注定了一生都作强盗！

“牟兄弟是虬髯客的嫡系传人，雄才大略，霸气豪情，足以继承乃祖。这一年来他干下的事情，如劫御马，抢登州，收服太湖十二路水寨英雄，赈济黄河水灾灾民等等，哪一件事迹不是惊天动地，令人敬佩？所以我说，想做一番事业，就应该拥护牟兄弟做咱们的头儿！”

群雄听得血脉贲张，有一个人站起来叫道：“我们饮马川的兄弟，曾在牟世杰手下栽过大大的筋斗；我姓杨的也曾在他手下吃过大大的亏！但我虽然给他打了，却是给他打得口服心服，因为那次的事情是我们做错，他的理长，不由我不服他。”

那汉子说到此处，顿了一顿，然后再提高声音说道：“如今我代表饮马川的兄弟，一致拥戴牟世杰做头儿，不管他做‘盟主’也好，甚至要做‘皇帝’也好，我们都跟随他！”史若梅、聂隐娘看这汉子，认得他就是在北芒山上打到一半就向牟世杰认错的那个杨大个子。

盖、杨二人说了话后，不少人心里热呼呼的，兴奋非常。但也有不少人心怀恐惧，暗自想道：“这不是造反了吗？”要知做强盗的多是被迫上某山，

其中固然不乏胸怀大志之人，但更多的则是不得已而为之，平时决不敢想到“造反”二字。

牟世杰起来说道：“盖大哥给小弟脸上贴金，小弟实不敢当。杨大哥说到要称王称帝，那更是说笑了。不过，现下确是国家多乱之秋，也正是有志男儿做出一番事业之时。这盟主的重任，小弟肩负不起，但愿有哪位大哥领头，领着咱们干一番事业，小弟决意执鞭随镫！”他这番话听来虽是谦让，但那股雄心壮志，却是情见乎辞。盖天豪等人大叫道：“要找这样的人，除非是你！你就别推辞啦！”

牟世杰在这些人劝说之下，不再发言，即是接受了这些人的推举。聂隐娘芳心忐忑，又喜又惊。要知牟世杰是她心上之人，她的心上人受人如此推重，她当然是有说不出的高兴，但想到牟世杰要与铁摩勒争夺这盟主之位，心中亦自不安。

辛天雄问道：“还有哪位要推举盟主的人选？”问了几遍，无人回答。辛天雄道：“好，那么现在盟主的人选共有四位，燕山少寨主铁摩勒，冀北七寨总头目李大哥李天敖，铁臂金刀董老前辈董钊，扶桑岛少岛主牟兄弟牟世杰。咱们要在这四人之中再推定一人。”

可是用什么办法推定盟主，他踌躇了好一会，还是心意莫决，难作主张。本来最简单的法子就是按人头点数，看哪一个得到拥护的最多。但如此一来，势将造成派别，尽管多数可以压服少数，但绿林好汉的脾气都是吃软不吃硬的，倘若不是真正的心悦诚服，日后总是隐忧。而且辛天雄也还有一层顾虑，他是盼望铁摩勒得胜的，但看现场形势，拥护牟世杰的人似乎并不在铁摩勒之下。

伏牛山的老寨主雄巨元扶着拐杖站出来道：“目下既有四位人选，各自有人拥护。说到他们的威望德行，这些都是看不见的东西，无法评比，若任由各自的人争短论长，也太失和气。看得见的是武功。依老朽之见，不如照老规矩办事吧。”此人年逾七旬，经历过三届推选盟主的大会，对绿林中的老规矩懂得最多。

辛天雄道：“那就请雄老前辈给我们说一说这老规矩。”雄巨元咳了一声，说道：“简单得很，就是比武定盟。现在有四位备选盟主之人，那么就要比赛三场，拈阄决定比赛的前后次序。每场出三个人，败了的就失掉备选的资格，胜者再比赛第二场，第二场胜方可以换人出赛，也可以不换。但备选盟主的当事人最少要赛一场。规矩就是如此，清楚了么？”

辛天雄一想，这也不失为一个无办法中的办法，虽然交手争雄，仍是有伤和气，但绿林好汉，都是佩服武艺高强之人，若然有人技压当场，原来不拥护他的多半也会心悦诚服，最少也无话可说。

雄巨元提出了这个老规矩，场中无人反对。辛天雄当下主持拈阄，结果是第一场由牟世杰对李天敖，得胜者第二场对董钊，铁摩勒则排在最后一场。

李天敖派出了他的副寨主屠虎出来打第一阵，这屠虎以快刀见长，生性凶暴，在江湖上有“屠夫”之名。盖天豪本想替牟世杰打第一阵的，但因对方只是个副寨主身份，因而他就不愿出去了。

忽有一人越众而出，朗声说道：“久仰屠大哥快刀无敌，小弟来领教几招。”众人一看，认得是桐柏山的寨主李鹏，此人以八卦刀驰名，与屠虎并称南北二刀客。众人俱是心中一凛，想道：“原来他是有意要与李鹏较量刀法的长短。”

屠虎哈哈笑道：“李寨主客气了，谁不知道李寨主的八卦刀独步江湖。今日幸会，务请不吝指教，让小弟得以大开眼界。”这一番话绵里藏针，实是告诉李鹏，他也决意与李鹏见个高下，待会交手，彼此都不必留情，李鹏是老绿林了，这意思如何听不出来？当下抱刀一出，立即说道：“屠大哥远来是客，便请赐招。”

屠虎以快刀见长，讲究的是抢夺先手，于是不再客气，一声：“有僭了！”刀光疾闪，便即抢先发招。

只听得叮叮　　之声，接连不断，瞬息之间，屠虎已劈了七刀，群豪看得眼光撩乱，心中俱是想道：“这屠虎的快刀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”

李鹏的八卦刀法却以绵密见长，只见他脚踏五行八卦方位。腾挪闪展，一口刀遮拦得风雨不透，屠虎直上直下的劈斫了四五十刀，都给他架开了。两人一攻一守，刀光闪闪，好看煞人，群豪都禁不住轰然喝彩。

李鹏凝神注视刀尖，就似刀尖上悬挂有千百斤重物一般，刀法越展越慢，但屠虎那狂风暴雨般的急攻，却老是攻不进他刀光划出的一道圆圈。

李天敖看看不对，心里暗想：“要糟！”心念未已，猛听得李鹏喝声：“着！”蓦地一招“反手撩阴”，反手上撩，屠虎横刀一架，手腕上已是着了一刀！屠虎一声大吼，刀交左手，一刀斩去，这一刀快得难以形容，李鹏得手之后，正在心中高兴，想不到对方如此凶顽，刚中了刀居然立即又取攻势，而且来得如此之快，要待躲避已来不及，肩头也着了屠虎的一刀，血光迸现。

屠虎左手提刀，还要追斫，但他那条右臂已只剩一片皮肉粘着，眼看就要断了，辛天雄与李天敖都不约而同地喊道：“住手，住手！”屠虎瞪眼道：“胜负未分，因何住手？”忽觉剧痛攻心，原来他逞着一时血气之勇，急斫数刀，当时还不觉得怎样，但时间稍长，锐气稍消，他的身子又不是铁铸的，当然就感到了痛了。

辛天雄道：“咱们是好朋友比武，分不出胜负，这一阵就当作是和好了，难道当真要拼个你死我活么？”李天敖急忙点头道：“辛大哥之言有理，有理，这一阵就算和吧。”

要知两人虽是同样受伤，但李鹏伤在肩头，并非要害，而屠虎则伤在右臂，连臂骨都斩断了，他又并不擅长左手刀，倘若再战下去，他是必败无疑。李天敖正怕牟世杰这边不依，自己就要输了头阵，如今听得判作和局，当然忙不迭的同意。屠虎这时已痛得冷汗如雨，若不是怕当着天下英雄失了面子，早已喊了出来，饶他绰号“屠夫”，这时也不敢再逞强了。当下两方面都有人出来，替他们裹伤敷药，抬了下去。

那紫膛脸的汉子提着个独脚铜人出来，打个哈哈，说道：“干咱们这一行的朋友，哪一个不是在刀尖上打滚过来的？咱们讲究的是个义字，挂红见彩，乃是吉兆，打不死依然是朋友，算不了什么。小弟替李大哥助阵，哪位朋友指教？尽管在小弟身上穿个三刀六洞，小弟一样感激盛情。”

这汉子名叫韩维，是个独脚大盗，平时喜怒不形于色，人称“冷面虎”。他使的那独脚铜人，重四十八斤，本来是属于重兵器之类，但铜人的双臂又可当作点穴棒来使，兼有武学中“重、拙、巧”三者之长，端的是个厉害人物，比那绰号“屠夫”的屠虎更胜三分。

他这番话说得辛辣之极，那分明是邀人赌斗性命，牟世杰这边本来有几个人准备出去的，都给他这番话唬住了。

盖天豪大怒，正要出声应战，忽见人丛中站起一人，身高七尺，面如冠玉，朗声说道：“ 我来领教韩大哥的铜人打穴。 ” 牟世杰这边的人大为惊诧，原来这个少年并不是他们的人，而是王燕羽的丈夫展元修。

王燕羽悄声说道：“ 你怎么不留着帮铁摩勒？ ” 展元修捏了她一下手心，小声说道：“ 为了你呀！ ” 王燕羽登时会意。原来这汉子刚才曾出言不逊，对王燕羽隐隐含有侮辱之意，展元修是有意为妻子出气的。他想铁摩勒这边高手如云，少了自己一人，并无影响。但自己若胜了这阵，牟世杰就可稳操胜算，那么淘汰了李天敖也即是间接对铁摩勒有利了。

韩维认得他是女魔头展大娘的儿子，心头一凛，笑道：“ 展大哥，你是几时搭上了扶桑岛的交情？ ” 展元修道：“ 今日是推戴盟主，不是论对谁的交情深厚！我喜欢帮谁就帮谁，你管不着。怎么？你要另挑选过对手么？ ”

韩维怒气暗生，心想：“ 我是怕你的母亲，哪个怕你？ ” 但他仍是木然的毫无表情，说道：“ 展大哥说笑了，开饭店的还怕大肚皮么？但咱们既是各自为朋友捧场，那就只是咱们两人间的事情了。展大哥可明白么？ ”

展元修冷笑道：“ 你放心，你有本领尽管杀了我，决不会有人要你偿命就是。 ” 韩维说道：“ 不敢。兄弟只是怕动手就难保彼此不有损伤，事先言明而已，如此，请恕兄弟放肆了。 ” 呼的一声，提起独脚铜人，向展元修当头砸下。

展元修一领剑诀，一招“ 白虹贯日 ”，分心便刺，他出剑如风，但那韩维却也不弱，只听得　的一声，将他这一剑挡了回去。铜人横扫过来，铜臂插向展元修腰间的“ 愈气穴 ”。

展元修焉能给他插中，一个侧身，唰唰唰又已连刺三剑，这三剑也都是刺向韩维的要害穴道。

韩维见他剑法凌厉，心内暗暗着慌，迫得转攻为守，将铜人四面遮拦，舞得风雨不透，只听得叮叮　　之声，连珠密响，铜人身上已中了十数剑，铜屑纷飞，伤痕斑驳。但那铜人重有四十八斤，七寸来厚，宝剑也不能穿透，何况展元修的只是一柄普通的青钢剑，展元修刺了十数剑，剑尖亦已折了。

展元修的剑法以迅捷刚猛见长，他本拟不碰着铜人便把对方刺伤的，不料韩维身手矫捷，竟是出乎他意料之外，不论他刺向哪个方位，韩维的铜人总是及时挡住，竟然无懈可击。

展元修暗暗着急，心想：“ 这厮把铜人当作盾牌，我刺他不着，怎能给燕妹出这口气？ ” 韩维则是暗暗欢喜，想道：“ 你剑法虽高，原来却是个有勇无谋之辈！好，我已不得你刺得更凶更猛，现在由你暂且逞能，待你的剑断折，我就要你的命！ ”

韩维正在打着如意算盘，忽见展元修双眉倒竖，蓦地大喝一声，插剑归鞘，一拳捣出，这一拳正中铜人的背心，只听得“ 蹚 ” 的一声巨响，铜人反震回来，韩维挡不住这股力道，竟给铜人碰伤了自己的额角，血流如注，“ 卜通 ” 便倒，展元修这一拳看似冒险，其实他是看准了对方功力远远不如自己，才敢出此一招的。不过，他虽然击倒了韩维，拳头亦已红肿不堪了。

展元修恨气难消，不待韩维跃起，一脚又踏着了他的后心，铁摩勒忙叫道：“ 展大哥，不可！ ” 展元修冷笑道：“ 看在有人给你说情，饶了你吧。 ” 抬起脚来，韩维已痛得晕了过去。原来展元修虽不要他的命，但己把他的五脏六腑震伤，纵然能够医好，也是废人了。

李天敖大怒，跳出来道：“ 姓展的，我也来领教你的高招！ ” 牟世杰笑

道："李寨主忘了规矩了，这位展大哥替兄弟助阵，照规矩是只能打一场的呀。"李天敖拐杖一顿，说道："好，那我就领教你扶桑岛的绝世武功！"

牟世杰道："小可僻处海隅，见闻浅陋，对本门武学，也只略窥藩篱而已，岂敢当这绝世武功四字？今日前来，正是想见识各位的惊人技业，久仰李寨主七十二路乱披风拐法乃是武林一绝，今日幸会，小可便先向李寨主讨教几招拐法吧。"说罢将佩剑一扔，却走到一棵大树前面，随手一劈，将一株横生的树桠劈了下来，众人见他运掌如刀，无不惊异。

只见他信手劈削，转瞬之间，已将那株树极削成了一支四尺来长的木棍，回到场中，立了一个门户，朗声说道："请李寨主赐招！"李天敖这才知道，他是要用这支随手削下来的木棍来斗自己的铁拐，不由得怒气暗生，杀机陡起。

群盗中有一大半是未曾见过牟世杰本领的，心中均是想道："这少年虽然是虬髯客的第四代传人，但年纪轻轻，即算他一出娘胎，便学武艺，也未必便能超得过铁拐李。如何这样托大，用一根木头，就要来斗对方百炼精钢的铁拐，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"

群盗正在为牟世杰担忧，只听得李天敖已是冷冷说道："牟兄既然定要较量我的拐法，我也只好献丑了！"他深恨牟世杰藐视于他，一出手便是刚猛之极的狠招，但见杖影如山，呼呼风响，端的有雷霆万钧之力！

牟世杰竟然不躲不闪，举棍便接，群盗都以为他的木棍非给铁拐打断不可，哪知牟世杰随手一拨，李天敖那根铁拐竟给他拨开了，李天敖连扫三拐，牟世杰便连接三招，每一招都是硬碰硬接，而且显得毫不吃力，轻描淡写的就把李天敖的刚猛拐法全都破解了。他的木棍还是完整如初。

这一下登时令得全场震动，啧啧称奇！有人说道："这姓牟的莫非会妖法不成，铁拐李这一拐倘是打在石头之上，石头也都碎了，他的木棍却怎的丝毫无损？"

原来牟世杰年纪虽轻，内功却早已到了上乘境界，他用的是个。"卸"字诀，虽然表面看来乃是硬碰硬接，其实他却是随着对方的攻势，将对方的力道引过一边，李天敖的十成力道，一触及他的木棍，就至少要被他卸去了七八成，还焉能震断他的木棍？

李天敖喝道："你既说是较量拐法，何以不见还招？"牟世杰笑道："你远来是客，理当先让阁下三招！"笑声一收，木棍一挥，果然便使出了一招拐法，而且正是乱披风拐法的招数"一力降十会"。

李天敖的见识当然在那些大惊小怪的群盗之上，知道牟世杰的内功远胜于他，这才激他还招的。这时他见牟世杰也会使乱披风拐法的招数，虽然仍不免有些诧异，但已是暗暗欢喜。

这，"一力降十会"的招数乃是双方力量的对比，李天敖自恃力大，见他使出了这一招，正合心意，当下依样画葫芦，也是一招"一力降十会"迎了上去。

哪知双方一触，只听得"　"的一声，牟世杰的木棍依然没有断折，李天敖的铁拐却不由自主的随他的木棍转了几个圈圈。原来牟世杰这一招刚中有柔，比李天敖高明得多，他改用了一个"转"字诀，既能把本来的力道发出去攻击敌人，又能借用敌人的力道还击，这种上乘的"借力打力"的功夫一使出来，李天敖焉能抵挡？

幸而牟世杰不为己甚，随手转了几圈，便将木棍撤回，笑道："李寨主

的乱披风拐法果然非同小可，小弟再领教几招。”

李天敖实在已输了一招，以他的身份，本该立即认输，但他若输了这场，那就是要被淘汰的了。迫得厚着脸皮，冀图侥幸，一声不响，又把乱披风拐法霍霍展开。

牟世杰有意卖弄功夫，李天敖使哪一招，他也跟着使这一招，李天敖的拐法名为“乱披风”，当然是快到了极点，哪知牟世杰比他更快，但见他衣袂飘飘，俨如迎风起舞，李天敖的铁拐连他的衣角都没有沾着，更不用说打断他的木棍了。

群盗正看得如醉如痴，忽见李天敖“托”地跳出圈子，将铁拐往地上一插，双手一拱说道：“多谢牟兄手下留情，李某拜服。”牟世杰连忙还礼，将他的铁拐拔起，双手还给他。

除了铁摩勒、杜百英、董钊、盖天豪等有限几人之外，其他的人尚是莫名其妙。原来牟世杰待李天敖的“乱披风”拐法使到最后一招，即以迅疾无伦的手法挑破他的胸衣，倘若牟世杰加上一点气力，李天敖已是开膛破腹之灾。到了这个地步，他当然知道对方的功夫实在比他高出太多，不由得他不服了。

接着第二场该由老英雄铁臂金刀董钊一方对牟世杰一方，拥护董钊的多是在江湖上早已成名的老前辈，第一阵由董钊这方的威镇河朔万柳堂对牟世杰这方的盖天豪。

万柳堂号称“威镇河朔”，当然是有惊人的技业，三十年前，他凭着一杆铁枪，横行河朔，无人敢樱其锋，在绿林中算得是顶儿尖儿的角色。可惜他年纪老迈，比董钊还大两岁，盖天豪正当壮年，气力要比他胜过好多。斗到了三十来招，盖天豪用了一记“力劈华山”，万柳堂招架不住，险些栽倒。盖天豪敬他是个前辈，连忙把自己的大刀扔掉，将他扶起。盖天豪自愿作和，但万柳堂是个爽直的老英雄，却不肯依，指出盖天豪的大刀是自己扔开的，所以仍然要当作是盖天豪赢了。群豪对他们二人都很佩服。

董钊这边的孟洲老英雄赛专诸常淦正要出去见第二阵，董钊忽然自己站了起来，掀须笑道：“常老弟，这次是你邀我来的，你还记得当时咱们说了些什么？”常淦道：“当时你本是不想来的，后来我说，咱们都已老了，对绿林盟主之位，都是不想染指的了，但去看一看有什么后辈英雄也很好啊。”董钊笑道：“着啊！所以我劝你还是坐在这里看看的好。”常淦道：“董大哥，话虽如此，可是我也想不到还有许多老朋友要推你出来呀！现在你若要退出，岂不是有负他们的好意，对老朋友也交代不过去啊！”

董钊搔了搔头，又笑道：“我今日得见英雄辈出，当真是一代胜过一代，心里实在高兴得很，哪还有与少年人争胜赌技的念头？但老朋友们的情面却又难却，不如这样吧，这一阵我想请牟少侠再显显功夫，看看老朽还能接得几招？这样就可以早些让压轴好戏登场了。”他这话有两层意思，一层是他表明以老一辈的身份来试小一辈的功夫，并非要斗胜争雄，那自是胜固欣然，败亦足喜，点到即止的了；第二层是他的自谦，意思是若由常淦来打第二阵，胜败难知，若果胜了，那就要打第三阵，岂不耽搁时间？所以不如由他来打，他这一阵必输无疑，这样就可以快些让铁、牟二人的压轴戏登场了。他这番话面面顾到，确实是个有身份的老前辈的口吻。

依照规矩，得胜这方可以不必换人，但也可以换人，因此辛天雄便问牟世杰道：“董老英雄是一片赏识后辈豪杰之心，指名要你接这一阵，你意下

如何？”

牟世杰连忙向董钊施了一礼，说道：“承蒙前辈青眼相加，恭敬不如从命，小辈敢不献拙？”董钊哈哈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你用什么兵器？”原来牟世杰尚未将佩剑戴上，董钊见他双手空空，是以有此一问。

牟世杰躬腰说道：“在老前辈面前，小辈焉敢动用兵器？”董钊怔了一怔，随即又哈哈笑道：“好，那就让老朽再开开眼界，见识见识小侠的空手入白刃功夫。”江湖好汉对长幼之礼甚为重视，倘若平辈交手，一方不用兵器，那是无礼的表现；但对于长辈。却刚好相反，不用兵器，那是表示恭敬，表示不敢与老辈为敌，宁可自己受伤，也不敢让老辈受了误伤的。

群盗听了，都暗赞牟世杰谦虚有礼，但心里也都想道：“董钊的铁臂金刀比铁拐李可要厉害得多，牟世杰若然用剑，胜在年轻力壮，当可取胜。但若然只凭肉掌，气力派不上用场，胜败可就难以逆料了。他宁冒失掉盟主的危险，也不愿占对方年老的便宜，确是英雄行径！”

董钊将手指在刀背上一弹，说道：“好，那就请少侠接招！”金刀斜劈，牟世杰双拳一拱，一个“飞身夺位”，占着了下首的位置，避开了董钊的第一刀。他是以晚辈自居，所以第一招并不还手，而且让董钊占据有利的上首方向。

董钊笑道：“牟少侠不必客气！”一个“凤凰展翅”，身形反了过来，右刀斜削，左拳横捣，登时把牟世杰的左右中三路全都封住。牟世杰想不到他年近七旬，身法刀法，居然还这样利落迅猛，禁不住大声赞了一个“好”字！

群雄敬董钊是个前辈，更是轰然喝彩，同时又都想道：“在这刀光拳影笼罩之下，只怕苍蝇也飞不出去，且看这姓牟的如何脱困？”心念未已，只听得“铮”的一声，但见牟世杰已是移形换位，绕到了董钊的侧边，衣袂飘飘，依旧是从容潇洒！

原来牟世杰是以“一指禅功”，将董钊的金刀弹开了少许，而他就是在这间不容发之际，从董钊的刀口下面钻过去的。群雄目睹这样惊险精采的闪招还招，都觉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这刹那间，人人注目，鸦雀无声，但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喝彩，比刚才对董钊的彩声还要响亮得多！

董钊纵声赞道：“好功夫！老夫这柄金刀纵横半世，今回才是真正碰到了对手了！”豪气勃发，金刀飞舞，拳势如风，当真是老路纵横，有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。

牟世杰心道：“此老果然名不虚传，要是他年轻三十年，我决不能用空手应付。”当下展开绝顶轻功，与董钊展开绕身游斗，以拳对拳，以掌夺刀。

两人越斗越紧，群雄凝神静气，看得目不转睛。但见牟世杰左穿右插，严如蝴蝶穿花，斗到紧处，四方八面，都是牟世杰的人影，场中虽然只有两人相斗，但却似千军万马交锋厮杀一般。群雄看得目眩神摇，牟世杰的身法越来越快，有几个人竟然头晕眼花，支持不住，连忙闭了眼睛，不敢再看。

忽见刀光如长虹划过，疾转了一圈，两人倏的分开，牟世杰抱拳施礼，口称“前辈恕罪”，董钊则正把金刀纳入鞘中，哈哈大笑。群雄有许多还看不明白，纷纷问道：“究竟是谁赢了？”正是：

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换旧人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回　海外异人图霸业　中原豪杰定雄盟

只见董钊翘起拇指说道：“ 这口金刀我已经用了五十多年，今日还是第一次脱手；但我有生以来，也从来没有像今日的高兴。绿林中出了牟老弟这样的少年英雄，当真是可喜可贺。 ”群雄听了，这才知道牟世杰已经胜了这场。原来牟世杰以迅疾无伦的手法，夺了董钊的金刀，随即又还了给他，夺刀还刀，一气呵成，快如闪电，所以众人只见刀光如虹，倏的从他们两人之间划过，除了武功最好的几个人之外，其他的人都未曾看出。

至此董钊这边己输了两场，这一场便宣告结束。接着是由铁摩勒一方对牟世个一方，这是最后一场，也是众所瞩目的一场。前此两场，牟世杰得胜，可说是在人人意料之中，但这一场却无人敢加以预测。

辛天雄宣布最后一场的比武开始，谁人得胜便是谁当盟主，登时全场哄动，双方的人也都聚集在一起，推定比武的人选。铁摩勒眉头深锁，若有所思。杜百英在他身边低声说道：“ 不可！ ”展元修愕然问道：“ 什么不可？ ”杜百英道：“ 不可让他。 ”铁摩勒道：“ 为何不可？牟世杰武艺超群，才能出众，让他当这盟主，不很好么？ ”杜百英道：“ 他从海外来到中原，不过一年，便结纳了许多江湖好汉，我看他是有心争这绿林盟主的。 ”铁摩勒道：“ 那正好呀，我本来就不想当这盟主。 ”杜百英道：“ 正因他才智过人，令人莫测高深，谁知道他会带领兄弟们到什么路去？但愿我是杞忧，我可实在害怕，害怕他当了盟主，未必是绿林之福。 ”杜百英在绿林中又有“ 小诸葛 ”之称，铁摩勒仔细咀嚼他的话语，只觉其中大有深意，不觉翟然一省，默然不语。

辛天雄是个直性的汉子，怕铁摩勒还要推辞，提起双斧，就跑出去道：“ 我是推戴铁摩勒的，如今不自量力，给他来打头阵，哪一位赐教？ ”他以英雄大会召集人的身份来见头阵，先声夺人，铁摩勒这方的各路英雄，精神大振，都争着给他喝彩助威。

牟世杰这方的盖天豪站出来哈哈笑道：“ 辛寨主，咱们是老朋友了，咱们一向赌酒争胜已不知有多少次了，赌技争雄却还是第一次。咱们是各自为了朋友，你做老哥哥的不会责怪小弟吧？ ”辛天雄大笑道：“ 咱们也当作是赌酒一样，谁胜谁败，都落个哈哈。你赢了我，我请你喝三十大碗！ ”

他们二人，一样的身体魁梧，一样的豪情胜慨，在绿林中的地位，也正是旗鼓相当，给辛天雄喝过彩的人，也同样给盖天豪喝彩。

聂隐娘柳眉微蹙，说道：“ 呀，他们当真打起来了！ ”

史若梅笑道：“ 当然是真打的了，难道还是开玩笑不成？怎么，你替他们担着心事？是怕姓盖的给姓辛的劈伤，还是怕姓辛的给姓盖的斫坏？ ”聂隐娘道：“ 他们是老朋友交手，我才不会为他们担心呢。我，我—— ”史若梅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 哦，你是为了牟大哥和铁摩勒。牟大哥是你心上的人儿，但铁摩勒和咱们的交情也不浅，他们两个昨天还是惺惺相惜，一见了面，就像多年的老朋友一般，想不到今天却在互争盟主。你盼望谁人得胜？ ”聂隐娘默默垂首，半晌说道：“ 我不知道。嗯，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肯让给铁摩勒。 ”不过，聂隐娘虽然敬重铁摩勒，觉得他做盟主，似更合适；但另一方面却也希望牟世杰技压群雄，扬名天下。同时又为两虎相斗而忐忑不安。一时芳心历乱，不觉茫然。

猛听辛天雄一声大喝，将聂隐娘吓了一跳。原来他们二人早已在高呼酣

斗。这时盖天豪正在一刀劈去，和辛天雄的斧头，碰个正着，火花蓬飞，金鸡交鸣，震耳欲聋。

辛天雄道：“盖老弟，好大的气力！”盖天豪道：“辛大哥，你这两柄斧头也沉重得很呀！”两人哈哈大笑，蓦地又各自大喝一声，你一刀劈来，我一斧斫去。

他们两人交情甚好，打起来却是各不相让，两人都是神力惊人，直打得山摇地动，日月无光！

盖天豪刚才斗“威镇河朔”万柳堂的时候，因为万柳堂年老，他实是未尽全力。这回才见了他的真实功夫。只见那柄斫山刀舞得呼呼风响，树木石头碰着了一点，便都碎了。金鸡岭的好汉虽然深知寨主的能耐，也不禁暗暗心惊。

辛天雄为了要替铁摩勒争胜，更是拼命争锋，他的两柄宣花大斧，每柄重五十六斤，比盖天豪的斫山刀还要沉重，双斧霍霍展开，只见斧影如山，似乎当真可以斫山山崩，斫地地裂。盖天豪的部下虽然知道他们的首领平生无敌，也不禁暗暗惊心。

两人越斗越猛，起初旁边观战的是不断喝彩，渐渐就稀少起来，到了最后，人人都是屏息以观，连一句彩声都听不到了。这不是因为他们打得不够精彩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他们打得太过猛烈，以致人人为他们提心吊胆，心中均是想道：“这两人都是直性子的好朋友，谁受了伤，都是终身遗憾。”

猛听得两人同时大喝，辛天雄双斧霍地卷来，盖天豪横刀挥去，“镗”的一声巨响，满空火星飞溅之中，只见辛天雄的宣花双斧和盖天豪的那柄斫山刀都飞上了半天。而他们也各自给对方的猛力震翻了。

群雄都是大吃一惊，好几十个人不约而同的跑了出来，有的要救辛天雄，有的要救盖天豪。

忽听得辛、盖二人纵声大笑，几乎是在同一时候，各自一个鲤鱼打挺，跳起身来。辛天雄道：“盖老弟，你真行，我那两柄斧头今后只能用来斫柴啦！”盖天豪道：“彼此彼此，我这柄大刀，今后也只能用来切菜啦！”两人捡起兵器一看，果然辛天雄的双斧都缺了口，盖天豪的大刀也卷了锋。两人又不禁哈哈大笑。

辛天雄道：“怎么办？咱们都是叫化子死了蛇，没得弄啦！”盖天豪道：“那就只有赌喝酒了。”他们的兵器各自给对方打落，彼此也都没有受伤，恰好是个平手，当下由董钊出来判作和局。双方的人见如此收场，也是皆大欢喜。

辛、盖二人在部属的簇拥下刚刚离场，忽听得马铃声叮叮　　，来得急极，忽地有人大叫道：“段小侠回来啦！”“咦，还有一位女的！她是谁呀？”

史若梅一颗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休，抬头望时，只见两骑骏马已疾驰而来，前头那骑是段克邪，后头那骑却是个红衣女子。

群雄爆出一片欢呼，许多人叫道：“吕姑娘，你来了，你哥哥呢？”那红衣女子跳下马背，向四方一揖，说道：“我哥哥托我向各位问候。他不来了。”这女子长得很是美貌，但英气勃勃，在众人注视之下，毫无羞涩之态，简直就似个男子一般。史若梅心道：“看来这位吕姑娘倒是熟人不少，但她怎的却和我的段郎一起同来？不知是偶然碰见的还是约好同来的？”

段克邪走到辛大雄面前，唱了个肥诺，说道：“辛叔叔，请恕小侄来迟了。这里是黄河五霸的拜帖。这次收服黄河五霸，得吕姑娘的帮忙不少。”

打开一个拜匣，将五张大红帖子点交辛天雄。辛天雄道：“好，干得好。待盟主推定之后，我再给你置酒庆功。”

那红衣女子也上来说道：“辛寨主，我今日作了个不速之客，想不至于见拒吧？”辛天雄道：“哪里，哪里。我本来有英雄请帖送给你们兄妹的，只是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，无法送到，实在抱歉。吕姑娘现在来了，给我们这次的英雄会增光不少。我刚刚和好朋友打了一架，不成个样子，姑娘，你别见笑。”辛天雄脸上一片污泥，衣裳裂了好几条缝，样子确是甚为滑稽，那红衣女子忍不住“噗嗤”一笑，说道：“可惜我来迟一步，没有看到这一场精彩的场面。别为我耽搁正事，你们继续进行比武吧。

杜百英道：“段贤侄，你来得正好。”将他拉过一边。

那红衣女子也凑过去与段克邪挨着肩，史若梅见他们形状颇是亲热，心里满不是味儿。只听得旁边有两个人议论道：“神箭手吕鸿春的妹子要是配上段大侠的儿子，倒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”另一个人道：“吕家的闺女看来似要比段家的小子大上几岁呢。”先前那人道：“这有什么关系，咱们乡下的童养媳过门之后，还要抱着丈夫，给丈夫喂奶呢。”又一人道：“不错，他们都是武学世家，在江湖上又正是锋头最健的少年豪杰，两人又都长得这样俊，站在一起，恰如一对璧人，倘若结为夫妇，那就是武林的佳话了。”

史若梅不由得一股酸味从心底翻腾上来，“听克邪所说，他们并不是偶然路遇的，这姓吕的姑娘还曾帮他收服过什么黄河五霸呢，哎，他们的交情一定不浅！”聂隐娘忽地在她耳边悄悄说道：“江湖儿女多是不拘形迹的，好妹子，你别胡思乱想。那些人乱说八道，你塞着耳朵不要听好了。”史若梅道：“我才不担心呢，他要是变了心我也不希罕他。”

史若梅虽说不想听那些议论，却又禁不住问那些人道：“吕家兄妹究竟是什么人物？”那些人笑道：“吕家兄妹在江湖上乃是响　的角色，你也不知道吗？他们是亦侠亦盗，一年中难得做几件案子，但一出手就是大的。得到的钱财，随手散尽，当真称得上慷慨任侠这四个字。他们兄妹俩都有独门武功，哥哥名叫神箭手吕鸿春，一把铁胎弓纵横南北，在江湖上还找不到第二个射箭射得这样准的人，妹妹吕鸿秋就更厉害了，不但刀法高强，还有个‘摄魂铃，的雅号。”史若梅道：“怎么叫做摄魂铃？”那人笑道：“你听她走路的时候不是有叮叮的铃声？她衣裳上缀着许多指头般大小的小铃，和敌人交手的时候，这就是她的独门暗器了，她的小金铃专打敌人的要害穴道，百无一失，所以她的对头一听见铃声就不禁魄散魂消。另外还有一层意思，因为她长得太美艳了，身上挂着的许多小金铃又似奏乐一般，那些不知道她的底细的人，见了这样天仙般的人物，听了她随步发出的铃声，也会给她勾魂摄魄。”史若梅听得这些人如此称赞那吕鸿秋，心中更是忐忑不安，“克邪与她一路同行，不知是否已曾给她摄了魂、勾了魄？”

旁边一人笑道：“且别谈摄魂铃了，看他们怎样拼命吧。咦，你瞧，段克邪出来了，莫非他刚刚回来，就要出场替铁摩勒争这绿林盟主？”

只见段克邪奔出场心，高声叫道：“牟大哥！”牟世杰早已迎上前来，也高声叫道：“段兄弟。”两人握手，哈哈大笑。

段克邪道：“我听说你来到中原，早就想拜见你了。令叔好吗？我当年曾蒙他老人家指点，得益不少。”牟世杰道：“家叔那次从中土回来，谈起当代的武林人物，对你也是赞不绝口。他还记得你那年只有十岁，但已可以称得上是后辈英雄中数一数二的人物。他很惦记你，叫我一到中土，就要打

听你的下落的。可惜我东奔西跑，直到今天才能与你见面。”

段克邪道：“我也可惜来迟了一步，失了眼福，未及睹牟大哥刚才几场的精彩武功。”有些好事的便喊道：“现在也未晚呀。交情以后再叙，先比比武功，让咱们开开眼界吧！”

段克邪笑道：“牟大哥，我决不敢在你面前班门弄斧，但我蒙令叔指点，过了这许多年，自己也不知道进境如何。今日幸会大哥，倘若大哥肯予指教，我也是求之不得。”

牟世杰道：”段克弟别客气，指教二字，我是决不敢当。咱们就彼此印证武功吧。”

老英雄雄巨源笑道：“两位都不必客气，这是正式比试，并非寻常的印证武功。段小侠是替铁少寨主打第二阵。好，我把话说清楚了，两位就请各显本事吧。”群雄轰然大笑，都说雄巨源的话说得爽快。

段克邪笑道：“我哪里懂得什么客气，我说的都是心里话。不错，我是替铁叔叔出场争胜，心里不愿意输，但却是准备输的。所以只能说是向牟大哥领教了。”当下掣剑在手，说道：“牟大哥，请恕小弟无礼，先进招了。”他口说“无礼”，其实却正是“有礼”因为他与牟世杰乃是平辈，平辈交手，抢先进招，那就是表示自己不敢以平辈自居，无形中也就是给对方抬高身份。

牟世杰双肩一晃，退后七八步远，也把剑掣在手中，说道：“好，贤弟请！”他刚才几场都没有动用兵器，显见是对段克邪十分重视。史若梅与聂隐娘全神注视，心中都有点忐忑不安。

段克邪横剑当胸，未曾动手，先打量了牟世杰一下，只见他立的门户，乃是“无极含一气”的剑式，两手下垂，目注剑尖，脚步不丁不八，站个桩步，凝重非常。当真称得是沉如山岳，静若平湖！

段克邪心中一凛，想道：“他这剑式渊停岳峙，得想个法子破他才好。”要知高手比拼，胜负只争一着，倘若第一招抢不到先手，就难免要受敌人所制了。

牟世杰笑道：“段兄弟怎么还不进招？”段克邪已打定主意，蓦然说道，“看剑！”剑光一起，却不正面向他刺来，而是绕着他的身子疾走，登时剑光飘瞥，好似有几十人同时持剑向牟世杰进攻，剑招快得难以形容，旁观诸人，只见剑光，不见人影！

原来段克邪是想以己之长攻敌之短，他想起牟世杰的叔父牟沧浪当年曾和他的师兄空空儿比过轻功，牟沧浪的其他武功都要胜过空空儿，但只有轻功却比空空儿稍逊一筹，段克邪的轻身功夫，现在也几乎可以赶得上师兄了，他想牟世杰的功夫是他叔叔传授的，决不能及得叔叔，因而便打定主意给他来个快攻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

但听得一片“铮铮”之声，牟世杰兀立如山，身形未曾移动半步，已解拆了段克邪攻来的三十多招。

段克邪心道：“他的卸字诀已用得出神入化，好，我再给他来个九虚一实的攻法，虽然占了宝剑的便宜，也说不得了。”原来段克邪使的是他父亲遗留的宝剑，有断金截铁之能，只因牟世杰每一招都恰到好处的卸开他的力道，故此宝剑的威力不显。但两人功力若是相差不远，“卸”力诀就不能对付对方的重手法。

段克邪刚才用的是闪电快攻，绕身游斗，方法是用得对了，但因为出手太快，一沾即退，剑势就不能刚猛迅捷兼而有之，容易给敌人卸开劲道。现

在他改用“九虚一实”的攻法，身法招式仍是丝毫不缓，甚而比前更快，但在十招之中，却是九个虚招，一个实招，虚招迅捷，实招雄浑，在使到实招的时候，身法手法就要稍微缓慢，但因为十招之中只是来着一招，所以也并没有影响原来的速度。而且他的那九个虚招，倘若对方防备松懈，也随时可以转为实招，当真是厉害之极。

牟世杰在剑法上有深湛的造诣，但看他接连使了几个虚招，也不禁暗暗纳罕。段克邪欺身疾进，蓦地使出实招，呼的一股劲风，向牟世杰猛扑！

这一剑精妙之极，凌厉无伦，群雄看得惊心动魄，聂隐娘固然禁不住失声惊呼，连盖天豪也吓得跳了起来。不料就在这瞬息之间，群雄都还未曾看得清楚，只听得牟世杰叫道：“好剑法，接招！”但见他剑尖一抖，一招“妙手摘星”，已搭着了段克邪的宝剑，往前一指，剑尖直指段克邪胸口的“璇玑穴”。原来段克邪在使到实招的时候，力道固然加强，手法也不免略为缓慢，换是旁人决计察觉不出，但牟世杰剑法通神，别人剑招中最细微的差别他也看得一清二楚，立即把握机会，以快斗快，反守为攻。攻守易势，突如其来，这一回轮到史若梅也不禁失声惊呼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，猛听得段克邪一声长啸，身形平地拔起，也同样叫道：“好剑法，还招！”疾如飞鸟，呼的一声，掠过牟世杰的头顶，一招“鹰击长空”，宝剑化成了一道长虹，凌空刺下！牟世杰长剑抡圆，滴溜溜的两个转身，一翻一绞，化解了段克邪的攻势。顿时间两人互争先手，当真是瞬息万变，难以名状，无可捉摸。群雄但觉剑光满场，龙腾蛟跃，已分不出哪个是牟世杰，哪个是段克邪！

斗了一阵，忽见两人的剑招都渐渐缓慢下来，耳力特佳的人，听得出在唰唰的剑声之中，还依稀有嗤嗤的声响。铁摩勒搓着双手，对杜百英低声说道：“克邪贤侄究竟是经验稍差，且未免太好胜了。”

原来，段克邪与牟世杰本是旗鼓相当，各擅胜场，段克邪胜在轻功，牟世杰则内力较厚。段克邪聪明绝顶，上场之初，本已打定了以“以己之长，攻彼之短”的主意，只因久战不下，遂改用“九虚一实”的打法，拟仗宝剑之利，赢得一招半招，哪知牟世杰经验老到，趁他手法稍缓，立即还攻，将被动的形势扭转过来。这时，他劲力直透剑尖，那“嗤嗤”的声响，便是挥剑之际，激动气流所致。

牟世杰的剑招越来越慢，到了后来，但见他双目只是凝注剑尖，好似剑尖上悬有千斤重物似的，徐徐的东一指、西一划，与刚才的快打疾攻，大异其趣，但在武学高手看来，却是比刚才更凶险了。段克邪只觉对方的那柄青钢剑沉重如山，压力越大越大，他也只得默运玄功，与之相抗，什么轻灵的身法，迅捷的剑招，都用不上了。

忽听得。“铮”的一声，双剑蓦地相交，寂然不动，过了片刻，两人的身子都好似矮了半截，原来双脚已陷入泥土之中。群雄方在惊诧，铁摩勒忽地跳出场来，大叫道：“不要打了，这一场算作是牟大哥赢了吧！”

只听得。“ 啷”声响，段克邪的宝剑脱手飞出，牟世杰的青钢剑却只胜下半截。原来两人各以内力相抗，牟世杰稍胜一筹，恰好就在铁摩勒说话的当儿，震飞了段克邪的宝剑。可是也正因为他的功力并非胜过段克邪许多，所以在双方运足内力，以重手法相击的时候，他的青钢剑也给段克邪削断了。

铁摩勒双手一拉，将两人分开，同时也就将两人所受对方的力道化去，免得他们受伤。场中不乏武学高明之士，对铁摩勒此举，都是大大赞赏，赞

赏他当真是大公无私。要知牟世杰与他乃是处于敌对地位，他已然认输了这场，本来可以只将段克邪拉开，至于牟世杰会不会受伤，他是不必管的；但他甘受双方内力冲击的危险，不偏不倚的将双方同时分开，公平正直，确实是人所难能。

段克邪抬起宝剑，满面通红，说道：“牟大哥内功深湛，小弟输得心服口服。”

牟世杰连忙摇手道：“不，你削断了我的剑，这一场应该算是我输了。”段克邪道：“没有这个道理，我削断你的剑乃是凭着宝剑之利，你震飞我的剑，却是凭着真实功夫，当然是我输了。”群雄听得又是惊奇，又是佩服。铁臂金刀董钊说道：“你们刚才比武的时候，彼此半分不让，现在却又争着认输。老朽活了几十年，这样稀罕的事情，还是破题儿第一遭碰见。”群雄轰然大笑。

作为公证人的老前辈雄巨源出场说道：“你们不必争了，依照规矩，倘非言明在先，任何一方都有权使用任何兵器，是宝剑也好，是砍柴的烂刀也好，总之，赢了就是赢了。依刚才的情形看，一方兵刃脱手，一方兵刃削断。段克邪的兵刃脱手在先，但牟世杰的兵刃被削断则吃亏更大。双方既不愿空手再打下去，依规矩只能判作和局。”

雄巨源以公证人的身份这么一说，群雄都道有理，牟、段二人也就不好再争辩下去，各自道了一声“惭愧”。

雄巨源道：“依照规矩，作为盟主的候选人最少要打一场，现在已经比了两场，铁摩勒这方第一场出的是杜百英，第二场是段克邪，现在这第三场必须是铁摩勒本人出场的了。牟世杰这方第一场出盖天豪，第二场是他自己。这第三场依照规矩，他可以换人也可以不换人。”说到此处，顿了一顿，然后问牟世杰道：“牟少侠，你是准备自己出场呢，还是换过另一位英雄？”

牟世杰向铁摩勒拱一拱手，说道：“铁寨主武艺超群，英名远播，小弟素来佩服，今日有此机会，小弟愿向铁寨主再领教一场。”

铁摩勒道：“牟兄武功绝世，今日得见，果然胜似闻名，肯予赐教，铁某敢不奉陪？只是铁某还有个不情之请，若蒙牟兄答允，铁某才能安心过招。”牟世杰道：“但凭铁寨主吩咐，小弟无不依从。”群雄都知道铁摩勒仁义过人，他提出的要求，想来决不会损人利己；但牟世杰毫无猜忌之意，丝毫不问，便即一口应承，群雄也暗暗佩服他的胸襟风度。

铁摩勒庄重说道：“好，君子一言！”牟世杰接着道：“快马一鞭！”这时牟世杰的手下正挑选了一把锋利的青钢剑拿来，要请牟世杰换剑。因见他们二人正在说话，不敢打扰，站在旁边。

铁摩勒忽地招手说道：“段贤弟，将你的宝剑给我！”牟世杰这边的人听了，大吃一惊，心里都是想道：“这不像铁摩勒的为人，难道他为了要当盟主，竟然不顾身份，不顾颜面，要换了宝剑来对付打得精疲力竭了的牟世杰？”

段克邪也有点惊疑不定，将宝剑交给了铁摩勒。铁摩勒接剑在手，淡淡说道：“牟兄，请恕铁某冒昧，请你借用段克邪这把宝剑！”

牟世杰微愠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你，你——”铁摩勒道：“牟兄千万不要误会，铁某决无小觑牟兄之意。只是你刚才已经与克邪拼了一场，铁某岂能占你便宜，你换了这把宝剑，这一场比武，才得公平！”

牟世杰这边的人听了，这才知道铁摩勒的用意，都不禁暗暗惭愧，惭愧

他们刚才的疑虑，乃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！

牟世杰哈哈笑道：“多谢铁寨主好意，但请恕小弟不能接受。”他有意显露内功，笑声有如金石交击，远远的送出去，震得山鸣谷应。这笑声亦即是表示他还有余力，尽可与铁摩勒周旋，无需借用宝剑。群雄见他在打了几场之后，内力还是如此深厚，都不禁相顾骇然。

铁摩勒神色自如，微笑说道：“咱们江湖好汉，讲究的是一诺千金，岂能翻悔？”牟世杰眉头一皱，踌躇了片刻，似是迫于无奈，只好接过铁摩勒递来的宝剑。

这一瞬间，牟世杰已转了好几个念头，心中最先想的是：“铁摩勒豪气干云，令人感动，不如就让他当了盟主吧。”但随即又想：“我万里远来，所为何事，大丈夫欲图大事，岂能拘论小节？”

心念未已，只听得铁摩勒已在叫道：“牟兄远来是客，请进招吧！”牟世杰双眉一轩，心意已决，当下一声：“有僭。”宝剑扬空一闪，便即进招！

铁摩勒横剑遮拦，只见牟世杰唰唰唰接连三剑，都是一出即收，稍沾即退。铁摩勒知道他是有意先让三招，以谢借剑之义。铁摩勒道：“牟兄不必客气。”长剑一展，一招“铁锁横江”，将牟世杰的宝剑封出外门。这一招攻守兼备，其中藏有极厉害的后着，牟世杰倘若不发实招还击，势将陷于困境。

牟世杰也知道铁摩勒是有意迫自己抢攻，当下剑诀一领，宝剑光芒疾吐，使的是一招“白虹贯日”，剑光直插进铁摩勒的防御圈中，这一招攻势凌厉，上刺下削，大大发挥了宝剑的威力。

铁摩勒喝声：“好！”蓦地长剑抡圆，当作大刀来使，一剑斩去，剑锋自下卷上，倒削牟世杰的右臂。这一招在剑法中揉合刀法，是铁摩勒自创的新招，剑法的轻灵翔动，刀法的浑厚沉雄，兼而有之，牟世杰不识此招，见他来得威猛，心里想道：“他明明知道我使的是宝剑，何以还用这样硬拼的打法？”

心念未已，只听得“　”的一声，双剑已然相交，就在这瞬息之间，铁摩勒倏的翻转剑脊，猛力向牟世杰的宝剑一拍，牟世杰给那股大力压得宝剑几乎弯曲，虎口隐隐作痛，虽然用了上乘的“卸”字诀，却也只能卸开铁摩勒的三分力道。这才知道铁摩勒神力惊人，无怪他无须顾忌宝剑。

牟世杰是个武学的大行家，一见宝剑被对方克住，立即变换打法，只见他宝剑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奇诡变幻，难以捉摸，总不教铁摩勒碰上，而他则在乘瑕抵隙，专找铁摩勒的“空门”进攻，瞬息之间，连攻七剑，兔起鹘落，看得群雄眼花撩乱。铁摩勒踏脚九宫八卦方位，沉着应付，将他这七招剑式，一一破解！

忽听得铁摩勒大喝一声，一剑刺出，其直如矢，隐隐挟着风雷之声，这一招名为“大漠孤烟直”，本是一招普通的剑法，但经铁摩勒使将出来，却是大不寻常，站得稍近的人，都感到冷气森森，寒风扑面。

牟世杰身形一转，宝剑挥动，划了一道圆圈，恰恰将铁摩勒的长剑圈住，双剑相触，铿锵有声，倏的又再分开，铁摩勒剑上多了一个缺口，牟世杰则接连退了几步。

牟世杰这一招名为“长河落日圆”，与“大漠孤烟直”同是昆仑剑法中相连的两招，他们一攻一守，就似是同门兄弟互相拆解一样，但姿势的美妙，剑术中一刚一柔，相生相克的精髓，都己在这两招中表露无遗。场中不乏剑

术名家，他们毕生梦寐追求的境界，也不过如此，这两招一出，全场高手，相顾茫然，都感到自己所学，实是差得太远。人人面面相觑，黯然失色，过了好一会子，心神稍定，这才大声喝起彩来！

转眼间两人已斗了相近百招，刚才段克邪与牟世杰斗剑，众人已叹为观止，实难想象还有这样的一场比剑，更令人目眩神摇！

这一场比剑，不见得比刚才那一场更为好看，但在名家眼内，却是真正剑术的较量，要知段克邪刚才的打法是以轻功配合剑术，花式繁多，快如闪电，那当然是好看极了，但剑术中的深奥精微之处，却还及不上这一场比剑的表露无遗。

只见铁摩勒迅猛若怒狮，凝重如山岳，剑法大开大阖，每一招都是正宗剑术，绝不采用寻瑕抵隙的奇诡剑招，但每一招都有雷霆不测之威，令人生畏。牟世杰则展开了以柔克刚的剑术，身法剑法，俨如流水行云，飘逸轻灵，毫无粘滞。这两人一个勇猛，一个潇洒，倘若用诗句来形容，则一个是“骏马西风冀北”，一个是“杏花春雨江南”，同样达到了剑术中完美的境界。

两人斗了相近半个时辰，兀是未分胜负。群雄中的几个剑术名家看得如醉如痴，心无旁骛；但更多的人，则出为这一场的比武，便决定了盟主是谁，因而看得特别紧张，捧铁摩勒的与捧牟世杰的都在各自担忧，他们多半不懂得欣赏高深的剑术，每当看到那一方似乎占了上风的时候，欢喜或懊丧之情便见乎辞色。其中还有一些是两方面都不偏袒的，便拿他们的胜负来打赌，闹哄哄的各自给自己下注的一方喝彩助威。

铁摩勒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朋友们的关怀神色，拥护者的喝彩欢呼，他都是看到听到的了。但另一方面，在他占了上风的时候，他也看到了李天敖那一伙人的暴跳如雷；盖天豪那一伙人的嗒然若丧。

铁摩勒见招拆招，见式拆式，手底丝毫不缓，心中却是思潮起伏，进退踌躇，暗自想道：“刚才那个韩维说的不错，我是窦家的义子，王、窦二家在绿林争霸将近百年，虽说王伯通已死，他的女儿和我亦已解了冤仇；但王伯通的党羽众多，未必便肯服我，如今看了李天敖这伙人的神情，显然他们是极不愿意我当上盟主。即使我当了盟主，对他们一视同仁，那也是后来方见，他们心里已先有了疙瘩了。如此看来，我做这个盟主，实在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，甚至会造成分崩离析之局。”

继而想道：“辛大哥、杜叔叔劝我当这盟主，用意也不外是盼望我能够调和绿林的纷争，有了一个头儿，抢地盘，争赃银的事情就可以减少，除此之外，还可以由盟主发号施令，彼此救助，共抗官军。他们的用意是好，但我既没有把握调和纷争，也无意占山为王，与朝廷作对；然则我又何必定要争夺这个盟主之位，不肯让贤？”

心念未已，牟世杰又已抢攻了七八招，这七八招一气呵成，招招精妙，铁摩勒虽然一一解开，心中也暗暗佩服，又不由得想道：“牟世杰不但武功高明，这一年来在江湖上的行事也是处处以德服人，称得上是义侠之士，杜叔叔怕他另有野心，怕他当了盟主，会把绿林兄弟带上歧路。这固然可虑，但究竟是否如此，也得将来始知。倘若将来天下更乱，他真的自立为王，那又有何不可？”

再又想到：“牟世杰现在已有许多人拥护他，论人数也许还不及拥护我的人之多，但李天敖那一伙人，他们是王伯通的旧部，倘若在我与牟世杰之间，任由他们选择，他们必然是宁愿牟世杰做他们的盟主。

“ 他做了盟主，我可以使得窦家旧部与金鸡岭这一伙人都服从他；但假如是我自力盟主，却没有人可以协助我令得绿林兄弟都对我归心。形势如此，利害分明，我何不成全牟世杰这个盟主？ ”

思念至此，心意立决。恰在此时，牟世杰使了一招“ 鹏搏九霄 ”，身形飞起，凌空刺下，剑势强劲之畏。铁摩勒有意让他一招，平剑虚挡，长袖一挥，只听得“ 嗤 ”的一声，铁摩勒的衣袖被削去了一截。正是：

盟主虚名何足道，英雄自古重英雄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回　剑气纵横同御侮　芳心历乱起疑猜

铁摩勒“托”地跳出圈子，纳剑入鞘，抚拳一拱，朗声说道：“牟兄弟武艺高强，铁某认输了。恭贺新盟主即位，铁某甘愿执鞭随镫！”

此言一出，群雄惊愕无比，霎时间鸦雀无声。谁都料想不到，铁摩勒会突然败在牟世杰手里，而且他也不过被削了半截衣袖，竟然就肯罢手认输？

牟世杰也感到意外之极，心里暗暗叫了一声“侥幸”。但一来由于牟世杰那一剑确是十分精妙，二来由于铁摩勒的诈败也是“诈”得恰到好处，竟没有人看得出他是让招。连牟世杰也以为是侥幸成功，心里想道：“我这招‘鹏搏九霄’，实是冒险之极。他倘若用‘举火撩天’还击，我身子悬空，决难躲闪，他错在不该以剑平挡，以他的剑术之高。怎的会突然走出错招？莫非天意要我做这盟主，在最紧要的关头，教铁摩勒糊里糊涂的出错了招？”

群雄惊愕稍过，不禁又都想道：“是了，以铁摩勒的身份，他偶不小心，输了一招，当然不好意思再打下去，只好认输了。”许多人都在为铁摩勒可惜，甚至埋怨他不该偶失一招，便即罢手。但铁摩勒自己已经认输，牟世杰之任盟主，亦已成了定局，再也不能变易了。

寂静片刻，霎然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，盖天豪这一伙人和李天敖这一伙人都跑来恭贺牟世杰夺得盟主，金鸡岭这一伙人在铁摩勒率领之下，虽有惋惜之情，也都纷纷上来致贺。铁摩勒看了，暗暗欢喜，“我这一让，果然是让得对了。倘若是我自为盟主，大伙儿一定没有这样齐心。”

段克邪随众上前道贺，牟世杰将宝剑交还给他，道了一声“多谢”。又道：“段贤弟，你有两位朋友，已经来了，你还未见到吧？”段克邪道：“还未见到，是哪两位？”说话之间，那红衣女侠吕鸿秋随着辛天雄也来道贺，牟世杰望了吕鸿秋一眼，心中一动，说道：“我实在想不到会当上盟主，大伙儿又这样起哄。乱哄哄的，你这两位朋友不知在哪儿？你别急，待会儿想来他们自然会来找你。”

史若梅悄声说道，“隐娘姐姐，恭喜，恭喜！”聂隐娘面上一红，啐道：“恭喜什么？”史若梅道：“你的‘他’当了盟主，又未曾和铁叔叔伤了和气，这还不值得恭喜么？”聂隐娘也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！”史若梅道：“你又恭喜什么？”聂隐娘道：“恭喜你们两小口子今天团圆呀。你瞧，你的‘他’已经在那里向牟世杰道贺了，你还不赶快过去和他见面？”

史若梅把眼望去，只见那红衣女子又正在与段克邪肩并着肩，史若梅气得小嘴儿一噘，顿足说道：“我不去了。”聂隐娘笑道：“你是他明正言顺的未婚妻子，何必害怕那位姑娘？”史若梅道：“谁说我怕了她？”聂隐娘道：“那你为何不敢上去会他？”史若梅给她一激，默不作声的便让她拖着手走。聂隐娘又笑道：“这位吕姑娘性情豪爽，对人亲热，未必就是和他有甚私情，你别这么小心眼儿。”

这时场中正是闹哄哄的，牟世杰的周围都是黑压压的人头，聂、史二女还未挤进人堆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咦，好好的天气，一片乌云都没有，怎的突地打起雷来了？”

聂、史二女一听，果然隐隐似有雷声。老英雄雄巨源身经百战。阅历甚丰，忽地叫道：“不对，这似乎是官军的金鼓声！”

话犹未了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一道蓝色的火焰从山脚飞起，直上遥空。这是把风喽啰所发的用来报警的“蛇焰箭”！

众人正在惊疑不定，只见两个小头目摇着红旗已在疾奔而来，大声叫道：“不好了，有大队官兵杀来了！”

场中登时一片混乱，群雄气怒交加，有人骂道：“一定是有了奸细，把咱们在此聚会的消息泄漏出去！”“好狠毒的官兵，乘着咱们在此聚会，居然想来个一网打尽！”又有人豪气万丈地叫道：“来得正好，咱们杀它个片甲不留，给新盟主立威！”

牟世杰摇手道：“众位请别慌乱，且看清楚了官军的来势，再定对策。”

金鼓如雷，旌旗招展，官军已是漫山遍野而来，牟世杰、铁摩勒留心观看，只见这次来的官兵非比寻常，个个衣甲鲜明，人强马壮，虽说是漫山遍野而来，但却看得出是列为四队，暗合“四象台围”之阵，队形整齐，声势浩大而又丝毫不乱，指挥官军的显然是个大将之材！

群雄虽然个个武艺高强，与官军也不止厮杀过一次，却从未见过这样的大阵仗。不少人虽然仍在大声喝骂，心里实在已暗暗惊慌。

牟世杰暗自想道：“兄弟们不错个个骁勇，毕竟只是气血之勇，未经兵法训练，似这般的乌合之众，只怕难以抵挡这队官军。”

心念未已，官军已冲到半山，看得更清楚了。铁摩勒不禁大吃一惊，只见南北两队官军，一边的旗号打着一个“秦”字，一边的旗号打着“尉迟”二字，竟是秦襄和尉迟北所率领的羽林军！铁摩勒吃惊之下，心头隐隐作痛，他从前做御前侍卫的时候，与秦襄、尉迟北二人情如手足，想不到今日他们奉旨前来捕盗，竟然与自己成了敌人！

牟世杰眉头一皱，对铁摩勒道：“想不到他们竟从长安调来了羽林军，如此大张旗鼓，大动干戈，看来确实是出了奸细，将咱们在此聚会的消息密报朝廷了。”他稍微一顿，随即接下去说道：“官军既是有备而来，我看还是撤退为高，虽然毁了辛大哥的金鸡岭，但却可以保全实力，免吃眼前之亏，待他日咱们羽毛丰富，卷土重来，再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，你看如何？”铁摩勒也有同感，点头道：“盟主说的是。”

但他话犹未了，只见东西两队官军，亦已杀来，东面那支官军却不是羽林军，率队的是个红面老人，正是铁摩勒的杀父仇人羊牧劳。西面那支官军，率队的是个军官，段克邪认得他是田承嗣“外宅男”的统领寇名扬。

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铁摩勒虽然同意撤退，一见了羊牧劳，什么都顾不得了，一马当先，就冲出去，大声喝道：“好呀，你这老贼原来未死，我铁摩勒正要向你报仇！”牟世杰惊道：“铁大哥回来！”哪里拦阻得住？

秦襄的骑兵先到，他的黄骠马是匹宝马，登山如履平地，马头一拨，截住了铁摩勒的去路。

秦襄此次前来，殊非内心所愿，只因田承嗣密报朝廷，说是各路的强盗头子，在金鸡岭聚会，欲图大举，劫御马的那个强盗也在其内。因此田承嗣奏请朝廷，速派羽林军来，会同他一同捕盗。一来因为田承嗣乃是强藩，皇帝对他也要卖几分面子，他所奏请的，皇帝不敢不从；二来群盗聚会，密图举事，这也确实是震撼朝廷之事，皇帝为了本身利害，也不得不派出最精锐的羽林军。上命难违，秦襄和尉迟北就是这样被调来的。

秦襄与铁摩勒已有将近十年，未曾见面，想不到在这样的境遇下重逢，两人都感为难。秦襄压低声音说：“铁兄弟，你何苦在强盗堆中厮混，如今朝中奸贼已除，你不如随我回长安去吧。我愿以身家性命保你。”铁摩勒道：“人各有志，大哥之命，请恕小弟难以依从。大哥若念昔日之情，请放小弟

过去，小弟若能报得大仇，甘愿束手就擒，成全大哥一功。”

羊牧劳正在奔来，远远叫道：“这厮就是金鸡岭的盗首铁摩勒，秦都尉不可放过了他！我就来了！”

秦襄无奈，只得假装发怒，喝道：“好，反贼你既不听良言，看锏！”双锏打下，铁摩勒横剑一挡，立即知道秦襄无意与自己作战，至多只用了五成本领。但正因如此，铁摩勒也不好以全力伤他，心里大感为难。秦襄处此境地，既不能放过铁摩勒，又不想伤害他，更是进退维谷。

尉迟北纵马过来，扬鞭叫道：“劫御马的强盗头子在那边，哈，金鸡岭的寨主也在那边，秦大哥，咱们擒贼擒王！”别看尉迟北是个莽夫，他也会急中生智，替秦襄找到了一个藉口，好放过铁摩勒。

秦襄道：“不错，咱们捉钦犯要紧。羊老先生，这一功就让给你吧。”虚晃一锏，放过了铁摩勒，与尉迟北纵马向前，冲入了群盗堆中。

铁摩勒大吼一声，迎上了羊牧劳，长剑抡圆，一招“力劈华山”，竟在剑法中使出刀斧的招数，刚猛无伦，羊牧劳把手一招，脚下一个盘旋，使出七步追魂掌法，左掌穿出，斜拨刀背，右掌径劈铁摩勒前胸，铁摩勒刀背拍下，羊牧劳自恃掌力雄浑，就要施展“空手入白刃”的功夫，夺铁摩勒的长剑，哪知双方的力道一撞，辛牧劳的手背登时开花见血，铁摩勒的剑锋一转，又在他的脚踝上划开了一道伤口，还幸亏铁摩勒的长剑已给他拨得微歪，剑势也差不多成了强弩之末，要不然这一剑就是断足穿裆之灾！

羊牧劳以前曾和铁摩勒交手不止一次，每次都是他稍占上风，想不到这次才是出手第一招，就受了剑伤，不禁心头大骇，“几年不见，这小子的武功竟然精进如斯！”铁摩勒也是心头一凛，暗自想道：“这老怪年近七旬，居然还敢以肉掌硬接我的剑招，若非我占了年富力强的便宜，怕还当真不是他的对手。”

两人再度交锋，彼此都不敢轻敌，羊牧劳受伤在先，总是吃亏。寇名扬率领一队武士，上前助阵，铁摩勒好汉不敌人多，给他们团团围住。

牟世杰虽然有令撤退，但窦家旧部和金鸡岭这一伙人都是死心塌地跟随铁摩勒的，铁摩勒被围，他们焉能坐视？个个奋勇争先，与官军厮杀。羽林军人马披甲，且又是训练有素的精兵，擅于群战，绿林群豪各自为战，纵然以一当十，陷入了官军的“四象阵”中，也是大大吃亏。

牟世杰急忙叫道：“段贤弟，你去助你的铁叔叔突围，叫他顾全大局，赶快随众撤退。”随即朗声说道：“留得青山在，哪怕没柴烧！董老英雄、杜大叔，请你们二人率领外路兄弟速速向后山撤退，辛寨主你率领金鸡岭兄弟居中接应，盖天豪，你与我断后！”他以盟主的身份再度发下严令，安排也很得体，当下群盗大部依从，不过也还有一部份各自为战，尤其是飞虎山、燕山寨、金鸡岭这三伙人，其中不少是与铁摩勒同生共死的兄弟，一心一意只想冲上去救出铁摩勒，对牟世杰的号令置若罔闻。

牟世杰见此情形，心中一忧一喜，忧的是自己盟主地位未固，威望尚不如铁摩勒；喜的是铁摩勒容易冲动，缺乏一个“忍”字，究非领袖之才。当下有意树威立恩，跨上一匹劣马，便杀将出去。

金鸡岭群盗正陷在羽林军包围之中，东一群西一堆的，被切成了十几段，已是不能互相照应。牟世杰见哪处危险，便杀进去将被包围的救出来，羽林军身披重甲，刀箭难入，但牟世杰剑术精绝，每一剑都是穿喉而过，不过片刻，连杀了数十名羽林军，求出了七股被围的兄弟。

忽听得一声喝道：“你就是劫御马的牟世杰么？”一骑白马疾驰而来，马上的军官却是一张玄坛黑脸，黑汉白马，相映成趣。这军官不是别人，正是尉迟南的哥哥——龙骑都尉尉迟北。

两匹马擦身而过，尉迟北呼的一鞭打去，牟世杰一个“镫里藏身”，叫道：“好鞭法！”唰的也还了一剑，尉迟北挥鞭荡开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牟世杰已是倏的转过剑锋，弃人刺马，一招“李广射石”，剑尖刺入了马脑；尉迟北也极矫捷了得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，他反手一鞭，也勒住了牟世杰的马颈，那匹劣马登时气绝，四蹄屈地，将牟世杰抛了下来。

两人同时坠马，尉迟北叫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你功夫如此了得，为何也做强盗？”牟世杰道，“我无意功名，这早已与令弟说过的了。”尉迟北道：“你与舍弟在北芒山较量之事，我已知道了，多谢你对他手下留情，论理我也该放你过去，只是你当时曾空手夺了舍弟的鞭，我若不与你再斗几十回合，你只道我尉迟家的鞭法不过如此！”牟世杰道：“岂敢，岂敢！”尉迟北钢鞭一举，鞭风呼呼，卷起了漫天鞭影，早已把牟世杰身形罩住。

牟世杰只得抖擞精神，与他恶战。尉迟北的鞭法比弟弟胜过多多，当日牟世杰以空手打败了尉迟南，如今手持利剑，却也不过与尉迟北打成平手。尉迟北杀得性起，高呼酣斗，钢剑飞舞，夭矫如龙；牟世杰沉着应付，剑光如练，使到紧处，俨似天风海雨，迫人而来，双方功力悉敌，谁都占不了便宜。牟世杰脱不了身，不由得暗暗叫苦。

另一边段克邪展开绝顶轻功，官军虽是漫山遍野，密密层层，却哪里截得他住？只见他或从人丛之中穿过，或从官军的头顶上飞过，转眼间已杀入了铁摩勒被围的圈中。

这一个包围圈中，如羊牧劳、寇名扬两大高手，还有十几个田承嗣手下的一流武士，实力之强，犹在羽林军之上。

段克邪出手如电，身子悬空，便是一招“银河泻影”，向羊牧劳刺去。羊牧劳霍的闪身，只听得两声尖叫，裂人心魄，羊牧劳左右那两个武士已被利剑穿喉而过，原来这一招“银河泻影”，一招三式，力道使得充分，剑光便像大网一样撒下来，在一丈方圆之内，当者立毙，端的是厉害无比。

羊牧劳大怒，双掌齐出，拍向段克邪的两边太阳穴，段克邪脚跟刚刚着地，铁摩勒大喝一声，长剑当中劈下，阻截了羊牧劳的攻击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段克邪已是唰唰唰连环三剑，剑风直迫面门！羊牧劳下盘功夫极稳，双掌一攻一守，在间不容发之间，化解了段克邪的连环三剑。

寇名扬忙掠过来，抖开了虬龙鞭，一招“老树盘根”，向段克邪双脚卷去。段克邪焉能给他卷着，一纵一跃，恰如小孩子玩跳绳的把戏一般，寇名扬连扫三鞭，三次都是恰好从段克邪的鞋底擦过。段克邪身形一转，喝道：“好呀，你助纣为虐，先杀了你！”一招“直指天南”，剑光透过鞭影，指到了寇名扬的面门。

寇名扬急忙一个“大弯腰、斜插柳”，弯腰滑步，好不容易避开了段克邪这招杀手。段克邪如影随形，跟踪急上，一轮猛攻，杀得寇名扬手忙脚乱。

寇名扬身为“外宅男”统领，武功自非泛泛之辈，只因他曾吃过段克邪一次亏，心里先有了怯意，因此便给段克邪杀得只有招架之功，毫无还手之力。

羊牧劳喝道：“用地蹚刀，流星锤对付他！”原来在这群武士之中，有四个是他的弟子，经过他的训练，两人善于用地蹚刀，两人善于用流星锤，

对付怀有轻功绝技的人，最是合适。

地蹚刀是在地上翻滚，专削敌人的脚跟，流星锤则从空中打来，专打敌人的天灵盖，上下夹攻，极为毒辣。段克邪的轻功已将到化境，移形换位，神妙非常，地蹚刀削他不着，流星锤也打他不中，可是虽然如此，他究竟还是要分神躲闪，寇名扬所受的威胁便大大减轻。他怯意一除，长鞭纵横挥击，得心应手，在众武士协同作战之下，反而占了上风。

忽见官军阵脚摇动，有两个少年杀奔上来，随即又听得铃声叮　，一个红衣女子也疾驰而至。

这红衣女子正是“摄魂铃”吕鸿秋，人未到，暗器先发，她的暗器与众不同，乃是指头般大小的小金铃，不用之时，缀在衣角，当作饰物的，这时她摘下了小金铃用独门手法打出，只听得铃声叮叮，不绝于耳。

吕鸿秋的小金铃专打敌人穴道，铃声中几个武士早已倒了下去。有识得来历的喊道：“是吕家的摄魂铃来啦！”慌慌张张，东躲西闪，登时大乱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两个少年也杀了进来。这两个“少年”正是乔装打扮的史若梅和聂隐娘。史若梅先到，俯身一剑，将一个使“地蹚刀”的汉子刺死，段克邪减少了一边威胁，猛的一个“移形换位”，一脚踏下，将另一个使“地蹚刀”的汉子脊骨踏碎，一命呜呼。

段克邪回头说道：“多谢。”他回头一瞥，恰恰与史若梅打了一个照面，在这眼光一瞥之中，只觉得这少年相貌好熟，似乎在哪里见过，但在激战之中，哪容他细心思索。

呼呼声响，一柄流星锤正向段克邪打来，段克邪己无须顾虑下盘受攻，猛的跃起，一手抓着了流星锤的铁链，那人禁不住段克邪的内家真力，流星锤脱手飞出，段克邪接下了流星锤，反手一掷，正好第二柄流星锤打来，双锤在半空中相碰，第二个使流星锤的汉子又给他这股猛力震翻，爬起身来，慌忙随着师兄逃走。

聂隐娘、史若梅双剑齐出，替段克邪挡了寇名扬的一鞭，段克邪打跑了那个使流星锤的汉子，回过身来，向寇名扬疾攻，寇名扬本来就不是段克邪的对手，更何况段克邪这边又上了聂隐娘与史若梅？只听得唰的一声，寇名扬胯上中了一剑，慌不迭的一跷一拐的跑了。吕鸿秋赞道：“段小哥，好剑法，这一招金针度劫真是使得漂亮极了！”这时她也已杀到了段克邪身边。

史若梅第一次听到段克邪向她“多谢”，心中正在甜丝丝的，“这回你可知道我是真心实意对你了吧？”忽见吕鸿秋也到了段克邪身边，段克邪和她并肩杀敌，竟没有回头再看自己。史若梅不禁又是心中有气，“好呀，你竟假装不认得我了。”哑声不响在段克邪身后，冲杀出去。

吕鸿秋摘下了三颗金铃，把手一扬，三颗金铃排成了“品”字，分别打向羊牧劳上盘额角的太阳穴，中盘胸口的璇玑穴，下盘膝盖的环跳穴，羊牧劳冷笑道：“米粒之珠，也放光华？”双指一弹，飞腿一蹴，打向太阳穴与环跳穴的两颗金铃都飞了回去。打向胸口璇玑穴那颗金铃，他根本不理，只听得“叮”的一声，金铃一打中他的胸口，立即反震回来，原来他练有“金钟罩”的功夫，休说一颗小金铃，就是寻常的刀剑，也未必伤得了他。

三颗金铃，依旧排成“品”字，向吕鸿秋反打回来，但听那铃声急剧，比她刚才打出去的劲道却不知加强了多少！吕鸿秋正在踌躇，不敢就接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段克邪把手一抄，已把这三颗金铃接到手中，随即交还给吕鸿秋，吕鸿秋满面通红，低低说了一声“多谢”。史若梅紧紧跟在后头，心

里有点得意，又有点酸味。得意的是吕鸿秋当场出丑，但见段克邪为她代接暗器，形迹甚是亲热，却又不由得酸气攻心。

其实吕鸿秋的暗器功夫在江湖上也算得是第一流了，不幸碰到的是羊牧劳，羊牧劳练有金钟罩的功夫，这才反而为他所制。不过，羊牧劳虽然不惧吕鸿秋的暗器，却不能不惧铁摩勒的长剑，就在他弹开金铃的那一刹那，不免稍稍分心，铁摩勒一剑劈去，羊牧劳险险给他劈中，接连翻了三个筋斗，这才避开了杀身之祸。

铁摩勒正要追上前去，段克邪叫道：“铁大哥，牟世杰叫你回去，你不回去，弟兄们不肯撤退！”铁摩勒翟然一惊，叫道：“不错，不能因我累了兄弟！”转过身来，运剑如凤，一路杀将出去。

羊牧劳、寇名扬两人都已走了，还有谁挡得住疯虎般的铁摩勒？那队武士，人人部只恨爹娘生少了两条腿，转瞬之间，重围已解。

这时牟世杰与尉迟北已斗了三十多招，牟世杰见铁摩勒已冲了出来，他尚未能脱身，正自心急，尉迟北蓦地喝道：“留心接我这鞭！”一鞭打来，正是他六十四路“水磨鞭法”中最厉害的那一招杀手神鞭——“八方风雨会中州”！

但见鞭影千重，当真是有如狂风卷浪，汹涌而来，牟世杰喝道，“好！”剑锋朝天，倏然间腾身飞起，使出了“朝天一炷香”的招式，剑光如练，穿过了千重鞭影，只听得“唰啦”一声，接着“嗤，’的一响，牟世杰的袖子给尉迟北的鞭梢扯去了一块，尉迟北的衣襟也给牟世杰的剑尖刺穿。两人依然是打成平手。

尉迟北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本事果然了得，下次相逢，再和你打三百回合。”

秦襄和尉迟北都有意让开，牟、铁二人不久就会合一起，将另外几股被包围的喽兵也救了出来。不过秦襄与尉迟北虽然暗地里给铁摩勒卖了交情，却不能禁止羽林军攻击群盗。群盗缺乏训练，且战且退，给羽林军冲杀得溃不成军，各自奔逃。还幸有铁、牟等人掩护，伤亡不至于太重。

这时金鸡岭大寨内的喽兵已走得一空，辛天雄率众撤退，在寨里寨外点起了十几处火头，火势烧得正旺。辛天雄放这一把火有两层作用，一是不让官军有丝毫所获，一是藉火势以阻追兵。

铁、牟等人担当断后，要待众人都已脱险，他们最后才走。铁摩勒目对融融的火光，心中很是难过，说道：“都是我的不好，累辛大哥断送了金鸡岭的基业。”牟世杰劝慰他道：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只要咱们同心协力，焉知将来的基业不远胜于今，大哥何必灰心？”

铁摩勒道：“牟兄弟说得是。”这时火势四方延展，眼看前面的一大片树林就要变成了火海，无路可通。铁摩勒眼光一瞥。忽见老英雄万柳堂和他的门人弟子，约有七八个人，尚被官军围困一隅，那个地点是在山谷之内，所以刚才没有看见。

万柳堂使的虎头金枪重达四十八斤，年近七旬，尚有廉颇之勇，羽林军丧在他手下的已有十数人之多，秦襄看见大怒，立即策马向他奔去。

铁摩勒叫道：“不好！”抢过一个头目的铁胎弓，急忙奔去。秦襄的马快，霎眼间已到了那个山，人未离鞍，双锏已经打下。

万柳堂挺虎头金枪一挑，秦襄也是天生神力，不在铁摩勒之下，万柳堂哪里挑得动他的双锏，只听得“咔嚓”一声，枪头先已折了。秦襄左锏一推，

右锏又再打出。铁摩勒大叫道：“ 休得伤害万老英雄性命！ ” 呼的一箭射去，弓如霹雳，箭若流星，这一箭恰好从枪锏之中穿过，等于将他们分开一般。这一箭箭法如神，劲力更是惊人，连官军们也不禁大声喝彩。

秦襄见万柳堂须眉皆白，居然还能够硬接自己的一锏，心里也有了不忍杀他之意，又见铁摩勒出头，索性给铁摩勒再卖一个人情，假作战马受惊，双腿紧紧一夹，他那匹黄骠马久经训练，被主人一夹，立即转了一个方向奔驰，将万柳堂这伙人抛在后面。

万柳堂的几个弟子奋力杀退了羽林军，背后又有一股田承嗣的“ 外宅男 ” 追了上来，领队的是寇名扬的副手柏烈。万柳堂振起精神，将折断了一撅的金枪当作杆棒使用，奋力拍下，柏烈的双刀给他拍得脱手飞出。万柳堂也“ 哇 ” 的一声，吐出了一大口鲜血。原来他刚才接了秦襄的一锏，实已受了内伤。他的几个弟子慌忙将他扶住。铁摩勒见此情形，怎能不去救他，当下挥动长剑，再次杀入官军阵中。

这时战场上只有万柳堂这一小股被围，其他的或已撤至后山，或已脱离险境，正在奔逃，情势与官军初上山之时，己是大大不同。

牟世杰道：“ 段贤弟，你们先走一步，我去接应万老英雄，随后就来。 ” 段克邪道：“ 我也去。 ” 牟世杰道：“ 尚未突围的只有几个人，不必兴师动众。吕女侠和这几位兄弟都是第一次来金鸡岭的，不熟识道路，你带他们先冲出去。你放心，官军虽然人多势众，未必就困得住我和铁大哥。 ”

段克邪听他说得有理，便道：“ 如此，我在前面等候你们。 ” 金鸡岭上已成一片火海，段克邪行前引路，绕过火场，翻过后山，羽林军马队追来，被吕鸿秋的暗器打翻几个，山上烧断的树木陆续滚下，去路阻塞，火势又向前山蔓延，羽林军的马队也只好拔转马头。

段克邪这一行人脱离了险境，进入了后山的峡谷，回头一望，但见火光冲天，人马的嘈杂声却已听不到了。吕鸿秋望了众人一眼，笑道：“ 咱们都成了黑面玄坛啦！ ” 原来他们从火场旁边通过，被烟灰沾得满头满面。

前面恰巧就有一道清溪，段克邪道：“ 咱们洗一个脸，就在这里等候铁、牟两位大哥。 ” 溪涧旁边有两块石头正好坐下来洗脸，吕鸿秋生性爱洁，便先上去洗了个脸。

段克邪坐在一块石头上招手笑道：“ 这里还有个位置，你们哪一位来呀，不必客气，也不用避嫌。 ” 原来那两块石头靠得很近，坐下来就要挤在一起，所以段克邪刚才没有和吕鸿秋一同洗脸。吕鸿秋 “ 啐 ” 了一口，笑道：“ 你有多大年纪，就讲起男女之嫌了？我还只是当你小弟弟看待呢，你却不敢同我一道洗脸。 ” 段克邪道：“ 不是不敢，是让你舒服一些，你还不感激我？ ” 又笑道：“ 你老是说我小，我站起来比你还高半个头呢。 ” 史若梅把他们当作打情骂俏，禁不住嘿嘿冷笑。

段克邪道：“ 这位兄弟，大家都是一样黑口黑脸，谁也不用笑谁了，快来洗脸吧。 ” 他只是十六岁过几个月，孩子气尚未消除，只道史若梅是因为大家都沾满了烟灰而好笑。吕鸿秋却听出了她的笑声古怪，心里很不高兴，向史若梅白了一眼。

史若梅心里更不高兴，聂隐娘低声说道：“ 克邪叫你，你就去吧。 ” 史若梅道：“ 去就去，我怕他不成？ ” 段克邪觉得奇怪，心道：“ 这人说话真不可解，同我一起洗脸，谈得上什么怕不怕呢？ ” 只因史若梅刚才曾在战阵中拔刀相助，而且史若梅在他的心目中又只是个 “ 新朋友 ”，故此段克邪心

里纳闷，却不方便问她。

两人一同坐在石上，挤得很近。段克邪一边洗脸，一边问道：“这位大哥，刚才多承相助，我还未曾请教你的高姓大名呢？你是哪条线上的朋友？”

这时他们脸上的烟灰都已洗净，恢复了本来面目，清流照影，极是分明，段克邪蓦地一惊，跳起来道：“你，你是——”这刹那间，他不知怎么称呼才好，在“是”字之后，便张大了嘴巴，心中乱到了极点。吕鸿秋忙问道：“他究竟是谁？”段克邪猛地一咬牙根，大声叫道：“她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大小姐，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好媳妇！”

吕鸿秋性烈如火，闻言大怒，喝道：“哼，原来你这贱人就是奸细！”史若梅几乎气炸了心肺，大骂道：“你才是不要脸的贱人！”呼的一掌就拍过去，要掴吕鸿秋一巴掌。

吕鸿秋气力较大，双掌一推，史若梅跄跄踉踉的倒退三步，几乎跌落水中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吕鸿秋已拔出了柳叶刀，厉声骂道：“好个大胆妄为的奸细，不杀了你，就对不住死难的弟兄！”

史若梅冷笑道：“你们巴不得我死，好遂了你们的心愿是不是？哼，可没那么容易！”“嗖”的佩剑出鞘，迎上了吕鸿秋的柳叶刀。

史若梅的剑法已尽得妙慧神尼的真传，唰，唰，唰，连环三剑，在怒火上头，更加使得凌厉无比！吕鸿秋最擅长的是暗器，刀法虽然也很不弱，却挡不住史若梅的猛攻，登时主客易势，反转过来，几乎给史若梅迫得落水。吕鸿秋叫道：“段克邪，你怎么啦？对奸细还讲什么江湖规矩？”原来她以为段克邪之所以不肯上前助战，乃是因为不愿以二敌一。

段克邪心乱如麻，听了吕鸿秋的话，不觉瞿然一惊，心里想道：“这次是田承嗣派羊牧劳率领‘外宅男’，再会合了羽林军来打我们的。我曾亲眼见她和田承嗣那宝贝儿子亲亲热热，哼，她今日却混进金鸡岭来，纵非奸细，也是敌人了！我和她早已恩断义绝，还讲什么情份？”

想到此处，心意已决。就在这时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吕鸿秋的衣襟被史若梅一剑穿过，一脚跳空，单足立在溪涧旁边，摇摇欲坠，史若梅正要再进一招，迫她落水，忽觉劲风扑面，段克邪已扑了过来，使出空手入白刃的功夫，硬抢她的利剑！

史若梅气怒交加，叫道：“好呀，段克邪，你杀了我吧！”一发了狠，咬紧牙根，挥剑便刺！段克邪武功远胜于她，但她这一剑来得十分凶猛，段克邪除非把她击伤，否则实难毫无损伤便能夺到。段克邪横起心肠，使出金刚掌力，一掌便向她拍下。这一掌若然击实，史若梅非重伤不可，正是：

本是神仙侣，成仇事可嗟！

欲知段克邪是否忍心伤了史若梅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回　云开月现真情露　　镜破钗分悔意生。

段克邪的掌缘已沾着了史若梅肌肤，就在内力将发未发之际，蓦地想道：“我与她虽然早已断了夫妻之情，但她的爹爹对我家究竟是有深恩厚义，我若伤了她的性命，我爹爹泉下也难瞑目。”他心念电转，急忙将内力撤回，但那股掌风，已把史若梅推得歪歪斜斜，立足不稳。吕鸿秋这时却已稳住了身形，一个滑步回身，“唰”的一刀，斫将过来，史若梅身形未稳，来不及出剑抵御，段克邪身形一晃，恰恰遮在她们二人中间，替史若梅挡了一刀，他掌力微吐，轻轻一送，又把史若梅推开了几步。他纵身发掌，一气呵成，看来似是向史若梅追击，吕鸿秋怎也想不到他却是有意暗护“敌人”。

那晚段克邪在田承嗣家中，对史若梅所生的误会，连史若梅本人都不知道，聂隐娘当然更是毫不知情，这变化突如其来，吓得她手足无措，惶惑之极，心里想道：“他已然认出了史家妹子，为何还是翻脸无情？难道他当真是变了心了？”

心念未已，只听得史若梅气呼呼地叫道：“段克邪，你好！好，我就让你们称心如意，从今之后，再也不要见你这无义之人！”她转过了身，立即飞奔，聂隐娘叫道：“若梅，若梅！唉，你们有话好话，为何闹成这个样子！”史若梅道：“你都看到了，他 这样无情无义，还有什么话可说？走，咱们走！”聂隐娘劝也不是，走也不是，隐隐感到其中定有“误会”，但急切之间，却怎能向段克邪问个明白。

吕鸿秋听了史若梅临去那两句话，也是又羞又气，大怒喝道：“你这妖女胡说什么？”摘下两颗金铃，追去向史若梅便打，段克邪道：“算了，算了，让她走吧！”飞出两枚铁莲子，把她的金铃打落。吕鸿秋呆了一呆，叫道：“咦，你怎么反而纵容奸细？”

有个金鸡岭的大头目正在附近，听得这边在闹“捉奸细”，急忙飞马追赶，追到了史若悔身后，挺起长矛便刺，史若梅正在气头，一手抓着矛头，将那头目拖下马来，便夺了他的坐骑。这匹马正是牟世杰所劫的那帮御马中的一匹，史若梅跨上马背，催马疾驰，待吕鸿秋赶来，她早已去得远了。

吕鸿秋性烈如火，但却也是个聪明的女子，这时稍稍冷静下来，猛地疑云大起，问段克邪道：“段贤弟，你和我说老实话，这奸细是否和你有甚交情？”段克邪涨红了脸，讷讷不能出口。

聂隐娘走过来冷笑说道：“你问他们是甚交情么？他们只见过两三次面，交情么也许还谈不上，不过，他们却是一根红线上拴着的未婚夫妻！”

吕鸿秋大吃一惊，睁圆了两只眼睛，盯着段克邪。段克邪急道：“吕姐姐，你别相信他的说话！”聂隐娘冷笑道：“枉你是段大侠的儿子，人品如此不端！若梅有什么对不住你，你竟然不肯认她？”

段克邪跳起来道：“你休得胡言乱语，她早已是田家的媳妇，与我何干？”

聂隐娘也禁不着心头火起，骂道：“你才是胡言乱语，她几时做了田家的媳妇？”段克邪道：“田家的聘礼，就是我段某劫的，此事绿林上谁人不知？”

聂隐娘道：“此事是薛嵩与田承嗣要结亲家，史若梅可并没有答应！当初薛嵩要嫁的是他的女儿薛红线，现在薛红线已经没有了，有的只是史逸如的女儿史若梅！史若梅并不是以前的薛红线了，话说至此，你还不明白么？”

段克邪惊疑不定，瞅着聂隐娘道：“你是谁？这些事情你怎么知道？”

聂隐娘道：“你先别管我是谁，我只问你，你的未婚妻子，你究竟是认也不认？”

吕鸿秋忽地插口道：“咦，别人的事情你为什么这样着紧？段克邪的未婚妻子，又为什么将这些事情都告诉你了？你和她的交情大约很要好吧？”

要知聂隐娘此刻是男子打扮，段克邪也正为此起疑，聂隐娘有意调侃他们，笑道：“我和她的交情当然很好，最少不在你和段小侠之下！”

吕鸿秋是在江湖上闯出了名头的女侠，几曾受过人如此戏弄，当下怒道：“好呀，你既然和她的交情很好，她是节度使的女儿，混在咱们强盗窝中，意欲何为，你也是应该知道的了？段小侠，这奸细之事，你问还是不问？”

聂隐娘怒道：“你们一上来就认定别人是奸细，还问什么？”段克邪叫道：“你究竟是谁？你再不说，我、我……”聂隐娘道：“你要怎么？”

段克邪正要说道：“我可要对不住你啦！”就在此时，忽听得马蹄声有如暴风骤雨，牟世杰与铁摩勒快马驰来，牟世杰远远的就扬声叫道：“你们在闹什么？”原来他们救出了万柳堂，因为大火烧山，路途阻塞，他们绕道而来，所以此时方到。

段克邪喜出望外，连忙迎上去道：“牟大哥，你是盟主，这件事交给你处置吧。”

牟世杰道：“什么事情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有两个人有奸细嫌疑，一个已经跑了，还有一个在此。就，就是此人，你要不要问一问他？”

牟世杰一怔，问道：“哪一位已经跑了？哎呀，你竟然不知道她是谁吗？隐娘，史家妹子不好意思说，你怎么也不代她说？”聂隐娘道：“我已告诉他了，他们不肯夫妻相认，我有什么办法？”牟世杰道：“段兄弟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你为何不肯认她？”段克邪急得头筋暴起，叫道：“牟大哥，你不知道，她、她并不是咱们这一路人，我怎可以认她？”

铁摩勒听得“隐娘”这个名字很熟，一时却想不起她就是聂锋的女儿，不禁走到聂隐娘跟前，问道：“这位兄弟高姓大名？咱们似是在哪儿会过？”聂隐娘道：“不错，咱们昨天不是会过面么？记得我已经对你说过我的名字了？”

铁摩勒道：“不对，你昨天用的不是这个名字。还有，你昨天说你与我以前未会过面，看来，不是你有意说谎，就是我记性太坏了。兄弟，你是不愿把铁某当作个朋友么？”

聂隐娘“噗嗤”一笑，把帽子脱下，露出了满头青丝，说道：“王大哥，不认得我了么？”段克邪、吕鸿秋等人这才知道聂隐娘原来是个女子，心中都在奇怪之极，不但是奇怪她乔装男子，维妙维肖；更奇怪的是她将铁摩勒唤作“王大哥！”

心念未已，只听得铁摩勒哈哈大笑道：“亏你还记得当年的王小黑。好一个顽皮的小妞儿，长得这么高了，不是你这声‘王大哥’我当真不认得你啦。令尊好吗？你怎么会到我这山寨来的？”

牟世杰笑道：“是我带她们二人来的。我不知道铁大哥原来与她们乃是世交。”

铁摩勒道：“她是聂锋将军的掌珠，聂将军虽然身在官门，却是个有血性的男子汉。当年我曾受过他的恩惠，克邪贤弟，你的爹爹在生之时，和聂将军的交情也很不寻常。你们二人快来重新见过。”

段克邪道：“那晚我大闹田承嗣的节度府，也曾承聂将军暗中相助，未

曾道谢。聂姐姐，请你代令尊受我一拜。”聂隐娘板着脸孔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只要你不把我与史家妹子当作奸细，我已经感激不尽了。”

吕鸿秋大是尴尬，也只得过来向聂隐娘赔个不是，说道：“一时误会，都是我的不好，姐姐莫怪。”聂隐娘怒气已消，对她却反而和颜悦色，说道：“我和史家妹子乔装男子，到金鸡岭来，史家小姐又是节度使小姐的身世，难怪你们起疑。”

铁摩勒喜道：“原来走了的那位就是薛嵩的‘女儿’么？她已经知道她本来的身份了？”聂隐娘道：“不错，她早已恢复了她本来的名字——史若梅啦。”

铁摩勒道：“克邪，你爹娘为国捐躯，当时我没在场，但我知道他们有一桩心事未了，临终时曾交托南婶婶（夏凌霜），要她待你长大之后，说与你知。南婶婶还没有告诉你么？”段克邪低下了头，说道：“夏姨已经告诉我了。”铁摩勒道：“你现在还记得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记得。”铁摩勒道：“那么说来与我听听。”段克邪道：“要我做个顶天立地的好汉子。”铁摩勒道：“还有呢？”段克邪涨红了脸，低声说道：“要我拿这支龙钗去找史伯伯的女儿。”铁摩勒道：“做什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以龙钗作为信物，迎娶史姑娘。”

铁摩勒正是要他亲口说出这一句话，当下大声说道：“着呀，既然你没有忘记父母的遗命，却为何不肯认史姑娘为妻？”

段克邪气鼓鼓说道：“她是节度使的女儿，我配不上！”

铁摩勒道：“你别在我跟前说气话了。干脆的说，你嫌她是薛嵩的女儿，配不上你这位好汉，是不是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我不敢嫌她，但总之不是一路的人。”

铁摩勒道：“你这话就错了。薛嵩最多只能算是她的养父，她的亲生父母，忠义节烈，谁不钦敬？有这样的好父母，儿女还能错到哪里去吗？即算现在不是一路，完婚之后，也自然是夫唱妇随。你这么早就担心什么？”

段克邪默然不语，铁摩勒又道：“何况她虽是薛嵩的养女，但自小却是她亲生母亲抚养大的。我在聂家住过，当时聂家与薛家乃是邻居，我知道她的母亲在薛家充当奶妈，每日里都教她诗书，她自小性格就与薛嵩大大不同，据我看来，正是我辈中人。你放心了吧？”

段克邪仍然低头不语，铁摩勒不禁有点生气，板起脸孔说道：“你不是要做个顶天立地的好汉子么？不遵父母之命；不守夫妻之约；不念世交之情，这乃是不孝、不信、不义！称得上是好汉子么？你父母双亡，你的事情我不能不管，你还有什么理由要毁婚约，尽可说与我知！”

要知铁摩勒的义父乃是段克邪母亲的哥哥，铁摩勒算是段克邪的表兄，段克邪在世上别无亲人，一向是把这位“表兄”当作亲兄长看待的。所以铁摩勒敢以长辈的身份，疾言厉色的责备他。

段克邪给铁摩勒一骂，满怀委屈，一急之下，本来不想说的也只好说了出来，当下头筋暴露讷讷说道：“大哥，你有所不知，小弟在田承嗣家里，曾见过史姑娘，她，她……”

铁摩勒道：“她怎么样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我亲眼看见，她、她和那田承嗣的儿子，很、很是亲热。……”铁摩勒睁圆双眼，诧道：“有这样的事情？”

聂隐娘道：“说清楚点，你看见他们是怎么样亲热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似乎是手挽着手儿。”聂隐娘道：“似乎是？这么说，你并不是看得怎么清楚

了？当时你在什么地方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我正在田家的花园，和羊牧劳他们恶战。史姑娘和田承嗣的儿子肩并着肩，在一群武士前呼后拥之下，一伙儿出来，我绝没有看错。聂姑娘，你想想，她还没等到田家迎亲，就先过门，为了什么，那定然是因为她已知道我将对田家有所不利，所以等不及迎亲，就先到田家来通风报讯了。你想想，她一心一意向着田家，这样对我，我还能认她作妻子么？”

聂隐娘又好气又好笑，说道：“你怎能把史家妹子设想得这样不堪？幸亏我当时在场，这件事我知道得清清楚楚，要不然史家妹子当真要给你诬赖得含冤莫白了。”

段克邪诧道：“我明明看见是她，怎么会错？”聂隐娘道：“不错，她那晚是和田承嗣的儿子一道出来，但他们并不是挽着手儿，而是史家妹子袖中笼着一把短剑，短剑指着田承嗣那宝贝儿子的背心，她是要救你的，你却把她的好心当作坏意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

段克邪听得呆了，聂隐娘又道：“你可知道她那晚为什么到田家去的？她就是为退婚而去的呀？”当下，将史若梅怎样离开薛嵩，怎样去盗田承嗣床头的金盒，使得田承嗣不敢觊觎薛嵩的潞州，也不敢不退亲等等情事都一一说了。段克邪听聂隐娘将那晚的情事说得历历如绘，绝不是可以胡乱捏造得来，这才完全相信了。

铁摩勒大笑道：“好，史姑娘真是女中丈夫，有勇有谋，有情有义！克邪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？”

段克邪羞惭无地，半晌说道：“我知道错了，我对不住史姑娘。”铁摩勒道：“说一句对不住就算了吗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我把她找回来，向她赔罪。只是——”

铁摩勒早已知道段克邪的顾虑，立即打断他的话头说道：“这里的事你可以不必担心，金鸡寨丢了，也还有别处可以安身立命。何况羽林军绝不能在此地久留，有牟盟主和大伙兄弟，还怕官军伤害得了我们，你快去将史姑娘找回来，我给你主婚。”

段克邪满面通红，说道：“小弟年纪尚轻，婚姻之事可以缓提。不过，大哥之命，小弟也不敢有违，史姑娘我一定是要把她找回来的。”

真相大白，云雾扫除，众人皆大欢喜，只有吕鸿秋颇感尴尬，当下说道：“我这次来参加英雄会，家兄尚未得知，恐他挂念，我想早日回去，请盟主见谅。”牟世杰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令兄面前，请代小可问候。”段克邪因为上次收服黄河五霸，曾得过她的帮忙，也上前道谢。吕鸿秋强笑道：“我哪里帮了你什么忙？倒是给你惹出麻烦来了，你不怪我就好。”段克邪笑道：“这是我自己糊涂，与姐姐何干？姐姐，你们兄妹在江湖上交游广阔，我还有事情要拜托你们呢。”吕鸿秋道：“你不必说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我们一有史姑娘的消息，一定托人捎信给你。是不是这件事？”段克邪含笑默认。吕鸿秋心里满不是味儿。原来她只比段克邪年长两岁，段克邪还比她高半个头，吕鸿秋和他一路同行，确实是对他有点意思。好在她性情爽朗，心头上的一点云翳，一瞬间也就消散了。

聂隐娘跟着说道：“我离家日久，也要回去了。牟大哥，多谢你这次携带我们来参加盛会，几时路过寒舍，请容我稍尽地主之谊。”牟世杰笑道：“我如今当真是成了强盗头子了，你家若不害怕强盗登门，我就去探你。”聂隐娘心头惆怅，神色黯然，勉强笑道：“我爹爹最爱结交英雄豪杰，也最

疼爱我，你们尽管来，他决不会加害你们的。”话虽如此，她自己也知道，她的父亲现在已是朝廷大将军的身份，顶头上司又正是绿林群盗恨之入骨的田承嗣，牟世杰是绿林盟主，她爹爹无论怎样疼爱她，最多也不过是避免与牟世杰敌对而已，倘若谈到婚姻大事，她爹爹是决计不肯将女儿嫁给一个“强盗头子”的了。

铁摩勒道：“克邪，你送聂、吕两位姑娘一程。然后你去找史姑娘，一定要找到了史姑娘才许你回来见我。”

段克邪送她们出了峡谷，吕鸿秋先向西走，聂隐娘与段克邪同路，再走了一程。聂隐娘道：“你准备怎样寻找若梅？”段克邪茫然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人海茫茫，只好靠运气了。”聂隐娘道：“她一个亲人也没有，江湖上的生涯她也未必过得惯，过了一些时候，你若是寻不到她，可以到我的家里来问问消息。她与我情如姐妹，没有别处可去，多半就会到我家里来的。”段克邪多谢了她的好意。聂隐娘又道：“但她不知我几时回家，现在又正是一肚闷气的时候，说不定就会在江湖上乱闯，闹出事来。她毫无江湖经验，看来总是朝着进向市镇的大路走。但愿你早日访得她的下落，我才放心。”段克邪与聂隐娘分手之后，心中极是不安，只好依从聂隐娘的指点；一路去寻访史若梅。

史若梅果然不出聂隐娘所料，她夺了那头目的骏马，跑出了峡谷，心里想道：“他们已然在疑我是奸细，我也不愿再见他们了。其实她不愿见的只是段克邪，但因伤心过甚，她尽力抑制自己，不再想起段克邪的名字，连带段克邪的朋友，甚至与段克邪有点关系的人，她都不想见了。她知道群盗逃避官兵，绝不会走大路，她就偏偏挑着大路走。

史若梅这时还是富家子弟打扮，衣服丽都，所乘的又是罕见的骏马，当然没人怀疑她是从金鸡岭逃出来的强盗。可是在金鸡岭附近一带，乃是民风纯朴的地方，她这身打份，却也甚为惹人注目。

但她满腔悲愤，却不理会路人是否对她注目，只是茫无目的的快马疾驰。她极力压制自己不要再想段克邪，却仍然不禁想起了他。“从今之后，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人了。天地虽大，何处容身？”越想越是伤心，悲从中来，不可断绝，不觉位下数行。

正在心事如麻之际，忽听得背后有人说道：“这匹马真不错呀！咦，这小子好怪，你听听他是不是在哭？”

史若梅急忙揩干眼泪，回头一望，只见是两个相貌粗豪的汉子，距离约在半里之外，史若梅心道：“讨厌，我哭我的，要你们在背后议论。”索性催那匹骏马放开四蹄，跑得更快，不多一会，就将那两个汉子远远的抛在背后。

她自小在节度使府中长大，虽有武功，未经磨练，快马疾驰了一个时辰，其中又有一半路程是从崎岖的峡谷中经过，对马背上的颠簸之苦，颇觉有点吃不消，一个时辰下来，骨头也有点隐隐作痛了。她回头一望，不见那两个汉子，遂又收紧马缰，策马缓缓而行，心里想道：“薛家我是决不回去的了，好，今后我索性也做个江湖儿女吧。到了市镇，我就先买一套粗布衣裳。唔，这鞋帽也要换过。”

天色渐近黄昏，恰巧前面便有个小镇，史若梅牵着马在镇上走了一周，看看那些客栈墙壁都是煤烟，实在不合心意，迫不得已只好选了一家最好的客店投宿。掌柜的道，“我们店里的规矩，房钱饭钱马料钱可得请客官先惠。”

史若梅道：“好，你给我一间上房，一共多少钱？”掌柜的取了算盘过来，滴滴答答的拨动珠子，说道：“房租三钱，伙食嘛，我们店里分的三等，你相公当然是要上等的啰，上等的要五钱银子，马料就算一钱五分吧，共总是九钱五分，嘻，嘻，便宜得很，一两银子都不到！”其实他每一项都算贵了一些，多要了史若梅二钱银子。

史若梅道：“别啰唆了，我就给你整的一两吧。”掌柜的眉开服笑，说道：“那就多谢相公你啦！”却见史若梅在袋里掏钱，好一会子那只手还未拿出来。掌柜的变了面色，心里想道：“看他穿得这样漂亮，难道是个空心老棺，身上没钱，却充阔客？”

原来史若梅身上的银子早已用光了，不过她离开薛家的时候，曾随手抓了一把金豆放在袋中，当时的长安风气，大富大贵人家，多喜欢用黄金打成一颗颗比黄豆粗大的珠子，新年时候，到朋友家去拜年，便把这些金豆给孩子当作“利市钱”。薛嵩身为潞州节度使，带来了长安官场的风气，他的下属每年进节度府拜年，少不了都要给金豆与史若梅作“利市钱”，史若梅当时匆匆离开薛家，不愿带沉甸甸的元宝，又无暇寻觅碎银，因而随手抓起了一把金豆。她银子带得很少，后来与聂隐娘同行，一路上的使用都是聂隐娘支付的，这些金豆她一颗也没用过。

此际，她找不到碎银，满面通红，只好把一颗金豆摸了出来，说道：“掌柜的，我身边没有碎银，就把这颗金豆给你当作房钱饭钱吧。”小客店里哪曾见过这样豪阔的客人？旁边的客人啧啧称奇，都拥上来看。

那掌柜的把金豆放在手中掂一掂份量，凭他的经验，估量这颗金豆总有六七钱重，当时的金价是三十多两银子换一两金，这颗金豆最少要值二十两银子。

小客店的掌柜接触黄金的机会不多，掌柜的不禁大起怀疑，心里想道：“天下哪有这种将金子当作银子来使的笨人？不对，不对！这人一定是个骗子，什么金豆？我看准是黄铜！”

史若梅娇生惯养，根本就不知道金价，见那掌柜沉吟不语，皱眉问道：“怎么，这颗金豆还不够付你的钱吗？倘若不够，我就再给一颗。”掌柜的越发怀疑，说道：“小店一向诚实，不愿吃亏，也不愿占人便宜，我只要银子，不要金子！”史若梅着急之极，说道：“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？我身上委实没有银子。”掌柜的翻起白眼，说道：“没有银子，好，那你把这件长衫脱给我吧，这件长衫我算你二两银子，我还可以补回一两银子给你！”

史若梅急得满头大汗，连声叫道：“这怎么可以？这怎么可以？你、你、你、你是欺人太甚了哪！”那裳柜的翻起白眼道：“住店付钱，没钱付就走。我准你将衣裳抵价，已是格外通融，你怎能颠倒说我是欺负你了？众位客官评评这个理！”

正在闹得不可开交，忽地在人丛中走出两个人来，几乎是同声说道：“掌柜的，你别吵啦，我给这位相公付钱。”

史若梅抬头一望，只见两个人同时走到自己的身边，一个是书生模样的少年，另一个却是个满面横肉的中年汉子，令人一看，就觉得心里讨厌，但却似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似的。史若梅想了一想，这才想起是在路上跟在自己后头讲怪话的那个汉子。

那脸肉横生的汉子抢先说道：“我平生最爱结交朋友，这点小意思你别放在心上。喏，掌柜的，这两银子你拿去吧。”那书生也道：“萍水相逢，

请恕冒昧。兄台，你也不值得为这些小人生气。”跟着也把一两银子摆在柜台上，笑道：“掌柜的，你真是有眼无珠，金子不要要银子，好吧，你要银子就收下来罢。”

那脸肉横生的汉子，大叫大嚷道：“不成，掌柜的你要收我这份银子，是我先拿出来的！”那书生笑道：“咱们都是想交个朋友，何分先后？兄台不必争了。”

那掌柜的心里想道：“这小子人缘倒好！”但如此一来，反而令他为难了，刚才他怕史若梅没钱付，现在却有人争着付钱，那脸肉横生的汉子还瞪起眼睛看他，他不知该收哪份银子才好。

史若梅满肚委屈，一气之下，说道：“多谢两位盛情，银子都请收回了吧。小弟不住这间客店了。”她心里在想：“我就不信金子这样不值钱，这家客店不要，难道第二家客店也不要。”

掌柜的怎肯让生意走掉，连忙上前拦阻，他还未曾说话，那脸肉横生的汉子比他更急，早已抢先一步，扯着了史若梅道：“相公，这镇上就数这家客店最好了，掌柜的无礼，俺替他赔罪，你就委屈点住下来吧。咱们交个朋友。”史若梅满面通红，嗔道。“拉拉扯扯干吗？”用力一摔，摔脱了那汉子的手，那汉子讨了个老大没趣，闷声不响，心里已明白了七八分。

那书生见了史若梅这个动作，也不觉怔了一怔，遂出来打圆场道：“这位兄台说的不错，这小镇的客店的确是数这家最好。仁兄，你何必与无知之人计较？”史若梅消了点气，一想那脸肉横生的汉子虽然讨厌，到底也是一番好意，正要向他道歉，忽见又有个人走进店来。

这人头发斑白、五十来岁年纪，像个三家村学究，其实却是城里一家大字号当铺的朝奉，来这小镇收帐的。

掌柜的认得这个朝奉，大喜道：“你老来得好，请你老给我过一过眼，这金子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那朝奉慢吞吞他说道：“你们吵的我都听见了，有人把金子当成银子来使，这事情确是稀罕之至，我是想来见识见识！”

这朝奉最初本来也不大相信是真金，但他接过金豆，只看了一眼，便大吃一惊，连忙叫道：“掌柜的，你真是有眼无珠，财神进了门，你却要往外推！”掌柜的惊道：“怎么？”那朝奉道：“这是成色十足的赤金，足有七钱重！相公，我兑银子给你。”掏出了一锭十两重的元宝，另外十两碎银，交给史若梅道：“相公，按现在的金价算，本来该值二十二两七钱五分，我身上恰巧只有二十两，你又要到城里才能兑换，这零头的——”史若梅喜出望外，哪里还与他计较零头，连忙打断他的话道：“多谢，多谢，你省了我一程脚力，这点零头，该给你老当作酒钱。”

掌柜的吓得面如土色”慌忙朝史若梅又是打躬又是作揖，结结巴巴他说道：“小的无知，得罪了你老，你老莫怪。我马上去给你打扫上房。”

史若梅微微一笑，将二十两银子全数交给了掌柜，说道：别忙，先麻烦你给我买两套衣裳。”掌柜的忙不迭答道：“成，成，只怕这小镇上买不到好的绫罗绸缎。”史若梅道：“我不要绫罗绸缎，只要两套粗布衣裳。银子多下来的给你。我本来说过这颗金豆是要给你抵偿我的一应开支的，既然它值二十两银子，这些银子就是你的啦！”掌柜的发了呆，那朝奉笑道：“你还不多谢这位相公！”那掌柜喜得疯了，蓦地大叫一声，咚，咚，咯，便给史若梅叩了三个响头，连忙吩咐一个伙计给他打扫房子，另一个伙计给他去买衣裳。

史若梅笑道：“ 好了，我的房钱已有了着落了。两位仁兄的盛情我心领了。 ”她向那书生施了一礼，心里很讨厌那脸肉横生的汉子，但一想也不好厚此薄彼，终于也向他施了一礼。

那汉子刚才碰了史若梅一个钉子，脸色还有点不大自然，这时讪仙的便想过来搭话，史若梅道：“ 我一路劳顿，有话明日再叙，请恕失陪了。掌柜的道：“ 对，对，你老是该早些安歇，我给你老换过一套干净的被褥。 ”亲自掌灯，带史若梅入她的房间。那汉子瞅了史若梅一眼，朝着她的背影低低哼了一声，喃喃说道：“ 好大的架子！ ”

正是：

少年不识江湖险，却惹风波平地生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回　裙钗初识江湖险　财色相招恶寇来

那书生折扇一摇，也自言自语道：“朋友结纳，讲究的是意气相投，这是勉强不来的。”那脸肉横生的汉子瞪眼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那书生微微一笑道：“没什么，若蒙不弃，咱们交个朋友。”那汉子正自满肚皮闷，大声说道：“好，咱们亲近亲近。”伸手与那书生一握，他有心令那书生吃点苦头，手上狠狠的加了把劲。不料那书生神色自若，竟似毫无知觉。那汉子心头一凛，陡然间只觉手里捏着的竟似一块烧红的铁块，吓得他慌忙缩手，只见手心已红肿了一片。那书生道：“兄台何以面有不豫之色，敢情是不愿和小弟交个朋友么？”那汉子哭笑不得，连忙说道：“小弟也是一路劳顿，请恕少陪了。”那书生也学他刚才的神气，“哼”了一声，喃喃说道：“好大的架子。”那汉子不敢发作，装作没有听见，赶忙钻进自己的房间。

掌柜的带史若梅进入房间，史若梅一看，不禁皱了皱眉头，这房间的窗户有两扇窗格坏了，墙壁灰痕斑驳，蚊帐穿了好几个小洞，一片灰暗的颜色，显然是许久未洗过了，屋子里还有一股霉湿的气味。那掌柜的赔笑道：“这是小店里最好的一间上房，相公，你委屈点住一晚吧。”史若梅心里自己宽解道：“我已决意做个江湖儿女，也只好随遇而安了。”当下说道：“好吧，明天天朦光你叫我起来，我要趁早赶路。还有，我要的那两套粗布衣裳，你赶快给我买来。”掌柜的道：“已经叫人去买了，很快就会送来的。你老吃点什么？我先给你弄来。”史若梅道。“随便做几个清淡的小菜吧，只要干净便行。”

过了一会，那掌柜的带了一个伙计，将饭菜端来，另外还有个纸盒子，装着两套粗布衣裳。那伙计献殷勤道：“你老穿起来试试，要是不合身的话，我马上给你去换。”史若梅道：“不必试了，你放下来吧。”那伙计很是奇怪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人莫非是有点神经病，绫罗绸缎不要，却要穿粗布衣裳。买来了的新衣，又不试一试身，怎知道合不合身？”但史若梅是这家客店从未见过的“阔客”，掌柜和伙计都只好唯唯诺诺，不敢多言半句。

史若梅虽然吩咐他们随便弄几个清淡的小菜，但他们还是炖了一只鸡，另外几个菜，也有鱼有肉，史若梅实在没有胃口，喝了半碗鸡汤，吃了一条鸡腿，就叫他们端下。

史若梅极力抑制自己对这间房子的厌恶心情，可是她从未住过这样坏的房子，又见门窗损坏，实在放不下心，怎敢解衣就寝。看看那张桌子还干净，便索性伏在桌子上打吨。她心事如潮，却哪里睡得着觉？

街外远远传来的打更梆子声，月影西斜，已是三更时分。史若梅正自感到倦意，忽见两片树叶飘落窗前，外面似有轻微的声响。

窗外是个小小的庭院，这小院子里却有一棵又高又大的枣树，枝叶茂密，把月光遮住。史若梅心中一动，暗自想道：“这树叶怎会无风自落？”起了疑心，从破损的窗格子里看出去，看了一会，只见又是几片树叶落了下来，史若梅朝着那树叶飘落的枝头凝神望去，这才发现有一团黑影，藏在繁枝密叶之中，隐约可见。

史若梅心里想道：“俗语说钱财不可露眼，一定是因为我刚才拿出金豆换钱，招引了强盗来打我的主意了。好在我没有换衣服，要不然可羞死我了。”想至此处，大为气恼，摸出了一把梅花针，轻轻的走近窗前，心道：“你无礼偷窥，且叫你知道我的厉害。”

但那棵枣树几乎有三丈来高，史若梅的手劲，平日练梅花针只能打出两丈多远，她估量了一下，要用梅花针将那贼人打下来实是不易，除非自己也施展轻功，跳上那棵枣树，但如此一来，那就定然要惊动众人，闹得天翻地覆了。

史若梅正自心意踌躇，一时难决，忽听得“啪”的一声，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了一颗石子，从枣树的树梢擦过，树上的黑影似是被这石子惊起，倏然间枝叶分开，那条黑影恍如流星飞坠，瞬即消逝。但因这人的身形是向围墙外边坠下，月色朦胧，又有围墙和枣树挡住，史若梅根本就没有看见他的面貌，甚至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也全不知道。

不过有一点史若梅是看得清楚的，那人的轻功甚是高明，最少也不在她之下，绝非寻常的小偷可比。而发出石子的那个人，史若梅连他的踪影是在何方也摸不着，武功之高，那更是不用说了。

史若梅满腹狐疑，心里想道：“不知是哪位侠士，暗中助我，吓走了这个强盗？嗯，该不会是克邪吧？”想起了这个名字，不禁又是面上一红，自己责备自己道：“你别妄想了，他和你早已是恩断义绝，另外有了意中人了，他还会来相助你吗？”

史若梅胡思乱想，守候窗前，过了许久，外面毫无声响，史若梅兀是不敢睡觉。待听得敲过了四更，才伏桌打了个盹。不久，那掌柜的就来唤她起身了。史若梅一直没有机会换上粗布衣裳，仍是穿她原先那套衣服，那掌柜的受了她二十两银子，很觉过意不去，半夜起身，给她蒸了一笼包子，一定要她带在路上吃，马匹也早已给她洗涮干净，叫伙计牵在门外等候。

史若梅心想：“这掌柜虽然有点势利，为人倒还不错。”当下一笑说道：“多谢你招呼周到，再给你一颗金豆。另外，我还有一言奉告：以后倘若有客人付不起房钱，你切不可就要剥他的衣裳。”那掌柜的又惊又喜，接过金豆，连声称是。史若梅不再理他，跳上马背，便自扬鞭走了。

她这匹坐骑本是青海进贡的御马，但今日却不知怎的，走了十来步便嘶鸣起来，而且越来越慢，走一步，停一停，竟似不愿再向前行。

史若梅恼道：“我昨晚还没有好好的歇呢。你歇了一晚，又吃饱了草料，却怎的这般娇气！”唰唰两鞭，催马前行。那匹马在她鞭打之下，跑了短短一程，又长嘶起来，看它缓缓的举起前蹄，总要过一会子才轻轻的踏下去，竟似跛了腿的模样。

史若梅心道：“不对。难道是他受了伤了？昨天还是好好的呀？”正要下马察看，忽听得背后蹄声得得，正是那个满面横肉的汉子追了上来。

那汉子笑道：“你不是说今日咱们要好好叙一叙的吗？怎么一大清早就独自跑了，未免太不够朋友了吧？”史若梅满肚皮不好气，抢白他道：“我有事情，没功夫交朋友。”

那汉子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我只问你一句话行不行？”史若梅的坐骑坏了，要跑又跑不开，只得鼓着气说道：“好吧，你要问什么话？”那汉子歪着眼睛，轻轻说道：“咱们总算相识一场，纵然交不成朋友，也该留下个名字。小可姓郝，单名一个鹏字。姑娘，请教你的芳名。”史若梅吓了一跳，失声叫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那汉子笑道：“真人面前莫说假话，姑娘，我早就看出你是个女儿身了。你别慌，我不会声张的。”史若梅道：“你想怎么？”那汉子嘻嘻笑道：“没什么？再问姑娘一句话，你一大清早跑路，是不是赶着去会情郎？”史若梅大怒，斥道：“狗嘴里不长象牙！”举起马鞭，涮的

一鞭就向那汉子打去，那汉子笑道：“会情郎也不是什么坏事呀。”一个“镫里藏身”，避开了史若梅这鞭，史若梅那匹坐骑忽地四蹄屈下，将史若梅掀了下来。

那汉子也纵身下马，伸手就要拉史若梅，史若梅早已一个“鲤鱼打挺”翻起身来，唰的拔剑出鞘，斥道：“滚开！再上一步，我可要不客气啦！”那汉子挤眉弄眼的笑道：“我是一片好心，姑娘你的马坏啦，我送你一程。”史若梅怒道：“不要你送！”那汉子又笑道：“姑娘，你一人走路可危险得很啊，不如跟了我吧。你可以去打听打听，江湖上谁不知道我郝鹏的名字，未必就比不上你的情郎。”

史若梅气得几乎炸了心肺，更不打话，一剑便刺过去。那汉子料不到她的剑法如此狠辣，慌忙缩手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袖管己被削去了一截。

但那汉子的身手也很矫捷，史若梅第二剑刺了个空，待到第三剑刺出，那汉子也已拔出了双刀，将史若梅的青钢剑架住。

两人刀来剑往的走了十多招，那汉子没有占到便宜，但史若梅的气力却不如他，好几次精妙的剑招，看看就要把他刺着，却都给他的双刀磕开了。

那汉子忽地哈哈笑道：“原来你还懂得武艺，那更妙了，咱们正可以夫唱妇随。”史若梅大怒道：“狗强盗嘴里喷蛆，我宰了你！”那汉子笑道：“宰了我，你岂不是要变寡妇了，哎哟，做寡妇的好凄凉啊！你受得了吗？”

史若梅越是气怒，这汉子的脏话就越多。原来这汉子正是有意要激怒史若梅的，要知若论招数的精妙，史若梅实是在他之上，因此这汉子有意将她激怒，好教她乱了心神。

史若梅欠缺临敌的经验，果然中计，怒火攻心，只想快快把这强盗一剑杀了，免得听他那些不干不净的说话。哪知不急也还罢了，一急之下，剑法便乱，那汉子觑了个破绽，猛地大喝一声“撤手”，双刀已闯进了青钢剑封闭的圈子，向着史若梅的手腕切下来！

一般人处此情形，那确是非撤剑不可，但史若梅怒火中烧，业己拼着与敌人同归于尽，非但不撤剑，反而向前跨了一步，竟不理会敌人的刀锋就要斫断自己的手腕，剑尖仍是直指那汉子的胸膛。

这汉子乃是江湖上的一个采花大盗，他本来只是垂涎史若梅的美色，并非与她有大恨深仇，当然也就不愿和她拼命，急忙一个“大弯腰，斜插柳’’把身子硬生生的弯过一旁，史若梅一剑从他胁下穿过，没有刺中他的身体。由于他要弯腰闪避，他的双刀当然也砍了个空了。

这汉子暗暗哺咕，“想不到这丫头如此扎手，我要使她撤剑，看来真是非得斫断她的手腕不可，但斫断了她的手腕，她也不成其为美人了，这还有什么意思？”正自没有办法，忽见后面又有一骑快马赶来，马背上的汉子大叫道：“郝大哥，这你就不够朋友啦，怎么瞒着我，一个人来做买卖？”史若梅认得此人正是昨日与这脸肉横生的汉子同在一起的。

郝鹏大喜道：“凤大哥，快来！你把她点倒，她身上的钱财全部归你。但你可得手下留情，不要点她死穴！”原来这短小精悍的汉子名叫凤振羽，是个擅用判官笔点穴的名手。

凤振羽跳下马背，歪着眼睛笑道：“郝大哥何以如此慷慨，只是要人而不要钱？哦—一哈，哈，哈，我明白了，这个人哪，可要比她身上所有的金豆还值钱得多，这场交易，还是你占了便宜哪！”郝鹏知道他也已看了出来，连忙说道：“咱们是合伙兄弟，我总不能叫你吃亏，只要你老哥帮忙，我另

外加送你十两金子。”凤振羽大笑道：“好、好、好！你好色，我贪财，我就玉成你吧！”拔出一对判官笔，立即加入了战团。

凤振羽的点穴手法果然了得，挺身揉进，左手判官笔直点面门，史若梅微一侧面，青钢剑反手削出，哪知凤振羽虚晃一招，左手一撤，右手判官笔往外一穿，倏的横身，笔尖已点到史若梅胸口的“云台穴”。幸亏史若梅身法轻灵，笔尖业已沾衣，她倏地一个回身滑步，竟然在间不容发之际避过，迅即还了一招，青钢剑斜削肩臂，顺斩脉门。凤振羽微喧一声，抡双笔旋身盘打，化开了史若梅这一招，忽他说道：“郝大哥，这个到口的馒头可不好吞呢，恐怕会烫口。”郝鹏道：“怎么？”凤振羽道：“你看不出来吗，她这剑法是妙慧神尼的家数！”

郝鹏心头一凛，但随即想道：“妙慧神尼久已绝迹江湖，是否尚在人世，犹未可知，到口的馒头，我岂能将它抛开？”色迷心窍，虽然对妙慧神尼有几分顾忌，也顾不得了。当下说道：“凤大哥，你尽可放心，人是我抢的，纵然那老尼活在世上，将来有事也是由我一力担承。凤大哥，你帮忙帮到底，你若是嫌十两金子太少，我再加一倍，送够二十两如何？”凤振羽摇摇头道：“是妙慧神尼的弟子，我冒的风险可太得多了。莫不成为你二十两金子累我赔一条命。”郝鹏一咬牙恨，问道：“闲话少说，你到底想要多少？”凤振羽道：“最少五十两金子才有商量！”郝鹏忍痛道：“好，都依你！”

凤振羽最是贪财，俗语有云：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何况正如郝鹏所说，妙慧神尼未必还在世上，纵然在世，将来追究起来，他凤振羽也只是一个帮凶，妙慧神尼未必就会把他杀了。想至此处，凤振羽亦是财迷心窍，抛开顾虑，一声笑道：“好，这交易敲定啦！”双笔一分，又向史若梅展开了攻击，右手笔“仙人指路”，左手笔“渔父问津”，双点史若梅肋下的“期门穴”。

史若梅反展剑锋，还了一招“铁锁横江”，全力反击，凤振羽铁笔一敲，“　”的一声，将史若梅剑尖荡歪，双笔左点“期门”，有点“精白”，史若梅剑招已经使老，仗着轻灵的身法，一个“鹞子翻身”，斜退出一丈开外。可是她虽然躲过了穴道被点之危，衣襟却已被铁笔戳穿，险险受伤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凤振羽又已如影随形，跟踪扑上，郝鹏叫道：“凤大哥，别伤了她！”凤振羽道：“知道啦！你别啰唆！”双笔盘旋飞舞，笔笔指向史若梅的要害穴道。

凤振羽的点穴手法果是不凡，转瞬之间，幻起千重笔影，将史若梅的身形罩住，可是由于郝鹏不许他伤了史若梅，他的双笔虽然是笔笔指向要害穴道，其中十之八九只是虚招，要避开死穴、伤穴不点，只能找麻穴下手。他有顾忌，史若梅没有顾忌，如此一来，要想在急切之间得手，却也不能。

但凤振羽的功夫究竟是比史若梅高出许多，过了三十招之后，史若梅渐渐气力不加，剑法也就不如初时的绵密，凤振羽着着进迫，只等她一露出破绽，就要点中她的麻穴。郝鹏见她“显已不支，心中大喜，双刀尽交左手，腾出了右手来，准备一有机会，就施展擒拿手法，将史若梅活擒。

史若梅气喘吁吁，心中想道：“我岂能落在这贼子手中，受他所辱？”正想回剑自戕，忽听得马蹄之声，来得有如暴风骤雨。她心念未已，只见一骑炔马，己到了面前，跳下了一个人来，正是昨晚在客店所遇的那个书生。

那书生手摇折扇，冷冷说道：“是这样对待朋友的吗？”郝鹏领教过他的厉害，吃了一惊，忙道，“请兄台卖个情面，别管这个闲事。小弟自有酬报。”

那书生冷笑道：“好呀，你要和我套交情，那么咱们就亲近亲近！”折扇一张，径自向郝鹏走来，郝鹏忙退数步，说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那书生道：“咱们交朋友呀，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过要和这位相公交朋友的吗？原来你是用刀来交朋友。我现在是跟你学，我不用刀，就用这把扇子和你交交朋友。”声到人到，倏地的将扇子朝他面前一拨。

郝鹏大怒，又欺对方没有兵器，心想：“你内功虽高，只怕这柄扇子，未必就克得住我的双刀。”当下双刀并举，一刀斫向他的扇子，另一刀就劈他的手腕。

那书生哈哈大笑，扇子滴溜溜一转，只听得“哈”的一声，郝鹏斫他手腕那刀，给他的扇柄荡开，另一刀却给他的扇子“粘”住，引过一旁。

江湖上本来有“折铁扇”这门武器，但这书生的折扇，却并非铁打的，而是用竹丝织成，出自巧手匠人所制，扇上刻搂花纹，十分美观。当时一般有点钱的文士，多喜欢用这种扇子，以示风雅。因此这种扇子只是用作装饰而非用作武器的。郝鹏那两口刀却是百炼缅刀，锋利异常，郝鹏本以为一刀就可以将这柄扇子斫个稀烂，哪知这少年的手法奇妙之极，倏然间扇子覆在他的刀背上，竟似粘住了一般，扇子滴溜溜一转，郝鹏那口刀也不由自己的跟着他转，看看就要拿捏不住，给他绞脱。

凤振羽一看，知道来了劲敌，急于将史若梅点倒，顾不得再找麻穴，一招“双星巧会”，双笔欺身迫进，上点“华盖”，下点“长强”，“华盖穴”是人身三十六道大穴之一，倘被点中，不死亦会残废，史若梅急忙用了一招“举火撩天”，举剑上撩，全神应付他点向“华盖穴”的这枝判官笔，哪知凤振羽正是要她如此，左手笔倏的穿出，笔尖迅即指到了她的“长强穴”，这“长强穴”不是“死穴”，也不是“麻穴”，但倘被点中，软筋被挑，一条腿就要跛了。凤振羽心想：“强敌当前，我不点她的死穴，只弄肢她一条腿，也算对得住老郝了。这是迫不得已的，谅老郝也不敢藉此反口，赖掉我的金子。”

他心念未已，笔尖正沾着史若梅的衣裳，忽觉劲风飒然，凤振羽叫声“不妙”，连忙滑步抽身，可是亦已迟了半步，只听得“卜”的一声，肩头已被那书生重重的敲了一记。

那书生一出手就救了史若梅，但也就放松了郝鹏。郝鹏叫道：“凤大哥，咱们联手先收拾了这不知好歹的小子！”那书生笑道：“好呀，我正要看你如何收拾我？”折扇一张，拨开了郝鹏的双刀，迅即一合，却又拿来当判官笔一使，笑道：“你是点穴高手，我特来班门弄斧，请你指教！”说话之间，已连进三招，遍袭凤振羽的“劳宫”“天柱”“长强”“愈气”“璇玑”五处大穴，凤振羽使出浑身本领，堪堪化开，心中不禁大吃一惊，这少年的点穴本领竟是比他还高明得多，一柄扇子胜过他两支判官笔！

史若梅恨极郝鹏，她得这书生给她挡住了凤振羽，立即抽出身来，唰的一剑，便向郝鹏奔去，郝鹏一咬牙根，心想：“我不伤你，我有性命之危，说不得只好让你挂点彩了。跛脚的美人也总比完全没有好。”双刀一上一下，上手刀架住史若梅的青钢剑，下手刀便来削史若梅的膝盖。这两刀是他刀法的精华所在，厉害非常！

史若梅剑术得自妙慧神尼真传，若论到招数的精妙，她实是远在郝鹏之上，郝鹏这一刀两式，虽然凌厉狠辣，但倘若她镇定应付，足可以应付得绰绰有余，只因她一来是临敌的经验不足，二来斗了半天，气力早已不加，这

一招她本该趁着对方双刀一上一下，大开大阖之际，立即抽剑换招，从对方的中盘进剑，便可反败为胜，她却因对方猛斫过来，心头怒气勃发，也横剑猛削过去，她的气力比不上郝鹏，自是大大吃亏，只听得“哈”的一声，郝鹏的上手刀架住了她的青钢剑，下手刀刀光闪闪，看看就要削到了她的膝盖。

史若梅仗着身法轻巧，百忙中双足腾挪，使出“‘移形换位”的轻功，连跳三跳，避开了郝鹏的连环三刀，但郝鹏的上手刀架住她的青钢剑，毫不放松，不让她有抽剑还招的机会，下手刀也不停的削她的双足，史若梅跳了几跳，气喘吁吁，险象环生。

那少年眉头一皱，心道：“这人使的倒是上乘剑术，可惜还未能熟而生巧，运用自如。”当下疾攻三招，将凤振羽迫退，倏的就绕到了郝鹏背后，他不肯偷袭，喝声“看招”！郝鹏大惊，急忙将下手刀反手劈出，那少年重施故技，扇子一覆，又“粘”着了他的钢刀，扇子滴滴溜一转，这回郝鹏再也拿捏不住，一柄刀脱手飞出！

凤振羽忽地叫道：“老郝，你的金子我不要啦，你好自为之吧！”他见那少年大过厉害，自忖绝非对手，趁这机会，立即脚底抹油，一溜烟跑了。

郝鹏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他在失魂落魄之际，斗志毫无，单臂之力，如何挡得住史若梅？只听得“　”的一声，他的上手刀也给史若梅打落了。郝鹏大叫道：“姑、姑……”他想喊“姑娘饶命”，只喊出一个“姑”字，史若梅“喇”的一剑，已从他的前心穿过了后心，那个“姑”字含糊不清，似是绝命时的胡叫，那少年怎想得到他所叫的乃是“姑娘”。

史若梅免不了要向那少年道谢，那少年道：“小弟复姓独孤，单名一个字字，兄台高姓大名，不知何以与这两个强盗结怨？”史若梅胡乱捏了一个名字，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他们何以要下毒手，大约是想谋财害命吧？”独孤宇道：“史兄不大在江湖上走动吧？身上是否带有奇珍异宝？”史若梅怔了一怔，“难道他也在打我的主意？”但看这少年一表斯文，丝毫不带强盗气味，她毫无江湖经验，率直的便说出来道：“我身上只有一把金豆，哪，都在这里了！”

史若梅以为这少年要索取酬报，但见这少年气宇不凡，又怕万一不是，自己冒冒昧昧的拿出金子说要酬谢人家，岂非笑话，反而显得自己“小家气”了。因此她想来想去，想出了一个主意，金子是拿出来了，自己却不先开口，只待那少年出声索取。

史若梅自以为是个好主意，哪知全不是这回事。只见那自称独孤宇的少年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么说，这两个强盗倒是走了眼！”史若梅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怎么？”独孤宇道：“史兄大约尚未知道这两个强盗的来头，小弟昨日初到客店之时也是未知道的，现在却知道了。你不听得他们互相称呼什么“郝大哥”“凤大哥”吗？你想想绿林中无恶不作的强盗姓郝的和姓凤的还有谁人？”史若梅脸皮微赤，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小弟是初走江湖，对绿林中的人事，实是毫无所知。还望兄台指教。”

独孤宇道：“这两个强盗，依我看九成九就是郝鹏和凤振羽。”史若梅道：“究竟是什么来头？”独孤宇道：“郝鹏是江湖上恶名昭彰的采花大盗，凤振羽则是专劫大户人家的独脚大盗，他们两人的本领在绿林中也算得是第一流的了。郝鹏除了欢喜抢美貌的少女之外，钱财也是要的，不过不够油水的‘买卖，他是绝不会出手的。凤振羽更是专劫富豪，等闲十数两金子的‘买卖’，不会放在他的心上。”独孤宇说到这里，微微一笑，接着说道：“史

兄请把金豆藏好。史兄这把金豆虽然为数不菲，但最多也是十多二十两金子吧？所以我说这两个强盗是走了眼了。不过，史兄今后还是谨慎一点的好，钱财不可露眼，免得惹人觊觎。像史兄昨晚这样‘阔气’的举动，怪不得两个大盗生疑，我猜想他们定是以为史兄还有什么珍宝，以致走了眼了。哈哈，结果一死一伤，这也算得是他们倒楣了。”

史若梅听得那个郝鹏是什么“采花大盗”，脸上更泛起一片鲜艳的桃红，怒气未消，一脚将郝鹏的尸身踢开，恨恨说道：“原来是个淫贼，我恨不得再戮他一剑。”独孤宇道：“史兄杀了这个淫贼，为江湖除一大害，可喜可贺。”他只道史若梅是嫉恶如仇，还未想到史若梅是个女子。史若梅道：“这都是全靠兄台相助，小弟焉能居功？”

史若梅忽地想起一事，问道：“昨晚我发现有人藏在院子里那棵树上，后来有人飞石将他吓走，那人可是兄台？”独孤宇笑道：“正是小弟，伏在树上的那人就是郝鹏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史若梅那匹坐骑又发出痛苦的嘶鸣，独孤宇将眼光投过去，现出诧异的神色。

独孤宇道：“史兄，你这匹坐骑受人暗算了。”史若梅道：“怪不得它不肯走路，我还以为它是病了呢？却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受了暗算？”独狐宇道：“待我看看。”只见那匹马前蹄举起，不敢着地，似乎很是怕痛。独孤宇看了一看，说道：“对了，它是中了梅花针暗器。”随即在囊中取出一块磁石，轻轻抚拍那匹马道：“不要害怕，我给你治伤。史兄，请你按着它，并借你的剑一用。”独孤宇用剑尖轻轻剜开一点烂肉，再用磁石贴上去，果然在两只前蹄都吸了一枚亮晶晶的银针。独孤宇在伤口涂上了药，笑道：“好了，这匹马体质很好，再歇一歇便可以走路了。只是还不能快跑，大约要到明日才可以恢复如初。”

史若梅甚是欢喜，一再向他道谢，心里暗自想道：“这人很好，只不知是什么路道？年纪也似乎比我大不了多少，却是样样在行，百宝囊中，样样齐备。”独孤宇道：“出门人患难扶持，理所应该，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？我还觉得惭愧呢！”史若梅诧道：“惭愧什么？”独孤宇道：“不问可知，这当然是郝鹏这伙人干的勾当了。我昨晚已看出他对史兄存有坏意，但我却只防范他对史兄暗算，却未防他们对你的坐骑也下了毒手。”史若梅道：“江湖上的鬼域伎俩，原是防不胜防。”

史若梅对独孤宇的身份有所怀疑，独孤宇也是一样，他治好了马伤之后，不禁问道：“这匹马似乎是康居名种，不知对否？”史若梅道：“大约是吧？我对相马之术，很是外行。”独狐宇道：“史兄在哪儿买的？这种名马，在中原很是少见。”史若梅讷讷说道：“是一位朋友送的。”她不惯说谎，说得很不自然。独孤宇想道：“肯送这样骏马的朋友，当然交情极不寻常的了。对这匹马的来历好处，照理是应该讲的。何以此人连这匹马是否康居名种都不知道？”

他和史若梅究竟乃是初交，不便盘问，但一看就知史若梅是个初出道的雏儿，决非坏人，想道：“只看他刚才将金豆都掏出来，就足见他是个毫无心机、坦率可喜的人了。他不愿意说的事情，我何必多问。”

史若梅道：“多谢兄台大恩，容后图报。”正待拱手道别，独孤宇忽道：“史兄上哪儿？”史若梅道：“我、我没有一定去处。”独孤宇道：“有什么要事在身么？”史若梅道：“也没有。”独孤宇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寒舍离此不远，骑着马去，只有半日路程，不知史兄可肯赏面，到寒舍盘桓几日？”

史若梅吃了一惊，呐讷说道：“ 这个，这个……请恕小弟有违好意，只能心领了。 ” 独孤宇佛然不悦，说道：“ 史兄莫非是怪我冒昧么？ ” 史若梅道：“ 不是的，不是的。我刚才一时没有想起，我，我还有点事情，虽然不是什么大事，但也要赶着办的。独孤兄之恩，异日图报，请，请恕小弟失陪了。 ” 独孤宇见她吞吞吐吐，一听便知乃是托辞，心中颇为不快，“ 此人性格也是特别，一时坦率褥好似胸中全无城府 ;一时却又忸怩作态，似个娘儿。” 他却不知史若梅其实就是个“ 娘儿 ”。

独孤宇道：“ 史兄既然有事，我也不便相强了。史兄往哪条路走？ ” 史若梅反问道：“ 独孤兄家住何方？ ” 独孤宇道：“ 小弟家住云台镇东面的白石岗。 ” 史若梅道：“ 那么是该向东边这条路走了？ ” 独孤宇道：“ 不错。 ” 正想问她是否同路，史若梅己抢先说道：“ 不巧得很，小弟要向西边这条路走。他日倘有机缘，当再踵府拜谒。 ” 匆匆忙忙，似是怕独孤宇拉她似的，立即拱手道别。独狐宇又添了几分不快，心想：“ 此人未免大过不近人情，我与你虽是萍水相逢，但究竟也曾助你脱了一场险难。嗯，这人看来不似江湖人物，言辞又这么闪烁，剑法亦非比寻常，还有一匹罕见的西域骏马，究竟什么路道，当真是令人猜想不透！ ” 越想越是怀疑，好奇心起，走了一程，暗自抄了一条小路，改向西行。

史若梅独自西行，她本来是茫无目的，往东往西往南往北均无不可的，只因独孤宇说要向东行，她才故意走相反的路的。西边这条路正是一条通往平卢的官道，从平卢往西，可以直达长安。

走了一会，忽听得后面人马喧闹，有人大喝道：“ 小贼往哪里跑？ ” 史若梅大怒，还以为是郝鹏的党羽又追来了，回头一看，不禁大吃一惊。

只见追来的约有十五六骑，竟然都是羽林军的服饰。原来这十多骑正是羽林军大队打前站的，羽林军人马众多，所过州县，必须预先张罗供应，故而要派出一小队人马，提前最少半日去通知地方官员，好让他们预先打点。史若梅只以为走大路就可以避免和群盗相遇，却不想到遇上官军，麻烦更大。

本来史若梅衣服丽都，十足一个官家子弟，照理是不会引起官军怀疑的，但她所骑的这匹马却是青海藩王所进贡的御马，别的官军部队也许不能认出，”羽林军中康居种的名马很多，却是远远就看出来了。

带领这小队羽林军的军官，名叫安定远，官封“ 虎牙都尉 ”。在羽林军中以“ 龙骑都尉 ” 最尊，其次便是“ 虎牙都尉 ”。安定远是羽林军中的第五名高手，仅次于秦襄、尉迟北（龙骑都尉）、尉迟南（虎牙都尉）和另一位虎牙都尉康班侯。是一位能征善战的骁将。

安定远一眼便认出史若梅骑的乃是御马，大吃一惊，说道：“ 这定是金鸡岭漏网的小贼！ ” 长枪一摆，率领羽林军包抄过来。安定远马快，单骑先到，大怒喝道：“ 好大胆的小贼，骑了御马，居然敢在官道上大摇大摆，这还了得？还不快给我滚下马来！ ” 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两匹坐骑，已是衔尾相接，安定远大喝一声，长枪一抖，一招“ 毒龙出洞 ”，便向史若梅的后心刺去。

史若梅反手一剑，拨开了安定远的枪尖，但她不惯马战，气力也不如对方，被安定远猛力一冲，身躯一震，几乎坠马。猛听得又是“ 呼 ” 的一声，原来是羽林军中一个善于使绊马索的，将绊马索抖起一个圆圈，向她的马颈便套。史若梅顾人难顾马，那匹马给绳索套着颈项，四蹄屈下，安定远紧接着又是一枪！

史若梅叫道：“ 你们要这匹马，我给你们便是，为何这样蛮不讲理？ ” 施展轻功，足尖一点马鞍，腾身飞起，安定远纵马追上，出枪又刺，史若梅怒道：“ 你也给我滚下马来！ ” 她身形落地，尚未站稳，安定远枪尖己刺到她的前胸，史若梅并不招架，纤腰一折，恰如柳枝轻摆，闪开了安定远这一枪，趁势一剑横披，削断了安定远那一匹马的一条马腿，安定远大吼一声，也迫得跃下马来。

史若梅道：“ 你为何硬要诬赖我是强盗？ ” 安定远冷笑道：“ 你不是强盗，哪来的御马？ ” 史若梅道：“ 朋友送给我的，我不知它是御马。 ” 安定远道：“ 什么人送给你的？ ” 史若梅答不出来，只有说道：“ 我端的不是强盗，信不信由你！ ” 安定远道：“ 你不是强盗你是什么人？ ” 史若梅不愿说出她是 “ 潞州节度使小姐 ” 的身份，登时瞠目结舌，又答不出来。

安定远冷笑道：“ 我只道金鸡岭的强盗都是硬汉子，却原来也有你这样的软骨头。做了强盗却不敢认！铁摩勒、辛天雄有你这样的部下，也算是给他们丢尽了脸了！ ”

史若梅其实是不想和朝廷的军官交手，但她一向被人奉承惯了，多多少少也有儿分小姐脾气，几曾受过人这般辱骂？安定远举起长枪指着史若梅，正要吩咐护兵将她捆缚起来，忽听得 “ 涮 ” 的一声，史若梅已是拔剑出鞘，冷冷说道：“ 官逼民反，你硬说我是强盗，我就做了强盗吧，看剑！ ” 倏的一招 “ 玉女投梭 ”，剑光如练，便向安定远刺去。

安定远微微一噫，心道：“ 我只道是个贪生怕死的小贼，想不到这小贼的剑木竟是如此精妙。 ” 当下喝道：“ 来得好！ ” 枪尾一颤，抖起了斗大的枪花，使出了一招 “ 中平枪 ”，平胸径刺史若梅的胸膛。

史若梅知道他气力很大，打定了主意，不和他硬碰硬接，当下剑走轻灵，身随剑进，避开了正面，忽地剑锋一展，竟然在斗大的枪花中欺身进去，一招‘ “ 凤凰展翅 ”，剑锋贴着枪杆，喝声：“ 撒手！ ” 疾削安定远的手指。

安定远是个身经百战的大将，临危不乱，史若梅的剑锋缘着枪杆推上，看看就要削到他的手腕，那秆长枪己是转了一圈，将史若梅的青钢剑弹了开去，他也同样的大喝一声：“ 撒手！ ” 枪杆当作棍使，拦腰便扫。

史若梅一个 “ 弯腰插柳 ”，在间不容发之际闪开了这记猛招，随即又霍的一个 “ 凤点头 ”，躲过了枪尖的跟踪追刺，双方都占不到便宜，谁的兵器也没脱手。

安定远喝道：“ 你是何人？报上名来！ ” 史若梅道：“ 我是无名小贼，看剑！ ” 安定远暗暗纳罕，心想：“ 这厮武艺高强：定然不是无名之辈。却怎的从未听秦都尉说过金鸡岭有这号人物。 ” 原来秦襄对金鸡岭的头面人物，如铁摩勒、辛天雄、杜百英等人都很熟悉，在围山进袭之前，曾将这些人的武功、相貌对安定远详细说过，叫他特别小心，倘若遇到这几个人，能战则战，不能战则走。这也是爱护部下与保全铁摩勒等人的一番心意。

安定远见她哑声不响，心想：“ 只怕是金鸡岭新来的头目也未可知。 ” 他既认定了史若梅是个身份重要的头目，更不肯放松，当下抖擞精神，一枪紧过一枪，周围数丈之内，都是剑光枪影。他是大将身份，如今只和一个“ 小贼 ” 交锋，那一小队羽林军不好上前插手，只是团团的将他围住。安定远使的是丈二长枪，最利于马上交锋，步战却不如史若梅短剑的灵活。

史若梅仗着身法灵活，一柄青钢剑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竟然占了六成攻势。安定远猛搠数枪，连她的衣角也没挑上，迫得转攻为守，他枪重力沉，

使到紧处，风声呼呼，泼水不入，史若梅不敢和他硬碰硬接，只能乘瑕抵隙，和他游斗。史若梅气力本来不如对方，何况她又是刚刚经过了一场恶战，因此初时虽占上风，但斗了三十多个回合之后，便渐渐感到力不从心，香汗如雨。

可是那一队羽林军却未曾看出形势正在改变，人人大感惊奇，要知安定远是羽林军中第五名高手，他们初时都以为安定远亲自出马，不过三招两式，就可以把这“小贼”收拾，哪知斗到三十回合以上，这“小贼”竟然还是攻多守少，不由得他们不刮目相看。

一个裨将叫道：“安都尉，咱们还要赶往前站打点，不必一定捉活的了吧？”安定远抬头一看，只见日头已经过午，心中想道：“再战下去，我是不难令他筋疲力竭，将他活擒，但只怕最少还得半个时辰，误了官差。”这员裨将是军中的神箭手，他说的这番话，其实就是向安定远请示，要不要他发箭帮忙？

安定远抡动长枪，将史若梅紧紧裹住，说道：“好，最好射他无关紧要的地方，倘若失手射毙，那也算啦。”

史若梅东跳西跃，步法变幻莫测，而且又是在和安定远激战之中，任何高明的射手也没有把握只把她射伤而不误毙了她。可是由于安定远的意思是最好捉个活的，这裨将有意在主将面前逞能，当下想出了一个妙法，弓弦一拉，嗖的一支箭从史若梅右方飞过，第二支接着向左方飞过，这两支箭都故意差了少许，第三次虚拉弓弦，史若梅是懂得连珠箭法的，连珠箭习惯是一左一右一中，她刚才为了躲闪那两支箭，身形已闪到箭手所预料的方位，这时她听得弓弦声响，只当是向中盘射来，本能的往上跃避。那裨将立即一箭射出，故意射高三尺，史若梅往上一跳，恰好等于将身子送上去接箭，“嚓”的一声，箭簇已插入她的小臂，登时血流如注。

安定远喝道：“看你也是一条汉子，我不取你性命。快快扔剑投降！”史若梅咬紧牙根，说道：“金鸡岭的好汉没投降的软骨头。”她为了安定远曾辱骂过她，拼死要赌一口气，用力再发一招，将安定远的枪头架住。但她受伤之后，气力更感不支，哪还招架得住？只觉双臂酸麻，头晕腿软，那柄青钢剑已有点掌握不住，在这情形之下，只要安定远再加把劲，她的剑就要脱手无疑。

就在这危机瞬息之间，忽听得“唰”的一声，突然有支短箭射来，但却不是向史若梅，而是射向安定远的。安定远大吃一惊，心道：“霍都护的神箭怎的如此失了准头？”刚刚避开，第二支第三支已是接续而来，安定远只好放开史若梅，抽回长枪，拨打射来的连珠箭，到了这时，他才知道放箭的另有其人，不是那个裨将。

只见一骑快马从路旁的松林里冲出来，骑在马背上的是个蒙面汉子，他发的乃是甩手箭，用腕力甩出，两手齐发，远远掷来，竟是急劲无比，威力之猛，比从铁胎弓射出的还要惊人！

这蒙面汉子的甩手箭不但急劲，而且奇准，安定远舞起长枪防身，泼水难人，也自中了一箭，恰好也是射中小臂，血流如注。那蒙面汉子见安定远受了伤，不再射他，接续的六七支箭，都是射羽林军的坐骑，箭无虚发，每一支箭都射伤了一匹马，那些战马负痛狂奔，史若梅之围登时解了。

那个负有“羽林军神箭手”之誉的稗将勃然大怒，喝道：“恶贼休得猖狂，你也吃我一箭！”弓弦一拉，一支箭刚刚射出，就给对方的短箭碰落，

那蒙面汉子以手发箭，比那裨将快得多，那裨将本来也要使出连珠箭法的，但他正要再拉弓弦，只听得“僻僻”一声，对方一箭飞来，已把他的铁胎弓当中劈开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第二支短箭又到，正中裨将的大腿，登时把他掼下马背。那蒙面汉子叫道：“史兄，快走！”

安定远气红了眼睛，枪交左手，一枪挑来，史若梅忍着疼痛，飞身跃起，早已跳上了那员裨将的坐骑，这时还未受伤的羽林军人马，只有六七骑，哪挡得她住，转眼之间，史若梅已跟着那蒙面汉子，双双驰入林中。安定远一来忌那汉子的神箭，二来也怕林中还有埋伏，只好咽下怒气，整顿人马，做善后的工作了。

那蒙面汉子带着史若梅，穿过了松林，走上了一条偏僻的山路，一直默不作声。史若梅回头一望，不见有人追来，松了口气。但她紧张的情绪一过，立即便感到臂如刀割，痛得她冷汗直流，花容失色，几乎坐不稳马鞍。她一咬银牙，正要伸手拔箭，那蒙面汉子回头上望，连忙叫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！”

说活之时，那蒙面汉子和史若梅都已勒住了坐骑，那蒙面汉子哈哈笑道：“史兄，想不到咱们又相会了。”把蒙着面的黑布撕下，史若梅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原来是你！”正是：

只道从今成陌路，欲知陌路又相逢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一回 自恨身非男子汉　可怜辜负美人恩

这蒙面汉子不是别人，正是不久之前才和史若梅分手的那个书生——独孤宇。独孤宇道：“我也不知，原来史兄乃是金鸡岭的好汉，真是失敬了。”史若梅用新近学识的黑道术语问道：“兄台是哪条线上的朋友？”独孤宇哈哈笑道：“我不是绿林人物，但生平最喜结交英雄豪杰。金鸡岭铁摩勒大侠的声名，谁个不知，哪个不晓？小弟只恨无缘拜谒，至今耿耿于心。听说这两天“旨军大举攻山，不知铁寨主可脱险了么？”史若梅将错就错，便认作是“金鸡岭的好汉”，说道：“铁寨主早已脱险了，小弟本事低微，跟不上寨主，掉了队。”独孤宇道：“史兄不必担忧，若蒙不弃，请容小弟稍尽地主之谊，请史兄到寒舍暂避一时。”史若梅道：“兄台盛意可感，但只怕连累了你。”独孤宇道：“史兄，先前彼此不知身份，犹有可说。如今倘再推辞，那就是看不起小弟了。”

史若梅心意踌躇，一时难决，心里想道：“此人看来似是个侠义之士，但我一个单身女子，却怎好到一个陌生的男子家里去住？”当下讷讷说道：“我看，我受的这点伤还不打紧，……”哪知就在说话之时，牵动创口，鲜血又涌出来。

独孤宇翻身下马，说道：“我身上有金创药，史兄，你先料理了伤口再说。”走过来要扶史若梅下马。

史若梅一惊，忍着疼痛，先跳下马，险险跌倒，独孤宇伸手去扶，她又连忙一闪闪开，说道：“不打紧，不打紧。请将金创药给我，我自己会敷。”独孤宇心中纳闷，暗自想道：“这人怎的一点也没有绿林好汉的气概，客气得也未免太过份了。”

史若梅中箭己将近半个时辰，最初流出来的血液己与衣裳胶结一起，史若梅咬紧牙根，撕破衣裳，正想拔箭，独孤宇忙道：“史兄，使不得！须得洗净伤口，先敷上药，包扎妥当，最少过了一个晚上，待血止了，才可以将箭拔出来。现在拔箭会流血不止，而且还怕血液中毒，只凭这点金创药是济不了事的。小弟家内诸药齐备，明天再拔箭不迟。”史若梅道：“多谢兄台指教。”将金创药敷上，她从无经验，手指颤抖，敷药之时，触动骨头，痛得她冷汗如雨，几乎叫出声来。独孤宇更觉奇怪，心想：“他干的是刀头舐血的生涯，怎的连治箭伤的一些常识也不知道，我已经说过一次了，他还想拔箭，现在看来，他简直是连怎样敷药也不懂。绿林好汉，竟似个初出道的雏儿，真是一件奇事。”他见史若梅痛苦的情形，心中不忍，又想过去帮她敷药裹伤。

史若梅正在低头敷药，不留意独孤宇已到了她的身边，独孤宇见她摇摇晃晃，很是痛苦，也未及说明来意，便伸出手去扶她。史若梅忽地感觉到有一只手触及她的身体，猛吃一惊，几乎是出于女性防御的本能，立即一掌推出，叫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那一小包金创药也跌落地上。

独孤宇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史兄，我是来帮你敷药的，你怎么啦？”史若梅这时已经看清楚了是独孤宇，当然也已明白了他的来意，不由得满面通红，勉强笑道：“我已经敷好药了，多谢你啦。”独孤宇道：“我帮你包扎伤口。”史若梅连忙摇手道：“不用不用，我自己会。”独孤宇心想：“这人的脾气真是古怪己极，简直比一个大姑娘还害羞。”史若梅将受伤的左臂搁在肩膊上，撕下了一幅衣裳，自己就包扎起来，她又不懂得包扎，横一道直一道，

包裹得十分难看。独孤宇大皱眉头，几次忍不住要过去帮她，但史若梅冷淡戒备的神气却把他止住了。

唐代并不怎样讲究礼教，对男女之防也远不如后世的重视，只因史若梅是节度使小姐出身，她的母亲（兼奶妈）又是名门闺秀，所以她和一般女子不同，对陌生男子，绝不敢过份亲热。正因为她与一般女子不同，是以独孤宇也未怀疑到她是女子，（因为一般女子，尤其是江湖女子，在受伤的时候，是绝不会拒绝男子的帮助的。）他只道这是史若梅的一种怪脾气，心里虽不怎样高兴，却也不便说她。

史若梅裹好伤口，又歇了一会，气力也恢复了一些，勉强跨上马背，独孤宇道：“史兄，你这箭伤须得好好调养，请不必客气了，就到寒舍宿住几天吧。”这是他的第三次邀请了，史若梅犹在踌躇，独孤宇道：“这一路上都有官军，算你有紧要的事待办，也是不方便在路上行走的了，你单身一人，又受了伤，莫说官军，任何人见了都会起疑。”史若梅听他说得有理，且又是盛情难却，心想：“事已如此，我只好随遇而安。这人看来是个侠义之士，大约不会对我不利。”当下便道：“独孤兄盛意相邀，我只好厚着脸皮，打搅你了。只怕连累了你。”独孤宇道：“史兄不用担心，小弟僻处山乡，外人不会注意的。只是小弟倒有点担心，……”史若梅道：“你担心什么？”独孤宇道：“史兄受伤之后，只怕骑马吃力，不如你我合乘一骑如何？”史若梅心中一凛，暗自思量：“莫非他已看出我是个女子，心怀坏意。”但看独孤宇神色坦然，说话诚恳，却又不似。

史若梅沉吟片刻，委婉说道：“小弟手臂受伤，骑马尚无大碍，独孤兄不必为小弟担心。”她尽管说得委婉，神色总是不大自然，独孤宇心道：“倘若不是为了你是金鸡岭的好汉，我才不高兴管你的闲事，为你操心呢。”

独孤宇恐怕遇着官军，挑了一条靠着山边的羊肠小道行走，道路崎岖，骑在马背上也颇受颠簸之苦，史若梅咬牙忍受，幸好独孤宇的家离出事地点不过四十多里，走了两个多时辰，便已到达。

独孤宇的家正在林屋山白鹤峰下，门前是一片荷塘，两岸几行垂柳，红墙绿瓦在林中隐现，恍如人在画图。史若梅赞道：“好一处所在，无殊世外桃源。”独孤宇笑道：“史兄不像是个绿林豪杰，倒像诗人骚客了。难得客人欢喜，我这个做主人的更是高兴，定要请你多住几天。”

说话之间，只见一个少女飞跑出来，远远的就高声叫道：“哥哥，你回来啦！”蓦然看见史若梅臂上带箭，和哥哥一起，不觉一怔，独孤宇笑道：“我邀请了一位好朋友来呢。”当下给两人介绍道：“这位是史正道（史若梅捏造的假名）史大哥，这是舍妹独孤莹。史大哥当真是请也请不到的稀客。莹妹，你可要代我好好招呼。”

独孤莹道：“哎呀，史大哥，你是怎么受了伤了？”独孤宇道：“妹妹，好教你喜欢……”独孤莹插嘴道：“咦，人家受了伤，你喜欢什么？”独孤宇道：“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给你说史大哥的来历，你别缠夹不清。莹妹，你不是说，当今豪杰，你最佩服三个人么？”独孤莹道：“不错，一个是铁摩勒，一个是牟世杰，一个是段克邪。”独孤宇道：“这位史大哥和他们三人都是朋友，他是金鸡岭的好汉。”要知牟、段二人与铁摩勒的关系，武林中很多人知道，因此史若梅虽然没有说过她认识牟、段二人，独孤宇已是想“当然耳”的为她吹嘘了。史若梅笑道：“我只是金鸡岭一个无名小卒，哪配得上是他们三人的朋友？”独孤宇道：“史兄，你别太自谦啦。你的剑法

足可以与当世名家比拼，决不会是无名小卒。”

独孤莹道：“哦，我明白了，听说前几天官军正图攻金鸡岭，你是受了官军的箭伤。”独孤宇道：“他是刚刚受的箭伤。”当下将刚才遇见羽林军的事说了。独孤莹道：“哥哥，你也是的，人家受了伤，你却只是顾着说话，快点进去给史大哥料理吧。”

史若梅疲倦不堪，两条腿都己麻木不灵，好像不属于自己的了。独孤宇在前引路，他的家建筑在山岗上，要走上一道斜坡，独孤莹一直在留神史若梅，见她皱着眉头下马，一跛一拐的走一步歇一下，禁不住就过来扶她，又禁不住埋怨哥哥道：“你只知道吩咐我招呼客人，你自己就不懂得招呼。”

史若梅虽然怨恨段克邪，但不知怎的，对于称赞段克邪的人，却是不自觉的生出一重好感，何况独孤莹又是个女子，史若梅竟然忘记了自己现在是“男子”身份，对独孤莹毫无避忌，不但任由她用手搀扶，而且由于太疲倦的缘故，不自觉的就靠在她的身上。独孤莹感到她的体温，感到她呼出来的气息湿润着自己的头发，也禁不住芳心跳动，但她是个爽朗的姑娘，竭力装出神色自如，毫不在乎的仍然扶着史若梅踏入她的家门。

独孤宇起初担心妹妹会碰史若梅的钉子，后来见她们如此形状，颇觉意外，心中想道：“我只道他是天生的害羞脾气，谁知他却任由妹妹搀扶。真是个怪脾气，我是个男子，他倒不肯让我碰他一下，换了个女的，他却反而无所谓了。哼，要不是我早就在昨晚看出他行事坦率，我还真会当他是个好色之徒。”

独孤莹听得史若梅微微喘息，心中好生怜借，说道：“史大哥，你真是个硬汉子，受了箭伤，居然还能够骑马跑这么一大段山路。哥哥，咱们先替史大哥料理箭伤，就让他在你的房中安歇好不好？好有个照料。”史若梅吓了一跳，连忙说道：“不敢麻烦独孤兄。小弟有个怪脾气，”不惯与人同房，喜欢一个人情清净净的住。”独孤莹心想：“这个人倒是坦率得可喜，向来做客人的都是听从主人的安排，他却指定要主人给他清净的住所，口气之间，还似乎不愿意主人去打扰他似的。”当下笑道：“我有一间书房，倒还整洁，就不知合不合史大哥的心意。”当下就扶史若梅走进她的书房。

这书房端的布置得十分雅致，靠墙一个书橱，壁上遍挂字画，靠窗一张书桌，桌上供有瓶花，还有一炉未尽的余香，书橱对面有张胡床，没有被褥，只有凉枕，想是供独孤莹疲倦时躺着看书的。独孤莹笑道：“史大哥倘若不嫌这间房子不好，等下我就把被褥拿来。”

史若梅精神一振，说道：“好，好得很！想不到姑娘还是个才女，房里这么多书。这幅字书法真是苍劲之极，咦，这原来是杜甫写的新诗！”

杜甫、李白是当时并驾齐名的诗圣诗仙，每篇一出，万口争诵，洛阳纸贵。但他们的亲笔书法却很难得，这一首新诗，史若梅也未曾见过，不觉就念起来道：“昔有佳人公孙氏，一舞剑器动四方。观者如山色沮丧，天地为之久低昂。　如羿射九日落，矫如群帝骏龙翔。来如雷霆收震怒，罢如江海凝情光。绛唇珠袖两寂寞，晚有弟子传芬芳。临颖美人在白帝，妙舞此曲神扬扬。与余问答既有以，感时抚事增惋伤。……”诗后附序，却原来是杜甫在临颖（地名，在今河南许昌县南。）见公孙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舞剑，因赋此诗相赠的。

史若梅击节赞赏，说道：“好诗，好诗！来如雷霆收震怒，罢如江海凝清光。剑术练到诗中这样的境界，当真是令人难以想象！”同时又有点奇怪，

问道：“这首诗是杜老写给公孙大娘的女弟子李十二娘的，不知怎的会在独孤姑娘这儿？”独孤宇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舍妹就是李十二娘的师妹，我们兄妹二人是不同师父的。”史若梅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公孙大娘还在人间吗？那不是将近百岁了？”独孤莹道：“家师大前年已去世了。我是她的关门弟子，李十二娘是大师姐，我的功夫其实是大师姐教的。大师姐最疼爱我，去年她路过此地，知道我喜欢杜甫的诗，就把杜甫这幅手迹送了给我。”

独孤宇也觉得奇怪，问道：“史兄如此爱好诗书，想必也是读书种子？却怎的进了绿林？”史若梅道：“小弟是读过一点诗书，说不上是读书种子。我追随铁寨主只是最近的事情，独孤兄问我何以会沦落绿林，唉，这事情嘛，不说也罢。”史若梅本想捏造一个故事，但她不惯说谎，急切间捏造不来。独孤宇却以为她有难言之隐，不便再问，当下连忙说道：“史兄文武全材，端的令人佩服。如今乱世，英雄正出自绿林，怎说得上沦落二字？”心想：“原来他乃是新人行的绿林好汉，又是读书人家出身的，怪不得他这么缺乏江湖经验，一点不像个强盗，却像个文绉绉的书生。”

说话之间，早有丫鬟将被褥拿来，独孤莹笑道：“别尽顾说话了，咱们先替史大哥料理箭伤吧。”便请史若梅在胡床躺下。独孤宇道：“你们女孩子细心得多，敷药裹伤之事，莹妹，我可要偏劳你了。”独孤莹芳心一动，低下头来，却忽地又“噗嗤”笑道：“哥哥，原来你还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粗心大意，那我也不必责怪你了。你瞧，你给人家裹伤，包扎得像个什么样子？横一道竖一道的，简直把史大哥的臂膊扎得像个粽子了。”

史若梅脸上一红，说道：“这是我自己裹的。”独孤莹怪不好意思，尴尬笑道：“男人家多是不会料理自己的，史大哥，你躺下来，我替你敷药。”史若梅的伤口附近，血液如胶，与衣裳粘在一起，独孤莹道：“史大哥，你有替换的衣裳吗？”史若梅道：“在我的背囊里，有两件衣裳，是昨日新买的，不知合不合身。”独孤宇笑道：“你不知道，史大哥可真阔气哩，这两件衣裳，是他用金豆换的。”将昨晚客店中的故事说了，听得独孤莹格格娇笑。

独孤莹道：“史大哥，请你背转身子，我替你把上衣除下来，哥哥，你端一碗温水来。”她是想替史若梅洗净伤口，然后敷药，然后换衣。史若梅不禁又是脸上一红，低声说道：“不必这样麻烦了，你有剪刀吗？”独孤莹道：“要剪刀做什么？”史若梅道：“你给我将伤口附近的衣裳剪开，不是就可以洗抹、换药了吗？”独孤莹心道：“在他是个绿林好汉，却原来比女孩子还会脸红。我不在乎，他反而要避起男女之嫌来了。”当下只好取来剪刀，依从史若梅的意思，替她洗净了血汗，重新敷过金创药。

独孤宇端来一个人笼，一大壶参茶，说道：“你流血很多，定会感到喉干舌渴，这壶参茶，正好给你止渴。明儿你饿了再吃东西。”独孤兄妹，殷勤照料，史若梅很觉过意不去，谢了又谢，说道：“麻烦了你们半天，你们也该歇息了。”独孤宇道：“我住在对面，你半夜有事，尽管叫我，不必客气。”史若梅道：“我知道啦，我现在已经好了许多了，想来不会有事。”

史若梅待他们兄妹走后，心里还真有点害怕独孤宇半夜过来，她挣扎下床，把窗户都关好了，然后放心换过衣裳，蒙头睡觉。

初时她心里还有忐忑不安，但毕竟是太疲倦了，不久就沉沉熟睡，也不知睡了多少时候，忽被敲门之声惊醒，史若梅吓了一跳，连忙说道：“我没事，独孤兄请回去睡觉吧。”门外那人“噗嗤”一笑，说道：“是我，早已

天亮了，我给你端早点来啦。”却原来是独孤莹。

史若梅打开房门，独孤莹笑道：“你怎么连窗子都关得密不透风，不气闷么？”赶忙给她将窗户打开，让阳光和空气透进来。史若梅道：“我小时候怕鬼，习惯了关好窗户才睡的，你别见笑。”她这一解释，独孤莹本来是不想笑的，也不觉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我只当女孩子才怕鬼，却原来你们绿林好汉也怕鬼的。好啦，现在已是白日青天，不用怕鬼啦。快吃早点吧。”

独孤莹将携来的食物摆在桌上，那是四样精美的小菜和一大碗稀饭，史若梅吃得津津有味，独孤莹说道：“这都是我亲手做的，我还担心你咽不下去呢。”史若梅笑道：“独孤小姐真是多才多艺，能文能武又会做菜，不知将来谁有这个福气……”独孤莹面上一红，嗔道：“史大哥，你说什么？”史若梅这才猛地想起自己是男子身份，急忙把后半句“娶得你作妻子”缩了回去。尴尬说道：“你年纪大约和我也差不多，你是样样皆能，我却是什么都不懂，说实在的，我真是好生羡慕你呢！”她说者无心，独孤莹听者有意，脸上更红得似涂了一层厚厚的胭脂。

史若梅心道：“糟糕，我又说错了话。假扮男人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”连忙低下头去“呼呼虏虏”的吃粥，掩饰自己的窘态。半晌抬起头来，见独孤莹的一双妙目正在向自己射来，并无恼怒的神态，史若梅这才放了心。独孤莹忽地微笑说道：“史大哥，你太客气了，你才真的是文武全才呢。”

史若梅趁机会移转话题，说道：“我以前只知道李白喜欢结交侠士，懂得剑术；如今看了杜甫送给令师姐的这首诗，却原来他老人家也是一位行家。”独孤莹笑道：“你怎么知道他是行家？”史若梅笑道：“要不然他怎能形容得这样维妙维肖？”独孤莹道：“据我所知，杜甫并不懂得剑术，但他懂得欣赏，那倒是真的。”史若梅道：“懂得欣赏，那也就是行家了。”

独孤莹忽道：“史大哥，你和段克邪熟不熟识？”史若梅心头一跳，不觉也是脸泛红晕，说道：“不是很熟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”独孤莹道：“你刚才说起李白欢喜结交侠士，我想了起来，李白和段珪璋段大侠就有一段不寻常的交情，想来你也是早已知道的了。可惜段大侠去世太早，咱们后生晚辈，没来得及见他，不知这位曾经被李白赞美过的剑客，剑术到底是怎么样的了不起？”接着又道：“听说段克邪的剑术比他的父亲还要好，你见过吗？”史若梅听得人家称赞段克邪，心里暗暗高兴，但却装出一副冷淡的神气说道：“大约是吧，我没有见过。”

独孤莹暗暗纳罕，心想：“如此看来，他和段克邪的交情大约也真是普普通通的了。这也奇怪，俗语说惺惺相惜，他和段克邪同在一个山寨，却怎的不多找机会亲近亲近。”想至此处，只见斜对面她哥哥的房门已经打开。

独孤宇走了进来，笑道：“妹妹，原来你早已来了。”独孤莹道：“谁像你这样懒，日上三竿，犹未起床。对客人也未免太疏忽了。”独孤宇笑道：“我有你这样一位好妹子，还用得着我操心吗？”独孤莹听出她哥哥笑中含有深意，不觉又是芳心荡漾。

独孤宇道：“史大哥觉得好了点吗？”史若梅笑道：“好得多了，你瞧，我吃了这么多东西。”独孤宁道：“好，这支箭可以拔出来了。妹妹，你心灵手巧，替史大哥拔箭，还要偏劳你呢。”独孤莹知道哥哥是有心让她和这位“史大哥”多多亲近，却也不好推辞，当下微笑说道：“哥哥，你真会享福，样样都要我管。好吧，你也总得做点事情，请你把需用的药品拿来吧。”独孤宇道：“我早已准备妥当了。”

史若梅很觉过意不去，说道：“ 独孤姑娘，我给你带来了许多麻烦了。 ” 独孤莹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 史大哥，我是和哥哥说笑的，你别认真。你是我哥哥的好朋友，你受了伤，我应该服侍你的。 ” 独孤宇笑道：“ 妹妹，我看你还应该感激我呢！ ” 独孤莹嗔道：“ 感激什么？你别乱说。 ” 独孤宇道：“ 感激我将史大哥请来啦。你跟你师姐学了剑术，总恨没人切磋，史大哥正是一位剑术高手，以后你可以多多请他指教了。 ” 独孤莹很怕哥哥和她再开玩笑，说得太过露骨，如今听独孤宇这么一说，倒是光明正大，替她找到了接近史若梅的藉口，便连忙点头说道：“ 对啦，我正有这个心意，但盼史大哥早日痊愈。 ”

史若梅道：“ 你是公孙大娘的高足，我得拜你为师才成，你怎么和我这样客气。 ” 独孤宇道：“ 你们两人都别客气，史大哥伤好之后，你们相互切磋，让我也好观摩观摩。 ” 史若梅虽然不大懂得人情世故，却也是个心眼玲珑的人，心里暗暗好笑：“ 看来这位独孤姑娘对我很有点意思，她的哥哥也愿玉成其事。只可惜我无福消受。 ” 史若梅一直担心给他们兄妹看破行藏，这时心上的一块石头才放了下来。又是好笑，又是欣慰。

史若梅躺在胡床，独孤莹小心翼翼的替她拔箭，头发几乎拂到史若梅脸上，彼此都感到对方呼吸的气息。独孤莹脸上的红晕越来越扩大了。低声问道：“ 史大哥，你觉得痛吗？ ” 史若梅道：“ 很好，多谢你啦！ ” 独孤莹心里甜丝丝的，有说不出的舒服。

史若梅倒不是胡乱称赞。独孤莹的手法的确甚为灵巧，拔出箭头，再涂了药，史若梅痛楚若失，对独孤莹很是感激。

自此之后，一连几天，独孤莹日间都几乎寸步不离的服侍史若梅，独孤宇反而来得很少。史若梅和她的感情越来越好了。

史若梅的伤本来并不很重，又得独孤莹小心照料，好得很快。这一日史若梅起床之后，试试活动筋骨，已是恢复如初。独孤莹很是欢喜，笑道：“ 史大哥你闷了这许多天。我陪你到花园走走吧。史大哥，今天你可以指点我的剑法啦。 ”

这时正是暮春时节，史若梅随着独孤莹走进园子，只见佳木笼葱，百花争艳，这座花园虽然并不很大，但却布置得别有匠心，山石玲珑，亭台隐现，曲径迂回，清流如带，一花一草，一木一石，无不安排得恰到好处，走到园子深幽之处，宛如人在画图。史若梅闷了多日，不觉精神一爽，容光焕发。

史若梅本来貌美，心中欢悦，更添上几分潇洒，一片豪情。两人在荷塘旁边走过，清波照影，现出一对璧人。独孤莹看看水中的倒影，再看看面前的这个“ 美少年 ”，不觉酡颜如醉，暗自想道：“ 这人端的是才貌双全，想不到绿林中竟有如此人物！古人说什么潘安之貌，想来也不过如此。 ”

史若梅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 独孤小姐，你在想些什么？ ” 独孤莹心头一跳，说道：“ 我想请你指点剑法，不知你肯是不肯？ ” 史若梅道：“ 我怎敢班门弄斧，还是请小姐先显身手。 ” 独孤莹道：“ 也好，你新病初愈，且歇一会儿，待我先抛砖引玉吧。 ”

独孤莹拔出佩剑，滴溜溜一个转身，剑光已似匹练般伸展出去，舞到急处，端的是翩若惊鸿，宛如游龙，剑气纵横，寒风飒飒，花片纷纷坠下，随着剑光飘散，更显得奇丽无涛。史若梅不禁拍掌赞好，念起杜甫那首诗中的佳句：“ 如羿射九日落，矫如群帝骏龙翔。来如雷霆收震怒，罢如江海凝清光。 ”

独孤莹剑光一收，半喜半嗔他说道：“我师姐的剑术，或者可以当得起这几句诗，我哪里便能至此境界。”史若梅笑道：“我未曾见过令师姐的剑术，看了你的，已是目眩神驰，自叹眼福不浅了！”

独孤莹道：“你这张嘴，只会讨人欢喜。我听哥哥说，你的剑术才真正是神妙无比呢。我已献拙了，你还不肯指教吗？”

史若梅给她引起了兴致，其实亦已是跃跃欲试，当下笑道：“我本想藏拙，却怕你这张利嘴排揎，说不得也只好献丑了。姑娘，我给你喂招，你手下留情。”

独孤莹道：“我有个新鲜的法子，你我离开三丈，彼此出招还招，这样可以避免误伤，大家也可以拿出平生所学，尽力施为了，你看可好？”史若梅知道她是照顾自己新病初愈，既佩服她心思周到，又感激她体贴入微。

史若梅道：“好，请先赐招。”独孤莹是主人身份，不便客气，当下抚剑一揖，随即出了一招“玉女投梭”，史若梅也还了一招“投桃报李”。

独孤莹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史大哥，你太多礼啦，不必如此客气。”原来史若梅这一招“投桃报李”，含有客人感谢主人恩义，欲图有以报答之意。

独孤莹脚踏巽位，走出“伤”门，长剑抖动，嗤嗤有声，这一招剑势凌厉之极，倘若真的是近身斗剑，这便是一招令敌人伤残的杀手剑法。史若梅笑道：“好狠！”斜走震位，长剑一翻一绞，脚跟一旋，又回到原来的方位。独孤莹也不禁赞道：“好，解得真妙！”两人始终保持着三丈左右距离，脚踏五行八卦方位，出剑虚击。双方使的都是上乘剑法，十分认真，与正式交手，殊无二致，而且由于中间有一段距离，彼此剑法的精妙之处，就看得更加清楚。

转眼间拆了三十招，独孤莹脸上现出一层迷惘的神色，史若梅暗暗奇怪，想道：“现在正是斗到紧张之处，她却怎的心神不属，似是另有所思。”当下叫道：“小心这招！”青钢剑扬空一划，剑尖抖动，闪起了朵朵剑花，这一招名为“佛光普照”，正是妙慧神尼佛门剑法中威力最大的一招。

独孤莹瞿然一惊，连退三步，忽地也叫道：“小心这招！”身形平地拔起，长剑就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，将史若梅的身形都笼罩在这圆圈之内，史若梅失声叫道：“好剑法！”抱剑直立，使出“朝天一炷香”的剑式，身子也滴溜溜的转了一圈。独孤莹落下地来，两人对面而立，双剑互指，彼此都不再变招，原来到了此际，倘若是真的比拼的话，双方的长剑相交，已是僵持之局，只能凭内力取胜，谁先变招，谁就要吃亏了。

史若梅笑道：“公孙大娘的嫡传剑法，果然名下无虚，小弟佩服之至，甘愿认输。”独孤莹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你是男子，气力一定比我大，若然真的比剑，斗到了这一招，那还应该是我输了。”

两人徐徐收剑，独孤莹忽地问道：“史大哥，你的师父是谁？”史若梅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我学艺不精，不好意思说出师父名字。”独孤莹道：“史大哥，我有一件事觉得很奇怪。”史若梅道；“何事奇怪？”独孤莹道：“妙慧神尼听说一向是不收男徒弟的，不知何以会破了例？”

史若梅暗暗吃惊，这才知道独孤莹原来已看出了她的师门宗派。心想：“我真是糊涂一时了，她是公孙大娘的弟子，当然是剑术的大行家，我怎好与她比剑，让她看出了我的剑法来历。”当下心念转了几转，尴尬笑道：“独孤小姐眼光端的厉害，这么说来，我所使的，大约真的是妙慧神尼的剑法了。”

独孤莹越发奇怪，问道：“你这话可真奇了，你使的是什么剑法，难道

自己都不知的吗？”

史若梅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的剑法是跟一个女子学的，但却并非尼姑。”独孤莹道：“那女子是谁？”史若梅道：“是我的表姐聂隐娘。”史若梅这话倒也不是完全扯谎，聂隐娘长她两岁，先跟妙慧神尼学剑，史若梅的剑术有一大半是由聂隐娘转授的。

聂隐娘常在江湖走动，独孤莹虽未会过，却也知道聂隐娘的名字，知道聂隐娘是妙慧神尼的弟子。当下说道：“原来你是聂隐娘的表弟，这就怪不得了。”说话的当儿，心中已是酸溜溜的，神态很不自然。

史若梅道：“我是她的远房表弟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在她家中伴读。表姐时时要我陪她练剑，我在旁边瞧呀瞧的，不知不觉也就学会了。我表姐是曾说过，是个老尼姑教她的，但我却不知道便是妙慧神尼。”

独孤莹冷冷说道：“你的表姐对你可真好，不惜瞒着师父，把剑法教给你。听说她是一位将军的女儿，你在她家里住得好好的，怎么又舍得离开她了？”

史若梅道：“我不想永远寄人篱下，所以离开聂家，在江湖上闯荡，没有多久，认识了金鸡岭的头目，我知道金鸡岭的铁摩勒，不同普通强盗，于是便入了伙。”

独孤莹酸溜溜地道：“你很有志气，只是未免太辜负你表姐的好意了吧？”史若梅本来还想逗她一逗，说是自己与聂隐娘订有婚嫁之约，但见独孤莹双目红润，似乎就要滴下泪来，心中不忍，想道：“我临时再留书给她说明真相吧。过早暴露身份，于我不便。”当下说道：“独孤小姐休要取笑，表姐与我贵贱悬殊，我不过是个伴读小厮，岂能有丝毫妄念？”

独孤莹稍为舒服一些，说道：“我师父在生之时与妙慧神尼交情甚好，你使的那最后两招，就是她们切磋出来的。这是我听师姐说的，我自己可没有见过妙慧神尼。”史若梅心想：“怪不得她刚才现出迷惘的神情，原来我与她的师门，还有这一段渊源。”独孤莹又道：“史大哥，要是将来有机缘的话，我很想见见你这位表姐，看她是怎样一位剑法高妙的美人儿！”语气中的“醋味”不自觉的流露出来，史若梅暗暗好笑。

就在此时，忽见一个丫鬟走来，向她们两人见过了礼，说道：“外面来了一位客人，公子请小姐和史相公出去见客。”史若梅听了，不觉有点诧异。

独孤莹道：“什么客人？”那丫鬟道：“是个身体魁梧的男子汉，公子叫他做什么吕大侠。”独孤莹笑道：“江湖上的人物动不动就称什么大侠小侠，好吧，史大哥，咱们一道去见见这位‘大侠’，看他到底是什么人。”史若梅有点诧异，暗自想道：“他家的客人，他叫妹子出去见客，那还罢了，为何要我也见外人。我又从不认识这个姓吕的。”独孤莹似是知道她的顾虑，说道：“我哥哥一向谨慎，他要你见的客人，想必无妨。”史若梅本待不去，但听独孤莹这么一说，不去反会见疑，只好和独孤莹一同出去见客。

独孤宇在客厅里陪着一个中年汉子，见她们来到，忙站起来，独孤宇道：“这位是名震江湖的神箭手吕鸿春吕大侠，这位是史正道史大哥，这位是舍妹独孤莹。”接着又笑道：“莹妹，你一向仰慕的女侠吕鸿秋，就是这位吕大侠的妹子。”吕鸿春连忙说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你们兄妹双侠才真是令人仰慕。”

独孤莹心道：“原来是神箭手吕鸿春，倒也配得上一个‘侠’字，只是他的眼光却令人讨厌。”原来吕鸿春见她艳丽非凡，不免多看了她两眼，独

孤莹眼光向他投射过去，他连忙正襟危坐。

史若梅这一惊却是非同小可，心里想道：“原来他是吕鸿秋的哥哥，糟糕，我和他妹妹打了一架，这事情不知他可知道了没有？莫非他已识破我的行藏，有意叫独孤宇请我出来的？”

独孤莹道：“何以不见令妹？”吕鸿春兄妹一向在江湖上并肩行侠，是以独孤莹有此一问。吕鸿春道：“我这次出来，正是找寻舍妹的。”史若梅听得他还未见到妹妹，心中一块大石方始放下。

独孤莹道：“这可真可惜了，没缘份会见鸿秋姐姐。”吕鸿春道：“独孤小姐有所不知，舍妹上个月去参加金鸡岭的英雄大会去了，听说金鸡岭己被官军攻破，所以我急着要找她。”独孤宇道：“这位史大哥正是金鸡岭的好汉。”史若梅心道：“原来他是想向我探听他妹妹的消息。”心中妒意未消，说道：“我只是山寨里的一个小头目，吕女侠是贵客，我没资格相陪，我只是见她和段克邪常在一起。”

吕鸿春道：“不错，她是在潼关碰到段小侠，她曾帮过段小侠一点小忙，段小侠邀她一同去的。”

独孤莹道：“听史大哥说，铁摩勒、辛天雄、段克邪等首脑人物都己逃出来了，鸿秋姐姐既是和他们一道，想必亦已脱险了。”独孤莹话犹未了，独孤宇忽地笑了一笑。

独孤莹正自心想：“难道是我说错了话？”只听得她的哥哥已笑着说道：“吕大哥不是向咱们打听消息来的，他还给咱们带来了消息呢。”独孤莹道：“哦，什么消息？”独孤宇道：“他已经与铁摩勒、牟世杰二人会过面了。”

史若梅不禁又吃一惊，“他和铁、牟二人见过了面，想必知道了我的事情？莫非是铁、牟二人托他来寻访我的？”但她现在是冒充“金鸡岭好汉”的身份，只得硬着头皮说道：“哦，那好极了。我掉了队，正想知道铁寨主他们的去处，好早日赶回去。不知铁寨主可曾向吕大侠言及么？”

吕鸿春道：“我和铁摩勒虽然是相熟的朋友，但我不是绿林中人，他们的去向，我不方便动问。”他听史若梅问得外行，不觉起了一点疑心：“这人是金鸡岭的头目，怎的连绿林禁忌都不知道？”

吕鸿春接着说道：“我见了他们，已知道了舍妹平安无事，我也就放了心了。别的事情，我无暇多问，但有个消息，可以告慰史兄。金鸡岭这次遭受围攻，虽然失了山寨，伤亡却并不大。”

独孤宇忽地问道：“吕大哥可曾见到段克邪么？”要知段克邪虽然出道未久，但已名震江湖，武林人士谈起话来少不免要提及他，是以独孤宇有此一问。

吕鸿春道：“没有见着，听说他是寻访未婚妻去了。”独孤莹好奇心起，问道：“他的未婚妻是谁？”吕鸿春笑道：“说起来你们一定猜想不到，他的未婚妻竟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女儿！”

独孤莹诧道：“果然是猜想不到，段克邪是绿林中人，怎的却攀上了这门亲事？”吕鸿春道：“听说那女的并不是薛嵩的亲生女儿，她的生父和段大侠生前是最要好的朋友，指腹为婚的。这女的现在已离开薛家，也变成了江湖儿女了。听铁寨主说，他们之间的事情，离奇曲折，说起来恐怕要说个一天半夜，当时我们都没有闲工夫多谈，所以我也没有详细打听。”

史若梅一直在旁边提心吊胆，听到这里，方始松了口气。心里想道：“是了，我和克邪闹翻，牵涉着他的妹子，铁大哥和牟世杰自是不便与他详谈。”

又想道："克邪真的找我？哼，莫非找这个藉口，好离开大队，陪伴那吕鸿秋吧？哼，他屡次侮辱我，就是真的回心转意，我也不理他了！"但她虽然是如此自思自想，内心深处，却还是希望段克邪真的找她。正是：

是爱是憎还是恨，女儿心事最难猜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二回　相见争如还不见　多情却似反无情

独孤兄妹和吕家兄妹在江湖上并驾齐驱，彼此都是慕名已久，今日难得吕鸿春到来，虽然尚缺吕鸿秋一人，未得相叙，不无遗憾，但己是甚为高兴，尤其独孤宇与吕鸿春二人意气相投，惺惺相惜，谈得更是投机。吕鸿春谈得高兴，接着笑道：“还有一件妙事，好教三位得知，这件妙事就是从段克邪的那事引起的。”史若梅不禁又是一惊，连忙问道：“什么妙事？”

吕鸿春道：“我刚才不是说到铁摩勒在和我讲起段克邪的婚事吗？后来铁摩勒突然中止，这固然是由于说来话长，但也是因为铁摩勒另外想起一件事情，要我效劳，我和他们只能有两个时辰相叙，铁摩勒怕时间不够，只好把段克邪的婚事搁下，改谈另一个人的婚事。”

独孤莹对别人的婚事甚感兴趣，抢着问道：“是什么人的婚事，要劳铁摩勒这等大英雄、大豪杰为他操心？”吕鸿春道：“是牟世杰的婚事。说来也妙，真是无独有偶，牟世杰欢喜的姑娘，也正是朝廷的一位大将军的女儿，这位将军的地位虽然不及潞州节度使薛嵩，却也相差不远。”

独孤莹笑道：“吕大哥别卖关子了，到底是谁？”

吕鸿春道：“就是博望城镇守使聂锋的女儿，江湖上鼎鼎有名的女侠聂隐娘。”独孤宇道：“聂隐娘虽是将军之女，但她总是在外面的时候多，也算得是个江湖儿女，和牟世杰倒还登对。”吕鸿春道：“可是她到底是朝廷将军的女儿，牟世杰很怕她的父亲不肯答允这头婚事。先父和聂将军往日很有交情，对他还曾有过一点好处，铁摩勒是知道这件事的，因此他出了一个主意，要我去替牟世杰作媒，你说这妙不妙？”

独孤莹高兴之极，情不自禁地叫起来道：“妙极啦，妙极啦！”独孤宇笑道：“别人的婚事，要你这么高兴？”他觉得妹妹这样的大叫大嚷，殊属有点失仪。却不知独孤莹正在吃聂隐娘的醋，她适才听了史若梅胡乱编造的那番说话，当以为真，以为聂隐娘和史若梅私下有情，心中正在为此愁烦。如今一听，却原来聂隐娘的情人乃是牟世杰，她心头的结立即解开，焉能不大为高兴？

吕鸿春笑道：“妙是妙了，可是我一来不会做媒，二来自先父去世之后，我兄妹二人浪流江湖，也不想奔走权贵之门，与聂家已是无甚来往了。”独孤莹忙道：“吕大哥，这是成人之美的好事，纵使有甚为难，你也不该推辞的了。”

吕鸿春笑道：“这也说不上甚么为难，最多不过是做不成这个大媒罢了。”独孤莹道：“不，不，铁寨主这样重重托你，你一定要想办法做成这个媒！”独孤宇不禁笑道：“莹妹，我瞧你对这头婚事，简直比铁摩勒和牟世杰还要热心。”独孤莹忽道：“史大哥，你是聂隐娘的表弟，应该知道她父亲聂锋的脾气，欢喜什么，讨厌什么。你和吕大哥参详一下，好让吕大哥有所准备，拣聂锋欢喜的话儿去说。”吕鸿春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史大哥原来是聂隐娘的表弟？那么这个大媒由史大哥去做，岂不更为适当？”独孤莹道：“这却不然，史大哥是从家里偷出来的，回去不大方便。而且他是小辈，也不好开口。”当下，将史若梅编造的那番谎话，依样说了出来。原来独孤莹是不愿意史若梅在聂隐娘婚事未成之前相会，故此替史若梅砌辞推却这个差事。当独孤莹讲出史若梅“来历”的时候，吕鸿春听得十分留神，心里暗暗起疑，却不言语。眼光只在史若梅的身上转来转去。

史若梅生怕给他听出破绽，连忙打断独孤莹的话头，说道：“我那位聂表伯倒是个豪爽的人，性情也很随和，你此去不必先提婚事，先把牟世杰的侠义事迹多讲几件，让聂锋先对他有了好感，然后再谈。”吕鸿春笑道：“铁摩勒也是这么说，他还说聂锋最重情义，先父曾对他有恩，他对我的话可能会听得进去。”独孤莹道：“这就好了，那你赶快进行吧。”

独孤宇道：“瞧你这副急躁脾气，幸亏吕大侠不是个多心的人，要不然岂不是怀疑你要赶他走了？”吕鸿春笑道：“时候不早，我也是应该走了。”独孤莹给哥哥这么一说，有点不好意思，连忙说道：“吕大哥，我一说了这话你便走，那倒真是显得你多心了。再坐一会儿，多给我们讲些江湖上的新鲜事儿。”独孤莹起初对吕鸿春是谈不上什么恶感好感，甚至对他的眼光稍为有点讨厌，但一听到他说要去给牟世杰做媒，心中高兴，不知不觉就对他表示好感，殷勤起来。

吕鸿春见她笑靥如花，殷勤留客，不知怎的，心中有说不出的舒服，也不好意思便走，便坐下来说道：“还有一个消息，听说秦襄回到长安之后，也打算召开一个英雄会。据说他是由于金鸡岭的英雄大会而想起这个主意的。用意就在让江湖朋友有个出路，免得走入绿林。”独孤宇道：“现在是藩镇专权，朝廷昏暗，有抱负的江湖豪杰，未必肯为朝廷效力吧？”

吕鸿春道：“这倒未必尽然，依小弟看来，武林人物大抵可分四类。一类是胸怀抱负的正派人物，这类人又可以分为三种，一种是不甘为朝廷所用，而又恨藩镇专横，因而流入绿林，作为侠盗的，例如铁摩勒与牟世杰便是。一种是既不愿做强盗，又不愿做官的江湖游侠，例如从前的段珪璋大侠，现在的神丐卫越等人。大名鼎鼎的空空儿，勉强也可算作这种人物。”独孤莹插口道：“空空儿已经改邪归正了吗？”吕鸿春道：“空空儿是段克邪的师兄，此人脾气极为古怪，即在从前也并非全属邪派中人，而是介于邪正之间的人物。听说他近年来邪气又去了许多，已可以算得是个游侠了。”

吕鸿春喝了口茶，接下去说道：“胸怀抱负的正派人物还有一种是愿意为朝廷所用的。他们的目的倒并不是为了作官，而是想藉着一官半职来施展他们的抱负，或者想图匡扶王室来削弱藩镇的。据我所知，羽林军中，就有不少这样的人物。例如曾经与史大哥交过手的那位安定远就是。”独孤宇道：“我也知道安定远在未投入羽林军之前，原是江湖上的侠义道，所以那日我发出甩手箭助史大哥脱险，只是令他稍受轻伤。”史若梅听了他们的谈话，这才知道在他和独孤莹出来见客之前，独孤宇早已把那日与自己结识的经过，都对吕鸿春说了。

吕鸿春续道：“第二类武林朋友未必有什么抱负，但也是正派人物。这类人物或是将门之后，或是武林世家，或是专心习技，意图从武举方面出身的人。这类人物只知‘学成文武艺，卖与帝王家。’朝廷是否昏庸，他们倒并不怎样重视。例如秦襄与尉迟北便是。”独孤宇插口道：“这两人很重义气，并不同于一般官儿。听说许多绿林朋友，对他们也是相当佩服的。”吕鸿春道：“不错，这两位将军算得是这类人物中出类拔萃的人，倘若他们不是开国功臣之后，大约也会成为游侠的。现在他们官封龙骑都尉，当然是耿耿忠心匡扶皇室的了。还有，例如聂隐娘的父亲聂锋，大约也可列入这类。”独孤宇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这类人物，也的确是为数不少。”

吕鸿春续道：“第三类是恃着武功为非作歹的坏人。这类人物又可分为两种，一种是绿林中的不肖之徒，只知打家劫舍的强盗，例子不必举了。一

种就是作藩镇的鹰犬了，例如田承嗣的‘外宅男’总管寇名扬便是。”独孤宇插口道：“七步追魂老魔头羊牧劳也是这类人物，他最先是独脚大盗，现在听说也是田承嗣的座上贵宾了。”

吕鸿春道：“还有一类是武林隐逸，对国事已经灰心，索性便作闲云野鹤。例如磨镜老人，西岳神龙皇甫嵩老前辈便是。”

独孤宇听他把武林人物详加分析，说得头头是道，心中也自暗暗佩服。当下说道：“吕大哥的阅历见识，确是比小弟高明得多，照这样说来，秦襄主持这个英雄会，乃是事所必成的了。”吕鸿春客气了几句，接着说道：“依小弟看来，以秦襄官爵和声望，他来主持这个英雄会，除了武林隐逸之外，其他三类人物，去参加的定然不少，只怕比金鸡岭的英雄大会还要热闹呢。”独孤宇道：“会期定了没有？”吕鸿春道：“听说是准备在今年的中秋节在骊山行宫召开。”独孤莹道，“那么距今只有三个月了。可惜我是个女子，不便到长安去抛头露面，要不然去瞧瞧热闹也好。吕大哥准备去吗？”吕鸿春笑道：“我要先到博望去见聂锋，替牟世杰做媒，然后回家一转。要是赶得及的话，我也想去瞧瞧热闹的。这英雄会史大哥是不方便去的了。你们兄妹倘是有兴致的话，我们倒不妨结伴同行。英雄会上只问本领如何，男子去得，女子也去得的。”独孤宇笑道：“我和羽林军交过手，虽然当时是蒙了脸孔，但也难保不会有人认出来。”吕鸿春道：“秦襄的江湖朋友很多，他也知道江湖朋友的忌避，听说他这个英雄大会，已有明文宣布，参加者以往做过什么，即使曾与朝廷作对，也概不追究。只是不许在长安闹事便成。在大会中比武获胜者，做不做官，他也不勉强。得胜的前五名，他还准备每人送一柄刀，一匹名马。小弟倒不希罕这些东西，只是去开开眼界也是好的。”听他言下之意，实是很想怂恿独孤兄妹参加，独孤宇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到时候再说吧。”吕鸿春似是有点失望，抬头看看天色，笑道：“不知不觉又谈了这么些时候，这回可真要走了。”独孤宇知他有事在身，不便强留，只好端茶送客。

吕鸿春走后，独孤莹道：“哥哥，你真的有意思去长安参加这英雄会吗？”独孤宇道：“你呢？”独孤莹道：“我是很想去开开眼界的，唉，可惜——”独孤宇道：“可惜什么？”独孤莹道：“可惜史大哥不方便去，我，我也不想去了。去参加这种盛会，多几个伴儿才好。”史若梅笑道：“吕鸿春不是约你们同去吗？”独孤莹道：“我和他又不相熟，我不高兴和他同去。”独孤宇笑道：“史大哥不去你也不去。那么，你不去我也不去了。”兄妹二人和史若梅又闲谈了一会，才各自回房歇息。

史若梅独处房中，却是心事如麻。她倒不是为了参加英雄大会而烦恼，而是为了想起段克邪。

她想起了与段克邪的几次相逢，几番误会，不觉怅怅惘惘，暗自思量：“我与他若是无缘，却为何上天安排我与他同日出生，一出生就定下了夫妻名份？若是有缘，却又为何每次相逢，总是惹出一场烦恼？”他对我究竟是否有点儿真心相爱？或者仅仅是为了父母之命，不敢有违？”“若说他对我无心，他听得我许配田家，就不该气成那个样子？但若说对我有心，他又不该在我离开薛家，表明心迹之后，每次见面，还是对我冷语冷言！”“吕鸿春带来的消息，说他现在还在找我，这回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他与那吕鸿春的妹子，究竟是男女之爱或仅仅是朋友之情？“嗯，还是算了吧，你给他辱骂得还不够吗，管他是什么英雄豪杰，他这样对你，你岂能便对他低首下

心？”

史若梅越是思量，越是烦恼，越是想在心中抹去段克邪的影子，却越是摆脱不开。不知不觉到了三更时分，兀是心事如麻，毫无半点睡意。

这间房子的后窗正对着花园，从窗子望出去，只见月色溶溶，荷塘如镜，花木正石，在朦胧的月色之中，宛如蒙上了一层薄雾轻绢，更显得景色幽美，惹人遐思。园中一角，小楼中灯光隐现，那是独孤莹所住的楼房。“原来她也还未曾睡觉。”史若梅又不禁想起了独孤莹来，想起她对自己的一番情意，不觉暗暗好笑：“独孤姑娘的人品武功，才华见识，都是上上之选，可惜我生来是女儿身，却无福消受美人恩了。”“他兄妹二人对我虽好，我总不能在她家中长住下去。嗯，现在我的箭伤已完全好了，我也应该走了。”

史若梅本想悄悄出走，临行时给独孤莹留下一封书信，说明真相，但想起独孤莹对她的殷殷情意，这样离开又似乎不近人情。经过了这许多日子的相处，她对独孤莹也实在舍不得离开。史若梅想了一会，忽地起了个顽皮的主意，“不如我就在此刻，趁她未曾人睡，就到她的房里去看她。她见我半夜三更到来，一定会吓一大跳，哈，待她发怒之时，我再对她说明真相。哈，那时她不知是失望，还是喜欢？”她想象独孤莹明白真相之后的尴尬神情，越想越是得意，于是立即披衣而起，决定不留书信，独访香闺。

史若梅踏着月色，分花拂柳，向那角红楼走去，渐行渐近，忽见碧纱窗上，现出两个人影，一男一女，那男的正是独孤莹的哥哥——独孤宇。史若梅心里想道：“原来是他们兄妹二人还在谈话，怪不得她未曾入睡，我倒是不方便闯进去了。”

史若梅正想离开，忽听得房中独孤宇的声音说道：“妹妹，这是你的终身大事，你可得仔细考虑才好。”史若梅听了这句话，心中暗暗好笑，想听听他们兄妹再说些什么，一时间又不想离开了。

独孤莹默不作声。过了半晌，只听得独孤宇又道：“按说吕家和咱们门当户对，吕鸿春的人品武功又都是你我所深知的，你和他相配，也不算辱没了你。”史若梅听了这话，大出意外，暗自想道：“原来不是说我，他哥哥要将她许配吕鸿春，这正好呀，恰恰给我解开了难题了。只可惜吕鸿春虽然还算不错，他的妹妹可是个难于相处的人。独孤姐姐若然嫁过吕家，只怕要受小姑的气。”

心念未已，只听得独孤莹已在问道：“怎么，那吕鸿春今日来到咱家，竟是亲自来求亲的吗？”独孤宇笑道：“虽非求亲，却是相亲来的！”独孤莹似乎有点着恼，嗔道：“事先又未说过，冒冒昧昧地跑来相亲，这算什么？早知道，我根本就不会出来了。”独孤宇道：“不，事先是说过的，不过我还未告诉你罢了。我上次出门，碰到疯丐卫越，这位老前辈一向爱管闲事，拉着我问长问短，还问起了你。他说咱们是兄妹双侠，吕家也是兄妹双侠，倘若结成姻缘，那岂不是武林佳话？”独孤莹嗔道：“吕鸿春有个妹子，你将她讨过来吧。”独孤宇面上一红，原来疯丐卫越当时确是这样提议，想他们两家兄妹互配良缘的。独孤宇有点不好意思，尴尬说道：“现在是说你的婚事，你扯到我身上做什么？”

独孤宇接着说道：“他说：‘你们若是有意思的话，我就去找吕鸿春，叫他到你家里来，让你的妹妹一见。’这位老前辈一向疯疯癫癫，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开玩笑还是正经。当时我就答道：‘吕家双侠，晚辈是闻名己久，若得相会，何幸如之。但婚姻大事，非同儿戏，晚辈可不敢替妹妹作主，吕

大侠若肯光临寒舍，晚辈自当以礼相待，至于婚姻之事，那恐怕要等他们相熟之后再说了。’”独孤莹吁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对呀，你这番话说得倒还得体。”

独孤宇道：“我只道这老前辈是一时戏言，并不怎样放在心上。回来之后，又忙着为史大哥治伤，因而也就忘了与你提及。想不到吕鸿春今日果然来了，在你未出来之前，他已经三番两次的问起你，他本来是个豪爽的人，但在问起你的时候，却总是闪闪缩缩，欲吐还茹，瞧他这副腼腆的神情，我已经瞧料了几分啦。看来疯丐卫越是早已和他说过了，他今日当真是为了相亲来的。妹妹，你可曾留意他对你老是偷看吗？”

独孤莹道：“我就是讨厌他的眼光。”独孤宇笑道：“我知道有一个人你不讨厌，你还巴不得他亲近你呢。”独孤莹嗔道。“史大哥是在病中，他是你带来的客人，我替你照料，你不感激我也还罢了，倒来将我取笑。”独孤宇笑道：“恐怕你还要更感激我呢。妹妹，你的心事我还看不出来吗？说也奇怪，史大哥与我落落难合，与你却一见投缘，唉，或许这也是天意。不过，不过——”独孤莹本来低下了头，这时忽地抬起头来问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独孤宇缓缓说道：“史大哥虽然也不错，不过却是来历不明。吕家的底细咱们却是知道的。”独孤莹道：“什么来历不明？他的身世早已对我说过了。”独孤宇道：“我总是有点疑心。”独孤莹恼道：“你就是太多疑心，我相信他的话。”

独孤宇郑重说道：“妹妹，婚姻之事，非同小可。你拿定了主意，说与我知，我好回复人家。”独孤莹道：“好，你就回复人家吧，就说、就说——”独孤宇道：“就说什么？”独孤莹满面飞红，忽地一口气说出来道：“就说我已经许配了人家，那吕家恰恰来迟了一步了。”

独孤宇怔了一怔，低声问道：“你与史大哥已经私订终身了？”独孤莹道：“唉，哥哥，你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我这是一个藉口，好回绝吕家呀。”独孤宇正色说道：“妹妹，你说是藉口，我看你心中是早就愿意嫁给史大哥的了，只差还没有一个媒人。好，我再问你，你可曾深思熟虑过了？你认为史大哥是比吕鸿春更可靠，更胜三分？”

独孤莹鼓起勇气，毅然说道：“史大哥的文才武艺都出色当行，未必就弱过吕鸿春？退一步说，纵使是有所不如吧，我和他已是彼此熟悉，情性相投，任那吕鸿春比他再强十倍，我，我……”独孤宇笑道：“你也是宁愿选史大哥的了。”独孤莹低头不语，索性给他来个默认。

独孤宇忽道：“你怎知道史大哥的武艺高强？啊，你们日间一同出来见客的时候，都带有佩剑，是不是你们已在花园中比过了？”独孤莹道：“不错，你只知他的剑法超妙，却还未知道他的师承呢，他的剑法是妙慧神尼的嫡传剑法！”独孤莹讲到史若梅的剑法，说得眉飞色舞，将史若梅所用的一招一式比划出来，赞不绝口。独孤宇留神倾听，时不时发出“哦，哦，嗯，嗯”的诧异之声。

独孤宇道：“妙慧神尼的剑法会传给一个男子，这倒真是意想不到的奇事！”独孤莹道：“是他表姐聂隐娘私下里教会他的。”当下将史若梅乱捏的谎言向她哥哥复述了一遍。独孤宇脸上的诧异神情越来越明显了。

独孤莹道：“哥哥，你怎么啦？你可是怀疑他和聂隐娘有甚私情？”独孤宇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，罪过，罪过！你不听得吕鸿春说吗，聂隐娘与牟世杰两情相悦，铁摩勒他们都是知道的了，所以才会托吕鸿春去做媒。聂隐娘

是巾帼英雄，女中豪杰，岂会用情不专？”独孤莹道：“是呀，那你为何还是一脸诧异的神情？老实说，我最初也有点思疑，后来听了吕鸿春带来的消息，也就释然于怀了。”

独孤宇沉吟半晌，缓缓说道：“妹妹，你都相信了他的话了吗？”独孤莹睁大眼睛说道：“怎么？”独孤宇道：“这里面有个疑窦。”独孤莹忙道：“什么疑窦？”独孤宇道：“妙慧神尼的剑法传女不传男，悬为本门禁条。聂隐娘虽然与他有姐弟之谊，也不好违犯禁条，私将授受吧？”

独孤莹听哥哥这么一说，也觉得此事有点古怪，迟迟疑疑他说道：“也许，也许是聂隐娘年幼无知，和表弟玩得高兴，一时就忘了禁条了？”独孤宇摇了摇头：“我虽没有见过聂隐娘，但听得人言，她是个大有见识的女子，要不然牟世杰也不会喜欢她了。师门禁条，何等紧要，纵然年幼，对此也决不会无知。”独孤莹道：“呀，我想起来了。他说过，聂隐娘每日都在花园练剑，他是常在旁观的。”独孤宇道：“妙慧神尼的剑术何等深奥精奇，若无名师指点，纵使聪明绝顶，只怕也偷学不来。他对你说是偷学的吗？”独孤莹自己是个剑术行家，深悉学剑的艰苦，再一想史若梅当时说得甚是含糊，似乎是先在旁边偷看，随后又经聂隐娘指点的。独孤莹只因对史若梅情有所钟，对她的话根本就未曾经过思索，如今得了他哥哥提醒，霎时间也不觉起了疑云。

独孤宇忽地嗫嗫嚅嚅地说道：“莫非、莫非……”独孤莹道：“莫非什么？”独孤宇道：“莫非她是个女子？”独孤莹呆了一呆，跳起来道：“胡说八道，他怎会是个女子？”独孤宇道：“我只是这么胡猜，你别着急。”

他们两兄妹一向极为要好，独孤莹一时着急，骂了哥哥，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当下笑道：“倘若他真是个女子，那也好，可以做我的嫂子了。你要不要我给你做媒？”她本是用玩笑的口吻，想冲淡紧张的气氛。不料她哥哥却也是呆了一呆，半晌说道：“你别胡闹，倘若她真是个女的，那就是世上罕见的奇女子了，我怎配得上人家？”独孤莹笑道：“咦，这么说，你比我更喜欢他了？”独孤宇又过了半晌，这才喃喃说道：“他当然不会是女子，不会的，我这只是胡猜。”话虽如此，但在外面偷听的史若梅，也感到他的语气之中实在是恨不得她是个女子。

史若梅忐忑不安，“独孤宇已起了疑心，倘若我对他妹妹说明是个女子，只怕又要惹出一场麻烦。他当真求起婚来，这岂不尴尬透顶，应付为难？”

只听得房间里独孤莹笑得有如花枝乱颤，半晌说道：“可惜史大哥不是个女子，要是你今晚的话被他听到，那可要笑痛他的肚子啦。”独孤宇却庄重说道：“你怎知道他不是女扮男装？”独孤莹坦然说道：“我当然知道，他、他……”独孤宇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妹妹，妹妹，你、你、你和他……”独孤莹嗔道：“哥哥，你胡猜什么，他只是向我表露了，表露了……”独孤宇道：“哦，他向你表露了相思之意？”独孤莹双颊晕红，娇羞万状，轻弄裙带，低下了头。

史若梅怔了一怔，心道：“我几时向她表露了相思之意？”忽地想起那日她到来探病，自己称赞她多才多艺，确是曾对她说过这样的话：“不知哪个男子有福气，娶得姑娘？”心想：难怪她以为我是对她有意！”

独孤宇笑道：“史大哥不是女子，那就是你的福气了。好吧，我就成全你的心愿，明日去探问他的口风。把婚事定实了，也好叫你有个着落。你安心睡觉吧，我走啦。”独孤莹道：“我有什么不安心的，只要你不把吕家的

婚事来麻烦我，我就什么烦恼也没有。”

史若梅正想离开，赶在独孤宇的前头，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她刚刚踏出花丛，忽见一条黑影，翩如飞鸟的越过墙头，正落在她旁边的假山石上，史若梅定睛看时，心头一震，娇躯一颤，花片纷纷落下。

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她又恨又爱、刚刚还在思念着的段克邪！原来段克邪在向长安去的大路上走了七百多里，找不到史若梅，又再折回来准备向南方追踪，恰巧在回头路上，碰到了吕鸿春。

吕鸿春本来对史若梅已是有点怀疑，两人一谈起来，段克邪听说此人姓史，自称是聂隐娘的“表弟”，还不是史若梅是谁？他连忙向吕鸿春打听了独孤宇的住址，披星戴月，连夜赶来。

他找到门前，已是三更过后，按礼貌本该白天求见，但他急不及待，同时他在吕鸿春的言语之间，听出史若梅与独孤兄妹形迹亲密，也自有疑心，于是遂不顾冒昧，索性在深夜里做个不速之客，准备先找到史若梅，然后再向主人赔罪。

他落在假山石上，正巧史若梅从花丛中钻出来，居高临下，打了一个照面，这一刹那，史若梅固然是张皇失措，段克邪也是又喜又惊！

段克邪怯生生地叫了一声“若梅妹子”。只见史若梅冷面如霜，正眼也不瞧他一眼，拂袖便行。段克邪追上前去，抓着她的袖子，低声说道：“若梅妹子，你，你听我说……”史若梅袖子一甩，冷冷说道：“放尊重些，谁是你的妹子？”

段克邪心情虽热，脸皮却薄，给史若梅这么冷落，登时面红过耳，急切之间，万语千言，不知从何说起。史若梅已是分花拂柳，不快不慢地走过假山，段克邪心中着急，鼓起勇气，脚尖一点，施展“登云踪”的绝顶轻功，呼的一声，从她头顶飞过，落在她的前头，拦住了她的去路。

史若梅斥道：“让开！”脚步不停，竟似要冲过去；段克邪双臂张开，史若梅变换了几种身法，总是给他拦住，史若梅怒道：“段克邪、你欺侮人！”

段克邪连忙说道。“若梅，你恼我我不怪你，请你念在咱们两家先人的交谊。”史若梅道：“怎么样？”段克邪道：”咱们是一出生就、就、就——哎，倘若咱们失和，爹娘在泉下也难瞑目。”

史若梅心里其实何尝不想与段克邪和解，但她良小娇生惯养，多少也有点小姐脾气，想起了段克邪几次当众辱她，心头兀是气愤未消。要是段克邪一到来便立即向她低头赔罪，那还可以稍稍消她心中之气。偏生段克邪又不善言辞，他想了许久，自以为用两家的交谊来打动她的芳心，最为得体，哪知史若梅却反而想道：“原来你是为了怕别人说你不孝无义，这才来找我的，并不是你真的喜欢我。”

段克邪又道：“铁大哥也很关心咱们的事情，他叮嘱我一定要将你找回来。若梅妹子，请你引见此间主人，说明原委，咱们明早就走吧！”段克邪以为抬出个铁摩勒来，可以加强几分说话的力量，史若梅听了，更是着恼，冷笑说道：“别人说些什么，我何必理会？我只知道你早已与我说过恩断义绝，从今之后，你走你的阳关路，我走我的独木桥了。咱们的婚约已毁，我与你亦已是毫无关系，请你尊重，别再纠缠！”

段克邪尴尬之极，讷讷说道：“这是我过去的一时糊涂，我，我……”他正想说认错的话，史若梅大声道：“你让不让开？倘不让开，我可要嚷啦！”

就在此时，只听得独孤莹已在叫道：“史大哥，是你吗？你在和谁说话？”

独孤宇则在喝道：“哪条线上的朋友？深夜前来，有何见教？”原来他们兄妹隐隐听得争吵之声，只道是朝廷方面的高手已发现了他们家中藏有“金鸡岭好汉”的秘密。

他们两兄妹赶忙出来，其时段克邪正在张开双臂，拦住史若梅的去路。园中小径迂回曲折，段、史二人又正是走到了几座假山的中间。他们一个要闯，一个要拦，在朦胧月色之下，远远望去，谁都会以为段克邪乃是要捉拿史若梅，而史若梅则在东躲西闪。

独孤莹情有所钟，最为着急，生怕慢了一步，她的“史大哥”就要给人捉去。她身形疾起，脚跟还未立定，唰的一剑就向段克邪刺去。

公孙大娘的嫡传剑法岂比寻常？独孤莹急于救人，施展出浑身解数，这一剑当真是迅如闪电，势似奔雷，段克邪刚说得一个“喂”字，底下“且慢动手”这几个字尚未曾说得出来，独孤莹已是接连攻出了三招九式！段克邪展开绝顶轻功，一飘一闪一个转身，将这三招九式一一避开，独孤莹的剑尖连他的衣角也未曾沾着。但虽然如此，段克邪在这样迅猛的剑招攻击之下，也是毫不轻松，他全神注视独孤莹剑尖晃动的方向，竟是不能分神说话。

独孤莹见“敌人”本领如此高强，心头大骇，更是不敢放松，一招紧于一招，连绵不断，端的是有如长江大河，滚滚而上，而每一招中，又隐藏着几个变化，倘若段克邪稍一不慎，只怕就要血溅尘埃。

独孤宇比较细心谨慎，只看了几招，便知段克邪的武功远在他妹子之上，不由得心里想道：“史兄弟箭伤初愈，他的本领与莹妹不相上下，莹妹有剑在手，尚且不敌此人，史兄弟双手空空，倘若此人真是立意擒他的话，早已手到擒来了。”

独孤宇正想喝住妹妹，心念方动，忽听得“铮”的一声，原来段克邪见独孤莹的剑术非同小可，只凭轻功躲闪，难保没有失误；二来心里也自有气，于是决定还手，趁着独孤莹一招使老，招数将变未变的瞬息之间，倏地欺身直进，双指对准无锋的剑脊一弹。这一弹他只用了五六分力量，独孤莹已是禁受不起，立足不稳，一头就摔过去，在她前面，正是一支凸出的石笋。段克邪连忙伸手抓她的背心。

独孤宇大惊，只道段克邪要下毒手，他本来站好了有利的位置，随时准备救援。这时一跃而起，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，折扇已指到段克邪后颈的大椎穴。

史若梅本是一直袖手旁观，这时见独孤莹即将摔倒，也着急了，慌忙抢上前去，将独孤莹拉过一边。段克邪并未想到史若梅上来救人，左掌一牵一带，化解独孤宇的折扇点穴，右手仍然抓向独孤莹的后心。

段克邪这一抓本意是要把独孤莹抓离险境，但独孤宇却怎知他的心意，只道他要续施杀手，扇头一转，脚跟还未立定，又再点他后腰的“筑宾穴”。

段克邪被独孤宇这么一阻，史若梅已是抢快了一步，把独孤莹拉开，刚刚转过身来，段克邪一抓之下，正好抓到她的胸前，史若梅脸上一红，习武之人，反应敏捷，何况对方一手袭来，又正是她身上的紧要处所，史若梅无暇思量，一个立掌，即将段克邪这一抓荡开。段克邪这一抓意在救人，当然不会使出气力，被史若梅用劲一推，脚步一个踉跄，被独孤宇的扇头重重的戳了一下。他藉着前冲之势，滑开两步，没有给戳正穴道，但亦已感到一阵疼痛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独孤宇的折铁扇又已跟踪点来。独孤莹吃了大亏，亦

是气恨不过，身形一稳，立即又是挥剑疾攻，段克邪双手空空，在独孤兄妹夹击之下，虽然也还可以应付得来，但东躲西避，亦已显得有点儿狼狈。

段克邪不禁心中有气，瞪了史若梅一眼。心里想道：“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与我动手，我无暇辩解，你却为何袖手旁观，也不说明真相？”其实段克邪即算能够分神说话，他脸皮薄嫩，也不好意思在陌生人面前，一开口就说出史若梅是他的妻子。

可是他在匆促之间，却也未曾设身处地的替史若梅着想，试想史若梅身为女子，而且对他的恨意也尚未消除，又怎好意思说明真相，承认段克邪是她的未婚夫？

史若梅给他瞪了一眼，气上加气，她看了几招，已知独孤宇兄妹无法伤得段克邪，不必为段克邪担心，以段克邪的绝顶轻功，要想脱身而去，那是毫不困难，她一时发了狠，立心把段克邪气走，正巧此时，独孤宇向她问道：“史兄弟，这厮是谁，你可认得？”他见史若梅一直袖手旁观，有点诧异，故此又再一问。史若梅道：“敢情是个小贼，独孤兄，加一把劲，不可让他走了！”抽出佩剑，也作势上前佯攻。

独孤莹连忙叫道：“史大哥，这小贼厉害得紧，你，你，你不可上前，我们对付得了。”她是忧虑史若梅箭伤初愈，激斗之下，难免创口再会复裂。独孤宇心里暗道：“如此身手，决非小贼。定是朝廷一等一的高手无疑了。”他深知史若梅的江湖经验太浅，只道他是估错对方的身份，再想到他箭伤未愈，也难怪他袖手旁观。他最初本来有一点儿疑心，疑心史若梅和来人相识，这时见史若梅如此回答，疑心尽去，更是加紧进攻。正是：

鸳侣竟然成怨侣，只缘妒意未曾消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

## 第十三回　鸾飘凤泊情何忍　虎斗龙争气正豪

独孤兄妹坚持不许史若梅上前助战，言语之中，情意殷殷，关怀备至，段克邪听在耳中，疑生心底，“若梅在独孤家里住了将近十天，独孤兄妹替她疗治箭伤，难道连她是个女子也看不出来？”疑念一生，不由得心中慌乱，独孤宇折扇倏的一张，向段克邪面门一拨，段克邪闪得稍慢，“嗤”的一声，衣裳被锋利的扇骨撕破了一幅。

独孤宇一招得手，份外精神，折铁扇倏张倏合，一忽儿当作判官笔来点戳，一忽儿又当作五行剑来刺削，手法利落，身法轻灵，端的有如流水行云，毫无粘滞。他本来是个翩翩浊世佳公子，配上这把折扇，更显得丰神潇洒，俊逸不群！

段克邪心头郁闷，只感到满不是味儿，忽地想道：“我来的时候，她正在花下徘徊，这么夜深了，她独自在园中作甚？莫非是在等人？”又想道：“怪不得她不理睬我，这位独孤公子温文俊雅，实是胜我十倍！”心酸失意之中，又不禁自悔自责，再想道：“都是我的不好，我对她误解，对她粗暴，又曾声言与她退婚，她受了这许多委屈，焉能不恨？如今她有了合意的人，我又岂能怪她移情别恋？”他胡思乱想，越想越是当真，认定了史若梅业已变心，最后想道：“大丈夫当拈得起放得下，这位独孤宇也是一位侠义中人，若梅既然欢喜他不欢喜我，我何不就成全了他们？”

当下一声长啸，倏的飞身而起，独孤宇折扇一点，点了个空，独孤莹一招“举火撩天”，长剑疾刺，段克邪双指一弹，这一次力道使得恰到好处，只听到“铮”的一声，独孤莹的剑锋一偏，恰恰碰着哥哥的折铁扇，就在两兄妹错愕之中，段克邪已飞过了墙头，啸声有如神龙夭矫，飞腾天际，转瞬之间，已在数里开外！

两兄妹相顾失色，独孤宇道：“此人本领之高，轻功之妙，端的是世间罕见。却不知他何以突然走了？”独孤莹道：“得他走了便好，史大哥，你刚才没受伤吧？”只见史若梅呆若木鸡，独孤莹再叫了一声，她方始听见，木然说道：“多谢你们啦，我没受伤。”其实她这时也正在后悔，段克邪是如她心愿的被她气走了，她的怨气一泄，换来的却是一片茫然。

独孤兄妹只道她是因“敌人”本领太强，吓得呆了，独孤宇道：“看来此人竟是似空空儿这一流人物，空空儿一击不中，翩然千里，决不再来。”独孤莹道：“但愿此人也是如此。”两兄妹回想刚才所遇的险招，当时身临其境，不知害怕，这时回想起来，都是不觉心中惴惴不安，“倘若再来，真不知如何应付？”

独孤宇忽道：“史大哥，你到过长安没有？”史若梅道：“小时候到过，怎么？”独孤宇道：“我们还未到过长安，秦襄即将在长安招集英雄大会，咱们不如去瞧瞧热闹，明日动身。”独孤莹“咦”了一声道：“哥哥，你不是本来不想去的么，怎么又改了主意了？”同时又有点奇怪：“哥哥怎么会在这个当儿，撇下当前紧要之事不谈，却忽地提起此事？”独孤宇使了一个眼色，笑道：“妹妹，你不是很想去么？我这是为了你啊！”独孤莹心眼玲珑，登时明白，说道：“不错，这是百载难逢的盛会，不必参加，开开眼界也是好的。史大哥，你放心，秦襄曾有声明，各路英雄，在大会期中，只要不在长安闹事，不管以前做过什么，他是概不追究。想秦襄这样的身份，他说了的话，决不会不算数的。”

独孤宇又道：“ 史大哥若然还不放心，小弟家藏有易容丹，可以改容易貌而往。只是那匹御马，可不能再骑了。长安城内，有小弟的几个世交长辈，可以照顾。但小弟还未曾到过长安，到时却要请吾兄带路。 ”

独孤莹见史若梅仍是踌躇不语，眼珠一转，笑道：“ 史大哥怕冒风险，不去长安也罢。我有个姑姑嫁在陇西凤翔，姑丈就是江湖上有名的通臂神拳谷大豪。我有多年不见姑姑了，不如咱们一道，到凤翔走走如何？那儿山水清奇，颇有可观，史大哥即使不想结交朋友，去散散心也好。 ”

史若梅怅怅惘惘，哪有心情？但见他们兄妹一再怂恿，也觉有点奇怪，忽地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 多谢你们兄妹处处为我着想，其实你们也不必弃家远走，我一个人走开，也就行了，那人要找也只是找我，想来不至于连累你们。 ”

原来独孤兄妹，所担心的正是今后的麻烦，今晚来人的武功太强，他们自忖决不是此人的对手，他们虽然希冀此人不会再来，但却怎能担保？他们并不知道个中原委，做梦也想不到此人就是段克邪，而段克邪就是史若梅的未婚夫。只道这人是朝廷高手，再不然就是史若梅的仇家，总之是对史若梅不利的。他们为了史若梅的安全，也为了避免池鱼之殃，因此决意弃家避难。长安有他们世交的几位老英雄，凤翔有他们的姑丈，这些人都有能力保护他们。他们怕史若梅有所芥蒂，因此不肯明史若梅识破了他们的用意，她与段克邪已闹得如此尴尬，同时又知道独孤宇已对自己有点起疑，倘然知道自己是个女子，只怕也有麻烦，那时就是尴尬之上再加尴尬了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史若梅又焉能和盘托出真相？

因此，史若梅思量再三，这才吞吞吐吐的说出那一番话，隐隐透露“ 那人 ”找的不过是她，决不会连累独孤兄妹，自己一走，便可了之。

可是独孤兄妹不明真相，却怎肯让她独自离开？独孤宇变了面色，仰天长笑，说道：“ 史大哥，你也忒看小我了！ ”史若梅道：“ 独孤兄哪里话来，我怎敢看小兄台？ ”独孤宇道：“ 你若把我当朋友看待，那就该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！你如今已察破了我们兄妹的心意，那咱们就挑开了窗子说亮话吧。你的敌人确是厉害，我们兄妹都打他不过；史大哥，你剑法高强，但箭伤初愈，也未必是他对手。这里是不能再住下去了，目前之计，只有远走避之。我们无力保护你的安全，已是不尽惶恐，你还要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话，那就是不将我们当作朋友了。江湖上有句话说得好：为朋友何辞两胁插刀！性命尚且可以牺牲，又何在乎一副家业？ ”独孤莹情不自禁，也上前牵着史若梅的袖子道：“ 史大哥，好坏咱们都同在一起，我好不容易将你照料好了，岂能让你再出岔子？ ”史若梅向她深深一揖；说道：“ 独孤姑娘的恩义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只是—— ”她正想委婉陈辞，独孤宇已是打断她的话，朗声说道：“ 史大哥不必三心二意了，倘要离开，也得等待将来，待探听到铁寨主的确实所在，我们再送你前往。 ”

史若梅有口难言，不过，对他们兄妹的情义却也深深感激。独孤莹见她不说话，只道她已转了心意，笑道：“ 我看还是让史大哥改容易貌，避往长安为妙。一来有热闹可看，二来那人纵是朝廷高手，他也决不会想到，咱们竟有这样的胆子前往长安。只要一到长安，那就可以无妨了。 ”独孤宇道：“ 往凤翔也不错。凤翔有咱们的姑丈，更可以放心。 ”

史若梅心事如麻，勉强笑道：“ 往长安还是往凤翔，咱们明日再谈好吗？反正总得待天亮了才能动身。 ”独孤兄妹听她口气已然答允，心头上的大石

这才放下，齐声说道：“对，闹了半夜，也该歇息了。”

史若梅却哪里睡得着觉，她关上了房门，独倚窗前，只见月色朦胧，荷塘如镜，暗香浮动，疏影横斜，在那花树丛中，刚才自己与段克邪曾经走过，段克邪的影子似乎还在眼前，可是他这会儿人已不知到了何处了！史若梅怅怅惘惘，不由得暗自悔恨，黯然神伤！她倚着窗儿，怅望遥天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只见月移花影，斗转星横，不觉已是三更时分，一阵风吹过，有两朵花落入荷塘，搅乱了荷塘月影，史若梅猛地一惊，心里想道：“我不及早打定主意，难道竟任由这大好姻缘，化作镜花水月？”

史若梅住的这个房子本是独孤莹的书房，纸笔墨砚一应俱全，史若梅想来想去，终于还是决定了留下一封书信，悄悄离开。可是这一封信却很难落笔，改了几次草稿，足足写了大半个时辰，写好了自己一看，还是觉得辞不达意。她最初本来不想隐瞒，把实情完全吐露，免得独孤莹为自己相思，但随即想道：“我与段克邪将来究竟如何，实难预测，要是另有变化，难纬良缘，那岂不是惹人笑话？嗯，我可不能说出我是追未婚夫去的！”“那么，不说此事，只说明我是个女子吧？唔，这也不妥，要是独孤莹当真为她的哥哥向我求婚，那我怎生应付？”史若梅既爱面子，又有顾虑，易了几次草稿，终于还是含糊其辞，写了一段感激独孤兄妹的话，又写了一段不愿给他们添上麻烦的话，再写上一段担保自己走后，他们定然无事，请他们安心的话，最后加上两句“情非得已，日后自明”的暗示，就草草把这封信结束了。

搁下纸笔，抬头一看，窗外已是曙光微露，史若梅看了看这封信，自己也很不满意，但心里想道：“宁可让独孤宇骂我不够朋友，宁可让独孤莹骂我薄幸负情，我都顾不得了。但求上天保佑，早日让我与克邪相会，倘得前嫌尽释，那时再回来向他们兄妹谢恩请罪，到了那时，想他们也不会见怪我的。”于是便将那几张草稿烧掉，将写好的这一封信摆在书桌上当眼之处，便轻轻的从打开的窗户跳出去。好在独孤宇经过昨晚一场激战，睡得正酣，虽在对门，却是毫不醒觉。

史若梅经过独孤莹窗下，隐约听得独孤莹叫了一声“史大哥”，史若梅吃了一惊，屏息呼吸，过了一会，不听得再有声响，这才知道独孤莹是在说梦话，史若梅心里暗笑：“她在梦中犹自思念于我，却不知我也正在思念别人。”想至此处，又不禁心里一酸，悔恨自己太过任性。以前是段克邪苦心寻她，现在正好颠倒过来，是她要去追踪段克邪了。段克邪寻她还比较容易，她去寻段克邪那可是毫无把握了。

可惜段克邪不知道史若梅在追赶他，他离开独孤家之后，心中郁闷，难以言宣，如癫如狂，茫无目的向前飞跑，不知不觉，天色己亮，一看路碑，已是卢龙郡的霸县境界，他一个更次，竟然跑了二百多里！一口气跑了这么多路，精力发泄了许多，郁闷方始稍减。但他一晚奔波，往返六七百里，腹中亦己感到饥饿。抬头一望，路边有个小酒肆，正好打开店门。段克邪心道：“这酒肆倒是开店得早，正好给我方便。”

这种路边小酒肆做的当然是过路行人的生意,拂晓时分,路上哪有行人？照说是不该这么早就打开店门的，段克邪也有点奇怪，但他腹中正在饥馁，也就无暇推敲了。

店中有对中年男女和一个十多岁的女孩，看来是一家人，——夫妻俩和他们的女儿。段克邪刚踏进酒肆，那女孩就嚷道：“爹，化子大爷来啦！”倒把段克邪怔了一怔。

那中年汉子望了段克邪一眼，见段克邪满身尘土，衣衫却并不破烂，也是怔了一怔，似乎有点诧异的神色，随即尴尬笑道：“小孩子胡说八道，客官你别见怪。客官，你早啊。”

这小酒肆只有里外两进，里间是卧房着杂物间，并没有另设厨房，就在外间铺面的一角搭起炉灶，路边酒肆，因陋就简，这也不足为怪。

奇怪的是店里的肉桌上堆有十几只宰好的拔干净了毛的肥鸡，地上堆有一团团的泥巴，还有许多荷叶，角落里炉火烧得正旺。路边酒肆做的是小买卖，宰这么多肥鸡，实是大不寻常。

段克邪饥火中烧，却也无暇多问，一屁股坐下来便嚷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给我来一只鸡，烫两斤酒！”

那中年店主神色更是尴尬，打了个恭，讷讷说道：“客官，这是要来做叫化鸡的。”

段克邪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做叫化鸡要许多时候，我等不得，你给我做白切鸡吧。”心里暗暗纳罕：“这店主人也真古怪，为什么指定要做叫化鸡？”

那店主人赔了个笑脸，说道：“我未说清楚，这些鸡都是别人定了做叫化鸡的，不能外卖。”段克邪更觉奇怪，要知道这种酒肆做的既是过路客人的生意，每大的顾客几乎都不相同，怎的却有人预先定下要吃什么，而且清一式的都指定做叫化鸡，这岂非咄咄怪事？但段克邪心绪不宁，没兴趣多管闲事，当下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时候还早，你尽可以再买几只鸡回来，这里现成宰好的鸡，让一只给我何妨？”

那店主人赔笑道：“客官有所不知，附近村子里的鸡都给镇上的酒家和这一路上的酒肆买光啦，小店尽力张罗，只买到十多只，只怕还不够用呢！客官，你包涵包涵，将就些儿，给你老来一斤牛肉吧。”

段克邪但求果腹，便道：“也好，你就给我来一斤牛肉。”他喝了几杯，疑团莫释，不禁问道：“听你的口气，今日似乎有许多阔客要从这儿路过？”那店主人笑道：“阔客么，那倒不是的，不过，不过，却是不能怠慢的贵客。”正说到这里，只听得那妇人道：“嗯，贵客来啦！”

段克邪心中正自想道：“不知是什么贵客？”抬头一看，只见有三个“贵客”已走了进来，却原来是三个衣衫褴楼的乞丐。

店主人却是恭恭敬敬的招待他们，说道：“三位大爷早啊！刚烧好两只鸡，没有什么好菜，请大爷们多多包涵。”

那三个乞丐打量了段克邪一眼，都有点奇怪：“这小子怎的也这样早呀？”但见他年纪轻轻，也不放在心上。段克邪也在打量他们，一看就知他们都是练过武功的，决非寻常的乞丐。这三个乞丐都背着叫化袋，但颜色不同，一个老乞丐背的是红布袋，捆了三道边：另外两个中年乞丐背的是青布袋和蓝布袋，都没有捆边。段克邪心道：“原来都是丐帮的头目。”当时的丐帮以布袋的颜色分别等级，最高级的捆三道边的黄布袋，以下依次是红、蓝、青、白、黑。那老乞丐背的是捆三道边的红布袋，在丐帮中算是相当高级的了。江湖上各大帮会的规矩习惯，铁摩勒曾对段克邪详细说过，所以段克邪得知底细。

那老乞丐道：“人人都说霸县本帮的马舵主做事周到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难为他一早就吩咐好了，给咱们准备了本家的招牌菜。好，拿大坛子酒来。”他所说的“本家招牌菜”指的当然是叫化鸡了。

另一个中年乞丐道：“本帮已有将近十年未召集过大会了，今次在马舵

主的地头召开，他怎么不略尽地主之谊？”那老乞丐笑道：“不过也忒铺张了点，帮主说不定还会不高兴呢！”那中年乞丐道：“不过咱们连夜赶来，倘若没有他预先照料，难道还要咱们去沿门托钵吗？”看来他对于这位马舵主的安排，倒是极为满意。

段克邪这才知道原来是丐帮要在此地召开大会，心中想道：“怪不得附近村子里的鸡都给他们买个一空。丐帮的声名一向很好，但这位马舵主的行事，唔，却是令人不敢恭维。难道不怕路人侧目？”他又想起铁摩勒曾和他谈论过丐帮的事，丐帮本来有三位名闻天下的长老，合称“江湖三异丐”，一是酒丐车迟，一是疯丐卫越，一是绰号“西岳神龙”的皇甫嵩。车迟过世之后，卫越行踪无定，皇甫嵩隐居华山，这两人都已不管帮中之事。现任帮主焦固是卫越的师侄，为人忠厚老实，武功也很不错，只是精明不足，驭下不严，以至许多丐帮弟子都未能严格遵守帮规。段克邪想至此处，不禁有点感慨。

背青布袋的那个乞丐喝了两大碗酒，撕了一条鸡腿边嚼边道：“老爷子这次为什么召集大会；你老可知道吗？”

那老叫化也正在撕着一条鸡腿大嚼，他瞟了段克邪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这个么，我也不大清楚……哎呀，呸！”忽地吐出一根鸡骨。段克邪和他们隔着一张桌子，那根鸡骨竟然来着尖利的破空之声，向段克邪飞来！

段克邪心中一凛：“这老化子的武功不弱，居然能把鸡骨吐出，当作暗器！”佯作不知，举起筷子挟起一片牛肉。说道：“这牛肉倒还新鲜，伙计，再来一斤。”

那根鸡骨到了段克邪脑后，忽地“啪”的一声，落下地来。那老叫化道：“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小哥，没有弄脏你的衣服吧？”段克邪愕然回顾，似是刚刚发现那根鸡骨的样子，半晌说道：“没有，没有。”回过头又自吃自喝。那老叫化则自言自语，似是给自己解嘲道：“这只鸡烧得不够酥。老化子牙齿不中用啦，咬不动骨头，只好将它吐出来了。”

原来那老叫化是故意如此，试一试段克邪的，他那根鸡骨对准段克邪脑后的“天突穴”射来，“天突穴”是人身死穴之一，倘若段克邪身有武功，”定然大惊失色，立即闪避；或者用物挡格，将之击落。但现在段克邪却似茫然不觉，那老叫化放下了心，“原来这小子当真是一点不懂武功。”他哪知道，段克邪听那根鸡骨的破空之声，早已知道这鸡骨决不会打中自己的天突穴，而且他还作了万一的准备，要是自己估计错误，他随时可以不动声色的将那鸡骨一筷夹下。

那老叫化“试出”段克邪不懂武功，言谈就减少了许多顾忌，不过他仍是不愿向外人泄漏帮中秘密，于是改用江湖切口（术语），继续说道：“本帮已将近十年，未开大会，这次召开，自是极不寻常。听说有件大事，关系本帮的兴衰，帮主也拿不定主意。”那中年乞丐道：“究竟是什么事情？”那老叫化含糊其辞道：“我也不是知道得很清楚，反正今日就可以见个分晓，你也无须着急。”另一个中年乞丐道：“听说还要对付一个极厉害的对头？”那老叫化面色倏变，说道：“你既知道对头极为厉害，怎可胡乱谈论？”那中年乞丐很不服气，心想：“这店子里只有一个丝毫不懂武功的毛头小伙子，店主人也决非江湖人物，你惧怕何来？”但那老叫化在帮中的地位比他高出三级，那老叫化不肯说，他当然也就不敢再打听那厉害的对头究竟是谁了。

段克邪出道未久，对江湖切口懂得不太多，但也听得明白十之六七，心

里十分惊诧，“丐帮是江湖上第一大帮，有什么厉害的人物竟敢与他们作对？而且丐帮还竟然要召开大会，全力以赴的去对付他？”

那三个叫化子接着谈论他们帮中的人事，段克邪全不熟悉，他听江湖切口又很吃力，当下无心细听，暗自想道：“丐帮那两位老前辈是我父亲生前的好朋友，丐帮与金鸡岭的交情也非一日，倘若他们真是碰到了强敌，我岂可袖手旁观？”但转念一想：“丐帮高手如云。他们又没有发出英雄帖邀人助拳，我若冒昧前往，声言相助，只怕反而给这帮化子误会我小视了他们丐帮？”“我自己的事情都理不了，怎理得别人这许多闲事？唉，如今若梅与我分手已成定局，却叫我回去怎生向铁大哥言说？”

他想起了铁摩勒，忽地又联想到铁摩勒与丐帮的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正是与上个月金鸡岭所召开的英雄大会有关的。那次英雄大会为的是要推出绿林盟主，邀请的十之八九都是绿林人物。丐帮不是绿林，对绿林推选盟主的事情原可置身事外。不过，因为丐帮是江湖上第一大帮会，与绿林中的首脑人物又都或多或少有些渊源，和铁摩勒的交情尤其深厚，因此大会的主持人很早就把英雄帖给丐帮送去，邀请焦帮主与他手下的十几个头面人物，而且还内定了到时请丐帮的焦帮主以第三者身份，作为大会的总裁判，倘有争执，就由他作最后决定。真可说得是对丐帮推崇备至的了。

哪知到了会期，非但丐帮的焦帮主不见到来，他手下的四大长老，八位香主，也没一人赴会。以丐帮和绿林的关系，更加上焦帮主和辛天雄、铁摩勒等人的交情，按理说即算帮主无暇抽身，也应该派人前来道贺，但事实竟是如此——丐帮的人一个也没有来！绿林群豪都是诧异无比。铁摩勒本想派人到丐帮问讯的，但因为随后就发生官军攻破金鸡岭，绿林各路英雄都己风吹云散，铁、牟二人有许多善后之事，向丐帮问讯的事只好暂缓了。

想起了这件事情，段克邪不由得心中动念：“铁、牟两位大哥正要知道丐帮的消息，丐帮今日在此地举行大会，我适逢其会，不如就代表铁大哥去走一趟。”他自小受父师的薰陶，侠气豪情，几乎是与生俱来，虽然刚在失意之后，心情难免一时抑郁，但这时想起有大事待办，一时的失意也就置之脑后了。

那三个乞丐把一大坛酒喝得干干净净，抹抹嘴便走。段克邪待他们走了一程，也站起来付帐，那店主人抱歉道：“客官，你今日适逢丐帮之会，小店要应付众多的化子大爷，对客官招待不周，还望恕罪。”段克邪道：“不必客气，该多少钱。”那店主人道：“牛肉一斤，汾酒两斤，盛惠七钱五分银子。”段克邪正要掏钱付帐，眼光一瞥，见地上有只麻袋。

这本是一只米袋，装满了恰好十斤。原来这小镇上的米店多是做附近小户人家的生意，长年来往，彼此信任。这些客户习惯了每次沽米十斤，因此米店预先把米盛好，交易时彼此省事。这间路边的小酒肆每早要煮一大锅粥，恰好也是用米十斤，店主人将米下锅之后，随手将麻袋扔在一旁。

段克邪心中一动，掏出了一两银子，笑道：“店家，这只麻袋让给我行不行？这两银子不用找赎了。”这种粗麻袋本是不值钱的东西，最多不过值几分银子，段克邪的酒饭钱不过七钱五分，一两银子不用找赎搭上这只麻袋，对店家当然是大有便宜。那店主人怔了一怔，有点奇怪，问道：“客官，你要这麻袋做什么？”

段克邪笑道：“今日最好是做化子大爷，我背上这只麻袋，好到前面的酒肆吃叫化鸡去。”店主人只道他还在生气，讪仙说道：“客官说笑了。”

段克邪拿起麻袋背上，说道：“白花花的银子在这儿，哪个和你说笑。”那店主人见他说得正经，有点担忧，说道：“客官，你可别闹出事来。”段克邪将银子放下，说道：“我又不是要白吃你的叫化鸡，你怕什么？只要你别对别的化子大爷说出去就行。”

段克邪又随手抹了一掌煤炭，在面上一糊，将衣裳扯破了几处，他本来是满身尘土，扯破衣裳，背上麻袋，果然便似个小乞丐。

路上又有几个乞丐向这酒肆走来，段克邪向店主人一笑，低声说道：“帮帮忙，别揭我的底。”他料定那店主人胆小怕事，定然不敢揭穿，于是装着醉态可掬的样子，高声唱着莲花调便走出店门。他背的这只麻袋，和寻常乞丐的叫化袋差不多，那几个乞丐只道他是帮中品级最低的弟子，果然毫不注意。

走了一会，路上的叫化子越来越多，段克邪也不说话，默默的跟着那些叫化子走，这些叫化，都是从各处来的，十之八九彼此不相认识，段克邪混在化子堆中，也没人特别留意。走了约一个多时辰，将近晌午时分，进入一个山谷。

山谷两边双峰挟峙，鳞峋突兀，峭壁陡立，谷底却是一片平地，当中有一座石台，群丐按着品级，或坐或立，一圈圈的围绕着石台。段克邪混在一堆品级最低的小叫化群中，站在最外一圈，靠近山边。

各地来的丐帮弟子络绎不断的进入山谷，直到正午时分，大约是来得差不多了，才渐见稀少。这时满山满谷都是乞丐，那石台上却空无一人。

段克邪旁边的一个乞丐道：“咦，奇怪，怎么帮主还未见来？”段克邪从他们的谈话中早已知道这次大会原定是在正午开的，现在日头已经过午，帮主还未出现，丐帮弟子自是不免惊疑，诸多推测。在这样的气氛之下，段克邪也有点焦急不安。

过了一会，群丐窃窃私议的声音更是越来越响，忽见一个背着黄袋捆边的老叫化跃上石台，拍了拍掌，高声说道：“帮主不会来了！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声音悲愤，坐在石台前的人，可以看见他眼眶中滚动着泪珠！此言一出，群丐登时骚动起来：“帮主现在何处？”“他为何不能前来？”“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？”

这老乞丐是丐帮四大长老之首，地位仅次于帮主，他双手一按，压下了群丐的噪声，悲声说道：“这是最不幸的消息，咱们再也不能见到帮主了，帮主他，他已经归天了！”此言一出，全场震动，有的哭泣，有的叫喊：“半个月前，我还见到帮主，也未听说帮主有病，怎的忽然间就归天了。”“帮主到底是怎么死的，快说，快说！”

那老乞丐叫道：“宇文垂，你上来把详情向弟兄们说说。”一个泪痕满面的化子走上石台，看年纪只有二十多岁，眉清目秀，衣衫只在不当银处打了几个补丁，若非在丐帮大会中出现，真看不出他是个乞丐。

段克邪低声问道：“他是谁？”旁边的乞丐道：“怎的他是谁你也不知道，他就是咱们帮主的大弟子，近年来帮中的许多事务，都是他帮忙料理的。”段克邪道：“我是初入帮的弟子。”这乞丐稍微有点奇怪，但这时他全神贯注，要听宇文垂说些什么，却也无暇向段克邪盘问了。

只见宇文垂将手中一支碧绿的竹杖一扬，忽地放声大哭起来！这支竹杖正是丐帮的法杖，群丐见他如此情形，心中都已明白，纷纷叫道：“快说，快说，帮主是给谁害死的？”那董长老也帮忙劝道：“宇文垂，商量大事要

紧，你别只是哭啦。”宇文垂拭了拭眼泪，咬了咬牙，沉声说道：“帮主是给秦襄和尉迟北这两个狗官害死的！”

宇文垂说出这两个人的名字，本来是闹哄哄的场面，瞬息间变得鸦雀无声，几乎是跌一根针落地都听得见响，过了半晌，声音才突然爆发出来：“呵，呀，咦，是他们？是他们！”似乎每一个人都感到大出意外。

要知秦襄、尉迟北二人乃是羽林军正副统领，他们在朝为官，和丐帮风马牛不相及，决无恩怨之可言，宇文垂却说帮主是他们害死的，丐帮弟子自是人人惊异。

段克邪更是疑心，“秦襄胸怀磊落，豪气干云，对江湖豪杰，素来爱护，这次他虽然带羽林军攻破了金鸡岭，那是迫于上命，身不由己，而且，虽然如此，他对铁大哥也还是暗地留情。以他这样的人，怎会无端端的害了丐帮帮主？尉迟北也是一条爽直的汉子，按说也不会下此毒手？而且宇文垂说帮主被害时，他们二人是在一起的，纵使尉迟北脾气躁暴，秦襄难道不会拦阻他？”

可是丐帮弟子虽然惊异，但因宇文垂是帮主视同心腹的弟子，一向随侍在帮主身边：他说的话，自是不容不信。于是有人愤激，大骂秦襄沽名钓誉，实是狼子野心；有人忧愁，秦襄、尉迟北掌握了朝廷最精锐的羽林军，这仇如何能报？有人则感到事情太出意外，虽然不敢不信，却要问清楚事情的经过。

宇文垂待骚动平息之后，说道：“上月十六，帮主接到了秦襄的请帖，邀他们到长安商量一件事情。帮主就带了我同往。”众人皆知秦襄筹备在长安开英雄大会，许多人心里想道：“他和帮主定是商量这件事情了，莫非他因帮主不肯赞助，故此把帮主杀了？”宇文垂似是知道众人心思，说道：“最初帮主也以为是与秦襄要召开的英雄大会有关，后来见了秦襄，才知道不是。”长老们和香主们都点了点头，心道：“不错，秦襄决不会是为了英雄会之事与帮主参商，因而下了毒手。”原来自秦襄要召开英雄大会的风声传出之后，焦固与帮中的四长老、八香主早经会商，决定了丐帮的态度：对帮中弟子不加约束，参加与否，听从自便。并通知各地香堂，若是有弟子前来请示，就将这主意说与他们知道。丐帮弟子四方讨食，懒散惯了，本来就没有几个人想要参加英雄大会，故此到各地香堂请问此事的也为数无多。今日到会诸人，绝大多数是不知道帮中早已有了这个决定的。

有人问道：“既不是为了此事，那又是为了什么？”宇文垂道：“那是为了秦襄不许丐帮弟子在长安立足！秦襄一见了帮主的面，就说：‘焦帮主，我欢迎你来，但长安这些大大小小的化子，我可是讨厌得很呀！’”

群丐哗然，纷纷骂道：“岂有此理？自古以来，叫化子就是食十方的，秦襄什么东西，敢禁止咱们在长安讨食？”“秦襄是羽林军的统领又怎么样？羽林军听他管，他可不能管到咱们的头上来！”

四大长老中的徐长老却说道：“哦，原来他是旧话重提，这桩事以前不是早已讲好的吗？难道本帮弟子又在京城里闹出了什么大事？韦香主何在？”有个背负黄布袋的乞丐出来说道：“韦香主不知下落。京城的本帮弟子偶尔偷鸡盗狗，闹点小事那是有的。作奸犯科的大事，这两三年却是从来未曾犯过。”这个乞丐是长安丐帮香堂的副香主，徐长老问的那个韦香主则是正香主。徐长老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韦香主失踪了？什么时候发觉的？可有什么内情？”那副香主道：“上月十八以后，就不见韦香主了。弟兄们怀

疑他是被关进牢里去了。”那马长老说道：“还问什么，一定是秦襄杀害了焦帮主之后，跟着就向韦香主下毒手。”

原来丐帮自焦固执掌之后，帮规松弛，在别处也还罢了，长安乃是京都，各国的商人使者在长安的也不知多少，观瞻所系，那些丐帮弟子在长安偷鸡盗狗，强讨恶化，甚至伤人掳物，每日里都闹出十件八件案子，官厅自是不能不理，那京兆尹（管首都行政的长官）知道秦襄与江湖帮会素有来往，遂请秦襄出头央求丐帮帮主管束长安的丐帮弟子，当时那京兆尹也确实曾提过这个要求：最好丐帮的弟子都撤出长安，至于长安本地的普通化子，只要他们不胡乱闹事，就不驱逐他们，后来秦襄和焦固商量，焦固表示：他可以命令长安的丐帮香主，对弟子严加管束，丐帮弟子有犯法的任从官府拿办，丐帮决不滋事，但要撤出长安，那却是万万不能。秦襄同意这个办法，事情也就过去了。

这件事情，丐帮中职位较高的都听说过，所以对宇文垂的说话都没怀疑，人人大骂秦襄，说他违背协议，恃势欺凌丐帮。

群丐怒骂了一会，怒火稍泄，静下来听宇文垂继续报告。宇文垂说道：“秦襄要把丐帮弟子逐出长安，帮主自是不肯应承。尉迟北出来说道：‘你不肯应承，那你也留在长安吧，不必再走了！’两人一言不合，就动起手来。焦帮主与他相约，要是帮主输了，丐帮弟子在三月之内，尽数撤出长安；要是尉迟北输了，从此不许再管丐帮闲事。他们二人恶斗了半日，帮主的武功并不输他，但到底是上了年纪，气力不加，最后给尉迟北一掌打得重伤。”

徐长老问道：“那秦襄呢？尉迟北击伤咱们帮主，他也不出手阻拦？”宇文垂道：“秦襄还在旁叫好呢！”那马长老冷笑道：“秦襄邀请咱们帮主入京，本来就没怀着好意，谁不知道他与尉迟北亲如兄弟，依我看呀，这次事件，九成是他们的预谋：秦襄动口，尉迟北动手，你怎的还把秦襄当作好人？”徐长老心中颇有怀疑，但此时群情汹涌，人人都在痛骂秦襄、尉迟北，徐长老虽有怀疑，也不敢多言了。

马长老跳上石台，大声叫道：“帮主不幸被害，这仇当然是要报的。但咱们先得立了新的帮主，然后才好商量大计。宇文垂，你把帮主的遗命说出来吧。”宇文垂讷讷说道：“他把法杖交给我，这个，这个，……我实是惶恐不安。”马长老说道：“帮主要你挑起这副担子，你岂可推辞？”徐长老忽道：“宇文垂，帮主将法杖与你，可说清楚了是要你继任帮主？”宇文垂道：“他是这样吩咐，但我年轻识浅，却不敢当。”马长老神色不悦，冷冷说道：“徐长老，你问这话，是什么意思？帮主的法杖已交付与他，难道还有假的？”徐长老道：“立帮主之事，非同小可，请恕老朽还要多问两句，帮主法杖交与你，要你继任帮主，当时除了你之外，还有谁在旁边？”这几句话显然透露出不大信任宇文垂的意思。

宇文垂抹泪说道：“当时帮主受了重伤，我扶他回来，还未回到香堂，他已气息奄奄，他将法杖交给我，说了那几句话就断气啦。”徐长老道：“这么说，当时没有外人？”宇文垂道：“有的只是路人。韦香主派来接应的弟兄们未曾到达。”

马长老忽地大声说道：“徐长老，你这样盘问，非但是对新帮主太不礼貌，对去世的老帮主也对不起。他不幸被害，你不急着替他报仇，反而怀疑他的遗命，你这算是什么？”徐长老道：“帮主若然确实是有这遗命，我当然遵从。但这遗命至少到目前还未能完全证实，咱们岂可只凭一面之辞？”

言下之意，宇文垂倘若找不出第二个证人，他就要拒绝承认。

宇文垂帮忙焦固料理帮务，已有数年，他又是焦固心爱的大弟子，虽然资历较差，但焦固死了，传位给他，也是顺理成章之事。帮中人众大都没有多大怀疑，但这位徐长老一向以老成持重见称，在丐帮素有威望，他一出头，群丐对宇文垂倒有点疑惑了。也幸亏是他出头，马长老才不敢骂他无理取闹。

帮中有资格继任帮主的尚有数人，登时议论纷起，有的说帮主的法杖既然给了宇文垂，就应当拥护宇文垂继任帮主；有的则持着与徐长老同样的理由，认为遗命未能证实，帮主谁属，就应当由大众公推。

马长老拍了三下手掌，站到台前，说道：“帮主临终的时候，我虽然没有在场，但帮主生前，早已对继任人选，作了安排，他心目中属意谁人，已是清楚不过。”刑堂香主石垣说道：“不错，我记得帮主提拔宇文兄弟，叫他帮管帮务的时候，曾有言道：本帮事务日繁，帮主一职，须得年富力强、精明能干的人担当才好，那时他已萌有退意，只因宇文兄弟未曾熟手，所以才要他协理帮务，历练历练。从帮主这些言语，可知他确是属意宇文兄弟，继任帮主无疑。”

徐长老也站起来说道：“不错，帮主是曾有过这些言语。可是帮主也曾有过另外一些言语，有一次他和我们谈论本帮人才，认为应数他的石师弟第一，可惜他这师弟脾气倔强，当年与他一时言语失和，远走江南，音讯断绝。帮主和我们说起这件事的时候，很是后悔，曾有言道，要是他的师弟回来，他愿意立即让位给他。帮主说这话的时候，马长老。刘长老、贾香主、石香主、韩香主这几位都是在场的。”

原来焦固的师弟名唤石青阳，焦固同门兄弟四人，焦固居长，石青阳最幼，年龄与焦固相差几达二十年。但四人之中，却以他的武功最高，出道未久，即有“神掌丐侠”之称，而且才能过人，多谋善断，不但焦固自叹不如，帮中也无人能及。只因上一代帮主过世的时候，他尚未成年，焦固的二三两个师弟又已早死，所以才轮到焦固继任。五年前石青阳突然不知所向，有人传出是他与师兄失和，因而远走江南，但到底是因何不和，众人也不甚了了。

马长老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徐长老，你这不是废话么？石青阳早已不知到哪里去了，帮主之位岂能久悬？”

徐长老道：“不然，石青阳与焦帮主当年虽曾言语失和，但如今他的师兄遇害，他若得知讯息，定然回来。何况咱们丐帮的弟子遍布天下，着意打听，未必就打听不到他的消息。”

马长老怫然不悦，大声说道：“给帮主报仇，刻不容缓！若不即立帮主，群龙无首，这仇如何能报？”长安香堂的副香主杨振雄也说道：“马长老之言有理，报仇之事，实是不宜太过拖延。而且据我所知，宇文兄弟也已有了报仇之策。”此言一出，群丐动容，有人叫道：“有啥妙策，说出来啊！”宇文垂在台上却默然不语。马长老道：“此地虽然尽是丐帮弟子，但人多嘴杂，纵有妙策，说了出来，难保不泄漏出去。依我之见，还是定了帮主之位，再由帮主招集各长老各香主布置复仇之事为佳！”

群丐志切复仇，虽然还有一些人不服宇文垂的，但以大敌当前，也就不愿自肇纷争了。当下由马长老一言而决，定了宇文垂的帮主之位。

四大长老八位香主一一上前参见，宇文垂说道：“小侄德薄能鲜，虽有焦帮主的遗命，本来也是不敢接此大任的。但各位既以复仇大义相责，小侄只好勉为其难，暂摄帮主一职，只待石师叔回来，小侄便当让贤。”马长老

道：“ 帮主众望所归，岂能私将授受？休说石青阳不知去向，就是他今日回来，也只能听从帮主的调遣，帮主不必谦逊，还是从速商量复仇大计要紧。 ”

于是丐帮的首脑人物，包括各长老各香主和十多位黄袋弟子，都登上石台，围着宇文垂坐下，蓝袋弟子以下品级较低的叫化则各自散开，由作主人的霸县分舵的马舵主（马长老之侄）招待酒饭。

宇文垂说道：“ 秦襄、尉迟北二人乃朝廷都尉，手握兵权。只以丐帮之力，报仇确实不易。好在本帮得道多助，愿意为本帮出力的朋友，也大有人在…… ”徐长老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 帮主，你的意思是要请外人相助么？ ”

话犹未了，忽听得马舵主高声报道：“ 有客人到！ ”只见一行人众，约有六六个人，己在马舵主引领之下，鱼贯而入，为首一人，相貌古怪，尖嘴长脸，活像一个猢狲。

段克邪吃了一惊，原来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二师兄精精儿。当年精精儿背叛师门，改投转轮法王。空空儿接了师母之命，限他在三年之内，将精精儿活捉回来。但空空儿甚重私情，对师母之命阳奉阴违，并未尽心，过了两个三年，仍然推说未曾找到，师母也无可奈何。不过精精儿在这几年中，却也不敢出头露面。想不到他今日竟敢大模大样来作丐帮的上客。

段克邪心道：“ 难道我的师母已逝世了？咦，他和丐帮素元交情，怎的今日忽然来了。 ”他怕给精精儿认出，两方为难，于是悄悄的躲过一边，混在群丐之中饮食。

宇文垂亲自出迎，精精儿哈哈笑道：“ 恭喜，恭喜，宇文兄弟年少有为，丐帮帮主是深庆得人了。我特地邀了几位好朋友前来道贺，这位是歧山濮阳侯，这位是云梦柳文湘，这位是幽州奚炳达…… ”一一介绍，个个都是江湖上恶名远扬的魔头。

徐长老大不高兴，心道：“ 原来宇文垂未接帮主之位，已先邀请了精精儿来作贺客了。哼，哼，还招惹了这一大群邪魔匪类前来！ ”正是：

疑案未明位未定，便惹群魔乱舞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四回　石破天惊传恶耗　开月现露真情

宇文垂招呼客人，都上了石台，便与丐帮的长老们和香主们坐在一起。一同开会，徐长老更是不满，但格于新帮主的情面，却也不便多说。

宇文垂说道：“本帮焦帮主遇害之事，精精前辈是早已知道的了。我们正在商议复仇之事，还请精精前辈，多多指教。”精精儿得意洋洋他说道：“承蒙宇文帮主不把我们当作外人，贵帮之事，我们自当尽心尽力。我早已想好了一条妙计，喏，下月十五，就是秦襄的英雄大会召开之期，咱们都到长安去，就在会上声讨秦襄，将他这英雄大会捣个稀烂。想来各路英雄，得知焦帮主遇害之事，定然动了公愤，我事前再联络一些人作为响应，到时登高一呼，领头作乱，不怕没人跟从。那秦襄、尉迟北二人，纵有三头六臂，也决难抵挡众路英雄。”刑堂香主石垣说道：“那秦襄还有三千羽林军呢？”精精儿哈哈笑道：“三千羽林军何足道哉？只贵帮的弟子，为数就不止三千了吧？”

宇文垂拍掌道：“妙计，妙计，就请各位香主从速通知属下弟子，届时都混进京城，咱们就来个群丐大闹长安！”

有几位比较老成持重的香主隐隐觉得不妥，大家都把眼睛看着徐长老，示意请他发言，徐长老忍耐不住，站起来道：“帮主，复仇之事，固然是理所当行，但是否就该如此大动干戈？”

宇文垂冷冷说道：“徐长老有何高见？”徐长老道：“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帮主的仇人是秦襄、尉迟北二人，咱们若按江湖规矩，只找他们二人算帐，事情便不至于闹大。但若在英雄会上大闹起来，本帮弟子再与羽林军混杀一场，这就是公然造反了。而且秦襄交游广阔，来参加他所主持的英雄大会的人，也定然有他的许多朋友，未必就没人帮他？只怕仇还未报，各路英雄已是自相残杀，伤亡惨重了。为了本帮之事，连累许多不相干的人送命，咱们又于心何安？总之，兹事体大，还是从长计议的好。”

马长老冷冷说道：“好呀，若照你的话去做，按江湖规矩复仇，那么就请你去邀秦襄和尉迟北单打独斗吧。只是连焦帮主都遭了尉迟北的毒手，秦襄的武功比尉迟北更高，你徐长老本事再强一倍，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吧？”

徐长老长须抖动，愤然说道：“不错，我自问不是他们对手，但丐帮难道就没有人了？卫越、皇甫嵩两位老前辈如今尚还健在，焦帮主又是卫老前辈的师侄，焦帮主遇害之事，不知宇文帮主可曾向这两位老前辈报讯没有？”

宇文垂冷冷说道：“报了讯怎么样？未报讯又怎么样？”徐长老正容说道：“倘未报讯，那就得赶快报讯；若然已经有人前往报讯，那就应该等这两老前辈到来，再商大计。”精精儿勃然色变，冷笑说道：“这么说，我们前来助阵，倒是来得错了！丐帮既然有人，自是用不着我们了！宇文帮主，你发给我请帖，也是发得错了！如此，告辞！”

宇文垂一顿法杖，忽地板起面孔说道：“徐长老，我知道你不乐意我做帮主，我本来也不敢做这帮主，但以众命难违，推辞不得，我如今做了帮主，就得执正帮规，你如此放肆胡言，眼中还有我吗？”

一帮之中，虽以帮主最尊，但徐长老究竟是宇文垂的长辈，被他在客人面前公然斥骂，心中实是悲愤难堪，忍着口气道：“帮主，我说错了什么话，请恕我年老糊涂，自己也不知道，还请帮主教训。”

宇文垂道：“焦帮主是我恩师，难道我不着急为他报仇？卫老前辈行踪

无定，皇甫老前辈隐居华山，待报得讯来，再等他们来到，时机早已错过了。你口口声声说是什么商量大计，我看你是有意阻挠！”

徐长老面色铁青，叫道：“宇文帮主，这话是不是太重了，我与你师父情如手足，你、你、你……”宇文垂喝道：“住嘴！你得罪了我请来的客人，你还不赶快赔罪！”

徐长老气得长须抖颤，说道：“丐帮数百年来，从没有帮主命令长老向外人赔罪之事！帮主，你将我处死吧，我自问无罪，宁死不屈！这客人是你请来的，你要赔罪，你自己赔去！”

群丐面面相觑，刘长老、贾香主等人正要出言相劝，精精儿忽地冷笑说道：“我岂敢要徐长老赔罪，徐长老是丐帮栋梁，我精精儿久仰了，咱们亲近亲近！”他与徐长老中间本来隔着几个人，他话声未了，那几个人只觉微风飒然，精精儿使出移形换位的功夫，从他们身边掠过，一把抓着了徐长老的手腕。

徐长老武功殊非弱者，一听精精儿说到“亲近”二字，便已知他不怀好意，左足飞起，一个“魁星踢斗”，左掌一穿，加上一招“盘时刺扎”，脚踢腰板，掌插肋胁，正是丐帮“擒龙伏虎拳”的绝招。哪知精精儿快如闪电，一把抓着他的手腕，己使出分筋错骨的功夫，扭断了徐长老手腕的两条筋脉，徐长老登时全身麻软，左脚虽然仍是踢中了精精儿，却已一点力道都没有了。

徐长老痛得汗如雨下，忍着疼痛，不喊一声，精精儿哈哈笑道：“宇文帮主，你要如何处罚这老儿，这是你的事情了！”

有几个香主愤愤不平，但见徐长老如此功夫，也不过一招便给精精儿制得服服帖帖，只好咽下怒气，不敢出头。

精精儿五指一松，徐长老跌跌撞撞的奔出几步，宇文垂冷冷说道：“你是本帮长老，我不愿对你用刑，你自己忖度，该怎么办吧。”徐长老气愤填胸，倏地拔出一柄精光耀目的匕首，向自己的喉咙便抹。

忽听得“　”的一声，徐长老匕首坠地，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：“徐辉，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，要抹脖子啊？”

只见一个自发苍苍的老叫化，背着大红葫芦，脚登六耳麻鞋，“踢跶”“踢跶”地走来，他突然现身，那么多人，竟不知他是从哪儿钻出来的。

这老叫化不是别人，正是丐帮中辈份最高的“疯丐”卫越。丐帮人人盼望他来，却想不到他早已来了！徐长老“仆通”跪倒，叫道：“师叔作主！”

疯丐卫越不理会众人，径自向精精儿走去，歪着眼睛盯他一眼，说道，“你这小猴儿是几时投进本帮的？你师父是谁？他没有告诉你帮中规矩吗？我是你的祖师爷爷，跪下！”

精精儿怒道：“你是真疯还是假疯，谁是你帮中弟子？你瞧清楚点，我是谁？”十年前空空儿曾和卫越打过一架，当时精精儿也曾在场。

卫越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怎么，你不是本帮弟子？好哇，那你干嘛敢扭打本帮的长老？丐帮是容得外人欺负的吗？”要知按照江湖帮会规矩，晚辈弟子若受了帮主之命，可以代帮主对长辈用刑，是以卫越佯作不知，有此一问，这一问不但是奚落了精精儿，而且是对宇文垂的责备。

马长老连忙躬身说道：“卫师叔，前任帮主焦固被害，字文垂兄弟现在己继任帮主。”宇文垂满面通红，将法杖双手捧起，说道：“师叔祖，这位精精前辈是弟子请来的客人。”

卫越道：“哦，是你请来的客人？好呀，那我就请他喝酒！”打开葫芦

的塞子，吸了一口，忽地把口一张，一股酒浪向精精儿喷去，饶是精精儿轻功超卓，立即飞身闪避，也已给几颗酒珠溅着脸上辣辣作痛。

精精儿大怒，拔出金精短剑便要动手，同来的濮阳侯连忙按住，说道："丐帮自有帮主，别给人家笑话咱们不懂礼仪。"言下之意，实是刺讽宇文垂，要看宇文垂如何处置此事。

卫越比宇文垂高出两辈，而且一向疯疯癫癫，谁冒犯了他，皇帝老子他也不管。宇文垂虽然身为帮主，对这位前辈，却怎敢摆出帮主的威风？

马长老在旁边低声说道："帮主你可得当机立断。"宇文垂硬着头皮，将法杖一扬，拦在卫越与精精儿之间，说道："师叔祖请容禀告，弟子恩师焦帮主不幸被害，仇人是羽林军正副统领秦襄、尉迟北二人，弟子只怕报仇不易，是以请了几位武林同道相助，这位精精前辈正是前来助阵的客人。只因师叔祖行踪无定，事前未得禀明，还请见谅。"

卫越"哼"了一声道："此事可疑！"宇文垂变了面色道："恩师被害，弟子曾经目击！"卫越双眼一翻，说道："好，即算焦固当真是秦襄害的，丐帮难道就无力报仇？又即算丐帮当真无力报仇，天下多少英雄豪杰可以相助，何须请这个不像人形的小猢猴！"

精精儿大怒道："好呀，贵帮主三邀四请，我才不得不来，你这老不死却出口伤人！"宇文垂道："师叔祖，请你顾全本帮体面，对客人客气些儿。"卫越喝道："你教训起我来了，你当得好帮主！"这一喝神威凛凛，宇文垂胆战心惊，不由得连退三步。

卫越正要发作，忽见群丐骚动，一骑马奔入山谷，有人叫道："咦，这不是石香主吗？"纷纷让路，转瞬间，那人己在石台旁边下马，群丐看清楚了，正是那失踪了五年的石青阳！

石青阳道："卫师叔，你也来了，这好极啦！水落石出没有？"卫越道："什么水落石出？"石青阳道："我焦师兄被害之事！"卫越道："你可有什么线索？"石青阳道："宇文垂怎么说？"卫越道："他说是秦襄、尉迟北害的！"石青阳斩钉截铁他说道："此事可疑！"卫越忙道："是呀，我也说此事可疑。青阳，你一定是打听到什么消息了？"

马长老道："石青阳，你可惜来迟了一步，帮主已经推定你的师侄啦，你虽是长辈，也该遵守帮中规矩，还不过来参见帮主？"马长老和石青阳是平辈，说话不怕得罪，其实他这话是借题发挥，暗骂疯丐卫越的。卫越眉头一皱，却没有立即发作。

石青阳冷冷说道："我不是来争帮主的。"但他也并不去以下属之礼参见宇文垂，却一跳就跳上了石台，大声说道："事关紧要，繁文缛礼，以后再补。我刚从长安来，我见过秦襄。"那些小叫化本来是散在各处，听得此言，都围拢来。只听得石青阳说道："秦襄和我谈起一件怪事，他说焦帮主曾有信给他，约他在某日相会，到了那日，却不见焦帮主来，以后也一直不见！"群丐听了，不觉哗然！

登时议论纷起，有的说道："难道是宇文垂说谎？"有的说道："倘若不是宇文垂说谎，那就是石青阳说谎了。"马长老大喝道："秦襄杀害了咱们帮主，他的话岂能相信？咄，石青阳你私会秦襄，是何道理？"

石青阳大声说道："为的就是要把我焦师兄被害之事，查个水落石出，免致奸徒得逞！你说秦襄之话不可轻信，好，我再说另一件事情，这是我查得确确实实，绝非误听流言可比！"说到这里，突然向人丛中一指，喝道：

“赵赶驴，你出来！你为什么以下犯上，谋害了韦香主？”此言一出，丐帮人人震动，目光都集中了向那赵赶驴看去。这赵赶驴不是别人，正是丐帮长安香堂的副香主，刚才出来回答徐长老的问话，报道正香主韦锡志失踪的那个人就是他。

赵赶驴面如土色，结结巴巴地分辩道：“这，这是从哪儿说起，没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”石青阳双眼一瞪，说道：“没有这样的事情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！三月十七那晚，你邀韦香主喝酒，酒中下了毒，毒发之前，韦香主还打了你一掌，伤在左胁，如今事隔半月有多，你伤痕或已平复，但左胁的愈气穴所受的内伤定然未曾痊愈，轻轻一摸，你就会疼痛，是也不是？你敢给卫师叔摸一摸吗？”原来那韦香主是丐帮中擅长金刚指力的两位高手之一，能以指力透过穴道，伤害内脏，这种内伤旁人不会察觉，但武学深湛之士，只要在受伤之处一摸，就可以察觉那是金刚指力所伤。

卫越道：“好，赵赶驴，你过来！”话犹未了，忽听得一声尖叫，赵赶驴已倒在地上，卫越一跃而前，将他抓起，只见赵赶驴全身瘀黑，后脑插着一根银针，针尾还露出少许。显然是有人怕赵赶驴吐露真情，故此杀他灭口。但因人多拥挤，究竟是谁偷发毒针，卫越也看不出来。

马长老大喝道：“石青阳，你为何不问清楚，就把他杀了！”石青阳大怒道：“岂有此理，分明是本帮出了奸徒，杀他灭口，你却来诬赖我，用意何居？”马长老说道：“你私会本帮的仇人，又捏造了韦香主被害之事，说得活龙活现，让人信以为真，然后令你暗中埋伏的党羽，用毒针杀了赵赶驴，好来个死无对证。哼，哼！好狠的毒计啦！”

卫越喝道：“将马长老拿下，我要问他！”几乎就在同一时，宇文垂也喝道：“将石青阳拿下，我要审他！”两人同时发出命令，丐帮登时大乱！

石青阳一手向马长老抓去，那马长老善用长拳，马步一蹲，呼的一拳捣出，石青阳双掌一圈，马长老那一拳正插进圈中，被他双掌一合，登时夹着了手腕，但马长老的下盘极稳，石青阳虽然抓着了他的手腕，却还未能将他牵动。宇文垂喝道：“石青阳，你胆敢不听帮主命令，意图造反么？”举起手中的青竹杖，向着石青阳劈面便打。

石青阳是丐帮第二代弟子中首屈一指的人物，若论武功，宇文垂的师父焦固尚且远不如他，何况是宇文垂？但宇文垂手中拿着的是丐帮的法杖，石青阳不敢抢这法杖，只有闪避，马长老乘机一脚踢出，两面夹攻，只听得“啪”的一声，石青阳已被宇文垂的法杖重重敲了一记。

卫越大怒，一股酒浪喷出，马长老识得厉害，连忙闪开，宇文垂只觉眼前白濛濛一片，待要走时，手腕关节忽地痛如针刺，原来是卫越用上乘内功将酒浪迫成一条白练，正“射”中他手腕的“关元穴”，宇文垂拿捏不住，法杖脱手飞出。

卫越喝道：“宇文垂，你不守帮规，引来匪类，欺凌本帮长老，你还想做帮主么？”脚尖一踢，将法杖踢起，随即抓到手中，正要跳上石台，重开大会，宣布废立，忽觉微风飒然，精精儿已经扑到。

卫越喝道：“好，老叫化先驱除匪类，再清理门户。”反手一掌，精精儿一侧身从他胁下钻过，短剑一招“顺水推舟”穿胁刺肋。卫越焉能给他刺中，左时后撞，精精儿若不快闪，头盖骨就要给他撞碎。精精儿迫得“移形换位”短剑再刺卫越背后的“风府穴”，卫越这时已抓牢了法杖，他背后就似长了眼睛，反手一杖击出，与精精儿的金精短剑碰个正着，这法杖也是一

件宝物，坚逾金铁，精精儿的短剑削它不动，反被荡开。他们二人一个轻功超卓，一个功力深湛，打得难解难分。

马长老大叫道：“石青阳与前帮主积有仇恨，众所周知。如今他又勾结本帮的仇敌，图谋篡夺帮主之位，这等奸徒，理该按照帮规，严予惩治！”这马长老位居四大长老之首，在帮中党羽颇多，此言一出，他的党羽纷纷应声：“是，理该惩治！”徐长老大骂道：“放屁，你们以下犯上，勾结匪类，竟敢与卫老前辈对敌，这又该如何惩治？”宇文垂面色铁青，把手一挥，刑堂香主石垣，内三堂上堂香主韩介是他亲信，立即奔去，要捉拿徐长老。

徐长老右手腕骨已被精精儿扭断，单掌应敌，发发可危，石青阳喝道：“石垣、韩介，你们胆敢以下犯上，可休怪我翻脸无情！”这两人识得石青阳的厉害，慌忙退下。

马长老叫道：“卫老前辈一时糊涂，疯病发作。咱们先把石青阳拿下，问出奸情，卫老前辈慢慢就会明白。”卫越怒道：“马冀，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？”一股酒浪又向他喷去，马长老身旁跃出一人，“呼”的发出了一记劈空掌，将卫越喷来的酒浪打得浪花四溅，此人乃是与精精儿同来的歧山三魔之中的老二濮阳侯。

马长老、宇文垂在帮中有许多党羽，但卫越到底是丐帮辈份最高的长辈，宇文垂虽为帮主，究竟是以下犯上；有许多人不服他的所为，另外也还有些拥护石青阳的人。于是丐帮登时分成两派，争闹起来。这两派人约占丐帮人数的一半，其他一半，则吓得呆了，两边都不敢帮。

濮阳侯上前与精精儿联手，双战卫越。濮阳侯是邪派中一等一的人物，功力深湛，不在精精儿之下，一掌拍出，骨节格格作响，竟然脚踏洪门，径劈卫越前胸。

卫越须眉怒张，喝道：“今日我不把你们这班邪魔匪类扫荡干净，我就对不起历代祖师！”反手一掌与濮阳侯碰个正着，濮阳侯给他掌力一震，胸口如受铁锤，精精儿绕到卫越背后，短剑斜刺，卫越头也不回，青竹杖一撩，就似背后长了眼睛，恰恰将精精儿的短剑撩开，脚步不停，迅即追上了濮阳侯，又发一掌，这一掌把濮阳侯打得连连后退，摇摇晃晃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卫越第三掌又到，濮阳侯心惊胆战，双掌齐出，拼力抵挡，但卫越的掌力有如排山倒海而来，濮阳侯全力接了这掌，胸口气血翻涌，登时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但他连接三掌，竟没给卫越击倒，却也颇出卫越意料之外。

精精儿的另一党羽“云梦人妖”柳文湘见势不妙，拔剑上前相助，此人是个采花大贼，相貌娟好，有如女子，剑术却狠辣非常，他轻功略逊于精精儿，却远胜濮阳侯，东跳西跃，左晃一招，右刺一剑，卫越几次要夺他的长剑，但因有精精儿在旁牵制，始终未能得手。柳文湘展开游身缠斗的小巧功夫，瞬息之间，向卫越连攻了七八剑，卫越大怒，突然背转身子，向着精精儿，中指一弹，正中柳文湘的剑脊，柳文湘长剑脱手飞上半空，与此同时，只听得“卜”的一声，卫越背后的大红葫芦，也给精精儿一剑刺穿了。

原来卫越早已算准精精儿这一剑刺来的部位，所以敢于使用险招，背向精精儿而弹飞柳文湘的长剑，但他牺牲了心爱的相随了几十年的葫芦，心中也是极为痛惜，一口恶气无处可消，便向精精儿展开最猛烈的攻击。饶是精精儿的轻功卓绝，也给他的拳风括得隐隐作痛。

濮阳侯功力颇高，他接了卫越三掌，受了一点内伤，却还支持得住；那柳文湘更是好勇斗狠之徒，右手虎口已裂，依然不肯退下，改用左手持剑，

又来与卫越搏斗。这三大魔头联手，武功各有擅长，端的非同小可，登时与卫越打成平手。

另一边，石青阳也给精精儿的另一个党羽奚炳达缠住，这奚炳达善于分筋错骨手的功夫，功力稍稍不如石青阳，但石青阳一近他的身边，就给他的分筋错骨手迫退，却也冲不过去。

两边人数大致差不多，论武功卫越更是无人能敌，但精精儿这边，却胜在高手较多，一缠着了卫越和石青阳，已是稳占上风。

段克邪躲在人丛之中观战，心中七上八落，思量不定，“卫越是和我父亲有交情的前辈，丐帮与我铁大哥的交情更非一日，我要不要助他们一臂之力？”“但这是丐帮的内哄，我又该不该参与？”“精精儿虽是改投了别人门下，究竟还是我旧日师兄，大师兄曾私下向我说情，叫我对他稍留情面，我若是相助丐帮将他擒了，岂不是伤了大师兄之心？”要知段克邪刚满周岁，就给空空儿掳去，由空空儿的师母抚养，并授以武功，在最初两年，且是由空空儿代为传授的。因此段克邪和空空儿的交情极好。空空儿此人行事任性，喜怒随心，素重私情，明知精精儿行事邪恶，对他仍是暗中袒护，段克邪念及大师兄的叮嘱，不免多了一层顾虑。

心念未已，忽听得号角之声大作，树林后面突然有一支人马杀出，红装眩目，竟是一队女兵！丐帮在此开会，防备虽然不算很严密，但周围五里之内，也有人放哨，这队女兵却突如其来，也不知她们是怎么闯过丐帮的哨卫的，丐帮弟子大为诧异。

领头的是个少女，在马背上凌空跃下，便向卫越奔去，叫道：“疯叫化，你真是疯啦，这么一大把年纪，怎么乱抢小辈的东西？快交出来？”卫越一怔，叫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这少女来得快捷，声到人到，双手空空，竟然一头撞进卫越怀中。这动作太过古怪，饶是卫越见多识广，也猜不透她是何等样人，何故如斯？

卫越虽然号称“疯丐”，究竟不是真疯；这少女突然撞入他的怀中，他倘若一掌打出，不难将这少女打得重伤，但他是武林中名列“七老”的前辈，岂能将一个空手的少女打伤，更何况他也未曾弄清楚这少女的来意？正因他不是真疯，颇有顾忌，冷不防就着了这少女的道儿。

只见这少女手腕一翻，精精儿也恰在此时从侧边一剑刺到，卫越挥杖挡击精精儿的短剑，同时又要避开这少女的一撞，动作不免稍稍慢了一些，就在他刚刚侧身一闪，跨出一步之时，那少女的指尖已碰着了他的手腕，卫越的虎口忽地一阵剧痛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手中的法杖已被少女夺去。卫越大怒，一掌震退了精精儿，伸手便抓那少女的背心，那少女翩如惊鸿，早已走得远了。

原来这少女套着指环，指环形式特别，形如笔套，包过手指，尖端伸出一根细得肉眼几乎看不见的梅花针，卫越本来早有防备，闭了全身穴道，但给利针刺着虎口，却也疼痛难当，这少女就是如此这般使用诡计与偷袭的伎俩，夺去了武功比她强出许多的卫越的法杖。不过，虽然她是使用诡计，但手法敏捷无伦，身法轻盈美妙，拿捏时候，更是不差毫厘，确实也可算得是一等一的功夫。

那少女一个转身，已到了宇文垂面前，双手将法杖奉上，笑道：“恭喜你当了帮主，帮主的法杖就等于做官的金印，以后可得当心一些，不要给人再夺去啦。”宇文垂眉开眼笑，接过法杖，说道：“多谢史姑娘，丐帮上下

以后都听你的差遣！”那少女道：“帮忙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，我再给你惩治叛徒。”把手一挥，她带来的这一队女兵，立即加入去厮杀。

两派的人数本来大致相等，这队女兵一加入去，宇文垂、马长老这边的声势大盛，帮忙石青阳与卫越的丐帮弟子抵挡不住，不过片刻，就给这队女兵活捉了数十人，一一捆缚了。

卫越失了法杖，手腕又被刺伤，内家真力，减了两分，凭着一对肉掌，力战精精儿、柳文湘、濮阳侯三大魔头，形势也登时逆转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毫无还手之力。

眼看反对宇文垂的这一派就要一败涂地，人丛中突然有一条影子飞了起来，捷如鹰隼，竟从众人头上飞过，群丐连这人的面貌也看不清楚，倏然间那人已在石台旁边落下，正巧落在精精儿的身旁。群丐才看清楚了是个满面污黑的小叫化。人人惊异不已：“本帮中一个小弟子竟有如此功夫！”

精精儿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一觉背后微风飒然，反手便是一剑，他也以为来的是个小叫化，虽然觉得这小叫化的轻功好得出奇，却也并不怎样放在心上。岂知一剑刺去，这小叫化只是略一侧身便避开了，精精儿这一剑剑势飘忽，变化无方，一流高手，也未必能够如此轻易避开，精精儿这才大吃一惊。

这小叫化正是段克邪，这时他的武功已在精精儿之上，精精儿用的又是本门剑法，他当然可以毫不费力的避开，而且不单避开，还在精精儿的肩膊上轻轻拍了一下，示意叫他离开。

精精儿这时亦已看出段克邪的本门身法，更是吃惊，连忙跃出三步，叫道：“你，你是——”段克邪如影随形，跟在他背后低声说道：“大师兄就要来了，我看你还是赶快离开这里的好。”要知空空儿奉了师母之命捉拿精精儿的，精精儿虽然知道师兄对他有心庇护，但也只能私下留情，决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放人的。精精儿这几年对空空儿闻风远避，就是因为他也想到了这一层。

段克邪这么一吓，精精儿果然吓得失魂落魄，连对同伴也来不及打个招呼，慌忙便逃。段克邪微微一笑，只见五个女兵已围拢上来，一个女兵喝道：“小叫化，你笑什么？”段克邪笑道：“我看你们素手纤纤，还是在家里拈针弄线的好，拿刀弄剑，实是甚不相宜。”话声未了，早已展开“空手人白刃”的功夫，把这五个女兵手上的刀剑全部夺下。

段克邪刚刚闯出女兵的包围，迎面来了一个汉子，双臂齐伸，向他抓下。段克邪冷不及防，险险给他抓着肩头，这人正是以分筋错骨手驰名江湖的奚炳达。他见这小叫化的武功好得出奇，因此抛下了石青阳，亲自上来拦截。

段克邪笑道：“你这分筋错骨手很不错呀，可惜也还未练得到家！”奚炳达平生以此自负，闻言大怒，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要怎么样才算练得到家，哼，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子懂得什么？”左臂一圈，右掌倏的穿出，五指如钩，来扣段克邪的腕脉，这正是他分筋错骨手中极厉害的一招，存心要把段克邪的腕骨扭断。

哪知段克邪毫不躲闪，就让他把手腕拿住，暗地里默运玄功，手腕登时变得有如钢棒，奚炳达大吃一惊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段克邪已是一声笑道：“最少要这样才算练得到家！”左手一钩一压，奚炳达的腕骨反而被他拿着，“喀喇”声响，登时断了。奚炳达气得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晕了过去。

段克邪扭断了奚炳达的手腕，一声长啸，身形疾起，转眼间就跃上石台。

宇文垂喝道："你师父是谁，懂不懂规矩？这里没有你站的地方，下去！"宇文垂不认得段克邪，只道他是帮中未入流的小弟子，这石台是帮主、香主、长老们聚会的地方，等于临时设立的"香堂"，一个未入流的小弟子胆敢撞来，那当然是大大的违反帮规了。

段克邪笑道："你的什么帮规，我全部不懂。我只知道卫老前辈是你的师叔祖，你欺师灭祖，天理难容！"宇文垂喝道："反了！"法杖一挥，点向段克邪的穴道，段克邪正要夺这法杖，左掌一圈，右手便抓着杖头，不料这宇文垂的功夫甚是了得，他虽然是焦固的弟子，但天资聪颖，青出于蓝，殊不弱于他师父当年，丐帮的"降龙杖法"又是武林一绝，段克邪一时轻敌，手指刚触着杖头，忽觉竹杖一颤，未曾抓牢，宇文垂的青竹杖已脱出他的掌握，段克邪侧身一闪，双指一弹，将他的竹杖弹开。宇文垂虎口隐隐作痛。

段克邪双掌飞舞，揉身疾进，与他的降龙杖法相斗，宇文垂的武功虽然不弱，比起段克邪究竟是大大不如，十招之后，又是左支右绌，险象环生，段克邪蓦地喝声"撒手"，中指一戳，这回戳中了宇文垂的虎口，宇文垂的法杖果然脱手飞出。

段克邪正要去接法杖，忽觉金刃劈风之声，已到背后，段克邪心中一凛："好迅捷的刀法！"反手一招"空手入白刃"的功夫，将这一招破解，转过头来，只见是个少女，手持柳叶双刀，说时迟；那时快，她的柳叶双刀一上一下，一口气便连斫了十八刀！

这少女正是这队女兵的首领，宇文垂称她为"史姑娘"的那个人。段克邪心中想道："她也姓史，功夫也真不在若梅之下。"他忽地想起史若梅，心神不觉一分，"唰"的一声，那少女的刀锋几乎是贴着他的面门削过。

这少女的六十四手回环刀法以变化复杂，招数迅捷见长，但她一口气斫出了十八刀，伤不了段克邪分毫，也自暗暗吃惊。

这少女喝道："你是什么人，为什么来管丐帮的闲事？"这时她已看出了段克邪使的不是丐帮功夫。段克邪道："你又是什么人，为什么也来管丐帮的闲事？"针锋相对，问得那少女涨红了脸。段克邪空手招架了三十六刀，忽地将长剑拔出，喝道："你再不走，我可要不客气啦！"唰、唰、唰，连环三剑，把那少女迫得步步后退。

段克邪一招"大漠孤烟"，出剑如矢，喝道："撒刀！"这一招剑势道劲，段克邪谅这少女招架不住，岂知这少女反而迎上一步，段克邪这一剑本来不想取她性命，他的剑术早已到了收发自如、随心所欲的境界，心念一动，剑尖一偏，正准备在她腕脉上轻轻一点，迫她撒刀，那少女忽地一声笑道："不见得！"双刀一圈，一股柔劲，竟把段克邪的宝剑引过一边。原来这少女武功虽比不上段克邪，但武学的造诣却不在段克邪之下，眼光看得很准，人又机智异常，她看出段克邪这一剑的用意，知道并非致命的杀手，遂故意跨上一步，迫段克邪的剑尖偏斜，这么一来，段克邪这一剑的劲道先减了一半，她趁势用了一招以柔克刚的刀法，果然奏效，把段克邪的攻势化解了。不过，她这一招虽然是有点取巧，但眼力、身法、运劲等等，无一不是恰到好处，段克邪也不禁暗暗佩服。

段克邪这边未决胜负，另一边疯丐卫越已是大占上风，精精儿被段克邪吓走之后，卫越的对手只剩下濮阳侯与柳文湘二人，卫越虽然受了点伤，但濮阳侯亦已元气大损，再加上一个柳文湘，也不是卫越的对手。激战中卫越猛地大喝一声，柳文湘正自一剑刺到他的面前，被他一声猛喝，吃了一惊，

剑尖颤动，刺了个空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卫越已劈手将他的长剑夺下，迅即一脚飞起，将濮阳侯踢了个筋斗。卫越嫉恶如仇，濮阳侯、柳文湘虽然都是作恶多端、臭名昭彰的魔头，但濮阳侯只是强横霸道，而柳文湘却又是个采花大盗，在这两人之中，卫越最痛恨的还是柳文湘，当下将夺来的长剑反手掷出，俨如神龙夭矫，破空飞去，柳文湘轻功不弱，本来已跑出了十几步，但仍然被飞剑追及，自后心穿过了前心。濮阳侯却趁此时机，拾回了一条性命，爬起身来，立即便混入人丛之中逃了。

石青阳也已把韩介打倒，这时那支法杖跌落石台，马长老和徐长老正在争夺，宇文垂跃下石台，刚要助马长老，石青阳已是大步走来，马长老和宇文垂眼见大势已去，不敢迎战，转身便走，石青阳将法杖抢到手中。

那少女使出浑身解数，挡了段克邪十余招，终是抵挡不住，步步后退。宇文垂恨恨说道：“ 大事都是坏在这小子身上。史姑娘，我辜负了你的好意了。 ”那少女道：“ 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一时成败，那也算不了什么。 ”虚晃一刀，退出圈子，似是心有未甘，忽地又回头问道：“ 你是谁？请留下个名字！ ”石台下忽地有个人应声道：“ 这小子是段克邪！ ”正是：

红妆初识英雄面，卷起风波又一场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五回　丐侠临终遗重托　英雄中伏遇娇娃

揭破段克邪身份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被段克邪扭断了腕骨的奚炳达。他本来不认识段克邪，但他和精精儿却是多年朋友，对精精儿的武功家数颇为熟悉，到了此时，他早已看出段克邪的武功家数与精精儿相同，精精儿有一个师兄一个师弟他是知道的，扭断他腕骨的这个小叫化既然比精精儿年轻得多，那当然不是他的师兄空空儿而是他的师弟段克邪了。

奚炳达自知无力报仇，他说出段克邪的名字，那是“借刀杀人”之计，希望那少女记得仇人的名字，以后便可以找段克邪算帐。

那少女怔了一怔，忽地回眸笑道：“原来是段小侠，果然名不虚传！我败在你的手里，也还值得。”她挥舞双刀，掩护宇文垂，且战且走，那队女兵和宇文垂的党羽也跟着她夺路而逃，石青阳不愿自相残杀，扬起法杖，阻止帮中弟子追击。

段克邪抹干净了污黑的面孔，与卫越相见，卫越哈哈笑道：“果然不愧是段大侠的儿子，你父亲可以含笑九泉了。”石青阳、徐长老等人也上前谢过段克邪相助之恩。

徐长老道：“可惜走了宇文垂和马长老，我看焦帮主被害，和他们二人必定大有关系，只不知他们是甚阴谋？”卫越道：“他们必然要到长安去捣乱秦襄的英雄会，我本来不想参加的，现在为了此事，说不定我也只好跑一趟了。”

石青阳说出他在长安如何探出秘密的经过，原来赵赶驴暗害韦香主的时候，时值深夜，地点在长安分舵的内堂，赵赶驴日间已藉故将韦香主的亲信遣开，本来以为此事做得密不透风，却不料帮中有个小弟子兼做偷儿的，被追捕得紧，自思在长安难以立足，便深夜来见韦香主，意图求香主庇护，交出赃物，请香主代还失主，替他转圈，无巧不巧，正撞见这件事情。这小偷躲在窗下的瓦砾堆中，吓得大气都不敢透，事后也不敢说。直到石青阳到来访查，这小偷知道石青阳可以保护他，才敢向他透露。

石青阳道：“韦香主被害与我师兄被害，看来是两件事情，但推究起来，其中却大有关系。”徐长老道：“不错，韦香主是忠于帮主之人，帮中奸徒，若不先把他杀了，宇文垂的谎话就不能自圆其说了。”内三堂香主乐山道：“你怀疑焦帮主根本未到过长安？”石青阳忽道：“我也越想越疑，嗯，说不定我师兄还在人间！”

石青阳续道：“秦襄压根儿就没有见过我的师兄，以他的身份、为人，我相信他决不会说谎。我在长安访查，长安的本帮弟子也没有谁见过帮主。”徐长老插口道：“是啊，此事我早已怀疑了。宇文垂将帮主被害之事，说得历历如绘，但却没有旁人作证。说帮主曾到过长安的只有赵赶驴一人，如今已证实了赵赶驴是杀害韦香主的凶手，他的话当然是不足信了。依我看来，十居八九，是宇文垂和赵赶驴串通了的。他们杀了韦香主，那就无人可以揭破宇文垂的谎言了。岂知天网恢恢，仍是疏而不漏。”石青阳接下去说道：“若果我师兄被害之事是假，他又压根儿未曾到过长安，那么依我推想，宇文垂纵然胆大包天，想做帮主，他也未必就敢杀了自己的师父。”徐长老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但愿如此。只是依今日之事看来，宇文垂背后大有人在，要不是有人给他撑腰，他也不敢如此胡为。”石青阳问道：“那少女是什么人，看来她与宇文垂的关系不浅，你们可有人知道她么？”丐帮各长老、各香主

面面相觑，无人知道此女来历。

卫越说道：“ 这妖女可恶得紧，老叫化终须要查出她的来历。但目前却不必理会她，咱们还有更紧要的事。 ”徐长老道：“ 不错，这帮主之位，当然是不能让宇文垂窃据了。卫师叔，推定帮主，刻不容缓，就请你老人家作主，即时宣布废立之事吧。 ”卫越道：“ 青阳，你是众望所归，就由你接任帮主吧，不可再推辞了。 ”石青阳道：“ 焦师兄存亡未卜，我怎好接任帮主之位？ ”卫越道：“ 国中不可一日无君，帮中也不可一日无主，咱们有多少事情要办，没有个头儿，谁来调度？你若因师兄下落未明，接任帮主，心有不安，那就暂代帮主吧。 ”卫越号称“ 疯丐 ”，这番话却说得合情合理。石青阳只好答允。当下卫越召集丐帮弟子，宣布此事。反对石青阳的这一派人都已跟从宇文垂走了，在场的丐帮弟子都是佩服石青阳的，自是毫无异议，一致赞同。

丐帮大事已定，卫越又对段克邪道：“ 段小侠，老叫化还有一件事情，想请你帮忙。 ”段克邪道：“ 老前辈言重了。有何差遣，尽管吩咐便是。 ”卫越道：“ 丐帮出了宇文垂这等叛徒，言之有愧。他与奸人勾结，势将去捣乱秦襄的英雄大会，他们这阴谋用心何在，目前尚未知晓，总之不是好事，不可不防，老叫化尚未能即时动身，你轻功卓绝，可以代老叫化先到长安去告诉秦襄吗？ ”段克邪想了一想，说道:“ 晚辈遵命。但晚辈也有一事请托。 ”

卫越道：“ 小侠请说。 ”段克侠道：“ 老前辈想必已经知道金鸡岭被官军攻陷之事，我的摩勒大哥和牟世杰率领余众，退守河西，正在招集旧部，重加整顿。我是奉了摩勒大哥之命，去找寻一个人的，现在那个人已经见过了，但她不肯与我同行，我正拟单独回去，向摩勒大哥复命。 ”卫越不知段克邪说的“ 那人 ”就是他的未婚妻，问道：“ 是什么人，事关紧要吗？ ”段克邪道：“ 这人也不是绿林人物，是小弟的、的一位相熟朋友。 ”卫越道：“ 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现在正在招纳英豪，想是要他入伙。 ”卫越根本不知道他说的是男是女，胡猜一气。段克邪心中难过，苦笑说道：“ 那人心意我已知得清楚，她是不会与我们一路的了。但这也无关紧要…… ”卫越年老多话，又插口道：“ 是啊，你铁大哥交游广阔，他要招纳英豪，四方豪杰定必闻风而来，少那么一个人自是无关紧要。 ”段克邪道：“ 老前辈说的不错。但摩勒大哥迟迟不见我回去复命，心中必然挂念，因此我想请老前辈交托贵帮一位弟子，向我的摩勒大哥报讯，让他知道我已经去了长安。还有一层，金鸡岭虽然是被秦襄的羽林军攻陷的，但秦襄和我摩勒大哥的私交却一向不错，这件事情，也应该让他知道。 ”卫越笑道：“ 铁摩勒领袖群雄，牟世杰也是新任的绿林盟主，你不说，我也是要向他们报讯的。好吧，咱们就分头报讯吧。你轻功卓绝，长安英雄大会之期已近，你还是先赶往长安吧。 ”两人说妥，于是段克邪便独自启程。

段克邪放开脚步，一日间走了三百多里，第二日已到了魏州（今河北大名县）境内，忽见一队男女老幼，个个面如菜色，衣衫褴褛迤逦而来，看样子似是难民。一问之下，果然不错。那领队的老者说道：“ 小哥，你还不知道吗，史朝义吃了败仗，败兵正在向博野那边溃退，败兵过处，掳掠一空，你怎么还向前面走？像你这样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不论碰见官军贼军，都准会拉你当伕。 ”

这老者所说的史朝义乃是史思明的儿子。原来史思明本是安禄山手下的第一员大将，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所杀，部属分裂，被唐朝名将郭子仪一鼓

剿平，史思明暂时投降了唐朝，但不久又反，势力最盛之时，曾大破九节度使的联军，进陷洛阳。史思明杀了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，但不久史思明又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所杀，唐朝命李光粥代郭子仪为将，借回纥兵乘机反攻，宝庆元年（公元七六二年）收复洛阳，并乘胜追击。史朝义率领残部，想绕道博野，投奔奚族，这队难民，就正是为了害怕史朝义的败兵掳掠，因而弃家逃难的。

段克邪本身就是深受战祸的孤儿，想起父亲当年战死睢阳，母亲突围受伤终于不治，战乱至今犹未平息，不禁怆然。

那老者道：“ 小哥，你赶快回头走吧，前面已是十室九空了。 ”段克邪道：“ 多谢老丈指点，但小子有事在身，即使碰上贼兵，那也只好听天由命了。 ”那老者劝他不听，暗暗叹息。

走了一程，只见前面尘头大起，果然碰上一队贼军，队伍中有十几辆车子，族旗齐整，却不似溃兵模样。段克邪正在考虑要不要绕道避开这队贼军，忽听得暴雷似的一声大吼，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疾冲而来，转瞬间已冲入了那队贼军之中，大声喝道：“ 要命的快走，留下囚车！ ”

段克邪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 这老人是谁，竟敢单身一人，撞入虎狼群中！听他这一声大喝，内功之强，不亚于疯丐卫越，但可惜己是受了内伤了。 ”

那老者手使一根镔铁拐杖，　的一声，就把一个军官的大刀磕得飞上半空，杖头一落，另一个军官举起狼牙棒还未来得及招架，已被他一杖打死，贼军发一声喊，四散躲避。

贼军中奔出二人，却不是军官的服饰，齐声喝道：“ 皇甫嵩，你命在须臾，还敢来抢劫囚车？好呀，你既要赶着投胎，就让我们成全你吧！ ”那老者喝道：“ 我西岳神龙岂怕你这两条泥鳅，看拐！ ”铁拐挥动，呼呼风响，那两个汉子武功倒是不弱，但也不过挡了十余招，便都败下。那老者却也不去追赶他们，驱散贼军，便去打开囚车。那些囚车包着铁皮，密不通风，守护囚车的贼兵早已四散奔逃，哪里去找锁匙？那老者已是很不耐烦，“ 卜 ”的一拐，便将一辆囚车的车盖敲开了一个大洞，探头一望，说声：“ 不对。 ”又去如法炮制，敲碎第二辆囚车。

段克邪心头大骇，想道：“ 原来是与疯丐卫越齐名的‘ 西岳神龙 ”皇甫嵩老前辈，怪不得受伤之后，还如此厉害！但以他老人家这等绝世武功，却又是什么人将他伤了？他为什么又要豁出性命，来劫囚车？ ”这皇甫嵩段克邪以前虽然未曾见过，但却深知他的为人。原来这皇甫嵩不但和段克邪的父亲很有交情，而且对抚养段克邪长大的夏凌霜（南霁云之妻，段克邪十岁之后跟她）也曾有过大恩，段克邪心道：“ 这位老前辈虽然力足以应付贼军，但我既然知道是他，还怎能袖手旁观，不助他一臂之力？ ”

这时皇甫嵩已打破了七辆囚车，还未曾发现他要找的人。

忽听得马蹄之声。有如暴风骤雨，最前一骑是个相貌凶恶、身躯魁伟的独眼老人，段克邪认得此人正是“ 七步追魂 ”羊牧劳！

羊牧劳大笑道：“ 皇甫嵩你性命难保，还要杀人？我给你送终来啦！ ”大笑声中，从马背上一跃而起，一招“ 斩龙手 ”，半空中一个倒翻，疾劈下来。

皇甫嵩杖头一翘，使了一招“ 举火撩天 ”，戳羊牧劳的丹田，羊牧劳一掌劈下，只听得“　　”的一声，皇甫嵩的铁拐竟给他一掌荡开。

本来若论本身功力，皇甫嵩决不在羊牧劳之下，只因他受伤在先，后来

敲碎七辆囚车，又耗了不少气力，此消彼长，相形见继，竟给羊牧劳占了上风。

羊牧劳得理不饶人，身形刚一落地，“腾”的便飞起一脚，皇甫嵩横杖敲他胫骨，羊牧劳号称“七步追魂”，脚步自是灵活迅捷之极，飞脚倏的踢过，却是一招虚招；引得皇甫嵩的铁拐打过一边，他早已单足一旋，转到了铁拐所击的另一方，陡然间伸手一抓，借皇甫嵩之劲加上他本身所发的劲道，将铁拐推开，迅即抓着了杖头，大喝一声：“撒手！”

皇甫嵩的劲力已给他那一推卸去了一大半，铁拐拿捏不稳，劳眼看就要脱手，忽听得一声也是喝道：“撒手！”一条人影，疾如鹰隼，声到人到，寒光一闪，明晃晃的剑尖已指到了羊牧劳掌背的“里渊穴”。

段克邪来的正是时候，羊牧劳认得段克邪，他的一只眼睛就是给段克邪打瞎的，这时陌路相逢，羊牧劳也不由得心中一凛，顾不得夺拐，急忙移掌来化解段克邪的剑招。羊牧劳的擒拿手自是一等一的功夫，可是段克邪轻功卓绝，兼且拿的又是一把宝剑，运剑如风，唰唰唰连环三招，羊牧劳哪敢近身，反而给他迫退了三步。

皇甫嵩不认得段克邪，见他这么年轻，居然能和羊牧劳打成平手，大为诧异，他本要相助段克邪，却发现自己的气力正在渐渐消失，念头一转，寻思：“还是救人要紧！”当下一咬牙根，竭尽气力，又敲破了两辆囚车，依然不见他所要救的那个人。

转眼之间，追骑续到，跳下了两个军官，一个用水磨鞭，一个用三节棍，段克邪飞身一跃，避开了水磨鞭，便去削三节棍，皇甫嵩大叫道：“小心！”段克邪的宝剑何等锋利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早已把三节棍的一节削断，忽见银光疾射，原来那三节棍节节中空，内中藏着剧毒的暗器腐骨钉。

这三枚腐骨钉突如其来，完全出乎段克邪意料之外，距离又如此之近，本来是非中不可，幸而在暗器发出的前一刹那，有皇甫嵩出言提醒，就在那一刹那间，段克邪使出了非凡绝技，超卓轻功。

只听得“啪”的一声，段克邪身形平地拔起，宝剑一挥，将迎面而来的一枚腐骨钉打落，另外两枚贴着他的脚底射过，丝毫未受伤损。

可是还有个强敌羊牧劳窥伺在旁，双方动作都快到极点，段克邪刚刚避开了暗器的袭击，羊牧劳的劈空掌亦已发出，段克邪身子悬空，这一掌决难逃避。

皇甫嵩大喝一声，铁拐掷出，双掌齐推，使水磨鞭的那个军官首当其冲，被铁拐撞个正着，登时脑浆迸流，死于非命。

皇甫嵩掷拐、发掌，一气呵成，这双掌一推，正是他毕生功力之所聚，与羊牧劳的劈空掌力相碰，旗鼓相当，发出了闷雷似的声响，羊牧劳跄跄踉踉的倒退数步，皇甫嵩仍是牢牢站着。

段克邪身形落地，眼光一瞥，只见皇甫嵩面如金纸，双睛火赤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他本拟追击羊牧劳的，这时也只能先来保护皇甫嵩了。只听得皇甫嵩“哇”的一声，喷出了一大口鲜血。原来他以毕生功力之所聚，与羊牧劳硬拼了一掌，羊牧劳固然给他震退，而他自己则伤上加伤，气力都耗尽了。

使三节棍的那个军官看出便宜，一抖手又发出了两枚腐骨钉，向皇甫嵩射去，这回段克邪早有防备，焉能让他得逞，身形一晃，早已拦在皇甫嵩面前，挥剑将这两枚腐骨钉打落。就在此时，羊牧劳又已回身扑上。段克邪一手抱起皇甫嵩，一手挥剑，竟然不退不闪，径向羊牧劳冲去。

羊牧劳好生惊诧，心想："这小子敢情是发昏了，焉有如此拼命的道理？"要知段克邪抱着一人，这样的和羊牧劳硬撞，那当然是大大的吃亏，说不定两人都要送命。不过羊牧劳也必然受伤。羊牧劳以胜算在操，倒不敢和他硬碰，身形一侧，正拟用"七步追魂"的步法，绕过段克邪身旁，在皇甫嵩身上再补一掌。哪知段克邪陡然间改了方向，身形如箭射出，大喝一声："倒！"剑光起处，早已在使三节棍那个军官的身上，搠了个透明窟隆！

羊牧劳的羽翼已被剪除，他适才与皇甫嵩硬拼了一掌，真气也耗了不少，见段克邪抱着一人，仍是跑得疾如奔马，不由得暗暗吃惊，心想："即使追得上他，也未必是他对手。"只得罢休。

段克邪一口气跑上对面山头，把皇甫嵩放了下来，只见他已是气若游丝，满脸黑气。段克邪吃了一惊，慌忙用手掌抵着他的背心，一股内力输送进去。

皇甫嵩张开双眼，问道："你是谁？"段克邪道："晚辈段克邪。"皇甫嵩道："段珪璋是你何人？"段克邪道："正是家父。"皇甫嵩忽地哈哈笑道："真是一代胜于一代，老叫化暮年得见故人之子，真是一大喜事！"声音渐转低沉，说道："贤侄，老叫化不成啦，你别白耗精神了。"

段克邪哪里肯依，说道："老前辈，你调匀内息，我替你推血过宫。我身上还有化瘀生新的治伤灵药。"皇甫嵩道："我中了一枚腐骨钉，又给那老魔头打了两掌，纵有续命仙丹，对我也是毫无用处的了。我有紧要的事情，须得赶快和你说。贤侄，你愿意给我帮忙吗？"

段克邪虽然不懂医学，亦已察觉皇甫嵩的手足渐渐僵硬，看来他之所以能够说话，不过是全仗着一口气提着精神。知他所言不假，只好强抑悲痛，说道："老前辈请吩咐吧，赴汤蹈火，小侄在所不辞。"

皇甫嵩道："我是丐帮帮主焦固的师叔，你知道焦固吗？"段克邪道："我刚从贵帮在霸县的会场上来，已听到了焦帮主不幸的消息。"皇甫嵩道："不，焦固还没有死。他是被史朝义的手下捉去了。"段克邪吃了一惊，心想史朝义是伪燕皇帝，他和焦固有何关系？皇甫嵩续道："我也不知史朝义何以捉他，我昨天才打听到他是被诱捕的，详情来不及说了。你只要给我把这个消息带到一个地方，我便感激不尽。"说至此处，声音已是微弱之极，段克邪手掌贴着他的背心，忙再输送真气，透过他的背心大穴。

皇甫嵩说道："史朝义兵败溃逃，要投奚族酋长哈合罕，重要的囚犯也必然要押解到哈合罕那儿，所以营救焦固，事不宜迟，一到哈合罕哪儿，就不容易救他了。离此间东面五十里的地方，有一座山，山上有个窑洞，窑洞前有五棵大松树可作记认，这是丐帮的一个分舵，你找到那个窑洞，求见分舵的舵主霍大野，告诉他这个消息，要他迅速在史朝义到达博望之前，截劫各路囚车。我已约了两位朋友到来帮忙，至迟明日午间也可到达，你叫霍舵主派人在山下那座凉亭迎接他们，他们不认得霍舵主，你把我的一件信物带去。……"脱下了中指上一枝铁指环，交给段克邪，说道："你将这指环交给霍舵主，明日再由霍舵主派人将这指环作为信物，去接我那两个朋友。听清楚了四？"

段克邪道："前辈放心，我牢牢的记下了。"皇甫嵩凄然笑道："十八年前，我曾把一枚指环给你父亲，托他办一件事情；十八年后，想不到我又要把另一枚指环给你，托你了却我未了之事。我和你们父子也算是有缘了！"笑声未了，双脚一伸，已然咽气。

段克邪好生悲痛，想不到这位江湖异丐，世外高人，竟是不明不白的命

丧荒山。他将皇甫嵩的尸体草草掩埋，立了一块石头，作为记认，便即离开。

五十里路程，段克邪用不了一个时辰，便已走到。那座山并不很高，段克邪上山之后，仔细留神，不久便果然发现了五棵古松，但却没见着甚么窑洞。

段克邪略一踌躇，“难道是找错了地方？”姑且一试，在指环上弹了一下，朗声说道：“晚辈段克邪，奉丐帮前辈皇甫嵩之命，求见霍舵主！”

中间的那棵松树树下，地上的泥土忽然拱起，转瞬间现出一个洞口，有人问道：“可有信物为凭？”原来那窑洞掘在地下，上面有浮土掩盖，铺以草皮，外人若不是有心探测，怎能看得出来？

段克邪道：“有皇甫老前辈的铁指环为凭。”洞内那人说道：“抛进来让我验看。”段克邪依言抛进指环，过了半晌，那人说道：“我就是霍大野，请进来吧！”

按理来说，段克邪这样辛辛苦苦，替丐帮传送消息，霍大野应该亲自出迎才是，他却躲在窑洞竟不露面，叫客人自己进来。段克邪虽是不拘小节，也有点不大高兴。不过他受了皇甫嵩的重托，当然不会计较这些。

窑洞里黑黝黝的，段克邪从光处走到暗处，眼睛尚未习惯，只模模糊糊察觉洞中有几个黑影，段克邪心中一动：“怎么客人来了，他们也不点灯？”

这时他踏进窑洞，已走了几步，心头一动，便即站住，正要发问，陡然间忽听得暗器破空之声，同时闻到了一股异香。

幸而段克邪已经警觉，就在那一瞬之间，他已拔剑出招，一招夜战八方，把两边袭来的暗器——两支铁蒺黎，两枚透骨钉，三柄匕首，全都打落。

宝剑吐出光芒，只见三条人影同时向他扑来，当中一人，貌似猴子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二师兄精精儿！

精精儿冷笑道：“小鬼头，你骗得我好苦，如今我也骗你一骗。看剑吧！”

精精儿出手如电，瞬息之间，已向段克邪攻出了七剑，段克邪使出“移步换形”的绝顶轻功，好不容易才一一避开，叫道：“二师兄，你与丐帮作对，只有自招祸患，我虽然骗你走开，其实也是一番好意，你怎颠倒怪我！”精精儿骂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你乳臭未干，竟敢教训我吗？你以前恃着师母宠爱，我无奈你何，如今撞在我的手上，我非叫你吃点苦头不可！”他在怒骂之中，手底丝毫不缓，剑剑指向段克邪的要害穴道。

段克邪不由得也动了怒气：“他已然背叛本门，如今又要置我死命，我又怎能再顾同门之谊？”叫道：“二师兄不肯见谅，请恕小弟放肆了！”长剑抡圆，一招“长河落日”，剑光四面荡开，“　”的一声，精精儿的金精短剑给他荡开，双方都是宝剑，各无伤损，但精精儿的虎口已隐隐作痛。

段克邪的轻功不在精精儿之下，内功由于得过扶桑岛主牟沧浪的指点，更在精精儿之上。这时段克邪不再退让，又展开了他家传的“天龙剑法”，这“天龙剑法”最为刚猛，配合上他深厚的内功，更是威不可当！精精儿又是吃惊，又是妒怒，暗暗起了杀机。

窑洞中有三个人。段克邪正把精精儿迫退，斜刺里一根拐杖猛地攻来，这人不是别个，正是谋篡丐帮帮主的宇文垂。

宇文垂喝道：“我是丐帮帮主，精精前辈助我丐帮，你才是颠倒黑白，挑拨是非。哼，我丐帮的事情，也不容你来多管！”

段克邪认出了宇文垂，这才恍然大悟。心想定是宇文垂已预料到皇甫嵩要到此间，故而先把这分舵占了。但他何以如此作为，“难道他当真下了决

心，欺师灭祖，投靠了叛贼史朝义么？”段克邪想至此处，不禁怒气勃生。

字文垂当然不是段克邪的对手，只一剑就给段克邪削去了他一段拐杖，还幸精精儿迅速攻来，替他架开了段克邪的第二剑，他才不至于吃更大的亏。

段克邪喝道：“不错，我不能管你丐帮的事情，但皇甫嵩老前辈总可以管吧！他给人害死了，你知不知道，他叫我来报讯，你的师父陷在贼军之中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只要还有一点良心，就该设法营救你的师父，你却把来报讯的人当作仇敌，这是何居心？”

段克邪义正辞严，字文垂似是心中有愧，呆了一呆，随即哈哈笑道：“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了，我的师父不用你来操心。谋大事不拘小节，你这小子懂得什么？总之我是丐帮帮主，丐帮的事情，我就不能容你插手！”话声未了，又是一拐打来。

段克邪心想：“这字文垂虽然可恨，到底是丐帮的弟子，理该由丐帮惩治。”因此，便不想伤他性命，剑锋一颤，使了一招“玉女穿针”，改用柔劲，刺他时尖的“曲池穴”，意图将他生擒，为丐帮留下活口，以便诸老审问。

哪知字文垂十分狡猾，他见识过段克邪的厉害，这次还怎敢鲁莽进攻，他这一拐指东打西，可虚可实，早就留下退却的后路，段克邪一剑刺去，他见机而作，知道招架不住，早已闪过一边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精精儿的短剑亦已指来，这时段克邪改用柔劲，未能将他的金精短剑荡开；精精儿使出一招刺七穴的功夫，但听得叮　之声，连珠密响，双方的宝剑在瞬息之间连碰七下，各无伤损。

字文垂的“降龙拐法”是丐帮传家之宝，只因段克邪武功太强，他才相形见绌，其实亦颇不弱，精精儿与他联手，展开了游身缠斗的功夫，段克邪虽然仍是稍占上风，但想在一时三刻之内取胜，亦属不能。

双方越斗越烈，段克邪忽觉头晕目眩，本来他一跨进窑洞，就闻到有股淡淡的香味，当时已觉得这气味不对，但随即就展开激战，他恃着内功深厚，也不怎样放在心上，哪知这是精精儿在喜马拉雅山头，采来“阿修罗花”（汉名魔鬼花），用秘法所制的迷香，比空空儿的迷香效力更强，时候一久，段克邪已是渐渐受毒，剑招发出，每每力不从心。

段克邪暗叫不妙，索性闭了呼吸，忽地将长剑抡圆，当作大刀来使，一招“跨海屠龙”，朝着精精儿顶门劈下，这一招是他家传剑法的杀手绝招，兼有长剑的轻灵与大刀的刚猛，精精儿识得厉害，不敢接招，迅速闪开。字文垂退得稍慢，拐杖又被他削去一段，“　”的一声，脱手飞去。

段克邪转身便走，忽听得一个刺耳的声音冷冷说道：“还有我呢！”原来窑洞里本来有三个人，精精儿、字文垂之外，另有一个红衣番僧，这时正堵着洞口。他一直袖手旁观，未曾出手，为的就是等候这个时候，等到段克邪再衰三竭之时，他一上来，就可稳操胜算。

这红衣番僧使的是两面铜钹，段克邪一剑劈去，他双钹一合，金铁交鸣，登时震得山鸣谷应！段克邪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这番僧好生了得，功力竟然不输于我！”其实这番憎内功虽强，却比精精儿还稍逊一筹，段克邪之所以觉得他是个强敌，那是因为段克邪本身的功力现在已减弱了的缘故。

洞口被红衣番僧堵住，段克邪连闯三次，都给他双钹挡回，忽听得背后金刃劈风之声，精精儿又已袭到！

段克邪反手一剑，这一剑他已用出了浑身气力，双剑相交，火星飞溅，

精精儿反而踏上两步，金精短剑直指到他的面门。段克邪用了个“ 风飏柳絮 ”之式，堪堪避过。到了此时，连宇文垂也可以察觉到他已是强弩之末，无能为力了。于是宇文垂也大胆进攻。

段克邪闭了呼吸，究竟不能持久，只得又吸了口气，这一吸登时似喝了过量的酒，但觉昏昏沉沉，只想睡觉似的。段克邪暗叫“ 不妙 ”，强振精神，奋力架开精精儿的一剑。

精精儿冷笑道：“ 好呀，看是你教训我还是我教训你？ ”唰唰唰疾刺三剑，第一剑削去了段克邪的帽子，第二剑割断了段克邪的腰带，第三剑刺穿他的衣襟，尽情戏弄，却不伤他。段克邪一咬舌尖，就在精精儿大笑声中，忽地一剑劈出，将精精儿的短剑荡开，剑锋一划，竟在精精儿的手臂上划开了一道伤口，拐弯一脚，“ 咕咚 ”一声，又把宇文垂踢了个筋斗。原来他一咬舌尖，令自己突然感到疼痛，神智也就清醒了许多，同时由于疼痛的刺激，气力陡增，几乎超过原来的功力。

精精儿大吃一惊，短剑一抛，从右手移到左手，突然以剑中夹掌，招里套招，式中套式，刚柔互易的功夫向段克邪攻去，这套功夫是他跟转轮法王学的，并非段克邪熟悉的本门功夫。段克邪由于疼痛所引起的刺激又已消逝，猝然间碰到自己所不熟悉的古怪招数，头晕脑胀之中，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应付，只避开了精精儿的剑招，却避不过那一掌一指，给精精儿一掌击倒，又点中了他的麻穴。

精精儿“ 哼 ”了一声，骂道：“ 看你还逞不逞强？ ”挥剑就要挑他琵琶骨，毁掉他的武功；宇文垂也爬了起来，段克邪坏了他的大事，他对段克邪更是恨之入骨，举起半截拐杖，就要敲碎段克邪的脚骨。

忽听得“  ”两声，那红衣番僧舞动双钹，挡住了精精儿的剑和宇文垂的铁拐，沉声说道：“ 公主要活的，谁都不准伤他！ ”

段克邪被精精儿以重手法点了穴道，不能再运用气功，又继续吸进了大量的迷香，已是迷迷糊糊，只隐隐约约听到“ 公主 ”二字，心头跳动一下，正自想道：“ 哪里来的公主？ ”那番僧已把他倒提起来，他张口又吸进了一股迷香，登时就晕了过去。正是：

可叹英雄遭暗算，却从何处见红颜？

欲知段克邪被擒之后，生死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六回　岂有明珠投贼窟　忍挥宝剑闯情关

段克邪如醉如梦，迷迷糊糊的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才渐渐清醒过来，睁开眼睛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原来他发觉自己是躺在一张香馥馥、软绵绵的床上，看这房间的布置，竟似是什么千金小姐的香闺！他想跳起身来，却是一点气力也使不出。“我怎么会在这儿？”他定了定神，渐渐恢复记忆，这才想起自己是中了精精儿的迷香，被那红衣番僧擒来的。

段克邪正自惊疑不定，忽听得一串银铃似的笑声，一个少女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“怎么样，这里还住得舒服吗？真对不住，令你受了惊吓了。不过，也要请你原谅，我是诚心诚意请你来的，只怕请不动你的大驾，只好出此下策。”这少女不是别人，正是那日与丐帮石青阳这一派作对，宇文垂叫她作“史姑娘”的那个女郎。

段克邪道：“你是谁，我又不认识你，你为什么要请我来？这里又是什么地方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你现在已经是我的客人，我也不怕对你说了。我名叫史朝英，史朝义就是我的哥哥。你不认识我，我哥哥的名字，你总听人说过了吧？我们此刻也是寄人篱下，没法子给你准备客房，这是我的卧房，让给你住的，你满意吗？”

史朝义是史思明的儿子，他弑父自立为伪燕皇帝，段克邪是早已知道了的，这才恍然大悟，“怪不得那红衣番僧说什么公主，原来就是指她！”段克邪冷笑道：“我是一介草民，不敢妄攀金枝玉叶，你费了这么大气力，将我拘来，是何用意？”

史朝英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先别生气好不好？你的来历，我亦深知。说老实话，咱们彼此彼此，都是强盗。不过我的父兄胆子大些，他们敢造反称王而已。强盗造反，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，那也没有什么稀奇。”她说得倒很直率，对段克邪也的确似是无甚坏意。

史朝英又道：“至于我为什么要请你来，我当然要慢慢和你说的。先简单说一句，我是要请你帮忙一件事情。”

段克邪之父段珪璋死于睢阳战役，那次战役，就是由史思明发动，史思明的大将令狐潮作贼军主帅来攻城的。段珪璋虽然不是直接死于史思明之手，但却也有多少关系，因此，段克邪一听得这女子是史思明的女儿，心中先自有了恶感，当下不假思索，便即说道：“不错，我是个强盗，但我不像你们，我是个胸无大志的强盗，我帮不了你们的忙。”史朝英道：“你未免太自谦了吧？”段克邪冷冷说道：“再说，我也不愿意帮你的忙。你高兴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！”史朝英忽然又哈哈大笑。

段克邪怒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史朝英道：“我笑你男子汉大丈夫。却恁地心胸狭窄！”段克邪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我怎么心胸狭窄？”史朝英道：“我知道你为什么恨我，你还在记着睢阳之战的仇恨是不是？令尊在那次战役丧生，我爹爹那时正是你们的敌人，也难怪你心里记仇。但两军作战，难免死伤，何况我爹爹和令狐潮又都已死了，你的仇恨也应该消了。再退一步说，纵然你仇恨未消，也只能恨我的爹爹，我那时还是个未懂人事的小姑娘，却关我什么事？你如今迁恨于我，我好心好意将你请来，求你帮忙，你却冷言冷语的回绝我，胸襟不是太狭窄了么？”

史朝英一下子就猜到他的心意，伶牙俐齿，说得居然颇有理由，段克邪

也不禁暗暗佩服她的聪明，虽然对她恶感未消，颜色却已和缓了许多，说道：“我和你虽无冤仇，但也是风马牛不相及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我帮不了你的忙！”

史朝英笑道：“我还没有说，你怎么知道帮不了忙？说不定咱们正是同道呢？”段克邪无可奈何，只好说道：“好，那你就说吧，是什么事情？”

史朝英道：“我想与铁摩勒、牟世杰结盟，平分唐室江山，你愿意替我转达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不行！”史朝英道：“为何不行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不行就是不行！我的铁大哥是何等为人，谅你也不知道。”史朝英冷冷说道：“有什么不知道？铁摩勒曾做过唐明皇的侍卫，后来被奸臣排挤出来，但他仍然矢忠唐室，和安禄山，和我的爹爹打过仗，在他心目之中，是把我们看作反贼，因此你就以为他决不会与我们结盟了，是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你知道就好！”段克邪以为史朝英该无话可说了，哪知史朝英又是哈哈大笑。

段克邪道：“你又笑什么？”史朝英道：“我笑你一本皇历看到老，不识时务。”段克邪道：“我怎么又是不识时务了？倒要请教。”史朝英道：“此一时，彼一时。安禄山是胡人，他想做中国的皇帝，中原豪杰不肯服他，那是必然之理。我姓史的可是汉人，姓李的做得皇帝，姓史的，姓铁的，姓牟的以及你姓段的也何尝做不得皇帝？此其一。铁摩勒当年是唐皇侍卫，现在是绿林首领，牟世杰更是绿林盟主，牟世杰雄心勃勃，我是知道的，铁摩勒也许不想造反，但事到如今，只怕也由不得他作主了。他造反也好，不造反也好，朝廷总是容他不得，他的金鸡岭已被官军破了，他流窜四方，只怕也终难立足。与我们结盟，彼此有利，有何不好？”

史朝英辞锋锐利，段克邪却不善说辞，心中隐隐感到有些什么不对，却又说不出来。史朝英问道：“你怎么样？想清楚了没有？”段克邪心想：“安禄山、史思明虽然一汉一胡，却总是一丘之貉，谁做皇帝，对老百姓都是一点好处也没有。史朝义弑父篡位，人品更是卑劣不堪，这史朝英是他的妹子，谅也好不到哪里去。”不过他心里是如此想，对着史朝英却不好说出来。

段克邪心意已决，当下说道：“你要我说实话么？”史朝英道：“当然。”段克邪道：“即使牟世杰愿与你们结盟，我也不愿替你们去做说客。”史朝英道：“为什么？你瞧不起我们？”段克邪道：“随便你怎么猜想，总之我不想做的事情我就决不去做。你要派遣说客，另请高明吧。”史朝英淡淡说道：“倘若有一个人比你更适合的，我们也不必费如许心力，将你请来了。你不允帮忙，我也不能勉强你。可是我们将你请来，也就不能容你随心所欲的要来便来，要去便去。这层你可想到了吗？你想想吧，是答应还是不答应？”

段克邪冷笑道：“你要我假意答允你么？我本来可以这样做，骗了你的解药，然后一走了之。但这样就是言而无信，非男子汉大丈夫所当为，所以我才不愿意这么做。你懂不懂？言尽于此，你要杀要剐，都任凭尊意了！”

史朝英又哈哈大笑。段克邪奇道：“你又笑什么？”史朝英道：“这回不是笑你了。我是笑我的哥哥看错了人，我的眼力却一点不差！”段克邪道：“怎么？”史朝英道：“我哥哥以为威迫利诱，便可以将你收服；我则早就看出你为人耿直，风骨铮铮！你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，不骗自己也不肯骗人，好，真算得是大丈夫行径！”

高帽人人爱戴，段克邪不自觉的为她惋惜，心想：“此女英气迫人，本来可以算得是女中豪杰，可惜如此佳人，甘心作贼。”

心念未已，忽听得一点极轻微的声响，段克邪迷香未解，武功消失，但他的耳目仍是极为聪敏，这点轻微的声响，倘若换了别人，决计察觉不来。段克邪好生骇异，“这是什么人，轻功如此了得，这史姑娘既然是‘公主’身份，若然是她的手下，决没有这样胆子前来偷听。嗯，难道是他们的敌人来了？”可是等一会，仍是毫无动静。

史朝英亦似有所觉，忽他说道：“我给你打开窗子好不好？”倏地推开窗子，却什么也没有瞧见。但段克邪闭目听声，却已察觉就在她推开窗子的那一刹那，那夜行人已经飞走了。

段克邪更是吃惊，暗自想道：“这人轻功如此高明，难道是我的大师兄来了？”忽听得史朝英幽幽叹了口气。回过身来，说道：“段公子，我不愿意勉强你，但也不能将你放走，你恨我么？”段克邪冷冷说道：“我是你的俘虏，你要怎么样便怎么样，我有什么好说的！”史朝英忽道：“段公子，要是我把你放了，你对我如何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我与你本是风马牛不相及，你若不再与我为难，我也不会找你算帐。我一离开此地，这段过节，也便抹过不提。”史朝英道：“这么说，我放你走，你就只是应允不再记恨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你还要我怎么样？难道要我向你屈膝求饶？”史朝英脱他一眼，笑道：“岂敢，岂敢。颠倒过来，我向你求情如何？”段克邪只道她仍是旧话重提，立即说道：“大丈夫宁死不屈，我早已说过了，不管你放我也好，不放我也好，我决不能为你出力！言尽于此，随你处置吧。”史朝英秀眉微蹙，如有所思，过了半晌，忽地又叹口气，说道：“段公子，我倒很想放你，可惜我也不能完全作主。好，你再想想吧。我走啦。”

段克邪思潮起伏，但却不是想史朝英的话中之意，而是想那个轻功卓绝的神秘人物，他本来有点怀疑是大师兄，但倘若真是大师兄空空儿的话，谁人能够阻得住他？他又何须惧怕？为何直到如今，尚未见他再来？倘说这人是史朝英这边的人，却又没有下人敢来偷听“公主”说话的道理。段克邪想来想去，实是百思不得其解。

一个丫鬟端着一个盘子走进来，盘中有一大碗稀饭，几式小菜，说道：“公主怕你饿了，请你先吃点东西。”段克邪心想：“她倘要害我，那也无须下毒。”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索性就把那丫鬟送来的东西吃个精光。

那丫鬟走后，段克邪独坐房中，过了一会，外面仍是静悄悄的不见有任何声息。段克邪心想：“与其等人解救，何如自己设法。”当下盘膝静坐，默运玄功，他精神已好了一些，可是真气仍然很难凝聚，过了一个更次，稍稍恢复了些，但也只是手足能够活动，要想施展轻功逃走，那还是万万不能。

段克邪正在用功，忽听得外面有人说话，是一个男子的声音说道：“这小子答应了没有？”史朝英的声音答道：“我正在劝他。”那男子冷笑道：“妹妹，我看你也不必多费心机了。我早料到他不会答应的。”史朝英道：“不，再多看两天吧？”那男子道：“他和你说些什么我都已知道了。他已然一口回绝，你还有什么办法？嗯，难道你还想用美色去引诱他吗？”史朝英怒声说道：“哥哥，你胡说什么，你把我当作什么人了？”

段克邪听了他们的谈话，已知道这人是史朝英的哥哥史朝义，心里想道：“这史朝义的人品当真是卑下不堪，史朝英虽然也不是正派女子，但比起她的哥哥，却总是要好一些。”随即又起了一个疑团，“据史朝英说，她的哥哥是预料我会屈服的，但现在听了史朝义的说法，却又并非这样。那么将我捉来，想利用我作说客，这主意究竟是谁出的？”

心念未已，已听得史朝义打了一个哈哈，说道：“这么说，妹妹，你并不是爱上姓段这个小子了？”史朝英嗔道：“我不过是想他作我们的助手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”史朝义道：“这小子武功很强，又是铁摩勒的心腹。只要他肯为我们所用，你嫁给他，那也不坏。”史朝英气道：“哥哥，你越说越下流了，你再这么说，我只好不理你了。”

史朝义又打了个哈哈，说道：“好，那么我说正经的了，你听着，这小子既然不肯为我们所用，你又不是要嫁他，那还留他干嘛？趁早把他一刀两段，免生祸患！”史朝英道：“怎么，你要杀他？”史朝义也冷笑道：“怎么，你要放他？你知不知道，捉虎容易放虎难？”史朝英道：“再等两天，待我再劝他怎么样？”史朝义道：“不行！这小子本领高强，难保不出岔子。况且——哈哈，哈哈，哼！”史朝英道：“况且什么？是不是信不过我？”史朝义道：“不错，我就是信不过你！你明知他不肯归顺我们，为何又舍不得将他杀了？”

史朝英气得声音颤抖，说道：“你信不过我，何不将我也一并杀了！”史朝义冷笑道：“你不肯让我杀他，好，你就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”史朝英冷笑道：“你连爹爹也敢杀，岂有不敢杀我之理！但只怕你要想杀我，决不能像杀爹爹那样容易吧！”

史朝义大吼道：“你要做孝顺的女儿，给老鬼报仇是不是？看刀！”只听得。“■嚓”一声，史朝义大叫道：“来人哪！”原来史朝英拔刀比他更快，她的武功胜过哥哥，而且又是先下手为强，一刀就砍伤了她的哥哥！

段克邪听得他们兄妹火拼，暗叫“不妙”，就在这时，窗子突然无风自开，一个人跳了进来，冷笑说道：“段克邪，你一向不把我这二师兄放在眼内，可休怪我心狠手辣了！”这人正是精精儿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揭开床帐，拔出金精短剑，一剑就向段克邪插下！

这一瞬间，段克邪恍然大悟，原来刚才在外面偷听的那个夜行人就是精精儿，想必是他将偷听到的都告诉了史朝义，故而史朝义迫不及待的要来杀他。可是此际段克邪明白也已经迟了，精精儿的短剑已插到他的胸前！

忽听得“铮”的一声，精精儿的虎口突然一麻，金精短剑拿捏不住，竟然跌落地上。原来段克邪已恢复了一两分功力，他将积聚起来的全身气力都运到中指指尖，蓦地里施展“弹指神通”的功夫，中指一弹，恰中精精儿的虎口。

这一招得手，实是机缘凑巧之极，一来是因为精精儿太过粗心大意，他以为段克邪中了迷香，已是毫无抵抗的能力，根本就没有防备对方反击；二来也是因为段克邪所处的位置占了便宜。段克邪躺在床上，形势原是极为不利，但他以逸代劳，却巧妙的将不利化为有利。要知精精儿的武功与他相差不远，他只恢复了一两分功力，倘若是正式交手，他怎打得过精精儿？根本就无法近身，当然也决弹不中精精儿的虎口；但精精儿揭开床帐，只伸一只手进来用剑刺他，这就给了他有利的机会了。他有备而战，以逸代劳，精精儿从亮处走进暗处，身子又站在帐外，看不见段克邪的动作，段克邪却看得见他的动作，这么一来，精精儿当然要吃亏了。

精精儿大吃一惊，心想：“莫非是他已得了解药，故意用诱敌之计来暗算我？”他武功高强，应变极速，一吃了亏，本能的就向后退开，防备敌人攻击。其实这时段克邪正是险到了极点，他气力都已运到中指指尖，其他部份，当真是毫无抵抗的能力，精精儿只要大着胆子，再给他一掌，不论打在

任何部位，都可以要了段克邪的性命！但精精儿深知这小师弟的厉害，宝剑又已脱手，怎会有这个胆子。

精精儿退后几步，却不见段克邪跳起来，正自思疑，忽听得暗器破空之声，史朝英的三支甩手箭已经射到，怒声喝道：“精精儿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胆敢闯进我的房里行凶？”

精精儿何等机灵，一听史朝英的骂声隐藏惧意，心中已是想道：“倘若史朝英已把解药给他，她就无须这么着急赶来救人了。”史朝英那几支甩手箭怎伤得了精精儿，只听得铮铮铮三声响过，三支甩手箭都已给精精儿弹落。

精精儿笑道：“请公主恕罪，我师弟在你房中，我要管教师弟，那也只好无礼了。”史朝义受了他妹妹一刀，在外面暴跳如雷，大声叫道：“精精儿，你尽管把这贱人和那小子都一剑杀了！朕决不怪你。”

精精儿对史家兄妹的关系不过是互相利用，他对这两个失势的伪“皇帝”伪“公主”根本就不怎么尊敬，因此无须史朝义下令，他一打落了史朝英的甩手箭，就立即再向段克邪奔去。

史朝英虽然不及精精儿，武功亦非泛泛，精精儿打落她那三支甩手箭，虽是不费吹灰之力，毕竟也阻迟了片刻，就在这片刻之间，史朝英已是及时赶到。

精精儿脚步刚到床前，忽觉金刃劈风之声已到脑后，精精儿反手一招“弯弓射雕”，点史朝英臂弯的“曲池穴”，史朝英一步不让，左手刀径劈过来。

这一刀势猛力沉，正是一招两败俱伤的刀法，精精儿倘不缩手，纵然用重手法点中史朝英的穴道，最多不过是令史朝英一手残废，但史朝英这一刀劈下，却势必把精精儿的一条臂膊硬生生的切下来。精精儿哪肯牺牲一条臂膊？他的身法也的确快得惊人，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，一个斜身滑步，史朝英那一刀便劈了个空。

可是史朝英这一刀的目的也正是要他闪开，精精儿一闪，她立即填上了精精儿刚才所站的位置，拦在床前，忽地双刀交于一手，腾出一只手来，摸出一包东西，“噗”的抛进帐内，叫道：“这是解药，赶快服下！现在是我救你，等下我可要你救我了！”

精精儿大吃一惊，连忙来抢解药，史朝英已先迎了上去，唰唰唰连环三刀，每一刀都是不顾自身的拼命招数，她的双刀互为呼应，左手刀未收，右手刀又上，首尾相接，连环滚斫，不比使单刀的有换招的空隙，精精儿展开空手入白刃的功夫，却也只能免于受伤，决不能把她的双刀同时夺下。

段克邪服了那包解药，如同喝了醒酒汤一般，本来还有些昏昏沉沉的，片刻间全清醒了。可是功力还未能即时恢复。他试用吐纳功夫，导引真气，只觉气血虽已畅通，但真气仍是未能凝聚。原来服食了解药之后，若是运功得法，也还要半个时辰，方能完全恢复功力。

史朝英似是知道他的心意，连忙叫道：“你现在不可下来，现在下来，只是多赔你一条性命。你好好运功吧！”精精儿当然知道这解药的效力，急着要在半个时辰之内将史朝英击败，可是他越急就越不行，史朝英双刀封得极是严密，精精儿若是冒险进招，至多可以夺下她一柄刀，却难免受她另一柄刀斫伤。

其实精精儿若是不急的话，和她消耗气力，要打败她，还真用不了半个时辰。精精儿一急，却反而险些为她所伤，好几次要退开避她，待到精精儿觉察战术错误，已又拖延了一些时候。

那柄金精短剑在地上闪闪发光，精精儿猛地一省：“ 我真是打的昏了，怎的忘了拾起自己的宝剑？ ”

那柄短剑距离史朝英较近，史朝英何等机灵，一见精精儿目光注视这柄短剑，便知其意，精精儿身形方动，史朝英已是抢先一步，猛地喝声：“ 着刀！ ” 反下一刀劈下，精精儿慌忙缩手，只听得 “ 叮 ” 的一声，那柄短剑已给史朝英踢开。

短剑刚好落在床前尺许之地，精精儿一个鹞子翻身，伸手便要抓到，这时是他距离短剑较近，史朝英情知抢不过他，嗖嗖嗖立即又发出三支袖箭。

这三枝袖箭，两支是射精精儿，另一支却从侧边射那短剑，精精儿虽然不惧，却也总得腾出手来，这三支袖箭方向不同，精精儿接了射向他的那两支，另一支从他侧边射过去的却接不到了。

这支袖箭正射中剑柄，本来箭从上面射下，很难推动物体，但史朝英用的乃是巧劲，袖箭触着剑柄之时，略成斜角，短剑被这股力道一碰，贴着地面的剑脊又磨得很是光滑，登时向前方 “ 滑 ” 出，虽然不过向前移动三四尺地，却已到了床底。精精儿要把这短剑抓到手中，除非钻进去了。

精精儿大怒，索性不抓剑而抓人，猛喝一声，反手弹出两支袖箭，随即撕开帐子，一抓就向段克邪抓去，段克邪正在打坐运功，哪能出手相抗？

史朝英格开精精儿弹过来的这两支袖箭，已是慢了一步，只见精精儿已向床中抓下，吓得魄散魂飞，要救已来不及，心里只是叫苦。

忽听得一声尖叫，奇怪，却不是段克邪的声音。原来段克邪在精精儿抓下之时，身子一侧，精精儿一手抓下，抓裂了床褥，段克邪那柄宝剑正是藏在被中，而且是已退了鞘的，精精儿的手指刚触着剑锋，他一觉寒气沁肌，便即缩手，但饶是他如此机灵，两只指头已给剑锋划破。

史朝英还未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见精精儿既尖叫而又缩手，便知有了变化，立即一跃而前，双刀齐着床沿劈下，精精儿无可奈何，只好眼睁睁的看着段克邪端坐在他的面前，先避开这疾风迅雷般的两刀。

段克邪运功正到了紧要关头，若是此时跳起，一口气运歪，那就不但前功尽弃，而且还有走火人魔之险。史朝英也是行家，深知其理，连忙叫道：“ 段公子，你闭上眼睛！ ” 她是怕段克邪看着她在激战，触目惊心，会忍不住跳下来。幸而精精儿双指受伤，擒拿手的威力减了一些，史朝英拼命进攻，将他一步一步从床前迫退。

正在这紧张的时候，忽见那红衣僧人已走到房中。史朝义在外面叫道：“ 大师不必留情，尽管给我把这小贱人毙了！ ”

史朝英也叫道：“ 师父，这老猴儿欺负我，你快来帮我。 ” 原来这红衣僧人法号幻空，本是青海鄂克沁寺的主持，史思明当年驻军青海，为了讨好他，曾叫一双儿女拜在他的门下，不过，当时史朝英还小，却没有跟他学过武功，只能算是他的记名弟子。

鄂克沁寺本是西藏白教在青海的产业。后来因为西藏几个教派纷争，白教无暇兼顾，才给幻空强占去的。幻空霸占寺产十多年，西藏教派之争已息，白教教主派人重回青海，索回鄂克沁寺，幻空势力不敌，只好出走。其时史思明已死，史朝义请他来当国师。史朝义和史朝英是异母兄妹，他比史朝英大五岁，当年他倒是曾跟幻空学过半年武功。史朝英另有师父，不过幻空到来之后，她也多多少少得过他的指点。

若论师徒之谊，幻空和史朝义自是要厚一些，但因为史朝英的资质远胜

她的哥哥，幻空对她却是更为爱惜。这次他奉召而来，事先并不知道是他们兄妹对敌，只道是来了什么刺客，故而匆匆赶至，待到知道真相，不觉进退两难。

他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自家兄妹，有什么好争的？公主，你就向你哥哥赔个罪吧！”史朝义在外面大呼小叫道：“这贱人勾引外人，反叛于我，师父，你把她毙了吧。我不认这个妹妹。”史朝英道：“师父，你听到了没有，他定要杀我，你叫我如何赔罪。”幻空道：“皇上是气头上的说话，待我劝劝。”史朝英道：“师父，他连生身之父也敢杀的，何况于我？你劝也没有用的。”史朝义弑父之事，幻空还未知晓，他虽然是个恶人，听了也不觉毛骨悚然。史朝义大叫道：“师父，你别听她胡说，快快将她毙了！”史朝英道：“师父，你听到了没有，他是要你赶快杀人灭口！”幻空见史朝义只是催他快杀妹妹，对史朝英的话更相信了几分。当下说道：“我不能眼看你们骨肉相残，我只好两边不帮了！”

精精几叫道：“我也无意伤害公主，但这小子乃是叛逆，公主和皇上就是为了这小子伤了和气的。幻空大师，你把这小子杀了，那就两全其美了。”幻空一想，也是道理，正要出手打段克邪，史朝英叫道：“师父，你别上当，这姓段的是他的师弟，他的大师兄空空儿和他交情最好，这老猴儿却是背叛了他本门的，你杀了这姓段的，不过是替这老猴儿报了私怨，但空空儿却怎能与你干休？”幻空大吃一惊，心想：“不管是真是假，空空儿总是以不惹为妙！”于是一声不响，便即跑了。

史朝英刚松了口气，不料幻空前脚刚刚走出，宇文垂后脚又跟着来进！

史朝英喝道：“宇文垂，你意欲何为？你别忘了还有把柄在我手里！”精精儿却哈哈笑道：“宇文垂，你瞧谁躺在她的床上？你这天鹅肉是吃不成了。”

原来宇文垂之所以背叛师门，阴谋篡夺帮主之位，这都是出于史朝英的怂恿的。史朝英是想藉丐帮之力，助她对抗唐军；而宇文垂也想藉她之力，登上丐帮帮主的宝座。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则是他垂涎史朝英的美色，只因色令智昏，否则他也不敢如此大胆。

精精儿知道他的心事，一说就说中了他的要害。宇文垂妒火攻心，杀机陡起，说道：“公主，我绝不敢与你为敌，但我为了你身败名裂，却绝不能让这小子引你上钩！”史朝英斥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？给我滚出去！”精精儿又冷笑道：“宇文垂，你还有一点男子气没有？你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小子安然的躺在她的床上，你却要夹着尾巴滚出去？”

宇文垂大吼一声，举起杆棒就跑到床前，怒气冲冲地说道：“公主，请恕我不能从命，我非把这小子毙了不可！”史朝英要待回刀劈他，却被精精儿缠住，力不从心。她的武功本来就与精精儿相差甚远，这一着急，刀法散乱，被精精儿一连几招进手的招数，迫得她离开那张床更远了。

段克邪运气正自到了紧要关头，不能出手招架。只听得“卜”的一声，宇文垂一棒打下，正中他的肩头。段克邪身躯一转，将背脊对着他。宇文垂第二棒又用力击下，这一棒他是想打碎段克邪的头盖的，段克邪霍的一个“凤点头”，背脊向后一拱，这一棒就打中了他的背脊。只听得声如败革，宇文垂虎口发热，杆棒几乎拿捏不住。原来此时已过了一炷香的时刻，段克邪虽未打通十二重关，亦已恢复了六七成功力，虽然不能出手，真气已能勉强运用，他一口气运到背心，宇文垂这一棒焉能伤得了他？

史朝英听得棒声卜卜，却是胆战心惊。她只知道解药要过半个时辰方能生效，半个时辰约相当于两炷香的时刻，现在只过了一炷香的时刻，段克邪不能抵抗，自是危险之极。她却还未料到段克邪的内功深厚，远在她估计之上。

精精儿是个武学行家，听得棒声有异，已知不妙，比史朝英更要吃惊，急忙全力进攻，一招“排云手”推出，史朝英临敌经验远不如他，这时心神慌乱，招架不住，左手刀的手柄给他拂中，登时脱手飞去。

史朝英双刀缺一，哪里还能阻得了精精儿？幸而精精儿心目中的大敌是段克邪，却也无暇去伤害史朝英。

精精儿身法何等迅捷，一个滑步回身，已到了床前，推开了宇文垂，“呼”的一掌就向段克邪劈下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段克邪忽地似皮球般弹起来，只听得“乓”的一声巨响，精精儿这一掌没有打中段克邪，却把大床打塌了。段克邪那柄宝剑跌落地上，精精儿那柄金精短剑则被床板压住，剑柄露在外面；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史朝英一刀劈到，精精儿“听风辨器”，头也不回，反手一弹，就把史朝英的单刀弹开，另一只手已把金精短剑抓了起来。

史朝英奋不顾身，向精精儿连劈数刀，精精儿喝道：“宇文垂，快抢宝剑！”史朝英的快刀劈到第四刀，精精儿已将金精短剑抓到手中，回身就向史朝英斫去。

宇文垂得精精儿一言提醒，迅即也把段克邪那柄宝剑捡了起来，心中大喜，想道：“纵然你有护体神功，也总是血肉之躯，难道还能够刀枪不入？”眼光一瞥，只见段克邪身形已落在地上，仍然是盘膝而坐，姿势未改。

宇文垂挽了一个剑花，唰的一剑刺去，他这一剑意欲刺穿段克邪的琵琶骨，段克邪身形一侧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剑锋穿破衣裳，剑身却贴着段克邪的肩头而过。段克邪用了个“卸”字诀，宇文垂这一剑被他摇肩带动，劲力卸失了一大半，收势不住，几乎撞在段克邪身上。

宇文垂也是个武学行家，到了此时，当然亦已知道段克邪已是能够运用上乘内功，大吃一惊，怕他反击，他一手持剑，一手提棒，剑招已老，未及收回再发，连忙再一棒打下。

这一棒又打中了段克邪的肩膊，这一次反弹之力更大，只听得“咔嚓”一声，那条杆棒已断为两截，宇文垂也给震退数步。他右手牢牢抓着剑柄，宝剑却还没有脱手。

宇文垂大喝道：“看你能避开几剑？”这一剑径刺段克邪的后心，教他避无可避。哪知剑锋堪堪刺到，段克邪忽地一声喝道：“撒手”，他双指一夹，已把主剑夹着，就似背后长了眼睛一般，拿捏得准确之极，双指夹着宝剑，连一点点皮肉也没有被剑锋割破。宇文垂吓得慌了，先软了一半，竟给段克邪以双指之力，把宝剑夺到手中。段克邪倏的跳将起来，喝道：“你们欺负我也欺负得够了，看剑！”宇文垂提起半截杆棒挡剑，段克邪一剑就把他的杆棒削得只留下手中的短短一截，要不是他缩手得快，几乎连手掌也要割了下来。

原来宇文垂刚刚狠狠打那几棒，非但对段克邪毫无伤害，反而帮了他大大的忙。段克邪运功正到了紧要关头，借了这几棒的力道，加促气血的运行，十二重关顿然贯通，无需半个时辰，功力已是完全恢复。

宇文垂的杆棒被段克邪一剑削平，吓得魂飞魄散。这时，段克邪只要再发一剑，就可取他性命，忽听得“　”的一声，却原来是史朝英的右手刀，

也给精精儿削断了。

史朝英此刻已是与段克邪化敌为友，史朝英遇险，段克邪岂能袖手旁观，同时段克邪心里也在想道："宇文垂毕竟是丐帮的弟子，不必我来越俎代庖。"

段克邪心念一转，身法如电，倏的已欺到精精儿跟前，精精儿短剑一翻，一招"流星赶月"，抖出了三朵剑花，左刺"白海穴"，右刺"乳突穴"，中刺"璇玑穴"，这一招三式，乃是他本门的杀手绝招，厉害无比！

段克邪见精精儿如此凶狠，亦自怒气陡生，大声说道："精精儿，你既立心要取我性命，可也休怪我不念同门之谊，从今以后，咱们师兄弟之情一笔勾销！"横剑一封，但听得叮　之声，不绝于耳，就在段克邪说这几句话的当儿，双方的宝剑已是碰击了数十下！

精精儿的金精短剑，剑质倒并不输于段克邪的家传宝剑，但他的功力终是稍逊一筹，在这片刻之间，双剑碰击了几十下，段克邪并未觉得怎样，精精儿却已感到虎口发热。

精精儿不敢硬拼，改用游身缠斗的小巧功夫，他们是同门兄弟，彼此知道对方深浅，段克邪寻思："我可以胜他，但却要百招之外。敌众我寡，对方强援一到，脱身可就难了。"当下一招"神龙入海"，长剑抡圆，使出了八九分气力，剑光横掠，迫得精精儿不迭的后退。段克邪道："对不住，我可要走啦！"一记劈空掌打碎了窗子，便要跳出。

史朝英叫道："喂，难道我还能留在此地么？"段克邪半边身子已穿出窗外，听得史朝英这么一叫，硬生生的将身形煞住，脚尖勾着窗户边缘，回头一望，只见史朝英正跟在他的身后，而精精儿的短剑也正向着史朝英的后心刺来。

段克邪本来以为精精儿不敢杀害史朝英的，但一看他的剑势，竟是毫不留情，这一瞬间，段克邪不禁想道："不错，大丈夫理当恩怨分明。此女虽然未必就是好人，但她总是救了我，我岂能丢开她不管。"段克邪的身法剑法已到了收发随心之境，当下脚尖斜挂窗缘，左手拉起了史朝英，右手长剑亦已同时刺出。正是：

自投罗网招烦恼，情孽牵连事更多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七回 湖海有心随侠士　壳林抱愧对红妆

段克邪的宝剑长二尺八寸，精精儿的金精短剑只有九寸长，段克邪的宝剑比他长了近二尺。幸亏如此，段克邪倒挂窗沿，一剑刺出，刚好够得上挡住精精儿的短剑，不让他刺中史朝英。

可是段克邪因为是用脚尖勾住窗沿，斜挂着身子使出剑招的，发出的力道却是远远不如精精儿，双剑一碰，段克邪身子一震，几乎跌落。好个段克邪，就在这惊险绝伦的刹那之间，施展出卓绝轻功，身子一弓，一手抱着史朝英，箭一般的便从窗户间倒射出去。

史朝义的心腹武士早已有大批赶到，只因他们对史朝英有所顾忌，又因为精精儿已在房中，料想精精儿可以对付得了，他们就无须再作丑人，去与史朝英作对，故此他们刚才没有进房。

这时他们见段克邪忽然窜出，史朝义又下了严厉的命令，要他们格杀不论，他们再无顾忌，便即一拥而前。段克邪人在半空，刀枪剑戟，已是纷纷戮到！

段克邪大喝一声，宝剑一挥，使开了“夜战八方”的招式，凌空击下，划成了一道圆弧，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，戮到他跟前的几柄刀剑枪矛，全都给他的宝剑削为两段。

猛听得“呼”的一声，精精儿亦已从窗子里跳出来，段克邪把剑柄往史朝英手中一塞，说道：“史姑娘，这剑给你，你先闯出去，我给你断后。”史朝英接过宝剑，又惊又喜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精精儿的短剑已然刺到，段克邪一觉脑后金刃劈风之声，便即反手一指戳出，这一指对准精精儿掌心的“劳宫穴”，精精儿心中一凛，想道：“师娘果然偏心，这九宫神指的指法，师父当年不肯传授给我，师娘却传了给他！”这“劳宫穴”是人身死穴之一，精精儿迫得换掌变招，短剑斜掠，侧刺段克邪胁下的“愈气穴”，段克邪脚跟一旋，回过身来，双掌齐发，这次用的却是金刚掌力，一掌把精精儿的剑尖荡歪，一掌便反击精精儿的膝盖，精精儿跃起来，短剑凌空击刺，段克邪抓起一个武士，往上一抛，“嚓”的一声，精精儿的短剑在那武士身上刺了个窟窿，段克邪已闪过一边了。

众武士见他们打得如此惨烈，发一声喊，四处散开，不敢再惹段克邪。段克邪双手空空，力敌精精儿的宝剑，仗着功力较高和九宫指法的神妙，和精精儿近身肉搏，且战且走，堪堪打成平手。

史朝英狂挥宝剑，那些武士对她虚张声势，却也不敢怎样阻拦。史朝英正在得意，忽听得一声大喝，斜刺里一杆长枪倏的刺来！

史朝英挥剑削去，只听得“　”的一声，火花飞溅，长枪上现出一道剑痕，但史朝英却已给震得虎口酸麻，宝剑几乎拿捏不稳。抬头一看，只见这人身高七尺开外，面如锅底，双眼朝天，头插花翎，服饰古怪，就似个黑煞神一般，挡住她的去路，而且还裂开大口，龇牙露齿，冲着她嘻嘻地笑。史朝英吃了一惊，暗叫晦气。

原来这人乃是奚族土王的王子，名叫卓木伦，史朝义兄妹到了此地之后，这卓木伦就对史朝英不怀好意，不时来向她纠缠，史朝英讨厌极了，但为了要依靠他们父子，也只得略假辞色。

卓木伦天生神力，空手能毙虎豹，他这杆浑铁枪重七十二斤，使将开来，

端的有万夫不当之勇。他刚才这一枪其实只是用了三分气力，要不然史朝英焉能还有命在？

卓木伦挡住了史朝英的去路，龇牙露齿地笑了一会，却对史朝义叫道：“燕可汗，你这妹子很好看，杀了未免可惜，不如给了我吧！”史朝义道：“你把那贼小子也毙了，我就如你所愿。”卓木伦道：“这还不容易？”挺起浑铁枪就要向段克邪冲去，但又怕史朝英乘机逃走，便咧开大嘴笑道：“喂，你把宝剑扔掉，跟了我吧，你哥哥已经答应了。”史朝英的宝剑削不断他的铁枪，冲不过去，无计可施，人急智生，便故意对卓木伦笑了一笑。

卓木伦大喜道：“美人儿，你答应了？”史朝英指着段克邪道：“我最佩服英雄好汉，只要你打得赢他，我就嫁给你。”卓木伦道：“当真？你不逃走？”史朝英道：“我绝不逃走。但你和他可要一个对一个，打赢了才算英雄。”卓木伦咧嘴笑道：“这个当然。我岂有要人帮忙之理！”史朝英道：“还有一样，你替下那老猴儿，那老猴儿若来伤我，却怎么办？”卓木伦大叫道：“你是我的人儿，谁敢动你一根毫发，我就先把他杀了。”

卓木伦抡起浑铁枪，果然向段克邪冲去，大叫大嚷道：“老猴儿让开，待我来斗斗这小子！”精精儿怎甘受他呼喝，先有了三分怒气，冷笑说道：“小王爷，你别上她的当，这小子厉害得很呀！”卓木伦自以为天下无敌，闻言大怒，喝道：“他怎样厉害？厉害得过狮子么？厉害得过猛虎么？你自己不中用，斗不过他，却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快快让开，否则我一枪先把你杀了！”

精精儿气得七窍生烟，本待不让，但他和段克邪正是半斤八两，打得难解难分，倘若卓木伦傻气发作，当真上来给他一枪的话，他本身就有了生命之忧，当下只好把心一横，冷笑说道：“好，你真是不知好歹，你既要上来送死，那就来吧！”

卓木伦怒道：“老猴儿，你胆敢小觑于我，且待我杀了这小子，再来和你算帐！”精精儿冷笑退过一边，卓木伦踏上两步，长枪一抖，铁环啷啷作响，抖起了碗口大的枪花，指着段克邪喝道：“你要什么兵器，我叫人给你，好叫你死而无怨！”他自以为必胜无疑，有意要在史朝英面前充英雄好汉，表示他不愿杀戮手无寸铁的人。

段克邪哪耐烦和他纠缠，一声喝道：“我就要你这杆长枪，撒手！”出手如电，卓木伦一枪戳空，已给他抓着枪头。卓木伦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这小子气力不小啊！”双手并用，牢牢握着枪杆，段克邪一拉，竟未能将他的长枪扯脱。段克邪喝道：“你不撒手，那只有自讨苦吃！”左掌朝枪杆一劈，声如闷雷，震得人耳鼓嗡嗡作响，卓木伦忽觉一股大力冲来，胸口如受铁锤，登时气血翻涌，一跤跌倒，四脚朝天，那杆长枪当然也就脱手了。原来段克邪是用“隔物传功”的本领，将内家真力，从长枪上传过去直接攻击他的身体。卓木伦虽是天生神力，却怎禁得起段克邪这雄浑深厚的内功？

忽得呼呼风响，两件兵器，已从两侧攻来，一个是精精儿，一个是丐帮的马长老，这两人抱着同一心思，要趁段克邪刚刚抓着枪头，还未来得及将长枪抡开的时候，攻他个措手不及。

长枪本来不利于近身作战，但段克邪轻功卓绝，应变机警之极，一觉脑后风生，立即将长枪向上空抛起，身形如箭，一跃一抓，倏的掠出三丈开外，恰好抓着了枪柄，这一来他和精精儿、马长老之间已有一段距离，他一抓着枪柄，长枪立即使开，大大施展了重兵器之长！

只听得“　　”的一声，马长老的虎尾棍已给他的长枪打断，马长老给震得虎口流血，忙不迭的后退。这柄浑铁枪重七十二斤，精精儿的金精短剑削之不动，段克邪舞起长枪，周围数丈之内，泼水不进，精精儿哪还能再近得了他？

卓木伦带来的五十名藤牌手，本来是散成扇形，挡住去路，防备史朝英逃走的，卓木伦一倒地，史朝英便笑道：“你们的小王爷已经输了，我可要走啦！”那些藤牌手一手持牌，一手持刀，藤牌坚韧，能御刀斧，他们人数又多，史朝英用的虽是宝剑，势如破竹，但破得了一面藤牌，跟着就有几面挤来，五十面藤牌重重叠叠，从四方八面挤来，圈子越缩越小，史朝英要想突围而出却也不能。

段克邪不愿多伤性命，忽地掉转枪头，大喝一声，一枪朝着一根石柱刺去，只听得轰隆巨震，火花蓬飞，石屑四溅，这一枪竟把石柱穿了个窟窿。

段克邪舞起了斗大的枪花，喝道：“挡我者死，避我者生！你们自问，你们的头颅硬得过石柱么？”那五十名藤牌手本来是凶悍之极不顾性命的猛汉，但见段克邪持枪奔来，也自吓得慌了，发一声喊，四散奔逃。他们倒不是怕死，而是给段克邪的神勇吓得消失了斗志。

史朝义眼看阻拦不住，叫道：“妹子，你当真要跟这小子走么？”史朝英冷笑道：“你还当我是妹子么？从今之后，咱们兄妹之情一刀两断！”史朝义大怒喝道：“弓箭手来！将他们二人都给我射杀了！”

宇文垂换了一根杆棒，斜刺窜出，叫道：“史姑娘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”史朝英淡淡说道：“你对我的好意，我记住就是。今日我决意离开此地，谁也不能阻我。”忽地一剑削出，宇文垂长叹一声，拖棒便走。

段克邪抡动丈二长枪，挡者辟易，不消片刻，已是杀开一条血路，冲出大门。史朝义召来了一队弓箭手，追着他们发箭。精精儿也随后赶来。

飞箭如蝗，纷纷射到，段克邪将长枪舞得风雨不透，护着史朝英夺路而逃。箭雨之中，忽见一蓬银光闪过，史朝英“哎哟”一声，说道：“不好，我中了暗器了！”精精儿哈哈大笑，原来是他发出了一把梅花针。他的梅花针可打到三丈开外，无声无影，那是比弓箭难防多了。

段克邪左手一抄，把十几支羽箭抄到手中，猛的用“天女散花”手法，以“甩手箭”的手法，向精精儿还射过去。他内功深湛，以手掷出比用强弓发射还厉害得多，十几支箭带着“呜呜”的啸声，声势猛烈之极，精精儿也不敢硬接，挥剑防身，那些箭没射中精精儿，却射伤了几名弓箭手。那些弓箭手也不敢追得太近了。

段克邪道：“伤着什么地方？”史朝英道：“糟糕，伤着脚踝！”一步一拐，跑得很是吃力，段克邪眉头一皱，只好拖着她走。

忽见前面又是一队骑兵冲来，史朝英喝道：“王将军，你要来与我为难么？”为首的那军官道：“不敢冒犯公主，请公主避开，我只是要杀这小贼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那匹高头大马已冲了到来，在马背上挺起长矛，便向段克邪刺下。

这个姓王的军官善使丈八蛇矛，在史朝义军中算得是一员骁将，哪知碰到了段克邪却是遇上了克星，段克邪大喝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只一枪就把他挑下马来。

这军官的坐骑是匹惯经战阵的骏马，主人落马，它仍向前冲。段克邪大喝一声，使出神力，按住马头，将它制伏。史朝英一足伤了，难以纵跃，时

机稍纵即逝，段克邪只好将她抱起，跨上马背。

那队骑兵如潮水般的涌来，段克邪舞起浑铁枪，单骑冲锋陷阵，不刺人专刺马，一轮冲杀，伤了几十匹战马，战马负伤，狂奔乱跑，倒把后面的追兵挡住了。史朝英一手牢牢的抱着他的腰，一手挥舞宝剑，替他拨打两侧射来的流矢。

忽听得军士们惊惶乱叫，段克邪在马背上回头一望，只见有火光冲起。段克邪又惊又喜，“这把火烧得合时，却不知是何人在暗中助我？”那队骑兵和后面追来的弓箭手，一来是怕了段克邪的凶猛，二来见大营起火，不知发生了什么意外，也自惊惶，顾不得追逐段克邪，先自折回去救火。

段克邪杀出重围，纵马疾驰，史朝义的心腹武士，有十多骑络绎追来，段克邪摔出甩手箭，射翻了几骑，后面那几骑二哄而散，只剩下一个精精儿。以精精儿的轻功，在十里之内可以追上奔马，但他孤身一人，却没有这个胆量去追杀段克邪。他追了一会，一看身后无人，反而怕段克邪乘机再杀回来，只好赶快回去。

段克邪脱险之后，心中却暗暗叫苦，“这史姑娘若是没受伤，那倒好办，我和她可以各走各路，不理睬她，那也没什么关系。但现在她却是受了伤。她为了我与哥哥决裂，我怎可以丢开她不管？”

史朝英刚才在激战中不觉疼痛，此刻危险已过，却忍不住呻吟起来，把段克邪抱得更紧了。段克邪皱了眉头，说道：“你怎么啦。痛得很厉害吗？”史朝英道：“我感到这枚梅花针似乎会向上移动似的，越钻越深了。”段克邪吃了一惊，他当然知道精精儿的本领，心想：“这梅花针若不拔出，在七日之后，可以钻入心房，那就无法救治了。即使不刺正心房，钻进其他大穴，也会落个残废。唉，想不到精精儿竟是如此毒辣，对付史姑娘，也使出金针刺穴的狠毒手法？”

知道了史朝英受了金针刺穴的伤害，段克邪更不能置之不理，当下说道：“你忍一会儿，我找个地方，给你医治。”他一口气跑了二十多里，跑上了一座荒山，方才停止，将史朝英扶下马来，两人走进树林。史朝英道：“对不住，我拖累了你啦。”段克邪道：“你救了我，我也应该救你，我不向你道谢，你也不用领我的情。”

史朝英笑道：“原来你是打算将我撇开，这才给我医治的。你放心，我虽然是无依无靠，也绝不会缠上你的。再说，你轻功这么好，你什么时候不想理睬我了，尽可一跑了之，我又哪能追得上你？”段克邪想不到她说话这么大胆，给她说中心事，倒禁不住脸上一红，半晌说道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大丈夫恩怨分明，我不愿受人恩惠。”史朝英忽地又一本正经说道：“我哪里对你有什么恩惠，是我不好，几乎害了你，我给你解药，那是应当的。只要你心中不再恨我，我已是感激不尽。”

段克邪道：“过去的事，都不必说了。好，你坐下来，靠着这棵大树吧。你现在感觉到那一枚梅花针钻到了什么地方？”史朝英伸出右脚，说道：“似乎钻到了‘三间穴’这边。”段克邪踌躇片刻，说道：“姑娘，请恕我无礼了。”一手拿着她的脚踝，脱下她的鞋袜。

史朝英心头一跳，叫道：“你要怎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我给你将这枚梅花针弄出来呀。”史朝英吁了口气，格格笑道：“你这个人，说话也说不清楚，你早说是要这样给我医治的，不就行了？却说什么有礼无礼的？”

段克邪道：“你忍着疼痛，我把梅花针挤出来。”点了她的三间穴，然

后紧握她的脚踝，默运玄功，一股内力直透进去，将梅花针迫得往下移动，针尖穿过肌肉，加上段克邪指头的压力，痛得史朝英香汗淋漓，身躯微颤，不知不觉的倚在段克邪身上，斜眼看时，只见段克邪也是双颊晕红，呼吸紧促。要知段克邪从没有接触过女子的肌肤，如今虽说是为了给史朝英医治，不得不然，但手触着她那温香软滑的肌肤，却也禁不着心头震荡。史朝英心里暗暗好笑：“这小子原来比我还会面红。”痛苦之中感到舒服，倒宁愿这痛苦多延长一些时刻。

段克邪功力深厚，不过一会，就把那枚梅花针“挤”到了史朝英的脚板底，针头露了出来，段克邪双指一夹，史朝英“哎哟”一声，那枚梅花针已拔出来了。段克邪接着给她敷上金创药。

史朝英倚着大树喘气，段克邪也满头大汗。这时，天色已黑，山间明月又再升起，史朝英道：“哎呀，我怎的一点气力都没有了。你、你怎么，你要走了吗？”

段克邪道：“你在这里歇一会，我去找点东西吃。你的伤已经好了，你没有气力，那是因为饿软了的缘故。”段克邪早上只吃了一碗稀饭，经过一场激战，又耗了不少气力，给史朝英拔针，也自感到腹饥。

山间野兽虽然很多，但晚上却很难找，段克邪又没有打猎的经验，好不容易才打了两只野兔回来，只见史朝英已在树下生起一堆火，迎着他笑道：“我只道你不回来了呢！”

段克邪心道：“若不是见你武功尚未恢复，我早就走了。”史朝英似是知道他的心意，笑道：“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好，就让我借花献佛，给你饯行吧。”接过那两只野兔，削下一段树枝，叉着来烤。火光将她的脸庞映得通红，增了几分娇艳，段克邪感到自己的心跳，暗自想道：“我若是吃了就跑，她还未恢复精神，一个孤身女子，在这荒山之中，岂不可虑？莫说她的哥哥会派人搜她，就是碰上了猛兽，那也有性命之忧。哎，可是，可是……难道我就陪她在这里过一晚？”

月光透过繁枝密叶，带来一股凉意，夜风中有野花的香气，眼前有一个美丽的姑娘……这景色美极了。段克邪悠然遐思，忽地想起了史若梅来。也是在一个幽美的月夜，他在薛嵩的花园里和史若梅第一次会面，“唉，那次一见面就吵起来，她还骂我作小贼。我也不好，我一见面就冷嘲热讽她。”

另一幕情景接着在他心中展现，那是另一个月夜，另一座花园——独孤宇的花园。“她在园中独自徘徊，等候独孤宇和她相会。”段克邪心头隐隐作痛，赶快关闭了心扉。不愿再想下去。

史朝英“噗嗤”笑道：“你在想些什么？想得这样出神！兔子烤熟了。”段克邪瞿然一惊，“那两个月夜，我也曾和史若梅单独相对，想不到今晚又是同样的情景，只可惜她虽也姓史，却不是史若梅。呀，不能再想她了，她已经找到了知心的人儿了。”

段克邪怅怅惘惘的接过那只野兔，一不留神，碰着史朝英那支曾插在火堆中的木叉，烫得连忙缩手。

史朝英笑道：“你怎么啦，究竟想些什么？”段克邪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我正想问你一件事情。”史朝英道：“什么事情，要想得这样久才能开口？”她若有所思，眼波流转，痴痴地望着段克邪。

段克邪咳了一声说道：“你已经离开了贼窟，我本来不想再提往事，可是这件事却非问不可。”史朝英心头一凉，“他把我的大燕朝廷竟看成贼窟，

他自己也是绿林中人，却这么看不起强盗么！”勉强笑道：“什么事呢，你说呀！”段克邪道：“丐帮的焦帮主是不是还囚在你们那里？是你指使宇文垂干这件事的吧？”史朝英道：“原来你是问这件事情。你放心吧，你在路上不是看见我哥哥那儿起火吗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怎么？你知道这把火是谁点的，这把火和焦帮主又有什么干连？”

史朝英笑道：“你这样聪明，还猜想不到？那把火是我点的，烧的地方正是焦帮主的囚房。”段克邪诧道：“是你点的？你有分身法不成？”史朝英笑道：“你还是不明白么？我虽然没有分身法，但我没有心腹的丫鬟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哦，是你预先安排好的，叫人放这把火。但我还是不明白，你为何要这么做？”史朝英道：“我早料到哥哥迟早要与我决裂，因此吩咐了丫鬟，一旦有事，便立即放火。一来是免得焦帮主落在我哥哥手中，二来也有利于咱们逃走呀！这还不明白？”段克邪道：“那么说，焦帮主也已经脱险了？”史朝英道：“当然，我本来就不想杀他，我费了如许心力，才把他拿获，怎肯就一把火将他烧死？”

段克邪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，但疑团尚未冰消，“看来这位史姑娘一向是她哥哥的智囊，为她哥哥出谋划策，是她串通了宇文垂把焦帮主变成她的俘虏；是她定下的计策，想我为他们兄妹效劳，给他们做说客，说动牟、铁两位大哥扶助她的哥哥夺取大唐江山；这么样一个人，为什么却突然变了，放了我又放了焦帮主，不惜和她哥哥决裂，难道这都是为了我么？”

史朝英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你问我的事情，我已经回答你了。焦帮主没有死，你也应该放心了。你还在想什么呢？”

段克邪道：“你和你哥哥决裂，不后悔吗？”史朝英道：“我和他本来就不是一母所生，他大逆不道，杀了父亲，又气死我的妈妈，你说我还能将他当作哥哥吗？”段克邪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早就恨他入骨的了？然则你又为什么，为什么？……”史朝英道：“你是想问我，为什么在此之前，我却又帮助我的哥哥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我本来不想再提你的旧事，你要是不愿说，那也罢了。

史朝英笑道：“我只道你是个粗鲁的男子汉，想不到你也居然很会体贴人。其实你不问我我也要对你说的。你当我是心甘情愿帮助哥哥么？不过是因为时机未至，我还不能报仇而已。哥哥的势力比我大，手下人比我多，我岂能轻举妄动？”段克邪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原来你拉拢宇文垂，为的是想丐帮为你所用，好对付你的哥哥？”另有一句问话，他没有说出来，那是：“你对我市恩，是否也是同样的用意？”

史朝英坦然说道：“不错，我若不是想利用丐帮，难道我还会看上宇文垂不成？可惜我为他费了许多心机，他仍是做不成帮主！”段克邪冷冷说道：“你这件大事是坏在我的手上的，那日要不是我出手和你们作对，大约宇文垂也会当上帮主了。”

史朝英笑道：“当时我的确恨你，但随后也就释然了。我已经看透了，宇文垂虽然有点小聪明，却还不是可成大器的材料，要扶也扶不起来的。怎么，你还不肯放过他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他和我有什么相干？放不放过他，这是他丐帮的事情。”史朝英眼波流动，似笑非笑地望着段克邪，轻轻说道：“我还以为你对他怀有很浓的敌意呢。”段克邪道：“不，我倒觉得他有点可怜。”

史朝英默然不语，半晌说道：“我与哥哥决裂，这是迟早难免的事。不

过却想不到来得这么快，我还没有布置齐全，就给他迫得非动手不可了。”段克邪心中隐隐感到寒意，暗自想到：“原来他们兄妹二人，一向已在勾心斗角。这位史姑娘年纪轻轻，胸中城府却是如此之深！”再又想道，“史思明死有余辜，不过却不应死在他儿子手上。但看来这位史姑娘要算计她的哥哥，大约也不单纯是为父报仇。”

段克邪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是我把你的计划打乱了？”史朝英道：“这样也许反有好处。嗯，你肯助我一臂之力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我早已说过，你救了我，我也救了你，咱们彼此都不必领对方的情。明日一早，各散西东，你的事情，我帮忙不上。”

史朝英笑道：“我还没有说得完全呢，并不仅仅是你帮我的忙，对你也有大大的好处。”段克邪道：“什么好处我都不想要。”史朝英道：“难道你竟没一点志气，就不想自创一番事业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要看是什么事业？”史朝英道：“我哥哥虽然吃了败仗，手下也还有几万人。另外我也有一支三千人的女兵，这三千人是只听我的号令的。哥哥指挥不动我的女兵，但倘若是他死了，他的部下，我却可以指挥得动。”段克邪道：“你是想取而代之？但这与我又有何干？我早说过，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了。”史朝英道：“不，这与你大有关系，你听我说，我也不要你代我报仇，反正你与精精儿现已是势成水火，各不相容的了，我只要你帮忙我对付精精儿。咱们悄悄回去，我的女兵可以对付哥哥的心腹精兵，我哥哥不是我的对手，我突然发动攻击，大事十九可成。所忌的就是他请来的几个武林高手，但其中幻空上人是两边都不会帮的；马长老、宇文垂这一帮丐帮的人，宇文垂有把柄在我手里，他这一帮人也决计不敢与我为敌；剩下的只是一个精精儿较为棘手。我只是求你，倘若我举事之时，精精儿若来阻挠，就请你将他杀了，事成之后，我拥你为王！我哥哥的部队都交给你！”段克邪听了，哈哈大笑。正是：

本无逐鹿中原念，香饵空抛肯上钩？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八回　瓜田纳愎嫌难避　道畔凝眸敌意生

史朝英愠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你找错人了，我可不是做皇帝的材料。”史朝英道：“古往今来，哪个朝代不是成则为王、败则为寇？你以为皇帝就当真是天生的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人各有志，你喜欢做皇帝，你去做好了。”史朝英“噗嗤”一笑，说道：“可惜我是个女子。”段克邪一本正经他说道：“女人就不能做皇帝么？本朝的则天皇帝是不是女子？她改唐为周，不是安安稳稳的坐了十几年皇帝的宝座？”

史朝英眉毛一扬，星眸倏亮，随即笑道：“则天皇帝雄才大略，太宗皇帝尚且自叹不如，我怎能比她？再说则天皇帝也有狄仁杰辅佐她呀。”段克邪笑道：“可惜我也做不了狄仁杰。你要做皇帝么，只好另外去找一个狄仁杰来辅佐你了。”

史朝英低下头来，神色黯然，忽地也笑了起来。段克邪道：“你又笑什么？”史朝英道：“我和你说笑的，你却当起真来了。你是一个大英雄，大豪杰，尚且不敢动做皇帝的念头，你想，我一个女子，又岂能不知自量？这是开玩笑的话，你可别当真了。”其实她是用笑声来掩饰她的窘态，这番话实是言不由衷。

史朝英又道：“我哥哥这个皇帝大约也做不了多少时候了，不过他还拥有几万兵马，成事不足，为祸百姓却是有余。你纵然不想取而代之，但帮我将他推倒，免得他拥兵自重，为非作歹，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？”段克邪听她这么说，倒是心中一动，但随即说道：“这是朝廷的事情，用不着我管。”底下一句话没有说出来，那是“你们的纷争我也不想卷入”。

史朝英好生失望，但却极力掩饰，不让段克邪看出。过了半晌，这才望了段克邪一眼，笑道：“你这也不做，那也不干，那么你到底想做些什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我只是想做一个像我爹爹那样的人。”史朝英道：“哦，你是要做一个游侠，四海为家，为天下不平人扬眉吐气。”段克邪笑而不语，给她来个默认。

史朝英幽幽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自问本领做不了游侠，但心中志愿，其实也是如此。不过我可不能让我哥哥为非作歹，我总得料理好了家事，才能随心所欲，化作野鹤闲云。”段克邪道：“人各有志，不能相强。你喜欢怎么做便怎么做，也不用与我商里。

史朝英道：“你一点也不关心我的事情？”段克邪笑道：“不，我正想问你，你精神已经恢复了吗？脚伤是不是全好了，明天可跑得动吗？我劝你早点歇息吧。”史朝英嗔道：“这是什么关心，你是怕我拖累你。好吧，我是死是活都不必你照顾我，走得动走不动，也不必你替我操心。你要走现在就走，我可要睡啦。”嘟着嘴当真闭上眼睛，倚着树根睡觉，不再理段克邪了。

段克邪虽是对史朝英无甚好感，但在荒山深夜，却也硬不起心肠独自离开。他暗暗叹了一口气，“女孩儿家的脾气真是难以捉摸，惹上了就是麻烦。好在有麻烦也只是今晚，反正明天一早你我便要分手，以后也未必会再见面了，你恼我我也不在乎。”

段克邪恐防会有野兽到来侵扰，非但不敢走开，也不敢睡觉。他离开史朝英远远的，但也不敢走得太远，在树林里徘徊，替史朝英守夜。时不时的也回过头来看一看她。

过了一些时候，月移树影，斗转星横，夜凉如水，史朝英也似乎已熟睡了。段克邪稍稍走过，隐隐听得她匀循的呼吸气息，似是一朵月光下的睡莲，在散发着幽香。

一阵冷风吹过，史朝英的身体微微一颤，段克邪的心也跳了一跳，暗自想道：“夜重风寒，她衣衫单薄，莫要着了凉了。”于是脱下了自己上衣，悄悄地走过去，轻轻地盖在她的身上。

史朝英又动了一下，段克邪赶忙离开，忽听得有吃吃的笑声，声音微细，但却听得很清楚，就似有人在他耳边偷笑一般，就在此时，一枚松子，无风自落，碰了他的额头一下。

段克邪大吃一惊，赶忙拔出宝剑，施展“一鹤冲天”的绝顶轻功，跳将起来，一剑就向树上刺去。

树上果然藏有个人，但段克邪一剑刺到，那人已是一溜烟的到了另一棵大树，身法快到极点，段克邪只见一团影子，根本就不知来的是谁。

段克邪这一惊更甚，心想：“此人轻功远远在我之上，倘若是她哥哥派来的人，那可有点不易应付了。”

段克邪追过了三棵大树，那黑影才跳到地上，向段克邪招了招手，笑道：“下来吧，咱们可以在这里说话了。”段克邪怔了一怔，心道：“我真是糊涂，我早就应该想到是师兄了，除了他还有谁有这样超妙卓绝的轻功！”原来此人不是别个，正是段克邪的师兄空空儿。

但段克邪心中也有点疑惑，听空空儿的口气，似是有意将他引开，要走到史朝英听不到的地方才和他说话的。“他有什么话不愿意让别人听见呢？”

段克邪和空空儿已经有好几年没见面了，自他父母双亡之后，除了铁摩勒之外，他和这位师兄的交情就是最好的了。如今意外相逢，自是又惊又喜，虽然有一点点疑惑，也无暇多想了。当下便即问道：“师兄，你怎么会突然来到此间？”空空儿笑道：“就是为了看你们而来的呀！师弟，你的艳福可不浅啊！”

段克邪满面通红，正想辩解，空空儿却己一本正经他说道：“知好色则慕少艾，这原也怪不得你。但天下的好女子甚多，你却为什么偏偏爱上了这位姑娘。师弟，你听我劝吧，这姑娘你惹不起的！”

段克邪拙于言辞，一时之间，不知从哪里说起，只是连连说道：“不是的，不是的！师兄，你、你、你误会了！”

空空儿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精精儿说的时候，我本来还不怎么相信，现在是我亲眼见到的了，你还能说不是么？”

段克邪吃了一惊，连忙问道：“精精儿在你面前造了我一些什么谣言？”空空儿佛然不悦，说道：“精精儿擅离师门，结交匪类，行事的确是有许多不当之处，但到底还是你的师兄，你怎能对他如此无礼？连二师兄也不称一声，而且一开口就认定他造你谣言？”

段克邪道：“精精儿他要杀我，我怎能还认他作师兄？”空空儿诧道：“他要杀你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想必是因为他见你不肯听从他的劝告，吓吓你的。”

段克邪抑下怒气，说道：“师兄，你知道他最近的行事么？他到底向你说了些什么？”

空空儿道：“我就是因为风闻他和史朝义混在一起，这才来探个究竟的。他已经向我认错了。但他说他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。”

段克邪又好气又好笑，说道：“怎么是为了我呢？”空空儿道：“因为他知道你受了那妖女的迷惑，劝你又劝不转，因此他才接受了史朝义的聘请，意欲从旁监视，免得你做出更不可收拾的事情。谁知你果然做出来了。听说这位史姑娘昨日和你私奔，受她哥哥所阻，连他的哥哥也斫伤了，这可是事实吧？”

段克邪道：“精精儿一派胡言，师兄，你怎的都听信他？”空空儿皱眉道：“你是说他扯谎？但我曾暗中到史朝义房中看过，看见他果然是受了刀伤。”

段克邪道：“史朝义的确是被他的妹妹斫伤，但却不是为了要和我私奔的缘故。师兄，可惜你没有早来半日，要不然你倒可以看见我和精精儿大打出手呢。”

空空儿道：“不是私奔？怎的你们两个会在一起过夜？唔，你本来是个好孩子，都是为了这妖女的缘故，一下子就变得这么坏了！二师兄劝你，你不听也就罢了，怎么还和他打起来？”

段克邪着了急，说道：“师兄，你也听我说说好不好？”空空儿道：“好，说吧。你是从小就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谎话的，现在你长大了，但愿你还是似小时候一样。”

段克邪心里很不舒服，但一想自己和史朝英孤男寡女在树林里过夜，师兄来的时候，又正见着自己给史朝英盖衣，也难怪他心里起疑。当下说道：“我和精精儿的说话孰真孰假，师兄你只要略一打听，就不难明白。丐帮为了焦帮主之事，前几天才开了大会，这事情不知师兄可曾知道？”空空儿道：“我一路上碰见不少化子，丐帮聚会之事我是早已知道的了。但我没闲心管他们叫化子的事情，他们为什么举行丐帮大会，我却是未曾打听。他们的焦帮主出了什么事情，这与你又有什么相干？”

段克邪道：“丐帮的宇文垂依附史家兄妹，叛师篡位。精精儿给宇文垂撑腰，那日在丐帮大会上上演了一出全武行的好戏。那时我也恰巧在场，我不值精精儿之所为，也曾助了丐帮卫老前辈他们一臂之力。”当下从丐帮那日之事说起，直说到他被精精几用迷香所擒，史朝英又怎样与她哥哥决裂，和他一同突围等等事情，原原本本的都讲了出来，然后说道：“精精儿不是说为了我的缘故，怕我和史朝义的妹妹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，他这才投到史朝义帐下的么？但在丐帮举行大会的这一天，我还不知道这位史姑娘姓甚名谁呢？那时精精儿早已为史家兄妹效力了。那日之事，丐帮上下数千人，人人都是看见了的，是我说谎还是精精儿说谎，这还不容易明白吗？”

空空儿道：“但依你说来，当日在丐帮会上，丐帮弟子其实也还未曾知道他们的焦帮主是被史家兄妹关起来的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不错，也许正是因此，精精儿才敢当面向你扯谎。不过，那日我不但和精精儿打了一架，也曾和这位史姑娘打过一场。要是我早就和这位史姑娘相好，我又怎会破坏她的阴谋？”

空空儿这才相信了七八分，说道：“想不到精精儿这样胡作非为，要是我早知道，我真应该把他抓回去。罚他再面壁三年！”段克邪道：“他已经跑了么？”空空儿道：“我本是要他一道来找你的，他说他毕竟是受了史朝义的厚礼，不能在他受伤未愈的时候离开。因此他虽然认错，却要等到史朝义伤好才能辞行。但他既然是对我撒谎，当然会害怕我再去抓他，只怕我一出门，他也赶忙离开那地方了。”

不过空空儿虽然相信了段克邪所叙述的事实，对精精儿的恶行也并不怀疑，但却还是未曾全然相信段克邪与史朝英毫无私情。他心里是这样想的：“在丐帮大会之时你曾和她作对，可是这并不能说明你后来也未曾受她迷惑。要不是你对她已暗暗有情，你又怎会如此惜玉怜香，为她守夜，为她盖衣？”

空空儿道：“你没有行差踏错，那是最好不过。总之这位史姑娘，你这个娃娃是惹不起的。我劝你赶快躲开她，躲得越远越好。”段克邪有点好气，又有点好笑，心里想道：“她又不是一条毒蛇，我不惹她也就是了，为什么要如此怕她。”不过，他虽然是如此这般的想，却也不愿多惹师兄闲话，当下说道：“师兄放心，我明天一早就和她分手。她的事情我是再也不管的了。”

空空儿点了点头，却又问道：“你准备上哪儿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我先回报丐帮。然后到长安去。”空空儿似是突然想起一事，问道：“你不是说丐帮的焦帮主已经逃出来了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不错，那把火就是这位史姑娘叫她手下放的。那把火烧得很大，你在路上没有看见火光么？”空空儿道：“我到的时候，火头才刚刚扑灭。火光我是看见的了，可是，唔，可是有点古怪。”段克邪道：“什么古怪？”

空空儿道：“丐帮的焦帮主、马长老、宇文垂等人我都是认识的。可是——”话声忽地嘎然而止，段克邪正想问他师兄为何不说下去，一抬头，只见史朝英正朝着他们走来。

史朝英冷冷说道：“空空儿，你几时来的，怎么也不向我打个招呼？你们师兄弟俩躲在背后，偷偷的讲什么私话啊？我可不可以听的？”

段克邪以为师兄准会向她大发脾气，哪知空空儿却和和气气他说道：“史姑娘，你别疑心，我见你睡着了，不敢打搅你。我和师弟多年不见，彼此叙叙别后境况，并非是存心背着你说话。”

史朝英淡淡说道：“真的么？空空儿，我可是不大相信你呢。克邪，你说，你师兄是不是对着你说了我一些什么来了？”

段克邪不想扯谎，但史朝英这样问他，他也不愿回答。心里想道：“我师兄说你是个惹不得的妖女，这话我可不好当面告诉你。”当下说道：“你既知道他是我的师兄，我们师兄弟当然有许多话要说。至于说些什么，这个你可管不着。”

史朝英说道：“好，你们师兄弟是一条心，我是外人，我管不着。但是，空空儿，有一个人却要管管你的事，这个人也就要来了，难得咱们在此相遇，你可不要就走了啊。”

空空儿叫道：“史姑娘，你别给我惹麻烦，我还有事，哎，真的有事，少陪，少陪，我可要走啦！”说走就走，连向段克邪也不多说一句，转眼之间，就不见了踪迹。史朝英在背后掩着嘴笑，得意非常。

空空儿的一来一去，都是大出段克邪的意料之外。但他这么的突然而走，却又比刚才的突如其来更令得段克邪讶异！要知空空儿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一生之中，除了师父师母之外，从没有向别人低过头，当年为了精精儿之事，他甚至和他师父同一辈的疯丐卫越都斗过一场。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竟会给史朝英的几句话吓走，岂非不可想象之事？

段克邪心内满是疑团：“史朝英所说的那个人究竟是谁？当今天下，能胜得过我师兄的寥寥可数，除了远在东海扶桑岛的牟沧浪之外，只有一个金轮法王或者可以赢得我师兄，其他如疯丐卫越、磨镜老人、妙慧神尼等人，

至多不过是和他打成平手。我师兄是连金轮法王尚且不俱，难道史朝英所说那人，竟比金轮法王还厉害不成？”

史朝英笑道：“你师兄已走得远啦，我看他是绝不敢回来的了，你还呆呆的望些什么？我打断了你们师兄弟的谈话，真是抱歉之至。哈，我也想不到妙手空空儿一见了我便会跑的。”段克邪不禁又想道：“我师兄成名多年，眼高于顶，且又来去无踪，等闲之辈，怎能和他结交？这位史姑娘年纪轻轻，又是我师兄所鄙视的史思明的女儿，她却是怎生认识我师兄的？”当下禁不住问道：“史姑娘，你是几时认识我师兄的？我怎么从未听他提过？”史朝英道：“哦，从未提过？刚才他不是在我背后说我闲话吗？”段克邪心中一动，想起师兄刚才说话的神气，三番两次劝告自己不可招惹史朝英，看来师兄确似早已和史朝英相识，只是不知他何以如此怕她？

史朝英又道：“我不管你与师兄说些什么，你也不必管我怎生与你师兄相识。总之，你怕你的师兄，我却是不怕他的。”段克邪一向敬爱师兄，听了这话，心里很不舒服，淡淡说道：“很好，咱们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，彼此都不用管对方的事情。我只问你一样，你现在已是完全恢复，行动如常了吧？”史朝英眉毛一扬，说道：“不错，多谢你给我医治，我已全好啦。”

这时已是残月西沉，曙色将现的时分，段克邪道：“好，那么咱们就此别过。”拔脚便走。史朝英忽道：“喂，你上哪儿？是不是要向丐帮报讯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不是说过咱们彼此不管对方的事吗？我上哪儿，你何须理会？”头也不回，又走了几步。史朝英在后面笑道：“我才懒得管你的事呢。我只是担心，丐帮的人，若是问起焦固来，你怎么回答？”

段克邪听她说得蹊跷，蓦地想起一事，他刚才和师兄说到丐帮的焦帮主已经脱险的时候，他师兄神情奇异，连呼“古怪”，就在那时史朝英走来，打断了他师兄的话。

如今史朝英又提起了焦固来，段克邪听得出她话里有话，不禁停下脚步，回头问道：“史姑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焦帮主已经脱险了吗？”史朝英淡淡说道：“这个么，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。”

段克邪温道：“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怎能模棱两可的？你究竟弄什么玄虚？”史朝英道：“原来囚禁焦固的地方，已被我一把火烧了，我哥哥现在根本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，决难再加害于他了。”段克邪说道：“那不是已经脱险了吗？”史朝英笑道：“不错，你的确不用担心他有什么危险。不过，他却是还在我的掌握之中！‘险’虽没有，‘脱’则未也。所以你笼统的问我他有没有脱险，我也就只能‘模棱两可’的回答你，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了。”

段克邪怒道：“你不是说过你己经放了他的吗？你这不是存心骗我？”史朝英冷冷说道：“你想清楚些，我几时说过将他放了？我只不过告诉你我叫丫鬟放火这件事情。说我放他，这是你自己的猜度。”段克邪仔细一想，果然她是没有说过业已放走焦固的话。段克邪吃了一惊，连忙问道：“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但我记得你是说过没有烧死焦固的！”

史朝英道：“当然没有烧死？我为什么要将他烧死！留着他用处不是更大吗？告诉你吧，我只是将他转移了一个囚禁的地方，这地方么，除了我和我两个心腹丫鬟之外，谁也不会知道。”

段克邪吁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！但他虽然危险，却总是还在囚牢，我也仍是放心不下。丐帮与我甚有渊源，请你赶快告诉我这个地方，并赐予

解药，让我去将他救出来吧。”

史朝英冷笑道：“你不是说过咱们彼此都不用领对方的情，从今之后，各自西东，你不管我，我也不必管你了吗？”段克邪呆了一呆，说道：“这，这——这你未免作得太过份了吧！”史朝英道：“丐帮与你有渊源，与我没有渊源。你既然把我当作毫不相干的人，现在却又要向我讨情、求放焦固，这不也是太过份了么？”

段克邪拙于辞令，被她一通歪理驳了回来，急得面红耳热，一时之间，竟是无言可对。史朝英笑道：“好啦，我的话已经说完啦。你不是要走的么？怎么又不走了？”

段克邪面红耳热，想了一会，讷讷说道：“史姑娘，咱们虽然各不相涉，但如今也总算是彼此相识的了。我不想管你的事，但我有一言相劝，那总还可以吧？”史朝英正色说道：“你当我是朋友，朋友的劝告，我当然愿意考虑。”段克邪道：“你不想杀害焦固吧？”史朝英道：“不错，这个我早说过了。”段克邪道：“然则你又何苦与丐帮结仇？从前你还可以说是因为想利用宇文垂，因而要这样做。现在宇文垂已被丐帮唾弃，他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了，你还囚禁丐帮的帮主，那就只是有害无益的了。你是聪明人，这道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我劝你还是将焦固放了吧。”

史朝英轻掠云鬓，静静听段克邪的说话，过了半晌，缓缓说道：“你倒很为我着想啊！但你可知道我在想些什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我哪有你聪明，怎猜得到你心中之事，还是请你自己说吧。”

史朝英道：“我也想怎样把焦固交还丐帮。我意欲去见丐帮的首脑人物，例如疯丐卫越或焦固的师弟石青阳；但你不知道，那日我在丐帮大会上曾给宇文垂撑腰，与他们作对。我若是冒昧去见他们，只怕他们非但不会相信我，或许还会把我当作仇人，将我一刀斫了。”

段克邪甚是纳罕，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要先见丐帮首脑，然后才肯放他们的帮主？”史朝英笑道：“你问得大多了，哦当然有我的打算。总之，我为焦固费了许多心力，若是轻易放了，我又怎能心甘？”

段克邪打了一个寒噤，“怪不得师兄说她难惹，真不知她打的是什么古怪主意？”他与史朝英相处的时间虽然很短，但亦已摸得到她几分脾气，知道她一决定了要做什么事情，那就很难改变她的主意。段克邪想了一会，只好说道：“我陪你去如何？我想卫老前辈总可以相信我的。”

史朝英一笑说道：“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并没有求你。你可不能怪我缠你、给你增添麻烦了。”段克邪给她弄得啼笑皆非，苦笑说道：“我的好姑娘，你别说风凉话了，咱们赶快走吧。”

段克邪知道卫越等人将要往长安参加秦襄的英雄大会，只好冒了危险，带了史朝英同走，径赴长安。一路上史朝英有说有笑，甚是开心。段克邪虽然对她本来没有什么好感，但他们都是年轻人，很容易熟络，何况彼此又同过一场患难，段克邪又是个胸无城府的人，因此不久他也与史朝英有说有笑了。

走了一程，忽见前同有两骑健马绝尘而来，段克邪眼利，远远就认出了马背上的一男一女，不由得蓦地心头一震！

这对男女不是别人，正是独孤宇、独孤莹兄妹俩。段克邪的目光投到他们身上，登时呆了。那两匹马迎面而来，马蹄就似从他心上踏过，一阵阵酸痛，却又禁不住想道：“咦，若梅呢？怎的又不见和他们同在一起？”

段克邪只道史若梅早已与独孤宇情投意合，自当形影相随。哪知独孤宇兄妹却正为了史若梅的“失踪”而烦恼。他们这次出门，就是为了要追寻史若梅的下落。

史若梅那晚不辞而行，虽然留下了一封信，但信中含糊其辞，只说“此事日后自明，隐情此时难诉。”这么一来，就更增加了他们兄妹的疑虑。独孤莹不知史若梅是个女子，一片芳心，早已系在她的身上，独孤宇知道妹妹烦恼，同时他自己也想解开这个疑团，因此就陪了妹妹出来找寻史若梅。长安的“英雄大会”日期己近，他们心想史若梅或者会去趁这个热闹，即使不然，他们在英雄会上也可以碰见许多朋友，大可以打听打听史若悔的消息，总胜于茫无头绪的胡乱追寻。

独孤宇兄妹此时也已看见了段克邪。两兄妹也是心头一震，不约而同的都是手按剑柄，俱是想道：“不巧得很，这可真是陌路相逢了。”

双方距离越来越近，独孤宇到底阅历多些，看出了段克邪并无敌意。但独孤莹见他站在路上，似乎一点也没有闪开的意思，心里却难免惴惴不安，暗自想道：“这厮不知是什么身份，唔，看他和这样美貌的女子在一起，纵非朝廷鹰犬，多半也是采花大盗！”

史朝英却不知他们兄妹是什么人，见段克邪目不转睛的盯着那个女的，（其实段克邪还是对独孤宇注意多些，不过在史朝英眼中，却只是看到段克邪在“盯”那个鲜花般的小姑娘。）那女的也似乎在目不转睛的在盯看段克邪，偶而目光也移到她的身上，但却是一瞥即过，目光中还带有轻蔑的神情。（其实这都是史朝英的心理作用。）

史朝英怒气暗生，心想：“不知哪里来的小妖女，竟敢在路上卖弄风情。好，我且和她开个玩笑，叫她吃吃苦头。”心念未已，那两匹马已到了他们身边，独孤宇骑术精妙，绕道而过，独孤莹收不住坐骑，心中又恼，便大声嚷道：“让开呀！你想怎么样？”段克邪如梦初醒，连忙说道：“对不住，我忘了让路了。”身形一侧，让独孤莹从他身边驰过。可是史朝英突然把手一扬，两枚梅花针射入了马腿。那匹马长嘶一声，登时前蹄屈下，几乎把独孤莹摔下马背。独孤莹早已防备对方袭击，却料不到是史朝英出手。

独孤莹因为心里早有准备，应变也就十分迅速，只见剑光一闪，“唰”的一声，那匹坐骑前蹄着地。独孤莹亦已从马背上飞身跃起，人在半空，一招“金鹰展翅”，剑光如练，已是向史朝英狠狠刺来。

独孤莹是公孙大娘门下，公孙大娘的剑术当世无匹，独孤莹虽然是师姐李十二娘代师传授，亦已得了师门心法，着实不凡。史朝英最初毫不把她放在心上，还真想不到她出手竟是如此迅捷。只见剑光过处，一缕青丝，已是随着剑风飞扬！

史朝英被对方制了机先，来不及拔刀招架，独孤莹闪电般的攻了连环三剑，剑剑直指史朝英的要害穴道，登时把史朝英迫得手忙脚乱，岌岌可危！

段克邪极不满意史朝英给他招惹麻烦，本待不管，但眼见独孤莹剑剑狠辣，他若当真不管，只怕史朝英来不及拔刀，就要毙在她的剑下。段克邪眉头一皱，无可奈何，只好上去给史朝英解开一招。

段克邪来得恰是时候，独孤莹的连环剑正使到第四招“玉女投梭”，眼看史朝英决难闪避，段克邪中指一弹，“　”的一声，就把独孤莹的青钢剑弹开了。

独孤莹又惊又怒，尖声叫道：“恶贼，我与你拼了！”独孤宇虽说是看

出段克邪并无敌意，但也在暗暗戒备，预防不测，一听得妹妹的叫声，立即拨转马头，正见着段克邪弹开他妹妹的兵刃，而且就站在他妹妹的面前，两人之间，距离极近，伸手可及。独孤宇一惊之下，生怕段克邪对他妹妹有不轨的行动，哪里还有功夫思索，立即也是一声喝道：“恶贼，看箭！”把手一扬，就在马背上发出两支短箭。

段克邪正要分辩，蓦觉脑后生风，独孤宇的短箭已经射到，段克邪反手一抄，将短箭接到手中，恰好独孤莹的剑招又已攻到，段克邪随手将短箭一拨，“■嚓”一声，短箭削得只剩下半寸，几乎伤及段克邪的手指。

独孤宇那支短箭，射得又劲又准，段克邪可以硬接，史朝英却没有这等功夫，只听得“叮”的一声，饶是她躲闪得快，头上的一支玉簪也给短箭射落了。

史朝英又惊又怒，这时她已腾得出了手来，摸出了一把梅花针，又想重施故伎，射毙独孤宇的坐骑。

段克邪倏的转身，一记劈空掌将梅花针尽都打落，瞪了史朝英一眼，横肱一撞，史朝英“哎哟”一声，登时似皮球般的抛了起来，飞出三丈开外。段克邪这一撞用的乃是一股巧劲，史朝英其实毫无痛苦，她失声惊叫，完全是因为这一撞出乎她的意料之外。

但段克邪那一记劈空掌却是用上了雄浑的内力，他曾与独孤宇交过手，知道独孤宇功力不弱，料想禁受得起。他是为了不让史朝英把乱子闯大，这才把她的梅花针打落的。

可惜段克邪在百忙之中却没有想到，这一记劈空掌独孤宇禁受得起，他那匹坐骑可禁受不起，给掌风一震，不但奔腾之势倏然止了，而且还后退几步，狂跳起来，几乎把独孤宇掼下马背。

这么一来，独孤宇也把段克邪的好意当成了恶意，一怒之下，跳下马背，手挥折扇，出手便点段克邪的死穴！

段克邪轻功卓绝，这时他已用不着再照顾史朝英，当下施展腾、挪、闪、展的小巧功夫，瞬息之间，接连避开了独孤宇的七次点穴。独孤宇的折扇点穴，本是武林一绝，连他的衣角都未曾沾着。

独孤宇明知对方武功远胜于己，但也正是因此，他拼着“豁了出去”的念头，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就是最狠辣的手法，不是点“死穴”，就是点“残穴”。独孤莹比她的哥哥还更恼恨段克邪，她不但像她哥哥一样，一出手就是杀手招数，而且还口口声声骂段克邪作“恶贼”。

段克邪在他们兄妹联手夹攻之下，也是使出了全身解数，才得避免受伤。心中亦自暗暗生气，“即算是我的同伴不对，先射了你们的马，但你们也无须如此凶狠，一出手就要取人性命呀？”

段克邪施展了几种身法，都脱不了身，好不容易，才抓着一个机会，冒险从独孤莹身旁掠过，叫道：“住手！”独孤莹紧追不舍，又是一剑刺来，喝道：“恶贼，想要逃么？”

段克邪冷笑道，“我若是恶贼，早就取了你的性命了。我不是怕了你们，我是看在史姑娘的份上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史朝英已在叫起来道：“谁要你看我的情份？这两个小贼太可恶了，你尽管打他们一顿，我一点也不会怜悯他们！”

段克邪口中的“史姑娘”，指的当然是史若梅，他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，心中实是充满酸痛；想不到史朝英却以为说的是她，竟在旁边叫叫嚷嚷，叫

段克邪不必顾着她的情面，真是把段克邪弄得啼笑皆非。

独孤莹气得几乎炸了心肺，厉声骂道：“岂有此理，谁要你们怜悯！”青钢剑如影随形，跟踪疾刺，“神龙出海”、“灵猿窜枝”、“玄鸟划沙”、“猛鸡夺粟”，一连几记凌厉之极的猛招，剑剑不离段克邪的要害穴道。段克邪忙于应付，哪里还能解释？而且也不知从何解释，总不成明明白白他说出来：“史若梅是我的未婚妻子，现在我这未婚妻不要我了，但我还是看在她的份上，因而对你手下留情。”

独孤宇比较沉着，见识也比妹妹强得多，他听了史朝英的叫嚷，心中想道：“原来这妖女也是姓史，哎，我却疑心到我的史贤弟身上了。真是好笑。”但疑团仍是未能消除，“这妖女莫名其妙突然向我们暗袭，怎的这恶贼却还说什么要看她的情面？而且，看来这恶贼也似当真还未施展他的全副本领？”

独孤宇起了疑心，折扇点到段克邪的背心，便倏地停住，喝道：“你究竟是谁？我们与你何冤何仇，为何你总是要与我们作对？”

独孤宇这几句活史朝英只是听懂了一半，原来独孤宇不但把段克邪与史朝英当作一党，将史朝英这次的偷袭也算在他的帐上；而且对段克邪上一次偷入他家，也看成了是对他们兄妹心怀恶意。史朝英只知目前之事，却怎知段克邪与他们的从前过节？

段克邪的解释讷讷不能出口，史朝英己在旁边得意洋洋而又带着几分轻蔑的神气说道：“你们两个是初出道的雏儿吗？大名鼎鼎的段小侠段克邪你们也不知道！哼，看你们还敢逞凶欺负我吗？”

独孤宇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什么，你当真是段克邪？”这霎时间，段克邪真是又羞又气，尴尬之极，急忙趁着独孤兄妹一愕之际，即展“一鹤冲天”的功夫，跳出了圈子，抱拳说道：“今日之事，是我们不对，我向你们赔罪了！”倏的一个转身，拉着了史朝英的手。史朝英给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，叫道：“你怎么啦，你不给我出气，反而向他们赔罪了？”段克邪面色铁青，哼道：“你别替我再惹麻烦啦！”拖着史朝英便跑。

独孤兄妹面面相觑，独孤莹气尚未消，但最后那一声“恶贼”已是骂不出口。

独孤莹过去看她那匹坐骑，这是她心爱的一匹大宛良驹，虽然她已知道坐骑中了一枚梅花针，但心想一枚小小的梅花针未必就能杀死一头健马，只要及时将梅花针吸了出来，谅无大碍，而吸取梅花针的磁石，她是随身带着的。哪知过去一看，只见那头健马吐了满地白沫，全身瘀黑，好好的一头白马竟似变成了黑马了。一走近去就闻到一股腥臭的气味。

独孤宇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这是一枚剧毒的梅花针！”独孤莹本来遗愤未息，此际更是怒火重燃，忍不住就骂道：“好个狠毒的妖女，真是岂有此理，无端端的使用这样歹毒的暗器杀害我的坐骑！哼，那段克邪也不是好东西，管他什么大侠小侠，和这个妖女同在一起的就不是好东西！”

独孤宇忽道：“此事有点蹊跷？”独孤莹道，“有什么蹊跷？”独孤宇道：“你还记得那位神箭手吕鸿春吗？”独孤莹面上一红，嗔道：“你提他做什么，与他有甚相于？”吕鸿春那次来到她家，表面说是来拜访独孤宇，实是为了“相亲”，意欲结识独孤莹的。独孤莹知道之后很不高兴，所以一直不愿提起他的名字。

独孤宇笑道：“你别着恼，我还未说得完全呢，我是问你，你还记得他

说过的一些话吗？”独孤莹道：“什么话呀？”独孤宇正容说道：“那天他不是谈及段克邪的一些事情吗？他说段克邪有个未婚妻子，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养女，以前的名字叫做薛红线，本来的名字则是叫做史若梅。他还说过这位史若梅小姐也是个侠女，但却不知为了何事与段克邪闹了别扭，一去无踪，段克邪正在到处寻找她呢。”独孤莹道：“不错，吕鸿春是说过这些话。哎呀，这么说来，用梅花针射杀我的坐骑的这个妖女岂不就是史若梅？”

独孤宇道：“所以我说此事有点溪跷。段克邪和这女子同行，他唤这女子作“史姑娘’，那当然应该是史若梅了。想来他们业已和好如初，这也不必管它。但这史若梅既是侠女，又是名门闺秀的身份，却无端用这种歹毒的暗器射杀你的坐骑，把咱们当作仇人似的，这不是一桩怪事吗？”独孤莹扁扁嘴道：“江湖上浪得虚名的什么大侠、小侠、女侠，在所多有，人言不足尽信，焉知那段克邪、史若梅不就是这号人物？”独孤宇摇摇头道：“段克邪决非欺世盗名之辈，那史若梅的名气虽然不怎么响亮，但在吕鸿春口中也说她是个女侠，想来也不至于是行事如此邪恶的妖女？”独孤莹冷笑道：“人言是假，眼见方真。他们就是这么邪恶，那还有什么怀疑？”

独孤宇道：“还有一桩古怪的事情，如今想来，更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了。”独孤莹道：“你是不是指那晚之事？”独孤宇道：“不错。那一晚段克邪三更半夜来到咱们家中，史大哥最先在花园碰上了他，还曾和他交手。那时咱们不知道他就是段克邪，还只道他是朝廷鹰犬，前来捉拿史大哥的。”独孤莹这时也已感到有些蹊跷，静下来听她哥哥说话。独孤宇歇了口气，接下去说道：“此事有三点可疑，第一，史大哥和段克邪都曾在过金鸡寨，史大哥也曾说过，他和段克邪虽然不是很稔熟的朋友，毕竟是认识的；为什么那晚史大哥却不说出来，连骂段克邪作小贼？第二，以段克邪的身份，他尽可光明正大的来和咱们相见，却为何三更半夜偷偷摸摸的来？第三，那晚段克邪走后，史大哥接着也就不辞而行。他的走和段克邪不知有否关联？”

独孤莹低头默想，半晌说道：“这几个疑点的确是教人难猜。或者史大哥早已知道段克邪不是好人，所以不愿认他。”独孤宇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未必如此。他若果不愿当场与段克邪相认，过后也应该对我们说的。”独孤莹道：“这些疑团恐怕只有见了史大哥才能明白了。”独孤宇道：“史大哥姓史，段克邪的那位姑娘也是姓史……”独孤莹忍耐不住，插口便骂道：“史若梅那妖女哪能与史大哥相提并论？姓史的多着呢，当然难免有坏人也有好人。哼，我真是为史大哥抱屈，和史若梅这妖女同一姓氏。”独孤莹对她的“史大哥”一往情深，做梦也想不到“他”是个女子，更想不到“他”就是她现在所骂的“妖女史若梅”。独孤宇本来稍稍有点疑心，但他听得段克邪刚才叫的那一声“史姑娘”，也错把史朝英当成了史若梅，因而也就越想越糊涂了。

独孤莹道：“哥哥，别发呆啦。快到前面小镇去买一匹马，好早日赶到长安，只要见着了史大哥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”独孤宇心道：“史若梅既是另有其人，那想必是我瞎疑心了。史大哥大约不会是乔装打扮的了。咳，我也但愿他是个英雄男子汉，好了却妹妹的心愿。”独孤宇从来不敢向妹妹透露他有过这个怀疑，经过了刚才之事，他对自己以前的“怀疑”也怀疑起来，生怕闹出笑话，当然更不敢吐露了。当下说道：“不错，这些事情只有见到了史大哥方能明白。”

段克邪拖着史朝英疾跑，一口气跑了六七里路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史朝英

叫道：“ 喂，你捏断我的骨头啦！快快松手，快快松手！ ” 段克邪这才停下脚步，松开了手。史朝英“ 哎哟 ” 一声叫将起来，几乎跌到段克邪怀里。

这倒不是她故意做作，要知她是被外力带动，拖着她奔跑的，外力一旦去掉，身体也便失去了重心，故而就要向前倾跌了。段克邪虽然气恼，却也不忍见她跌倒，只好将她扶住，喝声：“ 站稳了！ ” 这才再次松手。

史朝英嗔道：“ 你这个人怎的如此粗蛮，你瞧，我这条手臂都给你捏得一片青瘀啦！ ” 段克邪气鼓鼓地说道：“ 谁叫你这样无理取闹？活该，哼，要是下次如此—— ” 史朝英柳眉一竖，道：“ 怎么样？ ” 段克邪道：“ 我不但捏碎你的骨头，还要打断你的双手！ ”

段克邪说了这样的话，本是准备和她大吵一场的，哪知史朝英看见他真的生气，倒不敢和他使性子了，反而向他赔了个不是，笑道：“ 好吧，这次就算是我的不对，得罪了你的朋友，惹恼了你啦，你这样凶巴巴的，下次我再也不敢啦。 ”

段克邪怒气消了几分，说道：“ 本来是你的不对，有什么算不算的。就算他们与我全不相识，你也不该如此。 ” 史朝英忽地“ 噗嗤 ” 一笑，说道：“ 其实我也不是无理取闹。 ” 段克邪“ 哼 ” 了一声道：“ 咦，敢情你还有道理呀？人家好好的走路，又碍着你什么了？你为什么要用梅花针射毙人家的坐骑？ ”

史朝英道：“ 我当然有我的道理，你要听么？ ” 段克邪冷冷道：“ 请说！ ” 史朝英抿嘴笑道：“ 你为什么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盯着人家的大姑娘？那妖女也是目不转睛的瞧着你？我不高兴她看你的那副神气！ ”

段克邪给她说得满面通红，恼也不是，辩也不是，唯有叠声说道：“ 胡说，胡说！ ” 史朝英道：“ 可惜我那时忘记送一面镜子让你瞧瞧。 ” 段克邪道：“ 你管我什么模样？我就是看了他们一眼两眼，这又与你有什么相干？ ” 史朝英笑道：“ 真想不到你这样不懂礼貌，我是女的不是？ ” 段克邪诧道：“ 你是女的又怎么样？ ” 史朝英道：“ 你与我同在一起，却失魂落魄的盯人家的大姑娘，这就是没有礼貌，这就是看我不起，你懂不懂？我打你不过，只好拿那女的出气。 ”

史朝英一番歪理，倒把段克邪说得闭了嘴，心里想道：“ 女孩儿真是莫名其妙！罢，罢，罢，我是怕了你的歪缠了。 ” 哪知他闭了嘴不说，史朝英却又不肯放松了，走了几步，又再问道：“ 那对兄妹是什么人？你说和他们相识，何以他们却一再的问你是谁？那女的还口口声声骂你是恶贼，恨不得取你性命似的？她开头那样目不转睛的瞧着你，后来又那样骂你，哼，一定是你做了很对不起她的事情！ ”

段克邪怒气已过，史朝英这么一问，正触着他心底的创伤，不禁暗自想道：“ 是啊，独孤兄妹为什么这样恨我？在此之前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，他们骂我恨我，那当然是因为若梅的缘故了。若梅将我骂作‘ 恶贼 ’，他们也就跟着这么骂。若梅啊若梅，我段克邪纵有千般不是，咱们毕竟也曾有过玉钗之盟，你又怎能这样恨我？ ”

史朝英得意笑道：“ 怎么，给我说中了是不是？你做了什么对不住人家的事情？ ” 段克邪心中酸痛，哪里还有心情多说，何况史朝英也不是他愿意向她倾吐心曲之人，当下默然不语，只是叹了口气，半晌说道：“ 我不知道，也许我曾经做过对不住别人的事情。随便你怎样想吧！ ”

史朝英忽地又“ 噗嗤 ” 一笑，说道：“ 你是不是很喜欢这位姑娘？ ” 段

克邪恼道："你别多管闲事了，我告诉你，我甚么人也不喜欢！"史朝英笑道："当真如此？那就真是可惜呀可惜了！你一点也不懂得女孩儿的心事！"

段克邪道："你别再说怪话了，有什么可惜不可惜的？"史朝英道："这位姑娘口中骂你是恶贼，心中其实是喜欢你的。你知道么？"段克邪心头一震，不觉问道，"你越说越怪了，我和这位姑娘毫不相干。不过我却非得驳一驳你不可，她这样恨我，你又怎么说她喜欢我呢？"史朝英笑道："她若不是心上有一个你，她恨你做什么？她越恨你就是说她越难忘你，这还不就是喜欢你么？你一点也不懂，辜负了人家的情意，那岂不是可惜呀可惜？"

段克邪不觉一片茫然，他一直以为史若梅恨他，早已心灰意冷，哪知史朝英所说的却与他心中所想的完全两样！不禁暗自思量："女孩儿家的心事当真是如此么？若梅她之所以恨我，难道就正是因为她忘不掉我？"史若梅的影子在他眼前隐现，往事又一幕幕的从他心头翻过……

史朝英哪里知道段克邪的心事，段克邪和她讲的是独孤莹，心中想的是史若梅，史朝英却以为段克邪当真是和独孤莹有过不寻常的友谊，见段克邪这样一片茫然的神气，看得出他正在回忆什么，心中也不觉一阵阵难过。

段克邪正自冥思默想，脚步也不知不觉的停下来了，史朝英忽地在他耳边冷冷说道："还有那位史姑娘呢？她又是什么人？"

段克邪呆了一呆，叫道："你说什么？"史朝英笑道："我是问你那位史姑娘呀！"段克邪道："什么？你原来是已经知道了的么？知道了我所说的'史姑娘'不是指你？"史朝英缓缓说道："当然知道，你当我是傻丫头吗？你怎会看我的情份呢？这史姑娘当然是另有其人了！"段克邪又气又恼，说道："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要揽到自己身上，自认是那位史姑娘？"史朝英笑道："你要看那位史姑娘的情份，和那对兄妹攀亲道故，我却气他们不过，所以故意作弄你们一下。怎么，你又不高兴了吗？他们几乎要了我的性命，难道我就不应该报复一下吗？"

段克邪暗暗生气，却又不能将他与史若梅的事情对史朝英说出来。史朝英道："你究竟是喜欢哪一个呢？是喜欢那位史姑娘还是喜欢那位妹妹？哼，我看你用情太不专一，怪不得人家恼你！"段克邪道："你胡说八道！"史朝英道："什么胡说八道？你是说你用情很专一吗？"段克邪叫道："我说过什么人我都不喜欢，你别再问长问短了，哼，哼，你再啰唆，我，我——"史朝英眉毛一扬，说道："你怎么呢？你又要打断我的双手是不是？"段克邪道："我再也不理你了！"史朝英笑道："谁稀罕你理我？你要走尽管走。不过，为你着想，你还是和我一道前往长安的好。一来，你可以有机会见着那对兄妹，二来，你太不懂女孩儿家的心事，有我在旁，也可以给你指点指点。"段克邪啼笑皆非，只好说道："好，我不和你说了，快点赶路。从今之后，不许再提今日之事。"

段克邪不许史朝英再提，但他的心里却一直是在想着这些事情，一会儿在想"若梅为什么不与独孤宇一起？"一会儿在想"若梅恨我，当真是为了不能忘怀我吗？"一会儿又在想"独孤兄妹是前往长安的，想必是参加秦襄的英雄会了？我的确可以很有机会再碰见他们。若梅现在虽然不与他们同走，但多半是约好了他们在长安相会。"这么一想，他倒是急着要赶到长安了。不仅仅是为了要陪着史朝英去见丐帮首脑，而是为了要打听史若梅的确实消息。

史若梅也正是在前往长安的路上。段克邪在揣测着史若梅的心事，史若

梅也在思念着他，揣测着他的心事。

那日她悄悄离开了独孤宇的家，只感天地茫茫，不知到何处去访寻段克邪的下落。她想来想去，想到了聂隐娘，“隐娘姐姐比我有见识得多，我且先和她商量去，说不定她可以给我出个主意。”主意打定，遂孤身一人前往聂锋的驻地去探聂隐娘。

这一日经过一个小镇，距离聂锋的驻地只不过大半日路程了，史若梅感到腹中饥饿，便走进一间临河的酒楼，叫了几个酒菜，暂歇片时。

史若梅本来不大会喝酒，这时心中烦恼，要了一壶陈年花雕，借酒浇愁。她的出门经验已比从前丰富得多，她是先摸了一摸袋里带有零钱，才放胆叫酒叫菜的。

邻座有个客人似乎注意到她这个动作，目光向她投射过来，史若梅一看，见是个穿着粗布衣裳的乡下少年，呆头呆脑的，看来似乎并非武林中人，也就不怎么放在心上。那少年见她看过来，便即把目光移开了。

史若梅想起从前投宿客店，用金豆付帐被人拒收的那段尴尬往事，心里不自禁暗暗好笑，“当真是一次被蛇咬了，以后见了草绳都会心慌。自从那次事情过后，我习惯了每到要付钱的地方，便总要摸一摸袋子里有没有零钱，倒叫人笑话了。但这乡下少年想来绝不会是坏人吧。”

她那次用金豆付帐，曾惹来了两个强盗跟踪，也因此结识了独孤宇。想起了这段往事，她先是好笑，后是感伤。段克邪的影子再一次的从她心头泛起，她从独孤宇又想到了段克邪了。

段克邪在独孤家中的花园和她见面的一幕在她脑中闪过，段克邪向她求恕的诚恳言辞犹似在她耳畔萦回，段克邪失望离开的情景也再次在她的眼前出现，她暗暗叹了口气，心中悔恨交迸，自怨自责：“他对我这样诚恳，我却偏偏要把他气走，唉，我这样任性，真是太不应该了！段郎、段郎，你可知道我现在是多么想求你饶恕么？”

她心头感伤万状，不知不觉喝了五六杯酒，已自有了几分酒意了。正在如醉如梦之际，忽地有两个人走上酒楼，将楼板踏得震天价响，也将她惊‘醒”了。

这两个客人不但吸引了史若梅的目光，其他客人也都对他们注目。原来一个是和尚，一个是道士。出家人上酒楼已是不大常见的事情，这一僧一道尤其特别，一坐下来就招来堂信，要酒要肉，而且还郑重吩咐，做的红烧肉一定要上好的肥瘦参半的五花肉。

史若梅暗暗骂了一声：“讨厌！酒肉和尚，准不会是好东西！”把目光移开，懒得再看他们。却不料他们的谈话，却不由得史若梅不留心去听。原来他们是用江湖上的切口交谈，史若梅从前是不懂的，经过了聂隐娘、独孤宇等人所教，现在已是能听得懂七八成。她起初还不怎样注意，忽听得那和尚说道：“那姓史的丫头，道兄要是见着了她，能够认出她吗？”

史若梅吃了一惊，心里想道：“他说的是谁？”只听得那道人答道：“这丫头小时候我是见过的，但女大十八变，要是现在见面，能不能认得她，这可就难说了。不过江湖上武功高强的女子没有几人，她更是树大招风，总有一些线索可寻。”

那和尚遣：“她今年多大年纪？”那道士道：“大约是十七八岁吧。小时候她长得很标致，听说现在是越发好看了！”那和尚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我不在乎她好看不好看，我是出家人，也不想采她的花。只是你说她武功高强，

这么一点年纪，再强也强不到哪里去吧？”那道人道：“这倒不然，她是出于名师传授，她的师父你没见过也总听过吧？那老婆子可是一等一的厉害脚色呢！所以咱们做事可还得当真谨慎一点才好呢。”那和尚佛然不悦，说道：“你总是畏首畏尾的，对一个小姑娘也怕得这么厉害？她有一个厉害的师父又怎么样？难道咱们就惹不起了！”那道人笑道：“师兄不必生气，我只是说要谨慎一些，并非就怕了她了。凭你灵山派的威风，就是她的师父出头，也不见得就讨得了便宜。不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能够不让她师父知道，这岂不是更好。”那和尚喝了一大碗酒，说道：“这也说得是。咱们受人之托，只是要那丫头，若能少惹麻烦，当然更好。”

那和尚忽地放低了声音，说道：“听说这丫头和家里闹翻，是为了一个姓段的小子，这是真的吗？”那道人道：“一点不假，我就是担心她和家里闹翻之后，不知是不是与这姓段的小子同在一起？”那和尚又是佛然不悦，说道：“你也未免担心得太多了，你若是有所顾忌，你认出了人，我来动手。这姓段的小子要是不知好坏，我就先把他宰了。”那道人笑道：“师兄，你也忒小觑我了。那姓段的小子虽然比这姓史的丫头更为了得，我也不至于就怕了他。我想这姓段的小子也不一定就跟着她，我不过是多提防一层而已。”那和尚问道：“为什么？你不是说那丫头是为了他和家里闹翻的吗？那又怎会不同在一起？”那道人道：“你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这姓段的小子听说还另有意中人呢！”那和尚大笑道：“这么说，这丫头为了他抛掉荣华富贵，这可真是太冤枉了！哈，她那死鬼爹爹……”那道人忙道：“师兄，喝酒喝酒，她爹爹的名字，你可不能乱提，现在风声正紧！”后面这两句话说得如同耳语，”但史若梅仍是听得清清楚楚。

史若梅越听越是惊疑，这两个人的说话好像句句都是说她，“姓史的丫头”“姓段的小子”不是说她和段克邪还是谁？但在他们说话之中，却又似乎有些儿不对，史若梅不禁疑云大起。正是：

扑朔迷离难识破，张冠李戴起风波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九回 张冠李戴疑云起　诽语流言意自伤

最刺耳的是那道人所说的一句话：“那姓段的小子早已另外有了意中人。”史若梅心里不禁想到，“此事不知是真是假？若然是真，何以那晚他向我吐露心情，又说得如此诚恳？现在不过时隔数日，难道就在这几日之间，他便找到了知心合意的人儿？但即使如此，也说不上‘早已’二字？看来这一定是误传的了！”但随即想道，“空穴来风，其来有自，倘若是全无影子的事情，又怎会在江湖上传说开来，连这贼道也知道了？”

另外还有两个可疑之处，其一，那道人说在他小时候曾见过她，但史若梅搜尽枯肠，怎也想不起几时曾见过这个道人。她小时候深藏在薛嵩的节度使衙门内，根本就没有和尚道士敢上衙门化缘。其二，是他们谈及她爹爹时的语气和神情。史若梅暗自寻思，“他们说的是‘那丫头的死鬼爹爹’，这么说应该是指我的生身之父了。但我的生世之谜是个秘密，知道的不过是极有限的几个人，别的人都以为薛嵩是我的父亲，这贼道却怎会得知我有个‘死鬼爹爹’的？还有我的爹爹是大唐进士，当年被安禄山害死，在安禄山气焰滔天的时候，不错，别人是不敢胡乱提起我爹爹的名字，但如今安禄山早已败亡，怎的这贼道仍说我爹爹的名字不能胡乱提起？还有，他说的什么‘现在风声正紧’，这却又是什么意思？”这些话扑朔迷离，似真似假，饶她冰雪聪明，就是百思不得其解！

她哪里知道，这一僧一道所说的那个“姓史的丫头”根本就不是她！他们说的是史朝英。只因史若梅先自起了疑心，听来就似每一句话都说在她的身上。他们说的段克邪的“意中人”才真正是她，偏偏她又当作是另外的人了。

史若梅留心倾听这一僧一道的谈话，不知不觉的就停下筷子，放下酒杯，眼光也只在他们身上打转。她这副神情当然很快的也引起了对方的注意。

史若梅这时依旧是书生装束，那和尚道士都是江湖上的大行家，眼光何等锐利，一看就看出了几分，两人交换了一个眼色，心中俱是想道，“莫非就是这个丫头？或者最少也和那丫头有些关系，否则就不会这样留心，偷听我们的说话了。”两人一般心思，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，向史若梅这张桌子走去。

那道士打了个稽首，说道：“相公高姓大名，可肯赐告？”那和尚却问得更为直率：“喂，小哥，你可是姓史的么？”史若梅心中恼怒，发了脾气，大声说道：“我与你们素不相识，你管我姓甚名谁？”

那和尚窒了一窒，随即冷笑说道：“你不愿意结识我们？好，那我倒要请问你了，你为什么尽是瞧着我们，偷听我们的谈话？”史若梅道：“你怎见得我就是看你？你们在酒楼上喝酒不许人家看的么？”邻座那个身穿粗布大褂的乡下少年忽地自言自语道：“大和尚喝酒食肉，确是稀罕，怎怪得人家多看几眼。”那和尚喝道：“放屁，大和尚喝酒食肉又怎么样？你这小子敢管佛爷的闲事！”那少年慌忙缩了头，喃喃说道：“我只是说稀罕罢了，说说都不许么？”

那道士道：“师兄何必和乡下人动气，咱们先和这位施主谈谈正事吧。你为了我们停下酒杯，我们实在过意不去，好，我先敬你一杯！”提起酒壶，向前一推，作势就要给史若梅斟酒。

他这酒壶一推暗藏内劲，是一招很厉害的招式，实是想试一试史若梅是

否懂得武功。史若梅倘若老练的话，尽可以佯作不知，置之不理，那道士试她不出，绝不敢胡乱伤人。但史若梅早就讨厌这两个人，见他突然向自己袭击，更是心头大怒，一声骂道：“贼道，无礼！”掌缘在壶边一擦，举起筷子倏的就点那道人的虎口“寸脉”。

史若梅用的是上乘内功的“带”字诀，那道士的功力深湛，本来在她之上，但史若梅同时用了筷子点脉的功夫，动作又是快到了极点，那道士一时之间难以兼顾，只得连忙缩手，就在这时，只觉虎口一麻，那酒壶已是脱手飞去！

那和尚正在旁边，酒壶恰恰向他飞来，虽然没有打个正着，却已泼了他一脸的酒，热辣辣的好不难受。和尚大怒，“呼”的一掌拍出，那酒壶转了方向，向史若梅打去。

史若梅听这风声，心头微微一凛，“这两个恶贼口出大言，果然有几分真实本领！”她怕接个不住，当场出丑，连忙用小巧的身法闪开，那酒壶飞出了窗子，跌进河中。但酒珠四溅，史若梅也给溅了满头满面。

那乡下少年这时却伸出了头，啧啧叹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，好好的一壶酒糟蹋了。”

那和尚大吼一声，一手就向史若梅抓来，史若梅筷子点去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筷子已断为两截。原来这和尚练有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。但史若梅用的是独门手法点穴，却也点中了他的寸脉，那和尚有金钟罩护身，虽没受伤，也好似被利针刺了一下似的，跳起了半天高！

那道士平素谨慎，他吃了个小亏之后，便暂时袖手旁观，这时看了史若梅与他的同伴对了一招，心里却不由得大大奇怪。

你道他何以奇怪，原来刚才史若梅的筷子实在还未点中他的“寸脉”，筷尖只是沾着了他的袖子一下，但他已是手臂酸麻，禁受不起，不由自己地摔出酒壶。点穴功夫最厉害的是“融空点穴”，那只有内功到了上乘境界才能运用；其次是不必点个正着，也能以内力封闭对方穴道的功夫。史若梅的点穴功夫似乎是介于两者之间，她的筷子并未触着对方的经脉，但却又不是距离很远的“隔空点穴”，她的筷子和对方的“寸脉”只是隔着比一张纸较厚的衣袖。道人就是因为吃了这个亏，所以不敢鲁莽从事，只瞧个究竟再说。

这一瞧却给他瞧出了个破绽，心里甚觉奇怪。要知倘若史若梅真是有他所想象的功力，那和尚即使有“金钟罩”护身，也是绝不能抵御的。但现在这和尚却并没受伤，只是跳了一下，而史若梅的筷子却给碰折了。同时，他还看得出来，史若梅的点穴手法虽然精妙，但运用得却并不纯熟，似乎是个初出道的雏儿。这道士莫名其妙，“这是什么道理？难道她此际是故意未尽全力么？但为什么刚才对我却又是一出手就是这等厉害的点穴功夫？”

那和尚跳起了半天高，大吼一声，使出“破稗手”的掌力，人在半空，一掌便击下来，史若梅滴溜溜的一个转身，只听得“砰”的一声，这和尚没有打中史若梅，却把一张桌子打翻了。

他们在酒楼上大打起来，只打得堂棺叫苦不迭，客人纷纷躲避。那和尚力大招猛，每发一掌，呼呼带风，杯盘碗碟，碎了满地。乒乓砰砰之声，不绝于耳。史若梅仗着轻灵小巧的身法，在桌子、板凳之间，穿来穿去，那和尚总是打她不着，打得性起，又接连打翻了几张桌子。

这道士眼看史若梅遇了几次险招，每一次都是只能闪避，不敢硬接，断定她已是技尽于此，并非假装，放下了心，一声笑道：“史姑娘，在这酒楼

上打架，太不雅观，咱们还是另找个地方去谈一谈吧。”到了此时，这一僧一道都已认定她是史朝英了。

史若梅又羞又怒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道士已向她扑来，史若梅掀翻一张桌子，挡了一挡，倏地拔出剑来，喝道：“你们再上前一步，我的宝剑可没有眼睛！”那道士笑道：“你的宝剑没有眼睛，我可有眼睛。”长袖一拂，竟把史若梅的宝剑拂过一边。那和尚大吼一声，张开双臂又来擒拿，史若梅横剑削出，对准那和尚的喉咙，喉咙是“金钟罩”练不到的地方，和尚连忙抓起一张板凳来挡。

史若梅这一剑却没有用实，一碰板凳，剑尖弹起，倏的转了个方向，就向那道士刺来。那道士见她变招奇速，招数轻灵，也自暗暗佩服，“这丫头的剑法可比她的点穴还更高明，只可惜功力未到而已。”当下仍展长袖拂开，但却不敢去抢她的宝剑了。

史若梅仗着一身轻灵小巧的功夫，借那些七横八倒的桌凳作为掩护，一口青钢剑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。居然又抵挡了十来招。那和尚身躯肥胖，虽有一身横练的外功，究竟还未练到刀枪不入的地步，他的板凳使得又不顺手，险些被史若梅刺中。那和尚大怒，扔开板凳，脱下袈裟，说道：“道兄，咱们来个网里捞鱼。”他舞起袈裟，严似一片红云，向史若梅当头罩下。那道士则在另一头挥动两支长袖，着着进迫，乘暇抵隙，要卷走史若梅的长剑。他们的包围圈越缩越小，史若梅的剑法已是渐渐施展不开。

酒楼上的客人都已走得干干净净，堂棺掌柜也都已躲了起来，碗碟碎裂，桌子翻倒的声音混成一片，闹得震天价响。

那和尚大喝道：“看你还往哪里跑？”袈裟舞得呼呼风响，向史若梅迎头罩下，忽听得“哎哟”一声，突然有人抱着和尚的腿，大叫道：“踩死人啦！”原来还有一个未曾走开的客人，正是那个穿着粗布大褂的乡下少年。

那和尚大怒，用力一撑，把少年踢了个筋斗，那少年也已在他的大腿上狠狠咬了一口。那和尚练有“金钟罩”的功夫，竟然被他这一口咬得鲜血淋漓！

那和尚的袈裟扑了个空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史若梅已是反手一剑，正刺中他小腹的“愈气穴”，饶是那和尚铁骨铜皮，也自禁受不起，大叫一声，“卜通”便倒！

那少年在楼板上一滚，恰恰又滚到那道士的身旁，那道士腾起一脚踢去，少年大叫道：“救命，救命！”把那道士的脚牢牢抱着一拖，道士也险些跌倒。

道士的功夫却比那和尚高明，单足倏地转了一个圈，那少年抱持不住，只得松手，那道士一个连环飞脚又踢了到来。那少年叫道：“打死人啦，救命，救命！”突然一个筋斗，从窗口翻出去了。

史若梅还糊里糊涂，不知这少年是暗中助了她一臂之力，那少年叫声一起，她便慌忙过来救他性命，一剑向那道士刺去。

以前好几次史若梅的剑锋刺到，都被那道士挥袖拂开，这一次却大不相同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道士的衣袖已被削去了一幅，剑锋划过，在他的小臂上割开了一道五寸多长的口子。原来这道士刚才被那乡下少年扭伤了脚踝的筋脉，非但跳跃不灵，而且功力也因之受损，最多只及原来的七成了。

史若梅不为已甚，一剑刺着，便即收招，冷笑说道：“你说你长着眼睛，我看你是有眼无珠。下次再敢无理取闹，乱作非为，撞在我的手上，我就索

性挖掉你的招子（江湖术语，即眼珠）。”

那道士明知史若梅的武功远不如他，但自己却莫名其妙的输了，气得七窍生烟。那和尚伤得更重，正自运气解穴，哼哼唧唧，根本就说不出话来。

史若梅正想走开，忽见那掌柜的伸出头浃，捶胸大哭。史若梅道：“掌柜的你别哭，我赔钱给你就是。”那掌柜的收了这副急泪，但见史若梅摸出的只是铜钱碎银，好生失望，又呐呐说道：“客官，这、这、这……”“这”了半天，才鼓起勇气说道：“这、这点不够呀！”史若梅哑然失笑，心想，”我具是糊涂了，这次是几乎毁了人家的店子，怎能只付房饭钱。”将未曾兑换的金豆索性都掏了出来，一把扔在地上，说道：“这是真金，绝不骗你，总够了吧？”她记挂着那个少年，匆匆忙忙也从窗口跳了下去。那和尚和道士见史若梅出手如此豪阔，越发认定她就是史朝英。

只见那少年正在河边一跛一拐的走着，史若梅放下了心上的石头，说道：“这位大哥，我向你道歉，刚才打架，连累了你了，你没受伤吧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托赖，托赖，幸亏老天爷长着眼睛，没叫我掉到河里喂王八，只是擦损了一层油皮，伤了脚踝。你打赢了吗？恭喜，恭喜。”史若梅见他能够走路，知道只是轻伤，无暇与他多说，便掏出了一锭大银，又取了一条手帕，挑了一点药膏放在手帕上，说道：“这是上好的金创药，你将药膏搽在伤处，过两天便好。这锭大银，给你过活。”她心想这少年这两天不能干活，因此便给他这锭大银作为补偿，她以为那少年一定会喜出望外，哪知那少年却变了面色，说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，我可不是叫化子呀！”

史若梅满面通红，收回不是，不收回也不是，恰巧有个叫化子经过，那少年忽地笑道：“我代你赏了他吧。”将那锭大银给了化子，那化子呆了半晌，这才一口气说出了十几个“多谢”来。那少年说道：“银子是这位、这位相公的，你多谢他吧。嗯，你身上长了许多癞疮，这药膏也给了你吧。也是这位相公的。”

史若梅给他弄得啼笑皆非，拂袖便走。走了一会，渐渐冷静下来，蓦地想道，“这个乡下少年的举动倒是很不寻常！”，越想越是起疑，回头一看，那少年的影子早已不见了。

史若梅心道，“我笑那道士有眼无珠，看来我也是看错人了。这少年若然一点武功不会，从高楼摔下，岂能只受轻伤？想不到我无意中又得罪了人了。”可她还没有想到，正是这少年刚才在酒楼上暗助于她，她才能够取胜的。过了一会，也就把这件事情忘怀了。

史若梅一口气跑到聂锋门前，午时方过了一刻，那老门公很诧异地看着她，问道：“你找谁？”史若梅“噗嗤”一笑，说道：“老王，你不认识我了？”这老门公叫道：“原来是薛小姐，你这副样子，要不是你开口说话，我可还真的不敢认你呢。”聂锋和薛嵩两家以前比邻而居，史若梅小时天天和聂隐娘在一起，这老门公在聂家几十年，是看着她们长大的。

那老门公道：“老爷出门去了，小姐还在家中，正在后花园练剑呢，我带你去吧。”史若梅道：“不用了，我自己会找。”那老门公笑道：“薛小姐，你作男子打扮，长得更俊了。我一点也看不出来。唉，可惜不是真的，要不然和我们的小姐，倒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”史若梅洋洋得意，为了自己的改装竟能瞒过老门公的眼睛而大为高兴，笑道：“老王，你不用替你的小姐担心，她早已有了人了。”老门公诧道：“小姐许了人家了？怎的我不知道？”史若梅笑道：“再过些时候你就知道了，我就是来给她做媒的。”

史若梅进了花园，果然看见聂隐娘练习剑术，正自使到疾处，但见剑光过处，片片花飞，练的是玄女剑法中“飞花逐蝶”的招式，这剑法若练到最精妙的境界，可以削下花瓣而不至伤损花枝，刺下蝶儿而不至将它弄死，聂隐娘还未到达个这境界，但亦距离不远了。史若梅走近去大声嚷道：“好剑法！”聂隐娘倏的收招，脸上却也是带着诧异的神情向史若梅凝视。

史若梅笑道：“你看什么，难道你也不认得我吗？”聂隐娘道：“你来瞧瞧你的模样，你刚刚和谁打架来了？”拉了史若梅到荷池旁边一照，史若梅这才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怪不得那老门公瞪着眼睛看我。”原来她云鬓凌乱，衣衫不整，身上沾了尘土，脸上还有几种不同的颜色，想是被泼翻了的汤水、菜汁、酱油之类沾污了的，史若梅又好气、又好笑，说道：“哼，那老门公还故意作弄我，说我是个傻小子呢。”

聂隐娘掏出手绢，醮了荷叶上的露珠，替她抹干净脸上的污秽，笑道：“你为何这样淘气，临到我的家门，还和人打架？”史若梅道：“亏你还取笑我呢，什么好事，简直气死我了。”当下将酒楼上的遭遇说给聂隐娘听，愤然说道：“我与那牛鼻子，臭和尚根本就不认识，却不知是什么人指使他们来找我的麻烦，你说这可不是倒霉透顶吗？”

聂隐娘诧道：“有这样的事，该不会是你听错吧？或者他们说的是另一个人？”史若梅道：“我对那些江湖切口，虽然还未完全知晓，但也听得懂七八分，决计不会听错，说的当然是我。你想想，天下哪还有另一个‘姓史的丫头’，也是和那个什么‘姓段的小子，在一起的？”她复述那道士的话，脸上也不觉红起来了。聂隐娘笑道：“这就的确奇怪了。这是谁泄漏出去的，怎的连这些毫不相干的人，竟也知道你是为了段克邪的缘故，和家里闹翻了？”史若梅道：“他们还知道我的师门来历和武功深浅呢，不过也有一些地方是说得不大对的。”当下将心中起疑的地方也说了出来。聂隐娘的阅历见识比她较深，听了隐隐觉得其中定有蹊跷，但她也像史若梅一样，并不知道还有个史朝英，所以也认为那一僧一道说的自是史若梅无疑。至于何以话中又露出那些破绽，她就百思不得其解了。

史若梅自始至终未曾提及那乡下少年，聂隐娘笑道：“你已打了他们一顿，这口气也可以消了。看来他们不过是二三流的角色，吃了你的亏，想必也不敢再找你的麻烦了，可以不必再放在心上。好，还是谈谈你和段克邪的事吧，你们到底怎么样了？”

史若梅低声说道：“正要请教你呢……”刚说得一句，忽见那老门公匆匆走来，说道：“小姐，有客人，是求见老爷的。我说老爷不在家，他递上名帖，叫我拿给小姐，问小姐可不可以见他。”聂隐娘拿过名贴一看，说道：“哦，原来是神箭手吕鸿春。好吧，你请他到客厅坐坐，我换了衣裳就出来。”史若梅“噗嗤”一笑。

聂隐娘诧异道，“你笑什么？”史若梅道：“你知道吕鸿春是为什么来的？”聂隐娘道：“我怎能知道？你这么说，敢情你知道么？”史若梅道：“他是给你做媒来的。媒人登门，姑娘总是要先躲起来，你却亲自去接见媒人，这不好笑么？”聂隐娘笑道：“你简直是信口开河，把一个少年游侠编作媒婆。我瞧呀，他多半是为你来的。你欺侮了他的妹妹，他找你的晦气来了。”史若梅道：“我绝不骗你，吕鸿春实是受了铁摩勒的请托，来给牟世杰做媒的。你若是不信，你尽可以去听听他怎么说。”聂隐娘道：“别开玩笑了。你赶快换了衣服，和我一同去见客人吧。”史若梅道：“一来我不是

主人，二来我若出去，他反而不方便说话了。”聂隐娘笑道：“你当真怕他找你晦气么？好，你不敢去，我只好一个人去见见他了。我总不能为了你的风言风语，怠慢客人。”

聂隐娘吩咐贴身的丫鬟服侍史若梅，匆匆换了件衣服，便出去会客了。史若梅洗了个澡，换上了丫鬟给她挑选的衣裳。她比聂隐娘略矮几分，那丫鬟给她挑选了一件聂隐娘两年前做的，只穿过两次的衣裳，刚好合穿。

史若梅结束停当，仍到园子里原来的地方等聂隐娘，又过了一会，聂隐娘这才回来，脸上颇有诧异的神色。原来吕鸿春果真和她谈起牟世杰的事情，虽然不是明白的说做媒，但却说到了他和牟世杰、铁摩勒的会面，又替牟世杰转达了向聂隐娘的问候。而且话语中还隐约透露，他已经知道了聂隐娘和牟世杰的事情，也知道了他们担心聂锋不喜欢牟世杰，他愿意为牟世杰向聂锋说项。

史若梅笑道：“如何，我不是捕风捉影吧？”聂隐娘说道：“奇怪，你几时见过吕鸿春的？他刚才却没有说起，而且还一再的问你呢。”史若梅笑道：“我见过他，他却不知道是我。这件事很有趣，过一会我再和你说。你先说，他问了关于我的一些什么？”聂隐娘笑道：“他也在为段克邪访查你的下落，铁摩勒和牟世杰也非常关心。我本来想找你出来的……”史若梅道：“我才不高兴见他呢。”聂隐娘笑道：“我就是知道你的脾气，想到了你不高兴见他，所以终于没提。”史若梅忽道：“他可知道我是今天刚到的么？”

聂隐娘道：“这个我倒没有提起。我和他不过是第一次见面，他查问你的下落，我就告诉他，你在这儿，别的可没有多说。”史若梅笑道：“还好，要是他知道我今天才到，说不定他就会起了疑心，我的真相也要给他戳破了。”聂隐娘诧道：“你弄的什么玄虚？有什么真相怕给他戳破？”史若梅笑道：“女扮男装的真相呀。不久之前，我才见过这吕鸿春的。”

当下史若梅将别后的情形一一告诉了聂隐娘，怎样在路上遭遇官军受了箭伤，怎样结识了独孤宇，在他家中养伤，以及吕鸿春到来拜访独孤宇，她也陪同见客等等情事都一五一十的说了。“我捏了一个史正道的假名，冒充是金鸡岭的好汉。哪知吕鸿春在来访独孤宇之前，刚刚是和铁摩勒会过面的。他大约是听出我话中颇有破绽，屡次旁敲侧击，幸亏独孤宇的妹子对我深信不疑，无意之中替我掩饰过去了。要是他知道我今天才到你这里，说不定他就会联想起那‘史正道’来，识破了是同一个人了。”

聂隐娘皱了皱眉头，说道：“你这件事可做得有点不妙，瞒着吕鸿春那倒还没有什么，但你也打算瞒住段克邪么？”史若梅道：“段克邪早已知道了，就在吕鸿春走了之后，那个晚上，段克邪也到了独孤宇的家中，和我见了面了。”聂隐娘吁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这就好了，克邪是明白人，你将真相都告诉了他，想来他也不会疑心你的。你们已言归于好了？”

史若梅道：“一点也不好，他给我气走了。当时我对他也还是怒气未消，所以什么也没有和他说。”聂隐娘听她讲了那晚与段克邪相会的情形，不禁顿足说道：“唉，你怎么可以这样任性？”

史若梅忸怩说道：“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，要是我见得着他，我也愿意向他赔个不是的，就不知他在哪儿。姐姐，你可以给我出个主意吗，最好是找着了他，你先和他去说。”聂隐娘笑道：“你倒打得如意算盘，这样就可以省得你向他求饶了。不过，你已把这事情弄糟了，恐怕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得了呢！”

史若梅不知不觉又发出了小姐脾气，说道：“我是任性了些，可是他也曾屡次不问情由，辱骂过我，说起来大家都是有错。倘若你和他说了好话，他还是不肯理我，那我也不希罕他了。”聂隐娘苦笑道：“话可不是这么说。嗯，有一件事我可要先问问你，独孤宇可对你起过疑心么？”

史若梅道：“疑心什么？疑心我是个女子么？”聂隐娘道：“你在他家里住了将近半个月，那独孤宇也是常在江湖走动的人，阅历颇丰，你们朝夕见面，难道他就没有看出一点破绽？”

史若梅得意洋洋他说道：“我乔装打扮的本领，虽然不及你的精妙，但瞒过他们兄妹，却是绰绰有余。我非但没给他们看出破绽，那位独孤姑娘还为我害了相思，把我当作他的如意郎君呢。”当下将独孤莹对她情意绵绵的神态，加油添酱，描绘给聂隐娘听。听得聂隐娘也忍俊不禁，笑个不休。

笑了一会，聂隐娘道：“你未免太缺德了，这岂不害苦了人家的姑娘？”史若梅道：“迟早我会对她说的。但那时我却要作弄吕鸿春一下，吕鸿春正要向她求婚哪。”聂隐娘道：“那岂不很好，你却为何要作弄他们？”史若梅道：“我不高兴吕鸿春的妹妹，我正是为了喜欢独孤莹，所以不愿她有那么一个小姑。”聂隐娘摇了摇头，叠声说道：“胡闹，胡闹，她嫁的是吕鸿春，又不是嫁他的妹子，即使将来姑嫂不和，这又关你什么事了？何况那吕鸿秋只是脾气大一点，也并非坏人呢。”史若梅笑道：“你不用责备我，后来我也知道错了。我刚才不是对你说了么，迟早我会向独孤莹说明白的。只是目前时机未到。”聂隐娘自幼与她相处，熟悉她的性情，笑道：“你所等待的时机，明白的说，那就是要等到你与克邪言归于好之后，免得过早露出女儿身份，那独孤宇只怕又要对你起意了。”史若梅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我的心思都瞒不过你，所以我要急着回来，向你求救了。”

聂隐娘正色说道：“独孤宇没看出你的破绽，没对你纠缠，那还好一些。可是段克邪却一定起了疑心了，你可想到了这一层吗？”史若梅陡然一震，说道：“你是说他会疑心我，我……”聂隐娘道：“不错，疑心你与独孤宇已有不寻常的交情。”史若梅嗔道：“岂有此理，要是他当真这么想，那就是自己心邪。”聂隐娘笑道：“这怎能怪克邪，设使是我，我也会起疑的。你要知道独孤宇也是我辈中人，他的身份可不是田伯伯那宝贝儿子可比呢。”史若梅道：“你还说呢，以前田伯伯要迫我过门做他媳妇，克邪不也因此大发脾气，辱骂过我吗？好，他这次要是因此生气，就让他气一气也好。”聂隐娘摇头道：“你当真要存心气气他么？那么，我可就不能管你们的闲事了。”

史若梅涎着脸道：“我看他那天离开我，样子倒很、很伤心的，所以，所以我的气也就消了一大半了。”聂隐娘学着她的口气道：“所以，所以你也就要求我给你们做和事佬了。”史若梅格格娇笑，伏在聂隐娘身上，轻声说道：“谁叫你是我的姐姐呢？我在这世上已经没有一个亲人了，不求你求谁？”

聂隐娘道：“听你说得怪伤心的，这闲事我不想管也得管了。好吧，起来吧。”她替史若梅轻轻理好蓬松的云鬓，接着说道：“秦襄这个月中要在长安召开英雄大会，这事情你是知道的了。依我看克邪多半是会去趁这个热闹的，就是他不去，我们也一定可以在这儿碰到他的朋友，打听他的消息。”史若梅道：“你是说咱们也去？可是我和官军打过仗呢。虽说秦襄有过在大会期中，不查究与会之人过去身份的公告，但究竟是有点顾虑。何况咱们又是女子，纵然女扮男装，在那龙蛇混杂的地方，也总是有些儿不便。”

聂隐娘笑道：“ 你不必诸多顾虑，这些我替你想过了。我给你作保镖。我爹爹现在到魏博去了，我可以偷用他的印信，盖在空白的文书上，咱们就冒充他手下的军官，到长安去办差事，谁敢查究咱们。我爹爹在长安有一座别墅，咱们也根本不用住在客店。和那些江湖人物隔得远远的，还怕什么？ ”史若梅喜道：“ 这可是再好不过了。 ”聂隐娘又道：“ 倘若见了克邪，我会好好和他说的。我和吕家兄妹也有点交情，你不方便对独孤莹说的，我也可以和吕鸿秋说去，让他转告独孤莹。这么一来，虽然戳破你的真相，但也就替你把结子解开了。 ”史若梅更是高兴，说道：“ 这就益发多谢你了。 ”

聂隐娘道：“ 你可知道我爹爹为什么去魏博吗？ ”史若梅道：“ 我怎能知道？ ”聂隐娘道：“ 就是为你的事情去的。田伯伯被你盗了床头的金盒，吓破了胆，如今不但答应退亲，还答应从此不再觊觎潞州，愿意和你的义父重修盟好了。我爹爹前往魏博见田伯伯，就是给他们两家做调人的。嗯，若梅妹妹，你的本领可不小啊，这夜盗金盒的故事，将来定可成为千秋佳话。 ”史若梅笑道：“ 你别给我脸上贴金啦，说到本领，我怎也强不过你。你刚才使的那套‘ 飞花逐蝶 ’的剑法，我就羡慕得很，我学了这许多年，始终是使得不纯熟。姐姐，小时候你常常指点我，现在我又要求你指点了。 ”

史若梅听了许多好消息，心境开朗，又见天色尚早，一时兴起，便拔剑出鞘，到场中练那套“ 飞花逐蝶 ”的剑法，请聂隐娘指点。练了十多个招式，忽听得有人嚷道：“ 好剑法！ ”史若梅愕然收剑，只见园子里忽然多了一个人，正是在酒楼上见过面的那个乡下少年。正是：

有心到此求佳偶，岂是寻常田舍郎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回 有心求偶情难表　无意相逢恨更多

那少年笑道：“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，想不到在这儿又见到你了。”史若梅瞪眼说道：“你怎么私自闯进别人的园子来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我在墙外听到你的声音，想起你刚才赏赐的那一锭银子，虽然我代你给了化子大爹，但总是受了你的，却还没有向你道谢，所以就进来了。咦，你怎么变了个姑娘了？”

史若梅纵使怎样缺乏江湖经验，到了此时，也可以看出此人决不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少年，当下说道：“刚才是我冒昧，得罪了你，我向你赔个不是。你识得我这套剑法么？”那少年笑道：“你赏了我银子，反而向我赔不是，这我可不敢受了。哈哈，我只懂得庄稼，什么剑法刀法，可是不懂的。”史若梅道：“那你为何赞好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我从来没有见过姑娘家舞剑的，我瞧着觉得好看，就不觉叫出来了。”

史若梅见那少年兀自装作痴呆，不禁心中有气，嗔道：“你偷进这儿，我不追究你，你也别管我的闲事了。”言下实有逐客之意。

那少年却毫不知趣，一跷一拐的反而走近了几步，说道：“咦，姑娘你说的话可把我弄糊涂了，我几时管了你闲事？”史若梅给他瞧见本来面目，拆穿了她女扮男装的秘密，心中大不高兴，但又不便明白说出所谓“闲事”就是指此而言，正在她想要发作而还未曾发作的时候，那少年又自言自语道：“其实爱管闲事，那也没有什么不好，刚才在那酒楼之上，要是没人多管闲事，我瞧呀，姑娘你也未必就打得赢那臭道士、贼和尚！”

史若梅心中一动，“难道是他暗中助我，我却毫不知情？”心念未己，忽听得聂隐娘一声娇斥，倏地拔剑出鞘，喝道：“你擅闯我的园子，无礼已极，吃我一剑！”声到人到，一招“玉女穿梭”，剑光如练，已是向那少年刺去。

这一下大出史若梅意外，要知聂隐娘一向比她稳重，想不到如今却是她先发了脾气，问也不问，就动起兵刃来了。而且她这一剑，绝非虚声恫吓，确实是凌厉之极，认真对付敌人的一招剑招。

史若梅对这少年虽然不大高兴，但怎么说也还不想把他置于死地，不禁便即叫道：“姐姐，姐姐，你——”话犹未了，聂隐娘已接连进了三招，史若梅也倏然停口不叫了，原来聂隐娘这凌厉之极的连环三剑，都已给那少年避开。史若梅看出这少年并无性命之忧，心想，“原来这厮果然是身怀绝技，来戏弄咱们的。”同时又想，“聂姐姐一向精明，她这样做一定有她的道理。”

史若梅决意袖手一旁，静观变化，只见聂隐娘一剑紧过一剑，那少年仍然装作一跷一拐不良于行的样子，但聂隐娘那暴风骤雨般的剑招，好几次看来就似要刺着他的身体了，却都给他在间不容发之际，巧妙的避了开去。

聂隐娘蓦地喝道：“你竟敢小视于我，还不亮剑么？”剑法倏然一变，一招“风飚落花”，连环七式，虚实相生，但见剑花朵朵，宛如黑夜繁星，点点洒落！正是“飞花逐蝶”中一招精妙之极的繁复剑式。史若梅自愧不如，睁大眼睛，看那少年如何应付。

那少年叫声：“哎哟，不妙！”突然一跤摔倒。史若梅方自一惊，陡然间只见那少年在地上打了两个盘旋，随即一个筋斗翻了出去，恰恰逃出了聂隐娘剑锋所及的距离之外。看似狼狈不堪，其实却是极为巧妙的“醉八仙”身法。史若梅本来有点讨厌这个少年，也不由得暗暗喝了个彩。

聂隐娘剑走轻灵，一招刺空，后招续发，那少年也似识得她这套剑法的厉害，知道空手接招，时间一久，定然吃亏，就在聂隐娘第二招连环七式堪堪刺到之际，那少年忽他说道：“我不会拿刀弄剑，只好拿根木头招架了。对不住，我可要损伤你这棵柳树了。”说话之间，已折下一枝柳枝，“唰”的打出。

剑光缭绕之中，但见附在枝上的柳叶片片飞舞，眨眼之间变成了一段光秃秃的树枝，但奇怪的是竟然没给聂隐娘的利剑削断。

那少年柳枝一抖，虎虎风生，竟然使开长剑的招式，大开大阖，气象不凡，聂隐娘那一招连环七式，尚未使尽，便给他的一枝柳枝荡了开去。

史若梅看得暗暗称奇，那少年的功力显明在聂隐娘之上，这且不说，他用柳枝当作长剑使出的剑招也非常特别。史若梅看了几招，这才蓦地想了起来。原来就是数月前，她在金鸡岭英雄大会上，看过的铁摩勒与牟世杰比剑时，所用过的那套剑法。

这套剑法以雄浑见长，需要极深厚的内力方能尽量发挥。这少年的内力虽然深厚，但可以看得出来，比起铁摩勒却还是有所不及。铁摩勒当日使用这套剑法用的是玄铁重剑，这少年用的却是一支树枝，以柔弱的树枝来使雄浑的剑法，也是甚不适宜。因此，虽然聂隐娘的功力比不上他，但聂隐娘占了兵器的便宜，这套剑法，又是她的看家本领，比对方用柔枝强使的雄浑剑法，自是要得心应手多了。不多一会，大约只过了二十余招，那少年已显得有点招架不住，渐处下风。

史若梅大为高兴，“这回聂姐姐准要叫这厮吃点苦头了。”哪知心念未已，忽见那少年柳枝轻拂，似拒还迎，竟把聂隐娘的长剑黐出了外门！

史若梅这一惊比刚才更甚，原来少年这柳枝一拂，用的竟然也是“飞花逐蝶”这套剑法中的一招！

聂隐娘喝声：“好！”剑锋一绞，解开了柳枝的缠绕，倏地又是一招“蝶舞莺飞”，剑光飘瞥，似左似右，轻灵翔动，端的有如蝶舞花间，莺穿叶底，虚虚实实，难以捉摸。那少年也赞了个“好”字，柳枝轻轻一挥，还了一招“轻罗小扇”，柳枝轻拂，微步轻盈，飘逸潇洒，恰合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的诗境，轻描淡写的就把聂隐娘那招“蝶舞莺飞”化解了。

妙慧神尼所创的这套“飞花逐蝶”剑法，不以气力见长，原是适合女子用的。每一招式都配合着美妙的身法，使将开来，就似舞蹈一般，这少年打扮得似一个粗鲁的农家子弟，却手执柳枝，使出了这套剑法，体态难免显得有点扭扭捏捏，本来甚是滑稽，但他使得美妙绝伦，片刻间就令史若梅看得目眩神摇，丝毫也不感到可笑了。

那人斗到酣处，只见落花片片，缤纷飞舞，严如一幅美妙的画图。那少年改用了同样的剑法之后，已把颓势扭转过来，他的柳枝也正适合这套剑法，使到精妙之处，当真是柔如柳絮，翩若惊鸿，招招都藏着无穷变化。

史若梅看得如醉如痴，根本就忘记了计较胜负，心里只是想道，“原来师父的这套剑法有这许多精微的变化！”看了好一会子，这才蓦地想到，“奇怪！这小子又怎会懂得使用这套剑法的？看来他对这套剑法的造诣，竟似还在聂姐姐之上！”

忽见那少年柳枝一拂，搭着聂隐娘的剑脊，笑道：“不用再打了吧？”聂隐娘倏地将剑收回，说道：“可是方师兄吗？”那少年抛了柳枝，施了一礼，说道：“正是小弟，冒犯了两位师姐了。”

史若梅大为奇怪，心道，“ 师父怎会收一个男弟子的？这却是哪里钻出来的师兄？ ” 聂隐娘已招手叫她过来，说道：“ 这位方师兄是咱们师父的侄儿，也是磨镜老人的关门弟子。 ”

史若梅对师父的俗家事情知道得不多，原来妙慧神尼本是姓方，她的弟弟早死，只遗下一个侄儿，名叫方辟符，妙慧神尼自是对他甚为怜惜，因此不但送他到磨镜老人门下学艺，而且又把她自己的武学，也倾囊传了给他。妙慧神尼与聂隐娘相处的时候较多，故而聂隐娘知道这件事情，史若梅却还未知道。

聂隐娘道：“ 师父可好？ ” 方辟符道：“ 她老人家上月过了八十大寿，已决意闭关坐禅，从此不走江湖了。她有一封信托小弟带给你。 ” 聂隐娘认得是师父的亲笔，恭恭敬敬的施了一礼，拆开来看，原来这封信就是给聂隐娘介绍她的侄儿的。信上说她的侄儿方辟符年轻识浅，新近学成出师，要到江湖历练，请聂隐娘代为照料，视他如弟云云。

聂隐娘把这封信与史若梅同看，笑道：“ 师父她老人家也太客气了，彼此都是一家人，还用得着特别关照吗？ ” 史若梅见信上开列了方辟符的生辰八字，算起来比聂隐娘小几个月，比她则大一岁有多。史若梅暗暗好笑，心想，“ 师父也太啰嗦了，你只要说一个是师弟，一个是师姐那不就行了吗？何必把生辰八字都详详细细的开列出来，倒像是对亲家了。 ”

她哪里知道，妙慧神尼的确是有这个意思。方辟符是她的至亲侄儿，她当然希望他娶得一个好妻子，她的两个徒弟，史若梅自幼许了给段克邪，聂隐娘则还没有人家，这都是她知道的，聂隐娘比较老成练达，性情也更适合她的脾胃，因此她很想替她的侄儿撮合。不过，她也知道这种男女的终身大事，必须两方合意才成，若然她以师父的身份出来做媒，以聂隐娘的性情，只恐她心中不快，认为是师父拿面子压她。故此她信中并不明言，只托聂隐娘照料她的侄儿，用意就是让他们两人多有接近的机会，任其自然发展。

聂隐娘生性豁达，她心上又早已有了一个牟世杰，看了这封信虽然稍微感到师父的客气有点特别，却并未体会师父的这层意思，当下笑道：“ 方师弟，你的武功兼两家之长，我愧作师姐，日后还要请你多多指点呢。师父的话实在是应该颠倒过来说才对。 ” 史若梅也笑道：“ 铁摩勒是你的大师兄，你还怕没人照料吗？ ”

方辟符面上微赤，说道：“ 铁师兄的金鸡岭已被官军攻破，我去找他实是不易，只好先来拜见两位师姐了。 ” 原来他却是知道姑姑的心意的，他不先说明自己的身份，直到和聂隐娘比了一场才说，为的就是要试试聂隐娘的武艺是否配得上他。

史若梅笑道：“ 方师兄，你倒很会说话。你是来拜见聂师姐的，怎么拉上我呢？难道你有未卜先知之能，知道我今日也来拜见聂师姐吗？何况我也不是你的师姐。 ” 方辟符哈哈笑道：“ 那么我就向你告一个罪吧，刚才我在酒楼上还未知道你是我的师妹，我的行径也不够庄重，惹你生气了。 ”

史若梅道：“ 方师兄，我现在有点明白了，我打赢的那一架，敢情是你在暗中帮忙我的？ ” 方辟符笑道：“ 你一出手，我就知道你是我姑姑的徒弟了。后来你把那两个家伙打翻，跳下酒楼，我本该对你说明的，但我见你很是得意，所以不想扫你的兴。 ” 史若梅满面通红，聂隐娘闻知经过，却忍俊不禁，笑了起来。

方辟符道：“ 史师妹，你怎的和灵山派结了梁子？ ” 史若梅道：“ 我正

是莫名其妙。嗯，灵山派是什么东西，方师兄，听你这么说，你敢情是知道他们的来历？”方辟符道：“我初走江湖，认得的人有限得很，那两个家伙的来历我是毫无所知。不过，灵山派的名头我却是听得师父说过的。你惹上他们，以后可得多加小心才好。”史若梅道：“怎么，他们是惹不起的么？我瞧，他们的武功纵然比我稍胜一筹，也不见得高到那里去呀？”方辟符道：“那贼和尚的谈话透露出他是灵山派的弟子，他的武功虽然平平常常，但他们灵山派的祖师灵鹫上人，却是个极为难惹的人物。”歇了一歇，接着说道：“灵山派是西域红教的一个支派，但教祖灵鹫上人却是汉人，收的徒弟品流复杂，番汉各半，僧俗都有。据说灵鹫上人就是当年名震一时的大魔头展龙飞的师兄，因为不得志于中原，故而远走西域，削发为僧，另开宗派的。”聂隐娘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展龙飞不就是展大娘的丈夫，展元修的父亲吗？”方辟符点点头道：“不错。当年各正派围攻展龙飞，我的师父和我的姑姑都曾参与，还会合了疯丐卫越，西岳神龙皇甫嵩等人才将他打败的。”聂隐娘道：“灵鹫上人是展龙飞的师兄，想来更为了得。这么说来，这灵鹫上人可当真是个难惹的人物了。”但灵山派远处西域，史若梅却是中原武林中一个藉藉无名的小辈，一个初出道的女子，与灵山派风马牛不相及，却怎的会结起怨来？众人都是猜想不透，暗暗纳罕。

聂隐娘道：“这等莫名其妙的事，要理会也理会不来，暂且不必管它吧。方师兄，你上哪儿？”方辟符道：“我意欲前往长安参加秦襄的英雄大会，长长见识。聂师姐，你们是不是也准备去瞧瞧热闹？”聂隐娘知道她们刚才的谈话，方辟符已是听到的了，心想，“师父郑重的嘱托我照料他，若是不与他同去，这就显得见外了。”当下便道：“不错，我和史师妹正在商量前往长安的事，难得方师弟也有此意，咱们就一同走吧。”史若梅一心要往长安访段克邪，她可有点不大愿意与方辟符同行，但聂隐娘已经答应，况且方辟符份属同门，她也就不便反对了。

当下聂隐娘招待方辟符在她家住了一宵，第二日一早起来，聂史二女已易钗而弁，扮作军官。聂隐娘觉得方辟符一身农家子弟的衣裳，和她们同行，不大像样，便叫方辟符也扮作一个校尉模样的随从武官，并教了他一些当军官所应注意的礼仪和习惯，方辟符笑道：“我一向跟随师父，帮他做个磨镜的小厮，想不到现在一步登天，做起官儿来了。但做官儿却有这许多拘束，那是远远不及做磨镜小厮的自由自在了。”史若侮这才明白，原来他这身乡下少年的装束，倒并非矫情打扮，而是因为他随着师父磨镜老人干这一行职业的关系。

聂隐娘把假充上京公干的文书准备好，又发给方辟符一个腰牌，然后挑选了三匹骏马，即日动身，赶往长安。

一路同行，彼此免不了讲一些江湖见闻，武林逸事，聂隐娘发觉方辟符虽是初出师门，但懂得的却并不比她少。原来磨镜老人带徒弟与众不同，他并不是闭门传艺，而是要徒弟挑着磨镜的担子，跟着他穿州过县跑的。（磨镜是古代的一种职业，古代用的是铜镜，每隔一些时候，便要将铜镜磨光。）所以方辟符的江湖经验实在不少。聂隐娘暗暗好笑，“师父叫我照料他，其实应该反过来叫他照料我才对。”她可没想到师父此举另有私心。

他们马快，不过七天，已到了兴平，这是一个相当兴旺的市镇，从兴平到长安，骑着马只不过是两天路程了。时近黄昏，一行三人便到兴平镇上，挑了一家最大的客店投宿。

走到客店门前，史若梅忽地“咦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哪里来的这两匹好马！”聂隐娘举目一观，只见门外空地的拴马桩子，早已系有十多匹客商的骡马，其中有两匹马卓然不群，一匹通体火红，一匹浑身雪白，一看就知是千金难买的骏马。史若梅悄声说道：“这是康居种名马，从前牟世杰劫夺的那批御马，就是这一种了。我曾骑过一匹，但却也比不上这两匹的神骏！”

聂隐娘吃了一惊，心道，“难道是有大内高手在此？”她把自己的马系好，悄悄走近去看那两匹名驹。原来御马定有内府的烙印，与众不同。只见那两匹马一点疤痕都没有，更不用说老大一块的烙印了。

那两匹马甚通灵性，见有生人走近，而且不断的打量它们，忽然都发了脾气，嘶叫起来，振鬃扬蹄，便要踢聂隐娘。聂隐娘连忙避开。就在此时，只听得一声喝道：“你找死么？胆敢逗你爷爷的坐骑！”

只见客店门开，有个人伸出头来，戟指而骂，生得好一副怪相，就似《西游记》描绘的那个猪八戒一般，猪鼻朝天，额头平塌，满头黄发，用个金环束住，似是个西域头陀，一看就令人憎厌。史若梅忍不住怒气，回骂过去道：“岂有此理，看一看有什么打紧，你就出口伤人？”聂隐娘连忙将她按住，陪笑说道：“大师休怪，我从未曾见过如此神骏的龙驹，不觉多看了两眼了。”

那头陀见聂史二人是军官打扮，聂隐娘又夸赞了他的好马，向他赔了礼，怒气就消了几分。但对史若梅却仍有敌意，狠狠地盯了她两眼。

正在双方想要发作而未曾发作的时候，又有一个人走出门口，将那头陀拉着，笑道：“难得这两位大人赏识咱们的坐骑，师兄，你应该高兴才是。”暗暗向那头陀打了一个眼色，那头陀怔了一怔，忽地和颜悦色的抱拳说道：“洒家生来暴躁，刚才不知是两位大人，多多得罪了，休怪，休怪。”

那头陀的同伴也是个西域人，但却是俗家打扮，狮鼻虎口，比那头陀英俊多了。可是他那对眼睛阴沉沉的，一看也就知道比那头陀狡猾得多。他向聂史二人仔细打量了一番，便上来请教：“两位大人高姓大名，上哪儿公干？”史若梅正要骂道：“关你什么事？”话未出口，聂隐娘已悄悄地拉了她一把，随即捏了两个假名字说了。那人说道：“哦，原来两位大人也是上长安的，长安过几日有个英雄大会，正好赶得上这趟热闹。”聂隐娘淡淡说道：“是吗？对不住，咱们有公事在身，恕不多叙了。”那人碰了个软钉子，讪讪走开。

聂史方三人走进客店，只见那头陀和掌柜的又闹起来，那掌柜的打躬作揖说道：“实在对不起，上房已有人住了。大师，我给你准备这间房子也是向南的，比上房其实也差不了多少，你就将就住一晚吧。”那头陀大喝道：“胡说，你为什么不把上房留给我？哼，有人住了？叫他搬出来，让给我！”那掌柜哭丧着脸道：“那位客人是先来的。”头陀怒道：“管他先来后来，你敢不听我的吩咐？”

忽听得一个清脆的少女声音冷冷说道：“这样蛮不讲理的人可还真是少见！”众人眼睛一亮，只见一个容光迫人的美貌女子已站在那头陀的面前。

那头陀想不到上房的客人竟是如此美貌的少女，不觉呆了一呆，似是被她的容光所慑，脾气也发不出来了。那少女哼了一声道：“你凭什么要我搬出来让给你？”

那头陀给骂得哑口无声，倘若对方是个大汉，他那双拳头早就打过去了，但对方是个千娇百媚的女子，他的拳头虽然粗大，却怎生打得下去？

那狮鼻人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少女，忽地走上前去，向那头陀叽叽

咕咕他说了几句，说的大约是西域方言，谁也不懂。那少女越发生气，“哼”了一声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鬼鬼祟祟的商量什么？要打架就上来！”

那狮鼻人笑道：“姑娘误会了，我是劝我师兄向你赔礼。”那头陀似是怔了一怔，脸上的神色甚为古怪，但听了他师弟的话，却是奉命唯谨，果然施了一礼，赔罪道：“哪有男子汉要女人让房的道理？我刚才不知是你姑娘住下了的，说话鲁莽，你休见怪。”史若梅暗暗好笑，“这对师兄弟倒是对老搭档，一个做好，一个做坏，这头陀赔罪大约也是陪惯了的。”

那少女受了头陀一礼，争端已息，但似乎兀是气愤未平，只见她冷笑一声，礼也不还，就转身走回房去，一边走一边咕咕哝哝的骂道：“当我是好欺负的吗？哼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

少女住的那间上房在冷巷尽头的第一间，在她踏进房中，揭开帘子的那一瞬间，史若梅的目光也正巧看过去，隐约见到一个男子的背影，似曾相识，但距离太远，冷巷的光线又黯淡，那少女一进房，就立即关上了房门，史若梅多看一眼已是不能。

房中那个男子似是在劝那个少女，史若梅竖起耳朵来听，前头几句声音很细，模糊不清，说到后来，似乎那男子也有点生气，说了一句，较为大声：“别人已经不生事了，你就别给我再惹麻烦啦！”可以猜想得到，定是那少女要那男子给她出头，那男子见争端已息，就不愿再挑起风波了。

史若梅心头大震，原来她听得出是段克邪的声音！段克邪和她争吵过好几次，他的声音语调，她都是听熟了的，莫说最后那句可以听得清楚，就算听不清楚，她也可以分辨出是段克邪的声音！

但史若梅仍是疑心不定，不敢完全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心里翻来覆去的想道，“怎样会是克邪呢？他岂能与一个女子住在一间房里？”“难道是个声音与他相同的人？但却又怎能这样相似？”聂隐娘听不出是段克邪的声音，见她定了眼睛，一副呆若木鸡的样子，不觉笑道：“这位姑娘倒是个美人胎子，你看得呆了么？可惜人家有了丈夫了，你这样无礼，提防人家的丈夫出来揍你，别发呆啦，先把房间定好吧。”

聂隐娘正要去和那掌柜的说话，却见那狮鼻人已笑嘻嘻的站在柜台旁边，压低了声音对掌柜说道：“那位姑娘姓甚名谁，和她同住的那少年又是什么人，你可知道么？”那掌柜的道：“客店的规矩是只要付钱，便可住店，不论客人干的是什么营生，我们都不便过问。你老问的，请恕小的一概不知。”狮鼻人道：“难道他们的姓名，你都没有请教过吗？”那掌柜的道：“是那位姑娘来与我打交道的，那男的可没有上来。”狮鼻人道：“我正是要知道那女的姓名，男的倒不打紧。”掌柜的苦着脸道：“你老从西域来，大约不很清楚中土的习惯，姑娘家的芳名，她不先说，我们是不便动问的。”狮鼻人皱皱眉头，忽地掏出一锭元宝说道：“只要知道一个姓氏也行，这锭元宝就是你的了！”这锭元宝足有十两重，掌柜的眼睛一亮，搔了搔头，说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我听得那男的叫那女的，似乎是叫她做史姑娘！”那头陀“啊呀”一声，双眼倏张，这刹那间，惊喜交集的神情都显现出来，狮鼻人暗暗用手肘撞了他一下，笑道：“这就行啦，银子给你！”扔下元宝，便和他的师兄回房去了。”

聂隐娘见那狮鼻人用十两银子来打听一个姓氏，心里当然觉得奇怪，但也还罢了，史若梅可是蓦地一惊，忽然想起那日在酒楼上，听到的那道士所说的一番话，暗自想道：“有这么巧，这位姑娘也是姓史，那道士说段克邪

和一位姓史的女子要好，莫非指的就是她！可是那道士又说段克邪终于不喜欢那个女子，却何以他们现在又同在一起呢？”越想越觉糊涂，顿时间心事如潮，猜疑不定。

聂隐娘向那掌柜的定房，掌柜的见他们是军官，生怕他们挑剔，打躬作揖他说道：“小店只剩下两间客房了，不知大人们满不满意。”聂隐娘笑道：“我们正是要两间房，但求有得住便行。我们可不像那西域头陀，非上房不可。”掌柜的从未见过当官的这样和气，喜出望外，当下便带他们进去。聂史二人一间，方辟符独自一间。可巧和那少女所住的只隔着一间房子。

掌柜的走后，方辟符过来说道：“那两个西域人行径奇怪，咱们今晚可得多提防提防。”聂隐娘道：“我也看出他们不是好人，但咱们是军官身份，谅他们也不敢轻易招惹。”方辟符唯唯诺诺，谈了一会，便自回房去了。

史若梅满怀心事，吃过了饭，将近三更，兀是不肯睡觉，独倚窗前，聂隐娘逗她说话，她也是有一句没一句的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。

聂隐娘道：“咦，你又在想什么心事了？”史若梅情思惘惘，宛若听而不闻。外面正下着牛毛细雨。寒风萧瑟，院子里有棵梧桐树，树叶正在一片一片落下来，乌云遮月，夜色如墨，雨丝风片，刮面生寒，史若梅心头怅触，曼声吟道：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！”声音虽然很轻，但却是运用了丹田之气送出，声细而清，脆若银铃。

聂隐娘笑着摇摇她的身子，说道：“原来你是在这里害相思病，可惜段克邪不在比邻，辜负了你这红颜知己。别发呆了，不怕扰人清梦么？”

她哪里知道史若梅正是要扰人情梦，她是盼望段克邪听到她的声音，但她的心情却又正在矛盾之中，一忽儿希望段克邪闻声而来，一忽儿又希望是自己认错了人，段克邪并不在这店子里。

聂隐娘笑道：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玉勃这两句诗说得真好。你与克邪既是心心相印，人在天涯，亦若比邻，那就无须老是放心不下了，睡吧，睡吧。”她把史若梅从窗前拉开，扳转她的身子，忽见她的眼角有两颗晶莹的泪珠。聂隐娘又是怜惜，又是好笑，说道：“你真是多愁善感，再这样下去，我看你要发疯啦！”她怎知正是她的话触动了史若梅的心事，增添了她的伤感。史若梅叹了口气，幽幽说道：“聂姐姐，你哪里知道，在今晚的情景，这两句诗应该反过来说才对。倘若他真在比邻，他就不会是我的知己了。”

聂隐娘莫名其妙，说道：“你是不是生了病？这两句诗是个比方，你怎的胡思乱想，竟想到了克邪当真会在比邻？”史若梅咬了咬嘴唇，说道：“聂姐姐，我不是胡思乱想，我只怕克邪当真就在这儿。”聂隐娘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他怎么会在这儿？”话犹未了，忽听得“叮当”一声，是两口剑碰击的声音，接着听得方辟符喝道：“你这小子来干什么？”

这一瞬间，史若梅呆若木鸡，脸色涮的一下子都转白了。聂隐娘摘下宝剑，推开窗子，便跳出去看。

只见隔着一间瓦面，屋顶上正有着两条黑影斗剑！面向着她的那个，一眼可以看得出是方辟符，背向着她的那个在黑夜中一时看不清楚，只觉也似曾相识。就在这时，只见剑光一闪，当当两声，方辟符被那黑影迫退两步，雨中瓦面湿滑，方辟符一个立足不稳，几乎摔了下去，但那黑影却立即收招，反而转过身子就跑。聂隐娘看了这几招，心头大震，这黑影可不正是段克邪是谁？这刹那间，聂隐娘也顿然呆了！

原来段克邪和史朝英正巧在这客店投宿，他们住的是间套房，中间还有板门隔开的。段克邪也看出那两个胡人绝非善良之辈，虽然他斥责了史朝英，不许她多惹麻烦，但他自己却不能不多加小心，着意提防，因此这一晚他也是深夜未睡，一直在床上打坐养神。三更过后，史若梅的清吟忽地传来，段克邪惊疑不定，是以循声觅迹，察看究竟。

方辟符也是为了提防那两个胡人生事，早已伏在屋上警戒，一见段克邪来到，身法快得异常，唯恐不敌，遂先发制人，段克邪一近他的身边，他跳起来便是冷的一剑！

方辟符的剑术得两派直传，精妙之极，段克邪险险给他刺中，只得也拔出剑来迎敌，交手之下，两人都是大吃一惊，佩服对方了得。但段克邪毕竟稍胜一筹，斗到了第七招，段克邪一记抢攻，把方辟符迫得连连后退，几乎摔了下去。

段克邪给人窥破行藏，大感尴尬，心里想道，“闹了起来，可不好看。有外人在旁，纵使见着若梅，那也是不方便说话的了。”

那知他想退走，方辟符却不肯放过他，方辟符初出道，第一次和“敌”人正式交手，就吃了个不大不小的亏，未免难堪，尤其这时他已看见聂隐娘出来，在师姐跟前，更不愿意失掉面子，于是一声大喝：“小贼，你鬼鬼祟祟的来作什么？不说明白，便想逃么？”脚点瓦面，飞身扑去，一招“鹰击长空”，人在半空，剑光如练，已是疾刺下来！

段克邪不知道方辟符是什么人，怎肯将原由告诉方辟符？当下淡淡说道：“阁下定要多管闲事，苦苦相迫，我只好奉陪了！”横剑削出，还了一招，这一次他用了八九分内力，方辟符身形一晃，居然未曾摔倒，第二招“鱼翔浅底”立即又发了出来。

聂隐娘叫道：“方师弟住手，是熟人！”方辟符怔了一怔，闪过一旁，段克邪觉得这声音很熟，一时间却未想到是聂隐娘，就在双方正要动问之际，忽听得“蓬”的一声，一溜火光突然从另一间屋面炸裂开来！正是：

相逢又是添烦恼，情海风波浪更高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一回　何堪覆雨翻云手　总是牵肠挂肚情

火光中只见史朝英已跳上瓦面，与那头陀斗在一起，那头陀身法极快，但也被火星溅着几点，灼痛了他的皮肉，大怒喝道：“好个不识好歹的小妖女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还敢烧你佛爹！”拔出戒刀，就向史朝英劈去。原来这头陀正是来捉拿史朝英的，恰巧在段克邪去偷访史若梅的时候，他也到了史朝英窗下，暗中窥伺，他不想惊动众人，挖破了窗纸，便把“鸡鸣五鼓返魂香”吹了进去。哪知史朝英也极机灵，一闻到气味不对，立即先发制人，打出了她的独门暗器——“金针烈焰弹”。这暗器是一个椭圆形的球体，中藏火药，还包着无数细如牛毛的梅花针。幸亏这头陀练有金钟罩的功夫，护着头面，梅花针射不进他的身体。但仍然被火星溅着了几点。

火光一闪即灭，只听得刀剑碰击的声音震得耳鼓嗡嗡作响，段克邪武学深湛，听声辨器，已知道是史朝英处在下风。史朝英在那火光一闪之中，也看见了段克邪，连忙大叫：“克邪，你快来呀！”在这样情形之下，段克邪自是无暇再跑过去看聂隐娘是谁，只好先回去救史朝英。

狮鼻人埋伏一旁，突然跃出，向段克邪偷袭。腥风扑鼻，段克邪心知对方是一双毒掌，勃然大怒，有心给他一个厉害，闭了穴道，默运玄功，以十成功力，硬接对方的毒掌。双掌相交，声如闷雷，狮鼻人掌心的毒侵不进段克邪身体，反而给他的掌力迫退回来。他用了千斤坠的功夫，身子仍是摇摇欲坠。

就在这时，史朝英忽地“哎哟”一声叫将起来，似乎是受了点伤。段克邪无暇再与那狮鼻人纠缠，运劲一推，那狮鼻人踉踉跄跄地退到瓦檐，脚尖勾着檐头的横木，这才没有摔下去。段克邪早已从他的身旁掠过去了。

幸亏是史朝英那一声叫喊，把这狮鼻人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。原来那狮鼻人的功力比不上段克邪，掌心所凝聚的毒素被迫得如潮倒退，要是毒素倒流，侵入心脏，他自己也无法解救。

那头陀虽是师兄，本领却比不上师弟，他蓦觉脑后风生，反手一刀劈来。段克邪己是移形换步，一招“关平捧印”，左掌穿出托着他的肘尖，右掌便来抓他的琵琶骨。狮鼻人已赶到，迅即向段克邪的背心击下，段克邪背腹受攻，只得腾出右掌，反手接了他的一招，那头陀挣脱了段克邪的掌握，在瓦面上打了几个盘旋，才稳得住身形。段克邪以一掌之力和那狮鼻人相抗，却稍稍吃了点亏，退了三步。

那头陀性情暴躁，凶横惯了，今晚在段克邪手下吃了大大的亏，这还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，只气得他怒火攻心，哇哇大叫，不自量力，刚才脱险，又扑上来。段克邪道：“朝英你受了伤么？”史朝英道：“不很紧要，但这口气却是难消，克邪，你给我狠狠打他们一顿！”她还怕段克邪不肯答应，补说理由：“这次是他们找上门来，可不是我去招惹麻烦的。”

段克邪道：“好，你回房歇息去吧。我自会料理他们，这里的事就不用你管了。”掌法一变，霎时间只见黑影幢幢，四面八方都是他的影子，那头陀与狮鼻人都觉得掌风扑面，好似段克邪就已打到他的面门。

本来他们师兄弟联手，在实力上并不弱于段克邪，但段克邪这等超卓的轻功，他们却是远远不及，加以夜色如墨，雨湿瓦滑，他们发挥不了联手合斗之长，给段克邪在他们中间穿来插去，不消片刻，已把他们累得头晕眼花，好几次险险打着了自己人。

段克邪一发出声音，聂隐娘已知道的确是他，不禁失声叫道：“ 果然是段克邪！若梅，若梅，你快来呀！ ”方辟符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 是段克邪？哎呀，你为何不早些说！ ”忽听得史若梅冷笑说道：“ 聂姐姐，管他是谁，这样的人，我是再也不理他了！ ”原来史若梅早已悄悄的来到，她听得段克邪向史朝英问话，关怀之情，溢于言表，不禁又气又怒，妒火攻心。

段克邪正使到一招“ 旋乾转坤 ”，在两个敌人中间双掌一分，左掌虚右掌实，左掌倏的打了那狮鼻人一记耳光，脚跟一旋，右掌按下，已抓着了那头陀的琵琶骨！他这右掌用了七分力道，对付狮鼻人的左掌只用了三分力道，用意就在先突破这较弱的一环。

眼看已经得手，忽听得史若梅的声音，段克邪这些日子，日里夜里，无时无刻，不在想念史若梅，如今突然间发觉她就在自己的身边，而且是用这样冷漠的口气说话，他焉能不陡然一震，真气一松，步法登时乱了！

这么一来，也登时给了那狮鼻人以可乘之机，只听得“ 卜 ”的一声，段克邪的那声“ 若梅妹子…… ”刚刚出口，狮鼻人已以重手法在他的腰间“ 愈气穴 ”重重插了一下。

段克邪大吼一声，呼的一掌打出，跑去要追击那狮鼻人，不料脚步己是不稳，突然间只觉眼前金星乱冒，一步踏空，骨碌碌地滚下去了！

那头陀掏出了一柄飞锥，正要朝着段克邪的背影射去，忽听得一声喝道：“ 恶贼住手！ ”金刃劈风之声已到脑后，那头陀反手一刀，和史若梅的青钢剑碰个正着，那柄飞锥就失了准头，只听得“ 叮 ”的一声，似乎是钉在地上，并未曾打着人。

原来史若梅虽说是心中气恼，但到底是对段克邪情深意厚， 处处关心着他，一见段克邪失手，她立即便冲上来了。可惜仍是迟了一步，段克邪已受伤坠地，没见着她。

那头陀气力很大，刀剑相交，震得史若梅虎口隐隐作痛，史若梅生怕放过了他，他就要去害段克邪，因此虽然手臂酸麻，仍是一点也不敢放松。她展开了“ 飞花逐蝶 ”的剑法，左一剑，右一剑，前招未收，后招续发，把那头陀截住，怎样也不让他脱身。那头陀大怒喝道：“ 你莫恃着是官面的人，惹翻了洒家，皇帝老子，咱也不管！ ”恶狠狠的怒劈数刀，史若梅正自抵敌不住，聂隐娘已经赶至。聂隐娘的武功比史若梅要稍高一些，以二敌一，把那头陀的凶焰压了下去。

另一边那狮鼻人也正朝着史朝英扑去，阴恻恻地笑道：“ 史姑娘，你逃不了的，你当真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吗？乖乖地随我走吧！ ”方辟符大怒喝道：“ 你凭什么要欺侮史姑娘，有我在此，就不准你胡作非为！ ”那狮鼻人与史朝英还有好大一段距离，中途就遇上了方辟符，朝着他“ 唰 ”的便是一剑。

原来方辟符误会这狮鼻人口中说的“ 史姑娘 ”是指史若梅，他是知道史若梅是段克邪的未婚妻的，他与段克邪误打了一场，心中很是懊悔，这时见这狮鼻人又要来捉“ 史姑娘 ”，他心里一想，“ 段克邪来探望他的未婚妻，我胡乱出头，真是对不住他了。现在可万万不能让史师妹吃亏。段克邪是被这狮人鼻伤了的，我且替段克邪报这一掌之仇，将来见了他也好说话。 ”他怀着“ 将功赎罪 ”的心情，又想在聂隐娘面前逞能，将这有本领打伤段克邪的人打败，因此也是剑剑凌厉，毫不放松。

论功力，这狮鼻人要比方辟符稍胜一筹，但他刚才先是与段克邪硬对了一掌，后来在用重手法打伤段克邪的时候，又被段克邪的护体神功所震，亦

是颇伤元气，此消彼长，一打起来，他反而只有招架之功，显得在方辟符之下了。方辟符剑法兼两家之长，忽而是大开大阖刚猛非常的剑招，忽而是轻如柳絮的阴柔剑法，刚柔并济，虚实相生，变幻莫测，将那狮鼻人杀得手忙脚乱，他虽练有一双毒掌，但打不到方辟符身上，毒掌的作用也就等于没有了。那狮鼻人怒道：“你是那丫头的什么人，这样为她拼命？哼，你可知道我是何人？”

方辟符道：“管你是谁，欺负到我们头上就不行！”那狮鼻人冷笑道：“你可曾听过灵鹫上人的威名，知不知道灵山派的厉害？”方辟符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我知道你们灵山派人多势大，恃着灵鹫上人作护符，个个横行霸道，哼，你们灵山派弟子的厉害，我在魏博早已领教过了！”方壁符早已料到他们是灵山派门下，如今果然证实，便更不敢放松，趁着上风，攻势越发凌厉。

那狮鼻人却是大为诧异，黑暗中看不见他的神色，但听得他“咦”了一声，叫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方辟符杀得性起，喝道：“我正在等待着见识你的厉害！”唰唰唰连环三剑，招里套招，式中套式，杀得那狮鼻人手忙脚乱，气也喘不过来，哪里还能分心说话？

那边厢聂史二女已取得了压倒的优势，双剑穿梭来往，把那头陀杀得只有招架之功，毫无还手之力。史若梅惦记着段克邪，偷出空来游目四顾，屋顶上已不见那少女的影子，想是偷偷地溜走了，史若梅心里更气，暗自想道：“我们替你拦住了敌人，你却私会情郎去了。”就在这时，忽听得马嘶之声，极是凄厉，似是有人正在伤害马匹，头陀暴跳如雷，史若梅乘机一剑刺去，划破了他的肩头，血流如注，还幸刺得稍为偏斜一点，只差半寸，没有刺穿他的琵琶骨。但史若梅听得马嘶，也是心神不定。

聂隐娘知道史若梅的心意，笑道：“若梅，你快去看克邪吧！”史若梅见这头陀已受伤，料想聂隐娘对付得了，说了一声：“多谢姐姐，我去去就回。”立即跳出圈子，跃下屋顶。

到了店门外的空地，只见那女的正抱着段克邪，跨上马背，正是最神骏的那匹白马，史若梅急忙叫道：“且慢！”话犹未了，那少女把手一扬，发出了金针烈焰弹，“蓬”的一声，一溜火光，已自向史若梅飞来。史若梅知道厉害，连忙舞剑防身，闪过一旁，那团火光没有烧到她的身上，有几枚飞过来的梅花针也给她打落了。但经过了这么一阻，史朝英抱着段克邪，也早已上马走了。

史若梅大怒，蓦地想道：“这两个胡人的坐骑都是龙驹，她偷了一匹还有一匹，我何不也做个偷马贼，骑了另一匹坐骑追去。她那匹白马虽然较好，但驮着两个人，一定跑不过我。”主意打定，就要上去解开那系马的绳子。那匹枣红马兀自声声惨叫，叫声越来越弱，它见史若梅到来，扬蹄便踢，没有踢着史若梅，自己先倒下去了。

史若梅亮起火折一瞧，只见那匹枣红马瘫在地上，眼眶开了两个大洞，鲜血兀自点点滴下，原来它的眼珠子已给人挖去了，腿上也有两道伤痕，伤及骨头。史若梅又惊又怒，恨恨说道：“好狠毒的妖女，克邪怎么会与她在一起的？”

段克邪所住的那间上房有两个窗子，一边窗子灯火未熄，史若梅失意而归，经过窗下，心中一动，便进去瞧。这才发现原来是个套房，中间有扇板门隔开的。又发现有灯火的这边窗下，有个茶几，靠在床前，几上有人蘸了

茶水，写了几个“梅”字，史若梅曾在田承嗣的卧室看过段克邪的留刀寄柬，认得出是他的笔迹，想来一定是段克邪闷坐无聊，思念于她，故而不知不觉地蘸了茶水，在茶几上写这许多“梅”字。而且可以想象在他写的时候，那女子一定不在他的身边，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忘其所以了。史若梅心里大大起疑，“他既然如此对我念念不忘，又怎能与别人相好？难道这里面另有内情？”这么一想，怒气稍稍减了几分。

史若梅在房里茫然自思，屋顶上的厮杀却正到了紧要关头，那狮鼻人用尽全身气力，蓦地发出一掌，卷起了一片腥风，方辟符只觉一阵恶心，生怕中毒，迫得闪开了正面，剑招略为放松，那狮鼻人喘过口气，连忙问道：“你刚才说的什么？你在魏博碰过我灵山派门下？”方辟符道：“怎么样？你是要为他们报仇吗？伤他们的是我，不是史姑娘！”那狮鼻人大叫道：“你弄错了，快快住手！”方辟符在黑暗之中，提防他使用诡计，毒掌偷袭，可是难当，怎敢住手？不过他听得狮鼻人这么说，也觉得有点诧异，于是把剑招圈子略略缩小，不求攻敌，但求防身，让那狮鼻人有说话的机会。只听得那狮鼻人说道：“我那个师弟也弄错了，他其实只是要抓那姓史的丫头。”方辟符怒道：“你们两次三番，无理取闹，与史姑娘难为，还怪我弄错了吗？”唰的一剑刺去，那狮鼻人气力已衰，招架不住，左臂给剑锋划开了一道三寸多长的伤口，慌忙跳出了几步。

那狮鼻人气恨到了极点，但这时他已欲拼无力，还怕方辟符再杀过来，只好忍下怒气，连忙又大叫道：“是我们错了，我现在明白了，敢情你的那位女扮男装的朋友也是姓史？”方辟符挥剑划了一道圆弧，迫近前去，剑势将他罩住，喝道：“怎么样？她女扮男装，又犯了你们什么了？”那狮鼻人忍气吞声他说道：“你那位朋友不是我们所要找的那史丫头，你明白了么？我们错了，你也错了！”

方辟符不觉愕然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么说可真是弄错了！”心念未已，那狮鼻人已趁此时机，一个“金鲤穿波”倒纵出二丈开外，脱出了方辟符剑势所及的范围，到了聂隐娘身边，蓦地向聂隐娘发出一掌。

狮鼻人的功力虽然打了折扣，最多只剩下五成，但聂隐娘料不到他突如其来，却险险遭了他的毒手，幸而聂隐娘轻功超卓，一觉腥风扑鼻，立即斜窜出去，饶是如此，也兀自觉得头晕目眩，摇摇欲坠。

方辟符连忙赶来，狮鼻人和那头陀都已跳下屋顶跑了。方辟符无暇追敌，先把聂隐娘扶稳，惊惶问道：“师姐，你怎么啦？”聂隐娘吐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还好，未曾中毒！”方辟符感到聂隐娘吐气如兰，脸上发烧，连忙松手。那头陀的吼声远远传来：“好小子，你惹上了灵山派，咱们走着瞧吧！”

聂隐娘苦笑道：“想不到咱们与灵山派竟然糊里糊涂地结上梁子。”方辟符道：“这过错不在咱们，既然结上了，那也只好任由它了。”聂隐娘笑道：“这件事也真是错得凑巧，却不知咱们的史师妹可与那位史姑娘会面了没有？咱们去瞧瞧她吧。”

聂隐娘跳了下来，一眼望去，便发觉那上房灯火未熄，纸糊的窗子现出一个少女的影子，正是史若梅，聂隐娘还当是史若梅已把段克邪扶回他的房间，心里想道：“好，他们终于团聚了，但却怎的不见那另一位史姑娘？”她不想打扰史若梅，正要走开，史若梅已听得她的脚步声，便即叫道：“聂姐姐，你进来呀！”方辟符也想跟着进去，却听得史若梅的声音又道：“方师兄，劳烦你在外面把风，提防敌人还有党羽。”方辟符心中一凛，想道，

“不错，这倒是我的疏忽了。反正可以见着段克邪，也不争在这一刻。”原来方辟符也以为段克邪在这房中，因此急于要去向段克邪道歉。他却不知史若梅是有知心的话儿要与聂隐娘说，因此用个藉口将他调开，不让他进房。

聂隐娘走了进去，只见史若梅一人，诧道：“克邪呢？”史若梅柳眉倒竖，恨恨说道：“那妖女早已和他跑了！”聂隐娘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有这样的事，那你还躲在他这房里做什么？”史若梅听得方辟符的脚步声已经走远，悄声说道：“聂姐姐，你过来看。”

聂隐娘见那茶几上的十几个“梅”字，不觉“噗嗤”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这可以放心了吧，他心上只有你，那妖女抢不了的！”史若梅杏脸飞霞，袖子在几上一揩，将那些“梅”字抹去，说道：“我就是不解，他既然心上有我，却又为何与那妖女如此亲热？同一路走，同一房住？”

聂隐娘笑道：“你在独孤宇家中，还不止住了一晚呢！”史若梅满面通红，娇嗔说道：“你说到哪里去了？我是光明磊落，树正不怕影斜！”聂隐娘道：“要是有人怀疑你呢，你气不气？”史若梅怒道：“倘若真有那样的人，那他就是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！”聂隐娘笑道：“着呀！别人怀疑你，你就说他是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，那么，你又怎可胡乱思疑段克邪？”史若梅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哦，原来你是拿我的情形来与他相比。”聂隐娘道：“这两件事情，不是很相类似么？”史若梅想了想，疑心已去了七八分，但仍然说道：“事虽相似，人却不同，独孤宇是个正人君子，与克邪相处的那个贱人却是个狠毒的妖女。她抱着克邪跳上马背，我叫她停止，她不但不理，还用暗器打我呢！”聂隐娘道：“克邪是在昏迷状态之中吧？”史若梅道：“看来似是如此。”聂隐娘道：“那就只能怪那妖女，可不能怪段克邪。你刚才说的那句话说得很好：树正不怕影斜。只要段克邪是个正人君子就行。世上有许多意外的事情，局外人很难明白的。像你在独孤莹家中养伤就是一个例子。你焉知段克邪与那妖女相处，其中不也是有难言之隐？据我看来，段克邪对你是一片真情，你也应该相信他才是。”

史若梅经过聂隐娘的一番开导道，虽还有点醋意，但怒火已平，不觉又为段克邪担忧起来了，说道：“不知他受的伤重也不重？他落在那妖女的手中，我也总是不能放心。唉，真不知他怎么会与那妖女搞在一起？”聂隐娘笑道：“你不放心，那只有赶快到长安去，揪着段克邪，亲自向他问便明白了。他们到这里投宿，想来也一定是要到长安参加秦襄的英雄会的。克邪内功深厚，受了点伤，谅不至于有性命之忧。”史若梅道：“我就是觉得奇怪，我分明见他在受伤之后，还有还击之力，后来我见他被那妖女抱着，相距还不到一盏茶的时刻，怎的他突然就会昏迷不省人事？”聂隐娘道：“这很容易明白，定然是那妖女趁他受伤，点了他的穴道。”史若梅恨恨说道：“这妖女真是狠毒！不知她会不会害了克邪？”聂隐娘笑道：“这你倒可放心，她怕你抢走克邪，你却还怕她不小心照料克邪？”史若梅心乱如麻，既怕段克邪落进那“妖女”的温柔陷阱，但却也希望那“妖女”能细心照料段克邪。

他们刚说到这里，忽听得方辟符在外面一声喝道：“是谁？快滚出来！”聂史二女跑出去看，只见方辟符已揪着一个人，那个人抖抖索索他说道：“是我。大王饶命！”聂隐娘不禁哑然失笑，史若梅道：“方师兄，你怎样把掌柜的揪起来了？”

原来他们刚才在屋顶上乒乒乓乓的一场大打，金铁交鸣，瓦片纷落，早已惊醒了所有的客人，都道是强盗进来，人人吓得躲在被窝里不敢出声。这

掌柜的本来也很害怕，但他毕竟是一店之主，听得声音静止之后，这才大着胆子，偷偷出来张望。

方辟符认出了掌柜，也不禁哑然失笑，连忙放开了他，说道：“我不是强盗，强盗已被我们打跑了。”史若梅插口说道：“上房的客人已帮忙追缉强盗去了，强盗就是那两个胡人。上房的客人追赶强盗，也许不回来了，他们的房钱付过了没有？”

掌柜的惊魂稍定，说道：“那两个胡人凶神恶煞似的，我早看出不是好人，果然真是强盗。多谢几位大人给小的保全了这爿店子。上房的客人倒是难得的好客人，房租早已由那位小姐付过了，有点零头我还未找给她呢。”他亮起火折一看，只见屋顶穿了几个洞，不禁又叫苦不迭。

聂隐娘笑道：“若梅，你的金豆又可以派上用场了。”史若梅道：“我的金豆已换了银子，所剩无多了。”当下掏出两颗金豆，一锭十两重的大银，说道：“这是十足的赤金，决不骗你。外加这锭大银，够你修补屋顶了吧？”乐得那掌柜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。

聂隐娘一看，东方已现出鱼肚白色，便道：“咱们趁早动身吧，免得客人起来之后，又要问长问短。”史若梅知她是为自己着想，心道，“我是恨不得插翼飞往长安，但却不知能否见着克邪？”她记挂着段克邪，一路闷闷不乐，那也不必细表。

聂隐娘所料不差，段克邪果然是被史朝英点了晕睡穴的。史朝英抱着他跨上骏马，马不停蹄，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，天才发亮，史朝英心里暗笑，“谅那丫头再也追赶不上，哼，这小子在我手中，叫你在一旁干着急吧。”前面有座树林，史朝英便把段克邪抱下马来，到树林里将他放下，解开了他的穴道。

段克邪张开眼睛，犹自迷迷糊糊，一把就拉着史朝英叫道：“梅妹，梅妹！”史朝英“噗嗤”一笑，说道：“对不住，我不是你的梅妹，你看看我是谁？”

段克邪定了定神，这才发觉是史朝英在他面前，面上一红，连忙放开双手，茫然说道：“我怎么会在这儿！这里就你一个人么？”史朝英道：“还有谁呀？你以为你的梅妹会跟来吗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我是听到她的声音，心头一震，才摔下去的。那时我已经看见她向我跑来了。怎么，你没有见着她么？”史朝英道：“她、她、她，这个‘她’就是你那个男不像男，女不像女的‘梅妹’么？”段克邪急于知道史若梅的消息，只好忍受她的奚落，说道：“不错，她就是我曾经向你说过的那位史姑娘，还有一位是她的表姐聂姑娘，她们行走江湖，一向欢喜女扮男装的。我受伤之后，她们怎么样了？你又为什么在那样紧要的关头点了我的穴道？”

史朝英道：“你也不想想，你受了毒伤，心情还能激动吗？而且敌人当时己追上来，我除了带你逃跑之外，还有什么办法？点你的穴道，正是要让你好好睡一觉，以免伤势加重。哼，谁知你却颠倒怪起我来了。”段克邪是个武学大行家，这时暗中运气，已知史朝英确是用“闭穴阻毒”的上乘手法，封了他的厥脉诸穴，以免毒气攻上心头，这是救急用的点穴手法，对身体毫无妨害。段克邪只好多谢了她，但心里也有点诧异，“却原来朝英的武学造诣还在我估计之上，想不到她也懂得这种上乘的点穴手法。”当下问道：“这么说，那位史姑娘和聂姑娘是不是已经和咱们的敌人交上手了？她，她竟然没有追出来么？”关心史若梅的心情，溢于言表。

史朝英忽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可惜你对她一片痴情，她却不把你放在心上。她骂了你，你知道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我听见了。但在我受伤的一刹那，我也看见她向我跑来了。”史朝英冷笑说道：“不错，她是追来了，但你可知道她追来干啥？”段克邪茫然重复她的话道：“干啥？”史朝英道：“她追上来向你打出一蓬梅花针！”段克邪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有这样的事？”史朝英道：“我几曾向你说过谎来，幸亏那时我已跳上马背，我是偷了那头陀的那匹骏马，她的梅花针打得不远，追不上奔马！”

段克邪半信半疑，“难道她当真还是一直记着旧怨？”想起从前在独孤宇家中，史若梅曾与独孤兄妹联手攻击他的事情，不觉也信了几分。史朝英又幽幽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倒是真的为你难过，试想她是这样对你，你即使见了她，那还有什么话好说？”段克邪本来就已难过，听了她这几句话，不由得心头一震，茫然若失！

史朝英见他呆若木鸡，面如金纸，吃了一惊，连忙说道：“克邪，你别难过，看开些吧！”她刚才唯恐段克邪对史若梅余情未断，故此捏造事实，用尽心机来离间他们；如今见了段克邪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又不禁暗暗后悔，“糟糕，想不到他对那位史姑娘竟是一往情深，我的话反而更伤了他的心了！他刚受毒伤，可不能让他太受刺激！”想把真相向段克邪吐露，但又怕段克邪从此不再理她，心意踌躇，委决不下。

段克邪对她后半截的说话根本就没有听进去，心中只是反复想道，“不错，若梅对我是旧恨难忘，她如今又已是另有意中人了，我即使见了她，那还有什么话好说？”想到伤心之处，“哇”的一口鲜血吐了出来。

史朝英吓得慌了，咬着嘴唇，心里想道，“我宁可让他恨我，救他性命要紧，事到如今，还是说了吧！？”她走上前去，轻轻拉起段克邪的手，声音无限温柔却带着些儿颤抖，说道：“克邪，你不用难过，你，你听我说……”段克邪忽地抬起了头，说道：“对，你说得对。你不用再劝解了，我已经想开了，我只求她过得快快活活，我心里也就安然。从今之后，我是再也不会自寻烦恼。好吧，就当我从前没有认识过她。”

段克邪吐了一口鲜血，心中的抑郁也似乎随着鲜血吐了出来，思量已定，心境倒反而舒但了。史朝英又喜又惊，“幸亏我未曾把真相说出。”当下说道：“对，天下又不只一位史姑娘，她既无情，你又何苦苦苦思念？你的身体要紧，先把你的伤医好再说。我这里有解毒的药，就不知对不对症。”

段克邪道：“我这次中毒不算很深，无需解药。”当下盘膝打坐，默运玄功，他中的毒从掌心“劳宫穴”透入，中间经过史朝英用“封穴阻毒”之法，毒气只侵到臂弯的“玉渊穴”就被阻住了。解开穴道之后，毒气再往上升，但也还未升到肩井穴。

段克邪的内功造诣早已到了上乘境界，运功驱毒，过了片刻，只见他头顶上冒出热腾的白气，一条黑线从手臂上缓缓下降，脸色也渐见红润，过了约一炷香的时刻，那条黑线已降到掌缘。这时已经是清晨时分，朝阳从繁枝密叶之中透射下来，空气清新，史朝英的心头也是一片喜悦，“再过一会儿，他中的毒就可以完全驱出了。他身上的伤好了，我再慢慢医他心上的伤。”她正想得得意，忽听得马蹄声有如暴风骤雨，竟似有十数骑之多，自远而近。正是：

才得艰难离险境，风波蓦地又重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二回　丐帮问罪惊豪侠　魔女惩凶救爱徒

史朝英吃了一惊，“他运功正自到了紧要关头，倘若来的乃是敌人，如何是好？”心念未已，只听得马蹄声嘎然而止，一群人已涌进树林，将她与段克邪围在当中。史朝英一看，只见来的共是一十三人，那头陀和狮鼻人也在其中，果然乃是敌人！

一个披着大红袈裟的番僧说道：“这个女的就是史朝义的妹子吗？你有没有认错人？”那狮鼻人道：“这回决错不了！”那番僧道：“这小子又是谁？”狮鼻人道：“不知道，他的武功很是高强，幸亏我打了他一掌，他这才跑不了。”言下颇有表功之意。那番僧“哼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们一出道，就折了灵山派的威风，还敢说嘴。”狮鼻人与那头陀满面通红，噤不敢声。另一个方面大耳的和尚说道：“我知道此人的来历，他名叫段克邪，是空空儿的师弟。”原来此人就是在魏博酒楼上误认史若梅作史朝英的那个和尚。他们灵山派大举出动，搜捕史朝英，恰好在此地会合。头陀与那狮鼻人在客店吃了大亏，逃到半路，碰见同门，换了坐骑，跟着史朝英的蹄印追到此地的。

那番僧听了段克邪的来历，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哦，原来是空空儿的师弟，好吧，那就不必理会他了，只把这丫头抓回去吧。”看来他似是对空空儿颇有几分敬意。那方面大耳的和尚说：“还有客店里那两个女扮男装的军官呢？”那番僧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在魏博闹了笑话，吃了他们的亏是不是？”那方面大耳的和尚低下头说道：“禀二师兄，我虽然是认错了人，但听七师兄刚才所说，那两个女的恐怕也是和他们一党的，而且咱们灵山派的人曾在她们手下吃过亏，传出去也不好听。”那番僧道：“好吧，回头再去兜截她们。哼，不是为了顾全本派的颜面，我有功夫管你的闲事？”

这些人把段史二人看成瓮中之鳖，并不忙于动手。那番僧是灵鹫上人的二弟子，这次大师兄没有出来，同门中以他为长，他训斥了一番师弟之后，这才慢条斯理地说道：“史姑娘，我是受了令兄与奚族土王之托，来请你回去的。你乖乖的随我们走吧，要我们动手抓你，那可太不好看。”

史朝英一直在心中盘算如何应付，这时忽地笑道：“原来你们是灵山派的弟子吗？这么说来，咱们可不是外人！我的师父辛芷姑和令师灵鹫上人也是相识的。”此言一出，灵山派这一群人倒有一大半着了慌，有几个且悄声耳语道：“这女魔头可不是好惹的！”史朝英看在眼里，心里暗暗得意，说道：“你们连空空儿也不敢惹，听了我师父的名号，你们还不赶快收兵？”哪知那番僧面色一沉，却道：“我知道你是辛芷姑的弟子，你师父吓不倒我！”

史朝英吃了一惊，大感意外，只好硬着头皮，冷笑说道：“好吧，你们谁敢动手，就来抓吧！只怕我师父知道了，你们一个都不能活命！”她还想藉着师父的名头，吓退对方，灵山派的弟子，也果然有几个现出惊惶的神色。那番僧说道：“此事有大师兄担待，你们怕些什么？将她擒下！”

头陀和那狮鼻人因为刚才在客店里吃了亏，又受了二师兄的责骂，此时急欲戴罪图功，遂不约而同，越众而出，一齐向史朝英扑去。

史朝英抽出段克邪所佩的宝剑，挡在段克邪的身前。狮鼻人笑道：“史姑娘，我们无意伤害你的情人，你用不着保护他了，乖乖的随我们走吧！”双掌一推，掌风在八尺之外发出“呼”的一声，史朝英立足不稳，踉踉跄跄地退了两步，到了段克邪身后。狮鼻人又笑道：“你保护不了他，他也保护

不了你了。”绕过段克邪身侧，伸手就要来擒史朝英。

那头陀也跟着扑上，他性情火猛，虽然二师兄下了命令只是要擒史朝英一人，但他吃过段克邪的大亏，段克邪打在他左肋的那一掌，如今还在隐隐作痛。他扑了上来，见史朝英躲在段克邪背后，记起那一掌之仇，心头火起，猛地喝道：“你这小子滚开！”公报私仇，一脚就向段克邪踢去！

哪知段克邪正在默运玄功，全身真气鼓荡，这头陀一脚踢去，就似踢着了一个大皮球，猛然间一股大力反弹出来，这头陀哪里禁受得起，一声大叫，昂藏七尺的身躯，竟然给这股大力弹了起来，飞过了段克邪的头顶！

狮鼻人正自向史朝英抓下，那头陀的身躯似炮弹一般地飞来。正巧撞在他的身上，“咕咚”一声，两个人同时跌倒，滚下了斜坡！灵山派弟子大惊失色，那红衣番僧怒道：“好小子，我们不理会你，你却来惹我们！将这小子也一同抓了！”他领先冲出，一记劈空掌就向段克邪打去，段克邪身形一晃，但仍然盘膝坐在地上，未曾移动。心里想道，“这番僧的功力又比那狮鼻人高得多了，远远的一记劈空掌，竟有如此威力！”他运气驱毒，毒气已到了中指指缘，眼看即可泄出，但倘若起身迎战，那就要前功尽弃了。

那头陀见番僧的劈空掌未能将段克邪推动分毫，更是吃惊，心道，“反正有大师兄担待，只好拚着与空空儿结怨了吧！”他武学造诣不凡，也看得出段克邪正自运功驱毒，到了紧要的关头，身子不能移动，当下横起心肠，喝道：“乱刀将他砍了！”

眼看乱刀就要斫到段克邪身上，忽听得一声喝道：“谁敢动手！”声音严厉，但却非常清脆，是个女子的声音。

说也奇怪，这声音并不很高，却似一根利针突然刺进耳朵似的，人人都不觉心头一震，不由自主地收了脚步，定睛看时，只见史朝英身边已多了一个女人，看来大约是三十左右年纪，发束金环，长眉入鬓，肩插拂尘，既不似俗家女子，又不是道姑装束，姿容冶艳，但眼光中又隐隐含有一股寒意，令人不敢仰视。总之，浑身上下，处处透着怪异，令人猜不透她的身份。

那中年美妇双目一扫，冷冷说道：“原来是灵鹫老怪门下的一批宝贝，哼，就只你们这十几个人吗？你们的大师兄青冥子呢？”

灵山派的弟子起初被这美妇的容光所迷，一时之间倒还未曾有何敌意，后来听她一张嘴就把他们的师父骂作“老怪”，言下对他们这班人也大为奚落，这才气了起来，正要发作，但听得她最后那一句话，却不由得又怔着了。原来他们的大师兄青冥子已得了师父七分真传，武功远超侪辈，灵鹫上人近年已不理事务，一切都由他的大弟子代行，因此灵山派门下，对他们的大师兄更为畏惧。

那红衣番僧道：“你是何人，和我们的大师兄相识的吗？我们正是奉了大师兄之命来拿这丫头的。”在那红衣番僧说话的时候，他的一班师兄弟也在窃窃私议，有的说道：“这妖妇看来路道不正！”有的说道：“莫非这女人就是咱们大师兄的情妇？”有的却道：“噤声，你们怎可在背后私议大师兄。”原来青冥子好色贪淫，和他有勾搭的邪派中女子为数不少，师弟们都是知道的。他们虽是咬着耳朵说话，那中年美妇已似听闻，面色倏变。

就在这时，史朝英惊魂已定，也在说道：“师父，他们恃着有灵鹫老怪做靠山，不但欺负我，连你老人家他们也不放在眼内！我已经将你老人家的名号告诉他们，你猜他们怎么说，他们说辛芷姑这妖妇又怎么样？别人怕她，她见灵山派却要发抖，谅她也不敢动我们一根毫毛！”

此言一出，灵山派弟子都是大吃一惊，这才知道来的竟是在北方与他们师父齐名的女魔头辛芷姑！辛芷姑神出鬼没，谁惹上她谁就别想活命，因此她虽然杀人无数，令武林中人闻名丧胆，但却没人能说出她的容貌，因为她从来没有朋友，而见过她的敌人又几乎都给她杀了。人人都以为她是像母夜叉那样的女魔头，最少也有五十岁以上，哪知她却是这样美艳的一个看来还不到三十岁的女人。

那红衣番僧急声叫道：“大伙儿齐上！”他知道辛芷姑心狠手辣，要逃命那是决计不能，不如仗着人多，与她拼了。心想，“辛芷姑纵然了得，难道我们十三个人还拼不过她？”哪知话犹未了，只听得“啪”的一声，有个灵山派弟子已被辛芷姑狠狠打了一记耳光。

这记耳光突如其来，那个灵山派弟子根本未曾防备，但见眼前人影一闪，脸上已开了花，闷哼一声，登时倒了下去，血肉模糊，显已不能活命了。这人正是刚才与同门私议，说辛芷姑是他大师兄情妇的那个人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辛芷姑拂尘起处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又把一人的天灵盖打碎。那狮鼻人抢上前来，毒掌卷起一片腥风。辛芷姑冷笑道：“你这毒掌害得人多，让你也尝尝自己毒掌的滋味！”拂尘一展，狮鼻人时端的“曲池穴”突然如受针刺，不由自主的手臂一弯，“啪”的自己打了自己一巴，登时也倒下去了。

辛芷姑拂尘飞舞，冷笑之声未绝，又已有几个人遭了她的毒手！拂尘虽是轻柔之物，但经过她上乘内功的运用，却是可柔可刚，时而聚成一束，时而散作一蓬，聚拢来可作铁笔插入脑袋，散开来又可作利针刺人，遭她毒手的不是脑袋开花就是穴道被刺，脑袋开花立即毙命还好一些，穴道被刺的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声声哀号，更是惨不忍闻！

这班灵山派弟子横行惯了，哪知碰上了辛芷姑这么一个女魔头，比他们更凶更狠，一场恶斗，死的死了，伤的伤了，侥幸未伤的只恨爹娘生少了两条腿！

那红衣番僧是灵鹫上人的二弟子，身为在场的同门之长，硬着头皮，上来迎战。他的武功比一众师弟高明得多，脱下袈裟，就似平地卷起了一片红云，向辛芷姑当头罩下。

忽听得呼呼声响，似是有重物飞来，那番僧还未曾看得清楚，只觉袈裟一沉，连忙抖起，重物陡然坠地，随即听得两声裂人心肺的呼喊。原来是辛芷姑随手抓起他的两个师弟，向他打去，被他的袈裟这么一卷一摔，哪里还能活命？

辛芷姑冷笑道：“你有眼无珠，要来何用。”那番僧的袈裟刚刚抖起，来不及防护，只觉两只眼睛，突然如受利针刺进，痛彻心肺，登时眼前白漆一团，竟已盲了。连忙舞起袈裟，没命飞逃。

辛芷姑追上前去，拂尘一抖，飞出了十几根尘尾，和那番僧一同逃走的还有四五个人，都给她的尘尾刺进了背心大穴，滚地哀号。

辛芷姑对那红衣番僧冷笑道：“我今日破例，特地饶你一命，让你回去报讯。你告诉灵鹫老怪，叫他速速将青冥子给我送来，否则我就要亲自找上门去，先挖青冥子的眼珠，再抽他的筋，剥他的皮！”

你道辛芷姑何以这样痛恨青冥子，这里面有个因由，原来辛芷姑生得貌美，年纪四十出头，看来还似三十未到，不知道她的底细的，决计不会想到她就是那个心狠手辣的女魔头。有一天，青冥子在路上碰见她，青冥子色胆

包天，有眼不识泰山，竟然向她调戏，辛芷姑一气之下，将他阉了，这还是看在灵鹫上人的面子，才破例饶他一命。

青冥子受了如此奇耻大辱，当然是念念不忘报仇，但他可不敢在师父与同门面前，洩露这等丢脸之事，他养好了伤，回山之后，一直不声不响，静待机会。

等了几年，机会来了，这个机会之来，就是由于史朝英的关系。原来史朝义兄妹，被官军击败之后，投奔奚族土王，土王只有一个旱独生爱子，即是被段克邪那日空手击败他长枪的那卓木伦。卓木伦对史朝英十分倾慕，几次三番提亲，史朝英始终婉辞拒绝，后来就发生了史朝英背叛哥哥与段克邪私奔的事。卓木伦自负神勇，不料被段克邪空手击败，又失掉美人，气愤不堪，遂逼迫史朝义，一定要他将妹妹追回来，否则便要赶史朝义出去。

史朝义左思右想，没有办法，问计于精精儿，精精儿也不敢招惹段克邪，但他却想到了求助于贪财好色的青冥子，于是献计于史朝义。由史朝义与奚族土姓联名，卑辞厚币，请青冥子遣派灵山派门下弟子相助。青冥子知道史朝英是辛芷姑的弟子，得此机会，便即应承。因为不论事情成败，都可以造成灵山派与辛芷姑敌对的局面。

经过一场血雨腥风，荒林重复归于静寂。那些受伤哀号的人也都已断了气了。但尸骸遍地，血腥气味阵阵吹来，这景象更是令人惊心骇目！

段克邪虽然知道辛芷姑所杀的这班灵山派弟子，均非善类，对他们的邪恶行为也颇为憎恶，但对此景象，也觉惨不忍睹，心里想道，“朝英的师父武功确是高强，但手段却未免太残酷了。想不到这么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，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！”忽地他又想起史朝英曾用她师父的名头吓走他大师兄的往事，心里又觉得很是奇怪，寻思，“她师父的武功虽是武林罕见，但也不见得就胜得过我的师兄。大师兄何以那样怕她，竟至于闻名远走？而且大师兄心高气傲，一向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如今竟然怕了这个女魔头，当真是令人难解！”

这时段克邪已用上乘内功将侵入体内的毒质凝结起来，压到中指指尖，当下中指一弹，凝结成黄豆般大小的毒质随著鲜血裂指而出，辛芷姑刚刚回过头来，见段克邪如此施为，脸上现出一点诧异的神色。

史朝英掏出一方手帕，正待给他包扎伤口，段克邪道：“不用。”迈步便走。史朝英道：“咦，你去哪儿？”段克邪淡淡说道：“你的师父已经来到，不用我陪你了吧？丐帮之事，我到了长安之后，自会与你疏通。”

史朝英急道：“喂，你说话算不算数？”段克邪双肩一晃，已掠出数丈开外，正想答话，忽觉微风飒然，辛芷姑已袭到他的背后，“哼”了一声，骂道：“小子无礼，我给你尽歼强敌，你也不多谢我一声。”说话之间，手指已触及段克邪的肩膊，只听到“嗤”的一声，段克邪的一幅衣裳已给她撕去，但辛芷姑也未能将他抓着。

段克邪一个游身滑步，避开正面，回过头来，史朝英怕辛芷姑要下毒手，连忙叫道：“师父，他是空……”辛芷姑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他是空空儿的师弟。他的轻功也差不多可以及得师兄了。”

段克邪倘若施展全副轻功，十里之内，辛芷姑与他不相上下，过了十里，辛芷姑未必追得上他。段克邪见过她的功夫，也看得出这点，本来可以一走了之，但他听得辛芷姑出言责备，心想果然是自己失礼，他虽然对辛芷姑殊无好感，也只好暂时停步，向她赔了个礼，说道：“好，那我就多谢你了。”

辛芷姑道：“ 你且慢走。 ” 问史朝英道：“ 他对你许过什么诺言？ ” 史朝英道：“ 他答应陪我到长安去的。 ” 当下将丐帮之事说了。辛芷姑冷冷的对段克邪道：“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江湖上最重言诺，你怎么说走就走？哼，怎么你们师兄弟都是一模一样？交代不了之时，撒腿就跑的？ ” 段克邪一向以侠义自持，他并不怕辛芷姑威吓，但听她以理相责，却不能不和她分辩；同时听她提起师兄，心里也有点好奇，便站住了。

段克邪分辩道：“ 不错，我是答应与你同往长安，但此去长安，也不过是两天路程了。你们师徒相逢，总有些体己话儿要说，我是外人，跟着你们，没的反惹你们讨厌。因此，我以为不如我先到长安等候你们。至于你与丐帮的纠纷，我到了长安之后，也自会设法给你疏通排解，并不是就丢开不管的。”

辛芷姑忽地“ 噗嗤 ” 一笑，说道：“ 英儿，你讨厌这小子么？ ” 史朝英杏脸飞霞，忸怩说道：“ 师父，你，你这是明知故问，我、我不说。 ” 辛芷姑笑道：“ 不错，你若是讨厌他，也不会叫他陪你了。不过，这小子我倒是讨厌他的。 ” 史朝英吃了一惊，不敢说话，愉偷看她师父面色，见师父并无怒容，也不知她是正经还是说笑。

段克邪正待说道：“ 好，你既然讨厌我，那又为何不许我走？ ” 话儿未曾出口，辛芷姑已在接着说道：“ 我讨厌他是空空儿的师弟。我讨厌他和他师兄一模一样。不过，反正我又不要他陪我，你不讨厌他就行了。 ” 史朝英道：“ 哦，你老人家不是前往长安的么？ ” 辛芷姑淡淡说道：“ 秦襄的什么英雄大会，我还没瞧在眼里，我才没有兴趣去趁这个热闹呢！ ” 史朝英奉承师父道：“ 不错，在师父你的眼中，还有何人敢称英雄二字？ ” 辛芷姑道：“ 话不是这么说，只可惜真正的英雄，我还没有遇上罢了。像那空空儿，我起初也当他是个英雄的，哪知他的胆子却小得可怜！哦，说起空空儿，我可又得去找他的晦气了。 ”

段克邪对大师兄一向敬重，听这辛芷姑奚落空空儿，不禁愤然说道：“ 你凭什么说我师兄胆小？你与他有什么过节？ ”

史朝英见段克邪说话毫不客气，心里暗暗着急。哪知师父毫不动怒，反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 你虽然是他师弟，但他的事情，你却是不能管，也管不了的。你师兄若非胆小，为何总要避我？不过他也总不能避我一生，这你倒不必为我担心！ ” 段克邪心道，“ 咦，你见不着我的师兄，我要为你担心作甚？ ” 只觉辛芷姑的话甚难索解，但听她语气，却又不似与空空儿有甚冤仇。

辛芷姑忽地又面色一端，说道：“ 不提你的师兄了，只谈你的事情。你听清楚，第一，我并不是前往长安，我与朝英马上便要分手的，我也没有什么体己话几要和她说了。第二，我讨厌你，朝英并不讨厌你。她还是要你陪她前往长安，你答应过她的，现在是否要反悔了？ ”

段克邪无可奈何，只好说道：“ 既然你们师徒不是一路，那我送史姑娘到长安便是。 ”

空中传来“ 嘎嘎 ” 的噪宣鸟声，原来是几头兀鹰看见了地下的尸体，扑下来便要啄食。辛芷姑道：“ 讨厌！ ” 拂尘一扬，几根细如牛毛的尘尾射了出去，把那几头兀鹰都打了下来，冷冷的看着段克邪，意似示威，说道：“ 小伙子，你可得好好待我这个徒儿。倘若你欺负了她，你即使长了兀鹰的双翼，也逃不过我的掌心！ ” 这话一说，她也立即走了。

段克邪满肚皮没好气，“ 这女人的武功倒不见得是天下第一，但脾气之

凶，却确是人间罕见。我师兄大约就是怕了她的脾气，看在她是女流份上，所以不愿惹她。”他闷气难消，冷冷说道：“好，走吧！”

史朝英扭过来，用比他更冰冷的声音说道：“你自己走吧！”段克邪道：“咦，这就奇了，你刚才还在责备我不肯陪你，现在却又要我走了？”

史朝英眼圈一红，幽幽说道：“克邪，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你是这样讨厌我！”段克邪皱眉道：“这话从哪儿说起？”史朝英道：“你若不是讨厌我，怎么总是恨不得离开我呢？咱们虽然无亲无故，但相处了这许多时日，总说得上是个朋友吧？又即使你不把我当作朋友，但我刚才也曾舍了性命，救你出来，就看在这点情份，你也不该对我如此冷淡吧？哼，我知道你是不愿陪我走的，好，你自己走吧！”

段克邪想起史朝英对他的好处，不觉心中内疚，想道，“不错，我虽然不高兴她的师父，却是不该迁怒到她的身上。她刚才在客店里救我出来，也总是对我的恩惠。”如此一想，他的怒气已消，反而怕史朝英生气了。当下再三的向史朝英陪了不是，史朝英这才破涕为笑，说道：“好，你既然是真心愿意陪伴我的，那就上马走吧。”段克邪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不骑马吧，我可以走路。”史朝英道：“我知道你会走路，但你总不方便在路上施展轻功吧？刚才咱们都是同乘一骑来的，你又不是三家村的学究，现在反而要避男女之嫌么？”段克邪还在犹疑，史朝英又笑道：“你不想早日到达长安么？到了长安，你就可以撇开我了，这不正遂了你的心愿？还有一层，你早到长安，也可以腾出功夫，去寻访你那位史妹妹呀！”段克邪给她说中了心事，脸上一红，说道：“我早说过，从今之后，我是当作我从来不认识她的了，你还提她作甚？好，上马吧！”

两人在马背上肌肤相贴，段克邪只觉阵阵幽香，中人如醉，禁不住心神微荡，暗自想道，“世间的事情真是料想不到，这史朝英与我风马牛不相及，且又是邪派出身，竟会如此亲近。史若梅与我一出世就是夫妻，今日却竟然反目成仇！”随又想道，“我性情鲁莽，对若梅诸多误会，处处得罪了她，也难怪她抛弃了我。唉，她已有了心上之人，今后恐怕也只能把她当作是从不相识的了。”史朝英在背后轻轻打了他一下，嚷道：“你又在想什么心事了？赶快握紧马缰，这匹马跑得太快，跳得太高，几乎把我摔下来哩！”

段克邪定了定神，小心驾御，但仍是禁不住想道，“若梅与我虽然不能同偕白首，但我心上只有一个她。这位史姑娘虽是对我好，我也只能辜负她的好意了。”从史朝英的叫声他忽地又想到，在他中毒昏迷之际，史若梅向他奔来所发出的那一声惊叫，又接连呼唤他的名字，“她若是心上早已没有我的影子，却又为何那样？唉，要不是朝英点了我的穴道，立即带我奔逃，我一定会和她说上几句的。不过，这也不能怪朝英。她怎知若梅与我之间的关系，她那样做全是为了救我的性命。”可怜段克邪兀自被蒙在鼓里，信了史朝英一面之辞，他哪里知道史若梅当时已经追到他们身后，却被史朝英用暗器打退了。

灵山派门下来自藏边，所乘的都是康居种骏马，史朝英偷的这匹坐骑，更是良驹之中的良驹，跑得急时，当真就似腾云驾雾一般。也幸亏这匹马快得逾乎寻常，大路上虽然行人如鲫，但这匹马旋风般在路上疾驰而过，行人只是觉得这匹马快得出奇，却很少人看得清楚马背上是一男一女，因而也就没有引起什么惊扰。

段克邪一路思如潮涌，不知不觉已到了骊山脚下，过了骊山，再走二十

多里，就可以进入京城了。这时刚是日头过午，还得两个时辰，才会天黑。史朝英笑道：“今晚咱们就可以在长安有名的酒楼吃晚饭了。我真是高兴极了！”段克邪笑道：“你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怎的这样嘴饥，只是想着长安去吃好东西！”他哪知道史朝英是为了摆脱史若梅而高兴。

段克邪将近长安，心中也很高兴，正想和史朝英开几句玩笑，忽听得史朝英嚷道：“赶快拨转马头，向回头路跑！”声音一片惊惶，段克邪吃了一惊，莫名其妙，这匹马跑得太快，一时间还未能将它转过方向，又已跑了十丈有多，段克邪这才看见，前头有一排似是化子模样的人，拦在路上。

这排叫化子共是四人，段克邪认得当中一个背着大红葫芦的是疯丐卫越，左边第一个中年化子是丐帮的新任帮主石青阳，站在右边的那个老叫化则是徐长老。还有一个老叫化和卫越站在一起的，他却不知道是谁。段克邪大喜叫道：“卫老前辈，我正是来找你们，想不到未入长安，在这里就碰上了！”

话犹未了，那匹坐骑已将到卫越面前，卫越忽地把口一张，一股酒浪喷了出来，那匹马颇有灵性，连忙闭了眼睛，但那股热辣辣的酒浪，喷着马脸，却也难受。那匹马长嘶一声，跳起，仆下，登时把史朝英蹼下马背。

段克邪大吃一惊，身子立即离鞍飞出，向卫越跑去，叫道：“卫老前辈，请缓动手。我有消息告诉你！”卫越将段克邪一把拉住，慢条斯理的说道：“小段，别忙，我请你喝喝酒。”拔开葫芦塞子，说道：“这是二十年的老汾酒，你闻一闻多香！就可惜我以前那个大葫芦给精精儿打烂了，这个葫芦质地差些，要不然酒味更好。”

段克邪着急得很，说道：“酒等下再喝不迟……”这时石青阳和徐长老一前一后，已把史朝英拦在中间。史朝英面色苍白，望着段克邪，但却一声不响。

段克邪叫道，“且慢动手。卫老前辈，这消息十分重要，你听我先说了好不好？”

卫越伸个懒腰，咕噜噜的又喝了一大口酒，缓缓说道：“什么消息啊，这样重要？好吧，你就说吧！”

段克邪道：“贵帮焦帮主的下落我已得知，他并没有死，他被囚在奚族的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只有这位史姑娘知道。这位史姑娘以前虽然对不住贵帮，但这一回她却是诚心诚意来与贵帮商量的。她愿意放还你们的焦帮主，请你们先别与她为难吧。”

卫越翻起一双怪眼说道：“有什么可商量呢？”段克邪道：“她要和你商量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请你问她吧。卫老前辈，石帮主，贵帮焦帮主被囚的地方只有她知道，你们可不能动手呀！”他重复再说一次，因为石青阳这时已迫近史朝英，剑拔弩张，眼看就要动手了。

卫越笑道：“小段，你还没有见过我这位师侄呢，我先给你们引见引见。”指着那老叫化道：“这位是我的师侄焦固，这位是空空儿的师弟段克邪！”焦固笑道：“久仰了，我不在帮中的时候，敝帮得你帮忙不少，石师弟都对我说了。”

段克邪呆了一呆，心里念了几声“焦固”，蓦地叫道：“啊呀，你就是焦帮主，你已经出来了！”

焦固笑道：“不错，焦固就是我，我就是焦固，多谢你搭救我的一番好意了。”段克邪目瞪口呆，这才知道史朝英刚才何以那样惊惶，要他速速拨

转马头的原因。焦固已经脱险归来，她和丐帮商谈的本钱也就已经消失，今日相遇，那就等于是自投罗网了。

焦固谢过了段克邪，蓦地笑容收敛，面色一沉，喝道：“好个妖女，你欺引我的徒弟，害死了他，我这条老命，也几乎断送在你手上，今日仇人见面，陌路相逢，你还想逃么？石师弟，速速代我将她擒下！我要开坛设祭，三刀六洞，将她宰了，为宇文垂雪恨！”

原来史朝英交托心腹丫鬟，将焦固转移地点，秘密囚禁之后，宇文垂还留在史朝义那儿。宇文垂为人极是机灵，他猜想史朝英与段克邪匆匆逃跑，定然未曾将他的师父带走，他就假情假义结纳史朝英那个心腹丫鬟，在她面前表示失意，不时短叹长嗟，引那丫鬟对他怜爱。宇文垂少年俊朗，举止风流，又是丐帮帮主的身份，不消多久，那丫鬟已被他弄得神魂颠倒，矢誓爱他，到了这时，当然是什么秘密都可以对他说了。

宇文垂探听到了师父被囚的所在，又把解药骗到手中，于是在一个晚上，悄悄进入那个囚人的石洞，将看守焦固的几个史朝英的丫鬟杀了，把师父救了出来。他以一念之差，被史朝英勾引，串同陷害了师父，弄得身败名裂，帮主做不成，反而被逐出丐帮，到头来，史朝英又因他失了可资利用的价值，抛弃了他，他还有什么做人的趣味？因而在他天良发现，救出师父之后，他也就立即自尽了。

丐帮耳目众多，史朝英与段克邪一路同行，早有丐帮的弟子发觉，用飞鸽传书，一站一站的传下去，报给了已在长安的卫越知道，恰好这时焦固也已脱险到了长安，今日他们是有心在此相候的。宇文垂是焦固最心爱的弟子，弄得如此收场，他当然是恨极史朝英的了。他本待亲自报仇，只因他受毒太深，尚未复原，故此要他的师弟石青阳代他出手。至于卫越则因辈份太高，不屑与史朝英动手。

就在段克邪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的时候，那边厢，石青阳已与史朝英交上了手。段克邪那把宝剑还在史朝英手中，她这时情急拼命，招招都是杀手，石青阳见她剑法精妙，又顾忌她用的乃是宝剑，最初二三十招，竟是丝毫也占不了便宜。

石青阳毕竟是丐帮第二代弟子中的第一高手，武功仅在他师叔卫越之下，而在他师兄焦固之上，论起真实本领，比史朝英实在不止胜过一筹，三十招之后，渐渐看出了史朝英剑法的来龙去脉，杖法一变，登时改守为攻。

丐帮的“降龙杖法”乃是武学一绝，使到紧处，只见四面八方，都是青森森的一片杖影，史朝英只能仗剑护身，渐渐连剑法也有点施展不开了。

段克邪一片茫然，不知所措。激战中，忽听得史朝英“哎哟”一声，“肩井穴”已给石青阳的竹杖点着，但史朝英晃了两晃，居然未曾倒下。石青阳也不禁微微一凛，“原来这妖女还有闭穴的功夫，倒不能小视了。”当下改用重手法点穴，竹杖起处，劲风呼呼，威势之猛，竟似比钢杖铁杖还要强劲！

段克邪听得史朝英那“哎哟”一声，心头也似被石青阳的竹杖戳了一记似的，情不自禁的便要跑出去请石青阳住手，哪知他心念方动，叫声未曾出口，脚步也未迈开，便给疯丐卫越一把拉住了。

卫越似笑非笑的说道：“小段，你怎么啦？我请你喝酒你都不喝！”段克邪心急如焚，说道：“卫老前辈，这位史姑娘，这位史姑娘……”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措辞，连说了两句“这位史姑娘”，还未曾接得下去。卫越笑道：“这位史姑娘和你很有交情，是不是？”段克邪满面通红，但这时已顾不得

害羞，只好来个默认。

疯丐卫越忽地正色说道：“段贤侄，你应该记得你父亲是一代大侠，这妖女是史思明的女儿，史朝义的妹子，行事妖邪，你怎么可以和她混在一起？她在丐帮中挑拨离间，引起丐帮的内讧，又害死了宇文垂，你说我们不该对付她么？”段克邪被卫越一顿教训，想想也确是史朝英不对，实在难以为她争辩。疯丐卫越忽地又笑道：“天下才貌双全的姑娘多着呢，你喜欢哪一个，我给你做媒。只要你看中的是武林中人，她们的师父总会给老叫化几分薄面。”段克邪给他弄得啼笑皆非，面红耳热，勉强说了一句道：“卫老前辈，我并不是和这位姑娘有甚私情……”卫越哈哈大笑道：“既然没有私情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！坐下来，喝酒吧，最好你连看也不要看！”

段克邪哪里能够定下心来喝酒，虽说他也觉得是史朝英不对，但相处多日，终究有点感情，他又怎能眼睁睁的看着史朝英被丐帮擒去，开坛活祭？

这时石青阳已取得了压倒的优势，杖法越来越见凌厉，当真有如天风海雨，咄咄迫人，史朝英的剑招已被他打得乱了章法。但史朝英顽强之极，怎也不肯束手就擒，眼看再过几招，她就要伤在石青阳杖下，甚至送了性命，也有可能。

段克邪急得叫道：“卫老前辈，我宁愿让你骂我，请你饶了她一命吧！”卫越道：“小段，你又说与她无甚私情，为何总是替她求饶……”段克邪急得满头大汗，青筋暴起，不待卫越把话说完，抢着说道：“你们先放了她吧，这事我一时说不清楚。我情愿替她受罚，好不好？”段克邪对丐帮有过大恩，卫越见他如此情急，虽然莫名其妙，私自心里踌躇，“看在克邪的情份，饶了这妖女一命，也不为过。”但卫越的性子嫉恶如仇，数十年如一日，已是根深蒂固，虽然段克邪一再说情，他心中已为所动，一时间却还不肯改口，仍然说道：“不能。这妖女我们非把她擒获不可！”要是段克邪细心的话，可以听出卫越的口气已经稍稍松动，只是说要把史朝英“擒获”，而不提要她性命了。但在这样紧急万分的时候，段克邪哪还有余暇去推敲他的语气？

只见石青阳一招“举火撩天”，杖头径点史朝英虎口的寸脉，史朝英似是恃着宝剑锋利，一招“铁锁横江”，意图削断石青阳的竹杖。石青阳喝声“撒手！”用了个“卸”字诀，竹杖搭上了史朝英的剑脊，一翻一绞，只听得“　啷”一声，史朝英宝剑脱手，跌落地上，石青阳喝道：“还想逃么？我先废了你的武功再说！”左手一扬，一抓就向她的琵琶骨抓下。

段克邪本来是被卫越拉住的，这时情急已极，不自觉的就猛地向前冲出，卫越竟被他带动，奔出几步。卫越数十年的内功修练，非同小可，立时生出反应，把段克邪牢牢抓住，虽是给他带动，但段克邪却也不能迈开大步了。

段克邪是小辈身份，怎能不顾一切的对卫越用强，而且即算用强，也不能立即挣脱，急得叫道：“老前辈，请放手！”

就在他叫卫越放手的时候，忽听得有个人也在叫道：“且慢动手！”那声音在说第一个字之时还似很远，说到最后一字，已经近了许多，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。卫越心道，“这人功力倒是不弱！”心念未已，只见一骑快马已疾驰而来。石青阳的手指刚刚要触及史朝英的琵琶骨，听得那人的声音，呆了一呆，待得那骑马来近，他一见了那人，更是一惊，连忙缩手。说道：“牟大侠，你也来了！”原来这个人是牟世杰。正是：

竟有闲情怜姹女，始知各自抱机心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三回　客路飘蓬孤客恨　京华倾盖两情欢

要知牟世杰乃是绿林盟主的身份，石青阳自是要给他几分面子。不过石青阳虽然遵命，心中却也甚为奇怪，当下问道：“牟大侠，你也来为这妖女说情？这妖女是史思明的女儿，史朝义的妹妹，害我师兄就正是她！”牟世杰道：“我都已知道了，我此来正是要与令师兄排解此事。”

牟世杰与卫越、焦固二人见过了礼，说道：“这位史姑娘唆使宇文垂欺师犯上，擅自囚禁焦帮主，又弄得贵帮内部不和，险些儿大动干戈。说起来也难怪贵帮要对付她。但我揣度她的用心，却是想与贵帮联合抗官军的，不知我可猜错没有？”史朝英吃了一惊，心道，“此人真是精明厉害，他从来没有见过我，竟然便识破了我的用心。”焦固说道：“这个，宇文垂也曾向我透露过了。丐帮不敢以侠义自居，但也决非胡作非为的乌合匪徒，怎能与这班祸国殃民的贼子联合？再说咱们做叫化子的，只求有个讨饭的地方，难道做叫化子还想坐龙廷么？”

牟世杰笑道：“天下无道，有德者居之。皇帝人人可做，叫化子做皇帝也没有什么稀奇。不过，人各有志，焦帮主不稀罕皇帝那个宝座，这也就不必提了。但依此说来，这位史姑娘囚禁焦帮主，固然是大大不对，却非有意伤害焦帮主的性命，不知焦帮主可肯大度宽容，网开一面饶她不死么？”焦固沉吟不语。牟世杰又向段克邪问道：“听说，这位史姑娘曾为你叛了她的哥哥，救了你一命，这是真的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原来牟大哥也知道了？”卫越诧道：“你怎么会要她救命？”段克邪实话实说：“此事说来，是她先对我不住，她设计擒了我，但她后来又放了我，我还是感激她的。”当下将经过详说一遍，卫越这才知道段克邪何以一再为史朝英求情的原因。

牟世杰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位史姑娘虽是史思明的女儿，史朝义的妹妹，但她的行事却与父兄颇有不同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我就是看在她有向善之心，这才敢来向焦帮主求情的。不知焦帮主可肯给我这个面子么？”

焦固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罢、罢、罢，我那徒儿自身不正，行为乖谬！俗语说：‘物必自腐而后虫生’，本来也不能全怪外人，我也不想为他报仇了！牟大侠，我这条性命是你给我捡回来的，今日你来说情，我怎能不依？好吧，就一条性命换一条性命吧，从今之后，只要这位史姑娘不再犯我，我也绝不再犯她！”

你道焦固何以这样感激牟世杰，这里面有个因由。原来就在焦固脱险那天，他又碰到一个比史朝英更狠毒的敌人，险遭不测，幸亏牟世杰救了他的性命。

这个狠毒的敌人不是别个，正是精精儿。史朝英怂恿宇文垂叛师篡位，精精儿也曾参与密谋，而且一直是由精精儿出头，给宇文垂撑腰，想把他扶上帮主的宝座的。精精儿并非有厚爱于宇文垂，他有他自己的打算，正似史朝英的企图一样，他也是想通过宇文垂来控制丐帮。不过，在如何处置焦固这一件事情上，他却与史朝英的意见不同。精精儿为了免除后患，一再主张杀掉焦固，但由于史朝英坚决不许，宇文垂也无论如何不肯弑师，精精儿在当时还有仰杖他们二人之处，这才不敢私下毒手。

到了史朝英和段克邪双双出走，宇文垂断定史朝英一定未曾来得及将焦固带走，而是将囚禁的地方转移。精精儿的聪明才智在宇文垂之上，宇文垂想得到的，他当然也想到了。宇文垂勾搭史朝英的心腹侍女，别人没有留意，

却巧给精精儿看在眼内。精精儿早就对宇文垂疑心，从此更加留心宇文垂的行动。正如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。宇文垂一心一意引那婢女上钩，却想不到精精儿暗中也向他窥伺。

那日宇文垂探听到了师父被囚的秘密处所，悄悄溜走，不久，就给精精儿发觉他的失踪，精精儿立即去盘问那个婢女，晓以利害，加以威吓，终于也从那婢女口中，探到了秘密。

宇文垂救了师父，将解药给了师父之后，便即自尽。他却没想到，他师父虽然得了解药，但中毒太深，莫说武功不能即时恢复，连气力也还不如常人，实在还需要他的保护的。宇文垂自杀之后，焦固伤痛之余，刚刚掩埋了他的尸体，精精儿就来了。

焦固施展两败俱伤的“天摩解体大法”，咬破舌头，将全身气力凝聚，击了精精儿一掌，他的一条腿也给精精儿打断。精精儿正要痛下杀手，无巧不巧，恰值牟世杰经此路过，精精儿吃了焦固一掌，功力减了几分，不是牟世杰的对手，给牟世杰赶跑了。牟世杰替焦固驳好断骨，一直将他护送到三百里外一个丐帮的分舵，这才分手。

有这样一段因由，牟世杰来给史朝英说情，焦固自然是不能不卖他面子，不过他说话也很有分寸，只是说，只要史朝英以后不再犯他，他也决不再向史朝英算帐。话中之意即是他只能将他的私怨抛开，再推广一步，至多是他属下的丐帮弟子也听他约束，但丐帮的长辈，便如卫越，那他可管不着了。

牟世杰是个江湖上的大行家，当然听得懂他的意思，当下谢过了焦固，便来向卫越求情。

焦固已经答允，大家以为卫越也必然会给牟世杰几分面子，那知牟世杰一句“卫老前辈”刚刚出口，卫越便翻起一双怪眼，哈哈笑道：“牟大侠，你不必往下说了，别弄得大家不好意思。”一句话把牟世杰挡了回去，弄得牟世杰极是尴尬。段克邪连忙说道：“卫老前辈，我宁愿受你责骂，也要向你求情。”卫越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你求情也没有用，俺老叫化的脾气，生来就是又臭又硬，六亲不认，决不讲情！”

史朝英拾起宝剑，忽地说道：“你们不用为我讨情了。好吧，老叫化你不肯放过我，那就来吧！”卫越咕咕噜噜的喝了一大口酒，这才慢条斯理的说道：“你要和我动手？呸，凭你这女娃子也配？”哈哈一笑，把酒喷了出来，接着说道：“俺老叫化不讲人情，却讲面子。论理你是罪有应得，我杀了你也不为过。但精精儿现在已不是和你一伙，你只是个单身女子，我杀了你，旁人不知，那可要说我以大欺小了！不成，不成，老叫化怎能失掉这个面子，宁愿不杀你了！”他讲的这番话虽是说笑，却也颇有深意，他指出史朝英现在是个单身女子，那即是说她已经脱离了邪恶的集团，因此他才可以不把她当作敌人。牟世杰心想，“卫越号称疯丐，果然是言行出人意表，似疯不疯。倒是这位史姑娘聪明，摸透了他的脾气。”

卫越道：“喂，你这女娃子的剑法很是特别，你的师父是谁？”史朝英笑道：“幸亏你没有杀我，你杀了我，你就知道我师父的厉害了。你要知道我师父的名字，你可以去问空空儿。”卫越道：“呸，你不说我就不知吗？你的师父一定是那号称‘无情剑’的辛芷姑。”史朝英吃了一惊，“这老叫化可有点邪门，我师父的武功路数，他却怎能知道？竟然只看了我几招剑法，就叫得出我师父的名号来。”当下便冷笑道：“老叫化，你知道我师父的外号那就好了，她比你更不讲情，你杀了我，你想她会饶过你吗？”卫越大笑

道：“女娃子，你跟你师父有几年了？她号称‘无情剑’，但她心里是有情无情，我看你也未必知道！老叫化倒不怕她杀我，却是怕她向我求情。”史朝英道：“什么话，她会向你求情？”卫越笑道：“她要求我做媒，那不也就是等于向我求情了？”史朝英“啐”了一口道：“胡说八道！”卫越哈哈大笑道：“信不信由你。老叫化也不愿在徒弟面前抖露师父的私情。好，焦师侄咱们走吧。再说下去，那就要给人骂我老不正经了。”

卫越一会儿疾言厉色，一会儿嘻皮笑脸，把史朝英弄得啼笑皆非。众人都知卫越素来有点疯疯癫癫，倒也不觉奇怪，只有史朝英心里暗暗嘀咕：“这疯叫化可真是邪门，说的话也不似全是疯话，难道他当真知道了我师父的心事不成？”

丐帮诸人走开之后，段克邪与牟世杰重新见过，他记挂着铁摩勒，便即问道：“牟大哥，你今天怎的来得这么巧？我的摩勒表哥呢，他来了没有？”

牟世杰笑道：“不是我来得巧，我是有心到这里等候你们的。你的表哥，与秦襄乃是故交，秦襄这次召开英雄大会，他当然是要来的。不过他还有点事情，要稍微耽搁，大概至迟后天正日也可以赶到了。”接着说道：“我和金剑青囊杜百英等人前来，到了长安已经有好几天了。我和焦固最近拉了交情，他们丐帮的消息灵通，得到的消息也从不瞒我。我早已知道你和这位史姑娘今日到来，也知道丐帮今日要在这里活擒史姑娘，在长安丐帮总舵之中，人多口杂，我不便出言拦阻，只好临时赶来了。”段克邪这才知道个中原委，但心里也甚为奇怪，“牟世杰与史朝英素不相识，她是史思明的女儿，牟世杰不把她当作妖女看待，这已经是很难得了，他还肯为她如此尽力，可真是出人意外！难道这都是为了我的缘故？”

史朝英待他们的谈话告了一个段落，这才走上前来，口不言谢，却对牟世杰翘着大拇指赞道：“牟大侠，你大度宽容，不辞任劳任怨，到处为人排难解纷，当真不愧是个绿林盟主！”牟世杰笑道：“听说你哥哥手下的将士都很听你的话，你们这次大败之后，听说也是由于你的调度，才不至于溃不成军的，史姑娘，你也算得是个女中英杰了。”史朝英笑道：“你倒很留心我的事情，但你听来的这些话，却都是经过夸张了的，我可没有那么大本领。就因为我不似普通女子那样只会梳头穿衣，我的哥哥已经忌刻我了。”牟世杰笑道：“我还以为你这次逃出来是为了克邪的原故，原来你们兄妹早就不和。”段克邪面上一红，说道：“史姑娘的性情行事本来和她的哥哥很不相同，他们是异母兄妹，她的哥哥弑父自立，暴虐无道，她是早已不满哥哥的所作所为了。”牟世杰点点头道：“哦，原来如此。”眼光从史朝英面上溜过，若有所思。

史朝英道：“大恩不言谢，牟盟主，你以后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尽管吩咐。你要什么，我力之所及，一定给你弄来。”说着也似笑非笑的望了牟世杰一眼。

段克邪心道，“朝英说话好没分寸，既然是大恩不言谢，却又说什么只要是牟大哥喜欢的，她就设法弄来。我牟大哥是何等人物，岂希罕你送他什么东西？而且这种说话，若是出自我师兄之口，那还差不离，你却哪来似我师兄那样妙手空空的绝技？”但出乎段克邪意料之外，牟世杰却毫无不悦的神情，反而满面堆欢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如此，我预先多谢姑娘了。”两人言语欢洽，竟似大有相见恨晚之感。

段克邪冷落一旁，史朝英也似乎感觉到了，她突然停止说话，走到段克

邪面前，将宝剑双手奉还，说道：“多谢你一路照料。我知道你不喜欢与我作伴，但我一样感激你。”这几句话出自真情，听得出她声音也在微微颤抖。这刹那间，段克邪也不自禁的起了一点惜别的情意。当下，史朝英正自心事如潮，听了段克邪这么一问，怔了一怔，她未来得及回答，牟世杰已先问道：“原来史姑娘也是到长安参加英雄大会的么？”

史朝英定了定神，“噗嗤”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哪配参加什么英雄大会，英雄二字，当今天下，只有你们二人和铁摩勒才配得上。我只是为了结丐帮之事而来，本来是可以不必再到长安的了。但既然来到此地，长安已在眼前，我又有点儿想去瞧瞧热闹了。”

牟世杰道：“史姑娘是女中豪杰，何必过谦。但你一个单身女子，诸多不便，我看你还是仍然和我们一起吧。我们在长安有‘窝子’，地方甚大，也准备有女眷居住的地方，你住在我们那儿，也可以放心。”

史朝英道：“克邪，你不讨厌我吧？”段克邪道：“这是牟大哥作的东道主，我和你一样，都是他的客人。”史朝英笑道：“牟盟主，你不知道，他一路上总是想撇开我，怕我绊他的脚。好在这次是你邀请我的，不然，我可不敢再跟随他了。”

牟世杰笑道：“你不知道，他是为了避嫌。其实江湖男女，又何须讲究这一套呢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望了段克邪一眼，接着问道：“你的摩勒表哥，很关心你和那位史姑娘的事情，你究竟找着她没有？”“巧得很，克邪的未婚妻子和你是一个姓氏，他们是一出生就定下婚配的。”后面这段话是牟世杰特别为史朝英解释的。段克邪有一位‘史姑娘’，史朝英是早已知道了的，不过现在才更进一步，知道段克邪和“这位史姑娘”的关系。

三人边走边说，到了路上，牟世杰笑道：“克邪，你愿意与我合乘一骑，还是依然和史姑娘一起？”段克邪满面通红，说道：“长安就在眼前，不过二三十里，我跑路好了。”牟世杰算是他兄长一辈，听他这么说，也就不再客气，当下牟世杰与史朝英并辔同行；段克邪跟在后面。牟史二人谈笑甚欢，段克邪则一声不响，只是想着自己的心事。

还有两天，才是会期。虽说秦襄早有宣告，不论参加者来历如何，概不追究，但牟世杰是盗御马的要犯，史朝英是反王的妹妹，段克邪身份虽没这么犯忌，也曾劫过田承嗣的聘礼，在官府眼中，也是个“江湖巨盗”。因此到了长安之后，牟世杰就劝告他与史朝英无事不要出门，到了赴会之时，再混在各方豪杰之中，大伙前往。

史朝英很能听从牟世杰的劝告，她安置下来之后，非但不出大门，连外院也不迈出一步。段克邪却受不了这个约束，虽说牟世杰答应可以托人打探史若梅的消息，但他心中焦急，第二日一早就亲自出去探访了。

长安城方圆百数十里，九衢六市，行人如鲫，要在长安城中碰见一个人，无殊大海捞针。段克邪抱着侥悻的念头，信步所之，四处乱转，随时留心武林人物，不知不觉走到宣武门前，只见有一片广场，人头拥挤，锣鼓声喧，还有一面大旗，迎风招展，段克邪只道是卖解的，也不怎样在意。

忽听得旁边有人谈论，一个说道：“这可真是新鲜事儿，大姑娘在京城比武招亲！”一个说道：“明天的英雄会老百姓进不了去，在这里看几场比武，也可以过一过瘾。”又一个道：“天下武师云集京城，趁这个机会比武招亲，确是最好不过。只不知那个女子漂不漂亮？”他的伙伴笑道：“你又不懂武艺，她貌美如花，你也不能攀折，你管她漂不漂亮？我倒是担心她的

武艺不知如何，倘若一出场，三拳两脚就给人打倒了，岂非大杀风景？”先头那个道：“她敢在英雄大会的期间，打出比武招亲的旗号，谅来武艺定必不错。”

段克邪抬头一看，果然见着那面大旗上绣的是比武招亲四字，心想，“真正武功高强的女子怎会打出比武招亲的旗号，大约是衣食困难的江湖卖解女儿，想得个归宿，找个丈夫，但也不妨去看看热闹。”

只见场中一老一少，似是两父女身份，那女的倒颇有几分姿色。段克邪来到之时，开场白似乎已经交待过了。只听得有人问道：“不管是老是少，是俊是丑，只要能打败你的闺女，就可以成亲么？”那老者道：“不错，但还有一样，家有妻室的可不行。”

话犹未了，便听得一个人大叫道：“好，小生年方三十，尚未娶妻。我来也！”此人满脸胡须，声如破锣，自称“小生”，众人无不失笑。

那莽汉扬起一双拳头道：“小娘子，我若是打痛了你，你马上出声。”那卖解少女道：“你尽管用足气力，只怕你打不着我。”那莽汉一拳打去，卖解少女轻轻一闪，那莽汉果然打她不着，少女一个转身，朝他肘端一拨，登时就把他跌翻了。看热闹的人哈哈大笑，掌声如雷。

段克邪心道，“这女子倒有两手，并非一般卖解的可比，她的步法却不知是哪一派的，看来似曾见过，却怎的想不起来。且再看她两招。”

那莽汉爬起身来，叫道：“好厉害，我可不敢讨你做妻子了。”他刚刚离场，便有人走进场来，哈哈笑道：“我不怕老婆凶，你嫁了我吧。”有认得他的说道：“这人是南门开武馆的常师父。他的通臂拳大大有名，这一场大约有些看头了。”

那卖解女子嗔道：“你打赢我再说吧。”那姓常的蹲下半腰，猛的跃起，双拳直捣，果然似个猴子模样，但也不过十来招，便给那女子弓鞋一绊，跌了个四脚朝天。段克邪看到此处，可渐渐有点惊奇了。但倒并非因为这女子的武功，这女子的武功虽然不错，段克邪也还不怎样放在心上……

段克邪感到奇异的是，这女子的武功家数，和中原的各家各派都不相同。虽说是比武招亲，并非性命相搏，但这女子的出手，却每一招每一式都是阴狠凌厉的手法，好似习惯已成自然。不过她在击倒那拳师之时，段克邪却可以看得出她只是用了一两分功力，因此那拳师才不过摔了一跤，不至于受到重伤。段克邪越看越起疑心，“她究竟是哪一派的弟子？她的武功家数，怎的越看越觉得似曾相识？”

心念未已，只见又有个人走出场来，似是个三十岁左右的书生，摇着一柄折扇，彬彬有礼的说道：“小生金清和向小娘子领教几招。”那老者道：“我儿小心了，这位是长安十三镖局金总镖头、金鼎岳的公子！小女武艺低微，还请金公子手下留情。”金清和是金鼎岳的独生爱子，金鼎岳舍不得他在江湖道上冒险，因此他虽然尽得家传武功，年纪也将近三十，但却从没有替镖局保过镖。他这次出场，固然有几分是为了那女子姿容秀丽，但更大的原因则是想试试自己的武功。

他父亲名震江湖，他自己未曾保过镖，镖局的镖师当然都是奉承他的，他自以为已得了父亲的全部武功，他父亲天下无故，自己想必也是天下无敌了。他怎知道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他父亲保的镖从未失过事，最主要的缘因还是因为他父亲在江湖上人面熟、交情阔的原故，要是当真只论武功，比他父亲高明的人还不知多少！这时他见那老头识得他的身份，又请他手下留

情，不禁得意洋洋，摇着扇子说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令媛色艺双全，小生爱慕得紧，咱们是点到即止，决不至于伤了令媛的。”

那女子心头恼怒，却不动声色，淡淡说道：“金公子也不必客气，拳脚无情，万一我收手不及，误伤了金公子，请金公子不要见怪。”那老者斥道：“你有多大本领，妄敢口出大言，好好向金公子领教吧。”金清和哪知道那老者的说话，乃是暗示他的女儿，要他女儿手下留情，当下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令媛说得坦率可喜，我正想见识令媛的真正功夫，请小娘子尽量施展吧。”他自信有必胜的把握，心中正在盘算要怎样才能赢得漂亮，既不伤及对方，而又要使得对方心服口服。

哪知交手不过几招，金清和已是大大吃惊。那女子的武功怪异，越碰到武功高强的对手，她的出手也就越为狠辣。刚才因为那两个对手平庸，还不怎样显现出来，现在碰上了金清和，她掌指兼施，掌劈指戳，几乎每一招都是攻向金清和的要害！

金清和这才知道这女子比他高明得多，又是吃惊，又是恼怒，“你明明知道我少总镖头的身份，这不是存心要我出丑吗？好呀，你既不留情面，可也休怪我要下辣手了。”他的折扇本来是插在背后的，这时忽地取了出来，那女子刚刚一掌劈到，金清和一个游身滑步，倏的转过身来，扇头已指到那女子掌心的“劳宫穴”。

金清和的真实本领虽是不及那卖解女子，但他家传的独门点穴手法，却是甚为奇妙，那女子是个会家，见他认穴极准，又快又狠，也禁不住心头微凛，连忙缩掌。金清和得理不饶人，折扇挥舞，立即抢攻，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那女子一时摸不清他的手法，竟给他迫得退了几步。

折扇不比刀剑，倘若是在常人手中，多了一把小小的折扇，本来无关紧要，也伤不了敌人。但在点穴名家手中，却是一件兵器。点穴功夫，讲究的只是毫厘之差，多了一柄折扇，等于手臂长了尺许，点起穴来，当然是比只用手指点穴要利便多了，何况他这把折扇的扇骨又是用精钢打成薄片的，本来就不是一把普通的扇子。

金清和动用兵器对付那女子的一双肉掌，旁观的人，虽然都知道他是十三家镖局总镖头的儿子，也有许多人出声“嘘”他，金清和深感面上无光，更为恼怒，“好在他们父女所订的比武招亲，并无声言不许对方动用兵器。我不管旁人如何，且把这女子点倒再说。哼，我倒不希罕与她成亲，这口气却不能不出！”

金清和在一片“嘘”声之中攻得更狠，那女子退了几步，不知是绊着石子，还是太过慌张，忽然一个跄踉，失了重心，身子向前倾仆。

金清和大喜，折扇疾伸，立即点那少女的“愈气穴”，哪知这少女是有意卖个破绽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那折扇刚沾着她的衣裳，已给她劈手夺了下来，一把撕成两片！金清和呆若木鸡，那少女已将撕破的扇子塞回他的手中，笑道：“金公子，真是太对不起了，弄坏了你的扇子！”全场给那女子喝采，采声如雷，金清和恨不得有个地洞钻了进去。那少女毫不费力的撕破他的精钢扇骨，虽说钢片甚薄，这手劲也大得惊人，金清和又是羞惭，又是骇怕，在采声中如飞逃了。

到了此时，段克邪也不禁大大吃惊，他的吃惊倒不是为了卖解少女的这手功夫，而是已经看出了这少女的师承宗派。这少女连败三人，用的虽然都是掌法，但到了她打败金清和的时候，段克邪已经完全可以断定，这女子和

史朝英乃是同门姐妹，她的掌法正是从史朝英那套剑法变化出来的！

段克邪好生奇怪，“朝英从没有向我提过她有同门，但从这女子的武功家数看来，决计是她的同门无疑。这女子的招数老辣，只有在朝英之上，江湖上懂得武功的年轻女子，恐怕要数她第一了。她有这样好的武功，怎的还要抛头露面，举行比武招亲？”

段克邪最初以为是个普通的江湖卖解女子，想得个归宿，找个丈夫的，本来没有多大兴趣，原意只是想看一看就走的，那知现在却发现了她与史朝英同出一门，敢情都是那女魔头辛芷姑的弟子，他原先的想法也就不能成立了。到了此时，他的好奇心越来越浓，索性把寻访史若梅之事暂搁一边，看个究竟。

在场的看客，见十三家镖局的少镖头金清和都败在这女子之手，谁还敢去尝试？那老者绕场一周，说道：“请哪位英雄出来指教指教我这丫头。”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目光忽地注到段克邪身上，段克邪只当不知，低下了头，心里想道：“倘若你不是打着比武招亲的旗号，我倒愿意试试你的功夫。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，怎能再去招惹麻烦。”

那女子冷冷说道：“听说明天就有个英雄大会，各方好汉云集京城，怎的我却没有碰到一位好汉？”在场的看客本来有几个是准备参加英雄大会的，听她这样说法，心头不禁恼怒，但这些人既准备参加英雄大会，当然都是有点名气，也有点眼光的人物，他们看了这几场，心中自忖，只怕不是那女子的对手，虽然恼怒，却怕出丑，也就不敢轻易一试了。

正在冷场的时候，忽听得有个破锣似的声音叫道：“女娃儿别吹大气，我活了四十岁还没找到老婆，如今正好找着你啦！”只见有一角的看客纷纷闪避，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从外面挤了进来。

这大汉面如锅底，两眼朝天，短鬓如戟，还有一对獠牙露出唇边，相貌丑怪之极。那女子大怒，冷笑说道：“只怕你找错人啦，看招！”那丑汉双拳一架，笑道：“没错，你正是我想要的老婆。”那女子展开轻灵的身法，绕到丑汉的右斜方，一掌就掴下去，骂道：“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没的想断你的心肝！”

这一掌原是想打那丑汉的耳光，那丑汉倒也有几分本领，一个“大弯腰、斜插柳”已是避开正面，背脊向着那个女子。这么一来，那女子打不着他的耳光，却在他背脊上打了一记。那丑汉大笑道：“我痒得难受，你打重些给我解痒好不好？你嫌我生得丑么？哈哈，谁叫你是比武招亲？你这块天鹅肉我这癞哈蟆是吃定的了！”旁人见那丑汉吃了一掌，只道他是自我解嘲，要在口舌上讨回一点便宜，那女子却是大大吃了一惊！

原来她一掌打中那丑汉的背脊，竟似碰着了一块铁块似的，虎口也隐隐作痛，这才知道那丑汉练有金钟罩的功夫，心里想道：“此人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敌。”当下掌法一变，迅逾飘风，但每一掌都是一掠即过，并不和他硬碰硬接。

这卖解女子越打越快，转眼之间，只见四面八方都是她的影子，她在掌法之中又夹杂着点穴的招数，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但她的指头也并没有真个点到那丑汉的身上。

场中看客看得眼花撩乱，都不禁喝起采来。段克邪却暗暗为那女子担忧，“倘若不是比武招亲，打不过尽可一走了之，如今却是势非见个分晓不可。这丑汉功力甚深，纵然是找着他的罩门，以这女子的本领，只伯也未必伤得

了他。久战下去，那是定要吃亏无疑了。”

不过片刻，那女子已遍袭了那丑汉三十六处大穴，那丑汉忽地哈哈笑道：“你是想找我的罩门不是？做了夫妻，我自会告诉你的。”原来金钟罩与铁布衫之类的外功，身上必定有一两处练不到的地方，是谓“罩门”，找着罩门，用重手法一戳，便可破掉他的功夫。这女子遍袭那丑汉的各处穴道，就是想试探他的“罩门”何在，但这丑汉意态自如，并没有对身上的哪一处部位加意防护，因此这卖解女子试了又试，总是试探不出，这女子心头恼怒，蓦地欺身直进，一招“二龙抢珠”，伸手就挖他的眼睛，心想：“你的功夫总不能练到眼睛上。”哪知这丑汉早有防备，忽地张口一咬，白森森的两排牙齿，险险咬着那女子的指头。那女子大吃一惊，连忙缩手，这一招也给那丑汉破了。

这丑汉哈哈笑道：“好，咱们亲近亲近！”张开双手，就去抱那女子。他的身法不及少女轻灵，招数也不见得高明，但他用的这个“笨法子”却恰恰克住了这卖解女子。要知场中四周都站的有人，无异堆起了四面人墙，那女子只能在看客围着的圈子中东躲西闪，无法逃得出去。那丑汉双臂张开，东拦西截，无殊网里捕鱼，虽然不能即时得手，但时间一久，那女的力竭筋疲，终是难以逃脱。

果然战到分际，那女子已是香汗淋漓，一步走得较慢，给那丑汉猛地一扑，抱着了她的纤腰。那丑汉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癞蛤膜吃天鹅肉啦！咱们拜、拜、拜！哎哟，哟！”“拜堂去“吧”这四个字还未说得出来，那丑汉忽地一声惨叫，双臂软绵绵的垂了下来，那女子还当他有诈，横肘一撞，在他胸口上，给了他一记肘锤，那丑汉叫道：“你、你好狠！”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登时倒下去了！

这一记肘锤用得狠辣利落，的确也是高明之极，场中不乏通晓武艺的人，见这女子反败为胜，分明已被对方抱住，居然反手一拳，便把对方击倒，都道她是临危方出绝招，不禁轰然叫好。那卖解女子却是一片茫然，心中想道：“却是哪位高手在暗中助我？他有这样本领，为何又不自出场？”

原来这丑汉乃是给段克邪用“隔空点穴”的功夫点倒的，一来那丑汉态度轻狂，惹人憎厌；二来段克邪自从看出那卖解女子是史朝英的同门之后，亦已有心助她一臂之力。段克邪是个武学的大行家，看了不多一会，已经看出那丑汉的“罩门”乃是在腰背臀尻的“尾闾穴”，恰好当那丑汉抱住那女子的时候，背向着段克邪，而且距离不过丈许之地，段克邪使出“隔空点穴”的上乘功夫，一股无形罡气激射而出，射进了那丑汉的“尾闾穴”，这一下比重手法点穴还厉害得多，那丑汉焉能禁受得起？不过，段克邪也没想到那女子又加上了一记肘拳，那丑汉元气大伤，那女子的时拳又恰恰击中他胸中的“璇玑穴”，两下凑合，竟是把他的“金钟罩”破了。

那丑汉一团烂泥似地摊在地上，一大口一大口的鲜血不断的咯了出来，看客中胆子小的都吓得慌了，有人说道：“糟糕，莫要弄出人命来！”片刻之间，走去了一半。

那卖解老头也有点慌了，连忙走去扶那丑汉，一边叫道：“快拿药酒来给他服下。”段克邪正想随着人群退下，忽听得有人大吼道：“谁打伤了我的徒儿？”

只见一个身材高大、腰背微弯的红面老头走进场来，正是那“七步追魂”羊牧劳。段克邪吃了一惊，连忙止步。段克邪不是害怕羊牧劳，但他却不想

在京城中闹出事来。羊牧劳从外面走进来，他若是从里面走出去，那就要碰头了。段克邪停下脚步，混在人丛之中，心里想道：“ 且看这老魔如何？倘若他定要难为那个女子，说不得我也只好出头了。 ”

羊牧劳气冲冲的走了进来，看了一眼，脸上露出诡异的神色，在那丑汉的身上点了几点，闭了他的厥阴心脉，那丑汉登时停了咯血，抬起头来，涩声说道：“ 师父，你要给徒儿报仇！ ”

羊牧劳道：“ 是谁打伤你的，你可知道么？ ”此言一出，众人都是大为诧异，心想：“ 这还用问，当然是那卖解女子打伤的那丑汉道：“ 这妖女在此比武招亲，徒弟不合一时好胜，下场与她过招，却不知她用什么邪法，把徒弟的金钟罩破了。 ”羊牧劳冷冷说道：“ 是她？ ”定了眼睛，上上下下的不住打量那个女子。

那卖解老头赔着笑脸，低声下气的说道：“ 小女一时失手，误伤了令徒，小老儿在这里给你老赔罪了。 ”羊牧劳不理不睬，双眼仍是圆鼓鼓的直盯着那个女子，那卖解女子给他盯得心头火起，冷冷说道：“ 说明是比武的嘛，拳头上又不长眼睛，谁叫你的徒弟下场？谁死谁伤，那只有各安天命！ ”那卖解老头儿见羊牧劳神色不对，一时着急，脱口说道：“ 羊老先生，请你看在她师父的份上。 ”

羊牧劳怔了一怔，道：“ 哦，原来你也知道我们？ ”蓦地喝道：“ 谁是你的师父？ ”喝声中已是倏然出手，一掌就向那女子拍去。

那女子早有防备，本能的施展出师传的看家本领，一招“ 横云断峰 ”，攻守兼施，横掌如刀，削羊牧劳的手腕，左臂又从右掌掌底穿出，骈指如戟，点羊牧劳时端的“ 曲池穴 ”。

那女子的招数虽然精妙，却怎及得上羊牧劳的功力，还未碰上羊牧劳的身体，只觉一股大力推来，已是身不由己的腾空飞起！

羊牧劳以武林前辈的身份，毫不打话，便突然向一个女子先行攻击，大大出乎段克邪意料之外。他站在人丛之中，要上前抢救已来不及！这时见那卖解女子被羊牧劳一掌震得抛了起来，自是大大吃惊，心想以羊牧劳这一掌之力，那女子焉能还有命在？

就在段克邪大吃一惊，正要抢出人丛的时候。忽见那女子在空中翻了一个筋斗，落下地来，在地上如陀螺似的，接连打了十几个圈，这才稳得住身形。段克邪是个武学的行家，一看就知那女子并没受伤，不过因为她身上所受的力道还未消去，故而要直打圈圈。段克邪松了口气，心想：“ 原来这老魔头乃是有意试招，用的是一股巧劲，倒把我吓了一跳。 ”

心念未已，果然便听得羊牧劳哈哈笑道：“ 原来你是辛芷姑的弟子！ ”蓦地笑声一收，又沉声说道：“ 你虽是辛芷姑的弟子，但以你的功力，要想伤我徒弟，那还是万万不能！是谁在暗中助你，你把那人给我找出来，就没你的事了。你要知道，我并非害怕你的师父，但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既然不是你伤的，这笔帐我当然不会算在你的头上。 ”

那卖解女子道：“ 咦，这倒奇了，原来是有人在暗中相助我么？这个连我也不知道！ ”其实她心里是明白的，只因她感激这个人，故而诈作不知，免得那人受她拖累。她从羊牧劳的口气中可以听得出来，羊牧劳虽说不害怕她的师父，但多少总有几分顾忌，否则他就不会口口声声为她开脱了。

羊牧劳倒是有几分相信，心想，“ 那人用的是隔空点穴的功夫，倘若不是她预先约好的，那她就是真的不知了。 ”

羊牧劳这么一想，便不再追问那卖解女子，径自迈前两步，游目四顾，冷冷说道：“ 鬼鬼祟祟，暗箭伤人，算得什么好汉？哼，有胆伤人，却不敢出头么？ ”

段克邪给他激得心头火起，若然是在别处，他早已挺身而出，但现在是在京城重地，宣武门前，正在他就要按捺不住的时候，忽地想起了牟世杰的吩咐，“ 我虽然不惧这老魔头，但要是在这里打起来，难免行藏破露，弄得不好，只怕还要连累牟大哥他们。罢、罢、罢，我且暂忍一时之气，以后再与这老魔头算帐。 ”

段克邪正要溜走，羊牧劳忽地一声喝道：“ 好呀，原来是你这小贼！ ”声到人到，呼的一掌就向段克邪当头劈下。

只听得“ 蓬、蓬 ”两声，那是有人给重物击中倒地的声音。卖解女子大吃一惊，心道：“ 糟糕，我的恩人给这老魔头打死了！ ”心念未已，只见一条人影，腾空飞起，从一大群看客的头上越过，严如巨鸟穿林，半空中一个倒翻，已落在十数丈外无人之处！

卖解女子这才看清楚是段克邪，本来他们父女二人，早已在人丛中看出段克邪身怀绝技，绝不是个普通少年，但也还未想到他竟是如此了得。这女子又是惊奇，又是佩服，“ 他宁可暗中助我，却不肯亲自出场。这份恩情，可不知如何报答他了。 ”

场中变出意外，看客四处奔逃。羊牧劳的一只眼睛就是当年在睢阳城外，给段克邪刺瞎的，如今认出是他，焉能放过？这羊牧劳号称“ 七步追魂 ”，在短距离内，轻功比之段克邪毫无逊色。段克邪脚跟刚刚立定，羊牧劳急步追来，大呼小叫道：“ 小贼，就只知道逃跑么？ ”段克邪大怒喝：“ 谁还怕你不成！ ”双掌相交，发出了闷雷似的声响，段克邪退后一步，羊牧劳也不由得浑身一震，大大吃惊，“ 相隔不到一年，这小子的功夫又大大增进了。今日倘不能杀他，以后再想报仇，只怕更是不易了。 ”

羊牧劳动了杀机，催紧掌力，倏地一个移步换形，呼呼两掌，从段克邪意想不到的方位打来，第一掌掌击前胸，第二掌却突然后发先至，掌锋劈到了段克邪腰胁的“ 愈气穴 ”。要知羊牧劳号称“ 七步追魂 ”，移步换形，掌法也就跟着变化，他共有七种不同的步法与掌法，招招都是杀手，等闲之士，决难躲得过他的七招杀手，故而号称“ 七步追魂 ”。近年来，他精益求精，将这七步七掌，又添了好些虚实变化，随心运用，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！

眼看这一掌堪堪就要打到段克邪身上，段克邪身形倾侧，似乎就要倒下，却突然似一支箭的平射出去；羊牧劳的掌锋未打中他的腰部，却触着了他的脚跟，就似给他加了一把力似的，段克邪借他这一推之力，去势更疾。羊牧劳吃了一惊，这才知道，自己的掌法固然是精妙逾前，但对方的轻功，也已是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，到了出神入化之境了！

羊牧劳犹未死心，趁他立足不定，追上去又是两记劈空掌，想把他震落尘埃。哪知他这劈空掌一发，段克邪却不待身形落地，便倏地在空中一个倒翻，改换了方向，手中多了一把精芒耀目的宝剑，一招“ 鹏搏九霄 ”，剑光如练，向羊牧劳疾冲而下！

段克邪在半空中倒翻筋斗，而且还能拔剑出击，几个动作，一气呵成，大大出乎羊牧劳意料之外！顿然间主客势易，轮到羊牧劳要忙于招架了。

他们动手的这个广场在皇宫的宣武门前，因为秦襄的英雄大会就要召开，三山五岳人马云集京帅，皇宫防范加严，宣武门前也添多了许多守卫。

广场上的比武招亲，卫士们可以置之不理，如今看到羊牧劳和人打架，这不同于比武招亲，他们可就不能不管了。当下就有几个卫士大声吆喝，赶了过来，纷纷骂道：“好大胆的小子，敢在宣武门前闹事！”论理，闹事是两方面的事情，若说惩罚，羊牧劳也当有罪，但他们来势汹汹，却都是帮羊牧劳而责骂段克邪的。有一个长于暗器的卫士，还未曾赶到，就向段克邪发了两支袖箭。

段克邪当然不会把这几个卫士放在心上，但他忖度一下目前的情势，他虽然略占上风，要胜得了羊牧劳，只怕最少也得在千招以上，在这时间，倘若大内高手蜂涌而来，即使也还能够逃脱，事情可就要闹得大了。

心念未已，那支袖箭已射到跟前，段克邪有意卖弄功夫，喝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你为什么单单射我？”中指一弹，那支袖箭疾飞回去，“嚓”的一声，恰恰贴着那卫士的头盔擦过，吓得那卫士跳了起来。

羊牧劳喝道：“段克邪，你好大胆，胆敢伤害皇上的卫士吗？”话犹未了，段克邪身形疾掠，闪电般的将一个卫士抓到手中，这时羊牧劳正自一掌向他劈来，段克邪忽地将那个卫士向羊牧劳一送，学着羊牧劳的口气，冷笑说道：“羊牧劳，你胆敢伤害皇上的卫士吗？”他这个匪夷所思的应付办法，大大出乎羊牧劳意料之外！由于他动作太快，将那卫士手到拿来，立即又送出去，羊牧劳闪避不及，呼的一掌就拍到了那卫士身上。

幸而羊牧劳的功夫早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，掌力收发随心，他当然不敢打伤皇宫卫士，掌缘一沾着那卫士的身体，掌力立即便撤了回来。改拍为接，迫得双手将那个卫士接了过来，这情形就似一个送“货”，一个收“货”一般，弄得羊牧劳尴尬之极！段克邪哈哈笑道：“你和皇上的卫士多亲近亲近吧，我可要失陪啦！”

羊牧劳的轻功本来就不及段克邪，这时抱着个人，这卫士吓得魂魄不全，双手又是牢牢的抱着他的脖子，羊牧劳怎敢将他摔下，只好眼睁睁的看着段克邪逃跑。

段克邪以绝顶轻功，跳上民房，越过十几重瓦面，街上的逻兵只见一团白影飞过，连放箭也来不及。段克邪到了一条僻静的小巷，四顾无人，这才跳了下来，心里暗暗好笑，“羊牧劳给我这么一耍，可够他受的了。”

段克邪虽然得意，却不敢再在市上闲逛，暗自想道，“我闹出这件事情，定然惹人注意，还是小心谨慎为妙，今日不宜去找若梅了。不如就此回去，将那卖解女子的事情告诉朝英，问一问是不是她的师妹。”

段克邪回到秘密寓所，天色已近黄昏，屋内发现几个生面的人。段克邪心想能够住在这里的当然是自己人，也不怎样放在心上，但那几个人却似对他甚为注目。段克邪急着去见史朝英，顾不得和他们寒喧，回到房间，匆匆擦了擦脸，便走进女眷所住的内院。正是：

翻云覆雨寻常事，无意偷窥见隐情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四回　利令智昏悲失足　祸生腋肘最伤心

在唐代男女之防并不如后世的看重，尤其是江湖上的人物，男女之间的来往，更看得稀松平常，所以段克邪敢在女眷所住的内院直进直出。但虽然如此，一个男子，在礼貌上总不宜闯进女子的闺房，段克邪又不知史朝英住的是哪一间，要是到处拍门查问，又怕惹人笑话，心里大是踌躇。

他们这间秘密的住所，原是一个破落的万户侯的产业，子孙不能守成，卖出来的。围墙内占地数亩，有几十间房子，还有前后两座花园。女眷所住的内院，就占着后花园的大部，房子参差错落，在假山花木之间。

内院倒是静悄悄的，大约因为此时正是晚饭时间，她们都在房内用膳。段克邪信步走去，希望撞上个人，好问她史朝英的所在，走了一会，总是没有碰上。不知不觉，走到了后花园的一个角落，那里有一间孤伶伶的房子，忽听得史朝英说话的声音。

段克邪大喜，心里想道：“这可不必问人了，但却不知是谁在她屋内？”就在这时，只听得一个男子的声音笑道：“我一直以为你是欢喜段克邪的呢，难道竟不是么？”话声很轻，但段克邪却听得清清楚楚，这是牟世杰的声音！

段克邪又是惊诧，又是不安，牟世杰是他敬如兄长的人，想不到竟是牟世杰在她房中，用这样一种轻佻的口吻和她说话，而且还提及了他！段克邪本来就要拍门的，不觉就把手缩了回来，停下脚步了。

史朝英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最初是有点喜欢他的，到看透了他这个人，我大失所望，就不喜欢他了。”牟世杰道：“是不是你因为他已定下婚事，因而大失所望呢？”史朝英道：“定不定亲，这倒无关重要，我喜欢他并不一定就要嫁他，可惜他并不是我心中的英雄豪杰！”牟世杰道：“在年轻一辈，克邪的武功无人能及，你怎说他不是英雄豪杰？”史朝英道：“他胸无大志，少不更事，简直可说是竖子不足与谋，武功再好，也没有用！”牟世杰低声说道：“那么你心目中的英雄豪杰又是谁人？”史朝英娇声笑道：“这还用说么，当然是你啦！”牟世杰笑道：“这倒教我受宠若惊！”史朝英的声音更低，低得段克邪凝神静听，才隐约听到几句，“我哥哥还有三万铁骑……奚族地方形势险要，可攻可守……我这份礼物只要你受，那就是你的啦。……你的主意打定了没有，嗯，你是真的喜欢我还是假的？”牟世杰的声音稍高，似是下了决心似的，说道：“大丈夫一言而决，何用踌躇，我这主意当然是打定了！朝英，你真是我的好助手，我也真是从心底里喜欢你！”

段克邪站在门外，无意之中，听到他们的私语，不觉心头一震，神思茫然，脑中一片混乱。过了好一会子，心神稍定，这才能把思想连串起来，“牟大哥爱上了史姑娘？这是什么一回事？这简直不能想象！聂隐娘呢？牟大哥的心上人难道就竟然没有她了？人人都以为他们早已心心相印，摩勒表哥还一心一意要撮合他们的姻缘，难道是这些局外人都看错了？抑或是牟大哥见异思迁，寡情薄义？牟大哥是人人敬重的武林盟主，唉，他怎能这样，史姑娘说的是什么礼物？哦，是牟大哥看中了她哥哥的三万兵马，要与她共图大事？什么大事？敢情是牟大哥想做皇帝么？他说要下什么决心，这又是指的什么？是下了决心不再爱隐娘姐姐了？”

牟世杰忽地喝道：“谁在外面？”原来段克邪身体发抖，无意之中触着了门环。也幸而是他触着了门环，牟世杰和史朝英以为是有人扣门，就未疑心到是他来偷听。段克邪答道：“是我。”心里想道，“唉，男女间事，本

就难言，我与若梅是一出生就订了婚姻之约的，也还闹得如此，何况他与隐娘？史姑娘不喜欢我！这不正是省了我的麻烦吗？我何必管他们的闲事？牟大哥一向爱护我，我还是应该当他兄长一般的敬重。”但他想是如此想了，声音已不自觉的微微颤抖。

牟世杰将门打开，诧道：“原来是你。有什么事么？是找我还是找史姑娘？”段克邪依实答道：“我是来找史姑娘的。”牟世杰勉强笑道：“我可以听的么？要不要我避开？”史朝英也是一怔，心想：“他一路上都似乎怕我缠他，怎的如今又忽地来找我了？难道他以前种种都是做作的，其实心里对我有情，唉，只是已经迟了。”

段克邪忽地感到一阵厌烦，甕声甕气的说道：“我不是说私话来的，我只是想告诉史姑娘一件事情，说完了就走。”史朝英微笑道：“什么事情？你说吧，也不必说完了就走。”段克邪道：“我今日碰到了一个卖解女子，看来似乎是你的同门姐妹。”史朝英面有异色，连忙问道：“是怎么一个人，你怎么知道是我的同门？”段克邪将所遇的事情说了，史朝英眼珠转来转去，显然也是甚为诧异，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果然是我的师姐来了。”段克邪道：“怎的你以前没有提过？”忽觉牟世杰的眼睛看着他，段克邪面上一红，好生后悔，心想：“我怎的这样笨拙，问出了这句话来？她的事情岂能样样都告诉我？我这么一问，倒教牟大哥误会了。”

史朝英道：“这师姐是我未曾见过的。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师姐，但我不认识她，因此闲时也就不会想起她，没有想起的人，当然也就不会与你提及了。”她面带笑容，娓娓而谈，态度大方，解释也合情合理，显得和段克邪很是亲近，丝毫不以他的所问为非。就这样轻轻巧巧，将段克邪的窘态解除了。

段克邪道：“我的行踪己给羊牧劳这老魔头发觉，请大哥小心在意，多加戒备。”牟世杰却似漫不经意的说道：“好，我知道啦。”段克邪便要告辞，史朝英忽道：“克邪，你可想得到我的师姐为何要比武招亲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这我怎么知道？”牟世杰笑道：“我猜猜看。我猜你师狙想要招的就是你！”段克邪不解其意，不觉愕然，正自心想，“这是什么意思，姐妹如何招亲，两女怎成配婚？”史朝英已在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我也是这么想。我不认得她，但她的武功我是认得的。她打起比武招亲的旗号，又是在英雄大会召开的前夕，势将轰动京城，迟早我会知道，说不定我就会去看热闹了。”段克邪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哦，原来她是用这个办法找你。”史朝英道：“她定是在路上碰见师父，知道我已来到京师。她的心思也真灵巧，想出了这样新鲜的法儿来引我去找她。”牟世杰笑道：“倘若不是用这法子，她怎能任意显露武功？你们碰上又怎能认得彼此乃是同门？所以这法子虽然有点冒险，可真是想得绝了！”段克邪胸怀坦荡，他见牟史二人对他一如平时，他也就渐渐言笑自如了，当下笑道：“要是当真有个男子将她打败，摘了她比武招亲的旗子，那怎么办？”史朝英笑道：“当真有那么一个英雄，她又合意的话，那就嫁了他好了。这不正是求之不得么？”

史朝英手托香腮，若有所思，歇了一歇，接着说道：“话说回来，她要用到这个法儿，不怕给人耻笑，抛头露面的来找我，定是有什么紧要事情。唉，她可没想到，我却不方便到处乱跑去找她。”说到这里，忽地站了起来，走到段克邪面前，裣衽一礼，说道：“克邪，这件事我可要拜托你了。”段克邪还了一礼，说道：“你怎么这样客气起来了？”史朝英道：“你已经认

得我的师姐了，请你给我把她找来好吗？”段克邪的行踪刚刚给人发觉，本来也不适宜到外面去的，但他生来侠义，素喜助人，何况他与史朝英又有过一段不寻常的交谊，如今史朝英又是向他郑重恳求。当下，段克邪不假思索，便即说道：“些须小事，何足挂齿？我给你把她找来就是。”牟世杰眉毛一动，似乎是想说些什么，却没有说。

史朝英道：“我的师姐名叫龙成香，你若找到了她，将她悄悄带来。那个老头是她义父，却不必和她同来。”段克邪应了一声，便向牟世杰告辞，牟世杰道：“好，你多多小心在意了。”颇有慊仄之意。段克邪却是心中感激：“牟大哥毕竟还是当我兄弟一般。”

段克邪正走过屋子前面的一座假山，还未走出这后花园，暮霭苍茫中忽见一人匆匆而来，两人碰头，彼此都是“呵呀”一声，同时停了脚步，一个叫“表弟”，一个叫“表哥”。这人正是铁摩勒。

段克邪喜出望外，说道：“表哥，你也来了。我正盼着你呢！”铁摩勒心里也很高兴，但他叫了一声“表弟”之后，却忽地面色一端，说道：“克邪，听说你是与一位史姑娘一同来的，她是史思明的女儿？”段克邪满面通红，说道：“表哥，这，这——”一时间不知如何解释。铁摩勒道：“现在我没功夫理会你这事情，暂且缓谈。我先问你，那位史姑娘可是住在这儿？你是刚刚从她那里出来的吗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是的。因为——”铁摩勒再次打断他的话道：“你不必忙着向我分辩，过后我会与你仔细谈的。牟世杰是不是也正在史姑娘那里？”铁摩勒突然提起了牟世杰，段克邪倒是有点奇怪，心想：“怎的表哥刚到，就知道要到史朝英的房子来找牟大哥了？”当下说道：“不错，牟大哥是在那儿。”铁摩勒道：“不必惊动旁人，你给我带路。我有紧要的事情等着和世杰商量。”

段克邪心道，“替朝英寻她师姐，迟些再去，也不紧要。”当下给铁摩勒带路，回到史朝英的门前，史朝英道：“克邪，你怎的就回来了？”打开房门，见着了铁摩勒，不觉一怔。

牟世杰见铁摩勒突如其来，大出意外，但仍是高高兴兴的将铁摩勒迎接进去，笑道：“铁大哥，你来得正好，明天就是会期，我还担心你赶不上呢。这位是史姑娘，克邪弟和她一同来的，如今已是自己人了。”史朝英上前一福，说道：“久仰铁寨主英名，小女子史朝英拜见。”铁摩勒摆摆手道：“不敢当，请起来吧。”史朝英本待和他搭讪，见铁摩勒神情冷淡，心里暗暗嘀咕，也就不敢多说了。

铁摩勒道：“牟贤弟，你是盟主，我有事向你请教。”牟世杰道：“大哥，我这盟主是仰仗你的虎威，你我弟兄，你怎的也来与我客气。请大哥吩咐吧！”铁摩勒双眼一扫，却不说话，牟世杰道：“史姑娘是自己人。”铁摩勒道：“好，史姑娘，我借你这地方与盟主说几句话。我想与盟主单独商谈。克邪，你没有事情，退下去吧。”铁摩勒虽然只是叫段克邪退下，但话意已极分明，是不想史朝英在旁边打岔的了。

史朝英道：“铁寨主，你刚刚到来，没有用过饭吧。我去给你做几个菜。”铁摩勒道：“不必客气。”史朝英笑道：“铁寨主嫌我做得不好么？在路上我也常常给克邪做菜的。”铁摩勒转过口气，沉吟一下，说道：“唔，也好。不过，不必着忙开饭。待，待……”史朝英笑道：“也不必限定时刻，我做菜做得很慢的。不如这样吧，你们哥儿俩什么时候谈完了正事，就叫人到厨房告诉我，要是我已经弄好，就给你们开饭。”铁摩勒心道：“这位姑娘果

然是玲珑剔透，她借故避开，一点不着痕迹。”当下点了点头，为了礼貌，说道：“如此，先多谢史姑娘了。”史朝英道：“好，我先给你们泡一壶好茶，等下叫人送来。”

段史二人走出外面，史朝英伸伸舌头，说道：“你这表哥好厉害，真是叫人难以伺侯。打从他进门到现在，脸上就没现过一丝笑容。”段克邪道：“我这表哥其实是很平易近人的，大约是初次见你，彼此未曾相熟，所以你觉得他似难亲近。”史朝英笑道：“好在我也不想亲近他。克邪，我的事情多多拜托你了。嗯，天色已经不早啦。”段克邪道：“好，我马上给你去打听打听。”

段克邪心想那卖解女子此时多半已不在宣武门前了，不过也只能到那儿去打听她的踪迹。当下抄偏僻的小巷前往，一路上心事如潮，只觉这一日来的遭遇，样样都出人意料之外。想呀想的，想到了铁摩勒刚才对待史朝英的态度，心道，“按表哥平日的为人，对初相识的朋友也不会这样冷淡的。唔，大约表哥也是将她当作妖女了。好在我和她没有半点私情，日子久了，表哥总会明白的。”随又想道，“表哥倘若明白了朝英的心上人是牟大哥不是我，不知他又会如何？他不好责备牟大哥，只怕只有暗自为聂隐娘难过了。”铁摩勒是否难过尚未知道，他自己是已经为聂隐娘难过了。

正自胡思乱想，旁边的一条小巷，忽地有个人冲了出来，低声叫道：“段贤侄，是你么？”这时天已入黑，小巷上没有行人，从两边人家漏出来的灯火，只见那是一个江湖郎中打扮的中年人，一身青袍，长须飘拂，背着一个药囊，段克邪又惊又喜，说道：“杜叔叔，你也来了？却怎的也是不走大街？”这人是他父亲生前的好友，金鸡岭的军师——金剑青囊杜百英。

杜百英道：“通往宣武门前的那条街有许多官兵巡逻，不知是什么事情。故此我避进这小巷来。”段克邪吃了一惊，心想，“这条路是不通了，可到哪儿去打听那两父女呢？”不料杜百英说出一番话来，更是令他吃惊。

段克邪还未曾将此行的目的告诉杜百英，杜百英已抢着问道：“你是从侯家花园出来的不是？”侯家花园是他们秘密住所的代号，段克邪点了点头，只见杜百英满脸惶急的神情，马上问道：“你出来的时候，你表哥已经到了没有？”段克邪道：“已经到了，现在正和牟大哥一起。”杜百英道：“你们见过了？”段克邪道：“见过了。”杜百英追问道：“是你表哥要你出来的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不是，我另外有事。”杜百英浑身一震，急声说道：“你怎么不陪你表哥？赶快回去，赶快回去！你有天大的事情，此时也得搁下！”

段克邪莫名其妙，说道：“杜叔叔，你怕咱们那儿出事吗？不会的，官军……”杜百英打断他的话道：“我不是怕官军发现咱们那个地方，你须知道外敌易挡，内贼难防！”段克邪大吃一惊，连忙问道；“杜叔叔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杜百英顿足道：“我直截对你说了吧，我是怕你表哥遭了牟世杰的毒手！”此言一出，恍如晴天起了个霹雳，吓得段克邪跳了起来。倘若这话不是杜百英说的，他一定就要破口大骂了。

段克邪惶惑极了，说道：“牟大哥怎会如此？”杜百英道：“人心难料。而且纵使牟世杰不想下这毒手，只怕他的手下也会暗中下手！”他一面说，一面已经是拉着段克邪向回头路跑。段克邪道：“杜叔叔，你怎的会以为牟大哥他们会下毒手？”要知段克邪对牟世杰一向尊敬，纵然是他父亲生前至好的杜百英的话，他也不敢便即相信。杜百英道：“两雄难并立。你表哥虽然胸怀坦荡，却难保牟世杰不妒忌他，牟世杰虽是盟主，在绿林的声望，实

不如你的表哥。”段克邪沉吟不语，心想，“只怕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”但这句话他可不敢说出来。杜百英又道：“牟世杰城府根深，平时虽然处处尊敬你的表哥，但只怕到了利害关头，他就不能容人了。”段克邪道：“我表哥与他有什么利害冲突？”杜百英道：“我只知道你表哥赶着去见牟世杰，是为了要阻拦他做一件事情，内里详情，我也不很清楚。”段克邪想起他表哥刚才和牟世杰会面的时候，神情果然是异乎寻常，心里不禁忐忑不安。杜百英道：“你轻功比我高明，你赶快走吧。但愿未曾出事！”

段克邪一口气跑回去，将到住所，心里想道：“事情尚未知有无，我可不能大惊小怪，闹出了笑话来。他们二人密室商谈，不许别人进去打扰，我只好藏在暗处，暗中保护我的表哥了。”主意打定，便即施展绝顶轻功，不走大门，从后花园越墙而进。

史朝英所住的那栋房子在后园一角，侧面恰好有一棵大树，枝繁叶密，段克邪悄无声的攀上树顶，居高临下，从天窗望进去，屋内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。

屋内牟铁二人似乎正在争论，铁摩勒背负双手，绕着圈子，走来走去，段克邪知道这是他的习惯，每逢思考什么重大的事情，就不自觉的这样负手徘徊。忽见铁摩勒走到了牟世杰面前，大声说道：“不行！”

牟世杰似是怔了一怔，随即急声说道：“怎么不行？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，岂能错过了我都已布置好了！”铁摩勒道：“你以为派一队弟兄前去攻打，就可以攻陷皇宫，生擒那皇帝老儿！”

牟世杰笑道，“秦襄的英雄大会明日开场，羽林军将领和宫中侍卫大半到场维持秩序，宫中防卫定然较疏，一举成功，那也没有什么稀奇。”

铁摩勒道：“我当过宫中的侍卫，宫中九道大门，每道大门有五十名轮值的宿卫，那是决不会离开的。还有一营神箭手在三大殿周围巡逻，你能派多少人去，要杀进大内，谈何容易？而且——”

牟世杰哈哈一笑，打断了铁摩勒的说话，笑道：“铁大哥，我派人攻打皇宫，自有妙用，能够攻陷皇宫，生擒李亨，固然很好，即使不能，那咱们还是成功了的。你难道还想不到这是一举数得的妙计吗？”

铁摩勒眉头一皱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话到口边，却又忍着，转而问道：“怎么一举数得，倒要请教？”牟世杰道：“即使不能生擒李亨，最少也可去掉秦襄。秦襄召开这个英雄大会，召来二山五岳的好汉，那皇帝老儿本来就不大赞同的，只是秦襄一力担承，向皇帝夸下海口，若有意外，唯他是问，李亨也想藉他这个英雄会招揽人材，扩充羽林军的实力以便对付藩镇，这才答应了的。咱们这么一闹，李亨至少也要吓个半死，事情过后，秦襄还有不被问罪的么？即使不打下天牢，他这羽林军统领的位子那是决计保不住的了！”

铁摩勒剑眉一扬，说道：“我就是不能做这样对不住朋友的事情！秦襄被迫率领羽林军与田承嗣的‘外宅男’来攻打咱们金鸡岭的时候，要不是他暗中帮忙，咱们那次就未必逃得出来。咱们怎可反而陷害于他？”

牟世杰笑道：“大哥，成大事者岂能只顾朋友私情？大哥，你这是妇人之仁！”铁摩勒沉声说道：“好，就算秦襄不是朋友，自己人要不要顾？你派一队人去攻打皇宫，人数决不宜大多，在宫中宿卫与神箭营攻击之下，你想能有几个生还？”

牟世杰耸了耸肩，说道：“大哥，咱们要打天下，死几个人又算得什么？”

铁摩勒道：“世杰，你有问鼎之心，我却无逐鹿之念。我看咱们只是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也就够了。何必一定要动那成王败寇的念头？”牟世杰道：“我师祖虬髯客将天下让给了李世民，如今李唐无道，藩镇割据，民不聊生，正是大好的时机，我是决意要将师祖让出的江山收回来了！”铁摩勒默然不语，似是对这样重大的问题他也委决不下。牟世杰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不必犹疑。我这次攻打皇宫，也不需用到你的人，我只是调动盖天豪的手下弟兄，也就够了。只求你不可阻挠，免得影响军心。”

铁摩勒面色一沉，说道：“你我结义兄弟，何分彼此，只是问事情当不当为？”牟世杰道：“那么你说当不当为？”铁摩勒道：“世杰，我先问你一句，你刚才说早已安排了退路，这退路是什么？”牟世杰迟疑了一下，毅然说道：“大哥，我不想瞒你。我与史姑娘已经说好，攻打皇宫之后，咱们立即退出长安，他哥哥的残部现在集结在奚族地方，咱们就退到那儿。”铁摩勒道：“你是要托庇于史朝义么？”声音语调已是不大自然。牟世杰哈哈笑道：“铁大哥，你也忒把我看小了，我岂能托庇于史朝义？”铁摩勒道：“但你退到那儿，这还不是寄人篱下么？”牟世杰道：“我是要把史朝义杀掉，将他的三万铁骑夺过来！史姑娘与史朝义虽属兄妹，实是对头，她已答应帮助我了。咱们收编了史朝义的部下，再与奚族土王联合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依我看来，不出十年，可成大业！”

铁摩勒道：“世杰，你聪明一世，却怎的糊涂一时？”牟世杰道：“我怎样糊涂了？大哥，你以为我不该造反吗？”铁摩勒道：“我从前做侍卫的时候，几乎给那皇帝老儿害死，我就早看透了做皇帝的没有好良心，你想给百姓换过一个好皇帝，那其实也说不上是什么造反。”牟世杰道，“着呀，那你又为什么不肯与我在一条路上同行？”铁摩勒道：“要看是怎样的‘造反’。史朝义那三万铁骑，十九乃是胡人，奚族乃是突厥族的一个分支，这百多年来，突厥一直是中国的大敌，你难道不知道么？当年安史之乱，玄宗皇帝宠杨贵妃，重用杨国忠一班奸邪，荒淫无道，老百姓何尝不痛恨他？但安史之乱一起，大敌当前，老百姓还是愿意助他抵御外敌，这道理不很明白么？你如今要借重胡人抢夺江山，只怕先就失了民心了。世杰，你是绝顶聪明的人，你再想想！”牟世杰听了，纵声大笑，声震屋瓦。

铁摩勒愕然说道：“贤弟因何发笑？”牟世杰道：“大哥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安禄山本身乃是胡人，又无谋略，妄图为中国之主，哪得不败？我手下有绿林兄弟，并非全仗胡人，只不过暂时借他们的兵力一用而已，权操我手，何用担忧？这与安禄山造反的情形根本不同！”铁摩勒道：“虽然如此，用外兵来打中国，究属不妥！”牟世杰道：“大哥，你这话可有点不对，这是借外兵来打江山，与外夷之入侵华夏是两回事。你对本朝的史事，定然熟悉。从前李世民在太原起兵之时，曾派刘文静上书突厥可汗，约定：“征伐所得，子女玉帛，皆可汗得之。”因而得突厥之助，得以长驱直入，西进关中，而成王霸之业。再论近事，朝廷平定安史之乱，也曾借来回屹兵，与郭（子仪）李（光弼）诸将，合力反攻，方得收复长安、洛阳。我现在的谋划，李世民早曾做过，唐朝皇帝做得，我就做不得么？”

铁摩勒大声道：“做不得。我说你也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！”牟世杰面色发青，忍气说道：“大哥有何高见？”铁摩勒道：“李世民借来了突厥兵，其后数十年，突厥一直为中国心腹之患，至今未已。幸亏李世民是一代英主，还勉强可以压得住，不至令突厥反客为主，骚扰中原。但边境已是屡

屡受侵，太祖李渊且曾一度想迁都避之。其后直到贞观三年，李世民遣李靖大破突厥，方得边境暂静，但两国已同受损害，伤亡无算了。而且李世民死后，突厥又重为边患，直到如今。追源祸始，李世民虽是一代英主，但他借突厥兵这一着棋，我却要说他是走错了！”

铁摩勒停了一下，看了看牟世杰，又道：“再论近事，朝廷借回纥兵平安史之乱，那就更糟了。回纥兵大掠长安洛阳，到处烧杀，伤死者万计，大火经旬不熄，唐朝虽是收复二京，但当时得回的只不过是两座空城！”（按：详细史实，可参考《旧 唐书》一九五〈回纥传〉）

牟世杰想不到铁摩勒不但熟悉史实，而且说的也是一番正论，不觉心里茫然，无言可对。但他利欲薰心，虽觉钦摩勒说的乃是正论，但仍是想道，“祸及百姓这是以后的事，也不一定如此。李世民即算是走错了这一着棋，毕竟还不失为一代英主。能做到像李世民那样，也不错了。”心意踌躇，一时莫决。

铁摩勒说了许多话，口也有点干了，随手端起几上的一杯茶就喝，喝了两口，忽地把茶杯一摔，叫道：“世杰，你，你，你，你怎下得这个毒手！”

啷声响，茶杯碎成四片，牟世杰惊得跳了起来，失声叫道：“大哥，你，你说什么？”

牟世杰话犹未了，只听得“砰”的一声，一扇通花窗格碎成片片，段克邪箭一般的从窗户中射进，二话不说，唰的一剑就向牟世杰刺去。牟世杰挥袖一拂，剑光过处，一截衣袖给割了下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段克邪又是一剑，牟世杰侧身避过，叫道：“克邪，你听我说！”段克邪哪肯听他分辩，第三剑又已似惊雷闪电般的刺来。牟世杰提起茶几一挡，“咔嚓”一声，那茶几也被宝剑从当中劈开了。牟世杰戴有佩剑，但他却并不拔剑还手，连避段克邪三招杀手，每一剑都是惊险到了极点。

铁摩勒大喝道：“克邪，住手！你住不住手？”铁摩勒连喝两次，段克邪只好按剑不动，退到铁摩勒身旁，铁摩勒道：“快向你牟大哥赔罪！”段克邪圆睁双眼，盯着牟世杰，眼中似要喷出火来，说道：“你还要我认、认这人面——”“人面兽心”四字还未说得完全，铁摩勒已是喝道：“住口！”段克邪不敢再说，愕然望着他的表哥。铁摩勒道：“你牟大哥说这不是他下的毒手，那就一定不是！”他说到最后那两个字，声音己是变得嘶哑，显然毒性已经发作，他正以深厚的内功强自支持。但牟世杰仍听得出他说的是“不是”二字，脸色也就开朗了一些，心道：“想不到铁大哥还相信我！”

忽听得一声娇笑，史朝英已走进房来，格格笑道：“铁寨主，你确有知人之明，是不关世杰的事，这毒药是我下的！”此言一出，俨如晴天打了个霹雳，段克邪也吓得呆了。

牟世杰颤声叫道：“朝英，你——”史朝英道：“大丈夫当有决断，你今日不将铁摩勒除掉，必成心腹大患！”牟世杰喝道：“住口！”吏朝英冷笑道：“捉虎容易放虎难，你要成王霸之业，怎能顾兄弟情谊，你不听我言，后悔莫及！”

段克邪神智稍稍清醒，怒火勃发，正要向史朝英杀去，忽听得有脚步之声，回头一看，只见四条大汉已站在门外，正是刚才所见的那四个陌生人。这四个人乃是扶桑岛牟沧浪的侍者，牟世杰在中原打好根基之后，最后才将他们招来的。

段克邪蓦地想起他表哥已是中毒甚深，遂不敢轻举妄动，按剑虎视，守

在他表哥身边。心里想道：“是死是生，这可全得看牟世杰了！哼，要是他一动手，我就拚了性命，也得先把那贱人杀掉！”要知牟世杰武功已略胜段克邪一筹，再加上这四个侍者和史朝英，倘若牟世杰当真翻脸，段克邪势将自身难保，更不要说能够救铁摩勒的性命了。

牟世杰面色阴晴不定，心中似是正在人天交战，委决不下。段克邪手心捏着一把冷汗，目不转睛的望着他。过了半晌，牟世杰忽地双眉一轩，大声喝道：“谁叫你们来的？快给我出去！”那四个侍者面面相觑，只好依言退下。

史朝英叫道，“世杰，你岂不闻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？”牟世杰沉声喝道：“解药拿来！”史朝英道：“什么？”牟世杰道：“将解药给我，否则你我一刀两断！”史朝英叹了口气，掏出解药，说道：“世杰，解药交出不打紧，只怕你要断送了可以到手的大好江山！”

牟世杰朗声说道：“江山是要打的，但大丈夫取天下也要取得光明磊落，我决不能杀害义兄！”当下将解药放到铁摩勒面前，说道：“铁大哥，从今之后，你我各行其是，我带我的人出去，你也别再管我了！”铁摩勒道：“你还是要攻打皇宫吗？”牟世杰道：“看在你的份上，我放弃原来的计划，今晚就与史姑娘出京。至于以后，那咱们就各走各路了！大哥，你我结义一场，请受小弟临别一拜！”铁摩勒知他心意已决，无可挽回，眼中含泪，还了他一拜，说道：“世杰，你好自力之！”

牟世杰回过头来，说道：“史姑娘，请恕我这次不能依你。你还愿意和我一起吗？”史朝英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咱们已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蚱蜢，注定是要在一起的了，成也好，败也好，就让咱们祸福与共吧！”牟世杰道：“好，说得好，咱们走吧，从今之后，你是我唯一的知己了。”段克邪心中无限感触，说不出是恨她还是为她惋惜，史朝英避开段克邪的目光，跟着牟世杰，悄悄的从他身边走过去了。

铁摩勒似是从一场恶梦中醒来，过了半晌，说道：“世杰也还不是良心尽丧，只可惜他端的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了。”伸手就要拿那解药，段克邪道：“大哥，你不怕那妖女弄假吗？”他第一次把史朝英称作“妖女”，自己听着，也满不是味儿，想起前事，无限伤心。

铁摩勒道：“这个你倒不用担心，这位史姑娘今后要依靠牟世杰，她断不敢用假药害我。”他吞下了解药，笑了一笑，接着说道：“这样收场也好，我倒可以放下一块心上的石头了。前些时候，我听得你和这位史姑娘在一起，我还担心你会迷上她呢。这位史姑娘可惜是个女子，否则定是乱世枭雄，牟世杰和她倒是一对，你是配不上她的！”段克邪脸上发热，低声说道：“我怎会上她的当？”话虽如此，心中却在暗叫：“侥幸”。正是：

爱河几次经风浪，险把真情错付人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五回　巧设讦谋锄异己　难全忠义苦将军

铁摩勒的内功早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，他服了解药，默运玄功，不消片刻，出了一身大汗，体中的毒素随着汗水蒸发，恢复如初。

这时已是午夜时分，忽听得脚步声来得急如疾风骤雨，一个人跌跌撞撞的推门进来，急声叫道：“铁寨主，你没事么？”原来是“金剑青囊”杜百英赶到。铁摩勒笑道：“杜叔叔你瞧我不是好好的在这里么，何用慌张？好吧，咱们出去谈吧，你和我都犯了规矩了。”杜百英抹了一额头冷汗，说道：“我到来的时候，见十几骑快马连夜跑出，我认得都是牟世杰的手下，他们见了我也不打招呼，我以为一定是出了事了。一时着急，也就顾不了规矩了。牟世杰呢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他也早已跑了。出去谈吧。”

段克邪带领铁杜二人，回到自己房中，关上房门，这才吁了口气，说道，“好险，好险！”铁摩勒笑道：“社叔叔，牟世杰还不至于你想象的那么坏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克邪，你也不必再骂他了。”杜百英瞧了铁摩勒一眼，说道：“不对，你曾经中毒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牟世杰那厮下的毒手么？”铁摩勒笑道：“杜叔叔，你当真不愧金剑青囊的称号，医术高明，令人佩服！但你看得出我中了毒，难道还看不出我这毒已经解了么？”杜百英道：“我就是觉得奇怪，这解药——”铁摩勒道：“没有什么奇怪，这解药是牟世杰给我的。”杜百英道：“他下的毒手，怎的他——”铁摩勒道：“不是他下的毒手，你猜错了。”当下，将刚才所发生的事情，原原本本的告诉了杜百英。

杜百英叹口气道：“虽说牟世杰尚不至于良心尽丧，但他是绿林盟主，如今他与那妖女一道，独行其是，可要给绿林兄弟带来灾祸了。铁寨主，你可记得当初在金鸡岭的群雄会上，我就劝过你不可让牟世杰做盟主，可惜你不听我的话。”铁摩勒黯然不语，过了半晌，这才叹口气道：“论才略，牟世杰胜我十倍，只可惜他太急功近利。”

杜百英在窗口看了看天色，说道：“天快亮了，铁寨主，你今天去不去会场？”铁摩勒道：“杜叔叔因何有此一问？”杜百英道：“我有点担心。”

铁摩勒道：“担心什么？”杜百英道：“铁寨主，你对牟世杰虽是推心置腹，但只怕他心不似你心。尤其他现在与史思明的女儿同在一起，什么事干不出来？我可不敢过分相信他们。牟世杰虽说放弃攻打皇宫的计划，但难保他们不生出别的事情？你又是钦犯的身份——”铁摩勒打断他的话道：“我就是怕他们临时生事，连累秦襄，有我在场，总好一些。再说秦襄、尉迟北二人是我旧交，情如兄弟，如今所处的境地不同，我不好和他们说话，却也想见见他们。”杜百英知道铁摩勒最重义气，他心意已决，那是劝阻不来的了，当下说道：“那咱们就一同去吧，但总是以小心为宜。”

这次到京城准备赴会的人，以牟世杰的亲信部属占了十七八，属于铁摩勒直接统属的金鸡岭那班弟兄，和他父亲燕山铁昆仑的旧部，都已转移到伏牛山中，由辛天雄马氏双雄等人留守。首领人物，到长安来的，只有铁摩勒和杜百英。牟世杰昨晚已带了他的人走了，剩下来的是各个小山寨的首领，大约有十数人之多。

转眼天色已亮，铁摩勒带领这班人前往会场。段克邪一起同行。这班人不见牟世杰，心里都是好生纳罕。

英雄大会的会场就是平日天子阅兵的大校场，在骊山山脚，占地数百亩，

可容得几万人马，有六个大门同时开放。铁摩勒这一行随着滚滚的人流进入会场，只见四周围遍布军队，有些是羽林军服饰，有些则是九城司马（京城最高卫戍长官）直接统辖的京师卫，剑戟森森，刀矛耀目，一派肃杀气氛。铁摩勒心想，今日三山五岳的好汉都聚集于此，自然要多派军队维持秩序，并防意外，这是应有之义，也就不放在心上。

各处前来的草莽豪杰争先恐后的占据便于观看的位置，秩序当然不会很好，人流拥挤中，铁摩勒这一行人也各自分散了。段克邪正想走快两步，赶上铁摩勒，忽地被人一碰，段克邪回头看时，只见一个华服少年已靠在他的身边，这人似曾相识，一时间却想不起是谁。心念未已，那人已在笑道：“段小侠，还认得我么？”段克邪听了他的声音，蓦然一省，说道：“你，你是昨日那卖、卖……”说了半句，想起这卖解女子如今已是男子装束，当然是不愿显露自己的身份，连忙将后半句咽了下去。

那乔装打扮的卖解女子笑道：“不错，你认得我了。多谢你昨日暗中援手，我还未曾向你道谢呢。”段克邪知道她是史朝英的师姐，这时他对史朝英余怒未消，心境与昨日已是大大不同，因而对这卖解女子也消失了好感，当下淡淡说道：“些须小事，何足挂齿。”就想走开。

那女子却紧紧抓着他的手，低声说道：“段相公，请随我来，我想和你说几句话。”以段克邪的本领，要甩开她那是易如反掌，但在这众目睽睽之下，拖拖拉拉究竟很不好看，段克邪只好忍着闷气，心道，“也罢，且听她说些什么？”

那女子将段克邪拉过一边，悄声说道：“我是朝英的师姐，朝英不是和你一道来的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不是！”声音甚为生硬。那女子怎知他们昨晚发生的事情，不觉怔了怔，段克邪扭头便走。

那女子连忙将他拖住，段克邪着了恼，说道：“你师妹与我毫不相涉，她的事情我一概也不知道！你也别再问了。”那卖解女子微微一笑，只道段克邪是不好意思在她面前承认和史朝英的关系，当下仍然拖着段克邪不肯放手。段克邪满肚皮不好气，那女子接着说道：“段相公，这是非常紧要的事情，你一定要赶快去告诉她。”段克邪心头一动，“什么紧要的事情？莫非史朝英又有什么图谋，她这师姐是给她办事的？”这么一想，就再忍住，“好，那你快说吧！”

人流向前涌去，他们站在一个角落，附近却是没人。那女子忒是小心，几乎将嘴唇贴到段克邪的耳朵边，小声说道：“你叫朝英快快离场，否则怕她今日有性命之忧！”段克邪虽说与史朝英已是一刀两断，但听了这话，仍是不禁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怎么？……”那女子不待他把整句话说出来，已接着说道：“还有，你也要赶快离场，你一路和她同行，对头早已知道了！这消息是确实的，你不必多问了，快，快去找着她和她一起走吧，迟就来不及了。”段克邪道：“你昨日……”那女子急声说道：“我昨日还不知是你，你明白了么？有话以后再说，快走，快走吧！”这时不待段克邪把她甩开，先自撒手跑了。

段克邪一片茫然，不知那女子说的是什么消息，对头又是何人？但她的话语却是明白不过的，有人要害史朝英，连带也要害他，时间就在今日，地点就在这儿，因而要他和史朝英快快离场！

段克邪心里想道，“此事宁可信其有，不可道其无。看来朝英的师姐也不是真的跑江湖的卖解女子，她藉这身份掩护，在京城打出比武招亲的旗号，

为的就是要把她的师妹引来，好把这消息告诉她。她却不知她的师妹昨晚早已与牟世杰离开京城了。”想至此处，心情已渐渐平静下来，接着想道，“朝英也已离开京城、即使路上有什么危险，有牟世杰和她一起，也足可应付得了。”

那乔装打扮的卖解女子早已走得无影无踪，段克邪也继续向场中心走去，人头挤挤，他游目四顾，铁杜二人已不知身在何方。

他未曾发现铁杜二人，却忽地看到了三个熟悉的背影，是三个少年军官，段克邪一眼就认了出来，前头二人正是乔装打扮的史若梅和聂隐娘，跟在聂隐娘后面的那个人，则是前日在那间客店里，半夜里曾经和段克邪交过一次手的那个方辟符。

这刹那间，段克邪当真是又惊又喜，他到长安参加这英雄大会，本就是为了史若梅而来，如今果然是碰上了！倘若不是在这大会之中，段克邪几乎就要叫出声来。

史若梅却并没有发现他，段克邪与她的距离虽然不算很远，但中间挤满了人，一时之间，段克邪倒也不容易挤得过去。就在此时，忽见一男一女从人丛中走出，满脸惊喜的神情，已在向史若梅招呼。这对男女是独孤宇兄妹。

段克邪心头一沈，“不管他们是否约好了的，但这个时候，他们正在倾谈，我却怎好前去打岔？”偷眼看时，只见史若梅也是满脸惊喜的神情，段克邪更是一片茫然，踌躇不敢向前。“唉，我怎的一见了她就忘了铁表哥了，我还是应该找铁表哥去。”想是如此想，两脚却似不听使唤似的，双眼也始终离不开史若梅。

方自心意踌躇，只听得咚咚咚三通鼓响，　　几遍锣声，六扇铁门紧闭，午时已到，英雄大会也已宣布开场。

场中间有一座高台，台下就是比武场，段克邪抬眼望去，只见秦襄已出现台上。

台上并排站着三人，中间是羽林军统领秦襄，左边是副统领尉迟北，右边是九城司马杜伏威。三通鼓响之后，秦襄兴高采烈的说道：“多谢各位朋友远道而来，不但是给秦某增光，亦是国家之福。古语有云：‘学成文武艺，卖与帝王家。’这个英雄大会，就正是为国家选拔英才的。各位的一身武艺，可不必担忧遇不到识主了。”随即宣布比武的办法，因为人数大多，办法是分场、分组、分日举行，今日到会之人，各人发给一个铜牌，依着号数每十人为一组，每日十个场地同时举行，估计这次来参与盛会的有千人之多，要十天之后，初赛才能结束。第十一天再从初赛得胜的一百人中挑出十人。前五名授以三品轻骑都尉官职，后五名授以四品车骑都尉之职。其他九十人则编入羽林军中充任军官。秦襄宣布了办法，接着说道：“倘有不愿为官的朝廷也不愿勉强，最后得胜的十人均有赏赐，每人名马一匹，宝刀一口，另外黄金百两，锦缎百匹。”赴会诸人，十九是想猎取功名的，少数不慕利禄之士，对名马宝刀，也是垂涎欲滴，听了秦襄的宣布，欢声雷动。

铁摩勒这时已挤到比武场边，在最前的一列，面对着那座阅兵台，他感到秦襄的眼光已经看到他了。铁摩勒是既不欲为官，也不想得名马宝刀的，心里想道：“我只是想见两位哥哥一面，如今是都已见到了。我已留心四察，牟世杰不见在场，想来他不会言而无信，定是离开长安的了。”

本来铁摩勒一直担心牟史二人会捣乱会场或攻打皇宫，但如今时己过午，倘若有人攻打皇宫，消息也早就应该传开了，可见牟世杰的确是依照诺

言，放弃了计划。当下想道：“大会已经顺利开场、今日是十九不会有事了。这铜牌我不领也罢，还是趁早回去的好。今晚叫克邪送个信给秦大哥，叫他多加小心，也就是了。明日我与克邪也应该离开长安了。”

铁摩勒因为入场之后，一直挤在前头，还未知道这大校场的六扇铁门都已关闭。他回头一望，看来看去都看不见段克邪，心里有点着恼，“这孩子真是不懂事，却不知挤到哪里去了？在这样一个场合，怎可以单独走散的。”

他心念未已，铜牌也未发到他，忽见一骑快马，在场中那条铺着黄土的跑道上疾驰而来，直到台前，方始勒住。铁摩勒是识得规矩的，在阅兵场中，只有皇帝亲临的时候，他所带领的随从，或替代皇帝阅兵的元帅、将军，或中使（皇帝的使者，太监充当）才可以在这黄土所铺的跑道上驰马。

秦襄更是惊奇，原来来的不是别人，乃是宫中宿卫统领、龙骑都尉武维扬。安禄山造反那年，当今的皇帝李亨还是太子，这武维扬就是护送李亨到灵武的保驾将军，后来李亨在灵武自立，武维扬也有拥戴之功，待到安史之乱平定，李亨还都长安，论功酬赏，一下子就把武维扬擢为龙骑都尉，与秦襄的爵位相同。宫中宿卫本来是尉迟北统率的，李亨将尉迟北调为羽林军副统领，遗缺遂由武维扬补上。武维扬本意是想做羽林军统领的，但因秦襄是开国功臣之后，且又威望昭著，皇帝也不好无故夺他职位，不得已而思其次，这才调开了尉迟北，让武维扬统管宿卫。但论到得皇上的宠信，这武维扬却是比秦襄多得多了。这次秦襄主持的英雄大会，武维扬一向不闻不问，李亨也是原定在最后那天才来的。故而秦襄见他来到，不觉暗暗纳罕，不知是什么紧要的事情；李亨派他前来？

秦襄正要下去迎接，武维扬人未离鞍，就从马背上一跃而起，跳上台来，秦襄吃了一惊，连忙问道：“武总管何事离官？”只道宫中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武维扬道：“皇上有手诏给你！”按照规矩，皇帝有诏书颁来，事先该有中使来报，好让接诏的摆香案跪迎。秦襄大觉意外，手忙脚乱，一时之间，也未准备有香案，只得连忙跪下。武维扬道：“事在紧急，皇上有令，叫秦大人不必拘执常礼。秦大人请起，你接过诏书，就接圣旨马上遵办吧。也不必我来宣读了。”

秦襄双手接过诏书，打开来一看，脸色登时发白，想读也读不出声了。武维扬道：“秦大人，你敢不遵旨么？”秦襄捧着诏书，就似捧着千斤重物似的，双手直打哆嗦，忽地诏书掉下，秦襄大叫一声，突然一头就向柱子撞去。

这一来全场震动，就在哗然惊呼之中，尉迟北猛冲过去，将秦襄一把抱住，叫道：“秦大哥，你犯了什么事，我和你金殿见驾去。”秦襄喝道：“放手，你要陷我于不忠不义么？”尉迟北道：“怎么？”秦襄叫道：“我若不奉诏乃是不忠，我若奉诏乃是不义！忠义难以两全，我秦襄唯有毕命于斯，以谢朋友！”

尉迟北听得糊里糊涂，不知是怎么回事。但有一点是听得明白的，那就是秦襄不愿依照诏书办事，而并非皇上有旨将他赐死。尉迟北听懂了这个意思，更是不肯放手，牢牢的将他抱住，两人本领在伯仲之间，论武艺是秦襄较高，论气力是尉迟北更大。

尉迟北用了全身气力将他抱住，急切间秦襄那里挣扎得脱？武维场忽地喝道：“秦襄抗不奉诏，将他拿了！”后台有人应声而出，是个身材高大背部微驼的老头，行动却是矫捷之极，武维扬话犹未了，只见他出手如电，已

在秦襄胁下愈气穴的部位重重一戳，秦襄闷哼了一声，身子登时软绵绵的倒了下来。

铁摩勒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这驼背老头不是别人，正是“七步追魂”羊牧劳，他是由武维扬与杜伏威的安排，早就埋伏在后台的。本来若是双方认真交手，羊牧劳还未必胜得过秦襄，但现在秦襄被尉迟北牢牢抱住，他从背后偷袭，秦襄毫无闪避的余地，立即便给他制伏了。

羊牧劳一不做二不休，再一指又向尉迟北戳来，尉迟北大喝道：“谁敢拿我大哥？”他的“擒拿手”功夫是家传绝技，天下无人可与比肩，双方近身肉博，羊牧劳的手指还未点中他的穴道，已给他扭着手臂，一个“车肩式”，将羊牧劳那高大的身躯，从他的肩头翻过，“咕咚”一声，摔倒台上。羊牧劳一个“鲤鱼打挺”立即翻起身来，但被尉迟北扭着的部位，已是火辣辣的，如同烙过一般。

秦襄此时已给杜伏威的随从武士缚了，尉迟北双眼火红，就要打那几个武士，秦襄喝道：“尉迟兄弟住手，这是万岁的圣旨，你怎可胆大妄为？你我世代忠良，只能任凭朝廷处置，决不可做不忠不孝之人！”

尉迟北性暴如火，但秦襄现在抬出“忠孝”二字，却似在火上浇了一盆冷水，饶是尉迟北如何暴躁，也不能不猛然一惊，一股气登时泄了。当下说道：“好，我拿我的金鞭和你同上金殿见驾！谁敢对你无礼，先吃我一鞭！武维扬，我秦大哥是你缚得的么？”原来尉迟北的先祖尉迟恭因救驾有功，曾得过唐太宗李世民御赐金鞭，可以鞭打不法的皇亲国戚、公卿大臣，先打后奏。是以他职位虽然不算很高，但平时朝廷上却人人惧他三分。

哪知他话犹未了，武维扬杜伏威忽地在他背后同时出手，杜伏威以“虎爪手”一抓抓着他的琵琶骨，武维扬迅即掏出手铐往他手腕一合，尉迟北大吼一声，双肩一振，武杜二人跄跄踉踉的连退了十几步，几乎跌落台下，但尉迟北的琵琶骨已被捏碎一根，腕骨也被手铐合上了。羊牧劳还不放心，一跃而前，又用重手法点了他的软麻穴。

武维扬哈哈笑道：“不止要缚秦襄，连你也要缚了！”尉迟北气得七窍生烟，大叫道：“家院，把我的金鞭拿来！”杜伏威应声笑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只见一个武士双手高捧金鞭，从后台走出，将那金鞭恭恭敬敬的递给了杜伏威，禀道：“已遵命收缴了尉迟大人的金鞭了！”

尉迟北又惊又怒，破口大骂：“杜伏威，你无法无天，不怕满门抄斩么？竟敢擅取我的御赐金鞭！”杜伏威接过金鞭。哈哈大笑：“皇上圣明，早就料到你会恃着这根金鞭，不听调度，有旨与我，你一生事，就要我收缴你的金鞭。哈哈，今日之事，果然在皇上意料之中，你看看皇上给我的这通密诏吧！”掏出那封密诏，在尉迟北面前展开，尉迟北一看，果然上面写得明明白白，准杜伏威便宜行事，在尉迟北抗命之时，收缴他的金鞭！尉迟北做梦也想不到皇上会有这样一道密诏，登时两眼发黑，气恼得难以形容，说道：“这金鞭是太宗皇帝所赐，当今皇上也不能说缴就缴！”杜伏威冷笑道：“好吧，那你就与皇上理论去吧！”尉迟北哑口无言，神情沮丧，只好任凭校尉将他推了下去。

武维扬道：“秦襄抗不奉诏，杜大人，这英雄大会之事，就由你主持了。这通诏书，请你接下，立即宣告，依旨而为！”自武维扬到来之后，“好戏”连台，先是秦襄被捕，后是尉迟北金鞭被缴，都是由这通诏书而起。台下早就似一锅煮沸了的开水似的，闹得沸沸扬扬，这时见杜伏威已接过诏书，哑

谜即将揭开，全场立即鸦雀无声，人人都在留心静听。

参加英雄大会的三山五岳人物，十九都是不通文墨之人，杜伏威只要遵旨办事，无须宣读原文，为了要这些人个个都听得懂，便走到台前，用自己的话说道：“皇上有旨，这次英雄大会，本是为国家选拔英材，辅佐皇上的。因此只要不是叛逆，过去犯了罪的，只要他是效忠皇上，一概可以赦免。大家可以安心与会，不用惊忧。”说到这里，停了一下，接着声调一转，跟着说道：“只有一样不能赦免的那就是叛逆之罪，背叛朝廷的逆贼，朝廷也当然不敢用他！”场中绿林人物颇多，话犹未了，台下已是嘈声四起，“什么叫做叛逆？哼，这分明是用计诱捕我们？”“我们是相信秦襄的说话这才来的。哼，现在他说过的话，你们的皇帝老儿却不认帐了！”有些性情躁暴的且已刀出鞘、弓上弦，眼看就要闹出大事！

杜伏威连忙大叫道：“你们静听！圣旨是写得明明白白的，所要缉捕归案的叛贼只有十人。这十人都是倡谋作乱、背叛朝廷的罪魁祸首。其他的人，即使是这十人的朋友或部属也一概无涉。这圣旨还说，谁人若是协助官军，将叛贼拿获的，还可以论功行赏，拿到一个叛贼，就封世袭车骑都尉，另赐黄金千两！所要拿的只是十个人，你们绝大多数，都可以安心！”台下纷纷叫道：“是哪十个人？快说，快说！”

群豪虽然还是惊疑不定，但已不若刚才那样骚动。杜伏威抹了抹冷汗，继续说道：“这十个人我们早已查得清楚，是到了京城来的，此刻多半会在场中。你们要想为国家建功立业，此其时矣！能够活擒叛贼固然最好，倘若不能，格杀也行，一样照赏。这十个人是——”众人屏息而听，只听得社伏威缓缓念道：“这十个人是：铁摩勒、牟世杰、段克邪、史朝英、盖天豪、杜百英、李铁铮、龙腾、董钊和楚平原。”这十人中铁杜二人是金鸡岭的首领，段克邪也与金鸡岭有关，算作是金鸡岭一伙。牟世杰是绿林盟主，盖天豪是他最得力的助手。史朝英被列名叛逆，则因她是史朝义的妹子，却与绿林无关。李铁挣、龙腾二人各是一寨之主，但在绿林中却并不加盟，各自统率部属，倡言造反。董钊是已经“金盆洗手”的独脚大盗，这次也被列名叛逆。还有一个楚平原，在场的人，十九都不知道他的来历。

杜伏威每念一个名字，台下就叫声四起，有的是惊异的叫声，有的则是在帮杜伏威呐喊，喝打喝杀的。群豪这才明白，秦襄之所以要自尽，正是为了朝廷出尔反尔，不顾他许下的诺言，令他难以下台，愧对朋友。

原来这个诛锄异己的安排，乃是羊牧劳与武维扬、杜伏威三人所定下的毒计。一来可以倒秦襄的台，连带把尉迟北也顺手除掉，这样对于武杜二人就有大大的好处。二来羊牧劳可以公报私仇，把铁摩勒与段克邪置之死地。三来可以剪除绿林中的著名领袖，这些领袖多数是在田承嗣、薛嵩所辖的境内的。羊牧劳献这条计策，对田薛二人以及有关的藩镇节度使都有好处，因为受这些绿林好汉打击的，主要还是藩镇而不是徒有虚名的中央朝廷。因此羊牧劳上京献策，是得了田薛等人的赞助的，只田承嗣一人就送了千两黄金，给他作活动的费用。羊牧劳与武杜二人本来相识，而且利害相同，当然一拍即合，根本用不了花钱，黄金都人了羊牧劳的私囊了。至于史朝英本来与羊牧劳无甚冤仇，她的身世也不是十分重要，但因唐朝遭受安史之乱，几乎失了半壁河山，肃宗李亨对如今还在作乱的史朝义自是痛恨之极，杜武等人将史朝英列名叛逆，那是完全为了迎合皇帝的意思的。做皇帝的人，当然害怕“造反”的“绿林大盗”，而且名单中又有史朝义的妹子，因此肃宗听了武

**维扬、杜伏威的密奏，立即批准他们的计划，也就顾不得秦襄的颜面甚至死活了。**

**杜伏威刚刚念完名单，就在杂乱的叫声此起彼落之际，忽听得霹雳似的一声大喝，铁摩勒突然越众而出，飞身扑上台来！正是：**

**铁胆英豪何所惧，光明正大上台来。**

**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**

## 第二十六回　英雄会上来疯丐　比武场中识玉人

铁摩勒舌绽春雷，猛地喝道：“ 铁摩勒在此，有本领的就来捉吧！ ” 台上的卫士做梦也想不到铁摩勒这样大胆，以 “ 首犯 ” 的身份，竟然自行扑上台来，刹那间都吓得呆了。其中有两个胆小的卫士站在台边，被他这一声大喝，猛然一惊，立足不稳，竟然头下脚上的摔了下去。

羊牧劳呼的一掌劈出，要趁铁摩勒脚未沾台，硬生生把他劈落。铁摩勒喝声：“ 来得好！ ” 身尚悬空，剑已出鞘，一招 “ 鹰击长空 ” 剑光如练，直刺羊牧劳咽喉，羊牧劳身子一偏，左掌迅即穿出，硬夺铁摩勒的宝剑。

若论本领，铁摩勒此时已在羊牧劳之上，但毕竟吃亏在身子悬空，使不出全副气力，一剑刺空，未及换招，羊牧劳已抓着他的剑柄，中指点向他的虎口。台前有许多人是认得铁摩勒的，眼看铁摩勒就要大大吃亏，这刹那间不由得纷纷惊呼。

掌风剑影之中只见铁摩勒以 “ 泰山压顶 ” 之势，竟然和身扑下，这一来羊牧劳即算夺得他的宝剑，也必将给他撞翻。

这是最凶险的打法，铁摩勒胸前门户大开，羊牧劳本来可以一掌击中他的要害。但铁摩勒敢豁了出去，羊牧劳可不敢真的拼命。他深知铁摩勒内功在他之上，只怕这一掌未必就能将铁摩勒打得重伤，要是给铁摩勒压住，那可就是凶多吉少了。

高手性命相扑，全凭胆气，羊牧劳胆气一怯，疾忙后退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铁摩勒振臂一挥，长剑疾劈过去，脚步也已站稳在台上了。

羊牧劳慌忙再退，饶是他闪避得快，剑光过处，也给削去了一丛头发。铁摩勒唰唰唰连环三剑，将羊牧劳迫开，略一踌躇，就要向后台奔去。

武维扬大怒道：“ 反了，反了！ ” 他手中拿着尉迟北的金鞭，仓促之间，无暇取出自己的兵器，就用这根金鞭，向铁摩勒猛扫。武维扬身为龙骑都尉，本领也确实不弱，十八般武艺无不精通，这一鞭 “ 回风扫柳 ” 卷地扫来，势捷力沉，委实不可小视。

铁摩勒反手一剑，只听得 “　 ” 的一声，金星四溅，武维扬大吃一惊，他匆忙中以金鞭作为武器，却没想到铁摩勒用的乃是宝剑，连忙将金鞭撤回，幸亏金鞭沉重，只是剥落了一些金屑，未曾削断。武维扬这才放下了心。就在此时，杜伏威也已杀到，杜伏威本领稍逊于武维扬，但他所用的雁翎刀却是御赐的大内宝物，刀剑相交，震耳欲聋，杜伏威虎口酸麻，刀锋却无伤损。

羊牧劳喝道：“ 铁摩勒你纵有三头六臂，今日也要你束手就擒！ ” 他使出 “ 七步追魂 ” 本领，后发先至，铁摩勒刚自出剑招架杜伏威的宝刀，羊牧劳已在刀光剑影之中欺身抢入，双掌齐发，击到了铁摩勒的后心。铁摩勒反手一招 “ 五丁开山 ”，双方都是用的刚猛掌力，只听得 “ 蓬 ” 的一声，羊牧劳晃了一晃，铁摩勒却已是一个踉跄，险险失了重心，幸而他功力深湛，立即用 “ 千斤坠 ” 的重身法定住，依然架开了杜伏威的宝刀与武维扬的金鞭。

羊牧劳虽然占了便宜，心中却是暗暗吃惊。要知铁摩勒只不过是以单掌之力对付他，羊牧劳仍然不能取胜，铁摩勒的功力胜过他实在不止一筹。羊牧劳咬了咬牙，心道，“ 今日若不趁此机会将他除去，后患无穷！ ” 拼着耗损真力，连发追魂七掌！

毕竟是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不及人多，铁摩勒在这三大高手围攻之下，虽然一时未至落败，亦已险象环生。

忽听得一声长啸，又是一条人影从人丛之中飞起，叫道：“众位英雄，请闪一闪，俺段克邪来也！”

赴会群豪，十九都是敬重铁摩勒的，他们不敢上台帮手，纷纷给段克邪让路。但也有几个意欲邀功领赏的人，利欲薰心，轻视段克邪是个后生小子，亮出兵器，拦阻他的去路。

段克邪刚才所站立的地方，与史著梅距离不远，他身形一起，史若梅立即便发觉是他，不由摹地一惊，又是蓦地一喜，冲口而出，叫道：“隐娘姐姐，快去助他！”

独孤宇兄妹正在她身边，独孤莹而且还是靠着史若梅的身子的，史若梅猛地冲出，撞到独孤莹几乎摔了一跤，这一瞬间，他们兄妹都是呆了。

他们认出段克邪就是那晚偷进他们家中、与史若梅且曾交过手的那个人；也就是前几天在路上相逢，助那姓史的“妖女”和他们交过手的那个人。独孤莹一片茫然，奇怪极了“咦，这人果然是段克邪！史大哥为什么从前口口声声骂他小贼，现在却又是如此着急，要不顾一切地去救他？”她一厢情愿，为史若梅而惹相思，根本就未想过史若梅是个女子。独孤宇却早就有了疑心，这时又听得史若梅叫了那声“隐娘姐姐”，更是恍然大悟，“原来与她一起的这个军官乃是大名鼎鼎的女侠聂隐娘，聂隐娘女扮男装，她叫聂隐娘做‘姐姐’，……咳，这再也不用怀疑了，她果然是个女子，和聂隐娘一样，改装来此赴会的。只可怜妹妹空自痴心一场了。”

独孤宇道：“妹妹别发呆了，快上去助史姐姐吧。”独孤莹失声叫道：“哥哥，你说什么？史大哥、他、他——”幸亏场中已是乱成一团，无人注意她的失态。独孤宇道：“你还不明白么？她不是你的史大哥，她是段克邪的未婚妻子史女侠史若梅！”独孤莹“啊呀”一声，满怀希望登时似肥皂泡的给人戳穿，怔怔的说不出话来。独孤宇道，“她虽然不是你的史大哥，但到底是和咱们相交一场，咱们自命是侠义中人，讲究的就是‘侠义’二字，她今日有事，咱们岂能袖手旁观？”独孤莹翟然一惊，压下了心头的酸痛，说道：“不错，不管她是史大哥还是史姐姐，我和她总是有一份交情。”拔剑出鞘，兄妹两双双冲出人丛。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那不是独孤兄妹吗？”独孤宇抬头一看，却原来是吕鸿秋兄妹二人也赶来了。独孤宇又惊又喜，心道，“妹妹迷梦已醒，吕家的婚事大约可成了。难得他们也是如此义气深重，就只怕连累了他们。”

正自有一个军官拦着独孤莹的去路，手使独脚铜人，以泰山压顶之势，朝着独孤莹的脑袋猛砸下来，独孤莹剑术本来极是精妙，但她这时心头的酸痛尚未过去，出招不成章法，眼看就要给铜人砸着，忽听得弓弦声响，噼啪一声，神箭手吕鸿春一箭射来，从那军官的后心射入，前心穿出，那军官“扑通”便倒，铜人打得地底陷裂，泥土飞扬。独孤莹吃了一惊，头脑登时清醒。吕鸿春如飞赶来，远远的就问道：“莹姑娘没受伤么？”独孤莹面上一红，说道：“多谢吕大哥。”两对兄妹会合，一同杀出。

史若梅聂隐娘尚未赶上段克邪，忽听得有一个极为刺耳声音喝道：“你师兄在此，你还敢逞能！”一个形似猢狲的精瘦汉子从人丛中飞起，正是精精儿。精精儿和羊牧劳这班人也是早有勾结的。他纠合了江湖上的一批邪派妖人，齐来参加英雄大会的目标就正是铁摩勒和段克邪。

精精儿只怕迫不上段克邪，给段克邪先窜上台，铁摩勒之围就要解了。他一时情急，也不叫人让路，索性就从众人头顶踏过去，他仗着绝顶轻功，

脚尖只要微微点着实物，就可借力再起，决不至于伤了被踏的脑壳。但虽然如此，参加此会之人，哪个不是在江湖上有些身份的？莫说被他踏着脑袋！就是被他从头顶越过的也莫不认为奇耻大辱，登时怒骂之声口起，本来对精精儿这伙人无甚恶感的，亦已敌意大增。

那几个意欲邀功领赏的汉子，见精精儿赶来，气焰更张，攻得更急。本来以段克邪的本领，要杀他们，易如反掌，但段克邪念在他们同属武林中人，虽是见利忘义，甚为可恶，但也还不忍轻开杀戒，见精精儿来到，登时得了个主意，立即大喝一声，出手如电，抓着了一个使大斫刀的汉子，朝着精精儿摔去。

段克邪这一摔力道何等猛烈，精精儿若然不接，这人即使不死，最少也要头破血流。精精儿一看，认得这人是奚炳达的小舅子。奚炳达是邪派中一个著名魔头，与精精儿有八拜之交，这次精精儿约了好些邪派黑手助场，这奚炳达也是其中之一。现在被段克邪摔来的是奚炳达的小舅子，精精儿焉能不接？

这人的大斫刀还没有抛开，精精儿抓着他的脚跟，将他接下，这人也已被摔得头昏眼花，忽觉被人抓着，双手还可活动，一刀就劈下去。精精儿气道：“蠢材，是我！”中指一弹，将大斫刀弹开，再用个巧劲，将他摔出，这才保全了那人的性命。

精精儿接是接下了，但那人有百多斤重，又是被段克邪用猛劲摔来的，精精儿接了，也自感到虎口一阵酸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段克邪大笑道：“精精儿，你本来就是蠢材！”话声未了，倏的又抓起一人，依样画葫芦地向精精儿摔去。这人是精精儿另一个好友濮阳侯的大弟子，精精儿又不得不接。这次精精儿学了乖，当那人摔到跟前，先以“隔空点穴”功夫点了他的穴道，才把他接下，然后再给他解开，但这人是个大胖子，比刚才那人更重，精精儿接下，已自有点气喘。

那几个围攻段克邪的汉子，见段克邪如此厉害，怎敢让他抓住，立即一哄而散。段克邪打开缺口，哈哈大笑，迅即越过比武场，跳上了那阅兵台。比武尚未开始，比武场中，无人阻挡。

精精儿喘着气在后追赶，忽又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喝道：“小猴儿，赔我的葫芦！”来的是江湖三异丐中硕果仅存的疯丐卫越。卫越最宝贝的一个红漆葫芦，上次在灞县的丐帮大会中，被精精儿一剑刺裂，对精精儿恨如刺骨。

精精儿怒道：“老叫化，你别胡闹！现在是捉叛贼，你又不是列名叛逆之人，何必趁这淌浑水？”疯丐卫越骂道：“我不管什么叛贼不叛贼，你立即赔我一个一模一样的红漆葫芦，否则他们捉叛贼，我就捉你！”精精几给他气得啼笑皆非，回骂道：“你简直混帐！”卫越忽地一张口，一股酒浪就向精精几射去，说道：“你闻闻这酒味，我用这新葫芦盛酒，酒味都差了几分了。我要你赔，天公地道，你敢说我是混帐吗？”

精精儿轻功胜于卫越，但他连接了段克邪掷来的两条大汉，气力耗了不少，轻功也打了一点折扣，这一下又是冷不及防，竟然未能避开，给卫越那股酒浪喷了满头满面，热辣辣的好不难受，精精儿急忙闭了眼睛，未及张开，卫越已然赶到，一掌击他的背心。

精精儿听得风声，反手便是一剑，他的金精短剑，锋利非常，且有剧毒，卫越也有几分顾忌，迅即伸手一弹，同时左掌又是一招劈下。

精精儿仗着听风辨别掌势方向的超卓轻功，避开了卫越这掌，但卫越弹出的那一指，未带劲风，却未能避开，只听得“铮”的一声，卫越右手中指，已是弹中了他的剑柄，精精儿虎口发热，短剑几乎把握不牢。

卫越哈哈笑道：“小猴儿，你不赔我葫芦也可以，跪下来磕头吧！”他口中说话，手底可是毫不放松，就在说这两句话的时候，已接连攻出七掌。精精儿一面施展腾跳闪展的小巧功夫躲避，一面揩于了面上的酒珠，这才张得开眼睛，向卫越反扑。

精精几一再被卫越戏耍，怒极气极，恨不得把卫越搠个透明窟窿，但可力不从心。卫越除了轻功不及精精儿之外，别样功夫，都胜过他。尤其掌力的雄浑，更是精精儿望尘莫及。任是精精儿如何乘暇抵隙，百计进袭，但他的短剑根本就近不了卫越的身子，至多到了离身三尺左右的距离，就给卫越的掌风震歪了他的剑点。十余招一过，卫越掌力越来越强，掌风激荡，把精精儿身形罩住，就似在精精几周围，砌起了无形墙壁，精精儿即算施展轻功，也摆脱不开了。

奚柄达濮阳侯二人是精精儿的左右手，连忙赶来帮手，奚柄达的狼牙棒是一件很厉害的兵器，他本领之高，在邪派中也是前十名的人物；濮阳侯的混元一炁功更是武林一绝，虽然论到功力的深湛，还是不及卫越，但即使是单打独斗，他在三二十招之内，也还勉强可以接得住卫越的掌力。当下这三人联手，共同应付卫越，渐渐转守为攻，占了上风。卫越的师侄儿石青阳随后赶到，石青阳是丐帮第二代中本领最高的弟子，使出了降魔杖法，加入战围，以二敌三，方始扳成平手。

台下打得火炽，台上打得更为紧张。铁摩勒力敌三大高手，险象环生，段克邪来得正是时候，一声喝道：“老贼看剑！”几乎是连人带剑，化成了一道银虹，便向羊牧劳冲去。羊牧劳双掌齐出，掌力也是有如排山倒海而来。但段克邪身形不过是略一迟滞，迅的又是一剑接一剑的攻去。羊牧劳功力虽高，但决不能每一掌都用了全力，他见用了全力那一掌也依然阻遏不了段克邪的攻势，心中不禁暗暗叫苦。

到了此时，羊牧劳自顾不暇，只能以全副精神来对付段克邪了。铁摩勒少了一个劲敌，登时精神大振，猛地喝道：“你们让不让路？”长剑抡圆，当作大刀来使，一剑劈下，隐隐带着风雷之声！

这是铁摩勒自创的剑法，威猛无比，杜伏威本领较差，被他那一声大喝，震得耳鼓嗡嗡作响，先自怯了几分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剑光闪处，已朝着他的脑袋直劈下来，杜伏威心怯胆寒，勉强把雁翎刀一架，只听得“　”的一声巨响，震耳欲聋，杜伏威虎口迸裂，血珠沁出，宝刀坠地，再也顾不得九城司马的身份，连忙伏倒台上，接连打了几个滚，避开铁摩勒的剑锋。

铁摩勒其实无意杀他，打开了一个缺口，立即喝道：“克邪，休要恋战，快随我走！”段克邪知道表兄心意，想道：“不错，还是先救秦襄要紧。”

羊牧劳亦已是不敢恋战，段克邪“唰”的一剑刺来，羊牧劳便即闪过一边，却还在装模作样，大呼小叫道：“小贼休走！”段克邪大笑道：“有胆你就追来！”笑声中身形疾起，已是随着铁摩勒跃下高台。

武维扬叫道：“不好，他们是意图去劫夺秦襄。”羊牧劳忽地得了个主意，说道：“杜大人，你领藤牌军去捉那老叫化，让精精儿脱出身来助我，今日无论如何，不能让铁摩勒与段克邪跑了。”杜伏威败得狼狈，自觉无颜，寻思，“只要不是去和铁摩勒对敌，我也可以挽回颜面。”他却不知卫越的

厉害，实是不在铁摩勒之下。

这时大校场上已是混战四起，虽说朝廷只是指名要捉十名“叛贼”，但这十名“叛贼”之中，除了史朝英和一个不知来历的楚平原之外，哪一个不是在武林中大有身份的人物？尤其铁摩勒牟世杰二人，更是交游广阔，一个是人人敬重的大侠，一个是身居绿林盟主之位，自有许多讲重义气的人拔刀相助（牟世杰不在场，群雄并不知道）。不过，也有好些意欲邀功领赏的人帮助官军的，双方在场中杀得难解难分。场边的羽林军和杜伏威的城防军则刀出鞘、弓上弦，严密布防。场中混战，敌我难分，他们的弓箭自是不敢乱射，只是不许人冲出去。但羽林军和城防军的态度又大不相同。羽林军见他们的统领被捕，十九心怀气愤，只因圣旨难违，这才不敢公然反抗而已。

秦襄尉迟北二人被五花大绑，杜伏威的手下正要将他们押解出去，打下天牢，免得留在场中，引起兵变。那些人意欲将他们从角门解出，场中拥挤，还未能走到场边。

铁摩勒道：“克邪，你给我断后。”振剑一挥，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，拦在他面前的刀枪剑就，全都折断。官军见铁摩勒如此神勇，那个还敢向前？只见在铁摩勒大喝声中，官军的队形严若波分浪裂，不约而同的给他让出了中间一条路。

铁摩勒迈开大步，如飞赶上，叫道：“秦大哥，自古道伴君如伴虎，朝廷不能容你，你何不乐得浪迹江湖？随小弟走了吧！”一掌打翻了押解秦襄那个军官，又扭断了捆缚他的绳索。正想再给他除去手上的镣铐，秦襄忽地一声怒喝：“住手！”铁摩勒还未碰到他的手铐，手铐已是裂开来，铁摩勒怔了一怔，叫道：“大哥，请听小弟一言……”话犹未了，秦襄已是一掌将他推开！喝道：“摩勒，你要陷我于不忠不义么？我若要逃，何须你来解救？你就此走开，咱们手足之谊还在，你若再上前一步，我就把你当作敌人了！”

原来秦襄早已自行运气冲关，解开了被羊牧劳所点的穴道。他有万大莫敌之勇，若要逃走，那是易如反掌。但他是世代忠良之后，“君要臣死，不得不死；父要子亡，不得不亡”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，他又怎肯背上个欺君犯上的罪名？

秦襄一掌推开了铁摩勒，立即朗声说道：“来，换副手铐，给我戴上！”押解他的那个军官，刚刚从地上爬起来，浑身发抖，脚都软了。秦襄笑道：“其实用不用手铐，都是一样。不过这是朝廷法度，理该遵守。我自己戴上吧。”拾起了地上这副手铐，这副手铐本来已给他神力震裂，锁不牢的了，但还勉强可以戴在手上，不至掉下。秦襄说道：“反正是做个样儿，没有破坏朝廷的法度，我也就心安理得了。走吧！”那军官定了定神，见秦襄自上手镣，大喜过望。生怕夜长梦多，连忙押了秦襄便走。

秦铁二人的本领在伯仲之间，气力也相差不远。但铁摩勒在要为秦襄解除镣铐之时，决想不到秦襄会推他一掌。秦襄这一掌用的力道还当真不轻，铁摩勒虽未至于跌倒，也禁不住跄跄踉踉的退出了一丈开外，正待立定，哪知秦襄有意不让他追来，推他那一掌的掌力还蓄有后劲，前劲刚消，后劲又发，这种奇妙的蓄势运劲功夫，乃是秦襄的家传绝学，名为“龙门叠浪”，铁摩勒虽是他的知交，也从未见过他的功夫，脚跟还未站牢，又给那股后劲推得腾腾腾的倒退三步，迫得以脚尖支地，在地上打了几个圈圈，才消了这股劲道。铁摩勒叫道：“秦大哥，你这是何苦！”就在此时，武维扬已是赶到，一看机不可失，“呼”的一鞭，就向铁摩勒打来！铁摩勒脚步未稳，急

切间竟然未能躲开。

唰的一鞭过处，铁摩勒背上起了一道血痕。第二鞭正要打下，铁摩勒蓦地一声大吼，反手一抓，抓着了鞭梢，武维扬不如他的力大，”被他一拖，几乎跌倒，但因这是御赐金鞭，武维扬仍是拼命握住，不敢放手。手掌被金鞭摩擦，不但掌心破损，虎口也都沁出血丝了。

尉迟北走在秦襄前头，听得那一声鞭响，回过头来，双眼圆睁，霹雳似的一声喝道：“武维扬，这金鞭你也配用么？皇上收缴，我不敢不从，你要用来打人，我可不依！”双臂一振，脚镣手铐，寸寸碎裂，他气力比秦襄更大一些，一怒之下，震断镣铐，威势更是骇人。

武维扬见尉迟北竟似作势就要扑来，大吃一惊，连忙松手，叫道：“尉迟将军，你、你……”正要抬出圣旨，秦襄已迈上两步，拦着了尉迟北喝道：“二弟，别胡闹！你还想罪上加罪么？咱们只能任皇上处置，决不可随便动武，快把镣铐戴上！”尉迟北平生只听秦襄的话，无可奈何，只好向那押解他的军官，要了一副新的脚镣手铐，自行戴上，悻悻说道：“大哥，若不是你，我定要将他拆骨剥皮！铁贤弟，你好好代我教训他一顿！”秦襄眉头一皱叫道：“铁贤弟，你能走便赶快走吧，可不要把祸闯大了！”他一面说，一面推尉迟北前走。尉迟北叫道：“你别推我，你说什么，我听你什么就是。反正这朝廷之事，我也没眼再看了，随他们闹去吧。”他心灰意冷，果然头也不回，拖着铁链便走，快得连那个押解他的军官都几乎跟不上。

武维扬本领也委实不弱，金鞭撒手，立即拔出了一对虎头钩，猛扑过来，喝道：“铁摩勒，你敢抢太宗皇帝的金鞭？”他领教过铁摩勒的厉害，心里何尝不很害怕，但他奉命收缴金鞭，若然失去，如何交待？虽说皇上宠爱他，死罪或者可免，但禄位那是一定不保的了，更不用说还想做羽林军统领了。故此虽然害怕，还是拼命扑来；要把金鞭夺回。

铁摩勒将金鞭夺到手中，百感交集，想起当年自己忠心耿耿，保护玄宗逃避，到头来却被奸臣陷害，几乎送了性命。如今又见尉迟北的金鞭被缴，他是世代忠良之后，也落得如此下场，比自己更为不值，心中郁闷，难以宣言，蓦地一声冷笑，将金鞭一挥，说道：“什么金口玉言，哼，哼，原来凡是皇帝说的话都是算不得数的！尉迟大哥，你把这金鞭当作护符，岂知皇帝老儿连他祖宗也不卖帐。哈，哈，这金鞭虽有几十斤重，但在我眼中，却是一钱不值！拿在手中，还怕污了我的手呢。什么金鞭，去你的吧！”金鞭一挥，脱手飞出，又冷笑道：“武维扬，这是你要的宝贝，你就接吧！”

金鞭飞出，劲风呼呼，武维扬那里敢接，连忙躬首弯腰，只听得“啪”的一声，后面一个军官给金鞭拦腰击中，登时断了两条肋骨。武维扬这才跳过去将金鞭拾起来，但他怕铁摩勒再夺金鞭，已是不敢再用。

铁摩勒发泄了胸中那股闷气，仰天大笑。但把眼望去，笑声随即转为苍凉。只见秦襄、尉迟北二人已是走得远了。饶是铁摩勒性子刚强，平时也甚有决断，此际却为秦襄的遭遇，感到难以言说的哀伤，一时间竟是没了主意。心里想道，“秦大哥执意要做忠臣，宁愿为我而给君皇处死，我又不能将他拖走，这却如何是好？”思念及此，已是笑不出来。

铁摩勒笑声方罢，羊牧劳的冷笑声随之而起：“铁摩勒你自身难保，还想救出你的朋友么？你这叛贼，千刀万剐也不足惜，只可惜你却累了秦襄和尉迟北了。你自命英雄，难道不觉得惭愧吗？我若是你，我早就自尽了。”

这一刹那，铁摩勒心中难过之极，不自禁虎目滴泪，眼前一片模糊。羊

牧劳一见机不可失，立即施展“七步追魂”的步法，悄悄的绕到铁摩勒背后，意欲出其不意的给他一掌。

段克邪远远叫道：“放屁，放屁！你这个无耻老贼，才当真应该自杀。你忘记了你曾给安禄山做过走狗吗？哼，哼，你居然有这厚面皮敢骂别人叛贼！”他给铁摩勒断后，这时正在和几个大内卫士厮杀，一时间还未冲得过来。

铁摩勒翟然一惊，登时清醒。立即发觉微风飒然，羊牧劳的一掌己然袭到。铁摩勒大吼一声，反手就是一掌，喝道：“不错，我就是要死，也得把你这无耻老贼，杀了再说！”这一掌，双方都是用了十成力道。“蓬”的一声，羊牧劳倒退数步。

武维扬虽然颇有怯意，但恃着人多，把金鞭交给了他的一个亲信，依然挥舞双钩杀来。羊牧劳更是不愿放过铁摩勒，他眼光一瞥，只见精精儿已摆脱了卫越，正在赶来，心中大喜，精神陡振，立即退而复上，与武维扬联手猛攻铁摩勒。

段克邪刚刚杀退那几个军官，要过来与铁摩勒联手作战，精精儿也已赶到，金精短剑扬空一闪，一招“横江截浪”，截住了段克邪的去路，做然作态，“哼”了一声说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敢不服你师兄的管教吗？姑念你年幼无知，你放下兵刃，我给你向武大人求情，或者还可以免去你的死罪。”

段克邪大怒道：“你简直是不知羞耻，你还配作我的师兄？好在我尚未曾给你害死。看剑！”瞬息之间，精精儿已连攻七剑，段克邪寸步不让，还了八招。

论真实的本领，段克邪此时已是比精精儿稍胜一筹，但因同出一师所授，彼此的招数都瞒不过对方，而且精精儿在兵刃上又占了便宜（他的金精短剑是把宝剑，并淬过剧毒）。段克邪虽然不惧，要想胜他，却也很难。

激战中忽听得军士的鼓噪声有若雷鸣，连金铁交鸣的厮杀声都给掩盖下去了。原来那两个军官将秦襄尉迟北押到场边，正要吩咐守门的城防军打开角门。却给一部份羽林军发现了，他们本来不是守卫角门的，但一发现了秦襄，却蜂涌而来，把那两个军官围在核心，鼓噪起来。有的喝道：“谁敢把秦大人押出去，我就把他的狗腿先打断了。”有的说道：“秦大人，我们决不能任由你给好人陷害，他们要把你打入天牢，我们护送你去！”又有的说道：“不如我们送你上朝，羽林军全军齐集午门，请皇上出来讲理！”一个说得比一个厉害，吓得押解他们的军官面青唇白，冷汗如雨。

有几个跟随秦襄多年的老兵更是义愤填膺，不由分说就亮出刀来，叫道：“先把这两个家伙砍了吧！”那两个军官魂魄齐飞，扑通跪下，叫道：“秦大人救命！”秦襄将铁链一挥，把那几个老兵的大刀打落，朗声说道：“这不关他们的事。弟兄们不可造次，听我一言！”他把周围十几个老兵的名字都叫了出来，说道：“你们都随我多年，难道还不知道我秦某的脾气吗？我是但知国法，不讲私情。我若是不肯走，他们又焉能押得我走？至于说到朝廷处置是否得当，这要由皇上来判断。你们这样鼓噪，先就犯了国法，你们爱护我，我万分感激。但若因此而犯上作乱，不遵法度，我却是不能容得！你们谁敢动手的，我就把他杀了，然后我自杀以谢你们！”秦襄把话说到如此地步，羽林军不由得面面相视，鼓噪之声，登时也沉寂了。终于默默的让开了一条路。守卫角门的长官是杜伏威的部下，早已准备了一辆囚车，这时也才敢推出来。秦襄拉着尉迟北一同上了囚车，挥手说道：“你们原来是在

什么地方的，快回原地。我现在已是待罪之身，职权也交卸了，你们要听武社两位大人的命令，不可有违！”

军士不敢阻拦，一时间都低下了头，唏嘘叹息，那十几个老兵，更哭出了声来，就在嗟叹与呜咽声中，囚车缓缓出了角门。

角门还未关上，忽见一条人影，捷如飞鸟，扑上囚车，伸头进去窥望，秦襄大喝道：“那里来的妖妇，给我下去！”只听得“蓬”的一声，那条人影箭一般的从囚车射出，飞进了角门。门边的几个军官，连看都未曾看得清楚，顿时间都变了滚地葫芦，发出了裂人心肺的呼喊。

军士们这才发现是个中年妇人从外面进来，只听得她自言自语骂道：“晦气，晦气！我只道是我那妞儿，却原来是个蛮牛般的死囚！”羽林军刚才两边分开，让一条路囚车出去，这时还未曾来得及围拢，那女人身法快如闪电，早已从空隙中穿出去了。众人低头看时，只见那几个军官满身血污，都已受了重伤。把守角门而未曾受伤的军官惊骇之极，生怕外面还有她的党羽，连忙把铁门关闭。这时那女人已进了场中，场中四处混战，转瞬间就不见了她的踪迹。

这突如其来的女人不是别个，正是史朝英的师父辛芷姑，原来她听得大弟子龙城香的禀报，要来救史朝英出去的。龙城香事先得到风声，知道今天在会场中要捉叛逆，而史朝英也在名单之内，但她却不知道史朝英与牟世杰根本没来，故而一溜出会场，就匆匆去找她的师父。

辛芷姑三个徒弟，最疼的正是最小的这个史朝英。一得消息，慌忙赶来。但这时六道大门，九处角门，全部关闭，她正苦于无门可入，却巧那辆囚车出来，辛芷姑怀疑这囚车上有史朝英，先上囚车窥探，被秦襄一掌将她打了出来。她怒气难泄，却苦了那几个守门军官，被她拿来出气，只是一个照面，那几个军官，每人都吃了她一剑。

辛芷姑平生未逢敌手，一向眼高于顶，今日给秦襄打了一掌，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吃的亏。虽然仗着内功深厚，未曾受伤，也是暗暗吃惊，想道，“我只道朝廷的军官都是酒囊饭袋，哪知一个被关在囚车上的军官也这么了得。只怕朝英是凶多吉少了。哼，要是我救得朝英脱险，第二件事，就是要找那死囚算帐。不知他犯了何事？但愿朝廷不要马上将他处死才好，要不然我就报不了仇了。”

场中这里一堆，那里一堆，到处都在激战之中。辛芷姑大声叫唤史朝英的名字，边叫边找。激战之中，她不理会旁人，旁人也不理会她。

场中各处的搏斗，又以铁摩勒这一处最为激烈，铁摩勒长剑使到紧处，隐隐带着风雷之声，周围数丈之内，沙飞石起，劲风呼呼，等闲之辈，莫说加入战围，在这圈子中立足也未必立得稳。羊牧劳以排山掌力，向他冲击，但仍然要不停的移步换形，来避开他的剑锋。武维扬也用尽平生所学，双钩飞舞，化作了两道银虹，和铁摩勒的剑光纠成一片。铁摩勒力敌二人，有时剑光也偶然被羊牧劳的掌力冲破，但铁摩勒浑身都是功夫，掌劈指戳，脚踢时撞，样样都可以补剑招之不足。

辛芷姑被他们的恶斗所吸引，不知不觉踏入了三丈之内的圈子中。看了一会，心里暗暗惊奇，“我只道这英雄大会无甚可观，想不到倒还有几个能人。这红面老头看来似是七步追魂羊牧劳，这大汉却不知是谁，本领竟似还在这老魔头之上。哈哈，一向听说这老魔头自负得紧，今日却也要和别人联手，真是丢尽面子了。”羊牧劳长相特别，他的“七步追魂”的步法掌法，

武林中也只此一家，是以辛芷姑看了他的武功家数，立即便认出是他。心中自忖，“这老魔头功夫确是不弱，但也还不是我的对手。和他对敌这个大汉，我却没有把握可以稳胜了。”要知身怀绝技之人，看到有本领和他差不多的，总会有点想试试对方本领的念头，辛芷姑看了一会，也自不禁技痒难熬，跃跃欲试，但她是为了找寻爱徒而来，却又不愿自造麻烦。两种心情冲突，一时间又舍不得走开。

铁武羊三人都已发现有个女人步步走近，心中也都感到奇怪，但在这性命相搏的关头，谁也不会分出心神理她。辛芷姑看了一会忽地走上前去，在羊牧劳右肩轻轻拍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喂，你是羊牧劳不是，你为什么欺骗我的徒儿？”羊牧劳移步换形，身法何等敏捷，这一拍却竟然没有闪开，大吃一惊，反手便是一掌，辛芷姑格格一笑，早已退出三丈开外，说道：“我岂是乘危伤人之辈，我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。你未见过我，你也应该知道我的名字，你何故与我徒弟为难？”

羊牧劳心头一凛，连忙说道：“原来是无情剑辛芷姑到了，幸会，幸会。”辛芷姑道：“你不必和我套交情，我的徒儿是否给你捉去了，快说，快说？”羊牧劳道：“令徒是吏朝英姑娘么？”辛芷姑道：“不错，她被朝廷列为叛逆，你如今是和官儿们在一道的，想必是想升官发财，站在朝廷这边了。你还说你不是欺侮我的徒儿么？”羊牧劳道：“这，你就错怪我了。不瞒你说，朝廷只因令徒是史朝义的妹妹，才不得不把她列名叛逆。其实并非把她当作要犯，要犯另有其人。我已经替令徒说情，叫他们若是碰到令徒，就只可虚张声势，不可真的拿人。这位是奉旨办案的武大人，不信你可以问问他。”武维扬忙道：“不错，我早已经命令手下，叫他们不可逮捕女子了。今日朝廷通缉的十名叛逆，只有令徒是个女子。”羊牧劳又道：“和我们交手这人是绿林领袖铁摩勒，今日所要逮捕的主犯就是他，他在江湖上交游广阔，又是段克邪的表兄。据我所知，段克邪一直是和令徒在一起的。你要知道令徒的消息，只有问铁摩勒或段克邪。唉，令徒遭此祸事，另一半原因，也是因为他误交匪人的。”羊牧劳深知辛芷姑行事邪僻，但凭一己好恶，因此有心挑拨她和铁摩勒争斗，即使只是和铁摩勒纠缠一番，也是好的。

羊牧劳在说话的时候，已经尽可能小心，不住的用“移形易位”的功夫避开铁摩勒的攻势了，但仍是因为说话分心，正好说到那“匪人”二字，只听得“唰”的一声，铁摩勒一剑穿过他的衣襟；幸而没有伤及骨头，但剑锋带过，一缕血珠已随着剑光飞溅。

辛芷姑心道，“久闻铁摩勒是当今之世数一数二的英雄，原来就是此人，果然名下无虚。”身形一晃，到了铁摩勒旁边，说道：“铁寨主，我的徒儿何在？”铁摩勒正在恼恨史朝英，又听了羊牧劳和辛芒姑这番言语，他是嫉恶如仇的性格，对辛芷姑也厌恶起来，冷冷说道：“谁有功夫给你管徒弟？”辛芷姑道：“好呀，你瞧不起我是不是？你不管我的徒弟，我却偏要管管你！”倏的一剑刺出，铁摩勒长剑正挡着武维扬的双钩，呼的左掌劈出，羊牧劳大喜，立即乘机来攻，只听得“唰”的一声，铁摩勒的衣襟也被辛芷姑一剑穿过，辛芷姑被那掌风一震，一个“细胸巧翻云”，倒纵出数丈之外，冷冷说道：“羊牧劳，我刚才和你说话，累你受了一剑，如今我给你还了一剑，也算对得住你了。铁摩勒，日后咱们一个对一个，再来比划比划，你可以放心，我决不会像羊牧劳那样自失身份。”

辛芷姑出了口气，又替羊牧劳还了一剑，便洋洋自得的走开，走得不远，

眼光一瞥，又发现了段克邪。段克邪此时仍然还在和精精儿恶战。

双方都是出招如电，交手己将近千招，精精儿渐觉气力不加，心道，“今日若是败在师弟手下，有何面目再闯江湖！”心头焦躁，毒计陡生，忽地使出一记险招。

段克邪顾忌他的毒剑厉害，自忖已是胜算在操，因此也就不急于进攻，只是见招拆招，见式拆式，但剑势却已展开，将精精儿全身罩住。激战中精精儿忽地倒转剑锋，向自己咽喉一插。

这一着大出段克邪意料之外，这刹那间，他只道是精精儿自知不敌，难堪羞愧，意图自尽，不由得呆了一呆，百忙中无暇思量，伸出左手，就要去抢下精精儿的短剑。

若是换了别人，敌人回剑自戕，这正是求之不得，心肠狠的，说不定还要再补上一剑，管他是真的自杀还是假的自杀，先搠他一个透明窟窿。但段克邪天性纯厚，虽说他对精精儿早已憎恨之极，心目中也早已不把他当作师兄，但突然见他回剑自戕，仍是不禁心头一震，不但停止了攻击，而且还毫不考虑的就伸手出去阻他自杀。

精精儿正是要他如此，他是摸透了段克邪的性格才敢出此险招的。段克邪剑势一停，手指刚刚触及精精儿剑柄的时候。精精儿陡地一声冷笑，短剑一翻，闪电般的就向段克邪手腕切下！

精精儿打得好个如意算盘，却想不到有个辛芷姑刚好赶到。辛芷姑是要向段克邪打听消息的，焉能容得精精儿下此毒手？

眼看段克邪的手腕就要被精精儿切下，忽地一股劲风扑来，辛芷姑已经到了他们旁边，挥袖从当中一隔。只听得嗤的一声，辛芷姑的衣袖被削去了一截，随即又是　的一声，精精几的短剑也给辛芷姑弹开了。

辛芷姑晃了一晃，段克邪却已倒纵出数丈开外，大怒骂道：“精精儿你好狠毒！”精精儿气得七窍生烟，也在张口大骂，但他却不是骂段克邪而是骂辛芷姑：“哪里来的泼妇，敢来这里胡搅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辛芷姑懒得理睬，使出弹指神通功夫，伸指又是一弹，这一下力道更大。精精儿的短剑虽未脱手，也自觉得虎口发热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倒退数步，按剑怒视，一时间却不敢再来攻击了。

辛芷姑冷笑道：“不管你是谁，我现在有事要和段克邪说话，谁敢打扰，我就先割掉他的舌头，再挖掉他的眼睛，你不服气，等下尽管冲着我来，看我做不做得到！”

辛芷姑转过头来，向段克邪道：“喂，朝英怎么不是和你一起？她到哪里去了？你怎可以在这样的时候，丢开了她？”正是：

无端背了桃花债，烦恼纠缠兀未休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